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五〇冊目次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〇〇一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二〇三

六經圖六卷　（宋）楊甲撰　毛邦翰補　明萬曆衛承芳刻本　五三二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尙書埤傳、已著錄。是書採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譌。於趙汸陸粲傅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爲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尙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掇、殊屬贅疣。至襄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爲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巽女爲姜姓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闞辛以駁伍員之復讎、天經地義、爲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弔衞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之當作戶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薈萃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亦不爲無補焉。

讀左日鈔序

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于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爲魯史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其人能尊信聖經而爲之作傳又廣求列國諸史乘如管仲晏嬰子產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閎稽逖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爲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誣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指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踳駮而不醇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爲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葢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後人不知何者爲筆何者爲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于紹興之講進而說之殽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卽闕有舛誤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校經傳亦復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于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戶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

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家罕闚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爲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爲廣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滯辨正譌舛又論斷春秋人物引繩切墨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于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于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于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概不之及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黃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更復出入羣書展轉相證此非余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世之述作君子

康熙戊午仲春吉旦松陵朱鶴齡序

讀左日鈔凡例

左傳之文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葢純以史事解經者也其解之得失余春秋集說已詳辨之此書只略舉其槪爾

左氏論人論事時有悖于聖人者啖叔佐（助）趙伯循（匡）劉原父（敞）葉石林（夢得）趙子常（汸）陸貞山（粲）王方麓（樵）諸家辨之頗悉今多采用學者毋耽其文之博麗而昧其義之踳駮斯爲善讀左者矣

會盟戰伐及月日人名地名之類有經文不書而傳特詳之者此正可推求筆削之旨陳止齋（傅良）趙子常專從不書

取義最得微旨今備錄其說爲解經翼輔

杜氏（預）注得孔氏（穎達）疏而明然鄭玄賈逵服虔王肅劉炫諸儒之說亦不可盡廢今博引而加以折衷其注疏解經之失已辨于集說者此不重及

林堯叟注繁蕪無足取坊刻竟與杜注並行且兩注混淆無別殊可恨今盡汰之其有當者間存一二

春秋人物高下古今諸儒論之悉矣又海虞陳氏輯左氏兵法爲一書甚備余廣搜諸說附以愚得少資學者見聞

亭林顧先生去秋自華陰寄余左傳注數十則析疑正舛皆前人未發時此書已刻逾半不及纂入間取三傳三禮注疏閱之尚多可錄者因復綴緝與亭林所貽彙成二卷附之簡末他日有好古君子刻左傳全注以余書參和入之是所望也辛酉七月朔愚菴朱鶴齡書

讀左日鈔卷之一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餘姚　黃宗羲太冲
崑山　顧炎武寧人　訂

隱公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邵寶曰大夫雖七十、無無主婦者、蓋衣服不備、粢盛不潔、不可以祭故也、況國君乎、故元妃卒、於是有繼室、雖然、國君不再娶、禮也、其初娶也、來媵、而娣姪從之、進而攝焉、固妾也、是故隱公出於聲子、不謂之嫡、否則再納焉、亦妾也、是故桓公出於仲子、不謂之嫡、聲子娣也、故疑於妾、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娶也、故疑于嫡、而不知禮之無再娶也、此說者所以紛紛也、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王樵曰此與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二事相類、蓋皆誣也、按成季之將生、桓公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而果有文在手曰友、此何神也、筮辭有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魯不昌之語、桓公以仲子手文得國、而三桓效之、爲此語爾、

元年不書非公命也

趙汸曰傳明國史有不書之法、蓋指策書正史言之、非公命不書於策、所以重正史而致其嚴、故杜氏謂小事簡牘而已、左氏世爲國史、凡經不書而簡牘有據者、悉取以爲傳、所發不書之義、皆史例也、外事如崩薨卒葬、盟會侵伐、勝敗禍福、經所不書者、間亦推史例以釋之、

莊公寤生驚姜氏

疏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也、此非生子之常、故驚姜氏、按史記云寤生、生之難、林堯叟注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如此解寤生難通、應劭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楊用脩取之、吾亦未敢信也、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注虢叔東虢君也、疏虢叔封西、虢仲封東、此云虢叔東虢君者、所滅之君字叔也、僖五年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本有二國、此爲東虢、後晉獻公所滅者、其國在西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之、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恃險不脩德爲鄭滅之事也、括地志洛州汜水縣、古東虢之國、

祭仲曰

氏族考祭氏周公第七子所封周畿內之邑世爲周卿

士子孫以邑爲氏祭後并于鄭故鄭有祭仲

都城過百雉

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按公羊傳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五雉爲城鄭氏詩箋引此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毛詩傳又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韓詩說同而又以八尺爲板諸家不一詩疏云今據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謂三分其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張獻

翼曰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一丈長不過三丈故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

國不堪貳

注貳兩屬疏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疏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改之準魯史之法惟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趙汸曰春秋特筆也辭旨卓異非史家所及○鄢趙氏云當作鄔非鄢陵也詳春秋集說

不言出奔難之也

按叔段强大雋傑莊公大用兵力僅乃勝之故不書出奔難之者言克之非易也注謂莊公志在于殺難言其奔誤矣

公入而賦姜出而賦

疏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卽所賦之詩○王樵曰潁考叔之事與茅焦頗相類莊公因母惡名恐大國之議其後也茅焦之於始皇持而劫之考叔之於莊公微而動之蓋皆有所窺而入

弔生不及哀

注諸侯以上旣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陸粲

曰杜說於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旣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唁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旣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議宴樂而不議除服可乎杜旣創爲此說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晉襄公旣祥注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

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議乖違葢雖委曲生意益顯其謬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杜護非抑又甚矣○陳氏曰此傳文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訃於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傳曰禮也此又以贈不及尸弔不及哀爲非禮却自相矛盾○按仲子當主穀梁乃惠公之母也左氏誤以爲惠公夫人故云子氏未薨故名又云豫凶事非禮也辨詳集說

紀人伐夷

注夷國城陽莊武縣疏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注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與此有別世族譜誤以二夷爲一

有蜚

疏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卽負盤臭蟲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作蜚蠦者非是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釋蟲草蟲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葢相涉誤爲蠜耳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

黃澤曰傳稱太子少則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公之攝出自父命明矣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豈非以桓公故耶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內有國人歸向外有宋國大援隱公雖欲不讓安得而不讓穀梁謂讓桓不正此未審當時事情

公孫滑出奔衛

趙汸曰凡賤者奔史不書大夫非卿名字不登於策公羊謂之微者穀梁謂之卑者公子尊與卿等公孫降於公子與微者同

鄭人以王師虢師

注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此虞虢之虢史記注馬融云武王克商封異母弟虢仲於夏陽

二年費庈（音琴）父勝之

注庈父費伯也前年費伯城郎○愚按魯有單伯莊元年見經穀梁謂命於天子故稱字此費伯亦其類

三年赴以庚戌故書之

趙汸曰說者多疑傳妄按盟會戰伐經書日月傳每略之不書日月者傳則詳之意在互文相備非無據者其

崩卒僞赴亦必有考藉令搆虛亦不至是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按】君氏乃尹之誤當從公穀無疑辨見集說【傳遜】曰自公羊傳云春秋譏世卿而孟子言仕者世祿於是儒者有世祿不世官之說愚以爲非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德爲之殺各保姓受氏以守宗祧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豈有天子諸侯世而大夫獨不世者乎大率權之所在無不爲患者人君惟務修德選建賢良以永功臣之胤何事曲設猜防示人以薄假卿不世國其能永存乎緣公羊之學盛行漢初霍氏王氏世專漢權魏

相劉向因述公羊之說以動主聽而王氏卒簒漢世儒遂以其說爲至允恐聖人書尹氏卒之意實不然也

周鄭交質

【愚謂】周鄭竝言昧君臣大義東萊駁之當矣然當時天子下夷列國左氏所書亦紀實事不然何以見齊桓晉文之烈哉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傳遜】曰杜於桓五年傳云足祭仲之字陸子餘深闢其謬良然蓋足其名仲乃其字耳子餘又云先儒謂春秋時間有用夏正紀事者杜以取爲芟踐此强說也○【按】

桓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杜誤甚明

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左氏】以馮自爭國非宣公罪故善之【愚謂】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又不私其子而立殤公二者雖非傳襲之常然皆盛德事凶終者後人爲之耳公羊歸獄於宣公恐非忠恕之旨

四年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按】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鄭莊公助之於時尚未有爭國之釁也州吁欲定其位使告宋求伐鄭以除公

子馮之害橫開兵端其惡甚矣○【又按】史記衛桓公十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其兄自立爲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伐鄭蓋與段比謀而翬之固請師師亦所謂同欲相求如市賈者也是故春秋託始於隱

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葉夢得】曰傳不明不氏之義但見翬乃弒君者疑其强而自恣經書翬帥師與後言公子翬異其詞若貶然故

妄意之今按彙與無駭溺挾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爲正

厚從州吁如陳

按州吁弑其君完完之母戴嬀大歸於陳陳必深惡州吁然非覲王爲說不可誘之如陳非如陳二人不可得而誅也父子之間遂至用譎眞大不幸哉○王樵曰按陳乃衛桓之母家莊公惑於嬖妾戴嬀大歸陳國既知之矣及州吁弑立不應反助之與師觀石碏告陳人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則前此陳或不知州吁之爲賊也姦黨欺蔽其術多矣石碏以賊方據國無可與圖者圖

之必於陳故先與陳人定計風之朝陳使請王覲而卽陳以除之朱子語錄有門人疑引之去陳後倘陳人不殺却如何蓋未知此也

涖殺州吁於濮

疏賈逵云濮陳地也地理志陳留縣濮水受泲史記石碏詳（佯）爲善州吁至鄭郊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魏禧曰古者七十而致政石碏告老在桓公初立時桓公十六年見弑則碏已八九十歲故其使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方且誅州吁殺其子厚立宣公智力積強以復仇定國難乃出耄期之歲後世未見其人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疏魚者猶言獵者按右字魚通漁

書曰公矢魚于棠

王應麟曰矢魚於棠朱文公云據傳云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子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恐非陳魚之說

翼侯奔隨

趙汸曰晉自獻公以前經皆不書蓋獻公末年晉曾始

通前此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

孫武子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前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公羊穀梁皆云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劉敞曰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其曰士二亦非也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處安得二佾而施之其說主公穀汪克寛曰樂舞之數

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旣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爲二佾矣子男復何用乎禮經所記廟堂之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樂舞而獨異於其制乎

〔愚謂〕汪辨甚當可正公穀之失杜明言士有功方賜樂劉原父謂士必無樂舞亦不然○〔傅遜〕曰杜氏解八佾六佾四佾二佾本之何休公羊注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用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用何氏說然傳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舞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降殺以兩故減其二行耳此爲有理若如杜說則諸侯以下節宣皆不以八矣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

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使者慮公知其入郛則以爲不及救故諱云未及國杜注謂忿公知而故問非也公之怒怒其不以實告林注謂怒使者言不遜亦非也

〔六年〕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疏〕變更前惡而復爲和好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今從公穀作輸辨詳集說

納諸鄂

〔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與武昌之鄂異

秋宋人取長葛

〔王應麟〕曰宋人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石林葉氏考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例差兩月蓋經用周正而傳采國史其自用夏正者有失更改也

〔七年〕謂之禮經

春秋卽周禮也故韓宣子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

結艾之盟也

〔趙汸〕曰傳釋列國之聘有三一結好二結盟三通嗣君今考結好而聘者有報若莊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冬季氏如陳是也結盟與通嗣君而聘者不報禮薄與交聘異也若霸國之聘與國秦楚之窺上國而來者其事又各不同傳皆隨事釋之使猶有考也

初戎朝周發幣於公卿

〔注〕發幣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會計之吏獻物天子

歃如志

〔疏〕歃口含血也服虔云如而也

〔八年〕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括地志〕許田許州許田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

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注會溫不書不以告也○趙汸曰春秋諸侯之事有不以告而史不書者有雖告而幷入所重書之者凡一役再有事理亦無不告會溫以瓦屋之盟爲重幷下事書之筆削擧重之義如此杜氏但以爲不告後人遂疑傳妄皆非也

爲謚因以爲族

注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傅遜曰陸子餘按鄭玄駁許愼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今此以氏爲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强解之愚初依杜讀傳短澀不成文句固宜以謚作氏及反覆正文羽父爲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未問謚也衆仲對云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則問答相承了然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爲展氏則用衆仲之說又了然矣又考宋戴惡與衛齊惡固見傳中以戴齊爲其臣之謚亦無定據孔疏曲以二人當之耳卽戴齊爲二惡之先之謚亦在衆仲所對之後朱子亦云此謚應作氏

公命以字爲展氏

劉敞曰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無駭若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後賜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所以請之也若公孫之子死而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氏矣

九年凡雨三日以往爲霖

劉敞曰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此傳非解經也杜氏專謂經誤不亦惑乎

見獲必務進

按獲謂獲鄭人服氏言戎被鄭獲非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

衷戎師前後擊之

疏杜云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戎師在三伏之中

十年鄭伯入宋

趙汸曰自宋公欲以諸侯伐鄭去冬連兵至此其報復之禍烈矣然禍首在宋而鄭實有王命故春秋誅首惡而忿兵之過不悉書

十一年我先君新邑于此

按鄭自桓公始封京兆咸林後因幽王之亂寄孥虢鄶而遷焉在河南新鄭桓公至武公才二世故曰新邑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趙匡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爲有禮是長亂階也

王取鄔劉蔿（音委）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音頹）懷

按鄔劉四邑在今河南偃師縣温原十二邑在今河北濟源河內修武等縣嗚呼吾于桓王之易鄭田而知周之不復振也夫侯國分土天子苴白茅以錫之有定分而非可相假也况十二邑在畿輔之內苟撫之以德威之以刑無不惕焉宇下者何至不能有而以之與人乎鄭伯知王之不競也遂敢拒戰于繻葛蘇子亦自此生心其後五大夫因蘇子以作亂實啓子頹之禍故王室日卑非諸侯能卑之也自卑也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汪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歐陽氏據經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與被弒書公薨力辨隱居位非攝愚按隱公稱攝與周公異周公之攝止攝其政事而已隱公則併

君位而攝之宋穆公亦云我立於此攝也蓋當時必盛傳周公有負斧扆朝諸侯之事故魯宋相效爲之不知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具見於書明堂負扆乃後世稱述之謬夫國政可攝也君位不可攝也若攝君之位則嗣子長而復辟將儼然太上自居耶抑傫然北面復就人臣之列耶隱公君魯已十一年矣羽父請殺桓公蓋疑其不反位故以此探之隱公爾時即挈國而授之桓猶虞無以自處乃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者魯之別邑也既有新君以居乎內復有故君以居乎外是國有二君也隱即無不利於桓之心而桓也陰賊人也能不疑其中分魯國若曲沃桓莊之於晉耶羽父於是承桓命而推之刃鍾巫之禍謂非隱自取之不可也歐陽子但信經文以爲隱公非攝而不知隱實攝君位故時史稱公夫子亦據而書之王莽之居攝亦攝天子位也遂成篡奪之禍是烏可無辨

不成喪也

趙汸曰傳言不以君禮成喪故史不書葬定姒不書小君王子猛卒同

桓公

元年鄭伯拜盟

趙汸曰傳言拜盟如拜貺拜辱拜嘉之類非必君身親之若鄭伯身來與吾君接無不書之理

宋華父督

趙汸曰華父字也如言弗父何公父歜與孔父嘉五世別族者不同督公孫也無賜族之法

二年立華氏也

注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趙汸曰言立以爲卿注謂未死賜族非也莊王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注云立後說者亦謂賜族然叔牙之子經書公孫玆玆之子得臣乃氏叔孫則非賜族明矣彼非賜族此言立華氏豈賜

族乎

大路越（戶括反）席

六經正誤越卽麻紵焦縈黃草之屬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注草席也音活後漢書世祖詔勅會稽獻越布卽此

袞冕黻珽

注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若今吏之持簿徐廣云持簿卽今手板

藻率（音律）鞞鞛

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疏周禮典瑞王執鎭圭繅藉五采鄭司農讀繅爲藻○傅遜曰藻從玉藻之藻率從率帶之率本二物按禮記有玉藻貫玉以藻藻者雜采絲繩也又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與綷同韠緝也韻書鞞琫二字同詩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說文亦云琫佩刀上飾

鞶厲游（音留）纓

注纓在馬膺前如索帬疏纓當馬胷以削革爲之

火龍黼黻

注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按此黻與上黻珽之黻不同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趙汸曰告廟飮至策勛乃反行常禮皆同時于廟中行之策勛卽書至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曰孟獻子書勞于廟是其事也非由告廟飮至然後書至不告廟飮至則不書至也

命之曰仇

金履祥曰仇卽文侯平王之初受秬鬯圭瓚之命兄固未逮替也曲沃之封自在昭侯之世師服所言以防奪嫡之漸耳

卿置側室

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疏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

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嫡子也故知側室是衆子文十三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

大夫有貳宗

注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疏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故云小宗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貳宗與側室爲例皆官名與立宗別○傳遜曰孔疏因注以側室爲立官遂云貳宗亦官名陸子餘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貳宗固應請于君于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卽以側室貳宗爲官必非何也以其不類官名也又注云適子爲小宗此其意以諸侯爲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大抵始爲小宗旣爲大宗小宗四大宗一併而爲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有大宗矣其貳宗卽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三年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李靖兵法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今按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

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今以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葢左右等也褱且所謂五人爲伍什伍爲隊至今因之

魚麗之陳

魚麗者魚入其中不能出也詩魚麗于罶陳名取此

仍叔之子弱也

愚按經系仍叔之子來聘于夏而此傳下有秋大雩之文則聘之在夏明矣前傳有秋伐鄭葢統言伐鄭事本末耳不知杜何以有久留在魯之說孔氏疑將伐鄭而遣告魯事或有之

啓蟄而郊

疏夏小正正月啓蟄故漢氏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

過則書

疏卜不吉則當改卜次旬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慢

六年楚武王侵隨

趙汸曰楚自熊通以上未與魯通傳具載其伐滅諸國志在兼并諸夏中國不可無伯齊桓所以有功

楚之羸其誘我也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亦此義也

不疾瘯蠡

疏蠡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

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呂祖謙曰鄭忽不求助大國而云自求多福其言是矣然非奮然誠有是志也使忽誠有是志則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矣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動多疑沮不知審量所以始受制於祭仲而卒死於高渠彌之難也

接以大牢

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傳遜曰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太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澔已辨其謬且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太子言則接必非夫人矣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疏子生三月爲之立名其終也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避爲下諸廢張本○王應麟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乃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名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爲孫地出顏氏家訓

八年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嘉祐集范蠡云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季

梁策楚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我強攻其弱耳愚按兵法又有以我之弱當敵之強者孫臏所謂以君下駟與彼上駟一敗而二勝之道也○鍾惺曰鄭與王戰子元曰陳亂莫有鬭心云云隨與楚戰季梁曰楚人尚左云云鄭計妙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勢整且化而爲亂善於攻整者也隨計妙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堅且化而爲瑕善於攻堅者也

九年唯王后書

趙汸曰莊十八年傳見惠王后陳嬀宣六年傳見定王

后齊姜何不書。蓋二后非魯主昏。故特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荀侯賈伯

注荀賈皆國名。○按荀疑即郇。曹風郇伯勞之。李氏云。郇國今河中猗氏縣。

賓之以上卿禮也

疏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卿耳。○賓之以其國上卿之禮。

十年魯以周班後鄭

班爵祿之班。鄭主兵當先。以周班故後。

十一年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注宋不書經闕。○趙汸曰。此即戰郎諸侯也。用一事再見書人例。經無宋。傳衍文。宋亦不當序鄭下。注云經闕非。

鄖人軍其郊必不戒

孫武子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張預曰。戰于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楚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戒。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十二年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

按楚郊郢。一統志云。在安陸州古名郢中。安陸之東。即德安應城縣界有蒲騷城。古鄖邑。鄖人望救。鬬志不决。禦四邑以絕其來救之路。而潛出銳師以加之。兵法所謂奇正竝用也。

十三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illegible]伯比云必濟師。此隱語也。使楚子不告鄧夫人。夫人或聞而不悟。則濟師二字虛設矣。吾謂伯比見楚子時。當以莫敖必敗之故明告之。楚子能信鄧夫人之言。豈不能納伯比之諫。而必出此隱語。幾幸其君之悟。於不可必之天乎。故告君者。諷可也。略不可也。略可也。隱不可也。為隱語而旁無一人代之分疏。將奈何。

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呂祖謙曰。瑕之禍。在絞不在蒲騷也。蒲騷之勝。用鬬廉也。絞之勝。自用也。苟挫於絞。必謂昔以用人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有城下

之盟而忘己之不如闞廉。所以堅其自用之心而促其荒谷之縊也

不書所戰後也

注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趙汸曰會期輕戰期重。公雖不及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舉戰地何故反沒之乎。此有筆削之旨。見屬辭。

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趙汸曰啖氏云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今按土功自戒事至畢功。非止一月之事。故城築皆時而不月。兼春秋城築。多爲備敵。與功得時非時。本無足議。傳旣發不時之義。於此言書時。疑若美之故爲後人所議。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按史記衛莊公卒。子桓公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公四年。則衛桓公十六年矣。其春桓爲州吁所弒。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立。然則宣之烝夷姜生伋子。當在桓公之世。及宣卽位。計伋年且長。因以爲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當不遠。宣在位十九年。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死。朔之能同愬兄。固無足怪。洪容齋以此爲疑。蓋誤以宣公爲代莊公耳。

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蘇穎濱謂壽之死。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朱子亦云。然壽之竊節先往。眞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責壽。壽亦大不幸哉。

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底日

注位從卿。故言居卿。底平也。謂平曆數。疏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然則天子掌曆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

十八年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飮酒。于其出也。使彭生拉幹而殺之。按桓公三年娶文姜。六年生莊公。十八年乃與桓公如齊。則時人所疑非桓公子者妄矣。猗嗟詩展我甥兮。春秋書子同生。雖微詞亦紀寔也。

齊人殺彭生

注不書非卿。○陳傅良曰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杜說非是。公子書殺。不必皆卿。今按史旣諱戕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齊侯師于首止

按首止衛地。時衛朔奔齊。齊人若將爲討衛亂而出者。

以誘子亹也

莊公（莊公之世事見于經而無傳者甚多疑有闕佚）

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趙汸曰傳於莊閔僖不書卽位發義不一皆未當當從二傳繼弑君嗣子不言卽位爲是啖氏亦云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注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疏觀此解之義夫人宜與齊絕釋例言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據莊公爲文愚按此義

臨江張氏得之見集說

三年鄭伯辭以難

林注鄭伯子儀也按鄭伯乃厲公非子儀辨見集說

四年盈而蕩天之道也

按史記楚熊渠始僭王號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之至魯桓公六年熊通侵隨隨爲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通乃自立爲武王至魯莊四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之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然則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號以爲盈也

除道梁溠營軍臨隨

注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溳水按通志楂水在今隨州城東南溳水在隨州城西北楂水卽溠水也西魏改溳西曰下溠取此楚子已卒而鬬祁屈重秘其喪更開道爲梁築軍壘以臨隨爲持久計隨人不測乃懼而求成

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注汭內也謂漢西○陸粲曰詩芮鞫之卽毛傳芮水涯也鄭箋芮之爲言內也杜依鄭說據傳云漢東之國隨爲大若爲會於漢西則楚師原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與傳文異矣渭汭注云

水之隈曲曰汭此說是○愚按漢晉春秋諸葛亮卒於郭氏塢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儀乃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夫反旗鳴鼓卽此之除道梁溠也入谷然後發喪卽此之濟漢然後發喪也伯約之智蓋得之左氏者也

六年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

劉敞曰朔比衎黔牟比剽左氏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絕衎賞罰無章莫此爲甚○邵寶曰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又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三人皆非所當立也況朔構伋子并及壽無故以死則朔也安得爲君黔牟之

立謂之不度見成敗而忘義理君子之論豈其然哉

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蘇軾曰以鄧之微無故而殺大國之君楚將舉國而讐之其亡更速夫鄧不患有楚而患不能脩德以自強使其國不可亡國苟不可亡雖百楚子何害不然殺一楚子天下遂無楚子乎

人將不食吾餘

邵寶曰餘似謂祭之餕餘故下以社稷不血食言舊注不明○一云時三甥因享楚子欲置毒飲食中殺之故鄧侯言因享害人人將不食我餘食也以爲餕餘無謂

七年不害嘉穀也

趙汸曰宣十五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此黍稷可更種也

讀左日鈔卷之一終

讀左日鈔卷之二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長洲　汪　琬苕文
崑山　徐乾學原一　訂

八年治兵于廟

劉氏譏廟中非治兵之所按孔疏云治兵于廟者告于廟習于巷也但傳終未盡

仲慶父請伐齊師

疏公子慶父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至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

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

奉公子糾來奔

注子糾小白庶兄○程子以小白爲兄子糾爲弟朱子從之愚按左傳注子糾實小白庶兄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據此以糾爲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皆與昭不合黃楚望云春秋立子以貴子糾母魯女魯女貴班在衛上明子糾當立考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

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其母衛女也、有寵於僖公、觀兩次字、兄弟之序可見矣○又按經書齊小白入於齊、則小白固宜有齊者也、小白曷爲宜有齊也、小白不立、則管仲不相、管仲不相、則周室日卑、不胥天下而夷狄不止、夫子既恕管仲之不死、安得不恕桓公之得國、若夫子糾之爲兄歟、爲弟歟、固所不必論矣、

九年桓公自莒先入

史記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

小白帶鉤、小白徉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徉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按左氏載桓公入齊事太略、應據此補之、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馮時可曰、管子大匡篇、齊使至魯、魯君乃束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乎、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我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此文必出於戰國以後、其中亦有與左氏小異者、左氏云、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而大匡以忽爲行入齊境自刎、夫魯人從鮑叔之請、必殺糾於國、名忽必以是時俱死、若行入齊境而死、非忽所以致命也、左氏以忽死而仲囚、大匡以仲忽俱縛而忽死、顧忽能死、則必不縛、忽甘縛、則必不死、又鮑叔之稱夷吾於公也、左氏以爲管仲已至堂阜、大匡則謂言於未召之前、愚

謂鮑叔慎者也、其以身使魯、知必不豫言也、由此言之、左氏之文尚未遠於春秋、而大匡遠矣、

使相可也

史記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同脩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悅、

按管仲治齊事、詳在齊語、故內傳不及、亦應據此補之、

○按內政之法、五鄉一師、萬人爲一軍、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十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敵人新來而氣盛、則且以不

戰挫之侯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

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注皐比虎皮疏禮記武王倒載干戈蒙以虎皮名之曰鞬櫜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他書未聞○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左右皆死之與此不同孔氏謂記言爲妄陳氏曰記不過言公車敗而已易車之後因二士死敵遂大敗宋師乃與春秋傳互相發明戰幾敗復勝如韓原之戰幾獲秦伯後世如此者多矣經有不悉書傳或不能備不可以檀弓所載與經傳不合即云記妄也

十一年宋師未陳而薄之

吳子凡敵有不十而與之戰者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

臧孫達曰

臧孫達見桓二年氏族考魯孝公之子公子彄食邑于臧因以爲氏世本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三桓之先臧氏展氏爲魯世卿

十二年蕭叔大心

按蕭邑大夫字叔名大心杜以叔爲名非也○趙汸曰疏云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今按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宋蕭亳實殺子游時蕭爲宋邑莊二十三年蕭叔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

十四年諸侯伐宋

趙汸曰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經總稱諸侯則傳爲序列意與日月互見同

傅瑕殺鄭子

鄭子子儀也趙汸曰殺鄭子不書者魯人始終君突自鄭忽復歸後鄭歷三君皆不通於魯故鄭伯入國經不書

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傅遜曰言子儀所畏忌者其氣方燄燄而盛故蛇妖應之蓋謂厲公也杜氏注似以氣燄屬忌人者言夫忌人則其氣怯矣何燄燄之有

厲公入遂殺傅瑕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傅瑕是也傅瑕雖以劫殺鄭子納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按鄭厲之殺傅瑕晉惠之殺里克以

其貳也。衛獻之殺甯喜。以其專也。此三君者信無君人之道矣。而三臣反覆。不免誅夷。亦可爲賣國之戒。

繩息嬀

【注】繩譽也。【按】說文作譝。戲曰。靳。譽曰繩。古語如此。疑是方言。

秋七月楚入蔡

【趙汸曰】蔡哀侯在楚。而蔡人會于北杏。此荆所以入蔡也。傳以爲由息嬀。故蓋采輯小說。舉其細而遺其大。

十六年 鄭伯殺公子閼

【注】祭仲黨。【疏】按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子當爲孫。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詩疏】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爲晉侯。蓋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倂晉。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無衣之詩所由作也。○【呂祖謙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

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公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至此乎。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明年。王猶能命虢仲。立哀侯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由此觀之。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有自來矣。

惠王立而復之

【注】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經傳。王室微弱。不復能自通于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趙汸曰】經書葬桓王後。王人救衛。王姬歸于齊。則莊王也。單伯會伐宋。會諸侯于鄄。命曲沃伯爲晉侯。則僖王也。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以後皆惠王事。杜云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非也。

十九年 鬻拳可謂愛君矣

自古無此諫法。左氏目爲愛君。安可訓乎。東萊謂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于惡逆。斯篤論也。【魏禧曰】楚子伐黃而黃敗。乃鬻拳之幸。使黃人乘楚之敗而勝之。楚師再

亟則夅雖欲死其何以爲死耶

衛師燕師伐周

【譙周曰】燕與子頹逐惠王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按】史記正義云南燕滑州胙城南燕伐周以與周近也若北燕則遠且春秋時亦不著觀昭三年春秋特書北燕伯欵可見

【二十一年】闕西辟

【注】闕象魏也【疏】辟是旁側之語服虔云西辟西偏也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疏】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按】傳文鄭伯享王是五月以前事至虢公請器則厲公已沒林注以始惡于王屬厲公非也惡讀如字卽周鄭交惡之惡

【二十二年】在其子孫

【史記正義】六四變內卦爲中國外卦爲異國又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故知在子孫也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疏】觀者視他之辭賔王之事若筮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已之言其人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

風行而著于土

【疏】巽在坤上故爲著土著直略反【林注】風動物也故行而著于土明不在本國

若在異國必姜姓也

【史記正義】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姜齊姓故知在齊

物莫能兩大

陳滅而後田齊興杞滅而後於越興虞滅而後吳興所謂物莫能兩大

其後亡也成子成政

【按】如此占易都似事後追叙語不能不疑朱子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爲之辭以欺世如符命之類耳又合閔元年畢萬筮仕傳觀之知左氏傳春秋者必春秋季年人物所以追論成敗多附會之辭

【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

【按】晉自桓叔封曲沃子莊伯代立獻公之祖也【金履祥曰】晉自桓叔莊伯奪宗故獻公亦忌其族之聚而殺之桓莊之裔無遺天道亦可畏矣

【二十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

【疏】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修取其自修也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腶脯加薑桂曰

修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傳遜曰此與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而彼此異議故注以置閏失所言之陸子餘闢其謬○劉敞曰日食變之大者雖非正陽之月豈可安而視之春秋所以書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二十六年晉士蔿爲大司空

趙汸曰傳見晉變周制僭王官孔氏云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卽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

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雖則非卿其職掌同

二十七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史記晉獻公九年羣公子旣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

二十八年大戎狐姬生重耳

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按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寔生重耳杜氏本此爲說

小戎子生夷吾

注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傳遜曰傳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未必卽薦女于晉上狐姬稱姓子亦當是其姓也杜引允姓之戎恐未然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二五如今人稱行也蓋狎昵小人之稱

使言于公曰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假二五爲之蓋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決使獻公不疑從之易易耳國語又有優施通于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蓋女子小人未有不廣樹其黨而能亡人之國者

使俱曰秋之廣莫于晉爲都

凌稚隆曰廣莫謂曠絕卽曲沃與蒲屈也言章君之功伐使人皆曰狄人曠絕之地今皆爲君都邑因獻公喜功好大故以此歆之杜注以使俱爲復使二五俱說此美非也

楚令尹子元

陳傅良曰子元不稱人楚未有大夫也○趙汸曰中國有伯則楚君大夫將皆稱人經變文也

欲蠱文大夫

注文王夫人息嬀也○息嬀儘聰明只欠息侯一死楚文沒而子元卽欲蠱之亦窺其不能死耳下御人乃夫

人侍人郎爲子元通蠱者、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杜牧曰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不敢與我戰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亦其義也、

三十二年爲管仲也

注公爲管仲城私邑、按穀乃魯邑、非齊之穀也、辨詳集說、

虞夏商周皆有之

國語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國語不言虞未詳、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亦其物也、言所享之物亦如其所至之日、如甲乙日降則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之類、

能投蓋于稷門

按杜云蓋覆也、自投而反覆于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規杜云投車蓋過于稷門似得之

成季奔陳

注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陳傅良曰奔非其罪雖我公子爲命大夫亦不書、

閔公

元年滅耿滅霍滅魏

史記索隱平陽皮氏縣汾水南耿城古耿國也、永安縣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河北縣、古魏國、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三國皆姬姓、趙汸曰滅耿滅霍滅魏不書者、春秋之初楚滅諸小國在南、晉滅三國在西、告命皆未通于魯、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按士蔿晉之謀臣也、勸太子以遠害而逃、其後狐突諸人皆主此說、然城曲沃之時申生猶可行、及驪姬置毒以後行將安適、申生所謂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其情誠可哀矣、吳臨川澄曰、申生死孝與屈原死忠、一也、申生但知事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爲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崔銑曰、獻公入驪姬之讒必欲殺申生矣、使申生被惡名而出、獻公又必將甘心焉、不爲宋馮之受伐、則爲宋萬之賂請、身死而負逆名、孰若受命自裁之爲共乎、夫快心之忿情難釋也、反帝之禍、辭難明也、申生計之審矣、二說論申生

爲當故錄之〇白居易責申生不爲吳太伯之讓愚謂太伯之讓以季歷之有聖德也申生則難言矣當時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皆爲驪姬所譖而出申生卽欲讓將誰讓乎讓則讓奚齊耳讓奚齊而出于理安乎奚齊果立晉國之禍未有已也而謂申生之心能晏然已乎

二年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趙汸曰慶父不書卒者罪重于叔牙不以卿禮成喪

閒于兩社

疏亳爲殷都殷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故與周社並建二社當俱在雉門之外左亳社右周社閒于兩社謂在兩社之閒朝廷于此詢謀大事是執政之所在也

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

疏乾爲君父離爲乾子今還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

有文在其手曰友

王應麟曰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炏魯作𧘝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及狄人戰于熒澤

書疏鄭云熒今塞爲平地熒陽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在其縣東杜預左傳注謂此熒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葢此澤跨河南北而得名耳

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

按齊人强昭伯烝宣姜生文公竟以存衛稱賢君焉又生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賢女也始信賢愚之生不係乎氣類

立戴公以廬于曹

疏此年之末文公在位計戴公爲君不過數十日耳陳氏曰戴公未成君例不書按詩風衛并邶鄘盡得商畿內之地葢大國也懿公之難渡河東徙而故都爲墟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于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墟皆屬于晉鄭玄云楚丘與曹不甚相遠皆在東郡界中漢東郡今大名府滑縣開州曹詩作漕

里克諫曰云云

呂祖謙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至矣迨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俾克未發也使優以言動之克乃曰秉君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姬始無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身驪申之際豈中立之地哉

則佩之度

注佩玉者士君子常度。○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是也較杜勝

受脤于社

疏周禮有蜃器蜃大蛤也以飾脤器因名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魯之歸季友立僖公皆齊桓力也因魯事而并撮邢衛事于此以表齊桓持危繼絶之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按史稱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苦以收衛民與傳稱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等語合誠可謂自强於治矣然終其身崎嶇漕濮間不能收復故都尺寸河北之地拱手而授之晉文說者或咎其陰計深而雄才寡考菟圃之役朝衆讓國以激怒國人狄師遂挫則亦非不足于權略者也夫布衣帛冠之自奮僅足救滎澤之覆東而康叔武公之深仁不能敵新臺之餘穢衛之遂失河北也于文公何尤焉

僖公

元年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疏犖之盟邾人在焉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然此說亦無所據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邵寶曰女子從人固也不曰與弒二君乃稔惡乎況齊桓以伯令討之曷謂已甚此說行天討不加于武曌矣

二年不書所會後也

注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趙汸曰此穀梁離至不序之例左氏不達妄謂後期說者疑之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王應麟曰冀爲不道杜氏以皮氏東北冀亭爲冀國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又顛軨者蓋冀戎晉自有冀邑冀缺爲卿復與之冀是也○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也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有東西絶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傅說傭隱止息於此○按疏引服虔云伐鄍三門謂

冀伐晉也、冀之旣病則亦惟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此說似順、若冀自伐虞虞自報冀則于晉何與而稱之、

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寶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退則保、出則侵、

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疏馬融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服虔云、下陽在太陽東北三十里、按漢太陽縣、今陝州、

三年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趙汸曰歸蔡姬當時適有是事、或者假此爲名、欲出楚人不意耳、左氏惟記所聞、故未盡、

四年風馬牛不相及也

費誓馬牛其風疏云、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風逸疆場事有然者、不相及、言疆域之遠也、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邵寶曰齊魯皆元勳侯伯之命、曷爲不于魯而于齊乎、當是時、周公不之魯、太公在齊、伯禽不敢當此命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疏齊之西境當在九河最西徒駭、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史記索隱今淮西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爾貢包茅不入

按管子、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晉志零陵有香茅、今辰州包茅山出包茅、有刺而三脊、○眞德秀曰楚子僭王、罪之大者、不貢、罪之小者、管仲度桓公之力、未足制楚、使責其大者、而楚不服、攻之不克、圍之不下、將何辭以退師乎、舍其所當責者、庶不勞而師有功、仲葢詳之審矣○時楚方强、而子文之賢適爲之相、管仲度未有以制之、故姑詰此以示薄伐之義、使之受盟郎退爾、

無以縮酒

書疏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讀蕭爲莤、束茅立之、酒沃其上、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氏解左傳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葢用鄭興之說、

昭王南征而不復

穀梁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征荆蠻、及涉漢、梁敗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則昭王沒于漢、不得振王北濟、故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則昭王沒漢

也○孔氏云膠船之說不知本出何書按竹書紀年昭王末年喪六師於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

師進次于陘

史記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十里林注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陘必爲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

方城以爲城

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西塞史記索隱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是而服氏云方城山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一作六里）連山相接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筮短龜長

時史蘇欲止公之意故託言筮短龜長其寔蓍龜智靈相似無短長也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蓍知成數

七八九六之神○傳遜曰記云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之耳

一薰一蕕

吳任臣曰薰蕙草今零陵香亦謂之薰草

太子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魏了翁曰驪姬之殺申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可故驪姬首賂二五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威民懼戎闢地啓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旣出則圖之易矣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若此者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矣然恐獻公猶未忍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律申生至是無逃死之地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

公之意未可知也則又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辭諷其爲附麗之計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獻公之意其成也已久故歸胙之詐至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明則有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然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自是晉國之亂踰二十年由驪姬行讒而二五優施三姦助之也故女子小人表裏固結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趙汸曰傳于此年記正月日至與雜記孟獻子之言合

後昭十七年記太史與梓愼之言二十一年記梓愼之言二十四年記昭子之言皆見周人改月改時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疏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此出古占候書

士蔿稽首而對

陸粲曰士蔿之對皆游辭也曲沃與蒲屈城而三子見疎晉始兆亂蔿者獻公之信幸臣知其不可盡諫止焉旣受命以興事矣弗愼寘薪若將有爲也及承公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變之謀忠敬事君者固若是乎且退有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蔿固姦人之雄內存寵祿而外恤公議姑爲是以自說于衆曰我亦嘗諫之云爾是故三五優施之徒其爲讒慝不足誅也若士蔿里克君子深疾之○按士蔿爲獻公謀殺桓莊之族殆盡其能保天道之不還乎驪姬特假手焉耳籠絡之讒譖之其應也不爽毫末故晉獻之禍士蔿始之里克成之

校者吾讐也

邵經邦曰衛太子之傅石德敎太子矯節收江充等繫

獄卒至湖城之禍豈非讐乎重耳之不校父命庶幾知人子之道矣

勸之城其賜邑

按召陵之役申侯賣濤塗以媚齊而申侯之報復乃更險始搆兩國之兵禍卒及其身媚人者果何益乎

輔車相依

疏口輔爲外表牙車爲內骨故曰相依○傅遜曰注疏解輔車本借名又與脣齒重複詩云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輔與車固相依也輔車脣齒是二物爲譬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史記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及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雍曾孫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河東太陽縣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顧炎武曰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卽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虛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楊愼曰吳古虞字省文

藏于盟府

注盟府司盟之官疏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漢封爵之誓卽盟類

虞不臘矣

疏月令孟冬臘門閭及祖先五祀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趙汸曰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爲之亦明臘不自秦始或疑臘作于秦謬矣

丙之晨龍尾伏辰

疏東方七宿皆爲蒼龍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卽龍尾故注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爲辰于時日體在尾星與日同處其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均作袀注袀服黑衣也均袀古字通○林注庭燎詩言觀其旂溫公叶音芹此當與同讀

按陳第古音考旂音斤

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注鶉鶉火星也疏南方七星皆爲朱鳥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卽傅說星見天官書傅說星在尾之末合朔在

尾故其星近日微焞焞然無光耀也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疏以三統曆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按此釋經所以書新密爲新城也杜注非是辨見集說

許男面縛銜壁（玉）微子啓如是

楊愼曰面縛背縛也史記馬童面之張晏訓背之也葢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虁之爲除皆是○趙匡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面縛銜璧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已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爭許乎劉敞曰八年許男卽會盟于洮知其初不降楚也且云微子面縛尤妄陸粲曰聞諸孔子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胡爲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益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愚按昭四年傳賴子面縛銜璧士

袒輿櫬從之楚子問諸椒舉舉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據此則許男事不可謂無考此年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事在秋武城事在冬葢楚子歸至武城而憤猶未息蔡侯畏楚特將許男以見之非許男本意故八年卽與洮之盟也若微子啓與武王云云則逢伯設辭必非事實余尚書坤傳已辨之

八年不殯于廟

疏注云殯過廟者將葬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于廟中也○邵寶曰殯于廟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王樵曰按傳去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及襄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而叔帶乃襄王親弟亦非可秘者且既云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待至十二月乎襄王有子帶之難洮之盟爲謀王室卽不可知惟秘喪決不可信或曰甯母及洮兩合諸侯皆爲鄭也

九年使孔賜伯舅胙

金履祥曰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錫命爲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歟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爲辭葢以宗廟爲重也

加勞賜一級

邵寶曰加勞謂既老矣而又加之以勤勞也級階之級也不欲其下拜故賜之進階

恐隕越于下

王錫爵曰下卽堂下言我若僭拜于堂則神魂不安必致隕墜于堂下矣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

王應麟曰葵丘之會孟子所謂五禁者詳見于管子大正篇左氏絕不及呂成公曰桓公于五命之戒未免身自犯之故左氏隱而不書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樂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史傳不載○趙汸曰傳記盟辭即孟子所述之末句其五禁之辭傳不能舉則二伯之事闕漏多矣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按宰孔之料齊侯智矣其止晉侯之與會非也黃東發有論見集說

其在亂乎

按杜云在存也此解不明白孔意以齊桓內行不正今之所憂者其在亂乎君亦當靖晉之亂無勞遠行也意在諷晉獻耳

里克丕鄭欲納文公

按里克欲納文公正也而不果者其才不足且中立之心爲之祟也丕鄭才又不及克豹亦類其父更不足言矣

藐諸孤

注言其與諸子縣藐○杜解非也言奚齊卓子藐焉弱小耳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正諫之于其始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愚謂葉公云復言非信也荀息之復言徒足爲玷而不可以爲信況考之外傳荀息傅奚齊之時太子申生無恙也太子在而息遽以死許奚齊則是獻公廢立之謀成于息也後儒乃以能不食言許之豈不謬哉

十年夷吾無禮

按無禮指烝于賈君之事此賈逵說也得之不然夷吾方改葬加謚而何以怒其無禮哉

七輿大夫

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大夫七輿之官疏每車一大夫主之此見周禮大行人

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金履祥曰五伯桓公爲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召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不免卒釀王室

異日之禍云、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史記索隱陳留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在此、至春秋時、杞巳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東邑也、僖十四年傳、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臣瓚以爲卽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周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左氏云淳于公如曹是也○張洽曰州公如曹、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是畿內之地、卽河內州邑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

陽淳于縣、昭元年傳、晉爲杞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按杞遷緣陵、不知自何地而遷、張注所引或說、或有之、索隱謂杞改國號曰州、則斷非事實、又按會鹹諸侯不重序、前目後凡之例也、注云闕者、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亦非、辨見集說、

號射曰

注號射惠公舅也、○傳遜曰、疏云、晉語惠公稱號射爲舅、故杜本之、考晉語韋昭注、諸侯謂異姓大夫爲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號射旣非戎人、非惠舅可知、

讀左日鈔卷之二

讀左日鈔卷之三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安陽　許三禮典三
崑山　徐秉義彥和　訂

十五年秦穆姬屬賈君焉

注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疏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史記正義晉以河西五城賂秦秦東境至河即龍門河

也

卜徒父筮之

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見之疏劉炫以成十六年筮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又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寶曰此筮書之雜辭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陳啓源曰下文三敗及韓正三去之驗耳杜以爲三度敗去得之邵文莊解爲除太纖巧

夫狐蠱必其君也

注狐蠱爲君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傳遜曰此蒙上雄狐而言恐因下文有蠱之貞句遂誤以雄狐爲狐蠱耳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注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疏凡筮者先爲其內後爲其外內卦爲己身外卦爲他人故巽爲秦象艮爲晉象

三敗及韓

陸粲曰晉師敗也杜以爲晉侯車壞太泥卜人之言

張脈僨興

疏血既動作脈必張起故言張脈○僨是動義言脈理張大僨動興起而不和或疑僨當作墳墳起也

戰于韓原

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十六國春秋云魏顆夢老父結草亢杜回亦在韓原

輅秦伯將止之

玉海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春秋時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用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葢古車戰之法必有護衛前後整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自以車逐利故敵人得及之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爲得古法

登臺而屨薪焉

注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林注穆姬爲惠公

告罪登臺屨薪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葢猶用刼制之術

按晉惠召呂甥迎己而甥卽矯其言以激厲國人大是應變之才惜乎所輔非人而卒于無成也

子金教之言曰

作爰田

疏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注唐氏云讓肥取磽也○食貨志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師古曰爰更互也此所謂爰田當是分公田之稅應入公田者易之于所賞之衆

作州兵

注州二千五百家也又使州長各繕甲兵疏以州長管人旣少督察易精故使之治兵

女承筐

注離爲中女故稱女○陸粲曰此止歸妹上六本爻之義未及于離當云兌爲少女今杜言離爲中女誤矣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丘叶音欺）

注車敗旗焚失車火之用也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疏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按兌下震上爲歸妹故孔氏云然上云震之離亦

離之震是主變卦言也杜氏解爲當

姪其從姑

注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于火爲姑疏秦穆姬是子圉之姑也爾雅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注先君當主喪敗非由筮數所生○按先君之敗德指獻公殺嫡立庶以致喪敗及言禍及之也禍敗之及非一二可數數讀色主切此林堯叟之説傳遜仍從杜解作筮數之數而以可數乎爲句未詳是否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注從史蘇不能損禍勿從不能益禍〇傳遜曰言敗德以定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此爲省文耳不然或有闕誤

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按齊桓好內當以左氏爲實荀子云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恐不可信果爾則四鄰諸侯豈不聞知而尚肯奔走其壇坫哉

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

呂祖謙曰管仲始進說于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爲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君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已其所以得有爲者固以此抑不知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名爲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而禁其近小人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勿侵權勢必不能也仲急于功利欲得齊之柄不暇長慮而爲是約至寺人貂漏師多魚恃寵干政正犯仲之約而仲不能誅則已陰悔初約之謬矣迨仲將死始言豎刁開方易牙之姦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擧排以爲保身之計臨死

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爲謀亦巧矣嗚呼管仲輔桓之初心其自期何如卒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屬所立于宋襄者乃內嬖鄭姬之子于次未當立者也致五公子交爭國統幾絕身死不殯蟲流戶外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雍巫

按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雍人名巫者注云卽易牙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蘇軾曰管仲死豎貂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子爭立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然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擧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見史記）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乎桓公聲色不絕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其初之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旦無仲則三子者且彈冠相慶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屏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之問擧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

覇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襲文之餘威、爲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敗不復振、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愚按管子曰、仲寢疾、桓公問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政將安移、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大仁也哉、公又問、仲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須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朋其可乎、據此則仲非不擧賢以代也、仲

死而隰朋亦旋死、則仲所不及料也、獨仲不能定桓公冢嗣、致齊有五子爭立之禍、夫子所以小其器也歟、

十八年無以鑄兵

注楚金利故、○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山海經、昆吾之山多赤銅、郭璞注、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泥、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神鉤之劍、

十九年六畜不相爲用

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疏爾雅牛馬犬羊豕雞、謂之六畜、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牛羊等、其祖不知爲何神、沈氏云、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也、

二十年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注門戶道路曰啓、城郭墻塹曰塞、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議之、傳兼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疏別起從時之例、言啓閉不須待時、新作門、乃須待時耳、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按是年傳、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

帥師伐滑、注又云、堵俞彌、鄭大夫、顧文亨曰、前後公子士本一人、乃文公之子、死于楚、據杜後注、則以公子士洩爲名矣、鄭有洩堵寇、又有洩堵俞彌、亦有公子俞彌、俱各一人、或稱洩氏、或稱堵叔、則洩堵恐是複姓、

二十一年修城郭

以修城郭爲旱備之首、非惟備不虞、蓋工作興、則饑民咸就食也、

務穡

注疏作儉嗇之嗇非、林注以爲稼穡是也、外傳韋昭亦訓稼穡、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疏]昭九年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俱來是以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燉煌則陸渾本燉煌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金履祥曰]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爲周患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

[呂氏曰]襄王伐鄭富辰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何也辰所言者兄弟

之常可耳子帶長惡怙亂其可以此論耶[陸粲曰]子太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齊以逃死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辰區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爲請而復之卒以致亂此知細人之愛而未知臣子之大義也

大司馬固諫曰

[注]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按]國語晉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杜氏以諫戰楚者即此公孫固故以下文請擊未旣濟之司馬爲子魚蓋謂司馬與大司馬爲二也史記宋世家則以前後俱子魚之言未詳孰是子魚即公子目夷也

弗可赦也已

如杜解赦楚則弗可爲句趙云言天棄商久弗赦其罪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蘇軾曰]公羊嘉宋襄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暴小國至用人於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已哉○[愚謂]孟子云霸必以大國齊有負海之饒晉有表裏山河之固其地皆遠於楚故桓文能連結與國仗

義尊王一出而與之競宋旣小于晉齊而又密邇楚境陳蔡諸國皆其屬也安能與之爭勢不得不求諸侯于楚夫楚固桓文之所擯斥也而反從之求諸侯將何以爲霸哉其屢被執辱宜矣即戰泓而勝吾謂禍亦不旋踵子魚論戰固兵家之宜然非所以語宋襄也

金鼓以聲氣也

[按]金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鐃止鼓蓋伐鼓時鳴金以節之非收兵之鉦也林尭叟注誤○[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注器物也言偰褻非近婦人之物○傳遜曰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此解勝杜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

傳遜曰注疏以質爲形體委質者拜而屈膝愚謂質卽贄耳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

美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金履祥曰齊姜存否不見于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爲夫人向博極羣書必有考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呂大圭曰桓文所以攘楚者必先破其黨與是故桓公伐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勝楚必先有事于曹衛左氏不達其故于侵蔡則曰爲蔡姬于侵曹伐衛則曰爲觀裸與塊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章

懷嬴與焉

陸粲曰外傳言懷嬴之納也重耳欲辭而胥臣輩皆勸受之胥臣輩求悅秦而反國以逐富貴雖陷君于惡弗恤矣或者乃稱晉文此舉爲廢禮行權以濟其業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攻慶氏娶而不辟宗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世儒所謂權者蓋類此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注匜沃盥器揮湔也○愚謂此似重耳旣盥以濕手湔洒懷嬴嬴之怒怒其湔洒非怒奉匜供沃也若如林堯叟注嬴何以旣供沃而始怒耶林又謂嬴揮匜水湔洒重耳則于下文何以卑我句益難通矣傳遜云重耳盥畢揮懷嬴使去故嬴以待之倨而怒此亦一說

公子賦河水

注河水逸詩國語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而誤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海以喻秦也

二十四年子犯以璧授公子

愚謂子犯豈眞欲亡哉其授璧公子蓋慮及他日猜嫌故設術以自固耳不然旣欲亡矣何又告之

有如白水

按河圖云崑崙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故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新安汪氏以桓公殺子糾文公殺子圉竝論譏其得國不以正愚謂子糾得生齊無害于霸而子圉不死則晉霸必不成何以言之子糾雖爭國然羈旅在魯不過一

亡公子耳。況桓已先入齊。國高爲內主。其位已定。管爲齊弱久矣。雖納糾。勢必無成。夫鄭莊公猶能不殺叔段。而桓公乃必以殺糾爲快哉。若子圉之事。則異是矣。文公入晉。子圉已嗣惠爲君。觀其遣兵拒文公于廬柳。勢必不相下。假令分國而居。瑕甥郤芮輔之。二人皆才而喜亂。爭斂之禍。未有已也。何以成城濮之功。是時秦穆實親納文公。瑕郤將焚公宮。弑晉侯。秦穆誘殺之河上。則殺子圉。亦必秦穆左右之力。不得議文公之有害于義也。傳云。不書亦不告也。使晉來告。而夫子筆之。當書曰晉重耳入于晉。晉人殺圉。與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

必有異矣。後儒乃以二者同律而論。不亦過乎。

寺人披請見

韓非子寺人披之言特飾耳。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于君也。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披之不貳何如。○眞德秀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當獻惠時。使有二心于文公。豈得爲忠。丁公爲項羽將。私從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推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立。卽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爲忠。文公見之。遂免于難。非知義者能之乎。

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注頭須一曰里鳧須。按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愚謂介之推悁忿自遂人也。豈眞能忘祿位者。觀其言全是怨懟。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以知之推之隱非眞隱也。怨也。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此解不易。馬融以

爲夏殷叔世。杜氏從之。誤也。

棄孌寵而用三良

傳遜曰。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王出適鄭處于氾

注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疏南氾在襄城縣南。是鄭西南之境。南近于楚。西近于周。故王處于氾。楚伐鄭。師于氾。皆南氾也。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爲東氾。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陸粲曰。聚鷸冠。微過爾。殺之爲罰已重。況父之於子乎。

以是推刃也不道孰甚焉今舍是而以服之不衷是譏末哉君子之見也引地平天成語於義尤迂而不屬

辟母弟之難也

注叔帶襄王同母弟按史記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后惠王以惠后故欲廢太子而立之據此則叔帶與襄王異母今傳云同母弟與史不合

省視官具于汜

注省官司具器用按此言省視其官司器具也杜解支

二十五年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按衛文公之賢著于國風及其晚年何誖也晉文公過衛而不加禮焉一失也天王居鄭不能奔問官守而惟汲汲滅邢二失也夫邢信有罪矣爲狄所滅而反附狄伐衛邢不討則狄勢益張然是時中國雖無霸而魯與宋皆衛與國也使聲邢之罪連兵魯宋以伐之未必不可服邢而挫狄何至使二禮仕邢誘其守而掖殺之以取其國乎行詐諼之謀忝兼并之毒必殄滅周公之祀而始快康叔武公之遺風蕩然矣其與詩所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者相去何遠邪

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晉語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摘也韋昭注摘滅也史記軒轅之時炎帝（神農之後）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疏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以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故隧爲王之葬禮〇傳遜曰章典章也猶云王制

杜解鑿矣

始啓南陽

林注周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括地志懷州獲嘉縣即古之南陽按溫原陽樊桓王以與鄭者鄭不能有仍歸之王畿至是襄王以賜晉文晉遂兼有河北之地（史記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絕即此南陽也）

隈入而係輿人

師從隱蔽之處而入許縛輿人若克息而獲其囚俘者

坎血加書

疏既盟之後以牲及餘血并盟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

注如而也陸粲曰如之爲而雖傳記多有此自當依本字罄國語作磬韋昭注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王學林亦云縣樂器之磬蓋罄磬古字通時夏四月今之二月而云野無青草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張洽曰孔子以臧文仲竊位罪爲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從公子遂乞楚師以伐齊哉

祝融鬻熊

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疏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按楚世家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之代立曰熊延正義云譙周古史熊渠卒子熊翔立翔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與史言弑不合宋均注樂緯云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呂祖謙曰夔既祖熊摯其不遠祀祝融與鬻熊正也特其答辭甚忿所以激楚怒而見滅

二十七年貫三人耳

陸粲曰程大昌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聅（敕列切）說文引司馬法小罪聅中罪刵大罪剄子玉蓋用此法如孔氏以耳爲助句則言貫三人者何所貫也

其不能以入矣

入舊解作入敵師邵云所帥者多則驕而必敗以入言全師而歸也○東坡志林蔿賈論子玉不可過三百乘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將以用多爲賢耶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孫武子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張預曰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若楚人圍宋晉伐曹衛楚救之而得免是也

二年欲用之

鍾惺曰于欲用之可矣乎見伯者急欲自見之意齊桓初年屢欲從事于諸侯管仲止之文公初年屢欲用其民子犯止之句踐生聚之後屢欲伐吳范蠡止之皆去其功名自喜之氣然後一舉而功見名立

二十八年稱舍於墓師遷焉

洪邁曰萬事不可執一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稱舍於墓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刦攻齊卽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之齊人望見涕泣遂敗燕晉燕之用計同而成敗異者何耶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則眞爲之以激怒齊人適墮田單之謀耳

乘軒者三百人也

郝敬曰曹蕞爾國舉羣臣不能三百人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盛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二句難解邵寶曰踊躍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三陌葢躍踊之度大約有此○愚謂喪禮有三踊之文踊葢以三爲節躍亦踊也魏犫以喪禮自處示將卽死故文公哀而舍之兩三字當一讀百注訓厲未詳所本葢勉力爲之有解作三百之數者謬也○魏犫以喪禮自處猶季孫意如見荀躒練冠麻衣跣行以示憂戚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王樵曰晉欲戰而齊秦未可與漢追項羽而信越不至此正事機不可忽漢用張良計捐梁楚地許信越使自爲戰正晉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意也于此見先軫之計不惟能致楚又能使齊秦齊秦自欲戰則吾事濟矣當時直趨宋郊逆與之戰而齊秦前郤能保無敗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注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愚按晉世家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歸晉年六十二此注云云與史全不合何也豈他有所據耶抑誤以得士之年爲出亡之年耶

執宛春以怒楚

孫武子怒而撓之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文執宛春以怒楚是也陳禹謨曰武侯以巾幗遺司馬懿魏人以巾幗遺蕭宏（梁宗室）杜伏威以婦人之飾遺陳稜（隋將）皆怒而撓之之術也懿獨托辛毗之制寧蒙恥而師不出葢惟怒不能撓始合牝以靜勝之說

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

[redacted]曰先軫爲晉謀使曹衞告絕於楚張儀爲秦謀

使楚告絕於齊是皆所謂親而離之者愚謂先軫此謀晉之伐曹衛者且以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矣剛而無禮之子玉安得不墮其計中

以亢其讎

注亢猶當也讎謂楚一曰亢節亢宗之亢謂蔽也讎宋也宋爲楚讎而晉蔽之則曲矣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也

退三舍

呂祖謙曰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夫子所以斷之曰譎○愚謂晉文之計誠譎然兵行詭道求勝而已不如是何以一戰而霸乎晉文勝楚之功較之齊桓聲勢甚大左公序次亦極力張皇周衰賴此稍稍吐氣耳

楚師背酅而舍

疏兵法右背山後前阻水澤楚師背酅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名酅其處有險阻也

原田每每

楊慎曰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韻正相叶左傳原田每每又與膴膴通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注盬唼也疏盬之爲唼也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唼汝腦○傳遜曰盬從皿唼從口二字絕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唼訓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注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唼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之柔也子犯雖權辭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蓋楚子伏晉侯于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撲碎之此盬卽詩王事靡盬之盬與易幹蠱之蠱通故正義于襄二十九年傳云盬亦蠱也蠱是蟲之害物故爲不堅固也又曰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知此解而不知所以柔之之義考工記曰角之本蹙于剴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剴腦同注云言角之本近于剴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及是爲埶也始知古人立言之故與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氣粉犀之說于釋子亦卽此義俞琰曰內則云豚去腦左氏注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熟皮必用猪腦欲其柔也昔人食猪腦一具朞年手足軟弱遂成癱瘓方知內則左注之說不誣○潛夫論晉文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

韅靷鞅靽

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疏說文云著掖皮曰韅引軸曰靷頸皮曰鞅繫足曰靽杜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解之○釋名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靷所以引車也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靽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趙汸曰傳見陳蔡不書于經者凡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

劉寅曰胥與楚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兵法所謂向前

爲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僞遁此兵法所謂後卻爲奇也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此與太宗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爲正也但狐毛欒枝設旆以誘楚人之來而霍邑右師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以此不同耳

子人九行成于晉

疏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盟杜云子人卽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寔違君命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按大輅祭祀所乘戎輅兵事所乘二輅各有服大輅之服鷩冕之服也戎輅之服韋弁之服也蓋并輅與服而賜之

出入三覲

邵寶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禮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前驅射而殺之

注衛侯遂驅掩寗子未備○傅遜曰前驅必探衛侯有害叔武意故不待命而殺之然使衛侯果驅之以掩寗

子未備則是承公命殺叔武矣公何枕股而哭又使殺歂犬乎

亡大旆之左旃

注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疏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則旆是旗之尾也今別曰大旆則大旆是旗名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卽此也通帛爲旜乃司常文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傅遜曰杜云大旆旗名繫旐曰旆據傳云大旆則是大將所建之旗不可繫于旐也前于狐毛二旆杜旣云大旗也何于此復曰繫旐乎傳云

大旆之左旃則旃爲旆上之一物杜釋未詳孔氏云此亦干事難明不可强說陳啓源曰小雅白旆央央按巾車華路建大白以卽戎注云大白殷旗鄭氏以爲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蓋詩所云白者旆之色爾雅所云繼旐者旆之形也此大旆卽詩之白旆是大將所建之旗

甯武子爲輔鍼（其廉反）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疏甯武子爲輔輔莊子也以武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邵寶曰輔輔其訟也國君不親坐獄蓋周禮如此坐猶今之跪莊子爲坐則專與于兩造矣士榮爲大士居其官也亦輔之而已非聽之也殺且刖之者猶刑其師傅之意○愚謂此必以晉之獄官莅之傳文不詳耳

甯子職納橐饘焉

注橐衣囊○按橐以盛饘故曰橐饘甯子慮防酖毒故以餽食爲己職不必兼及衣也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疏天子諸侯田獵皆于其封內不越國而取今稱狩于河陽河陽晉地若示譏然假詞稱狩寔非譏也○按古有巡狩之禮王狩而諸侯朝則其名正傳誤以爲田獵之狩故云非其地耳

二十九年秦小子憖

注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後會後于會也○趙汸曰秦伯爵其大夫自當班蔡國大夫下非爲後至成二年秦右大夫說在宋華元陳公孫寧上乃楚人爲之不可據爲例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

凌稚隆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注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北夷所獲介是東夷亦通獸音故聞牛聲而知其情

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注衛侯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疏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如是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又命殺歂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渝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及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公殆無罪矣今晉

侯鴆衛侯而不死亦不討醫。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愚謂**衛侯忌愎而躁。安得無罪。但君臣無獄。咺不當與之論曲直耳。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

孫武子親而離之。**張預曰**善用兵者。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此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伐鄭。燭之武夜縋出。說秦伯退師。此交援相離也。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

傳遜曰文公雖討鄭。非有滅之之志。若以好脅晉。使之釋憾。各解兵而歸。斯善矣。奈何反爲鄭置戍。輕于背向。自啓兵端。卒至怨結不解。豈非始謀之不善哉。

昌歜反（在感）

按說文。歜盛怒氣也。從欠蜀聲。音觸。音義云。在感反。未詳。

三十一年使臧文仲往

趙匡曰使臧文仲往。不合不書。且二十九年執曹伯。不應四年方分其地。**趙汸曰**按上書公子遂如晉。下又書公子遂如晉。亦不應更使一卿。如晉受田。據傳言晉必親其共。是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于策。踐土後。伯主有尋盟討貳之事。經四年無足疑。外傳記之甚詳。

牛卜日曰牲

疏牲與日俱卜之。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晉蒐于清原

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水經注**汾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田作五軍處。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

愚謂齊桓晉文。霸功相埒。然齊伯止一世。而晉子孫代興。嗣霸幾二百年。說者咎桓公多內嬖。立子不以長之之故。此固然矣。吾觀二公得國之始。一則爭之以疾。一則應之以遲。其局量已迥不同。桓之入齊也。中鉤佯死。以誤管仲。赴之惟恐不及。雖剸刃其親弟而不恤也。文公則巽辭秦穆。惠懷之際。坦然待之。直至里㔻發難。內外之望咸歸一人。然後徐起而收其敝。蓋辭之益久。則守之益安。蓄之愈深。則持之愈固。理固如是爾。湯武之興也。皆非汲汲然有取天下之心。故其子孫世享成業。以晉文視湯武。何啻美玉之於碔砆。然其不急於得國。

則庶幾近之矣夫子正譎之評葢止論召陵城濮之戰事而豈以此定二公之優劣耶

庚辰將殯于曲沃

注殯窆棺也疏殯攢置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爲窆棺晉自曲沃兼晉國有舊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按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曲沃路遠故早行耳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

陸粲曰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何由得聞或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辨愚

謂春秋兵謀多用間諜此當以間諜得之耳魏禧云濟西之役戎侵魯而不知者無諜也秦謀襲鄭而晉早知之者間諜也

必有悖心

必有悖戾之心如下滅滑是也

召孟明西乞白乙

注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名字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知也

晉人禦師必于殽

風俗通崤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崤西崤澠池所高

元和志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張頵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與日必先知之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崤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度龐涓日暮必至馬陵是也○按古人用間諜多在險隘之處漢七國反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知將軍將

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阨陿之間亞夫至滎陽果搜得之孟明師經二殽而不知于此置間能無爲晉禽哉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注此道在二殽之間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何休曰其道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然

讀左日鈔卷之三

讀左日鈔卷之四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嘉興　朱彝尊錫鬯
長洲　宋實穎既庭　訂

三十四年秦師輕而無禮

疏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冑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必古有此禮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弦高以犒師詐秦使鄭有備十二牛足當數萬師矣考淮南子弦高後不受鄭伯之賞而逃春秋時一異人也又考呂覽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遠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傳紀弦高而不及奚施何耶

晉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

唐順之曰秦爲西州大國又晉之婚姻也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伺近則其勢不暇于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

與晉師夾泜而軍

孫武子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張預曰我欲逆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楚子上與晉陽處父夾泜水而軍子上退舍欲令晉師渡懼處父半濟而擊之也然卒皆不戰而歸則兩將皆恇怯也○按韓信銚期（銚期見後漢書）皆以背水戰而勝則兵法所禁附水迎客又不必泥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敞曰緩字屬下句杜以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葬于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在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以下事當皆繫文公二年簡編倒錯在此趙汸曰長歷自隱公元年至文元年三十四閏大衍歷三十六閏葢春秋周歷本差後世追算又互有得失杜氏惟據長歷釋經遂以此年十二月所書四事皆爲十一月亦固矣

卒哭而祔

疏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凡諸侯之喪葬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卒哭謂之卒哭者前此哭無時是後惟朝夕哭耳

祔而作主

文二年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疏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于此也

烝嘗禘于廟

其在廟則時祭皆如舊疏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禘祫正是一祭故杜以審禘昭穆謂之曰禘明其更無祫也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于禘者若祫大于禘禘焉得稱大乎○趙汸曰朱子云左氏烝嘗禘于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今按喪不貳事貳則忘哀必無釋喪服而衣祭服之理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必周制則然杜氏遂據爲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

文公

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疏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閏是嫌閏月太近前也杜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于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嫌置閏太近後也杜爲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惟勘經傳上下年月以爲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月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于常歷

履端于始擧正于中歸餘于終

林注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爲歷首 日月之行有遲速必分爲十二月擧中氣以正月 每月各餘一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而爲閏

古者越國而謀

[illegible]謂陳侯恥于衛之受屈使之報伐示強以冀獲免則謀不于近而于遠合古者越國而謀之道凌稚隆曰陳爲衛謀亦曰强爲善以敬事大國可爾乃使報伐以益晉之怒而復執孔達以求成焉謬亦甚矣何貴乎越國而謀哉

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疏桓譚以爲自縊而死其月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劉敞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趙汸曰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聘問之有

二年不登于明堂

疏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從之趙汸曰是

明堂中有祖廟堂可以祖廟訓明堂乎○按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呂祖謙曰狼瞫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于秦師所以彰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晉意實愧軫

書不時也

注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何休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趙汸曰僖公祥練本在元年十二月過兩月始作主以練祭後期也特書作主則祭不以時可知傳不言作練主故杜以過葬十月釋之然非也果如此則自虞後卒哭與祔皆無主凡遲十月神無所依甚非人情當從何氏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注厭猶損也損謂去處父族氏○傅遜曰漢人有厭勝之術考韻書厭臨也此于我公以尊臨卑事理既切而勝之之義亦在其中

晉士縠堪其事也

注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疏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一命之服是知司空非卿○趙汸曰晉司空非卿而書于經者列國尊伯主

命春秋辭從主人見晉卑諸侯傳謂堪其事非也愚按士縠必是晉卿啖氏謂既命之卿例書名不論堪與不堪是也司空或其兼官蓋以卿而下領司空之職耳

躋僖公逆祀也

按公羊穀梁及魯語皆謂逆祀者顛倒其南北昭穆之位孔氏不從其說漢晉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斯不易矣趙子常反祖述公穀魯語而極辨孔說之非何耶辨詳集說

廢六關

注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家

語作罷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祀爰居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宋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爾雅爰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凰莊子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悲憂三日而死

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

趙汸曰書存秦誓如詩錄秦風與修春秋事體不同左氏尊秦蓋當時流俗之論○汪克寬曰穆公雖嘗悔過不能改過何德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來外兵

非君將皆稱人卽前此晉以三國伐許與明年五國伐沈皆不書大夫姓氏是崇何德哉春秋于人之一字其貶與否終無定論朱子謂不當以一字褒貶求聖人之意正此類也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葉夢得曰諸侯娶元妃固有時而左氏以卽位爲節尤見其妄

三年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西郊古城

自茅津濟

括地志茅津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太陽縣也渡河自茅津南渡河也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趙汸曰不以救江累王室故沒王叔不書且明征伐在大夫譏不及王叔也孔氏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

四年爲賦湛露及彤弓

疏諸自賦詩以表己志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頓賦兩篇者其使工人歌樂各以三篇爲斷如享元侯

則歌肆夏樊遏渠兩君相見則歌文王大明緜燕賓客羣臣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魯時樂人歌此二篇不知欲示何意

五年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劉敞曰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

楚子燮滅蓼

按滅六見于經而滅蓼不書蓋有告有不告也一統志六在今壽州蓼在今霍丘縣俱屬鳳陽府

皐陶庭堅

按史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爲皐陶字孔氏疏謂本于鄭玄論語注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卽皐陶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羅泌云六皐陶之後蓼庭堅之後

甯嬴從之

注嬴逆旅大夫○晉語說此事云舍于逆旅甯嬴氏稱邑氏故知大夫

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

注易趙盾爲帥○按趙盾之才本非射姑所及然處父遽易其中軍以與之則專擅極矣于此見其剛而陵人所以不免于禍

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史記秦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愚按三良之死穆公命之故黃鳥詩序不刺康公而刺穆公以其不能革西戎之俗左氏亦罪穆公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也李衛公以徒死責三良東坡亦云然吾未敢信爲定論

趙孟曰立公子雍

愚謂趙盾執國柄以晉之多難而欲立長君此社稷之謀也然非得襄公之命不可襄公賢君也當公臨沒屬太子于盾之時使盾頓首榻前而以公子雍爲請公未必不從卽不從與諸大夫以死爭之可也及公歿而更議立君旣迎雍于秦旋復背之揆之理勢俱不可行靈公雖立能無與盾相猜忌乎異日嗾獒之難所從來遠矣仁山金氏云太子幼立公子雍爲攝主亦先王之法春秋初固有之此亦一說

七年先蔑將下軍

傅遜曰先蔑旣奉命如秦下文云先蔑奔秦則歸晉明矣歸而將下軍乃在國爲國之義旣復奔秦則以不與立靈公故也趙子常疑傳文有誤過矣愚謂春秋通例凡諸國之臣自內奔外者無不書出奔經書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則非自內而出甚明傳言秦送公子雍于晉下又言晉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令狐在今蒲州已入晉地秦送公子雍至此晉潛師敗之二人遂奔秦則是蔑在秦軍中未嘗歸晉也傳言先蔑將下軍者據正義云諸言御戎爲右多屬君步招戎津始以逆雍出軍此擬爲雍之御右也改立靈公御戎猶在職然則蔑之將下軍恐亦是舊職時猶聲言逆雍故仍其

名而以他鄉攝之如悼公時新軍無帥使其什吏率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之類也如此說既不失經義而于傳文亦可通

先人有奪人之心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治亂勇怯皆生于心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彼之心謀可奪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謀也

不書所會後也

按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則是公未嘗不與會但其至比之諸國爲後耳說者多疑傳妄辨詳集說

謂之德禮

按郤缺欲趙孟以德懷衛其引夏書九功意只重歌字耳言所行合宜有德有禮則人皆樂而歌之此與財用之節生民之命何涉杜注可刪

八年歸匡戚之田于衛

按一統志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戚城在開州城北七里春秋時皆衛地相去百五十里此葢晉先且居伐衛時取戚田而并取匡田故今以還衛傳不及匡者史文略爾杜氏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令晉令鄭還衛此大誤也杜以元年衛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

爲卽此匡故云然不知匡地有二孔達侵鄭伐匡此河南之匡注云在潁川新汲縣東北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是也歸匡戚之田于衛乃河北之匡論語子畏于匡是也杜謂匡衛邑中屬鄭既是衛地之匡鄭安能越河而有之耶○一統志匡城一在睢州城西三十里一在長垣縣西南十五里皆云孔子畏匡處按史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之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葢匡與蒲戚至近匡人止孔子必非睢州城西之匡城也古今地名相同者甚多一統志每混載不可不考

復致公壻池之封

注公壻池晉君女壻○按定五年傳吳及楚戰于公壻之谿注公壻楚地名疑公壻池本楚人奔晉因地爲氏者池其名也晉先取衛地封池今仍以歸衛又文十七年傳晉趙穿公壻池爲質于鄭穿乃晉君壻也若如杜解其文當以公壻趙穿及池爲句矣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申鄭地○陸粲曰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爲致之于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于上年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今并還衛立文不明孔

疏強解義終難通〔愚按〕注云今并還循是釋上文公壻池句下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自明故不復言鄭耳後人自誤以二句連讀非杜注有誤

秦人伐晉取武城

〔括地志〕武城一名武平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

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趙匡〕曰大夫二卿之死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皆忠于公而左氏謂之黨何謬耶按周官惟守邦國都鄙及出使有節六卿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啖氏曰傳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誤節義爲符節耳〔愚按〕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此司馬司城以事在官蓋執玉節耳趙說非

九年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趙汸〕曰傳箕鄭先士穀經士穀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此追襚也成風之沒至是五年矣〔按〕禮記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善之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

十一年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注〕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

〔疏〕穀梁傳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魯語所云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杜云蓋長三丈蓋者疑詞〔愚按〕鄋瞞乃長狄國名在諸狄中自爲一種是時狄驅之以侵齊魯適爲得臣所獲于法自不得書下云鄋瞞由是遂亡蓋長狄之種絕而狄之強如故故十三年又出而侵衛也趙子常以鄋瞞爲狄國名而長狄又服屬于鄋瞞詳考上下文便知其謬又按魯語防風氏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曰大人則鄋瞞即防風氏之後是時長狄種絕而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在前長狄爲大人未必其時有之

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

〔疏〕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車之法三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

〔注〕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按〕傳不言穀甥牛父之死注增傳所無穀甥牛父果死賞何獨不及乎即皇父二子死亦應有賞傳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

注欒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百有三歲其兄猶在○陸粲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狄三文皆同按齊惠之二年卽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葢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

十二年不書地尊諸侯也

謂尊以爲諸侯故沒其竊邑之罪此傳大非春秋之義

趙伯循有辨見集說

襄仲辭玉

傳遜曰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葢聘終則還玉禮之常今于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爲好也時晉上夏盟魯事晉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

乃皆出戰交綏

司馬法古者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注曰綏者御車之索古者以綏爲退軍之名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軍退爲綏葢秦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陳禹謨曰兵法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臾駢欲深壘固軍以老秦師知不可進也而趙穿以其屬出臾駢知秦師將退欲薄諸河以敗之知不可退也而趙穿以薄人於險爲無勇縻軍之罪其容逭乎

十二年守桃林之塞

注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潼關疏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境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使西乞聘魯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約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扼塞斷其往來之道也

繞朝贈之以策

注策馬撾○傳遜曰孔疏引服虔云策書策也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亦用服說愚謂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己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

其處者爲劉氏

疏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中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左氏先未顯于世先儒藉此以

求道通故引之以爲證耳

十四年王叛王孫蘇

王應麟曰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此左氏之失也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叛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于其臣乎

請葬弗許

注請以卿禮葬○王錫爵曰請葬請歸葬于魯地非以卿禮葬也觀後傳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按此單伯與莊元年單伯皆魯大夫杜氏以爲周卿士

非也辨見集說

十五年其官皆從之

劉敞曰左氏其官皆從之云云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古典也

魯人以爲敏

陸粲曰華耦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大禮則曷不于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以出矣方親暴其先人之惡于鄰國是言也負販者猶嗤之乃以爲敏乎

諸侯五年再相朝

劉敞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不得于諸侯亦五年一朝也大行人之職曰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爲得中○趙汸曰曹伯文十一年來朝至十五年再來偶合五年之數傳遂以爲古制由未見周禮耳

卞人以告

疏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鄹邑大夫謂之鄹人是也

帷堂而哭

按雜記朝夕哭則不帷聲已怨叔從莒女故不視其喪以帷自蔽于堂而哭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

趙匡曰凡諸侯之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左氏之說非也按扈之盟罪晉故不書諸侯辨見集說

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王海自廬振廩爲襄之中廬而說者以合肥爲廬失之矣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注蚡冒楚武王父疏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武王與杜異○陘即陘山見一卷○蔿賈之謀在出師以弱爲強也師叔之謀在驕敵以強爲弱也皆得兵法之深

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壽子）爲之曰雖亡子猶不亡族

馮時可曰異哉公孫壽逃其難又將賴其寵遠其身又將懷其祿夫君之有官以庇國也非以庇族也且子爲身貳去身之貳而曰以亢吾宗宗可亢乎壽蓋曰吾免於死而無失世官吾庸多矣子於何有嗚呼斯所謂人之無良也夫

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按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公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爲君母則祖母爲君祖母矣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注帥甸郊甸之師疏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師甸者甸地之師當是公邑之大夫也○按左氏載昭公被殺之由多不可信辨詳集說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陸粲曰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以書也○按增韻執留也必非拘執之執

夷與孤之二三臣

疏孤葢鄭伯對晉之辭歸生因卽以言其君也

鹿死不擇音

陸粲曰注以音爲蔭未之前聞疏引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莊子獸死不擇音與此同

鋌而走險

韻會鋌鹿走貌通作鋌引左傳鋌而走險或曰考工記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注箭足入稾中者也此葢言鹿中箭足走險避之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注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王樵曰叔仲惠伯叔牙之孫叔彭生也襄仲之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惠伯爭之不克則死之無愧大臣之義矣獨經不書爲可疑或謂不發襄仲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者謬也時逆臣當國言一出口卽死奚自而發其謀乎胡康侯謂

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亦非也傳曰以君命召之杜氏注君命子惡命也惠伯是時必未知子惡見殺聞君有命安得逆料其詐而弗入乎左氏但言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而其說未詳成十五年公羊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立宣公此可補左氏之闕○愚謂子惡之弒史旣諱之則惠伯

之殺史亦隱之而不書矣非必以畏襄仲之故史既不書夫子亦安得而追筆之耶

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必使大史對者以其知古今典故也眞德秀曰行父歷數莒僕之惡當矣不知襄仲弑適立庶其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而定其位焉是陷身于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何獨于一莒僕不少假借乎或曰行父特托莒僕以刼持宣公耳

在九刑不忘

注九刑之書今亡○按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王應麟曰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豐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謂之渾敦

按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記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惡獸名服虔說已如此杜氏以字義釋之非也

宣公

元年尊夫人也

按遂不書公子乃一事再見之例非尊夫人之謂辨詳集說

皆取賂而還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愚按傳言皆者蒙上文先受宋賂後又受齊賂也杜氏注不及齊于文義有漏況文十七年盟扈傳無取賂之文

宣子驟諫而不入

金履祥曰驟者急也數也趙宣子當國輔幼君不爲之置賢師傅及有過而爭之于口舌之間此宣子之失也況進諫之道有直有微有諷有譎今不能盡其術而徒以強諫求勝其君雖中主猶難堪之況靈公乎其不入宜矣

二年文馬百駟

注畫馬爲文四百匹○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愚謂後世剪馬鬉爲三花五花文馬殆卽此類若云畫馬爲文何足貴乎

華元爲植

注植將主也○按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注植爲部曲將吏故此注云將主謂將領主作監帥者也卽後代將作大匠之將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邵寶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于有令也盍

盾之專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而行大事以爲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

越竟乃免

林注杜氏以爲越竟則君臣義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者紛紛或疑非孔子之言愚按此當言出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也○葉夢得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故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乎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能責之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趙汸曰于此見趙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使穿者欲免穿于討也

爲之田以爲公族

注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

旄車之族

注旄車公行之官○疏公車必建旄謂之旄車

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注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傅遜曰故族非官屬也葢以適子爲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三年鄭及晉平

趙汸曰經于夏書楚人侵鄭則鄭之先從晉可知矣故鄭及晉平不書

鑄鼎象物

史記正義禹鑄九鼎荆山下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略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傅遜曰禹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廉鑄鼎于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開卽啓也

螭魅罔兩

注螭山中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注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說文罔兩山川之精物也○陸粲曰據魯語罔兩與罔象有異杜氏以罔兩爲水神當是誤作罔象解耳

四年公怒欲殺子公

方孝孺曰靈公不與子公之羹非吝也特以子公之笑而言夢爲輕己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此兒女子相謔之恒情爾及子公怏怏染指笑而救之賜之以食可也遽欲殺之則太過矣苟知其中懷不軌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以致殺身豈不愚甚已哉

權不足也

此經權之權䂓十年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棺而逐其族則子家與弒其明豈但權之不足耶辨詳集說○趙汸曰既云懼而從之是與謀矣當從穀梁志同舉重爲義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無罪也

趙汸曰君雖無道豈臣子所當較臣既弒君亦豈有無罪者凡弒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皆從赴告傳不知策書從赴之法而妄爲之辭故謬至此

及鼓跗著于丁寧

疏車上不得置簨簴以懸鼓故爲作跗若殷之楹鼓也

林注跗可以架鼓晉語伐備鐘鼓戰以淳于丁寧丁寧即鉦鄭玄云鉦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

以貫笠轂

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疏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亦是以意而言差于人情爲近耳

五年冬來反馬也

疏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棄示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示與偕老不復歸也○注言示義而不明所以義之之義

趙汸曰士昏禮稱若不親迎則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今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

六年以盈其貫

注貫猶習也○即商罪貫盈之貫杜注非也

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按不與謀者謂不與其始謀耳然此例亦不可拘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按舒蓼之各爲一國者僖三年舒滅于徐文五年蓼滅于楚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蓋羣舒猶云羣蠻通衆舒爲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此傳楚滅舒蓼乃舒之一種耳若舒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羣舒之內注分二國名既非疏又以蓼即楚所滅之蓼亦誤也

禮卜葬先遠日

疏曲禮凡卜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先近日者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

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目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儀少也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陳洙曰此必非聖人之言比干諫而死孔子稱其仁反罪洩冶乎趙汸曰傳以稱國殺大夫爲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以書名爲貶非但不知經旨亦未究史法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注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旣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自厲之後鄭南北兩屬○按六年傳不詳厲役之事蓋有闕文厲地名也

十年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趙汸曰自此至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惠公之世杼尚幼成十九年傳言齊侯使崔杼爲大夫明前此未仕也杼未爲卿故不書名實卿族也故來告書其族如尹氏非王卿士于法不合書其立王子朝亦由世是卿族故史不得不書

某氏之守臣某

注上某氏姓下某名疏姓卽族也禮謂族人爲庶姓

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

疏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玉海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蔿敖也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疏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

讀左日鈔卷之四終

讀左日鈔卷之五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寧都　魏　禧凝叔

無錫　錢肅潤礎日　訂

十二年荆尸而舉

荆尸陳法之名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侵隨方言云孑戟也葢參用戟以爲陳法

夷于九縣

疏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按春秋時多有滅其國而後復封之如陳蔡之類此十一國中或有先滅後封者故止言九耳

先縠佐之

注彘季代林父陸粲曰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縠非彘季也按晉有士魴稱彘季杜或緣此而譌孔疏以季友季路爲比謬矣

右轅左追蓐

注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

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不共卒役所言左右者步卒爲之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分左右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使挾車嚴兵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則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爲臥具故云爲宿備也此在道時則然至於臨戰必各在車之左右也○按詩詁車前曲木上勾衡者謂之輈亦曰轅又周禮車宮轅門注止宿險阻之處當備非常交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杜云挾轅爲戰備恐亦是此意○傳遜曰如注解以車之右左爲用則下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耶且一車之中而凡在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蓐亦太煩擾矣葢古之爲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楚亦分軍爲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爲戰備左軍專追蓐爲宿備前軍專斥堠以慮有無後軍爲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齊一杜以楚止三軍故爲此解獨不覩晉知罃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爲三三不可分而爲五乎

前茅慮無

疏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猝有非常

當預告軍中使知而爲之備也○按杜氏解慮無爲斥候踰伏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皆與軍人爲私號者然此乃假晉制而言不知春秋時如何前茅具二說茅爲旌識近之

百官象物而動

注物猶類也疏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周禮大司馬中秋敎治兵辨旗物之用卽其事也

以務烈所

陸粲曰烈所者功烈之處所也猶民知義所之所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陸粲曰坎爲衆衆聽于一則彊今變爲兌兌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又坎爲川川流則不竭今變爲兌兌澤止水川壅之象也蓋將帥之貴有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己之志故謂之律所云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有不敗乎當讀以如己也故曰律爲句

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陸粲曰夭且不整亦就行師言之說文夭屈也言其軍法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所以凶也杜注非是

惡有所分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只要徇人情當時荀林父爲主帥先縠違命先濟韓厥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縠誅之○按朱子此論甚正但先縠違命如此豈肯應召況春秋時偏將皆命卿無主將專殺之法

改乘轅而北之

按太史公列孫叔敖于循吏吾觀城沂之役使封人慮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知敖之能用衆敖鄗之役南轅反旆繼以伍參之言改乘轅而北之車馳卒奔以乘晉

師大敗之又知敖之善用謀也此眞相才也夫參特嬖人爾一聞其謀卽舍己以從不護前不求勝不妬能所以能光輔楚莊而上與子文比烈也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陸粲曰杜云聽彘子趙同趙括按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縠不仁何嘗及同括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稟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

于民生之不易

注于曰也本爾雅一云吁同歎辭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疏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又不與此相對爲大小○邵寶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今古錯言之不直言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于古也○傅遜曰注云十五乘爲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别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麗耶杜蓋以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與司馬十五乘爲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卽十五乘爲偏之偏故强解之耳愚合下文觀之則廣兵車名楚子卽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爲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五十人爲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爲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簡奥故難通

內官序當其夜

注內官近官序次也疏爲次序以當其夜邵寶曰當夜若今直宿遞持更也與日中之事無與

左射以菆

注左車左菆矢之善者疏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居中央故注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兩馬掉鞅而還

注兩飾也掉正也疏飾無明訓宜是刷刮○兩馬訓飾未詳邵寶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陳啓源曰據疏杜解同服說必有本又釋文兩徐云或作𣓨此决非雙兩之義若解爲掉兩馬之鞅則傳語爲不辭矣

士季帥七覆于敖前

按前云晉師在敖鄗之間杜氏注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蘙薈可以設伏故士會設七覆于此車攻詩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卽此地也

先濟者有賞

魏禧曰方楚之逐斾而薄晉林父以先濟有賞鼓于軍中中下軍爭舟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鞌之戰郤克傷

于矢流血及屨、鼓音不衰、遂大敗齊師、使林父以先濟之賞、賞陷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三軍、下令曰、楚人薄我、我退不得濟、必殲于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先之、如此則士氣必倍、有死無二、吾未見楚之必勝、而晉必敗也、士會郤克僅殿上軍而不敗、況以三軍之衆而不能抗楚乎、

上軍未動

〔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趙汸曰〕據傳、上軍雖未動、下言殿其卒而退、是亦未嘗出陳也、杜以上軍未動得言戰、則言戰爲虛名矣、葢晉人恥以未陳見敗告諸侯、

因下軍從荀首獲連尹襄老、囚公子穀臣、故以戰告也、

屈蕩尸之

〔注〕尸·止也、或曰尸·古本作戶、〔按〕說文戶護也、半門爲戶、有止之義、漢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左氏傳屈蕩戶之、據此、尸爲戶之誤甚明、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疏〕襄十一年、鄭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不獨楚也、此言晉人廣隊、下言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也、此是晉人在軍前載旆之車、

楚人惎之脫扃

〔注〕惎教也、扃車兵闌、〔一曰〕車前橫木、西京賦、車不脫扃、薛綜云、扃所以止旗也、○〔傳遜曰〕兩國交兵、乘敵之困、執俘獻馘、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顧敎之使脫扃乎、敎之脫扃、已不情、馬旋而復教之、不尤甚乎、脫扃拔旆投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必待楚人之教乎、說文云、惎毒也、葢楚人見車墜不能進、卽惎而欲害之、晉人脫扃乃免、馬旋、楚人又欲害之、晉人拔旆投衡乃出、既出而曰吾軍偶敗、非如大國之數奔、葢以戲之、此于事理甚

明、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出鄭人、以爲違禮、若楚人以此敎晉、與狂狡何異、而傳獨無譏乎、〔愚按〕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哀元年傳、惎澆能戒之、杜云、惎毒也、此何獨異訓、傳說甚有理、宜從之、

有山鞠（起弓反）窮乎、

〔按〕說文、营藭香草也、韻會云、营今文作芎、芎藭、江蘺根也、江籬一名蘼蕪、其根療頭痛、寒痺腹痛、左傳鞠窮、卽营藭也、司馬相如賦、营藭菖蒲、○軍中不得正言、故爲隱語、哀十三年傳、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與此相類、

河魚腹疾奈何

〔疏〕叔展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

若爲茅絰哭井則已

〔疏〕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意、令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爲絰、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已身、已叔展自謂也、

晉原縠

〔疏〕按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葢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菜于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于時趙氏有原同、葢分原邑而共食之、

十三年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疏〕清丘晉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惟宋可免責晉衛也、○〔趙汸曰〕晉景公初年、楚方得志于中國、晉是時乃以先縠合諸大夫于清丘而稱同盟、則豈足以敵楚乎、故三國大夫稱人、譏在晉也、傳不知此義、而以不實其言、均責三國、故復爲宋解之、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張洽曰〕越椒將攻王、楚莊尚思子文而復克黃之所、先縠原軫之孫、而滅其族、葢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金履祥曰〕邲之師、晉亦盡知而懲艾、息民修政于國、而布德加禮于諸侯、庶爲可耳、顧汲汲討貳、使彘子主清丘之盟、且楚方加恩于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并宋失之矣、豈非謀之不臧、所以失霸乎、

十四年亦使公子馮聘于晉

〔趙汸曰〕楚子忿晉伐鄭、欲伐宋而無名、故不假道以起怨、其聘于晉亦非好也、以怠晉之救宋也、

投袂而起

〔呂氏春秋〕楚子方削袂、聞之曰、譆、投袂而起、

屨及于窒（直結反）皇

〔疏〕莊十九年、鬻拳葬于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闕門也、此作窒、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按〕孔氏之意、葢以窒皇卽是經皇、然非也、杜氏于經皇云冢前闕、于此云寢門闕、分別甚明、皇卽堂皇之皇、凡門有闕者、皆得名之、窒皇在寢門之內、安得有冢乎、

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寶曰〕寢門之外、遠于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于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劒人進劒、追

而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劒也、車人駕車、追而及于
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葢興師之速如此、

于是有庭實旅百

【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疏】劉炫曰、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所陳、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聘義、不宜言主之禮脩、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

【十五年】築室反耕者

【注】築室於宋、分兵歸國、示無去志、○【孫武子】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來援、則設

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脅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此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而利道之、華元葢用此術、得以自通、○【按】杜氏云云、兵法所謂用間用諜也、然楚之軍政素嚴、子反不應踈脫如是、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闉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闉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爲有理、

子反懼

【邵寶曰】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論者謂華元輕見情實、以爲非純臣、殆非知華元者、

故文反正爲乏

【許愼說文序】蒼頡作書、葢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反正爲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亡滅、乃乏絕之道也、

冬蝝生饑幸之也

【趙汸曰】秋生螽、冬又生蝝、經本爲一歲再生紀異、文偶

與下饑相連、傳通饑釋之、以爲幸之也、注又以爲喜而書之、謬益甚矣、

【十六年】且爲大傅

【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晉爲伯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

子。文子曰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殘之晉侯聞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擧賢而任之使敎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十七年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疏劉炫曰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嫌妾子

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趙汸曰**太子之母弟謂適子也適子之生禮雖降于世子而視庶子則有加矣故世子爲君適子得稱弟此周制也庶子爲君而母弟亦稱弟者時君以同母故優其禮秩使異于他庶子故史亦稱弟此禮之變也

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愚謂此時孟獻子季文子皆賢大夫也歸父欲去三桓亦非善謀姜鳳阿云晉徵斷道之盟魯不得不往既受盟魯又不得不修好此歸父所以如晉也使果欲去三桓仗晉以行事則歸父被逐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乎左

氏云云恐傳聞非實此說得之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大援謂晉也行父不欲事齊故云然○**按**傳文明是行父忌歸父之寵而追治其父襄仲之罪時宣公已沒故昌言于朝而無忌耳

遂逐東門氏

王樵曰行父始與襄仲同謀以成宣公之簒後因歸父欲去三桓又假殺適立庶之說以逐東門氏季氏不臣之跡于此見之矣臧孫許身爲司寇陽怒而不力爭反代爲逐之謂非季孫私黨吾不信也**陸粲曰**許者季氏

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奐怒東門遣陽畢造謀糵逞族陳豹獻佞鬬止誅卒皆以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元年爲齊難故作丘甲

袁黃曰周禮鄕遂之民以五起數一家出一人爲兵萬二千五百家爲鄕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凡七萬五千人都鄙之民以四起數七家出一人爲兵王畿千里六十四萬井出車萬乘萬乘凡七十五萬人大國三

軍千乘準此計之自晉惠公作州兵則二千五百家成一軍而一鄉一軍之法廢矣魯成公作丘甲則一丘十六井出一乘而一甸一乘之法亡矣〇**按**此說丘甲依杜氏注胡氏非之說州兵亦與注疏不合姑存之備考

二年辭請曲縣繁纓以朝

注曲縣軒縣也**鄭氏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于筍簴者軒縣去南面避王也其下有判縣去北面又有特縣縣于東方或階間而已〇**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天子諸侯皆有繁纓之飾鄭氏云樊讀鞶帶之鞶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鞶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

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韓非子郤子之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是重不辜重不辜民之所以起怨也起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也郤子曰以徇不足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桀石以投人

吳澂老子注用兵示弱者謀深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兎敵不及拒斯能勝之矣秦師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崤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于鞌此

恃強不勝之驗也

三周華不注

水經注濟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峰刺天青崖刺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左傳逢丑父使公如華泉取飲即此水也**留青日札**左傳華不注人皆讀入聲誤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作跗得之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此其證也

韓厥俛定其右

注俛俯也車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疏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俛故不覺其易綦母張葢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也

丑父寢于轏中

注轏士車疏轏與棧同周禮士乘棧車○按丑父寢轏中以下是叙戰前一夕事葢丑父臥轏車中擊蛇肱傷及旦而隱匿之仍爲車右故不能推車爲韓厥所及若是戰日方爲齊侯車右安得寢于轏車中耶丑父寢轏之上疑有闕文

丑父使公如華泉取飲

酉陽雜俎華不注泉齊頃公取飲處方員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投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按齊世家云御克舍丑父丑父遂得亡歸齊是時丑父已脫歸齊而齊侯不知故出入晉軍以求之也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愚謂楯所以捍敵者狄卒皆抽戈欲犯齊侯齊侯冐之以楯而復入于衛師衛師不敢犯故齊侯得免也杜氏注欠分明

齊侯使賓媚人

疏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卽國佐也賓媚人未詳是何等名號○按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注云三邑在齊西界可證媚乃齊邑媚人邑大夫時使之接對賓客故云賓媚人耳

盡東其畝

注使壟畝東西行○按晉師至齊必渡河經齊之西境故使齊之耕者遷其壟畝于東留西隅以便晉之驅侵注西字衍文耳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粲曰物土之宜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相土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也杜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非是

五伯之霸也

孫復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持此說○顧炎武曰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杜氏左傳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之五伯也趙岐孟子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春秋之五伯也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謂繼此無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

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于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稱五霸而以齊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勾踐遂報强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然則言春秋五伯者當列勾踐而去宋襄斯得之矣○愚謂論五伯者當以杜預說爲正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是周時止有二伯也宋襄

不成伯秦穆止霸西戎耳楚莊則以夷猾夏而乃與桓文並列哉孟子注所云五霸乃俗儒陋說杜氏注五霸本於應劭風俗通當以此爲定論

公會晉師于上鄍

陳傳良曰傳言四卿要公故不書上卿之會杜云史闕非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按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異于周禮故大夫一命

用蜃炭

疏周禮掌蜃掌共闉壙之蜃鄭注以蜃禦濕也又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劉炫云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

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

列女傳夏姬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卿爭之莫不迷惑失志姚寬曰徵舒弑靈公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十一年至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尚能有孕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時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疏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居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

卿不書匱盟也

陳傳良曰傳釋六國之大夫皆書人以其從楚也○按匱乏也于文反正爲乏

未有職司于王室

林注鞏朔爲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按大國三卿其二卿命于天子觀此語則當時周禮尚未全廢

三年次國之上大夫至下當其下大夫

永嘉徐氏曰此臧宣叔之言、禮記王制剌取爲說、蓋春秋時士大夫、以爲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藉口周制如此、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于是垂隴之會、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縠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棐林之師、以四國之君、令晉大夫而敵齊侯、溴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于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國雖有大小、君臣之分、豈可紊哉、左氏所言、乃當時之失、周初班爵五等必不然、

君爲婦人之笑辱也

宣十七年傳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先歸、謀伐齊、注克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傳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

五年山有朽壤而崩

壤國語作壞、按壤壞二文相近、故有譌、然說文釋崩、亦曰山壞也、

六年說欲襲衛伯宗曰不可

葉夢得曰傳文與經絕不類、晉伯宗爲主帥、不應不見于經、且夏陽說合衛師侵宋、而反欲侵衛、亦首尾自相戾、合依經文、

沃饒而近盬

注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說文盬河東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鹽雖是鹽、獨此池之鹽名爲盬也、周禮作苦鹽、直用不湅治散鹽鬻之、

其惡易覯

傳遜曰惡卽下汾澮以流其惡之惡、杜以爲疾疢、字同訓異何也、據獻子言沉溺重膇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其疾易成、又按爾雅訓覯爲見、其惡易見、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民愁則墊隘

陸粲曰墊隘、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此正訓也、或疑此傳文有誤、當作易覯則墊隘、墊隘則民愁、于文理爲順、

近寶公室乃貧

林注國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貧富不等、富者不可增稅、貧者易致流亡、公室所由以貧也、○按林解最明、盤庚去耿遷殷、不取沃饒之利、亦此意、

以申息之師救蔡

一統志今汝寧府信陽縣、古申伯國、唐爲申州、春秋時爲息侯國○林之奇曰楚以申息爲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

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八年、敗城濮、曰其若申息之老何、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其後囊瓦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爲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時、南陽爲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恒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

武子曰善鈞從衆

陳禹謨曰夫人三爲衆固也、如以常情論、莫衆于八人、而三人爲少、不欲戰者三人、而惟是之從、不幾違衆乎、不知此正其善從衆也、蘇子曰、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欲言、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武子得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戰者惟范文子、而郤至不能從、卒以貽其內憂、彼蓋知從衆而不知從善也、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注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邵寶曰言一卒必曰以兩者、謂乘車之卒也、巫臣以車卒百人適吳、故曰兩之一卒、于其中舍二十五人于吳、偏偏法也、兩之一、一兩也、○傅遜曰如杜解則卒大于兩、傳當言卒之一兩、不當言兩之一卒也、下偏兩之一、傳當言偏兩皆一、不當言偏兩之一矣、今順文觀之、則所云兩者、卽車也、漢書注、輪轅兩兩而耦、故曰兩、詩所云百兩、孟子所云三百兩、非指二十五人爲兩也、楚廣之制、車用百人、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爲偏、每偏有二兩、共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若泥司馬法之偏兩、便難解矣、

○孔氏疑傳文有誤、今從傳說文義似順、而于二十五人爲兩之解亦可通、

教吳乘車

玉海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制、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云、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吳利舟檝非得車騎之用不可通於上國巫臣以此
强吳卒亦亦此喪吳
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
林之奇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伐巢伐徐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吳得入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于入淮
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宫
注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朔盾之子也疏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按傳趙衰嫡妻是晉文公女若朔妻

成公姊則亦文公女父之從母不可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屠岸賈有寵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成二年傳鞌之戰欒書將下軍則于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至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是時晉君明諸臣强無容有屠岸賈輙厠其間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氏違背馬遷妄說不可信也○愚考左傳原

屏之殺實莊姬爲之非由屠岸賈也且莊姬畜子武于公宫則武無亡匿之事矣莊姬旣畜武而朔客程嬰又持其子匿山中將有二趙武乎只此一端史記之謬顯然若夫莊姬之非成公姊趙朔之不與同括偕死孔氏疏已辨之矣又考趙武朔之子也趙朔之死經傳不載史記晉景公三年屠岸賈追討趙盾弑君之罪攻趙氏于下宫殺朔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宫此當是實傳云武從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乃追序殺朔時事不在討同括時也不然莊姬譖殺同括與朔何與而乃誅及其子乎○王樵曰據左傳則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

則趙氏之禍由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合余嘗深考之則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也觀鄭人追討歸生弑君之罪斲其棺而滅其族則屠岸賈之事安可謂無乎崔杼弑君崔慶黨之滅崔慶之族者盧蒲嫳及莊公之嬖人盧蒲癸王何也屠岸賈亦猶是矣但史記謂同括及嬰同見殺于下宫之難則傳聞之訛耳至于趙武畜于公宫則左氏史記脗合葢朔死于下宫之難盾之系幾絶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專趙氏之政嬰通莊姬同括因而逐之然中心未必不出于爭權故內則莊姬怨之而行其譖外則欒郤成之而

爲之徵趙武之匿始則虞屠岸賈之害終則以武之尚存必非原屏利故從姬氏畜于公宮及原屏旣死韓厥始言于公而立之事之本末如此

唯或思或縱也

陸粲曰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不設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

勇夫重閉況國乎

按巫臣之爲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不戒折而入于楚也觀明年楚遂入莒可見

九年稱太子抑無私也

疏稱太子少小之事以明己之至誠無所私也

十年居肓之上膏之下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杜注本賈逵之說傳遜曰考素問刺禁論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楊上善曰心下鬲上爲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愚謂鬲者隔也自鬲以上皆心肺潔淸之屬自鬲以下皆腸胃汙濁之屬故晉人言酒有鬲上鬲下之分是心在上鬲在下固已而心下有微脂爲膏鬲上有薄膜爲肓素問痺論云熏于肓膜注云肓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此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者二豎居膏肓之上下則于腑臟略無所係爲至虛之處非經絡所關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今韻書釋肓皆云心上鬲下其謬甚矣

饋人爲之

爲之注疏讀如字言治麥食也

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按此外弟外妹是謂出母之子女先嫁管于奚所生者與舅之子曰外兄弟不同○氏族考魯惠公之子尾字施父其孫以爲氏又有少施氏愚按禮記有少施氏孟子有孟施舍即此施氏也趙岐孟子注孟姓施發語辭本誤而集注因之失之未考也

十二年盟于宋西門之外

按此傳與經不合疑傳文有誤劉原父王方麓已辨之詳集說

金奏作於下

金奏肆夏本天子享元侯之樂而又作之于地下無禮甚矣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注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諸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陸粲曰所引二詩分屬治亂上文云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爲腹心股肱爪牙即繼

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爲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毋與前指異乎○愚謂杜此注全與引詩意相反恐是下文天下有道三句注語誤置之此耳○疏晉楚世爲仇敵嘗有相害之心故卻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以答一矢相加遺之語

十三年殄滅我費滑

注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括地志緱氏故城古費城在緱氏縣東南二十五里卽滑國○顧炎武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成十三年殄滅我費滑注云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襄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秦滅滑後遂屬鄭耳其一僖元年賜季友汶陽田及費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按隱元年已有費伯字庈父豈卽此費後以之封季友歟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

注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粲曰經傳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氏云未必晉于白狄別無昏姻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注不更秦爵疏此傳有不更汝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商君盡新作也○按秦爵二十等四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見漢書春秋之時秦楚皆不從周制故官名與諸國不同

十四年先君宗卿之嗣也

疏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

春秋之稱微而顯

只言春秋之善所以可稱者云耳非杜氏權衡之說

讀左日鈔卷之五終

讀左日鈔卷之六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華陰　王弘撰無異
休寧　汪文楨周士　訂

十五年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趙汸曰凡稱人執者史策之恒辭稱君執者經變文與伯主以討賊之義也傳例不知篡奪之罪重于虐民

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

按曹伯殺太子自立乃罪之大者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正天討所加獨是戚之會曹伯在列則當時已赦之矣赦之而又執之所以國人屢爲之請于臧辭位逃宋全是爲曹伯地子臧立則曹伯不得歸國矣假令晉執在先曹伯不與于會其時卽使子臧承王命而爲君子臧雖守節亦安能不立哉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趙汸曰華元出入皆挾晉爲重魚石所以止華元實畏晉耳

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按華元先自罪出奔欲挾晉以制桓族也魚石追之許討亂而後反使桓族不能怨已也及五大夫出奔又僞自止之既不從遂閉門拒之節節見華元機智出人是定亂妙手但魚石既請討蕩澤何事又出奔疑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耳辨詳集說

伯州犁奔楚

注伯宗子○王應麟曰晉語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寔送州犁于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于傳故表而出之又曰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于諂諛故以朱游爲狂晉士習于曠達故以卞壺爲鄙

十六年敗諸汋陂

按注汋陂宋地或以爲卽鄧艾芍陂屯之地在今壽州然春秋時恐屬楚境宋不應敗鄭于此更詳之

詳以事神

傅遜曰正義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獲其祥愚謂詳者愼也詳愼乃所以事神也如李說于文未順

致死以補其闕

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乏杜云戰死者非

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

愚謂范文子外懼之說誠有遠見但此說當堅持于未濟河之前既遇楚師則不可中止使晉師先却而楚以乘廣全力蹙之于河能無蹈邲之覆轍乎

楚晨壓晉軍而陳

晉尚未陳楚陳偪之晉不得出故范宣子欲陳軍中欒武子欲堅壘而待

塞井夷竈

林注軍屯必鑿井結竈以自給今爲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爲戰地劉寅曰塞井夷竈

卽項羽沈船破甑持三日糧之意欲專一士心奮勇而戰

虔卜于先君

按邲之戰楚爲先君宮告成事鄢陵之戰晉虔卜于先君可證古者出師必載遷廟之主以行

皆曰國士在

注晉侯左右皆憚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邵寶曰皆曰二字卽蒙上伯州犂苗賁皇言之二人各以本國之情告故州犂則以賁皇爲國士賁皇則以州犂爲國士

愚按此服虔說也較杜氏爲順或疑賁皇旣言不可當何故下復有必大敗之之說然先稱其強後乃爲晉侯畫策此亦何不可通耶

射其元王中厥目

注離爲諸侯又爲日疏離爲諸侯者禮器大明生于東君西酌犧象鄭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陸粲曰注不解札義按太玄曰比札爲甲考工記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爲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簿者甲之革緣如之

有韎韋之跗注

詩注韎茅蒐染也茅蒐今茜草賈逵云一染曰韎跗注戎服自要以下注于脚跗

諜輅（五嫁反）之

疏諜所以間敵者輕兵覘敵亦謂之諜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時石首御鄭伯在君側者敗則君亦敗矣故曰敗者壹大唐苟爲車右稍遠君矣故曰我不如子蓋言分當死也

若之何憂猶未弭

傳遜曰憂猶未弭、謂君薨太子弑、杜舍之而以將從子臧爲言、謬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注僑如于是遂作亂、豹因奔齊。○傳遜曰昭四年傳云、穆子去叔孫氏、宿庚宗、婦人私爲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子豎牛、又云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實先在齊、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豹此時從齊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白國佐、爲魯請逆、正義強欲宗杜、乃云豹旣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使之、魯人豈更無可使者、而必使他國之人耶、愚謂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必聞于國、故聲伯使之、且豹必在齊數年、而後豎牛爲奉雉、又娶國氏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間事、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之使晉、不復命而奔齊、則爲罪大矣、果因使而奔、傳何以不言、服虔之說得之、

食使者而後食

注使者、豹之介、疏時豹以僑如之難、因逆晉師遂奔齊、故惟介反命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按豹先時在齊、故僑如奔齊之後、卽召豹歸魯、立爲叔孫之後、杜以召豹爲言其終、恐不然、

十七年使其祝宗祈死

邵寶曰膏肓以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然范文子祈死而死、叔孫昭子祈死而亦死、豈冥冥者寔有以聽之耶、抑適當其數盡之時耶、

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穆文熙曰欒書之譖郤至、其機甚深、豈惟厲公、中主亦必惑之、然鄢陵之役、方戰而受敵遺弓、亦至有以招之耳、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陸粲曰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鮑子雖亡足、不爲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曰無自立辟、鮑牽刖、曰知不如葵、立論若此、爲善者懼矣、蓋周之衰、士不聞義、而以苟容爲賢、又藉口于當時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豈可以訓後世耶、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注晉襄公之孫惠伯談、晉自驪姬之譖、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

抽戈結衽而僞訟者

注衽裳際僞爲淸沸魋訟○長魚矯以戈藏于裳際僞與淸沸魋訴曲直于郤氏者出郤氏之不意而殺之舊注未分明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韋昭曰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與弑君

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士士官也士官掌刑故使殺國佐○疏夫人宮有朝羣妾之處葢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師逃于夫人之宮

按注云伏兵內宮恐不勝此誰之兵耶國佐自外庭而入必無伏兵之理若以爲齊侯恐不勝而伏兵則國佐旣誅矣師又何逃焉愚謂國佐自盟徐關之後不臣之形已著其入內朝也齊侯葢以計誘之佐心懷疑懼必挾其徒衆而入華免揮戈其衆遂蒼黃駭散逃于夫人之宮此亦事理所宜有以爲伏兵殆不然矣

右行辛爲司空

疏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彼云屠擊將右行辛卽屠擊之子孫也

魏絳爲司空

疏世族譜魏顆魏絳俱魏犨子顆別爲令狐氏絳爲魏氏葢顆長而庶絳幼而適也

以塞夷庚

按夷庚正義云平道也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善注夷常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巨海爲夷庚皆非

書順也

十二公中薨葬皆得其正者惟成公成公葢賢君也于其處穆姜安季孟逐僑如見之

襄公

元年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注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按杜此語不可信疏亦疑之傳云以鄫之師則魯師在內矣

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

趙汸曰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于是以朝聘爲禮葢無足辨杜云未赴胡云已赴皆其末爾

二年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

疏子駟爲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爲攝君葢鄭介晉楚

之間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

宮命未改

疏言建宮命臣、悉皆未改、不可卽違先君。○陸粲曰宮命、猶言公命耳、疏解非。

請城虎牢以偪鄭

王應麟曰齊晉之覇、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葢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持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楚漢爭之、在德不在險、信夫。

三年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

疏賈逵謂組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裹、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裹、卑者所服、按甲貴牢固、二說皆不愜、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不言甲、必非甲名、故以爲練袍被于身上、雖並無明證、要爲近之。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按是役也、傳言楚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一統志衡山在今湖州府城南一十八里、卽橫山、楚何以越長江之險、深入吳地至此、葢子重以鄢陵之敗、勢稍不振、懼吳之合於中國也、故先威吳以制之、不知千里趨利、必蹶上將軍、固兵法之所忌也、吳人要其歸路、鄧廖就禽、此可爲越險輕進之戒。

晉欲修吳好爲合諸侯

凌稚隆曰晉人以楚強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數反于其內、以分楚勢、深得事機、嗣後漢高帝令彭越數反梁地、爲項王害、其謀葢本此。

對曰赤也可

大戴禮孔子云、國家有道、言足以興國家、無道、默足以容、葢銅鞮伯華之所行、觀于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

不盡其樂、葢介山子然之所行也、說苑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按羊舌赤之賢如此、而其事不甚著于春秋、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

按三夏、周禮謂之肆夏韶夏納夏、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爲一夏而有二名、周禮注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劉炫曰杜解未甚當、上言文王之三、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

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
陸子餘以劉說爲然、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注元侯牧伯、疏元長也、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爲方伯也、

季孫曰略

傳遜曰杜云不以道取爲略、此謬解也、姒氏襄妾母、文子之意、以妾不可僭適、故曰略、蓋謂簡略其禮也、匠慶以爲小君之喪（云云）文子不敢拒之、故以夫人之禮書

薨夫子亦因之而不改耳、

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陸粲曰定姒非守適也、季文子不欲成之爲夫人、不得已於匠慶之諫、而猶欲簡於禮焉、故請木而微應之曰略、用蒲圃之檟而禁之、則嫌於爲已也、故不禦季孫之志如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已過乎、

伯明后寒棄之

疏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

靡奔有鬲氏

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眞文忠公辨之云、靡忠于王室如此、攷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靦顔事讐者哉、○愚按哀元年傳羿旣篡夏相奔二斟、浞用師伐二斟以滅相、靡是時不知何事、此傳云、家衆殺羿、靡方奔有鬲、豈靡前此嘗自相而往事羿耶、或以羿好田姑事焉而乘其釁以圖之耶、不可臆斷、存疑可也、○魏禧曰據傳文、夏故臣靡事羿、迨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與少康、按羿逐后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爲夏臣、非幼弱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靡當年百歲矣、上古雖氣運敦龐、然年百歲者亦少、靡身事賊臣三

十年、羿敗而後竄伏草土、又四十年、靡固有老謀、獨不念上壽難倖得、此七十年間、脫令先少康死、則萬世後、當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然靡且安然爲之、何耶、哀元年傳說少康之興、不及臣靡、恐此傳所云未實、

以滅浞而立少康

注少康夏后相之子、疏傳言羿代夏政、又言在帝夷羿、羿必自立爲天子矣、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能誘殪、方能滅浞

而立少康計少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愚謂晉悼公英武人也其好田豈淫于原獸者之比不過爲諸戎薦居欲一舉滅之所以不忘武事耳魏絳先有和戎一策在其胸中恐遽陳吾說未必迎刃而解故以后羿遊田之戒及辛甲虞人之箴層次引入悼公遂恍然悟到和戎然後以五利之說進此納諫英主之法也

戎狄荐居

疏釋言謂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卽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也服說是**陸粲曰**今按古字荐薦也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

國人逆喪者皆髽（側瓜反）

疏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用鄭衆說言麻髮合結當麻與髮相半結之檀弓魯婦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裘古叶渠之切駘釋文徒來反叶音當讀怡

五年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劉敞曰傳言壬夫貪則共王殺之當矣何謂不刑解經若此取舍安從哉○**傅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葢楚親疎參用而執政者皆其公族一有僨事旋卽誅死無少貸與晉齊魯諸國殊異所以强大累世而威權略無下移後之用人者可以監矣

六年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

陸粲曰謂不堪司武之任杜注云不足以勝敵非

子罕善之如初

按注云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服虔云子蕩之罪大矣子罕初逐之以正國法及子蕩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爲茹柔吐剛非所以守法也此論較杜爲優

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按此謂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在孟春周爲三月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衡而委蛇必折

按衡古橫字橫者不順道也言以橫道而爲委蛇其人必將毀折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

按鄭世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與傳略同、而經不言弑、下又書葬、王方麓云、此與楚子麇書卒、楚公子比書弑之類、皆當闕疑、辨詳集說、

九年備水器

注盆罃之屬、○周禮凌人春始治罃（音咸去聲）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疏周禮有遂大夫、五縣爲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鄭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郊內屬鄉、郊外屬遂、華臣言具

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供救火百役、卽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惟救火、若郊保之民、旣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使樂遄庀刑器

注刑器刑書、疏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或書之于板、號爲刑器耳、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注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也、疏周禮鄉大夫屬司徒、此鄉正言二師命之者、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也、宋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

正法、宋置六卿、況四鄉乎、

或食于心、或食于咮（竹又反）以出內（音納）火

疏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玄曰、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

林注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納火、○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咮、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于火之分野、使掌出納之政令、非如注謂死而配食也、下云以出納火、則不在旣死之後、又下云火正閼伯居商丘、甚明、

咮爲鶉火、心爲大火

疏春秋緯文耀鉤曰、咮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陽猶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咮星爲火之候、故于十二次、咮爲鶉火、釋天云、大辰房火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九月則伏在日下、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疏周易之爻、惟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蓍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

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竝亡、不知寔然與否、賈鄭諸儒相傳爲此說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語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〇林注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二得八不變、此朱文公之說。

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疏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言、

斬行栗

疏行道也、行栗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

三分四軍

分四軍爲三部、杜用鄭衆說也、更休迭出、以逸待勞、此制人於不戰者、子胥用此法、楚於是乎始病

大夫門子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文選注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啖助曰左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王樵曰荀罃欲分兵以敝楚、後來三駕、卽用此策也、左氏于乃盟而還之下、又記晉人不得志于鄭、十二月癸亥復伐之門其三門、杜氏不悟其誤、因云、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與前注自相戾。

閏月戊寅

按閏月二字、宜依杜氏作門五日、蓋後人傳寫誤合門五爲閏、又誤轉日爲月耳。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趙汸曰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季武子不能以公固辭、皆非禮、晉平溴粱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喪廢禮、其來遠矣、孔氏謂傳皆無譏、則卒哭後得宴樂、何其謬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一終猶今俗語一匝也、疏知是歲星者、歷書木星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

以先君之祧處之

疏天子有二祧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也諸侯五廟則祧始祖是亦廟也○傳遜曰魏鶴山云祧取廟外之兆域爲義此說是也周禮守祧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爾雅地謂之黝墻謂之堊非兆域而何愚按祭法遠廟爲祧固然魏說亦有據故存之

口血未乾而背之

疏凡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于口定八年傳涉佗挼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傳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

輸積聚以貸

傳遜曰此委輸之輸杜訓盡也非

十年會吳子壽夢也

注壽夢吳子乘疏十二年吳子乘卒則乘是名也

城小而固

孫武子城有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爲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偪陽城小而固苟豁謂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疏縣門者編板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服虔云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按林注云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城之士與疏解不同然非也據襄二十六年傳楚子伐鄭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汜而歸時鄭以子產之言不禦寇則發縣門而獲九人者乃楚師也林亦主鄭人言與此同失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林注狄虒彌左手執車輪蒙甲之楯右手自拔一戟以當一隊之軍戟長一丈六尺每隊百人

親受矢石

疏服虔謂古者以石爲箭鏃引國語楛矢石砮爲證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周禮職金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鎗雷之屬雷卽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下礧成雷榛殘木碎是也

請以桑林

注桑林殷樂名疏經典言殷樂爲大濩此復云桑林者

益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人之大武、象武也、或曰湯禱桑林而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疏明堂位、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惟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爲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賓得同之、敬隣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劉炫曰、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于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既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

納諸霍人禮也

注霍晉邑、疏知霍人爲霍邑者、漢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疏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也、

牲用備具

按書微子、犧牷牲用、孔傳云、器實曰用、觀此傳文、牲用

明爲二事、杜獨言犧牲、誤、

騂旄之盟

陸粲曰、騂赤牛、旄旄牛也、爾雅有犣牛、郭注旄牛也、

其能來東底乎

按說文底下也、東底猶後漢馮異傳所云崤底、杜訓底爲至、于此難通

十一年各征其軍

注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疏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家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

三子各毀其乘

疏往時民皆屬公、國有二軍、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

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疏役謂共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今之租調也、○孫琮曰、陳氏謀齊、以家量貸、以公量收、誘其民使歸己、季氏專魯、入者無征、不入倍征、驅其民使去公、奸人竊國、權術大略相類、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邵寶曰于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盡爲臣則子弟父兄皆歸巳矣○愚按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一家之中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而又于其中課取子弟之一分半以歸公也彼傳順序此傳倒言之邵解非是

司愼司盟

疏司愼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redacted]曰夫子嘗言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樂之雅鄭不別於詩而別於聲其聲中正和平則雅姚冶輕儇則鄭鄭聲靡靡當時尚之如師筏師慧師悝師觸師蠲之徒鄭人往往以之賂列國夫子懼其聲之曼衍蕩人心志而不自知也故復著之戒曰放鄭聲晉悼八年之中九合諸侯霸功之盛莫比焉鄭會蕭魚始以師悝等爲賂斯其所奏豈非所謂靡靡而蕩人心志者耶悼公自此霸業少衰會吳伐秦皆不自行至戚之會反爲孫氏謀定衛亂或鄭聲之潛移其心志歟魏絳辭金石之樂而規

以願思其終有以也夫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

疏廣車横陳之車軘車屯守之車射禮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淳爲耦也廣軘車相耦凡十五乘

歌鐘二肆

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疏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此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無磬不得成肆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疏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

年會邢丘九年盟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也○按齊桓九合諸侯其數不止于九故論語集註定作糾晉悼恰有九會晉語以爲七合蓋不數救陳與戍鄭也

藏在盟府

注司盟之府疏司盟見周禮司盟之府掌藏功勛典策故有賞功之制

十二年臨于周廟禮也

注周廟文王廟也○愚按趙伯循謂魯無文王廟猶周禘無帝嚳廟只是臨禘時設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周

廟杜預以爲文王廟與趙說不同據傳文周廟與周公之廟別言之則周廟爲文王廟矣鄭祖厲王立所出文王廟知魯亦立文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而魯鄭衛皆立文王廟此後世之失也○劉敞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立公廟左氏謂之禮豈不誤哉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祖廟同宗于禰廟及姑姊妹

疏釋親父之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蓋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

十三年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注告廟飲至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卽書至悉闕乃不書○趙汸曰當時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爲勞績衰世之意也書勞卽是書至杜說非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

疏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軍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周禮夏官軍制不言什人有長此云什吏者晉人爲軍則然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

言鄭使良霄如楚期楚來救以退諸侯之師也今既不能而遣之歸其君與大夫必以奉使無狀廢棄之良霄因此怨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愈于久執之乎舊解都不明白

十四年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賜我南鄙之田

疏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此言秦人逐之惠公與田

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主專責晉故指言晉耳

子叔齊子

注齊子叔老字也○陸粲曰叔老公子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爲字齊是謚也愚謂父名不可爲字獨可爲謚乎當是二名不偏諱耳

秦人毒涇上流

孫武子無迎水流張預曰軍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㳂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

于上流春秋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是也

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

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疏鄄人爲公執公徒之散走者○劉用熙曰公雖居鄄鄄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愚謂公必不安于鄄故復居郲詳當時事勢劉說得之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疏鄭玄云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

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按釋文云乏祀本或作之誤也又說苑引此傳文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或曰古字生性通用豈此乃生字之誤歟

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愚謂晉自悼公之後霸業衰矣實始于齊人之貳晉楚之爭衛也齊秦時偪強其間爲晉霸梗秦在西陲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加兵魯衛而邾莒助之爲魯患尤甚士匄乃以一羽旄啓其貳罪可勝道哉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疏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當書荀偃在前○傅（遜）曰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列之于諸臣之上不使夷之于諸大夫也按此說于義無取當以陳止齋後傳爲正陳義見集說

讀左日鈔卷之六終

讀左日鈔卷之七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富平　李因篤子德

海鹽　彭孫遹駿孫　訂

十七年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

王應麟曰左氏載子罕分謗之事檀弓亦稱之蓋賢大夫也戰國策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韓非乃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亦云然攷左傳與宋世家並無劫君之說則非斯所云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未詳

苴絰帶杖

疏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當卽絞帶絞帶弓繩帶也

唯卿爲大夫

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注上大夫曰卿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林注言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惟卿得用大夫之禮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邵寶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衰饘粥自天子達今以卿大夫有異禮何居斯蓋起于周之衰也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晏子不斥時失禮而曰惟卿爲大夫此巽辭以辟咎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注防有門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趙汸曰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于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圍齊之事爾杜注非

不能戰莫如守險

孫武子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梅堯臣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其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弗從也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于人

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按魯莒在齊東兵自東道入齊則腹背受敵此詭言以疑齊人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斾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斾先輿曳柴而從之

司馬法凡陳行惟疏劉寅曰凡布陳行列欲疏疏則便擊戰○僞以衣服爲人形建斾先驅又使衆人曳柴從車後揚塵皆張吾之勢以示有餘兵法所謂疑也○魏

禧曰善用兵者能使戰不戰之權在我而不在敵是故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能使之戰者城濮之役是也我不欲戰敵欲戰而能使之不戰者平陰之役是也何以知平陰之不欲戰也楚子伐隨伯比請毀軍納少師晉得叅謀必殺之絳市今晉將戰而先洩魯莒之謀故示兵車之衆吾以知晉之不欲戰也其不欲戰者何齊地大兵強耑務力以勝之未必可勝況靈公叛晉伐魯好勇而輕此可以詐謀虛聲撼也夫攻人者攻其所必救破人者必破其所恃魯莒自東而入旣脅以必救之勢而齊靈所恃者兵之衆吾卽以衆懾之于是齊師果遁晉人乘勢攻略不敢發一矢相向向使晉急于一戰戰未必得志卽勝未必若此甚也葢兵無定勢而謀無必行顧其敵何如耳雖然使齊靈從夙沙衛守險之言固軍高壘以老諸侯之卒役久食匱必懈而還師吾奮銳以邀擊之晉其能果不敗乎嗚呼此又用謀之難也○愚按平陰之師與鞌戰憤兵不同荀偃本無戰情特因梗陽巫言欲有事東方以免死故純用虛聲恐喝齊靈輕率自脫歸爾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傅遜曰前衛以防門不足爲險則其所謂險者必是形

勝要害之地此戰敗而奔乃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乎隧與防門皆在平陰之境皆非險也注應刪

皆衿（其鴆反）甲面縛

陸粲曰衿結也通作紟言皆不解甲反縛之惟露其面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疏律呂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凉兌風閶闔八方風别先有音曲師曠以律呂歌之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非杜義也○周禮疏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虔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羅泌曰以聲召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於以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而敵情之勝負悉未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推紂之必敗（事見周禮注）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張獻翼曰古者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葢古人出師必吹律律和則知士卒同心猶軍中風角鳥占周禮注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強角則軍擾多

變宮則軍和、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天道多在西北

疏歲星右行於天、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十九年 諸子仲子戎子

傳遜曰管子、中婦諸子、注云、諸子、內官之號、又哀九年傳諸子鬻姒與此同、杜云諸妾姓子者、解此猶可、于他處難通、

殖綽工僂（力侯反） 會夜縋納師

殖綽齊勇士也、（見十八年）因高唐無備、潛會城上、夜從城上懸繩以納齊師、

二十年 言不與民同欲也

趙汸曰傳序公子燮事、若能諒其心者、猶以不同民欲罪之、則以書國討爲必有罪也、凡傳序事實而斷義非往往類此、

賦棠棣之七章以卒

卒卒章、自七章以至于八章也、古人分章與今同、

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陸粲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爲喜之道奈何、承父命知其不可、則曷稽首而辭曰、爲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將以掩之、祗益彰焉、夫忠而不貳、臣之職也、事是君矣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用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於兩君、將朝夕從主、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不血食、而主之餒於何有、如是而其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妾、屈建之去芰者、其可也、矧喜之事、尤有大於二子者耶、

二十一年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疏公姑姊、杜云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于時成公已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若在、年已七十餘、何得有姊堪嫁而妻之、杜說不誤、○愚按列女傳、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則此姑姊、是父之姊也、果爲成公姊、必無堪嫁之理、邵文莊云、或魯之宗女、于成公爲姊者、故臧武仲云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此亦一說、

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凌稚隆曰以臣叛君、竊其邑而奔他國、有國者所共惡、魯既不能絕之以大義、又妻之以姬氏、春秋大書于策、深罪魯也、而左氏曰重地、失經義矣。

莊公爲勇爵

陸粲曰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杜氏注云、爵位非也。

令倍其賦

注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疏鄭玄說周禮賞地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于臣、然則諸侯之臣受采邑者、亦當三分其一而歸于公、此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見于嘗酎與執燔焉

傳遜曰漢紀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八月嘗酎、令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此云見于嘗酎與執膰焉、知古有嘗酎祭之禮、而漢因之。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注四時祀以羊、三年盛祭以羊豕、疏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時祭之禮也、時祭用少牢、令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以少牢、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記言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是也。

二十二年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于其君而逃之、如有罪而君殺之、不可云棄父事讐也、舜殛伯鯀、禹不爲之臣乎。○陸粲曰論者謂棄疾處臣子之不幸、其死有足矜者、信乎、曰否、夫孝子之心、見微知著、子南之不善、通國患之、棄疾不察耶、萌芽之時、從容諷諭、能致其悛改、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洩命重刑、則亦流涕沫血、力言於父以內外怨疾、危若朝露、使釋位遂逃、遠託異國、可也、否則泥首銜劍、自拘司敗、而冀王之見哀焉、庶幾禍有豸乎、其或父不見聽、則以死繼之、萬一能感父衷而

紓王怒、若史鰌之屍諫者、亦不爲徒棄其生矣、既倚違隱忍、以陷親于大僇、然後死之、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讐、不知君之不可讐也、始禍其父、而終懟其君、自經溝瀆、忠孝兩隳、吾無所取焉爾、曰前此雍姬之事、亦猶棄疾也、君子論之則何如、曰雍姬之悖義也、始由其母、母之言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未始可以偏重也、夫有殺父之謀、而婦與聞之、則當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大義絕而父爲重矣、於是告於父而自殺焉、以明吾志可也、雍姬如此、則何至于漏言以殺夫、而恬然安之哉、雖然、遭變事而能權、自春秋時

賢卿大夫未足語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尤焉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邵寶曰子展處奪妻者善矣然殺人而輒復其所可乎鄭而有政也施生戮死必有如叔向之爲說者○愚謂子展儉而壹鄭之良臣也必深知子太叔之才可以庇鄭故因游販有罪廢其子良而立之蓋良立則亡妻者乃其父之讐也嗣卿而遇父之讐必有執兵報復之事立弟則可以義裁情而侊隙不作此安游氏也亦所以安鄭也至于專殺不討非廢法也彼其人力能殺游販于邑奪妻以歸無一禦者豈淺謀寡黨之人所能爲哉

急以治之則生亂于內亂生于內則必啓隣敵之心不得已而姑復其所又使游氏勿怨若爲游氏掩其親之惡者此以安鄭也亦所以安子太叔也蓋鄭之國小而世族怙亂不得不隱忍屈法以安之此等作用與子產絕相類

二十三年禮爲隣國闕

注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疏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禮爲舅服緦麻三月緦服既輕其恩不過隣國故傳言禮爲隣國闕也○邵寶曰諸侯禮絕期喪不曰母有憂戚而已可以樂乎母喪不樂禮也爲隣國闕亦禮也○愚謂禮爲隣國闕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之類言禮尚有爲隣國闕者而況母之憂戚乎如此說方明

納諸曲沃

注欒盈邑也○傳遜曰杜云欒盈邑也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爲其臣食邑蓋晉卿分掌公邑曲沃屬欒氏猶絳爲公邑以屬趙武耳使果欒氏邑何欒氏出奔而邑宰胥午猶不易乎且欒氏邑本今眞定府欒城縣非曲沃也○按欒盈乃晉靖侯孫欒賓之後故得爲公族大夫而所掌之邑在曲沃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事雖不集而死我實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杜氏解太紆曲

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

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疏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爲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沈氏云後人轉寫誤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

疏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縗牡麻經冃經者以經冃其首也欒王鮒使宣子詐爲杞夫人孝服

奉公以如固宫

晉語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宫葢襄公有别宫牢固謂之固宫

欒氏退攝車從之

按說文攝持引也士鞅用劒時必下車接戰今欒氏敗走故引車以追之杜注非

中鮮虞之傅摯爲右

注傅摯申鮮虞之子○因傅摯而及其父申鮮虞此與成十六年潘尫之黨同一句法

陳文子見崔武子

注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世家須無爲完曾孫度其年世曾孫爲是

入孟門

孟門山與龍門相對一統志在平陽吉州西七十里

趙勝帥東陽之師

注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疏東陽地所包甚廣葢太行山以東也昭二十二年傳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趙汸曰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晉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帥敝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敢還今按邯鄲勝卽趙勝晏萊卽晏氂也魯師次于雍榆葢有晉命傳偶不能詳耳

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

臧紇以知稱乃爲人任廢適立庶之事違禮拂經美疢藥石之喻後雖痛悔何益哉

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疏喪大禮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在室之東西面南也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爾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疏治病藥分用石見本草韻會服虔云石砭石也說文砭以石刺病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臧孫使正夫助之

注正夫隧正疏役夫是遂正所主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于臧氏者葢當時臧氏兼掌之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爲亂而甲從則疑于爲亂納鼀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于要君其人葢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云乎哉

下妾不得與郊乎

檀弓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

二十四年在商爲豕韋氏

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是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史記索隱按豕本豕韋防姓

在周爲唐杜氏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傳遜曰杜注殷末豕韋下云云此用國語韋昭注也劉炫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昭元年傳云遷實沈于大夏（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括地志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云豕韋國唐也又傳言服事夏商則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炫又引賈逵說

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陸子餘因謂二國同源異派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爲一謬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此云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韋則御龍在豕韋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于其下注云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此明以二傳附會強合之也昭元年傳注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葢因二十九年傳云懼而遷于魯縣因之服事夏商遂以爲此在大夏正義謂此指其子孫或同族而言強附尤甚杜所云殷末豕韋國唐成王滅唐遷之于杜者亦以昭元年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國語杜伯射宣王于鄗是周有杜伯故遂以爲成王滅唐而遷之于杜也劉炫譏其無據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亦不知何據竊謂唐既堯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之于江漢而以其地封叔虞耳傳謂滅唐亦未必可信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後也而晉語訾祏又云隰叔子違國難于晉注云隰叔杜伯子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初居魯縣後奔晉者亦豈其然耶

晉主夏盟爲范氏

氏族考范氏堯之裔也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生子輿子輿卽士蔿也隰叔官士師故爲士氏其子孫食邑于隨及范故傳有隨氏范氏凡三族

象有齒以焚其身

注焚斃也疏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陸粲曰崔杼之弑君也陳文子盍嘗出奔雖左氏不言然論語記之矣當莊公伐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實與

聞之（見二十三年）至是又知齊將有寇而進無讟言以匡君過退無石畫以折姦萌徒低回竊語焉爾比難作則委而去之春秋士大夫自爲謀多類此國家何賴焉彼其初捐十乘之馬終守百車之木（見二十八年）特踽踽自好者惡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皆踞轉而鼓琴

注轉衣裝也○傳遜曰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疑是軫字之訛詩小戎俴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收歛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衣裝何可踞之而鼓琴乎且下云取胄于櫜而胄則櫜固爲衣裝矣學者毋泥成說

○愚按櫜弓衣也又樂記包以虎皮名曰建櫜鄭玄曰兵甲之衣曰櫜傳說有據可從

齊人城郟

注郟王城也穀洛鬭毀王宮○按穀洛二水鬭事見國語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卽位往年爲二十二年時二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爲王城之

二十五年姜入于室

鍾惺曰棠姜之亂齊與夏姬之亡陳也事同而情異陳以君臣宣淫而發憤于徵舒至賊其君而喪其國齊則崔杼實以棠姜陷公欲弑之以說于晉觀此段一入室

一出戶情景杼之逆謀姜具知之且共之矣東郭偃猶以辨姓爲諫愚哉

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陸粲曰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難雖死與亡皆其所不屑矣抑君子所謂死亡者異於是死則爲洩冶亡則爲子哀斯二者嬰將何居焉乃至睹其君之見弑則徐徐哭踊若將以是爲禮者又其言曰人有君而人弑之然則凡在官者殺無赦此言非歟州吁弑君自立石碏既老猶告於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齊而請討之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亡足言之有

王樵曰左氏所載晏子之言、多非其實、夫臣死君難、無容議者、聞有不必死、而無害于義、則以所居之時與位而權之、若晏子者、位非正卿、旣無當國之責、又無討賊之權、莊公雖殞、宗社猶存、以分實無必死之理、然而聞難不避、入哭君尸、其凛然之義、猶足寒亂賊之膽、故崔杼雖忌而不敢殺、而肆之、鄙夫因晏子不死、遂從而附益其說、夫人君遇簒弑者、豈皆爲社稷、而爲之臣者、孰肯甘以私暱自處耶、若是則弑君而及其大夫者、非一人矣、宋之殤公、閔公、晉之奚齊卓子、皆非爲社稷死、而孔父仇牧荀息、皆非三公之私暱、春秋何以大書而深予之耶、且死必其私暱、則肯死君難者少矣、君不爲社稷死、則曰誰敢任之、若是則背君忘義者、孰不藉口以求自免乎、吾故曰、此非晏子之言、鄙夫附益之言也、

四翣（所甲反）

檀弓周人墻置翣、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

疏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翣、則翣是扇之類也、

男女以班

疏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也、

皆有賂

注皆以男女爲賂、○按劉炫云、以貨財賂之、勝杜、○趙汸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夫討弑君之賊、而杜氏謂齊有喪、師自宜退、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子美入數俘而出、

注子美子產也、○邵寶曰子產之才、大可以霸、然無圖霸之心者、鄭當晉楚之衝、知其力之不足也、齊有太公之賜履、晉有文侯之彤弓、蓋其所傳者舊矣、故桓文修之、

以備三恪

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疏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蓋二代之後、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帝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此注通二代言之、與鄭義不合、○趙汸曰二代以王者之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示敬而已、故不得言恪、則三恪當從鄭氏通薊祝陳數之爲是、

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王樵曰〕子産對晉之辭、皆強爲文飾、恐傳者附會之過也、陳侯鮀卒、五父殺太子免而代其位、鄭莊公奉而立之、是助簒賊也、其可以爲功乎、征伐出于天子、而以惟罪所在、各致其辟、爲先王之命、是無王也、大國之地數圻、信非侵小不至、然皆欲效之可乎、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今以將事于晉、是王晉也、乃云不敢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志于和合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之心、故于鄭之伐陳、亦聽其所爲而已、趙文子以爲辭順、豈其然哉、

表淳鹵

〔注〕淳鹵埆海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或曰〕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

數疆潦

〔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疏〕賈逵以疆爲彊檃、磽确之地、檃堅也、〔按〕依此當讀疆爲強、彊檃見周禮地官、砂礫之田也、

牧隰皐

〔注〕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疏〕周禮鄭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

成而不結

〔注〕不固結也、○〔陳傅良曰〕傳言齊楚固相交、秦晉盟而不結、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注〕此傳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二十六年〕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陸粲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冕乘軒、以事兩君、比其亡與死也、皆弗與知、亂則逃之、安則反國、人臣而若此、未之難矣、雖然、伯玉孔子所嚴事也、吾未之敢非、意者晚雖居衛、而不仕於剽、若子臧叔肸之爲者、衛人以爲國老、大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而弗踐其難、茲孔子之所賢耶、

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

〔愚謂〕思及父命、亦自難已、若喜者、銜父命于終身、伺間而發可也、弑一君而立一君、則犯不韙之誅矣、

殺子叔及太子角

〔注〕子叔衛侯剽、〔疏〕剽是穆公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卽以子叔爲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傳言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

專祿以周旋戮也

【程氏曰】此義施之常人則可林父出君而君人畏誅而叛豈特專祿哉

先八邑

【注】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疏】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八邑爲三十二井

趙武不書尊公也

傳以趙武會公侯故貶書人以尊魯公胡氏辨其非是見集說

國子賦轡之柔矣

【注】逸詩見周書【按】逸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叶必幽反）取與不疑（叶疑尤反）見汲冢周書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

【疏】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

左師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

【按】宋平公信伊戾之譖殺其世子其愚暗殘忍不必言矣向戌先媚夫人文致世子罪使佐過期以死又脅夫人而受其饋何以稱賢于列國哉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孫武子】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戰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

欒范易行以誘之

【注】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疏】簡易行陣少其兵備示弱以誘之也賈逵鄭衆皆讀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注中下中軍之上下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是韋昭已讀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陸粲曰】今按國語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注鄭司農以爲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如此則易讀如字而簡易之意已在其中於義爲勝

四萃于其王族

注四萃。四面集攻之。疏楚語作三萃以攻其王族韋昭云。晉有四軍。言三萃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三集以攻之。韋葢因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則苗賁皇之爲也

疏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爲之。楚語云。雍子爲之。二文不同。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

子木懼言諸王

陳傅良曰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子在晉而子木懼。此

晉楚所以代興也。于傳聲子之辭。知戰國策士之漸。

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

注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疏劉炫曰。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大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注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疏廩丘地在東郡。是衛之邦域。烏餘齊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葢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

二十七年且鮒實使之遂出奔晉託于木門

馮時可曰子鮮負羈紲。從君于外十二年矣。君既定而自甘于木門之託。其愛信也。甚於愛祿。誠足矜已。雖然。獻公之無信。奚必背喜而後知之乎。以喜之不臣也。將任其弒主。任其專國。而亦曰以全吾信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非所以約也。君者政之出也。失政而又何君之有。一諾之輕。後遂至於不可復。而又必欲復之。以成其信。難矣哉。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注稅卽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

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疏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陸粲曰禮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稅服。此疏引服虔說也。杜以稅爲繐。非是。傅遜曰疏原杜意。以爲兄弟之服。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得云如稅。故以稅作繐。謂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不知諸侯絕期。無爲兄弟追服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于義本通。且稅爲追服。當隨本服之輕重。何云服之輕乎。今改作繐。牽強甚矣。汪琬曰疑稅卽小功不稅之稅。又禮雜記。士襲有稅衣。獻公所服。

雖不能明必非總衰可知

唯卿備百邑

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疏卿大夫之邑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釆邑之極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疏使舉謂使弟子記錄之也○王應麟曰服虔云後世謂之孔子聘辭不知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亦不必然也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王樵曰自鄢陵之後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既歿

晉亦不能服諸侯時兩國皆猒兵故向戌得迎合其意爲宋之盟雖然弭兵可也晉楚之從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盡失故楚人此請其關係甚大使趙武能應之曰諸侯閒于王事則相朝謂同方岳之邦也越千里而相朝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有也二三友邦咸有封疆之守社稷之事使廢其常守闕其時事敝于道路以爲君憂亦君之所恤也君閔諸侯之苦于兵革而欲安靖之固大惠也終君之惠莫若晉楚之從各卽其守敝邑獲繼先君之好以事君二三大夫固將朝夕于君庭也其又奚必于諸侯以是拒之楚必

無辭而退惜乎趙武不能乃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而楚子遂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斯言出而中國之大勢遂去齊桓晉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烈盡舉而棄之趙武之爲也○愚按方麓此論甚善但當時諸侯其旅見于晉久矣今不許楚楚其能終已乎況楚氛甚惡又欲駕晉而上之乎黃池之會吳晉爭歃趙鞅責以介圭之命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吳無辭以對也爲趙武者當曰周室雖衰猶守府也我先君文公躬率諸侯以朝王遂爲盟主固有令典矣楚若能貶其王號諸侯之旅見者率之以朝于京師敢

不許諾如此或可以塞子木之請乎

單斃其死

陸粲曰單斃其死此句難通據孔疏所解則其當作以單盡也言匹夫不信猶不可立于世盡斃踣以死也

食言者不病

注不病者單斃于死○按此解亦難通不病言不能爲人病病害也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邵寶曰因宋以守謂入宋城也病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夫能致死言人人能致死晉人以諸國同心故

力信于楚也、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王樵]曰楚誠欲劫盟豈先使晉知之葢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爾、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于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此虛爲大語耳、觀孔子相夾谷之會、可以得制事待人之法、趙武信楚而以籓爲軍、設楚乘其無備、雖左還入于宋不亦晩乎、唐渾瑊與吐蕃盟于平凉、吐蕃劫盟卽其事也、彼不在堅城之下

乎、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竟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非也、○[按]豹不書族當從公羊一事再見之例辨見集說、

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備辦盟具謂執牛耳、此叔向之權辭、

書先晉晉有信也

[注]葢孔子追正之、○[趙汸]曰周制會以班爵爲重歃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序次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晉有信也已失之不詳、杜云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

崔明夜辟之大墓

辟、疑當作避、逃之大墓、以避難也、或曰、開先人之冡、以藏杼尸、

嫳復命于崔子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愚謂]崔成崔彊、幾難以禍崔氏者也、成彊旣殺東郭姜何以遽縊乎、其時盧蒲嫳帥師攻崔氏實慶封使之助杼也、杼歸而何以亦遽縊乎、葢盧蒲嫳者慶氏之私人也、其言曰、彼君之讐也、天或將棄彼矣、又曰、崔之薄慶之厚也、嫳何知有君讐當報哉、崔敗則慶專權利、故可以效力于慶者無不爲、名雖助杼、實以隳其家、杼見家破而孤立禍必及身、遂憤然自縊焉、觀崔明來奔、而慶封遂當國當時情狀可識矣、吾以爲此其中有天焉、崔杼之惡逆已極、故天生明以啓成彊之釁、而假手慶封之黨以斃之、不然、何杼之彊、舉國莫敢問、而盧蒲嫳殪

之若除狐兎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釋例】云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始覺有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劉敞】曰頓置兩閏、駭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密】曰杜長歷置閏、疎密不齊、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汸】曰傳言司歷過也、葢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爲魯之司歷、此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愚謂】長歷既可疑則經書十二月、未必爲誤、

【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注】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年歲星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淫行失次、時菑無氷也、陰不勝陽、地氣發洩、【疏】歲星自淫行、時自溫煖、其溫不由歲星、梓愼以其年有二事、故總言其占耳、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

【注】蛇玄武之宿、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星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疏】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注】歲星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疏】于時魯國無氷、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于宋鄭、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趙汸】曰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歸時事于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相鄭伯朝晉、言會時事、無異于事天子矣、左氏不能解、因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

宋之盟君實親辱

【注】君謂鄭伯、○【按】宋之盟、鄭伯不在、君實親辱、謂盟時約言如此、卽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注】歲星棄星紀之次、客處在玄枵、失次于北、禍衝在內、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疏】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于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雀之宿、帑者細弱之名、于人則妻子曰帑、于鳥則鳥尾曰帑、子爲人之後、尾爲鳥之後、鶉火周分、鶉尾楚分、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注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邵寶曰亡人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者也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

癸言王何而反之

家鉉翁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崔杼之黨盡殲莊之弒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亦倖臣也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讐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疏說文洎灌釜也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洎鑊水注云洎增其沃汁也葢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此盧

蒲癸王何之謀欲以激公族之怒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巳

邵寶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潤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按慶封本與崔杼同惡積木百車于逵道葢儲之爲武備也陳無宇對以得木則是空其儲胥與後濟水而戕舟發梁意同故文子戒之以慎守慎守者恐其復爲慶氏所得也舊解都未及杜注謂喜其子不志于貨財謬甚

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凌稚隆曰盧蒲姜與雍姬正相反姜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父姬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不若巖氏之于晉懷不敢言亦不敢從爲善處夫與父之間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陸粲曰齊人此舉曰討慶封之賊也似矣顧釋慶封弗誅而獨肶解其子則非罪之在也亦何以伸大義乎○孫琮曰慶封一酒色妄男子耳舍之愎又甚焉然以陳鮑而畏其強以平仲而爲中立向非癸爲之主何爲之輔事幾不濟矣釋甲束馬飲酒觀優適逢其會諸慶授首誅亂賊者貴有其人尤貴有其時哉

慶封氾祭

注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疏公食大夫禮云祭鉶羹于上鉶之間祭飲食于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

吳勾餘予之朱方

注勾餘吳子夷末也疏服虔云勾餘是餘祭史記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者不得爲夷末也勾餘夷末音字各異或別是一人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

按襄公二十一年傳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此又以三子之逐

歸之崔氏之亂傳文前後相乖如此

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按子雅子尾所謂二惠競爽者也二子亦與討慶之役以鑑於敗轍故辭多受少然實因晏子不受邶殿爲之倡耳晉欒黶讓群帥莫敢不讓況重以晏子之名德哉

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

陸粲曰擬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可比同而論乎此非叔孫穆子所宜言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北宮氏之宰能滅齊豹以定衛國則其主用免於惡名且受上賞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爲良臣沒爲永譽

如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耶

季蘭尸之敬也

注季蘭季女之服蘭草者尸之謂爲祭主○按召南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此句法所祖

讀左日鈔卷之七終

讀左日鈔卷之八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蕭山　毛奇齡大可
休寧　汪　森晉賢　訂

二十九年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疏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陳其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患也○檀弓說此事同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祓柩耳禮死而浴浴卽襲襲後始小斂小斂乃殯

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注茢黍穰疏茢是帚菼桃爲棒也杜云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或用亂穗或用黍穰二者皆得爲之穰禾莖也○陸粲曰說文䊚黍穰也茢芀也二字自別芀亦作苕爾雅謂之亂祓殯者以苕爲帚非黍穰也杜誤以䊚爲茢疏因傳會之愚按鄭注周禮云茢苕帚也杜注誠誤

○啖助曰左氏言楚使公襚云云夫以楚之強僭豈受魯辱者又言楚人悔之則楚非不知禮何以無討乎蓋魯以親襚爲辱故妄爲此說史因妄記之耳王樵曰楚康之卒公尚在途及漢聞喪欲反可證也迨公至楚則殯已久矣安得親襚及柩在地而祓之乎

射者三耦

燕禮有射、疏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或臣與君異

不尚取之

注不尚叔侯之取貨、疏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誅之、下文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無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氏以其言太悖、故改之、劉炫謂夫人慍而出言、其悖固宜、服氏之解、未必非也、

虞虢焦滑

注焦在陝縣、括地志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百步、因焦水爲名、愚按史記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則非姬姓也、豈有兩焦國乎、

始基之矣猶未也

注猶有商紂、未盡善、陸粲曰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是也、二南周詩、何關商紂乎、

險而易行

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愚謂魏風儉嗇、作儉爲是、但杜云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合解二句、反不明白、

其周德之衰乎

注衰小也、疏服虔云、此歎變小雅也、周德衰謂幽厲之時、先王遺民謂文武也、劉炫以服言爲是、愚謂杜解僻甚、當從服說無疑、

其文王之德乎

愚謂樂工所歌、未必全詩、大小雅篇什甚多、疑只科擧數十章、以示大略、故于小雅則歌其變者、大雅則歌其正者、聞歌變小雅、則歎周德之衰、聞歌正大雅、則美文德之盛、三復文義、本自了然、杜氏以小雅不應偏歌不善者、故其解難通、○葉夢得曰札以小雅爲周之衰、大雅爲文之德者、當時所歌之詩、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爲小大、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孔子刪詩之序也、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按此四語方以頌言、以上皆言作頌之本、蓋頌告成功、故先推其本言之、

見舞象箾（音朔）南籥者

疏樂以舞爲主、歌在堂上、舞在庭、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貴人聲、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

【按】周頌維清奏象舞也卽此象箾之舞南籥者二南之籥卽小雅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箾是舞竿舞者所執下文韶箾與此象箾音義皆同書稱簫韶乃舜樂之名辨詳余尚書埤傳

辨而不德必加于戮

【注】辨猶爭也【疏】爭謂孫林父愬衛君于晉

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注】實放書奔所以示罪【疏】窘迫而奔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春秋變放言奔以止爲重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

塗之士是以君子愼之

【三十年】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邵寶曰】季謂四百四十五甲子之末也三之一謂三分六十日之一實二十日也葢自甲子歷甲戌盡癸未【又曰】絳老旣爲隱語師曠史趙因之曠以故事趙以字畫皆隱語也

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注】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傍如身當爲亥字【疏】按字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葢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于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于此〇【愚謂】古文亥字上二畫象一男一女下从三人字其形如算之六下二謂以上二畫移而下之如身者卽如其三六之身也葢算法必橫視故杜以豎置身傍爲言依本文解之自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矣劉待制邵文莊之說太迂曲故不錄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林注】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注】屬趙武【疏】諸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此縣大夫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其屬者葢諸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廢其輿尉

【疏】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以絳縣輿尉役使孤老而廢之

鳥鳴于亳社

【疏】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于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待姆也

注姆女師、疏成公九年、伯姬歸于宋、至襄公三十年伯姬卒、凡三十九年、伯姬亡年葢幾六十矣、猶待姆而逮于火、吁其賢哉、○王應麟曰、先儒以宋伯姬爲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淳黨叔文而不知羞、固宜有此論、

降（戶江反）婁中而旦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疏降婁奎婁、釋天文、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月令仲夏之月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

計之數、傳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失、非也、

我取衣冠而褚之

說文褚衣之橐也、

三十一年繕完葺牆

李涪曰牆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當是繕字葺牆字、字誤爲完也、○按此說是、釋文屋四垂曰宇、

寡君使匄請命

疏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按士文伯字伯瑕、古人名字多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按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與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謂之二子石、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嫌同乎、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趙氏伯循以經不書展輿弑、疑傳文誤以之字爲以字、辨見集說、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注疏作組）言罪之在也、

劉敞曰言罪在鉏、則是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亂天地之性莫甚焉、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公羊傳公子光弑王僚、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而左傳每稱延州來季子、史記注云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季子、愚按成七年、吳入州來、杜預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然襄三十一年傳、趙文子

問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襄公時已稱延州來季子又疑前注未的所以春秋釋例土地名云延州來闕以愚臆之州來與鍾離隣接皆吳楚邊邑吳封季子必在昭定間是時吳楚日尋干戈豈州來反覊藉季子以鎮撫之歟抑季子知夫差將亡吳故遠去之而徙州來歟若趙武時不應早稱延州來恐後人追述之耳

昭公

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注祧祖廟按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不應有祧此祧字當從魏鶴山廟外兆域之說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注設君服離陳也陸粲曰離猶禮記離坐離立之離兩相麗也疏云兩人一左一右相麗而行故稱離衛

吾代二子愍矣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按杜解偏于楚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漢五行志引應劭解與服同當從之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言既爲國衛而不能蔽其惡則吾之咎又甚于壞墻矣

舊注失解

叔出季處

疏季氏世爲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然必須上卿者上卿非不使

舉之表旗

注旌旗以表貴賤○按表旗謂諸侯設旗爲表覲禮諸侯覲天子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旗而立是以旗表位也

周有徐奄

注二國皆嬴姓徐即淮夷疏服虔云徐即魯公所伐徐

戎也愚按費誓淮夷徐戎並興則徐非即淮夷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近淮旁成王時之徐蓋亦在彼地也奄國詳余尚書埤傳

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

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疏聘禮卿聘饔餼五牢故卿皆五獻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惟三獻故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也

禮終乃宴

注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按宣十六年傳云享

有體薦宴有折俎此王室之禮侯國亦當然杜云享宴皆折俎不體薦者公當享卿當宴卿雖有享名實用宴禮不體薦也

大國省穡而用之

省視也穡收也用用以薦也何實非命言無敢不承也

子皮賦野有死麕（九倫反）之卒章

[注]野有死麕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汸曰尨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弭之觀答賦之語可見杜解謬矣

吾與子弁冕端委

[疏]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愚謂]二人之罪均爲奸國之紀子產逐子南而不逐子皙者蓋以子皙之惡其罪不止逐又一時不容並逐故姑遲之俟其再發耳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注]蔡放也[疏]說文⿱殺米悉⿱殺米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殺米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寫者全類蔡字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疏]反者謂車反復其故處耳每于十里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自齊其一以爲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比享終八車皆反此謂之八反非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多日設享之時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按]禮享公侯九獻后子自齊其一續送其八而享禮成矣八反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上云其車千乘

鮮不五稔

[注]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按]杜解甚拘韋昭云少不五年而亡應從之亡謂其君之亡非謂國亡也○[陸]粲曰鍼也秦之貴介弟雖出奔於義未絕也而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趯之後乎五稔之云抑又怪而不足譏矣

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

[注]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韜鈐內篇]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

五人爲廄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與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李衛公說與此同）荀吳以大鹵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前後左右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前後左右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前後左右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乘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陳陳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麗也）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伍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夷險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爲之伍法爲古人所重如此○[菽園雜記]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房琯擊安祿山用車戰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曠野其兵又皆素練車戰者故宜之琯以車賊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

之罪也

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按]周禮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無專偏參之名此蓋臨時所設車與人數不可得知

后帝不臧

[疏]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火正知后帝是堯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疏]唐人謂陶唐子孫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累雖遷魯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而及商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注]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疏]服虔以爲此句卽下邑姜所生者杜以傳說季世明是唐人之末世邑姜子叔虞乃晉之始祖豈得謂之季世乎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史記索隱]唐本堯後封在夏墟都在鄂及成王滅唐分徙之于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公今之唐州也○[按]史記武王克商封堯之後于薊蓋堯後所封不一國薊樂記作祝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注]帝顓頊[疏]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之孫

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屬顓頊耳

于是乎禜之

注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疏營攢用幣出賈逵注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攢聚也

于是乎節宣其氣

王樵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聽政訪問修令安身四時遞易所以節其勞而宣疏其氣

今無乃壹之

壹四時也馳騁田獵甘酒嗜音恒舞酣歌勞非所勞也

深居簡出日晏視朝逸非所逸也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顧炎武曰姓之爲言生也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亦云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王應麟曰晉侯四姬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又曰叔向習于春秋爲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叔向娶申公巫臣女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己則不正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言王佐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王樵曰女當有節其理難言故喻之以樂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所以爲百事之準節也故樂有五聲之節其聲有遲有速由本而末緩急相及使得中聲之和降者聲下而息也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五降之後聲一成而曲未成當從上始不

容更復彈作

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至是而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所彈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使人忘失和平之性故君子不聽○按中聲五降則太細而不成聲矣强欲成聲將雜音並進非樂之正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鄭衛之樂是煩手淫聲也劉炫云此四句說降後不彈之意又按湯誥毋卽慆淫孔傳云慆慢也此言慆淫其心堙塞其耳應從書傳解無疑杜氏未見古文尚書

故悄訓爲藏耳、今正之、

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王樵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凉寒、分爲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分王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八十日也、

女陽物而晦時

愚謂陽卽陽淫熱疾之陽、惑女色者、必致內熱之疾、故曰陽物、接御之期、必在于夜、故曰晦時、杜氏以女常隨男爲陽物、失其旨矣、

使后子與子干齒

注以年齒爲高下、○傳遜曰齒猶齊列也、此以班饌論、何及其年之高下乎、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注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按杜氏以孟子餘爲一人、蓋子餘乃趙衰字、孟是長幼之序也、服虔云、孟是趙盾非也、若果趙盾、不應序于子餘之上、

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云、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云、敎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易象春秋、總稱周禮、可證春秋所書、皆遵周公之典制、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王應麟曰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豫、孟子注引韓宣子譽焉、○愚按古譽與豫同、蓼蕭詩、是以有譽處兮、潁濱蘇氏傳、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與服氏此解合、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少姜謂晉以公族大夫逆、齊以上大夫送、畏大國而易其禮制、故有此執辱、此蓋爲反語以悟晉侯、言外見送過逆、斑而乃以爲罪乎、亂作二字泥之則難通、

乘遽而至使吏數之

愚謂子晳之惡極矣、使諸大夫殺之、則國法不行、故順國人之情、而乘遽以至、急疾誅之、蓋間不容髮之勢也、除惡固有機哉、

國則不共

陸粲曰此蒙上猶曰不共、言之卽以齊國爲不共、亦非使人之罪、注云晉國不共非也、

三年而數于守適

疏劉炫云、禮數同于守內官之適夫人、○按釋文、數所

具反徐所主反依後音當如數其貴寵之數數于守適

猶曰齒于守適耳

陳氏三量（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傅遜曰如杜注鍾自六斛四斗大至八斛恐陳氏雖務厚施亦不至此豆區釜三量葢皆加十分之一則鍾比舊亦大六斗四升非本四而加一爲五也據今世用量以加一爲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收之此于事情爲得

燠休之

按杜氏讀如嫗呴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王若虛以爲溫煦安息之意讀如本字自通

三老凍餒

黃震曰鄭康成解三老五更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三老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謂知五行更代皆意之耳惟杜預左傳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下三壽此于三老爲得之

以樂慆憂

朱申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易其憂禍也如此方順

讒鼎之銘曰

王應麟曰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名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爲無據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

注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惠伯子服椒也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避仇疏檀弓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

之私不將公事知懿伯是椒叔父也懿伯爲人所殺惠伯及滕郊遇懿伯之仇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舘記文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故不入是鄭之謬也○徐師曾曰傳與記注皆訓忌爲仇怨而鄭尤不通劉氏云忌謂忌日也敬叔及滕郊適遇懿伯忌日欲綏之至次日乃入惠伯以公事爲重云不可以叔父私忌而不將敬叔從之此說最是可以訂舊解之訛○愚按忌日說固是但懿伯注疏未詳爲誰或云郈子家懿伯也子家懿伯名羈昭公末年尚從出亡安得云忌日

耶、據舊解仇怨本可通、蓋懿伯嘗有仇在縢、叔弓奉使適遇之、恐子服椒欲報、故爲之不入、然檀弓說從父之仇云、不爲魁、主人能、執兵而陪其後、則懿伯之仇、椒本不必報、故先入而叔弓從之耳、

公孫蠆（子尾）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女

【陸粲】曰是時晉雖失道、威令猶行乎諸侯、陳無宇見執、亦近事也、蠆誠狂悖、能不畏大國見討耶、而輒以己子更公女、齊君大夫咸罔聞知、韓起亦受其欺而不敢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吾不敢信、

【四年】三塗

【注】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疏】服虔云、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爲三處道、杜以三塗爲一山、按十七年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于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則謂三道者非、○【水經注】伊水歷峽北流、卽古三塗山也、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在陸渾縣故城東南八十許里、

荊山

【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按】漢書音義沶音穉、晉新城今房縣、荊山有四、依杜說此禹貢南條之荊山也、一統志、在襄陽南漳縣西北八十里、

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

【注】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氷堅而藏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釋例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正義云、西道之宿有朝見者、謂奎星也、春分二月始出氷、三月始班氷、蓋氷之初出在西陸朝覿之時、氷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故杜氏注總而言之、○【王應麟】曰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爲近之、今備存其說待考、○【或曰】西陸

朝覿、謂四月立夏昴星朝見、卽周禮夏頒氷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疏】出氷之時、置此弓矢于凌室之戶、

民不夭札

【注】夭死爲札、【疏】鄭衆云、札截也、疾疫死亡、如有斷截、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疏】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爲害、

景亳

【按】商西亳在偃師、偃師有景山、故曰景亳、商頌景員維

河是也、一統志、景山在偃師縣南二十里、

塗山

【注】塗山在壽春東北、○【王應麟】曰塗山以杜注爲正、說文、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虗、蘇鶚衍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一統志】塗山在鳳陽懷遠縣東南八里、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疏】左師獻公合諸侯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禮六、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于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于伯子男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也、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注】言爲宗廟田獵、【疏】土地名、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

寡君將墮幣焉

【疏】服虔云、墮輸也、按隱六年公羊傳、鄭人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

黎之蒐

【按】黎卽西伯戡黎之黎、在今壺關黎城二縣、乃商畿內之國、杜氏云、黎東夷國名、誤也、

遷賴於鄢

【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

鄭子產作丘賦

【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疏】賦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出粟若今輸租、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按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其夫征什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王應麟】曰、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乃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蓋子產之子、始爲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愚】謂此辨最是、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或是子產沒後、罕追論之、

咸尹宜咎城鍾離

【按】宜咎氏鈕、而爲楚咸尹、咸韻書一叶渠沈切、音琴、易咸叶利貞、象山上有澤咸、叶君子以虛受人、注疏本作咸尹、咸之林反、今俗本作箴、

爾未際

注際接也。疏大夫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僚。

使豎牛請日

注請饗日。疏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以其異宮故使豎牛請之。

牛謂叔孫見（音現）仲而何

見仲見仲于公也。大夫立適子。必自見之于君。而何如何也。古如與而通。○叔孫穆子社稷臣也。一爲豎牛所弄。殺孟逐仲。易若反掌。信乎小人之不可暱也。禍亂之原。則始于父子異宮。故讒間得行。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注言求食可得。無去豎牛。○陸粲曰杜洩憾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去之。杜注云云。于當日事情不類。（按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與此相類）又曰杜洩爲家臣。睹其主在難。既承授戈之指。不能亟告於君大夫。以誅逆豎。及叔孫死。禍亂既成。區區爭以路葬。而帥士哭之。何益矣。洩也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君子無取焉。

叔孫未乘路

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襄二十四年。穆叔如周賀城。王賜之大路。天子賜之。無不受之理。穆叔以上卿無路。故受之而不敢用耳。叔仲子謂叔孫豹三命踰父兄爲非禮。盖誣之之辭。其實穆叔已受三命。

使杜洩舍路不可

邵寶曰路車乘馬。惟天子得予人。受之其可違乎。是故公冶之冕服。可以無斂。諸侯之賜也。曾子之簀。不可以不易。大夫之賜也。天子之賜則不然。叔孫既受矣。生以服。死安得不以葬。杜洩之持正。如此而不能早諫穆子。使去豎牛何也。夫亦夢爲之祟。言之未易入耶。

孟孫爲司空以書勳

疏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時諸侯之制。不盡與禮同。

讀左日鈔卷之八 終

讀左日鈔卷之九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仁和　吳任臣志伊
吳縣　錢中諸官聲　訂

【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

【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疏】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故魯有左師右師、左師右師、見哀十一年傳、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劉敞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爲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粲曰】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叔孫軍名尤無據、【愚謂】觀下言四分公室、則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矣、本自明白、注直可刪、

葬鮮者自西門

【注】不以壽終曰鮮、西門非魯朝正門、○【按】叔仲帶以葬鮮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季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已得專魯政也、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王樵曰】南遺此語、與盧蒲嫳告慶之語同、豎牛卽叔孫之東郭偃棠無咎也、孟丙仲壬則崔成崔彊也、叔孫之季孫、則崔杼之慶封也、

使亂大從

【注】使從于亂、○【按】哀三年傳、鄭勝亂從、杜亦作此解、服虔云、使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此說得之、

必速殺之

【鍾惺曰】豎牛立昭子、而討豎牛者卽出昭子、假手甚妙、藏機甚巧、若他人殺之、便不足異矣、此中理數、昭子亦陰爲天所用而不知、可謂千古賊奴之戒、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注】日之數自甲至癸爲十、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鷄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疏】七年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卽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以王公卿爲三日、以中食旦爲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若據時之先後、則旦至食乃至于中、宜以左旋爲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人之道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于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日之謙當鳥

注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疏說卦離爲日爲雉。雉爲鳥也。日爲高明。鳥爲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微細。是日光不足。下當鳥也。

純離爲牛

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疏明夷初九無牝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傳以純離之卦。求牛象也。

民食于他

注他。三家也。謂公與民無異。○程公說曰君以養民民

食于他者。言民爲三家所有也。

索氏

注河南成皐縣東有大索城。○按漢書楚漢相拒于滎陽京索之間。卽此地。

享覜有璋

注旣朝聘而享覜見也。疏引服虔云。享獻也。獻國所有。林堯叟以二義皆通。○傳遜曰聘而獻見禮之大者。何得畧之。此卽鄉黨享禮有容色之享耳。半圭曰璋。執之以行禮。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疏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机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餓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

誰其重此

注言怨重。或曰問誰人當此重任。以備晉師之來也。如杜氏解。與下文四句意不貫。

韓賦七邑

林注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陸粲曰觀下

文皆大家句。叔禽三人若是起庶子。不得稱家。又云輔韓須楊石而不及叔禽等。其非起之子明矣。劉炫以爲叔禽三人。亦韓起之族得之。

楊肸

按叔向本羊舌氏。食邑于楊。故又號楊肸。肸子石爲楊食我。

因其十家九縣

注縣賦百乘。疏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論語百乘之家。家卽縣也。

六年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

[愚謂]叔向之意、特恐法懸于書、民只在法上詭避、無以息其爭端、所謂免而無恥也、然季世民僞日滋、不豫設法以禁之、則犴囹益衆、故子產復書曰吾以救世也、謂季世之民、不可以無法齊也、其與鄧析之竹刑、用意固有異矣、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

[疏]教民使爭罪、謂之爭辟、服虔云、鑄鼎藏爭辟、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按]心星爲大火、三月昏見東方、夏三月、周五月也、鄭人以三月鑄刑書、故云火未出、

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趙汸曰]夷狄戰敗多畧之而不書、下文云、且弔敗也、魯使卿弔敗、則杜氏云不告故不書、非實事矣、

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疏]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爲介、當依王肅董遇古本、士匄作王政、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此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按]此是齊求魯而與之平、杜氏謂燕與齊平、非也、辨詳集說、

盟于濡上

[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疏]今高陽無濡水也、杜言不知何據、○今[按]水經濡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北獨山、東合易水、注拒馬水、一統志濡水在順天任丘縣北、任丘漢鄚縣地、

爲王旌以田

[注]王旌斿至于軫、[疏]斿、旌旗末垂者、至軫謂建蛟龍之旂而垂至車軫也、禮緯云、禮天子旗九仞曳地、諸侯七仞齊軫、周禮軫去地四尺、

僕區（烏侯反）之法

[疏]服虔云、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

好以大屈

[注]大屈弓名、[疏]引賈逵云、寶金可以爲劍、出大屈也、○[按]二說未詳孰是、據地志大屈即晉屈邑、漢爲北屈縣、今平陽府吉州、其地產鐵有鐵冶、則賈說近之、

其神化爲黃熊

[疏]音義云、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鼈、解者疑獸非入水之

物當是鼈也然熊既爲神矣雖獸亦能入水鼈則太下何以當夏郊乎說文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陸粲曰夏之郊也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世守也雖晉爲盟主得奸其祀乎且鬼神不歆非類鯀之神信能爲妖祥以求食歟吾以爲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恍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命祀相甯俞不可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衛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爲知禮也賢於公孫成子遠矣愚按晉侯之夢禮所謂因夢也平公杞出也襄二十

九年嘗合諸侯城杞平公蓋素厚母家而夏肄之祀應不及鯀故黃熊因之見夢焉非無故而從晉平公求食也然陸子之說自正

余又將殺段也

注公孫段豐氏黨疏劉炫云公孫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也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于良止也所謂反其正以媚民者也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疏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曰魄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曰魂魄在于前魂在于後故曰既生魄陽曰魂也劉炫云形有質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寔並生無先後也朱子曰子產此論窮理極精

叔父陟恪

按恪當作降字之訛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追命襄公也故云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

余敢忘高圉亞圉

按周本紀高圉古公亶父之曾祖也亞圉高圉子宋忠

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因衛是同姓故舉先世爲言如注云二圉亦受殷王追命此果何據乎

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

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陸粲曰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偪故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何得至曾孫乃奔魯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

六物不同

按歲時日月星辰古人皆謂之物故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杜氏注同日也

八年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

陸粲曰桓子授甲非以助彊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之以子旗之言正也爲是暫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字之情見矣二惠既亡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以斲喪齊室也豈一日之故哉○傳遜曰欒高自崔慶既滅復任情殺閭丘嬰等以弱其宗陳氏欲圖之久矣然聞子旗之言而遂止可見誠義足以感人陰謀必有間而始發也使能終守其正二族其可動哉

猶將復由

注由用也○魏了翁曰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蘖按說文無由字惟有甹字注云木生條也後人因省巳作由此言陳人將興如已仆之木復生由蘖如此解字義既明而何法亦完矣○陸粲曰由者經也從也言今歲星猶在箕斗之間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爾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注幕舜之先○按韋昭注國語以幕爲舜後虞思大誤當取左氏此語正之

寘德于遂遂世守之

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于後也史記索隱殷封遂世守之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于陳以爲舜後是也

九年魏駘芮岐畢

注駘在武功始平縣所治斄城○按駘當作邰卽詩有邰室家之邰也魏在馮翊芮在河東俱見桓六年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疏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肅慎燕亳

按肅慎卽後代女眞之地疏云亳近燕不知所在愚謂

恐當作濮卽濮陽也地在河北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疏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劉炫云弁髦二物童子垂髦爲鬌彼兩髦親沒乃棄之因以敝之者冠則棄弁親沒則不髦也○愚謂髦不可言敝弁髦是言加弁于髦耳弁有皮弁爵弁嫌緇布冠不得名弁故杜云弁亦冠也傳士凱謂傳言弁非緇布冠固矣

妃（音配）以五成故曰五年

按妃訓合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曰妃

以五成五行家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亦是

請佐公使尊

注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依杜注使當音所吏反或云使尊擧酌也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漢書翼奉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故以爲戒備之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必云夏亡乙卯商亡甲子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

又飮外嬖嬖叔

注外都大夫之嬖者○按檀弓是李調傳云外嬖對內嬖而言必云外都泥矣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注客星出其地故曰妖星邑姜太公女疏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是次之綱維也女星居其維首而妖星出焉告邑姜以其子孫將死也○傳遜曰言婺

女居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于婺女之次韋昭注周語亦云須女入黿之首須女卽婺女也天黿卽玄枵也杜注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太畧○告邑姜也如此占法甚荒唐杜云婺女爲旣嫁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旣嫁女也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此亦强爲之解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注二十八宿四七○傳遜曰爾雅斗牛爲星紀郭云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曰星紀其分尤不應有妖星女與斗牛同次故言此耳杜云二十八宿四七夫二十八宿固爲四七矣而于此上下文何與乎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注逢公殷諸侯疏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曰太姜太王之妃則知逢公是殷諸侯登登天也○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嘗出婺女時歲星不在故齊自當禍此時歲在齊分則外孫當之故知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以靈姑鈃率

注靈姑鈃公旗名疏率謂率國人以戰也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愚謂】晏平仲不助四家而獨勸桓子以德讓葢平仲實睦于陳者觀其與叔向語已知齊之爲陳及于辭宅又因陳桓子以請至此而桓子用其言因盡反亡公子賑恤貧約而傳以陳氏始大結之明代齊者陳而平仲之爲桓子謀適以助成其大然則平仲非忠于齊者歟平仲智人也陳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平仲固以告景公矣景公既不能從而欒高國鮑之徒又皆不可與共政則惟有委蛇觀變其間使景公信陳氏安而市宅邇臺因事納忠卽梁丘據亦不得間之此平仲之所以爲智也

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傅遜】曰不行在千人上見之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矣不能行則用之必盡非如杜所云爲見新君而用也如用爲見新君則其幣固在何盡費之乎

狐斬焉在衰絰之中

【陸粲】曰斬焉言哀痛之深如斬截也非注斬衰之謂

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卽位又有寵

【愚謂】一寺人柳也向欲殺之今又寵之何哉夫小人之長惟工於媚耳以其術媚他人則知惡以其術媚已則必喜雖父子之間猶分彼此焉乃知疇昔之惡非眞惡也特惡其不於已行媚也人情皆然豈獨宋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

【戰國策】莊辛曰蔡靈侯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鮑彪曰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無拯無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于水者不可復振而出之也

物以無親

此人物之物言不爲人所親附杜解物事也非

朝有著定

【疏】著定謂佇立定處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

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疏】言必爲魯人所逐而出在郊野○【陸粲】曰昭公之出在郊野不能君魯也獨于其母姓知之乎或母非歸姓則雖臨喪不慼也而無咎乎瞽史之說迂繆至此而猶足載乎【愚謂】左氏禨祥之說多矣此尤無義理必後人

因昭公出亡、作此附會語耳、

況用諸侯乎

疏世子雖未即位、父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疏五大五細無字、惟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杜氏亦無明證、愚按定三年傳、職官五正、注云五官之長、即曲禮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以證此傳五大、豈不顯然、元凱蔓引金木水火土五官、迂矣、

鄭京櫟實殺曼伯

注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弁京、○按厲公殺檀伯而居櫟事見桓十五年、弁京傳無其文、杜以京櫟連言、故知之耳、

十二年朝而塴

注塴下棺、疏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塴、皆葬時下棺之事、而其字不同、○俞琰曰塴字從土從崩、是既下棺而以土掩之、說文窆下棺也、塴喪葬下土也、微異、

公子慭遂如晉

趙汸曰慭本從公如晉、故不書、非劉炫不告廟之說、

有肉如坻

注坻山名、疏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坻是小地、不得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規杜謂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

疏經言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注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疏肥鼓並在鉅鹿、在鮮虞東南、杜以傳云遂入昔陽、八月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取之、劉炫以昔陽爲鼓都非也、○愚按杜既言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又言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樂平與下曲陽、相去頗遠、杜例凡言有者皆疑古昔陽城、必不在樂平也、

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疏剛强以禦難、溫柔以事主、爲忠、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爲信、○陸粲曰杜解二語、取喻卦象義、雖近似、然詳傳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崔杼得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爲說皆止取本爻、不及之爻也、

供養三德爲善

疏供養董遇注本作共解云盡共以養成三德也○傅遜曰杜解三德引洪範與此何涉陸子餘以爲三是二之誤卽上忠與共亦非蓋上文本言忠信人臣之節忠信盡之爲南蒯言尤宜共以事上是合忠信共爲三善也下文非此三者弗當卽蒙此而言杜舍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下之飾而爲共意益明矣

楚子次于乾谿

注在譙國城父縣南○姜寶曰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夷邑楚滅陳以乾谿爲南北要地築章華臺于此以駐師遊觀焉漢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注云有乾谿在縣南卽其地也

秦復陶翠被

注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被帔同以禦雨也○按鄘風翟衣毛傳云以翟羽爲衣服之飾孔氏疏不以爲然謂衣服隨身卷舒非可羽飾然典籍散亡安知羽飾之服古必無之觀此傳復陶翠被之文則知毛說必有據

右尹子革夕

柳宗元曰古者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詩莫肯朝夕傳朝而不夕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楚世家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楚蠻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輿地記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廻八里熊繹始封也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注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六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按史記索隱宋忠曰昆吾國名己姓左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據此則昆吾國在今濮州楚靈乃曰舊許是宅舊許今許州也豈昆吾之後嘗徙封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注四國陳蔡二不羮疏劉炫云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羮（韋昭注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羮許州襄城有西不羮）使問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不羮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時有二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耳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林注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出尚書序○按賈逵張衡馬融諸說不同今以書序爲正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王樵曰穆王之事正楚靈所欲爲也既得諸侯又滅陳蔡必將觀兵周郊以求九鼎以許田爲名移兵臨鄭爲攺物之圖子革知其心事故直引穆王事以諷之

祈招（常遙反又音昭）之詩

注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疏引馬融祈作圻卽酒誥圻父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愚按三說皆未安杜解本之詩傳然何以知招之必爲祈父名乎王肅云祈招詩名也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耳此說是

形民之力

朱子曰形字今家語作刑極分曉葢言傷民之力而無厭足之心○愚按如此解于上式如玉式如金意不接書傳刑用也用民之力恐當如古訓直言用民之力而無醉飽過盈之心也

十三年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疏戮者陳其罪以徇諸軍欲殺終亦不殺故常壽至今在楚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凡城之固者皆圍之息舟固城之一也以克故有毁又城而居之舟字句

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愚謂子干空蒙弑君之名而實啓棄疾之立者然始事之初棄疾不知弃子干亦不知特觀從以復蔡爲志嘗試爲之耳其後竟復蔡當與申包胥復楚同功

强與之盟

强與子干子晳盟也二子知非蔡公之命欲還故觀從强盟之既盟之後襲蔡徇蔡二子惟其所用矣

依陳蔡人以國

依卽易利用爲依遷國之依陳蔡雖亡而其人尚在故依焉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王樵曰蔡公志乎爲君故殺靈王之二子特以長幼之序推比使立而因歸惡名焉○金履祥曰虔之弑君也以縊而虔卽自縊虔之弑君也及其二子幕與平夏而

虔子祿與罷敵亦先死焉、然棄疾歸罪于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道洵可畏哉、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趙汸】曰杜經下注云、靈王實以四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此注又云、經書四月誤、兩注不同、今按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不月、而弒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弒、故經沒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見比以簒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明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愚謂】觀從豈不知棄疾勝子干、而反欲子干殺棄疾哉、以爲子干王楚、則復蔡之志可遂矣、其始也、本借子干以發難、則子干既立亦欲固其位以報之、謀不用而遂行、亦所以謝子干、非徒自免于禍也、

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疏】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謚號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郟、曰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敖、不知敖是何義

棄禮

【按】棄禮指卜神之禮也、杜注棄立長之禮、則康王實長誤、其林注得之、

同惡相求

【注】謂棄疾親恃子干、○【傅遜曰】同惡相求、指當時同心造亂之人、薳居蔓成然輩、非謂棄疾也、【愚按】下云君楚國者其棄疾乎、則此不當言棄疾明矣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注】幄幕軍旅之帳、【疏】幕大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注】志識也、【疏】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注】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疏】十二年一盟、大明黜陟之法、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尚書周官、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與書義符同、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古書亡滅不可備知、○【愚按】盟于方岳、周官及三禮並無其說、乃叔向假此爲辭、以令諸侯耳、穀梁傳云、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者衰世之事也、豈以成周盛時而爲之

哉

建而不旆

注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疏爾雅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爲燕尾者不旆謂建其旗而以燕尾纓結干頭如記所云德車結旌也軍法戰則舒旆○愚按經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旆乃虛字疏語極明非指旗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此同義其白旆央央方是大將所建旗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疏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强弱士卒盡行

數無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叔向云寡君有四千乘在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惟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

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注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穆文熙曰邾莒無故愬魯冀免晉貢葢狃于前愬之得行耳晉人不察遂以絕魯叔向智者亦爲强大刼制之辭至引南蒯子仲之事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魯之罪也晉不之念反舉其事以爲魯釁而欲乘之豈盟主之義哉

子產爭承

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

鄭伯男也

疏子產自言其君伯爵卑下與子男爲列

奉（芳勇反）壺飲（於鴆反）冰

陸粲曰鄭風抑釋掤忌注云掤以覆矢先儒相傳謂冰與掤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注皆訓冰爲箭筒葢彼云釋甲執冰當如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冰也猶飲羽之飲傳遜曰意如被執在八月周八月今六月也時正炎天又蒙之以幕當不勝渴故以壺盛冰

飲之應從陸說無疑且此非戰時何緣取矢筒用之乎

子服湫從

注湫子服惠伯○按此即子服椒也釋文云湫子小反徐音椒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疏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

簡上國之兵於崇丘

疏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西方居水上流故謂之上國爾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

趙汸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鄐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晁云邢與鄐爭疆界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注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疏劉炫曰直則爲義恐非疑辭○趙汸曰傳本以直爲義卽數其賄稱其詐皆爲國事言之杜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必皆疑辭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恐非夫子語

十五年吳在蔡蔡必速飛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于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忌讒之行也其有漸哉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疏十七年荀吳詐祭於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又負甲僞糴以入昔陽此獨得降不納者吳自度己力必能獲之故因以示義○鍾惺曰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取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何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正得此意

樽以魯壺

疏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有以壺爲樽

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

注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疏九世祖稱高祖言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皥爲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之次見世本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疏妻服齊衰朞而傳以后崩太子卒爲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朞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朞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

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于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中庸疏同此義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疏遂者申也竟也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是禮也

一動而失二禮

傳遜曰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杜于晉元后喪引此爲證以向譏宴樂不譏除服矣于此又以不遂服爲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申曰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傳以不遂服爲非似失者三而止云二禮者蓋后與太子雖有三年之義而君臨萬邦自不

容于終服、惟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彝器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爲當、

十六年、徐子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陳傅良曰、晉自平丘之會、不能合諸侯、而齊人橫納北燕伯、伐徐莒、今爲蒲隧之會、至鄟陵、而專盟矣、

受脤歸脤

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于公、皆社之戎祭也、疏傳有成子受脤于社、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謂脤亦祭廟之肉、

十七年、大史曰在此月也

注謂建巳正陽之月、○葉夢得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已、太史言用于正月則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槩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于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援之、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王樵曰、日食陰侵陽、臣凌君之象、平子不肯救日食、故昭子知其無君也、注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五鳩鳩民者也

注鳩、聚也、治民上聚、疏治民上其集聚、惡流散、

九扈爲九農正

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疏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淺字、其毛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唶唶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其春扈鳻鶞、樊光云、言分循也、春爲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爾雅老扈鷃

字不重、賈服皆云鷃鷃、亦聲音爲名也、

西及漢

注孛星出大火、西光芒東及天漢、疏天漢在箕斗之間、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王應麟曰、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天官書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劉更生封事亦云、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于彗矣、齊有彗星見于傳、而經不書、○愚按星書云、日之精變爲孛、月

之精變爲彗是彗孛原二星特其類似而占同耳

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

【朱申曰】言今火尚伏而彗以除之是爲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爲災是謂布新

水火之牡也

【疏】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丙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疏】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注】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疏】劉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强若火入而伏則連秋至春歷天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炫雖爲此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瓘斝

【注】瓘珪也〇【按】說文瓘玉也瓘斝以玉爲斝非珪也

讀左日鈔卷之九　終

讀左日鈔卷之十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南昌　彭士望躬菴
鄞縣　萬斯同季野　訂

十八年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注】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疏】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誅也〇【陸粲曰】毛得之亡以濟侈於王都惡在日之吉凶也史遷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見殺以此言觀之遷語亦有自云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疏】先儒舊說皆云炎帝稱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

遂不與亦不復火

胡宏曰禆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銷變之驗也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注】屏攝祭祀之位【疏】子寬游吉之子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是一人楚語說事神之禮云屏攝之位壇場之所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爲屏

蔽其事或然○〔按〕國語注引周氏云屏者幷擯主人之位韋昭謂屏屛風也擯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周禮疏又引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擯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引曾子問擯主爲證略同周氏說今未詳孰是備存待考

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

〔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內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

禳火於玄冥回祿

〔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疏〕周語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不知回祿何人或曰楚之先吳回爲祝融回祿即吳回也

六月鄅人藉稻

〔疏〕服虔云藉者耕種於藉田也記云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多寡不同其禮則一說者以藉爲藉稻又轉爲履行由未考服說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言大人畏失衆心而惑於其說亦云可以無學杜解不明

其庭小

〔注〕庭蒐場也○〔陸粲〕曰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於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也

子產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按〕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云云與此傳相類疑實一事也鄭異國傳聞不同或以爲葬時事或以爲蒐時事左氏遂兩記之耳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寶〕曰當是時許遷於葉矣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

〔陸粲〕曰襄十一年傳晉東侵舊許注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鄭曰爾之地余之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余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若如注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謂余俘邑乎

十九年太子奔晉

〔邵寶〕曰止悔而奔以死非不孝子也而不知重其親不知重其親乃無父之漸故春秋譏之若左氏謂舍藥物可也此因噎廢食之論

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史記正義括地志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此二五處中生之故智

紡焉以度而去之

林注去即藏也字書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按藏弆見漢書陳遵傳以所紡纑度紀郭城而藏之以待外之攻者欲爲夫報讎

師至則投諸外

疏投諸外者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下云猷之子占明猷此婦人也劉炫以婦人不出規杜氏非

其父兄立子瑕

疏按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子瑕子游叔父未詳○按下云子產以爲不順則子瑕爲子游叔父明矣世本之言恐不可信

札瘥夭昏

陸粲曰國語韋昭注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杜注未名曰昏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矣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愚謂大夫繼世立嗣重事也駟偃之子雖弱乃一宗之主仍立之而相之以宗人之賢者其可也安得以叔爲後乎子產秉國之成不以禮正之以致晉人來問其對客之辭誠勁君子無取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

注淵龍之室龍鬬則當就其室而禳之

二十年梓愼望氛

疏服虔云當時魯人失閏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愼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故以是日望氣○傳遜曰周禮注馮相氏世登高臺以望天文此固日官之世業非因

魯侯不行登臺之禮

乃見鱄設諸焉

愚謂子胥之進專諸欲傾身事光以遂其覆楚之謀耳然弑君何事也而可以助人謀之哉

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

注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疏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元公之世辰與地不得爲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此注云元公弟當是傳寫誤耳○按母弟謂太子欒之母弟非元公母弟也

奪之司寇與鄭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奪齊豹司寇之官。而與以鄄邑。有征役則還其邑之賦。

無則取之於已。杜注不明。

了行事乎吾將死之

宗魯知齊豹之將。殺其主。既不能止之。又不以告公孟。而徒以一死責塞。此貪利而輕生者。死安足重乎。

使華齊御公孟

[疏]使字後人妄加。討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爲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也。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注]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傅遜]曰肉袒者。明示以必死。非示以不敢爭也。諸臣方以忠義衛公。既執蓋當闕。而乃不敢爭乎。下云。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其肆亂如此。豈見其不敢爭而遂少戢乎。

阿下執事

[邵寶]曰阿私也。阿下執事。猶云私於下執事也。不敢斥公。

爲未致使故也

[注]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疏]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之禮。

齊侯疥遂痁

[疏]疥當作痎。痎音皆。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梁人袁狎與魏使李繪云。痎小瘧。痁是大瘧。此梁主說也。○[按]顏之推曰。痁有熱瘧也。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後漸加重。遂頻日發熱也。今北方人猶呼痎瘧音皆。又[素問]云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注。痎老瘧也。

守道不如守官

官與道有二乎。柳子厚譏之當矣。必非孔子之言。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注]子猶梁丘據。○[劉敞]曰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愚謂晏子持身儉慎。非叔向所及。故梁丘雖小人亦不得而間之。

二體三類

[疏]樂之動身體者惟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風雅頌其類各別。

四物

[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謂樂器也。○[傅遜]曰四物當爲律度量衡。先儒以下有六律。不應重見。殊不知此以數目次第成文。七音亦卽上六律五聲而列之爲七律度量衡。所以爲樂器者。而可舍之乎。

七音

陸粲曰杜注七音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同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爲疑孔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之此曲說也按諸史樂律志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通典注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律呂新書宮與羽角與徵相去有二律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曰變宮也

八風

疏東方曰谷風又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東北曰條風又曰融風南方曰景風又曰凱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凉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季萴因之

顧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爲之尸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是也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愿謂後世如沛公之代秦以寬濟猛者也孔明之治蜀以猛濟寬者也寬猛因乎其時非謂一人之身乍猛乍寬也胡氏疑仁人爲政豈有先致慢殘又從而濟之者以此爲非孔子之言溺其旨矣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史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叢子子產死鄭人丈夫捐珮玦婦人舍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眞德秀曰子產相鄭歷簡定獻聲四公凡四十餘年

方其始也內則諸大夫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甚者爲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强宗帖然順從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强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然夫子特以古之遺愛許之豈非深諒其心耶至于用人各以所長蓋深得聖門器使之道春秋名大夫未有

能及之者

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

疏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葢移就之也秦滅周鐘徙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西京置太常寺時人共見至十五年敕毀之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疏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牢禮當亦如之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牢也按劉炫云聘禮卿之饔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其命數鮑國禮當五牢此但加二牢耳

乃與公謀逐華貙

愚謂貙與多僚皆費遂之子也費遂平時不能釋其兄弟之怨及知多僚爲讒又不能告於公而罪之反與公謀逐貙激成他日讎殺之禍南里之叛雖發難張匄費遂安得辭其責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疏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陸粲曰日食至分不爲災古未有爲斯言者也是時意如專國前此旣廢伐鼓用幣之禮叔孫知其異志矣梓愼葢探知微旨欲抹殺災異以順強臣君子疾之○愚按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曰將水其年以旱大雩則常爲水之言亦不大驗

廚人濮曰

注廚人濮宋廚邑大夫○宋廚邑未詳釋文無音恐當讀八廚之廚黨錮傳注廚音皮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成功於廚人濮濮葢智士也而忠勇具足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注徽識也疏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謂旌旗上書其官名如今之軍記令揚徽者欲知其助公多少卽絳侯令軍人云爲劉氏者左袒之意

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陳禹謨曰傳之鵜鶘莊之鶴列意卽龍虎鳥蛇類也李衛公所云後人詭設物象何止於八卽此可證一端

于犨御呂封人豹

疏呂邑封人官名豹卽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釋例譜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

不狎鄙

注狎更也疏更者更遞也言汝頻射我不使我得更迭而射是爲鄙夫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

子無我廷（求枉反）

林注廷恐也○按此卽鄭風人之廷女之廷

二十二年自憚其犧也

疏犧者寵養祭犧之名牛馬羊豕犬雞爲六牲皆用純毛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疏因以犧喻寵子卽以寵子爲犧言寵愛爲犧者當用純德之人猶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實招禍難己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乎犧者用人之人是對牲而言人犧實難之人是據疎外之人而言人字雖同上下意異○按疏解不甚明白邵文莊云自犧者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己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此較順

王弗應

注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難甚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疏太子壽卒王命猛代之此鄭衆說二十六年傳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賈逵以爲太子壽卒王不立適子與彼傳不應故杜不從

五月庚辰見（賢遍反）王

按見王注云見王猛蓋單子立劉蚠以之見王猛亦見其時王子猛已立周本紀云國人立長子猛者是也或曰此單劉以王子猛見景王乃見之於柩前也周制踰年卽位景王之崩時甫半月故不曰卽位曰見王見卽伊訓奉嗣王祗見厥祖之見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遂卽位蓋王猛不成喪景王已葬而子朝爭立攻戰倥傯故甫五日而卽位以係人望後世柩前卽位之禮殆昉於此歟

盟羣王子於單氏

注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

之【疏】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故杜取爲說猛爲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太子壽母弟或是穆后娣姪之子或母貴也【胡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以有母弟故也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納王於王城

【注】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趙汸曰】陳氏云不書晉義繫于劉單按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籍訛舛別無考澄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惟據長歷悉云經誤非也

齊師取前城

【注】濟師渡伊洛○【邵寶曰】濟師濟籍談等之師也

【二十三年】王師告間庚戌還

【呂祖謙曰】此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師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者乘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趙汸曰】亂未弭而告間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莅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則前此觀望可知

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劉敞曰】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敘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愬於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趙汸曰】按左氏采衆事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爲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末自邾人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所修日曆而後可

士伯御叔孫

【疏】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孫武子】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出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楚越亦出罪人三行示不整以誘吳是也【陳禹謨曰】勝敵之兵必候敵亂則可乘藉非己先以亂彼之整者未易動也孫武所謂亂而取之固已雖然亂復何易一亂之後或遂至不可復收秖遺敵禽耳苻秦非永鑑哉

南宮極震

附子朝之南宮極因地震而死有云爲雷所殛者非也

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傳遜曰吳子諸樊王僚之伯父也僚子不應與伯祖同名太子諸樊四字必誤注疏皆已辨之但杜注諸樊王僚太子亦誤僚太子未聞意此卽公子光光乃諸樊之子傳倒其文又妄加太字傳聞之誤耳愚按楚世家太子建母（蔡女也）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之母而去卽此事也太子諸樊乃公子光之誤無疑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穆文熙曰子囊城郢君子謂之忠囊瓦城郢沈尹戌以爲必亡者共王之季楚方强而思城其國都是爲防患

于孫子常城郢特畏吳之偪則智略無措自保不遑其勢異故也況無極在國伍員在吳雖城百郢何益乎

不懦不耆

不懦不受辱也不耆不陵人也

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尊晉也

按不書族者一事再見卒名之例經文往往如此傳以爲尊晉非也辨詳集說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注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邵寶曰陽不克句莫又句莫然不動者積聚之形陽氣積聚故旱○王樵曰梓愼言水叔孫言旱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其時之旱而傳會之日食之示戒非爲水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此流行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也以精之盛衰相爲虧蝕水旱之故不相及也

二十五年爲六畜五牲三犧

注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疏周禮膳夫膳用六牲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卽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十一年注云五牲牛羊犬豕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

而以麋鹿麏狼兔當之○陸粲曰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用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割裂甚矣服虔解雁鶩雞爲三犧尤非三犧猶詩言三物耳傳遜曰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爲名未有及野禽獸者賓客牢禮亦然野禽獸止供脯醢之用太叔但舉大者言之耳

以象天明

注六親和以事父若衆星之共辰極○傳遜曰上注以天明爲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說陸子餘云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是也

以制六志

疏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爲情情動爲志其實一耳

吾聞文武之世

穆文熙曰乾侯之辱其兆早見於文武之時若然則昭公有以藉口而季氏亦可以無尤矣此必後人以昭公之事衍而成謠傅會其說

季公鳥季公亥季公展等

王樵曰魯三家以次爲氏季氏自行父至季孫彊並稱季孫氏以傳家故也如季公鳥公亥之類凡支庶並止

稱季以別之

季氏介其雞

疏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杜用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引或說以膠沙播之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之說是

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萬萬舞也公爲止二人餘皆萬於季氏蓋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注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陸粲曰春秋禮廢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云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大武宮煬立經皆書之別立廟何以不書乎

叔孫昭子如闞

傳者記此語非但明叔孫昭子之不知謀也亦深致惜之之意當時使昭子而在必能力阻昭公即使其謀遂行而鬷戾之甲必不至陷西北隅以入矣鬷戾之甲不興則孟孫氏亦必不爲公徒之伐而平了其可逐矣

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

邵寶曰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井去齊則近矣齊侯將唁公於平陰而魯侯先至野井齊侯言爲近之故而使有待於平陰所謂寡人之罪者以此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

非通內外不能入君非去君不能通內外去離也離君所也子家子自言不可與盟之故如此

公徒將殺昭子

疏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愚考昭公之不得入公徒

爲之也叔孫昭子將安衆而納公則公徒欲殺之子家子勸公以一乘入於魯師則公徒又脅之余嘗疑其故以爲鄭厲公衞獻公之出奔其負羈絏以從者何未有是也及觀意如之貨子猶於齊賂士鞅於晉然後知公徒之爲即意如使之也意如以姦濟其逆其於公之出也必陰置私人爲之扈從而實以脅制之使不得返國迨後喪及壞隤子家子之言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所云貌而出者非即季氏之私人耶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叔孫昭子之不忍自同於季氏而力謀納公正也不忍

見欺於季氏而反而自裁忠也其不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爲圖者自諒其力之不足以去季氏也毋亦勢使然耶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疏]劉炫云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後世騎馬之始按公羊傳齊侯唁公野井言以鞌爲几與此言乘馬相合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

[疏]說文楄方木也幹脅也木以藉幹明是棺中笭牀

二十六年君若待於曲棘

[疏]宋公佐卒於曲棘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欲納魯君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當是齊境內地名十年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於曲棘誤加耳

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趙汸曰]炊鼻不書爲魯諱以臣拒君也故齊師圍成特書公以見義杜云非公命不書非也○[孫琮曰]炊鼻之戰不書以爲不成戰也子猶入平子之貨其止齊侯納公歸之於天懼之以死而季有外援矣公孫朝僞降齊

人而魯備已成野洩冉豎顔鳴等皆效命於季不力戰以犯齊怒而季有內助矣季氏外內皆固公則叔孫婼已死子家羈弗聽而公徒臧昭伯之類皆妄庸人也往歌來哭能不應乎童謠耶

繇朐（其俱反）汏輈匕（必履反矢鏃也）入者三寸

[按]朐軥字通用說文云軥軛下曲者襄十四年傳射兩軥而還○[邵寶曰]矢之來也由車軛激從車轅之上矢鏃之入楯死者三寸此覆言中死之狀也

甚口

[疏]甚口大口也○[劉用熙曰]甚口有口才也按上文陳

武子失弓而罵故此言甚口猶史記云有口也

劉子以王出

[疏]二十三年傳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是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爲子朝所逐葢自劉而出也棄劉而去故王城人焚劉○[按]服虔云出成周也非是下傳云十一月癸酉王入於成周則其時成周尚未爲王有

王入於莊宮

[注]莊宮在王城○[趙汸曰]傳言敬王之亂歷四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

萬民弗忍

[注]不忍害王也○[按]弗忍與夏書因民弗忍距於河同義劉炫云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猶云不堪杜氏注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注]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此間王政與下文間王位間先王之間同葢間是參與之義善惡皆可言之

攜王奸命

[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疏]束晳云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也○[愚按]傳於攜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氏以爲伯服則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爲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曾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是爲攜王後爲晉文侯所殺

帥羣不弔之人

[注]弔至也○[傅遜曰]弔訓至於此難通葢言樂禍之徒不相弔恤也

矯誣先王

[注]先王謂景王○矯誣先王葢言矯景之命立猛耳閔子馬云干景之命可證劉炫以爲先世之王非也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疏]公羊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耳

天道不諂

[注]諂疑也○[按]字書諂徒刀切疑也從舀舀音由與諂諛之諂不同二十七年傳子家子曰天命不諂久矣同此諂字傳文誤作慆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眞德秀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主而臣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善之而不能用且厚斂焉是驅其民而歸之也

二十七年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注二子皆王僚母弟○按史記索隱掩餘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弟此賈逵說杜預從之而昭二十三年傳光帥右掩餘帥左杜又云掩餘吳王壽夢子考系族譜云二

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爲壽夢長庶則與系族譜合

遂聘於晉以觀諸侯

疏季子不知聘幾國經不書來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葬子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是也

師都君子

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疏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有復除謂優復其身除其傜役也

我王嗣也

史記王僚夷昧子公子光諸樊子王應麟曰按公羊傳云僚者長庶也襄三十一年傳狐庸對趙武謂夷昧甚德而度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爲夷昧子不應此言服氏注亦從公羊愚按杜氏言光吳王諸樊子是用史記爲說光云王嗣者言己是世適之長孫應嗣也惟光爲諸樊冢子僚不當越次而立故王僚之弑春秋不歸獄於光而但書吳弑其君僚也從史記得之

母老子幼

王肅曰此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史記索隱云王肅解

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强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回非也愚按吳越春秋公子光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媿恨之色不可不愼此僚母尚存之證應從史記無疑

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

愚謂光之弑僚人以爲札不宜讓國以起亂吳之亂札安能逆料之於前乎餘祭夷昧之時光年尚少至僚立時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日忘觀其乘閒而發斯可見矣光既不能忘吳而札之力又不足以制光於是委蛇其

聞甘踣子臧之節此札之所以爲智也○札之讓善矣然律以太伯仲雍逃荆蠻之義則壽夢方沒之時札必當逃吳而去之苟一日立於吳廷國人必持以次傳位之議餘祭夷昧所以不當立而立也即不然於夷昧之嗣亦必當請以闔閭爲世子不從則力爭之曰光爲世適國固光之國也光不立必有覬王位者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位定而後退耕於延陵之野如是則王僚不得立而吳可免篡弒之禍矣惜乎札之智不足以及此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

無極誠讒慝之魁然其計甚疏五甲五兵豈能爲亂乎常遽聽之而不察愚至此乎

國人投之

國人取菅秆投之而不舉火知其冤也

事君如在國

趙汸曰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此季孫之奸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於進胙之時欲神之聽之也惡之極矣

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疏劉炫云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此傳所言亦當如彼請晉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在坐非也○趙汸曰按下文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公出使齊侯在坐齊君豈遽出也仍從杜爲是

讀左日鈔卷之十 終

讀左日鈔卷之十一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江都　宗元鼎定九　訂

二十八年遂滅祁氏、羊舌氏

祁盈惡家臣淫亂而執之、未爲干紀、楊食我黨於祁氏、亦未見大惡、晉人一旦併殺之、且及其族焉、淫刑甚矣、叔向之賢、宜十世有之、而竟隕其祀、以時無韓厥爲之請也、晉政多門、范鞅荀躒皆貪賄、其不服伯宜哉、

屬厭而已

汪屬足也、○按韋昭曰、屬適也、言適及飽則止、此解勝杜、

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比公於大夫也、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汪云、大夫稱主、

從者病矣請以食之

公將爲馬作棺、子家請以馬肉食從者、所以深抑公也、公感子家之言、始依禮以幃裹之

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陸粲曰、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知也、杜解拘、○豢龍之事、杳茫難信、或有是言、而後世傳之、史墨遠引以自明其博耳、

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疏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是也、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陸粲曰、此漢儒所據、以明劉氏爲堯後者也、世言左氏近誣、非謂此類耶、左傳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壁、至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此等乃歆輩附益之

以更豕韋之後

史記集解按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封爲上公祀爲貴神

疏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非專祭此神也、下云世不失職、則句芒至后土、亦是當時官名、

在乾之姤

疏劉炫曰、乾之姤坤之剝、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之、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

之義若以之爲之適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以下不須復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文勢宜然○蔡墨此言但取易有龍字而已無關易之義理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賈鄭皆以烈山炎帝之號劉炫謂烈山即神農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是鼓鑄之鼓疏云冶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傳遜曰家語載此事王肅注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于用文義自明注疏解終費辭說

民在鼎矣

言棄禮徵書則民之爭端皆在于鼎即叔向詒子產書意

貴何業之守

疏貴之所以爲貴爲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

三十年 非公且徵過也

劉原父存公之說爲正傳專責公非也辨見集說

敝邑之少卿也

陸粲曰少卿言非正卿猶云介卿亞卿耳杜云年少誤矣

多方以誤之

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此多方以誤之之道也○多方誤敵自子胥發之遂爲兵家至要蓋非我之誘不能成彼之誤非彼之誤不能成我之勝古之善師者以全取勝止是不爲人所誤耳

三十一年 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劉敞曰左氏云齊豹求名而亡非也豹挾怨除憤發洩爲亂耳本無不畏强禦之名不畏强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又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貶甚于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

日月在辰尾

注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十月合朔于辰尾而食疏東方七宿共爲蒼龍之體南首北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房心與尾共爲大辰故云辰尾龍尾也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注謫變氣也庚午去辛亥四十二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午南方楚位庚金也疏金爲火妃夫妻相得而强盛是楚强之兆雖被吳入必不至亡○按辰尾居東吳在楚東又楚之讎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知六年此日吳入郢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知終亦不克其謂辰在辛亥而謫始庚午理不可曉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疏吳越之分同在星紀而云越福吳凶者鄭玄云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顧炎武曰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吳伐之凶非吳先用兵之說）○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于火莫易于木木謂之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掌可定也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非梓愼之言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年則戊午也歲在陬訾之口明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言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迨昭之八年則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言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襄之十八年丙午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亥也攝提格歲歲陰（歲星爲陽太歲爲陰）左行存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如左氏之說則卯而在寅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次推之皆不同焉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二次分爲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行一百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一次也○陳禹謨曰左氏凡言占候輒以歲所在爲福所衝爲殃故師曠梓愼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

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災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鴻烈解亦云歲星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不居越而他處主死國亡然則轉移象緯亦視主德何如耳

請城成周

玉海呂氏曰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又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輿地志成周在王城東故曰東周）陸機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

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華延儁曰陸機所云洛陽城卽成周也後漢魏隋並都於此

魏子南面

趙汸曰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胡一桂曰乾侯之事人道之大變也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夫天生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矣此黨逆之言何足稱述

定公

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啖助曰前年冬十一月城成周左氏云會於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此語重出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

范獻子去其柏椁

疏魏舒始卒已得范鞅爲代者鞅本中軍佐於次當代之喪大記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去柏椁示貶之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

注不書公未卽位趙汸曰前年冬會而今役新年乃赴功無再書之法杜注非

萇叔違天

萇叔忠之純者也以爲違天可乎左氏之文害義未有甚於此者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趙汸曰子家亟言於季孫不知所言爲何是時內則臧郈二家以君徼幸外則齊晉二國無納公之誠故子家欲季孫改過逆公以歸觀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亦可知已始則叔孫之謀平子有異志終則荀躒之唁

從者皆脅公故其事不遂

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

定公先入蓋季孫逆之也于叔孫告子家之言知之

公氏將溝焉

邵寶曰公氏猶言公家此倒句法古人多有之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注吳敎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吳伐桐僞若畏楚師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所謂多方以誤之○邵寶曰臨我我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吳自我也蓋吳將伐楚欲使之無忌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謂楚以師伐

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爲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愚按此解與舊注異然下文卽云秋楚囊死伐吳則舊注爲是

而潛師于巢

潛者對見舟而言見舟伐桐潛師伐楚此用伍員誤楚之計也漢淮陰陳船臨晉伏兵夏陽類此

三年有兩肅爽焉

疏釋畜于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霜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

四年嘖有煩言

注嘖至也○傳遜曰管子嘖室之議荀子嘖然而不類

注皆訓爭言杜解非

土田陪敦

注陪增也敦厚也土田增厚凡七百里○一曰陪重也敦槃類歃血器也讀都內切陪敦猶昭五年傳云饔有陪鼎

備物典策

疏服虔曰備物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類典策史官書策之典使依法書時事也

因商奄之民

注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按詩四國是匡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紂子祿父奄卽多士王來自奄之奄國近魯商卽在四國之內杜注欠分曉

命以伯禽

注時周公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疏劉炫云命以伯禽與下命以康誥命以唐誥正同蓋伯禽是策命篇名杜解非是

大路少帛綪（七見反）茷（步貝反）旃旌

注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疏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鄭玄云通帛爲

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藘茅蒐郭璞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則綪是染赤之草茷卽旆也（詩正義云茷與旆古今字）旆是旐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大赤取染赤之草爲名也然則大赤卽旃于綪茷之下更言旃者茷言旐尾旃言旐身圓其文故具言耳

自武父以南

疏桓十二年傳有武父是鄭地此在衞北界其地闕

取於相土之東都

按相土契之孫也傳曰相土居商丘東都意卽商丘之

地。

疆以周索

[疏]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考工記器量銘曰時文思索。鄭亦以索爲法。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疏]五官之長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爲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

五叔無官

[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惠][按]富辰說文昭十六國。以曾衛毛聃並言。毛聃明是二國。毛叔名鄭。聃季名載。見史本紀及逸周書。今杜云毛叔聃何也。聃必鄭字之誤。當正之。

曹爲伯甸

[疏]鄭玄云。曹今濟陰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東都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爲甸服。言其小也。○曹以伯爵居甸服。故曰伯甸。[按]世家曹叔振鐸。本武王同母弟。故次於蔡叔度之下。今杜云與周公異母。不知所據何書。

鄭捷齊潘

[注]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疏]釋例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則以國之大小爲次。

乃長衛侯於盟

[王應麟]曰。劉文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於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六月盟於皐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

未足信。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

[按]郤宛杜注不訓伯氏。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奔吳。或有據。徐廣以爲郤宛子。嚭必誤也。[陳啓源]曰。傳明言郤氏。其與伯氏異族可知矣。況州犂自晉奔楚。嚭乃其孫。才傳兩世。安得便分氏族。世家之言。恐屬附會。杜以爲郤宛黨得之。○大宰嚭爲祖復讎。子胥爲父復讎。初本同志。迨後則忠佞分矣。

自豫章與楚夾漢

按此豫章與二年見舟於豫章皆是江北地名非漢書江南之豫章郡也趙子常云豫章在淮南江北後徙在江南或曰今德安府東三十里章山是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阸

注三者漢東之隘道○玉海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今信陽縣）鍾山縣東南一十一里魏攻黽阸即此山史記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有平靖關蓋古鄳縣之阸塞傳遜曰大隧在今汝寧府羅山縣西南百二十里一名九重關直轅疑爲武勝關在今汝寧府信陽縣南冥阸在

信陽縣東南九十里一名平靖關有大小石門鑿山爲道是漢東三隘道塞之使吳不得退因與兩師夾擊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注用軍器林注吳用木爲兵言椎鈍也我用革爲兵言犀利也不必久與相持

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

小别大别注疏皆不詳所在但云近漢之山按水經注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與江合今漢陽府漢陽縣東北漢江右有大别山是也一名魯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小别山在其西

奔食而從之

邵寶曰奔字句食而從之句食而從之吳人食楚人所爲食也○按杜注奔食二字不斷

五戰及郢

疏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别至大别三戰也栢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則爲六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不暇爲陳故不數也陸粲曰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爲五也蓋自小别至大别三戰自栢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澨亦在其數但傳文高簡舉大略耳

執燧象以奔吳師

按公子偃縞出蒙皐比（見莊十年）胥臣蒙馬虎皮（見僖二十八年）此馬燧爲戰車冒以狻猊象之祖也楚子使火燧繫象尾驚却吳師此田單繫火牛尾以破燕江逌繫火鷄足以破羌之祖也故兵法之奇莫備於左氏

司馬戌三戰皆傷句（古侯反）卑布裳剄而裹之

沈尹戌善料事料人於城州來知楚必敗於城郢知子常必亡至殛費無極誅鄢將師俾楚不遠丘墟者皆其力也卒之雍澨之戰身傷以死猶免其首何忠且壯歟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注】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沈括】曰書傳雲夢澤在江南不然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今之安陸則雲在江北也○【傳遜】曰杜注以楚子初涉睢避吳既而復涉睢濟江而南入江南之夢避吳兵益遠矣然鄖本在江北何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應載之考鄖隨皆在江北下文云王奔鄖又云以王奔隨皆與江南之夢相隔又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遶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俟吳兵退即入郢並未至江南也元

凱但據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不思睢水本入江而鄖隨在江之北也

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疏】鄖今江夏雲杜縣在楚之西南隨今義陽隨縣在楚東吳師尚在楚更東來奔隨者爲楚與隨有恩可以保守也

我必復（音覆）楚國

【愚謂】子胥覆楚以報父兄之讎非也夫恒人殺其父兄可讎之以君殺其無罪之父兄則命也有不幸焉非讎也子胥而飲痛於其父兄惟有逃而已矣讎之則悖也其父兄以忠於楚而死其子必覆楚而亡其社稷并非父兄意也况殺其父兄者讒臣費無極此時平王已死無極之族已赤無讎而又何報焉鄖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斯言足以定子胥之案矣○【陳繼儒】曰子胥報仇之後若即自刎以從父兄於地下則後世必以死孝哀之雖然子胥恩讎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五】年改步改玉

【疏】步謂行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跡繼武跡相及也中武跡間

容跡是君臣步不同也又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爲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申包胥以秦師至

【王應麟】曰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

國策載七日哭秦朝。爲棼冒勃蘇事。棼冒勃蘇卽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修務訓。又謂炎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傳考之。卽左司馬戌也。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于葉。其聞包胥之風而效法之者歟

王使由于城麇

[按]傳文麇卽是脾洩之地。因子西曾立國于脾洩。故築城以旌之。一統志。故麇子國。在岳州府境。有東西二城。楚昭王使王孫城麇卽此。

不能如辭

[疏]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不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可證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疏]王肅本小大何知爲句。張奐引傳文。小大上屬。○[按]上問高厚不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爲是

[六年]公侵鄭取匡

[注]取匡不書歸之晉。○[趙汸]曰。杜知匡歸晉者。以非隣國。不能有其地。

公叔文子老矣

[注]文子公叔發。○[按]衞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論語孔氏注作公孫拔。疏引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集注云公孫枝。從論語疏也

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疏]禮諸侯使卿聘隣國。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書。故略之也。傳不言報晉君。惟言報夫人者。桓子如晉獻鄭俘。卽亦

報晉聘也。桓子報聘。卽亦得報夫人也。陽貨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

遷郢于鄀

[括地志]鄀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按]樂鄉廢縣在今襄陽府城南二百餘里。遷都西北。以避吳也。○[傳遜]曰。或疑子西不當臨難遷都。非也。郢本在江陵。吳以舟師泝江而上。一水可達。襄陽稍西北。吳既難犯。又居國上流。其勢易以制吳。今襄陽實控扼南北。天下之形勝稱焉。子西謀之深矣。

八年顏高之弓六鈞

王應麟曰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其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御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强名無足怪也愚按史記正義云孔子在衛南子招孔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據此傳文顏高斃於陽州其事在定八年而孔子世家序過匡于是年之後則顏刻之非即顏高明矣招搖次乘又在過匡之後則在衛無顏高爲御之事又明矣

主人出師奔

注攻鄆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疏賈逵云廪丘氏出戰魯師奔走而御退言魯無戰備也如杜解增傳所無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疏齊聞救而去晉師未入魯境不成爲救故不書○史記正義士會食邑于范因爲范氏中行偃本姓荀偃將中軍爲中行因氏焉原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

魯於是始尚羔

疏先是魯命卿與大夫俱執雁今始知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

衛人請執牛耳

疏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涉佗挼（子對反）衛侯之手及捥

注挼擠也血至捥○傅遜曰挼一作捽是把持之義捥今文作腕掌後節中也挼手及腕蓋上近于臂杜解挼爲擠是推擠不當言及腕傳亦不言見血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注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陳傅良曰成桓公不書專譏晉之伐與國也經所以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多會伐者矣

公山不狃不得志于季氏因陽虎

按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召孔子當在此時不狃之與陽虎其欲去三桓一也而其情有異不狃之意在于張公室特不知此非家臣所宜舉爾虎本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于魯可見二人心事夫子所以一則欲見而不見一則來召而欲往也

栢子咋謂林楚

按字書咋側格切大聲也杜訓暫非

喜于徵死

注徵召也季氏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按此解未順陸子餘云當作喜于脫死因上林楚云徵死故此誤寫耳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一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之使出而各居也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王應麟曰子産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又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按論衡云周以八寸爲尺則二尺四寸爲三尺蓋周之遺制又曰子産鑄刑鼎以救敝俗也叔向猶譏之况鄧析竹刑又改刑鼎之舊乎析著書列刑名家有曰君父于臣子無厚固不仁者駟歂殺之乃其自取而左氏乃責歂不忠乎責其不忠曷若責其用刑書乎

載葱（葱初江反蔥同說文作囱）靈

疏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此車前後有壁蔽兩旁開窓可以觀望窓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呼窓木爲靈子

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

林注犁彌謂東郭書子讓衆而立于城之左我讓衆而立于城之右使登城者盡終而後下入城蓋彌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邵寶曰登登城也下既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譎辭絶而後下乃譎辭也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疏古人用車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外二馬謂之驂其首差退說文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故云吾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云靳車中馬蓋言靳是中馬之駕具中馬卽服馬也○邵寶曰東郭書讓登爭先也犁彌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犁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言先登是又難也如驂馬之靳則書先而猛畧後焉所謂先先于衆非先于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晉車千乘在中牟

注今滎陽有中牟縣廻遠疑非也疏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此

言晉車在中牟又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也此中牟在河北但不復知其處臣瓚云趙界自漳水以北中牟當在漯水之上今按史記正義云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

皙幘而衣貍製

注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疏幘說文作齻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相當○傳遜曰如疏說皙幘是齒白而齊愚謂皙是面白之名幘即岸幘之幘一時據軍中所見何暇細及口中之齒乎愚按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幘之制起于秦故注疏解如此仍從舊說爲安

彼賓旅也

賓言讓旅言等也書先登彌先下是旅進退也

公三襚之

疏自死至殯三時與衣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

與之犀軒與直蓋

注犀軒卿車疏說文軒曲輈也謂軒車有藩蔽魚軒以魚皮爲飾犀軒當以犀皮爲飾也直蓋高蓋也

坐引者以師哭之

按坐謂膝坐即跪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十年齊人以兵劫魯侯

章如愚曰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凡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示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爲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說而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數說互異將誰適從乎至孔子使茲無還辭盟之語尤不可信

有如此盟

按經不書盟恐傳難盡信辨詳集說

嘉樂不野合

禮饗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郊野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注揚水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按四言第四句也是不敢以告人杜注所云是三言

每出一門郈人閉之

愚謂駟赤之得行其計郈人爲之用也亦妙有權略旣使魯不失郈又驅侯犯如齊不致激成禍亂待小人法當如是

齊人乃致郈

邵寶曰齊人致郈與前侯犯從之句相應侯犯從之之時必以郈之名籍歸齊齊至是來致之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注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陸粲曰滑羅以曹國弱小無追兵故言與其空設猛厲之容寧安於無勇不欲虛當爲殿之名也恐無示弱誘之之意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愚謂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叛說者云此叛季氏非叛魯也在季爲逆在魯爲忠其說非也彼稔見三

家不臣之跡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以爲名耳其志何嘗在與魯哉觀二人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是投鼠而不知忌器者也非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則公幾不免論語所以特書公山氏爲叛叛者甚逆之辭天下未有以叛稱而能成大謀濟大事者也然則孔子何以欲往其召曰孔子視天下無不可用之人使孔子用公山必教之以臣於季氏用季氏必教之以臣於魯公用魯公又必教之以朝宗周事天子而復周公伯禽之盛所謂我爲東周者此也而豈區區挾叛季之人以爲與魯之資哉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愚謂墮費者季孫之志也季孫何以欲墮之以不狃據費必將爲己害如侯犯之於郈者其時夫子爲司寇仲由爲季宰必以强幹弱枝之論昌言於朝季孫所以樂從之也及不狃率費人襲魯將得季孫而甘心焉然稱兵犯闕事已不順所謂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者也況不狃得志則墮都之舉必不得行夫子奉公伐之旣張魯公之威又順季孫之欲所以墮費易易也圍成不克特以孟孫入公斂陽之說然使夫子久于魯亦必有權道以弭服之而豈終于不墮哉

十三年乃介而與之乘驅之

疏介甲也詐言晉師至衞侯不及駕兵車因與衞侯同乘言齊侯之欲親衞侯也

絕衞之道也

邵寶曰置諸邯鄲衞人意也置諸晉陽非衞人意也衞自此往來必絕故曰絕衞之道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穆文熙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殺邯鄲午非其罪激成荀范之禍此其始禍者非鞅乎乃荀范出奔而鞅以韓魏請得復其位則晉爲無刑矣後乃假罪安于戶

之于朝將誰欺哉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趙汸曰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者時二家伐之圍之皆稟君命故晉人以叛告也觀荀躒言于衞侯可見

韓魏以趙氏爲請

韓不信與荀寅相惡魏曼多與士吉射相惡故二氏請于君而納鞅三家分晉之形見于此矣

史鰌曰子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

凌稚隆曰公叔文子而富也史魚爲之諫無亦勸之歸

邑于公散積于衆以無益驕者之過卽戍可以不亡乃僅告以富而能臣爲及身之計爾雖文子令終其子卒不免奔亡之禍保世尤宗之道豈如是乎

十四年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

孫琮曰許太子而殺其母固不可爲也許太子而背之使不幸而太子見殺尤不可言也然則爲速當奈何始聞太子之命卽以母子大義正言諫之不得則以死拒之又不得則以亡避之今皆不能而止以緩死爲辭此貪生之徒耳乃曰義不必信義果如是耶

十五年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趙汸曰公穀二傳謂定姒者哀公妾母非也定姒從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此爲適母明矣愚謂定姒若果夫人不赴猶可曰煩于喪禮不祔則無故而黜君母于廟禮必不然二傳之說爲正邵文莊云子不成君夫人之號未可尊也况卒也後公二月葬也後公一旬以君正妾兩宜若是○姜寶曰定夫人娶與薨皆不見于經其娶在未卽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汪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書之以示譏汪克寬曰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于魯豈有魯國城

邑乃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掩其實乎此非人情也

孫　士珏玉粟　正字

讀左日鈔卷之十二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同邑　顧有孝茂倫　訂

哀公

元年里而栽

注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疏築墻立板謂之栽葢豎木以約板也楚慮外人救蔡則已表裏受敵故築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內置兵以攻蔡外憑壘以禦救者

夫屯晝夜九日

疏劉炫曰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壘成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史記索隱夫椒賈逵云越地得之但未詳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悉兵伐越則當及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耶

逃奔有虞

注梁國有虞縣疏舜始國于虞在河東太陽縣禹封舜後未必在河東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

虞國杜于地名言有者皆疑辭

器不彤鏤

注彤丹也鏤刻也國語注彤謂丹楹鏤謂刻桷

二年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邵寶曰郢有命于靈公何爲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如其時與地郢亦可以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葢有慕于季札之風者也

又曰靈公欲立郢郢曰輒在是有見于適庶無見于昭穆也雖然父喪而無子則孫可以承重父喪而有子則孫不可以襲尊可以承重者禮之變不可以襲尊者禮之常

三揖在下

注三揖卿大夫士疏周禮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揖爵同者衆揖之三揖士有上中下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疏此春秋時河道與杜氏時異土地名云戚頓丘衛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

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爲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使太子絻（音問）

注絻者始發喪之服疏禮不至喪所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鄭玄注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注疏曰免之爲絻猶衰之爲縗程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如免冠之免非冠名其說誤也）

以兵車之旆與駟罕兵車先陳

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陸粲曰杜

解未明按襄十八年晉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此傳文亦此意葢設旆於車盛爲軍容與駟罕兵軍在前者相對結陳駟罕自後至見之必懼其衆也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疏昭五年傳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五十里之采邑

士田十萬

疏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士田十萬爲方百里

有餘

志父無罪

注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疏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

桐棺三寸不設屬（音燭）辟（步歷反）

疏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夫子制于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也辟親身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二重大夫一重無辟惟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君制耳非

正禮也

素車樸馬

疏樸馬謂髦不翦落○按樸者對文而言翦鬣則爲文馬矣

無入于兆

注兆葬域疏周禮冢人云凡兵死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營外以罰之

登鐵上

括地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孟喜曰可矣

注喜太子前怯今更勇○傳遜曰非喜太子也下傳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太子勇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將亡而傳傁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按靷引軸也以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欲明其靷之將絕故不以乘人而以乘材材小木也旣而果絕則前之將絕驗矣

三年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注鬱攸火氣也○濡帷幕于水中出以濟用從火氣所向而爲之備二句皆倒字法

南氏生男正常葴以如朝

邵寶曰正常之告南孺子男可謂不負桓子矣于時康子卽位矣告不亦晩乎娠有期日始卒而告請孺焉固愈于旣葬而徒告也雖然康子之立固必有君命矣君將奈何因其請退而辭之可也俾遂攝焉而約反嗣于他日亦可也

則或殺之矣

卽康子爲之也朱子所云康子奪適謂此

四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注承音懲蓋楚言疏懲創往年州來之遷恐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聲轉而字異耳

單浮餘圍蠻氏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左傳單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爲麻麻蠻聲相近耳按新城今陸渾縣是也

以臨上雒

按上雒在今商州形勢所在斯時爲晉地下云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注云少習商縣武關也卽沛公入秦之道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注命大夫別縣監尹疏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今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故爲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遙遠別爲置監

以畀楚師于三戶

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按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卽此地○時楚人圖北方勢甚張謀甚狡而晉何其懦也斯時有范中行之難故不能與抗然諸蠻無罪誘而致之執而畀之晉世主夏盟而今乃京師楚乎

弦施逆之遂墮臨

疏趙稷初奔臨本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按林注謂墮臨邑以處趙稷誤也下文弦施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稷亦從之矣

五年王生授我矣遂死于柏人

王生之舉張柳朔與祁奚之舉解狐絕相類柳朔卒死范氏以報王生尤爲千古義俠怨自若焉不以蔽賢無私德焉不以負舉兩人惟一心事主故磊落如是後世人臣恩怨明而國事僨矣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按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蓋佛肸本晉邑宰而助范中行者曾亦援范中行佛肸所以來召孔子也夫佛肸與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之事蓋不同矣不狃猶名張公室佛肸則黨范中行爲逆者也（二氏伐晉侯敗而出奔）不狃在吳猶不忘宗國佛肸則與范中行俱滅亡而不悔者也其時趙鞅已歸晉奉君命而討不臣二氏豈有復存之理夫子乃欲往其召哉所云欲往者猶云居夷浮海無所復之而云然耳

六年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愚謂國人之追國高以陳氏厚施于民之故且國夏高張阿景公意而立荼已大拂國人之情矣能無助陳氏乎○陳乞之以詐去國高爲欲廢孺子荼也其欲廢孺子荼爲欲立陽生也孺子荼之立景公不託陳乞而托國高固乞之所甚惡也

再敗楚師

注前敗栢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按劉炫云再敗謂今戰更敗觀下云棄盟逃讎方說退意劉解是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馮時可曰楚昭時救陳在城父三軍從焉都都一空國

耳越女之子章倮然一賤者也家嗣未定羣公子旁睨章保不爲脅之公子班齊之孺子荼耶是故讓子西讓子期又讓子閭者凡以安章也楚子知子閭之賢足以安章也故讓之獨數不然均庶兄也何至於子閭而五讓歟子閭許而後可定立章之謀矣潛師閉塗立子章於軍中而敵人不知楚國按堵其辭也非矯也其許也非貪也吾以爲昭王之明過於宋宣而子閭之順過於宋穆遠矣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王應麟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

也。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衆烏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可見災異古史官之職。後世委之星歷卜祝之司。而修省之意微矣。

江漢睢漳

【水經】睢水經𨛦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水經襄陽至南郡當陽縣入江。

僖子不對而泣

悼公意欲僖子殺荼。僖子不忍故泣。〇甚哉陳氏之得民也。國人知之而不言。所以敢召陽生。自魯入齊。自陳入宮。詐脅鮑子。斥逐君夫人。無一人與爲難者。不對而泣。似亦良心。然安知非詐也。舉齊國而詐之。何有于一朱毛哉。

【七年】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疏】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〇【陸粲曰】上物亦通言之。如冕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牢亦在其中。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力果反）以爲飾

【疏】史記。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蠻。文身斷髮。此云太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太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既多。既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〇【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〇【黃震曰】蘇黃門謂子貢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有斷髮文身之事。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太泥左傳。夫斷髮文身者。泰伯仲雍始入吳之事。隨其俗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乃斷髮文身。豈人情耶。〇【王樵曰】斥吳先君之事。此非所宜言。傳者傅會之耳。

【八年】師待之

此宋師也。宋之殿兵不行。故師待之入國。林注以曹師言。誤。

問于叔孫輒

定十二年。叔孫輒襲魯。兵敗奔齊。後又自齊奔吳。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疏】率謂在軍前引導。率領先行。非謂軍前之將帥也。故不狃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惟此二人故也。〇褚師圃脫衞侯中牟之阨。公山不狃拒叔孫伐魯之謀。皆志不忘宗國。君子有取焉。其云君子違不適讎國。

又云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並長者之言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常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疏〕克之非實克也葢鄙人道吳人之言謂必可克之以吳人王犯常宰武城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也國人懼者武城人懼子羽父爲吳內應也○〔愚按〕劉炫謂其時已克武城國人懼懼其害魯非武城也陸子餘取此說葢武城在今費縣西北爲吳魯孔道吳克武城將駐兵深入況王犯與子羽父二人相得恐其堅心事吳故國人皆爲之懼也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羅景綸曰〕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慨然與宵攻之列卽因是而死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棄水心以劫寨病之過矣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魯雖爲城下之盟吳人行成全是微虎懼之一夕三遷之力及景伯負載書出盟諸大夫因求吳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王不欲遂兩止也

吳人盟而還

〔注〕不書盟恥吳夷○〔趙匡曰〕吳之伐魯爲邾故也若實爲城下盟則魯懼甚矣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師乃歸之乎經不書盟信經可也

九年故圍宋雍丘

〔按〕雍丘本杞所封此曰宋雍丘葢杞遷而宋得之

遇水適火

〔疏〕服虔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盈水名也

〔注〕趙鞅姓盈水盈坎乃行○〔按〕史記秦柏翳之後嬴姓也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嬴盈字同音然此解本牽强難

通而下又取水盈坎爲義與鞅姓何涉

〔十年〕齊人弒悼公赴於師

傳不言弒者爲誰〔按〕齊世家云鮑子（田世家作鮑牧）與悼公有郤四年吳魯來伐鮑子弒公赴於吳然經文齊侯書卒恐無被弒之事辨詳集說

於是乎取犂及轅

〔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疏〕犂卽犂丘也二十三年傳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禽顏庚庚卽涿聚也二十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

我請遲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愚謂〕季子身雖不入吳國心未嘗一日忘吳也是時夫差方結怨于齊安可復搆兵于楚以務德爲名遇子期而去之誠不欲殘民取勝以厚夫差之毒而速其亡也○〔劉氏曰〕左氏云延州來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十一年〕一室敵車優矣

言以一都邑之室而敵一乘車自有餘力非謂以魯一室敵齊一車也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冉求之意謂武叔未堪戰我故不答戰事蓋以激之故武叔云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杜云非已才力所及故不能言失其旨矣

有子曰就用命焉

就卽陳力就列之就言須雖弱使之就于行伍必用命焉就字微讀○冉有樊遲皆忠于魯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也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不出此夫子之訓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嬖僮汪錡乘皆死

〔陸粲曰〕公爲乃昭公之子謀逐季孫以成乾侯之禍至是乃死或曰彼蓋悼前事之失而以晚蓋者也夫然曷若盡節于昭公歟使其從公而出也能彊勉與子家子同心而無與羣小相比公存則蒙死圖入如甯俞之於衛侯公沒則泣血求援如申包胥之於楚國不濟則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今靦然儕人共國已再易世雖隕於原野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命其徒歌虞殯

〔注〕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疏〕禮啓殯而葬下棺反日中而虞蓋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今之挽歌是也（困學紀聞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横之客）

人尋約吳髮短

〔注〕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首○〔凌稚隆曰〕令人具繩爲俘獲用以吳俗斷髮不可縛欲以繩貫其首取之○公孫夏諸人誓死則志決何反被禽其氣怯也公孫揮獨志在獲人卒不爲人所獲而免于死其氣壯也故知戰以氣爲主

王及列士皆有賂

〔孫武子〕卑而驕之〔劉寅曰〕卑辭厚賂使彼志驕則怠而不爲備故可襲而破之如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爲豢吳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

不爲備卒滅之是也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注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傳遜曰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而還報吳今考傳文此云使于齊下云反役明是子胥身自使齊若子胥使人當云使使于齊而無反役之文矣

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注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按孔文子始令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己女妻之繼又惡其淫乃奪己

女而妻太叔之弟二事皆不列人類夫子以他善而稱其文其取人之恕哉季彭山云或傳文有誣辭

胡簋之事

注夏曰胡周曰簋疏明堂位有虞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並云夏曰瑚杜亦同之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金履祥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何久于衛如此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思魯在士曰盍歸乎來則自陳至衛盍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而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旣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卽歸也

十二年用田賦

按作丘甲者一丘而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用田賦者丘出牛馬之賦又藉井而取之不待丘也杜氏皆不可

從辨詳集說

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孔子以小君禮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疏大夫之喪服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此何以言放經而拜盍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旣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傳遜曰曲禮言賓主弔喪之常弔君毋自不同意孔子于時必已弔之于朝矣弔而後適季氏非適季氏弔也拜乃賓主相見交拜之禮見季氏不絻則亦放經而拜以爲稱耳弔喪不

答拜于此何與然杜注所云亦有誤孔子仕于定公十年距此已遠何云始老又以去經爲從主節制此豈予季氏而乃云從主哉○愚按孟子之卒實吳女也故娶不告宗廟沒不赴諸侯葬亦不稱小君觀季氏不服喪冠則當時不以夫人禮待之可知矣孔子去經而拜固不欲顯季孫之失亦所以掩昭公之非禮也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注盟不書畏吳竊盟○愚按自哀二年盟句繹以後凡內外盟經皆不書以匱盟要盟不足書且不忍書也若云畏吳而竊與衛宋盟故不書恐不可信盟歃大事也誰能掩之且吳人主會寧不慮爲吳所覺而三國敢竊自爲盟耶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注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疏月令季夏之月火昏中詩傳流下也火星七月昏而見于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季冬納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火猶西流言未盡沒是夏九月也

十三年越子伐吳爲二隧

注隧道也○愚按吳語勾踐命范蠡舌（吳越春秋作洩）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曰姑熊夷吳郊也）

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臺徙其大舟蓋越兵入吳一截淮一泝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干隧干隧地無考疑二隧之訛

吳晉爭先

疏國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今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俱在下晉實先矣國語之文多與傳異傅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二文不同者必語虛而傳實○趙鵬飛曰是時吳强晉弱然吳方在會而越入吳之報忽至吳子倉荒刎報者七人則內惕而不敢固爭恐左氏先晉是愚按此時晉實不競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當以外傳爲實辨見集說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注伯王官伯侯牧方伯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也○按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即伯率侯牧以見王之禮

晉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魯有祈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上辛盡下辛乃前一月卜郊之禮然春秋所書郊無定月景伯云云特權辭以紿吳耳不可以典制求之

呼曰庚癸乎則諾

庚金屬秋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諾者諾其請而與之

【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子姓鉏商名○【括地志】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郡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

及即位使爲政

【愚謂】陳氏之謀齊日耽耽然在其側簡公之寵闞止適予之以隙耳闞止輕率寡謀復寵陳豹而欲盡去陳氏卒之殺其身以及其君方信平仲之外善陳桓子而內則以禮告景公不爲無見

子我夕

【注】夕視事○【傳遜曰】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注云莫見柳文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爲莫見○【按】此與子革不同下云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爲視事也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陳宗陳氏之宗廟也與下盟辭有如陳宗同有謂陳氏宗主即陳成子者非是

子行舍於公宮

【愚謂】陳逆初逃陳氏後何以忽在公宮哉陳豹之事闞止陳逆之隱公宮皆成子之謀也自古奸臣竊國必密置私人爲內間然後其計得成闞止寵豹正墮成子術中逆復在宮則成子出入皆無所忌簡公動息無不知而可以弄之於股掌之上矣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注】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

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史記索隱】按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杜注強相證合言四乘有八人耳又按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即此事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是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兄弟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云兄弟八人增叔父爲兄弟之數服虔杜預皆失之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陸粲曰】陳恒之力於弒逆若撥變矣聞公怒而將出豈其情哉姑以是觀國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如之

廞曰二句難解或曰廞與賁音同積去聲言日費吳國之供給委積故一日即還一次急於致君命也

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邵寶曰禮賓終有於入竟者有於未將命者於入竟者主人爲之殯介攝其命於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蘇轍曰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偕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存

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注魯哀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日月必有誤疏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冬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皆定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元凱從史記○愚按公羊以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偏冬十月少異世家謂二十二年生者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耳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八月二十一日也宋景濂辨之曰公穀傳經之家講師相授其言必有據依且又先於司馬遷者也自當從之但考春秋長曆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則月當以穀梁爲正矣孔子卒之年月日其詳左氏然哀公十六年乃壬戌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是五月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爾乙丑則四月十八日以夏正言之實二月十八日也自壬戌歲上遡己

酉孔子得年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也

無自律

嘆已無所取法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注祏藏主石函疏禮大夫之祭無主悝有主者當時僭為之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何以知其不洩人言於承劍不動知之蓋不怵人者亦必不媚人也

子西以袂掩面死

被伐也請以五乘亾爾手之拒軌也欲自北門出姦人飾詐大抵然耳○〔愚按〕成子欲出亡所以激陳逆之怒也成子亡逆必爲闞止所屠自不得不封而止之

陳恒執公於舒州

〔史記〕舒作徐〔索隱曰〕徐音舒齊邑薛縣是也〔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渤海郡東平縣

逢澤有介麇焉

〔注〕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疏〕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開封縣逢澤去宋都睢陽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

司馬請瑞焉

〔注〕瑞符節以發兵〔疏〕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司馬牛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傳詳司馬牛卒葬所在愍賢者之失所也使宋景念向戌之賢不絕其祀召牛而復之不亦稱乎而卒使之死於亾也悲夫

〔十五年〕廢日共積一日遷次

子西之死在孔子沒後或人及其生存時舉以爲問蓋震矜其定楚之功也然子西忠而實闇卒召白勝之亂蒙面以死是尚不得與葉公並稱况子產管仲乎

〔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疏〕甸即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兵車一轅兩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甸者衷中也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也○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之臣不得僭○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是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惟有露裼衣無露裘之時今良夫以食熱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劍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

吳師分以禦之

〔劉寅曰〕越爲左右句卒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破吳夫

形人而我不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敵分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備多則我所與戰者愈約矣○[李靖]曰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越分兵潛涉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姬澹遠來伐石勒勒遣孔萇逆擊之萇退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大敗之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取勝者多

太子又使椓之

[注]椓訴父欲速得其處○[愚按]椓疑當作諑即謠諑之諑蒯聵之居戚也其子輒拒之於衛其入衛也太子疾又愬之於晉春秋子禍之烈未有若蒯聵者也豈非戲陽速之事已實有以誨之哉○[傅遜]曰觀蒯聵輒疾之事人道幾絶矣夫子何以有正名之說余謂蒯聵欲殺南子出於羞忿與簒弑者稍殊且靈公未有廢之之命也何不可以君國設已廢則輒豈獨得立乎若夫子爲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爲太子蒯聵雖不仁得國於輒必不廢之而立疾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爲迂何也

緜緜生之瓜（古叶平攻切音姑）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良夫誠小人太子疾自以私怨殺之未當其罪故死而猶能見夢於莊公也

如魚竀（同赬）尾衡（華盲反）流而方（蒲郎反）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注]竀赤也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疏]鄭衆以繇言如赬尾之魚方羊遊戲於橫流之中喻蒯聵淫縱也劉炫云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言邊遠之大國將來滅之○[愚按]方羊古與彷徉通楚辭聊彷徉以逍遙劉以裔焉大國爲句稍强然較之連上彷徉者差成文也韻會云竇集韻或作窬說文引圭竇亦作圭窬上羊亾爲韻此竇踰爲韻正騷辭之體孔氏阿杜而非劉亢之矣

武伯曰然則彘也

[按]執牛耳即襄二十七年叔向所云尸盟也國君在則當以人臣執之吳姑曹衛石魋皆然故武伯自以爲當執杜云執者無常恐非

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疏]按左氏敬王崩在此年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則敬王崩當在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

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二十一年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覺皆讀去聲與蹈叶）

注臯緩也疏士喪禮始死復魄云臯其復鄭玄云臯長聲也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爲緩也

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憂叶衣虛切音於易林出入休居安居無憂）

注二國齊邾也○傳遜曰二國以齊魯賓主言之邾國小從齊其事輕矣魯爲齊責頗不憂耶○王應麟曰儒書爲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二十二年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史記作自剄死以歸以其尸歸也越絕書越王棲夫差於秦餘杭山卒因葬焉吳志云夫差冢在陽山陽山一名秦餘杭山與傳不合○愚按傳哀二十年越圍吳二十二年滅吳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與左傳合吳越春秋繫其事於二十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二十三年使肥與有職競焉

按說文競訓彊職競謂彊力於職事也亦倒字法杜云競遽也不然

其可以稱旌繁（步干反）乎

注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

二十四年是躗言也

林注躗過也過謬之言陸粲曰躗是踶蹋之義此當作讆說文字林皆云讆寱言不慧也

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按史記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此云因太宰嚭則嚭又用於越也未知孰是

二十五年君將殼之

注殼嘔吐也○按說文作殼音墼傳云韻書無此字蓋殼之誤也宜改正

公戟其手

注抵徙手屈肘如戟形○傳遜曰以手抵徙既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屈其肘安能如戟乎考字書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爲三此必屈二指而以其三指爲戟形耳

乃載寶以歸

拳彌以衞盜恐輙而載其寶以歸衞言輙之愚爲其臣

所弄如此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而納公

注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按杜注解申開二字似併疏云衛人申開守陴得之葢申開嚴設守備聲言納輒輒知衆情不附故不敢入也

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

愚謂蒯聵與輒皆出而復反反而復出均之不令終者也然聵欲弑母其後太子疾栘之於晉以召晉兵身死戎州而疾亦不免焉輒據國拒父其後夫人之弟期謀亂卒以逐輒輒惡期以及其甥而已之子亦不免焉父子效尤爲天下笑積惡貽殃信夫

二十七年盟於平陽

注西平陽疏宣八年城平陽彼注云今太山有平陽縣故此云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注禮不備也○陸粲曰降禮猶言降於喪食公過自貶也公弔季氏敢不備禮乎

孫　士玉玉尹　正字

讀左日鈔補卷之上

隱公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元年謂之鄭志

按莊公爲人多忌而好名其志豈眞欲殺段特欲甚其罪而出之爾左氏譏失敎也與詩序不勝其母以害其弟持論甚平辨詳春秋集說及詩經通義

五年則公不射

疏內登於俎公則射之此云不登於俎不登於器者謂田獵之時小禽小獸不可升於宗廟之俎皮革之屬不可以飾法度之器者則君不親射之此劉炫之說○周禮䱷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特牲少牢之禮皆有魚爲俎實今公觀魚非爲祭祀故臧孫非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顧炎武曰按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氏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

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簒國乎。

十一年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疏 宗盟杜無明解。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得之。天子盟諸侯。令其同奬王室。未聞離逖異姓。但周人貴親。先序宗族。故謂之宗盟。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不復先姬姓也。

師出臧否亦如之

疏 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按 春秋之初。師出貴有名。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以理之曲直。兵之强弱。擧其本末來告。史臣因據以書之於策。非徒勝敗之謂也。

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顧炎武曰 言非有名位之人。葢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杜氏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公

二年 孔父嘉爲司馬

顧炎武曰 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甫父通）是亦以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卒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以仲爲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於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必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愚按 杜氏以父爲名。嘉爲字。特拘於古例之失。至云孔父有罪而稱名。則於義尤舛。辨詳集說。

靖侯之孫欒賓傅之

註 靖侯。桓叔之高祖父。疏 按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是靖侯爲桓叔高祖

父非謂高祖之父也、

六年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注蓋同宗之婦、疏以上所引、皆內則文、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不以國

顧炎武曰注云、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宣公名宋、哀公名蔣、

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注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疏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屬大夫、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己之大夫、非虢大夫也、若虢大夫、虢仲自得罪之、無爲譖之於王、且若虢人、不得以王師伐虢也、

十五年六月己亥昭公入

按經書鄭世子忽、則突之簒明矣、杜氏之論、殊乖大義、辨詳集說及詩經通義、

十六年壽子載其旌以先

疏世家云、與太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蓋以白旄爲旌也、

莊公

十一年宋公靳之

注戲而相愧曰靳、公羊傳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是戲而相愧之事也、

十三年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按柯之盟、左傳不詳其故、公穀皆載劫盟事、公羊云曹子、蓋曹沫也、穀梁直云曹劌、劌之論戰與諫觀社、不類劫壇者、太史公好奇、遂以列刺客之首、王伯厚淡疑之、辨詳集說、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顧炎武曰注云、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八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十九年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

注若今之城門校尉官、疏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天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爲閽者、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

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然、葢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職、非爲刑而役之、當如地官之司門、以主晨昏開閉、通名閽焉、謂之伯者、伯長也、爲門官之長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

顧炎武曰注云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林注云山嶽之大、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此却勝杜、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

顧炎武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

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葢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云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凡夫災有幣無牲

疏曰月食大水、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非爲求人飲食、旣遇天災、卽當告請、是故有幣無牲、若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設禮以祭、祭必有牲、雲漢詩靡愛斯牲是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

注月侵日爲眚、疏杜但據日食爲說、傳文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

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

注黨氏魯大夫、○按哀十一年傳、俟於黨氏之溝、注云、黨氏溝、朝中地名、彼黨氏當卽此黨氏、而杜氏異釋、葢黨氏本魯大夫之家、偪近公朝、後其地遂名爲黨氏之

溝耳、

閔公

元年趙夙御戎畢萬爲右

疏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卽犨也、杜以萬爲犨之祖父、從世本也、

安而能殺

疏震之爲殺、傳無明文、晉語云、震車也、震有威武、故爲殺、○林注屯之下卦有震、震爲雷霆、擊物有殺之象、以

坤承震之變故曰安而能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注其年卒而立文公疏戴公爲君不過數十日耳以滅而後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謚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文公繼之明年始稱元年

伐東山皐落氏

注赤狄別種也疏狄有赤狄白狄成十三年傳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在晉西此云東山當在晉東故知此爲赤狄別種也

僖公

元年諸侯救邢

注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按公羊穀梁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身行杜氏以爲實大夫將蓋拘於將卑師衆稱師之例

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

按非卿言非天子命卿也莒無大夫於例不得書經特書獲莒挐所以嘉季子之功而大之也杜氏注及公羊傳本明白林注乃云傳言非卿明挐在行非帥師若非帥師何以在行也挐既非帥師何以特見于經林本不學其注之謬誤多類此今不能悉辨

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豎貂有寵此齊之禍本也是年桓公城楚丘服江黃左氏多鋪張霸功之盛忽伏此一語覺桓公氣餒索然國家之事無重於軍機者此而洩之則他可知矣後十七年桓公卒寺貂遂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齊以大亂正與此語遙相接應筆力之高針神之密開大史公無限法門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

顧炎武曰注云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擧所云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登觀臺以望

周禮疏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馮相氏掌天文之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

太伯不從

顧炎武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

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宫之奇以其族行

晉語宫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國西界、穀梁傳則云、挈其妻子以奔曹、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

經書七月禘於太廟、周七月、今五月也、穀梁傳注、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又云、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按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言所未詳

不殯於廟

按檀弓、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云、殷大斂之後、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據此、則周禮不殯於廟矣、此何以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蓋周人兼用殷禮、如戎車之太白、魯廟之白牡、養老之食禮、皆是、晉文公己卯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柩如牛鳴、此當時殯廟之一證也、杜氏云、將葬時以殯朝廟、此務合檀弓之說耳、余竊以爲不然、禮記疏引服氏云、廟謂殯宫、鬼神所依謂之廟、亦曲說、○觀傳以殯廟次赴同祔

姑之前、必非言葬時甚明

九年凡在喪王曰小童

杜氏疑禮無稱小童者、按顧命康王答羣臣、自謂眇眇予末小子、小童猶小子之稱、

十二年命曰泛舟之役

疏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十五年晉侯許賂中大夫

晉語夷吾謂秦公子縶曰、中大夫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

注河外河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疏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虢略、獻公所滅虢地之竟界也、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是其二、其餘不可知也、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河外五城之數、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其卦遇蠱（至）獲其雄狐

汪琬曰此蓋筮得蠱之蒙也、互變震爲諸侯、千乘之象

也巽爲進退去之象也三去者初二三三爻皆巽也之卦成坎坎爲狐巽爲近利市三倍獲之象也故曰獲其雄狐或謂卜徒父所筮六爻皆不變者非也夫果六爻不變何以不引彖辭觀晉語重耳入國筮得泰必引小往大來之辭則可以知占例矣

三敗及韓

【愚謂】此時秦師已涉河而東矣晉侯大軍雖未出安知不先遣偏師逆戰而敗特小小挫衂史文不詳耳杜氏以爲晉侯車三壞既失之劉炫謂秦伯之車三敗尤不然秦伯之車何以無故而三敗既三敗矣何以遂深入

韓地也

張脉僨興

僨禮記注引作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

晉戎馬還濘而止

此即秦筮所云涉河侯車敗者也上文三敗與晉侯車何涉

【十八年】狄師還

【顧炎武曰】注云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狄而來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懼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注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尪

【按】巫尪注具二說檀弓云穆子問縣子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則尪與巫是二人或說是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顧炎武曰】注以大司馬爲莊公之孫公孫固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

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愚按】亭林此解與史記合公孫固之官司馬蓋與子魚先後爲之公羊傳述宋襄此事亦作公子目夷目夷歸守國及迎宋公復國事詳集說

【二十三年】有三士足以上人

【注】三士狐偃趙衰賈佗【晉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猒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傳文前後從者五人不及賈佗偶遺之耳【魏禧曰】意五人從公子在

一時、佗或稍後、因而遺之、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顧炎武曰]益之推既隱、求之不獲、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說此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未通矣、

好聚鷸冠

[疏]釋鳥云、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翠、其羽可以爲飾、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

二十八年曰王謂叔父

[禮記疏]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時晉文公爲侯伯、不稱伯父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然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皆曰伯父、又以二伯之禮稱之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稱王曰叔父、成王自以本親命之、晉文侯爲伯、書直云父義和、不稱伯者、尤親之也、

言非其地也

[按]陽樊溫原、襄王雖以與晉、猶爲畿內之地、故天子得往狩焉、傳於莊二十一年、言王巡虢守、文元年、言王在溫、晉侯朝王於溫、虢與溫皆王畿也、可證是時巡狩之禮雖廢、而其名尚存、襄王以後、周地益狹、人并不知河陽之爲王畿、而傳亦以非其地言之矣、

[二十九年]陳轅濤塗秦小子憖

[按]經文陳人下有蔡人、而傳無名字、注云、卽微者、夫微者不書、經文固有此例、傳注詳核、豈以非卿而略之、況王人下臨晉卿主盟、蔡何得以微者往會、此恐傳有闕文、杜强爲說耳、

[三十年]白黑形鹽

[注]白熬稻、黑熬黍、[周禮疏]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也、

三十一年重館人告曰

[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三十二年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疏]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按]洪範書傳與此同、○觀此語、知古人宰冢之木、皆生前自樹之、櫬具卽取諸此、襄四年傳、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注云、欲自爲櫬、此可證也、

文公

元年于是閏三月非禮也

顧炎武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某月者以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葢取左傳所云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愚考歷始於顓頊置閏在一歲之末堯歷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秦變三代之制復用顓頊歷漢初因之至三統歷成然後復用堯歷之舊據亭林云云則魯歷卽行顓頊歷從前諸儒未有及此者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惟兩書閏月皆在歲終又不書閏某月則亭林之言信矣然史官紀事之體雖則如是而置閏應在某月當時歷官必占候而知之如昭二十年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愼以是日望氛是也不然分至啓閉莅然無紀民事必爽其令而禴祠烝嘗亦何所憑以爲時享哉（周四時之祭皆在夏正仲月）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顧炎武曰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執孔達以求成也注謂晉不聽而變計更執孔達者非

六年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按穀梁所載襄公漏言事與左傳侵官不同今春秋家多用之或兼取兩義詳集說

十三年文子賦六月

顧炎武曰注云不欲適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適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十五年請承命於亞旅

疏書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云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華孫不敢當卿故受大夫之宴

伐鼓於社

注責羣陰疏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食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亦以請群陰也互相備

宣公

〔二年〕觸槐而死

〔公羊傳〕云、俯而闚其戶、盾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仁人也、入其大門、無人焉、入其閨、無人焉、上其堂、無人焉、易也、子爲晉國正卿、而食魚飧、儉也、吾不忍殺子、吾亦不忍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與左氏稍異、晉世家略同左、

提彌明死之

〔公羊傳〕作祈彌明、於嗾獒之前云靈公欲觀盾利劍、（欲推刃殺之）盾將進劍、彌明自下呼之而出、不言彌明之死、〔晉世家〕作示眯明、又云、明反擊靈公伏士、脫盾出因亡去、則合靈輒事爲一人誤也、

詛無畜群公子

〔疏〕國內因驪姬之亂、乃設此詛、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成公今始革之、

亦爲餘子

〔注〕亦治餘子之政、〔疏〕言亦爲餘子、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敎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云、庶子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敎庶子、意卿大夫之妾子、亦餘子之官敎之

〔十二年〕待諸乎

〔林注〕言且待楚師之來、與之戰乎、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言我不以善矢射他人之子、吾子不可得、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禮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

〔十四年〕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注〕言往共、則來報亦備、〔疏〕劉炫云、采章加貨、謂聘享獻國所有、亦庭實也、○〔按〕上文言小國之免於大國也、下文言謀其不免也、則庭實加貨等、皆屬賓言、與來報何與、孔仲達每絀劉而伸杜、吾無取焉、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云、伯宗諫晉君毋伐楚、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解揚能成君命、故史著其地與字以傳之、當以補注疏所未及、

〔十六年〕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韋昭注、禘郊之祭、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立飫卽享禮也、禮之立成者爲飫、半解其體、而

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卽房烝也、親戚宴享、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

公當享卿當宴

按周禮、上公三享三宴、侯伯再享再宴、子男一享一宴、春秋時、天子宴侯國之卿、亦無不先行享禮者、此以享宴分屬、葢各舉所重言之、

十七年齊頃（音傾）公帷婦人使觀之

按左氏不言郤克跛、故笑、杜元凱注有之、葢本公羊傳、郤克與臧孫許、一跛一眇、語、穀梁又云、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迓禿者、使眇者迓眇者、使跛者迓跛者、使僂者迓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此必好事者爲之、考經文、則成二年、四國同伐齊、非同聘齊也、王方麓有辨、詳集說、

續補

桓公

五年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顧炎武曰古車戰之制、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之、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宣十二年傳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卽闕車也）魚麗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大鹵之師、魏舒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專任步卒、取其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于是趙武靈王爲胡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莊公

七年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顧炎武曰星隕如雨、言多也、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也、漢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各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其證也、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左氏云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

僖公

十五年戰于韓原

顧炎武曰上言秦伯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原在河東、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愚按今韓城縣在河西、

去河止十里春秋時爲秦晉之界秦伯或由此涉河必非獲晉侯處也古今地志之誤賴亭林始正之韓原當在蒲坂臨晉間今無考

三十年昌歜

顧炎武曰注昌歜昌蒲葅而釋文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魯有公父歜其音爲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同異今考顧氏玉篇有䣭字徂感切昌蒲葅也然則傳之昌䣭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嗀之今本作設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又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文公

三年取王官及郊

顧炎武曰此在濟河焚舟之下則王官當在河東今臨晉縣之西南七十里王官谷司空圖記謂有王官廢壘是也其下云遂自茅津濟則又踰中條過平陸之東二十里絕河而至陝州也地理甚明括地志以王官在澄城則距河之西北二百餘里非是

十二年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按杞桓公在位最久至襄六年始卒安有一人之身兩娶魯女皆字叔姬又皆被出之理傳蓋因經文連書杞伯來朝子叔姬卒故以成四年歸叔姬事誤置之此耳啖叔助吳幼清趙子常皆有辨詳集說

讀左日鈔補卷之下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成公

二年曲縣

【周禮注】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曲軒諸侯之禮也、

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郤克不殺丑父、丑父必歸齊師矣、史記得之、公羊傳云、逢丑父免齊侯、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若何、曰、法斮、於是斮丑父、此不可信、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注】已嘗受王先路之服、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疏】按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鄭子蟜、叔孫穆子受王路、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諸侯車以金路爲尊、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天子車以玉路爲尊、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也、）知改而易新者、彼若先無此物、無由敢受、魯賜魯亦不敢賜之也、周禮巾車云、革路建太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又巾車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晉君之賜、杜以傳有穆叔于蟜事、故據而言之、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疏】司馬司空、本卿官、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已爲大夫、仍有卿名之嫌、故曰皆大夫、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周禮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以下、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卿言賜、大夫言受、互相足也、

椁有四阿

【注】四阿、四注椁也、【疏】周禮匠人、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此云四注椁、是椁上四注而下、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

王命委於三吏

【注】三吏、三公也、【疏】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注引此傳云、三吏謂三公、是三公稱吏也、故知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命委三公接見之、故曰委於三吏、

五年伐鄭汜（音凡）祭（側界反）

注汜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疏杜注滎陽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汜祭非彼二汜者以汜祭旣爲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卽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汜爲汜水旁汜爲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爲汜今汜水上源爲汜谷

乘縵

注車無文○按周禮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篆耳墨車不畫杜氏注云車無文葢乘卿車之無采者以示貶損之義孔氏疏以爲乘大夫墨車恐不然

六年且爲僕大夫

注兼太僕○按周禮太僕下大夫一人侍御之臣最親君時韓厥將新中軍則正卿矣而領下大夫之職是兼官也○顧炎武曰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揖之從公而立寢庭也注未及

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注路寢之庭疏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也韓獻子旣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

九年南冠而縶

疏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名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卽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卽今之獬豸冠也

無棄菅蒯

疏陸璣詩疏云菅似茅滑澤無毛肕宜爲索漚及曝尤善蒯亦菅之類可以爲屨其肕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

十一年郤犨來聘

注郤犨郤克從父昆弟疏按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卽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

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是祖字誤耳

十六年左右執兵而下矣

注左將帥右車右疏兵車惟元帥在中御者在左其餘將帥皆御者居中帥在左左右執兵而下惟御者持車不下耳

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至）王中厥目

汪琬曰此葢筮得復之頤也復外卦坤爲國又爲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爲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爲首元者首也元爲王卽

爻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災眚眚爲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或謂震坤拱巽離巽爲多白眼離爲目無離無巽則中目此殆近于穿鑿矣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顧炎武曰】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注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〇【愚按】御與車右同在君側豈可云車右稍遠君乎前注誤引今取此正之

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

【疏】聲伯初謂凶夢應在己懼不敢占今衆人繁多而從余三年意夢之凶災散在衆身不在己也故云無傷

襄公

【元年】晉韓厥荀偃

【注】荀偃不書非元帥【疏】晉師出竝舉他將他國惟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

【四年】無櫬不虞

【注】櫬親身棺不反哭【疏】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時有椑今無櫬者素無器備禮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今不虞欲不爲反哭也

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葢古有窮氏所遷也

處豷於戈

【注】戈在宋鄭之間【疏】哀十三年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嵒戈鍚是也

有窮於是遂亡

【顧炎武曰】注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伍員明言昔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

所引夏訓之文爾〇【愚謂】寒浞封子澆於過遂稱過澆或澆以過爲國號耳浞之國號無考

【五年】公在位

【注】在阼階西鄉【疏】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殮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以禮門神）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東序之端）士喪禮云君視殮旣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卽位於序端亦西鄉也

【九年】使華臣具正徒

【疏】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其司里所

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注】相土契孫、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疏】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舜始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丘、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王肅俱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按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不言居商丘也、若契之居商、卽是商丘、則契已居之傳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釋例同鄭說、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

【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爲蠱蠱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艮爲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此其兆皆不能出彖辭雖无咎、於穆姜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顧炎武曰】注云、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歌鍾二肆及其鎛磬

【疏】杜氏以傳惟言歌鍾、故但解鍾數云、二肆三十二枚、其實磬數亦同、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鎛磬、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言歌鍾者、歌必先金奏、故鍾以歌名之、晉語引孔晁注云、歌鍾、鍾以節歌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注】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爲堵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無鎛【疏】鄭賂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

【十三年】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注】征謂巡狩征行、○【按】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王制也、石奐云云、於經傳未聞、或謂昭王南征不復、後王憚於征行、故有此制、然奐特假爲是言、

欲令楚修德、豈必據爲典要乎、鄭康成禮記注引之、以爲天子有卜無筮之證、則過泥其說矣、

【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疏】孟子引此事、姓名略同、事正相反、孟子葢傳聞異辭、傳文是實、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疏】鄭玄說成國、惟公與侯、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夏官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周禮疏】成國之賦有三、春秋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是據公五百里而言、侯伯爲次國、止二軍、晉侯爵也、以世爲霸主、故得置三軍、○

【按】賈公彥說與鄭玄異、杜氏從鄭、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疏】旅陳、釋詁文、商人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商陳此物、本非以諫、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以改其過、故亦爲諫類、如齊之屨踊是也、獻藝、卽夏書所云、工執藝事以諫、

【十六年】歌詩必類

【注】歌古詩、當各從其義類、【疏】謂各從其恩好之義類、

【十七年】衛石買孫蒯

【注】孫蒯不書、非卿、【疏】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巳書石買、縱蒯是卿、亦不書、

左師爲巳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林注】向戌自爲短馬捶、助御鞭馬、過華臣門必馳去、不欲與相見、惡之甚也、

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之鴆反）草

【疏】衰用布爲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喪服子夏傳曰、衰三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升之布、布之最麤者、故曰麤縗斬、葢以麤布爲衰而斬之也、（雜記注引此云、麤縗斬者、言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雜記葢言當時之制、大夫與士有異、故彼注如此、杜氏不用其說、）麻有子曰、枲苴者麻之色、其色麤惡、故用之、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謂首絰也、（禮記疏引此以爲要絰、要絰要帶也、）帶絞帶也、鄭玄云、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杖、竹杖、以苴色之竹爲杖也、（爲父苴杖、爲母桐杖、）茅之巳漚者名菅、菅屨以菅艸爲屨也、食鬻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鄭玄云、溢二十兩也、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又居倚廬、謂倚東墻爲之、（鄭玄云、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藁也、寢苫是喪禮之常、枕草非喪禮文、故其老以爲非大夫之禮、

【二十一年】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晉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畢對曰、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按國語所云箕遺等十人之死、不在同時、又先誅十人、而後逐欒盈、此傳先言逐盈、後言誅其黨、屬文之勢宜然、非必欒盈既奔之後、方殺十人也、國語云、適曲沃逐欒盈、恐不然、曲沃乃盈之窟、其黨甚盛、盈若在焉、必據邑爲亂、安能遽逐之哉、孔氏云、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此說有理、

得罪於王之守臣

顧炎武曰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注以爲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顧炎武曰注云、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乃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二十四年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

言曩者不告而馳、志在入敵壘、今則怯敵、故不待而出、

二十六年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

周禮三命受位、疏天子之上士三命、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惟三命始有列位於王、爲王臣、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晉韓起乃大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卽爲王臣也、

先八邑

注八邑、三十二井、疏按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辭邑、爲一乘之邑、知此邑非彼大邑者、邑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與以八大邑、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故以周禮四井爲邑解之、

釁於勇嗇於禍

注釁動也、嗇貪也、疏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誇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佗奮釁以軒鬐、是釁爲奮動意也、嗇者吝嗇之名、故爲貪、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

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顧炎武曰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邵國賢所謂隱語也、

二十九年璽書追而與之

蔡邕獨斷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

共之

夏肄是屛

詩傳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枿餘秦晉之間曰肄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

注敬仲高傒疏世本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此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言曾孫必有一誤此酀卽後所云高偃也聲相近而字異董遇注此亦作偃

三十年使爲君復陶

注復陶主衣服之官疏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復陶在冠屨之間知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復陶之義未詳

惟君用鮮

注鮮野獸疏殺新曰鮮必於田獵得之○周禮疏據禮卿大夫得田獵而左氏豐卷請田子產不許者常田之外臨祭取鮮人君乃得行之大夫止常田耳記云大夫不掩群亦是常田

三十一年以贏諸侯

注贏受也疏賈服王注皆讀爲盈盈是滿故皆訓受

昭公

元年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喩季孫伐莒求利安能免叔孫之怨

疾如蠱

按古文而字多作如此言疾而得惑志之蠱也孔氏疏乃云淫而失性未全是蠱故曰如蠱下文明言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可謂之未全是蠱乎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按內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勝則寒陽勝則熱寒勝則浮熱勝則腫此陰淫寒疾陽淫熱疾之謂也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百病之長也風勝則動王冰注風勝則庶物動搖四肢爲四末受氣於中宮中宮不足則四肢厥冷故風淫爲末疾也又曰雨氣通於腎雨淫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病又曰溼勝則濡瀉蓋脾土惡溼溼盛則土不能制故雨淫爲腹病也醫書又有晦傷魄明傷魂之論以魂陽而魄陰也陰失節則憂憒故惑疾生陽太用則煩勞故心疾生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林注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艮爲少男少男而說長女蠱惑之象巽爲風艮爲山山木爲風所落蠱壞之象與

皿蟲之蠱、穀飛之蠱、皆同物類、

三年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顧炎武曰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盖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告之於友、亦無害於義、二雅之詩固多有之、而叔向晏子之相與語、亦無譏於君子也、

且諺曰

且字文義不接、或疑上有闕文、愚謂且乃曰字之誤、諺曰以下、皆晏子使宅人反故室之辭、

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汪琬曰楚丘之辭、多未易曉、姑擇其可曉者言之、其曰行者艮爲徑路、爻辭所謂於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爲飛禽、艮爲止、止不得行、所謂於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三、艮爲兑之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以上卒與爻象合、至于爲祀則卦中無祀象、名牛則卦中有牛、而亦無爲名之象也、其他雜引之卦尤多支離附會、疑左氏嘗文之以神其占、未必皆楚丘本辭也、若陳敬仲筮得觀之否、史知其將興于姜、張守節謂爻屬辛未、又觀上體巽、未羊、巽女、女乘羊、故爲姜、此乃以字體牽合、則并非左氏之指矣、

飧有陪鼎

疏聘禮賓始入舘、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鼎實如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

六年得貺不過三獻

注周禮大夫三獻、疏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鄭注掌客、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饔餼三牢、獻視饔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按周禮司儀有私面私獻、注私面、私覿也、郊特牲又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盖朝與聘不同、聘奉使則以申信、朝從君、則爲外交也、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顧炎武曰杜氏注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輿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今在析木之津

注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疏**析木之津於十二次位在寅劉炫云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此次自兩而盡北故依此次不名析水而名析木也襄二二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豕韋衛地也秦漢以後名娵訾之口）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今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

十二年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疏禮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雖有三命不踰父兄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搆二家故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

十三年蔡公知之曰欲速

棄疾知陳蔡人之情欲築軍壘以復讐爲名故語之云入楚欲速也入楚不速則變生見棄疾此時便有作略

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

吳語昔楚靈王不君三軍叛之於乾谿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按儀禮天子朝諸侯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祀方明者不協而盟故也然則盟誓之禮古蓋有之但成周盛時未必然耳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疏畿內有公卿大夫之采邑周禮小司徒注采地入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畿外之國則卑者貢輕尊者貢重

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疏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公揖之時孔始來也至當適東夾之南西面立客間者賓入未升階立西方孔誤立於其間也禦之則移立於賓之西又禦之乃立鍾磬樂肆之間則益西也

十八年振除火災

顧炎武曰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注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

顧炎武曰言鄭有他竟之憂將望晉而奔走之、注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按穀梁傳云、止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未踰年而死、與左云奔晉不同、世系云莒悼公卒、斯立、與穀梁云與弟虺亦不同、當參考、

二十二年殺摯荒以說

注委罪於荒、疏王子還與單子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爲前取王如莊宮、令單子失王而出奔、殺荒以解說此罪、單子覺還欲背已、故又奔平時、

二十五年謂曹氏勿與

注曹氏宋元夫人、林注曹小邾姓也、愚按宋元夫人本魯女、何故繫以小邾之姓、注疏無說未詳、

爲九文

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疏華若草華、蟲雉也、此孔傳說、先儒皆以華蟲爲雉、而九章有宗彝、此蓋逸之、又虞書十二章、有日月星辰、周人以畫於旌旗、此不序、

臧會竊其寶龜僂句

按禮器、家不寶龜、而家語云、臧氏家有守龜曰蔡、文仲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二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見禮記疏）昭伯又有寶龜僂句、臧會竊之、蓋臧氏世僭於禮、夫子以文仲爲不知、豈徒不知哉、

二十六年尸氏

注鞏縣西南偃師城、按此卽水經注尸鄉、祝鷄翁養雞處也、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按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蓋敬歸之子、野、齊歸之子稠、皆非適嗣也、王猛爲太子壽母弟、或穆后娣姪之子、則其事與魯異矣、子朝安得援立長之說、孔氏云、王后夫人無娣姪之子、乃於諸妾之中、擇長立之、此可以定王猛子朝之案、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

顧炎武曰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然、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蓋爲此也、注以爲書公行告公至、不亦謬乎、

二十九年遂濟窮桑

注窮桑少皡之號、地在魯北、疏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皡

之虛、是窮桑地在魯北也、

【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注】轉宛轉也、【按】樂府有宛轉歌出此、○【賈公彥曰】晉與楚同盟、趙簡子晉正卿、適吳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愚謂】此說非也、吳雖夷、姬姓之長、吳之强、成於入郢、黃池之會、簡子與焉、故因日食而先以兆示之耳、

定公

【五年】卒於房

【顧炎武曰】房疑卽防字、古卩字作𠂤、脫其下而爲房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

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房侯、字亦作防、

【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鴈

【儀禮疏】尚書二生傳云、卿執羔、大夫執鴈、彼從諸侯見天子、得有羔鴈、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鴈見主君可知、獻子執羔、簡子文子執鴈、是從君見主君禮、若爲君聘特來則不得執之、自有束錦請覿之禮在、

取寶玉大弓以出

【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何休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珪璧琮璜璋盡亡之、獨言璋者、以祭祀尤重、詩奉璋峩峩是也、質弣也、大者力千斤、純緣也、謂緣甲髯也、千歲之龜青髯、○【按】杜氏言夏后氏之璜、杜父之繁弱、特據祝鮀語耳、（見定四年）合觀此方備、

【十年】吾僞固而授之末

【疏】據少儀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玄云、穎鐶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圉人僞爲固陋不知此禮、以劒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哀公

【三年】子服景伯至

【禮記疏】按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檀弓稱子服伯子、蓋景是謚、伯是字也、

【五年】公子陽生來奔、

【按】公羊述陽生事甚詳、其奔魯也、實陳乞爲之、蓋立陽生、其本謀也、經安得不坐以弒君之獄、辨詳集說、

【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

【按】定六年傳、陽虎使焚萊門、注云、萊門陽關邑門、時虎將奔齊、蓋自魯適齊、道必由此門也、

【十一年】爲王孫氏

【顧炎武曰】傳終言之、亦猶夫槩奔楚、爲堂谿氏也、注云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十三年】趙鞅呼司馬寅曰

疏如此傳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合大夫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布陳、雞鳴而完、去晉軍一里、昧明、王秉枹鳴鼓、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軍大駭、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欲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請少待之

吳語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說與此傳小異

十四年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按陳宗乃陳氏宗廟、蓋就鬼神以盟之也、與下有如陳宗同、正義云、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非是、

迹人來告

周禮大司徒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

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於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按蒯聵之得國、全由孔悝、考世系、悝實成叔達之七世孫、文子圉之子也、禮記載蒯聵賜悝鼎銘之辭、在是年

六月丁巳、而迫而逐之、卽在此月、銘辭序孔達左右成公、甚有勞績、不轉盻而棄之、其行事反覆悖亂如此、未幾死於戎州人之手、不亦宜乎、

續補

成公

元年入自丘輿

顧炎武曰左傳地名相同者多、是年鞌之戰、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輿、注云太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丘輿爲三國地也、又文七年、穆叔如莒莅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十七年、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必魯地、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太末縣、是姑蔑爲二國地也、又地名盂者有五、僖二十一年會于盂、宋之盂也、定八年劉子伐盂、周之盂也、十四年蒯聵獻盂于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二十八年、盂丙爲盂大夫、今太原

孟縣、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孟壺口、此孟當在邢洺之間、

昭公

十八年　天道遠人道邇

顧炎武曰　鄭裨竈魯梓慎、最明于天文、是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八年夏五月朔日食、梓愼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有時亦不驗也、然又有一事兩占而皆驗者、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愼曰宋鄭必饑、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是兩占都驗也、

定公、

元年　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營成周

顧炎武曰　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只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蓋晉用夏正、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前年傳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會役于諸侯、此年傳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仲幾乃不受功者、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哀公

二年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呂祖謙曰　春秋之時、郡屬于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屬于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幷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牧守稱、及魏納上郡、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豈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麤具梗概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覲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中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爲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爲善。其說以左傳爲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爲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周正月爲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並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爲經傳之分、亦爲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西河合集序目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春秋占筮書（三卷）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蠡吾李塨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之書而按之無事釋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于穿貫于是求其說而不得妄曰經爲綱傳爲目而經非綱也文有篇題非事有[illegible]傳爲案經爲斷而經非斷也策有要

譜[illegible]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錯不決卽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出率繆誤而不可爲法則直舉而棄擲之曰非聖經也不立學不令取士而春秋亡矣顧無學之徒强起補救自出其臆說而反使聖人之旨詘而就我以爲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卽用其所爲說標以爲題而聖人之旨渺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第聞有太后穰侯高陵涇陽而並不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夫前此之亡有窮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大之如與午之濺易爻之如陽翟之賠奸滑竊盜據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夫屬辭比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爲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賴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爲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蓋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illegible]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于是連其書

法[illegible]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于其間條理穿貫一往明析于是始爲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別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別卽公羊穀梁指斥如蒯隸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淆亂而至于唐後諸儒則雖備觀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爲是書者固亂經之階而亡經之本也閻考先生立說不好詭異不

以武斷勝每所考核必與門部相依分而乃一秩齊例若所稱三體五情七缺九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爲說必有當于春秋而先生取以爲例未嘗拘曲揉直强求其合而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于是乃[illegible]一條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纖審其事纖核其文又纖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爲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爲無緒無條理并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之不得矣㳟世受經學長而遍游諸經師之門其于春秋亦既涉獵乎其間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㳟豈不深觀乎漢後諸儒與宋元明迄今之爲春秋者而致漫然贊一詞也乎

西河合集

春秋毛氏傳目

卷一
總論
卷二
（隱公）元年
卷三
（隱公）元年二年
卷四
（隱公）三年至五年
卷五
（隱公）六年至十一年
卷六
（桓公）元年至四年
卷七
（桓公）五年至八年
卷八
（桓公）九年至十八年
卷九
（莊公）九年至八年

卷十
莊公九年至十六年
卷十一
莊公十七年至二十五年
卷十二
莊公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
卷十三
閔公元年二年
卷十四
僖公元年至十年
卷十五
僖公十一年至二十年
卷十六
僖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
卷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卷十八
文公元年至六年
卷十九
文公七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
宣公元年至八年
卷二十一
宣公九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二
成公元年至七年
卷二十三
成公八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元年至八年
卷二十五
襄公九年至十二年
卷二十六
襄公十三年至十七年
卷二十七
襄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卷二十八
襄公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
卷二十九
昭公元年至九年

卷三十 昭公十年至十七年
卷三十一 昭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
卷三十三 定公元年至七年
卷三十四 定公八年至十五年
卷三十五 哀公元年至七年
卷三十六 哀公八年至十四年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秋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校

春秋毛氏傳 一

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事于其下謂之記年（晉後出書有竹書記年即此名）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然而衹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也舊謂春以善善秋以惡惡春秋者善善惡惡之書則毛詩春秋匪解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中庸春秋修其祖廟未聞有善惡于其間也蓋古來恒稱如是矣若賈逵謂春取陽中秋取陰中則周正春皆是冬秋皆是夏非陰陽中也賀道養謂春貴陽始秋重陰初則期合周正而又曲爲之說究何必然

第春秋立名不始夫子在夫子未修前早有是名傳稱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在昭二年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坊記謂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其文在僖九年夫子且未嘗生也故公羊道聽塗說亦云有未修時春秋見莊七年傳而魯史至西狩獲麟後尚有二年共二

十六條皆曰此魯春秋文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夫子春秋也魯之春秋此魯春秋也或又謂春秋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者孔疏于杜氏序云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又公羊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則直以春秋一名爲周史與列國諸史所共有之名不始夫子并不始魯史也

若先仲氏又云春秋爲六經之一三代以前早有之至三代以後則祇傳夫子一書而前此春秋之

書亡爲嘗訊其說謂古凡稱六藝即六經也即易書詩禮樂與春秋也（古皆以六經爲六藝惟周禮保氏職始以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六藝他皆不然）其以此六藝爲教謂之六教禮記經解所謂詩教書教禮教樂教易教與春秋教者此夫子之言也夫子言古王之爲教本如是也其以此六藝爲學謂之六學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嘗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必三年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後至三十而五學始立故西漢劉歆輯內府古文春秋名六藝略而漢志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則明在周魯以前而疏公羊者亦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肸習于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教之以春秋此正以六學爲六教在三代以來原有是書與尚書並傳而秦火以後但見此而不見彼遂以夫子之春秋當六經之數而不知前此之爲春秋在春秋晉楚間猶見之也故先仲氏曰古之六經則古之春秋也而其書亡焉今之六經則夫子之春秋也然而

樂經亡焉

乃徐仲山曰記又曰擧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按周禮內史讀四方之書事謂書四方之事而讀于王前此記事也若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志解作誌又解作幟謂標幟其名而刻作題目以告于四方故又曰外史掌書名達于四方其所爲記即春秋之傳也所爲志即春秋經也是以左傳序云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則記也緯書鉤命決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後儒但見何休公羊傳序有吾志在春秋語遂將志字誤解作言志之志）崇人

倫之行在孝經則志也特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簡者簡也以竹爲之但寫一行字者煩則書之于策謂之策書聘禮所云百名書于策謂百字以上者書之雖猶是竹牒木版所爲而斷竹爲簡聯簡爲策策者冊也以編合竹簡合兩片爲一冊故襄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南史氏執簡以往此簡也書志者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策也書記者也

然且簡策之例必具三事一讀本國一上之王朝一告之四方邦國諸侯故國語魯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陳國之祀典以折之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三策者一讀一上一告也

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隱七年傳諸侯凡策告謂之禮經十一年傳諸侯不告不書于策明言策簡之例史所最嚴故宣十年崔氏出奔簡書例稱族策書例稱名宣十七年叔肹卒簡書例稱公弟策書例稱公

子襄二十六年寗殖逐衛侯簡書例稱出奔[illegible]例稱出君成十三年晉侯伐秦簡書例稱[illegible]策書例始稱秦師敗績其簡策書例歷有明據乃註疏乖反謂經是策書傳是簡書引南史執簡寗殖書策皆不通矣此尤當考正者

誠以春秋記事原有門部而作志者則因門爲題就事立誌謂之籤題不謂之綱領蓋綱領必槩括其事而取其要領以爲文籤題則但誌其門名而必稽按策以見其事不相侔也（宋人以綱目擬春秋非是）大抵春秋門部見于舊史官記事法式有二十二門

改元（十二公元年）

即位（十二公即位）

生子（桓六年子同生）

立君（隱四年衛人立晉）

朝聘（朝　來朝　聘　來聘　歸脤　錫命）

盟會（會　盟　來盟　涖盟　不盟　逃盟　遇　胥命　不成）

侵伐（侵　伐　克　入　圍　襲　取　戍　救　帥師　乞師　取師　棄師　戰　次　追）（降　敗　敗績　潰　獲　師還　歸俘　獻捷）

遷滅（遷　滅　殲　隨　亡）

昏覯（納幣　逆女　逆婦　求婦　歸　逆　致女　來媵　婦至　覿）

享唁（享 唁）

喪葬（崩 薨 卒 葬 會葬 歸喪 奔喪 唁 賻 含 襚 求金 錫命）

祭祀（烝 嘗 禘 郊 社 望 雩 作主 有事 大事 朝廟 告朔 視朔 繹）

（從祀 獻萬）

蒐狩（蒐 狩 觀 焚 觀社 大閱）

興作（立宮 築臺 作門 觀 丹楹 刻桷 屋壞 毀臺 新廄 築城 城郭 浚渠）

（築囿）

甲兵（治甲兵 作丘甲 作三軍 舍中軍）

田賦（稅畝 用田賦 求車 假田 取田 歸田）

豐凶（有年 饑 告糴 無麥苗 無麥禾）

災祥（日食 螟 螽 蝝 雨雪 雷電 震 雹 星隕 大水 無冰 災 火 蜮 蜚）

（多麋 眚 不雨 沙鹿崩 山崩 旱 地震 星孛 六鷁退飛 隕霜殺菽 隕霜）

（不殺草 鸜鵒來巢 獲麟）

出國（如 孫 出奔 出 大去）

入國（至 入 納 歸 來歸 復歸 來 來奔 逃歸）

盜弒（盜殺 盜 弒 殺）

刑戮（殺 刺 戕 放 執 歸 用 磔 畀 肆眚）

凡此門部先定之為記事之則而志名者則又另立一籤題以為門部之標識至于事之始末詳略皆所不問如同一朝晉而成十八年公如晉朝晉

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晉則我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為平乘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為申結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隱七年公伐邾為釋宋怨僖二十二年公伐邾為討鄫殺同一遷許而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逼遷之者向使無策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遷滅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微詞凡書國書爵書名書氏皆有義例豈非夢夢然而不考經文則不能讀傳不深覈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發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為主而以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經文祗以一卒字盡之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溺卒以縊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狂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邾子穿卒以火爛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酖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咒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弟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

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乃宋儒無學襲唐儒啖助趙匡之說重背左氏傳爲秦後僞書且摘不更庶長諸秦官爲辭此眞不讀春秋不識左傳爲策書舊本而妄爲是言予旣已辨之詳矣（見論語稽求篇）特左氏所據策書猶是魯史之未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以己意補之卽與經悖如以鄭大夫尹氏爲隱公之妻以隱妻子氏爲桓公之母以

救邢之曹師爲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爲元公之孫以執曹伯畀宋人爲分曹田與宋人以宋公殺世子痤事爲宋華合比奔衛事以晉先蔑士會迎公子于秦之師爲拒秦于堇陰之師諸凡以死期爲生期以滕與姓爲滕同姓以六月日食爲閏月日食以立武公之宮爲立武成之廟其間參錯違背不可勝數至于曹羈奔陳郭赤歸曹曹殺其大夫薛弒其君北齊侯伐宋宋公伐鄭衛公孟彄伐曹盜殺陳夏區夫宋向巢伐曹又伐鄭宋人執滕子又執小邾子經文儼然並無一傳至定哀之間卽本國事實仲孫伐邾三家取田亦了無始末可據而列國史冊則但得晉楚二史以爲傳本一如孟子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者故文宣以後夫子所責惟晉楚而左氏特取晉事而鋪張之祁奚舉賢魏絳戮僕作人求善表章無勝以至晉悼之惡三郤而制于楚者反稱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甚至借仲尼之言以褒晉大夫宣孟忠良不絕于口究之定哀以後純記趙簡子之事爲趙史而世猶未之察也

特其書則猶是魯史與晉楚諸史較之公羊穀梁

道聽塗說徒事變亂者迥乎不同故當時左氏以其傳授之曾申申授之吳起以及虞卿荀況輩皆有論著漢志所稱虞氏春秋虞氏微傳皆推明左氏之學卽傳至西漢猶有賈誼爲左傳訓詁以授京兆尹張敞中大夫劉公子等原不止劉歆獲內府祕書始責讓太常博士以發其義也乃不幸其書出壁中時孔安國已獻之內府而未立學官遂致公穀之徒各持門戶以相牴牾然究之日月一出而爝火自熄彼墨守廢疾皆不攻自下不事痛擊而其痺已不起矣故春秋五家漢志未嘗並列

祗以公穀鄒夾爲四家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原可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但公穀爲居秦間人其時去古未遠雖荒唐之言亦尚有與周禮相借証處特世尚宋學而前儒篇帙散不復理即漢後論著其經相指名者原有二十三家春秋見之漢志而其後各立學官經杜氏何氏范氏訓定之後猶有蘇寬劉炫藏宏閔因輩各爲揚抗而惜其書俱蔑沒無一傳者惟唐儒陸淳作微旨纂例釋疑聯截啖助趙匡諸說其書猶存然率踳駮不足據若宋元諸經解則所見凡數十家亦又何一可置辨者而胡安國傳則解經之中畔經尤甚然反兢兢乎辨之以爲胡氏傳出而孔子道息甚至有明三百年設科立學但知有胡氏一傳而不知孔子之有經則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言至此亦可畏矣

但春秋義例不一無一是處大抵此白彼墨前三後四必不能畫一而前人相傳科指又極其龐贖如所云二類（天災人事）三體（正例變例非例）五情（一微而顯二志而晦三婉而成章四盡而不汙五懲惡而勸善）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卽位）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七缺（一夫道缺二妻道缺三父道缺四子道缺五君道缺六臣道缺七周公禮缺）九旨（一故宋二新周三新王四所見異詞五所聞異詞六所傳聞異詞七內其國八內諸夏九外夷狄）諸所流衍皆猥劣不足道若孔疏所云稱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則專指左氏所據典禮與杜氏所釋之數爲言並非通例其餘年時月日與國氏人名天王天子種種陋義則前此証春秋者已痛辟之以爲一爻可錯諸卦一字不能成一義晉唐以後早已不屑置喙者惟三傳引例猶尚有參變餘論見諸疏義而胡氏則概以武斷施之拗曲操直仍襲從前年時月日國氏人名諸陋義而深文其間骫經傳正旨而勦令就我使明明大文一經鍛鍊便成冤獄究之一壁百漏五戈十盾至詞窮理詘遇有事同而文不合者則曰見聞不妨各致有事不同而文同者則又曰美刺不嫌同辭于是周章茂略了無定準而春秋亡矣予嘗平情諦觀竊彙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經文而統以四例概之

一曰禮例謂春秋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晉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言春秋一書以禮爲例故左傳于隱七年書名例云諸侯策告謂之禮

經而杜註與孔疏皆云發凡起例悉本周制所謂禮經即春秋例也故孔疏又云合典法者即在褒例違禮度者即在貶例凡所褒貶皆據禮以斷並不在字句之間故曰禮經今試觀春秋二十二門有一非典禮所固有者乎姑論改元即位朝聘盟會以至征伐喪祭蒐狩興作豐凶災祥無非吉凶軍賓嘉五禮成數即公行告至討賊征亂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周禮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餘條櫛比皆是是非禮乎故讀春秋者但據禮以定筆削而夫子所爲褒所爲貶概可見也此非書人書字所得溷也此一例也

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周禮內史職曰讀四方之書事左氏傳序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又云大事書之于策小則書之簡牘故公羊疏云春秋記人君動作之事而漢史亦云左史記事事爲春秋是以孟子論春秋特開一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謂就事而計其寡多較其大小輕重而是非可驗今齊晉之事皆其大事也莊僖之間其所記亦惟齊晉之事爲較多也重與大則責備嚴多則前後互仰而未易以輕定故鄭伯克段齊鄭入郕事關名教則雖屬一節而事繫重大終隱桓莊三世專記紀國之存亡凡二十一條則雖細而必不可忽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雜記宋鄭陳三國東西奔命之節無一刻之間則雖舉動瑣瑣亦必備核之而不致略他如郭亡梁亡事有闕漏尹氏子氏事有訛繆鬭成鬭郗事有混同去樂去籥事有蒙昧則概從而檢較之又其餘也此又一例也

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孟子曰其文則史大凡史官記事從列國來者謂之赴告從本國登者謂之記注而合而成爲策書則謂之文第文有文法左傳定四年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註謂典策即史官記事之法是史官記事另有法式名爲文法亦名爲書法而統以文字概之杜氏序所云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是也但舊亦以文爲例而此云文例則以無例爲一例如舊謂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時書日皆例也而今皆無之以爲史之例可書國可不書國可書人書爵書日並可不書人書爵書日何則例固然也又以有例爲一例如鄭伯伐衞本討滑之亂而鄭莊不忍誅滑但伐衞而返

則史祇書伐衛而不書討亂齊人伐衛本奉惠王命而齊桓身不親軍但遣師而還則史祇書伐衛而不書奉命至于宣公弃齊喪而史書公如齊所以諱國王使來徵聘而史書仲孫蔑如京師所以諱王此皆從文起例而予奪自明並非齊人鄭伯書公書蔑之所可優劣以爲文例如是文之以無例爲有例又如是也

乃四曰義例則直通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間天下有禮與事與文而無義者乎董仲舒云爲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之義杜氏序云文約則義微誠

以事與禮與文莫不有義義者意也亦旨也即予奪進退褒譏美刺之微旨也是以禮有違合事有善惡文有隱顯而褒譏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間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取此例矣

若夫春秋始魯隱並無義例或者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二十七年又二年而魯惠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不始而反始之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爲王室亂耶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爲本國亂耶則伯御弑君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耶則晉人連弑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之隱公隱亦不受也至于公羊以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爲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故先仲氏曰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隱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修則修之此非明白了義乎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

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摸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大不足信然兩漢儒者多言之（董仲舒對策有孔子作春秋是素王之文語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姪遺）較

春秋毛氏傳二（隱 元年）

隱公（公姬姓侯爵名息姑魯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孫也據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凡十三君以兄弟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也若世次十三者得位之次也周書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此二字亦魯史文也公本侯爵而稱公惟史文有之他即不然故尚書費誓史文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便稱魯侯則此稱公者非史官舊標字乎

元年

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所記則又必從首年至終年以爲一公之終始此是史例則此元年者本是隱公之元年例所必書無庸疑也乃何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尊魯爲王者之義則不特悖禮叛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國君皆改元者他無可考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盡逐齊胡公子而左傳于襄十九年有云鄭簡公元年士子孔卒則齊鄭皆改元矣第改元則必行朝廟即位之禮而隱獨不書即位此有異耳其說見後

春王正月

此以時領月也禮也史凡書事必書在時月之下苟無事則此時月可不書而四時首月雖無事而猶書之者謹時之例此所以爲春秋也特書時者法年有四時時有三月而時之所領則必在三月之首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所稱春王二月（隱二年）春王三月（隱七年）者則不合矣然必二三月有事而正月無事故但書旁月而不書首月若容書時月並無一事則必在首月而不在旁月乃亦有時書次月如所稱夏五月（莊二十二年）者則又不合矣吾故曰春秋須識例其必書時月雖無事而亦書者此例也此終古不易者也其旣書時月而或書此月或書彼月則非例也遁也闕繆也（闕繆見夏五月疏）遁則無例闕與繆則并無義也不然天下豈有以容容歲月而可以寓褒譏加美刺者以此推之則凡書人書國書名書字其諸以遁例而強作義例者亦可返矣

然而王何也公羊傳云王文王也謂文始受命王之首也然而文未改正也故范氏穀梁註曰周王則改正之王者也謂周之先王改此朔者非武王即成王也然而改正耳即改朔亦朔一月耳曰王二月王三月何也故杜氏序云王即平王蓋時王必須朔隱之時則須朔者平王也王有時不須朔則不書王桓年多無王可驗也然而劉炫已辨之謂昭二十二年後王室大亂天王出奔狄泉矣越五年而後反國此時誰頒朔而五年之間皆得書王何爲也故何休又曰王者謂夏殷周三代之王

也王正月則周王也周十一月也王二月則殷王也殷十二月也王三月則夏王也夏十三月也而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其于春則每月書王以統三正謂夫三春之書王將以禹湯文武立三正統也然此孔疏已辨之謂夫子以周室臣民反尊夏殷之舊王每月書王以敬奉前代則何意乎于是有襲公羊邪說以爲春秋黜周王魯體王改元則此王字當暗指魯公王者公也天王者王也是世有二正土有二王亂臣賊子自春秋始而謂春秋爲之乎然則王之必不可以爲王者之王斷可知也

然則何王乎曰世亦不知有春王耳亦不知王之當屬春不當屬正月耳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云春王則王屬春也云周正月則正月不屬王也左氏亦惟恐經文難明後世陋儒必有以王爲周王者故書王周以倒之又必有以正爲王正者故加周正以別之而世讀其書而不之察也夫春何以王也王者興也謂春興也春何以興古者五德相禪謂之五王五王者木火土金水也五王遞爲王而四時以春夏秋冬配之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

以時王而土則逌王于四時之間故家語孔子荅季康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又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王而漢律歷志亦云庖犧氏繼天而王（易大傳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字書引書亦云宓犧王天下庖犧木帝而稱王正指時德木王爲言）其德在木爲興王之首至于共工無道火德不繼而神農繼之則共工霸而不王其（後秦不繼周木而漢以火德繼之亦霸而不王王如字不論霸）是庖犧存王神農夏王少昊秋王顓頊冬王由是而遞轉以至于周不讀月令乎春帝太皞即伏羲也夏帝炎帝即神農也秋帝少昊即

金天也冬帝顓頊卽軒轅也春秋編年與月令表裏月令稱帝而不稱王春秋稱王而不稱帝而總之以典字概之人不識春王亦不識春帝乎春帝自伏羲以至于周惟帝嚳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惟以木王則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惟以春王則夏秋冬諸月不得稱王以夏秋冬非王時也然則春之得稱王與王之必屬春有斷然者見春秋尊王之書也春者出也尚書大傳曰萬物出地之時也又春者寅也律歷志云斗柄指寅方之候也今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此時萬物未出而斗柄指子然猶稱春者曰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蓋春王也

然而正月何謂也曰卽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爲正朔則爲天正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以十二月爲正朔則爲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爲正朔則爲人正第三正角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祇殷周二代故許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該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注尚書孔疏禮記皆云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推之而高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漢皆以十三月爲正此三代以前皆改王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來數百年盡爲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卽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毛詩如四月維夏六月棲棲維暮之春七月流火等皆用夏正惟十月之交一之日觱發十月改歲等仍用周正凡士人行文與史官記事不同若周禮則原欲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如凌人正歲斬冰遂人正歲簡稼器內宰中春命蠶婦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日至于圜丘夏日至于方澤等）而尚書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佚至春秋則謹之尤謹者而反云夏時者不解也

然何以知改朔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

月日食晦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正月之至卽十一月冬至也七月日至卽五月之夏至也此皆孟獻季康叔孫昭子梓愼諸人所自言者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夏正也孟子

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周正也又何以知改朔改月必改時也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曰周之秋卽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故漢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據律歷志在冬十一月而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曆爲周正月之二十七日皆冬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書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改時故也

故凡改朔者必改時月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夫商亦改月商亦改時前所引左傳梓愼與漢書陳寵之言已詳且悉矣不必贅矣卽其所云十有二月言之實有大謬不然者夫此十有二月非建丑正月也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覽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

方明以配上帝（孟康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五色以象五帝）蓋是年値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社之時見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卽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若秦之改朔則三正遞禪並無亥正竊而不王原不足道而卽本紀冬十月數語亦漢史所紀非秦本文故文穎顏師古輩明云此係史家異文爲太初時所追改而讀古不深仍爲藉口嘗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此十二月定爲夏

正之丑月而旣閱原註載蔘盈內紀謂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之九月爲秦十二月此則史文之顯然者（又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海上之罘刻石文曰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猶以秦之中春二月爲夏之十一月正冬今一陽初起之候若作春二月則不得云方起矣）故後魏明帝改正建丑乃改春二月爲夏四月則雖在秦後亦尚有改時月者雖唐後改月偶有異同然大概可睹也

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夫

冬則禾且穫矣尚有麥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以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故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此非冬也秋也若果冬則雨畢矣十月則畢之畢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二月則泮之泮矣是以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不然則霜非時菽亦非時也成十年八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杜氏以爲周六月今四月也不然則獻者失時欲者亦不及時也乃若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鼓于社左氏曰惟正月之朔謂惟正陽之月始用鼓指四月也若六月則不用鼓也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也謂過分者過春分也未至者未夏至也亦四月也若六月則至亦過也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矣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將春分矣分也而猶至無是理矣故凡書秋雩皆夏雩也雩所以雩旱也徐仲山曰周以巳月雩則夏月也莊三十二年夏公如齊

觀社此四月實二月也陳晦伯曰周以卯月社則二月也

蓋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即位者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然必踰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遽已即位而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而王始改元是改元即位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之際又特行正位之禮杜氏所云改元正位百官以序

者然後史官書卽位于改元之下其或朝正告廟而不行此禮則史官不書故春秋不書卽位者四皆不易行卽位禮者此不書以攝位也（惠公元妃孟子以無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未立宋武公有女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娶而生桓公愛欲立之惠公薨隱公乃成父之志奉桓爲儲君而已居攝故不行卽位禮　史記魯人共立息攝政）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三君皆各遭弑逆之變倉卒卽位不忍易行也此皆就實事而史記之行則書不行卽不書並無有取舍筆削于其間而其義反晦然者如隱被弑而忍卽位則桓何心東門襄仲連殺儲嗣而宣居然行卽位之禮而不之怍則亦未嘗非倖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繆矣乃說者謂書與不書皆史官得而主之隱之不書所以彰隱賢桓之得書所以著桓惡此固爲不知史例若胡氏又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卽立之則不書卽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此在婦孺猶知之者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卽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

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河褒乎乃自知[illegible]卽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于宣卽位傳則[illegible]美一惡不嫌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illegible]大乎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萬一桓宣之徒起而爭之卽使游夏再生家喻戶曉恐不能明也吾不意胡氏之學將掩聖經而一開卷閱卽詞窮理屈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穀作邾婁蔑作眛眛轉音　凡經有四例說見前）

周制以盟會爲典例大抵天子十二載一巡狩則盟諸侯于方岳之下而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著講信修睦之意故曲禮涖牲曰盟諸侯相見於御地曰會而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倅盟之役至秋官司盟職則直置典盟一官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胡氏凡遇盟會則概冒譏貶以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禮所貴則不知古者玉敦盛血珠槃盛耳瓊璣玉日月方明祀山川凡贊牛截耳與詛神告祖俱是舊典至後世度略始有束牲不歃載書不告之事而學古不深及嘗非禮則不惟不讀春

秋幷不識三禮矣特春秋世衰天子無巡狩之事諸侯無會同之典而徒事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者則未免于行禮之中寓失禮之意且要有是非約有成毀特盟參盟有始終同異凡經所書昔不過直書其事以徵其義之自見如此一盟則近郊附庸亦講信睦比之摟伐自爲摟勝故盟會征伐俱屬典禮而征伐獨有參變者以春秋無義戰邦政舊典蕩無復存故盟會侵伐總是典禮而事有是非春秋務謹嚴義例所分不敢苟也

邾者附庸之國儀父則邾君字也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則天子上士以名字通原可稱名幷稱字者見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杜註邾附庸國未受王命）而早爲附庸其得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此亦是例而胡氏又自爲制云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郳犂來介葛盧是也吾不知稱名稱字其分中國夷狄者出自何書乃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忽分儀父犂來爲中國夷狄學者証經可自造族姓自定封國自判華夏肆然無忌憚一至於此豈不可怪按邾子顓頊之後曹姓周武王克商求其苗裔得大終之孫名俠者封爲附庸國使居邾地而因以名邾儀父者邾俠之十二世孫也若郳亦邾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爲附庸國而居郳故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其後邾與小邾俱稱邾子明見經文若叔孫婼曰邾又夷也則以邾地近戎故云是邾與郳皆中國附庸必分夷狄則邾當爲夷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儀父已矣其如例何

及者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凡記事必首魯公此無論他國爲政本國爲政皆當先本公而後他氏例固然也自公羊有及者汲汲之解穀梁有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志之解而胡氏亦遂謂我所欲者曰及外所主者曰會以附于公穀之說則請就春秋本經推之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大穀之盟齊以文公不親盟故來討而脅公出盟此非我所欲也曰公及何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是時公如晉而晉侯出都與公盟而後公得入此出入之權全在于晉並非我之所致王曰及何也若成二年公及諸國盟于蜀是時楚公

子嬰齊爲政傳明言之故胡氏亦自曰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夫明知楚人主盟而猶曰及者我爲主則不知彼所主者盟我所主者又是何事且據其例明云及者我爲主會者彼爲主不可混也乃有旣書會而又書及者定四年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則一會一及當復誰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以伐楚而會諸侯今以旣侵楚而重爲之盟皆劉文公爲政也夫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寃擠有預于其間者乃胡氏復堅執已說曰定公爲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與諸侯盟何不自揣量而洵口悖誕中是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晩晴）稿

姜兆熊（芑貽）姜兆驊（日千）較

春秋毛氏傳三（隱元年二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列國各以事來告卽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舊書之者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傳鄭武公娶武姜（申國女）生莊公及段而姜惡公而愛段（姜以寤生莊公故驚而惡之）請立段不許及莊公立姜爲段請制（大邑）公難之又請京（亦大邑）公重違姜意許之祭伯請除段公不許（祭伯曰無使滋蔓恐難除矣公曰多行不義將自斃）段乃收西鄙北鄙及廩延皆爲已邑公子呂請除段公又不許（公子呂曰請除之厚將得衆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耳）段遂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乃入鄢公伐鄢勝之叔出奔共（時公寘姜氏城潁誓不相見旣而悔之用潁封人語出姜氏于隧而母子如初）乃其事如此是稱兵襲國顯然叛逆春秋但據事直書而叛逆之罪其義自見其或責公失教者此說經係情夫子未嘗有是也（失教見左傳）君能教臣兄能教弟此在聖賢猶難之春秋責賢不責愚莊公愚人豈

咎責此若云養成其惡而利其斃則未免深文既與之京即欲早爲之所勢必奪京而與以他邑段肯受乎如欲早除則彼亂未形而我驟除之養惡尚有罪不待養而遽以惡除罪當何等如云利其斃則誤以莊公自言有將自斃厚將崩語故云不如此第言其理耳若果利之則既發之後尚不令斃而謂欲斃之未發之前非通論也且凡爲此說者非謂春秋貶惡如是也段固不赦伯亦可議此不過如逢蒙殺羿羿亦有罪之語偶爲旁及而胡氏竟縱釋叔段專治公罪夫孟子曰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未嘗曰使亂君賊父懼也從來罪當重典不容側貸殺人者死必不更求被殺者以可殺之罪況春秋何書夫子修春秋何意本欲誅叛逆討不臣不弟而開卷定律便使君父與叛逆彼此交責已非正義又況縱亂賊而專誅君父彼稱亂者已洋洋掉尾而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戮沒天理何存國法何在是雖使新莽著書操卓筆例亦必不能顛倒錯亂至此極也

況其所爲爰書者仍未確也據曰誅亂當以國彰國討也則宜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何罪而國討之又曰當以人爲衆所共擊也則莊十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夫以爭國之弟殺無罪之兄齊人何尤而衆共擊之若云命將出師當稱帥師則哀三年齊國夏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彼則竟稱帥師矣然圍拒父之師也衛輒以拒父而書帥師則此討弟叛而不書帥師此正相反以相明者如曰不書爲貶則彼衛輒書帥師當爲襃矣若其稱鄭伯而以爲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爲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于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

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且衆共殺之也此直殺之而未嘗稱兵者也若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者凡稱兵之例國君自帥師則稱君卿大夫帥師稱卿大夫君與卿大夫皆在軍而不辨其孰帥師則稱國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卿大夫爲何名何氏則稱人（左氏疏以兵衆稱君君以師從也兵少稱卿大夫卿大夫以旅從也兵衆而卿大夫帥之稱國將卑而師衆也兵少而卿大夫帥之則稱人將卑而師又少也）此核之全經之例而無不同者今書鄭伯則伯親帥師也伯親帥師故稱伯則稱伯者事也然而君親帥師當

稱若則稱伯者又例也至其稱于鄖則師出必以地如後書戎伐凡伯于楚丘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鄭師伐宋戰于宋公會諸侯伐楚次于陘類凡師之所在必明記其在于何所以爲行師之表識此亦是例况誅逆討叛所在尤重彼直殺而不稱兵如衞殺州吁亦書曰衞人殺州吁于濮况稱兵乎若其書克則所謂以事例而兼文例者人誤以爲伯殺弟耳（公羊克之者殺之也穀梁克者能也能殺也）且誤以爲殺弟于鄢而不緩追之而使之逸耳（穀梁謂俞不能緩追逸賊失親親之道）而不知段已奔共奔共而且得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爲共叔段者是也且鄭伯亦思之故于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有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蓋思之也夫以段之惡段之不弟稱兵襲國已不啻春秋無將之誅是何難立爲樸絕如祭伯公子呂所云除之又除之者而乃伐之而勝之而故使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爲失刑而在叔段則爲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爲尺布可縫兄弟難容（二詒見漢書）世安有寘刑于隧加君以矢之逆賊而獨于兄弟間善全如此不惟不殺且任其奔齊又任其奔莒此一勝而無餘事此可

念也故特書曰克此固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所未有之例而于此一開之者也（春秋一書無再書克者）所謂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芳鳳切一本無來字）

天王周平王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皆尊稱也宰咺者天子之士咺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太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即所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太宰爲卿不稱名字故僖九年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爲大夫當稱字宰夫以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幣財用鄭註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而胡氏謂宰是冢宰位六卿之長不宜使賵誤矣

弟其所云惠公仲子者惠公隱公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而穀梁獨謂惠公之母夫桓公之母明係宋武公次女而惠公娶之故桓母名仲子若惠母則何所據乎乃公羊謂桓母仲子死于前年而

左氏謂死于二年此時尚未死而豫爲致賵故譏之則天王雖不道定無有以諸侯夫人未死而先遣賵者此由左氏誤認元年尹氏卒爲隱母二年子氏薨爲桓母遂云然耳但左公皆謂惠公仲子本宜兩賵而一使一賵于禮不合故左氏謂惠公緩仲子豫公羊謂惠公仲子兼而胡氏則專指仲子而不及惠公此皆不足置辨者惠公者隱之父仲子者桓之母卽惠之繼娶也惠公不知薨于何時其距公改元已有七月則其吊之緩固不待言若在仲子則必同惠先後亡者春秋諸侯有繼娶

卽繼適也惟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赴告天子是雖三禮無可考而春秋則往往行之故此一賵則必惠公仲子同有赴告者在也夫既有赴告則天子下吊于禮無過蓋仲子繼娶原非姪娣曰爲尊夫人則固夫人也以夫人而告之必賵之鄭康成云禮天子于諸侯一則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是天子于諸侯夫人原自有賵非過禮也特春秋本義不尚詭許但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夫禮尚往來況君臣相於其責在下豈有天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如此隱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隱不使卿吊并不親會葬至求賻而後爲之以視天王之來賵何如也此則春秋之微意也義也賵者賵喪之物既夕禮謂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故公羊曰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據傳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黃故公立而宋來成焉此不過大夫來盟舊例及者公及也宋人不書君宋大夫也而公穀謂我但稱及彼但稱人則不惟公不與盟卽彼此相盟皆屬微者吾不知其所爲微者是何等官職大夫與士並無實據而卽以公

不親盟思之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于防而公穀又云及者公及也則我但稱及而公已與之不必微者始與之公穀舉例已自矛自盾至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則公親如晉而後與盟此明明公盟而但書及何也乃胡氏既遵其說而復于盟宿之例謂書地以國則必國君與盟者宿者國名也書盟于宿以宿君與盟故也此據傳十九年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因修齊好則必齊亦與盟耳然孔疏謂僖廿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時宋方被圍宋公未嘗與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時宋仍被圍宋公雖欲會而有不能也是要會其國而國君皆不與會雖特發一例而按之無可驗者乃復曰國君書盟春秋惡之夫既會魯公而入宿君吾不知其所惡之者惡魯君耶抑惡宿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王卿士也祭其國伯其爵也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自來于魯初不知其所來者爲何事然而僅曰來則來之耳不必有事也所謂以王臣而私交于諸侯雖事也而意非之所謂義也乃公曰來奔穀曰來朝夫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來朝則未有合其實而但書一來字可成史者若云貶之貶不在此也況爾奔我朝同一臆度而來朝之說則尤臆度中之最無理者夫王臣有事書法謹嚴如所云來聘來賻來錫命來會葬來求車求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于其間況諸侯相朝尤極鄭重幾有王臣朝諸侯而史官不明明一書之者此不問有王命無王命而但書其事而其義自彰非如介葛盧來白狄來之可以夷狄附庸賤棄之而蔑畧之也乃胡氏妄遵穀說而復謂來朝于魯出左氏文誣經之中又復誣傳東海沉冤

何時得雪悲夫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者先公之子益師其名也公族卿佐卒必書禮也其或不書與書而或日或不日皆史有詳畧文有完闕未嘗有義例於其間也故此不書日在舊解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此是了義而三傳偏紛紛焉予嘗推其例祗取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書日（癸巳）與文十五年公孫敖卒書日（戊申）兩事概之左以爲公不與小斂即不日則叔牙以酖死公孫敖客死于齊公皆不與小斂矣然亦日矣公羊以爲世遠故不日則敖在文世已屬所聞叔牙在莊世則傳聞者也（公羊九旨較近遠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未嘗近也何以皆日也穀梁以爲惡故不日則牙與敖可云善類乎而日之乎乃胡氏亦知難通又自立一例以爲恩數有厚薄夫公族喪葬自有典禮非國君用情得以厚薄即有厚薄亦必視其厚薄之間于典禮有違有合不得但以日不日漫爲起例且據云厚薄則必以厚者書日不厚者不書日矣吾即以牙敖二事觀之夫叔牙以妄言而殺其身敖叛亂不彰原未嘗有族滅之例故季友卒許其

立後然必請而後得立若敖絕于齊魯不爲難致齊人以棺置堂阜而後得以聞于魯然猶必不令歸必不使殯致其子期年猶毀朝夕立朝以待命而後許其殯孟氏之寢則其厚與薄何如也而公然卒之日之何也（杜註有不祀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厚薄也恩數厚薄實出此語然此言與斂不與斂有厚薄不言日不日有厚薄也胡氏與闕左氏與斂之文而又襲杜氏厚薄之語此皆鹵莽茂略漫不理會處若孔疏亦有恩厚語則又依杜註大不足據）故曰書卒例也不書日亦例也以例固可以不書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曰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爲春卽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註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夷並興（淮夷但稱夷故知戎止徐戎也）東郊不開舊註謂氏羌別種則氏羌在西方此本曲禮西方曰戎一語而誤註之實非也然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漢後無內夷者皆秦始逐居塞外故也）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而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謬殽內外之旨幾見春秋戎狄處隴陝者況魯世受戎患卽伯禽開國未能誅夷剏此會修惠公之好則先公世盟有不得不修者故此亦據事直書無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潛是魯地則當是戎來而我會之舊註公往會而順夷俗亦非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國名而近魯地者莒人者莒之師也春秋之例凡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稱人（見隱元年鄭伯克段傳）入者以兵深造其國邑之名然有二義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

與滅同閔二年秋入衞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後十年宋人衞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是稱兵奪婦而入其國邑未嘗取地故公穀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不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註向皆莒地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總是莒師入向莒與向各以事告則據事書之取不取可勿問耳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公族大夫之名史凡書公族大夫或僅書名而不書氏如後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其不稱公子公孫者史文如此並無諱避與褒貶諸例遍考經文甚明此所書例與後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莊三年溺帥師會齊師伐鄭例同而說者必求其故以爲無駭未賜族夫無駭果未賜族然氏之書不書全不在此（說見後翬帥師與無駭卒傳）若入有二義（見前節）此入不過造其國邑左氏所謂費庈父勝之已耳而公穀曰滅何以見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方春會潛時戎請盟勿許至是又請而許之傳曰修戎好也唐魯邑

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故此與會潛雖禮也而總以事書之曰有是事爲爾他倣此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履左傳作裂繻公穀作綸）

紀國名履繻者紀大夫名也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也釋例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逆某姬（如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稱叔姬卿自逆也叔姬女字）此稱女下又稱伯姬者此從來逆者言之曰紀所逆者女也下從歸女者言之曰我所歸者則伯姬也其不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婿也君自爲婿則君雖使卿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國母婦人又難遍命于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不識例并不識禮妄曰昏禮不稱主人然則何稱當稱諸父兄師友則在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得承國母之命卿自

來逆而苟其并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沒則已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所謂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若有母而又必稱諸父兄弟以爲命則非也乃公穀胡氏又皆云書逆女者譏之也譏不親迎也則又不然夫親迎之不行亦已久矣孟子曰必親迎乎以爲此禮之細者

而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亦以爲親迎于禮不無太過則在春秋已前久不行其禮而前儒論春秋者亦謂當列國相爭之際不惟都邑上下事理繁重必千里而越人國保無覬覦乘間之生其間者而必以迂濶之情總小功之察横議濫刺已不知務又況國家行禮前史既書大子删存不必有意如謂一書逆女便自有不親迎之譏行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譏其不告朔書春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是慫史也履緰字子帛見下盟密文此稱名盟密稱字者此重逆女盟密

則重其爲魯故也（爲魯故出左傳言爲魯盟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字也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註曰即伯姬仲姬之類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傳作帛）

莒與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緰（履緰名見前）就盟主在履緰故先紀後莒亦據實直書之舊文也事也蓋盟會於本國爲禮于他國即爲事若其義則爲魯結好雖屬私情然講信修睦之微意未嘗不在也又何譏爲子伯即子帛履緰字伯帛音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然而但稱子氏又稱夫人者左氏謂桓之母即仲子也公羊謂隱之母即聲子也聲子仲子皆死于惠公之世矣故穀梁謂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若其止書薨不書葬者穀梁又曰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本意謂隱後被弑不討賊經不書葬故此夫人亦不書所以從君此在范氏註甚明而胡氏又謂先卒則不書葬則又自爲例矣春秋十二公並無妻先公卒者故

以爲言設或有之勢無赴告會葬虞祔卒哭諸禮咸備而可抑勿使書者此必隱公自謙于會葬之禮有未備故不書也穀梁胡氏俱非也（據穀梁說豈豫知公後不書葬而先不書耶抑亦書而刪之耶應說之不可通類如此）

鄭人伐衛

據傳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伐衛討滑亂也其稱人不知帥帥者爲誰也伐者聲罪而致討也此非有書法皆實錄也然而討滑亂不書而止書伐衛則事也而文在其中焉嘗叔段奔共共小國也則

不知共有君而叔但寓焉者也則不知奪共而據有之也（鄭解共叔段則似無共君者）則不知共故小國介乎人于衞而爲衞地也然謂伯欲殺叔如振槁耳共有君耶則求叔于共共豈抗乎無君耶移師而加共又誰拒之而伯不爾也叔既奔共叔之子亦奔衞然且純反幸然邀衞師以取故邑及鄭伯伐衞而後衞人始服之前儒所謂不書戰者以衞已服之是也則在伯此時何難滅共而殺叔以殲其大憝然後乘衞服之際取滑殘之并櫟其子姓之在鄭國者以絕其根株而乃一則舍共再則舍滑至十

年之後會齊滅許猶惓念叔弟之在他邑（見隱十一年）而且繼世相嬗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者預雍糾之亂仍出奔衞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見莊十六年）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卹之使其逆子逆孫仍得爲公族大夫于本國故雖遇罪奔而猶得返其國復其爵也然則伯之恩亦厚矣伯于親親之誼亦既已至且盡矣故前書口克甚之已也此書伐衞所伐在衞不在滑也此實魯史書之夫子修之以示爲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親親是懷不殺不絕一如鄭伯之于

叔而不謂世之能成其美者少也夫不殺曰殺不絕其後而曰絕伯則已矣然而前不知勸後不知戒千秋萬世徒知怨毒之有伯而不知友于親愛之猶有兄名爲主持名教而實爲名教之大罪兄

胡氏誣妄聖經一意刻薄伯祗伐衞無可深文乃又謂鄭無王命興師修怨爲王法所禁夫借强援以犯順驟奪國邑悲非王命所及詩者且誅叛討逆王有成命若亨制勝皆不爲過伯禽征徐夷急遽興師並無王命而妄以此責鄭伯不亦異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徐東曇備張嶷星陳較

春秋毛氏傳（四　隱三年至五年）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禮重天行凡災祥眚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故史官遇此則必以禮例書之然又屬事書以無非人事所感雖災本天行然亦事也春王二月者凡十時必冠三月正月苟無事不書則雖二月三月亦得以春冠之以容書時月必限首月有事之書則非首月可限也此亦例也日食記災也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藏其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則二體沓複下行之月將必掩上日之光而以漸呑蝕一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夫日陽而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史必記之第記必以日日必在朔此不書朔者係史闕文而公穀遂發一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者食正朔也言朔

不言日食晦朔也其義其例似甚切當而可聽而不知仍不然者杜氏注云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日是二月之朔而漢魏言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歷無不以此魯隱二年二月之己巳實係朔日徒以魯史闕文偶失朔字而公穀無賴作此妄談幸而日月干支無褒譏耳不然而明明朔日偏不書朔深文之徒幾何不又以爲己巳有罪此仲尼所特筆而削之者耶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皆尊之之稱葬

春秋十二公其所値亦十二王然有書不書者例天子之喪王室必遍赴列國赴至則書不赴至卽不書若葬則天子七月自有常期然亦有書不書者此不在乎赴不赴而在乎諸侯之會葬不會葬也夏商無成禮周初有成禮而無成書故儀禮有士禮而並無天子之禮天子喪制在周時已不可考矣今從春秋當日列國卿大夫所自言者考之大抵天子之崩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而國君不卽親往釋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喪謂初喪也至送葬則天子子

列國遣卿諸侯于天子親往故元年左氏傳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所謂同軌則何侯以外要荒以內所共車轍者皆在也昭三十年傳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弔送之等差也今晉之喪先君會親執紼矣是過禮也天子之喪當親會葬而周靈王之葬先君簡公因在楚使大夫印段往是不及禮也則是諸侯不奔喪而當會葬其言禮制甚明今左氏無明文祇言王崩于壬戌而赴者以庚戌告此但就本事記之非有誤也且喪用遠日卽稍遠亦無過也但杜

氏註傳謂天王喪葬諸侯例皆不往則已乖本傳并游吉之語若胡氏謂諸侯爲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知所據何禮乃特引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爲証夫踐阼之禮其所爲諸侯襃奠悉用虛名與奔喪實至不同况天子新喪六服遼濶此時卽赴告之使猶恐不能卽出安能于一二日閒使東方西方一時俱到故尚書正義謂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而適遇國喪遂因見新王非謂東西諸侯卽能至也則此所引書明非諸侯來奔喪者而辨証及此不惟失據其于事理亦不通矣且又自爲例云凡書崩書葬則赴告及魯而魯往會之者也桓襄匡簡景是也若書崩不書葬則赴告雖及而魯不往會崩葬皆不書者則王室不告而魯亦不往其爲例鑿鑿言之及考經文則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直未書葬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經文明云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直未記若景王之崩則經明云葬景王王室亂此時雖遣送尚恐未前况親往也凡此皆經文之顯然可考者而不一簡點何鹵裂至此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傳作君）

左氏以尹氏爲君氏卽隱公之母聲子也隱以居攝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故不書薨不書葬不赴告祔廟而稱爲君氏其尹字則傳寫脫誤也夫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隱旣稱公則公之爲母自有常稱未有創名爲君氏者以惡爲君卿則先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爲君卿則據言不敢從正君之禮而反稱君且稱君則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爲君卿則儼然小君而又何靳乎書薨書葬與赴告祔廟况明明經文

而改文釋經例所最禁若公羊欲如字解經而不識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譏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譏且未有書其卒以爲譏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奔平王之喪尹氏爲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穀梁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夫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卽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崩卒相距祇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毋論隱公不奔喪卽奔自東魯至成周此時尚未能達也卽達亦尹氏隨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也況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恒例公出必書豈有奔喪會葬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一書者如以爲常禮不書則在文九年葬周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而經特書之是遣送尚書況親在也曰隱不奔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天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子來求賻亦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并不遣卿大夫往故來求賻向使公奔喪則賻之矣賻之不再求矣故杜氏注曰魯不共奔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考之凡經傳與是經是傳各各有據而公穀誣經而悖經且造爲僞事以實之無見而盜嫂不入國而交大夫而胡氏又從而和之曰公羊有所承夫胡氏不過欲藉公羊奔喪之說以文己親往之例而不知聖經具在不於經是承而誰承也

然則何尹氏曰此鄭大夫尹氏也鄭大夫尹氏則魯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之爲公子也曾與鄭戰于狐壤而公被獲焉鄭人囚公于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出館于寪氏而遂被弒此十一年公薨傳也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則必以客卿而引廁之內卿之列既廁內卿列則不問其爲鄭大夫爲魯大夫而必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既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則君親視斂自必書卒況公以尹氏止以尹氏歸以尹氏生而其後見弒一若與尹氏之死有相關者公不以祭鍾巫弒乎初因求尹氏而并求

尹氏之神既與尹氏歸而惟祀尹氏之神于魯雖感神乎實所以報尹氏也故鍾巫之祀雖爲魯立而仍存尹氏以爲此尹氏之主必出宮而後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獨身出祭且不舘尹氏而舘之他氏以致倉皇之際罹此大害向使尹氏尚在則主祭有人未必親出即或親出而舘于其家縱有不測尹氏必仍有以衞之而惜乎其卒之也此固作春秋者所爲溯往事而傷心者也故曰此鄭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其後莊三十二年傳鍼季酖叔牙于鍼巫氏鍼巫即鍾巫鍼鍾音之轉也公旣立鍾巫之祀遂以尹氏爲魯大夫而[illegible]氏[illegible]巫故有此氏鍼季者尹氏之後也此不稱鍾巫氏而仍稱尹氏者著所自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歸賵禮也求賻非禮也事也曰有此事焉爾然而賻也而可以求之也乎况天子乎此其中有義焉若其不稱使則其求賻者平王喪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喪則未有王命而不稱使宜也若夫武氏之稱子則武氏名來而子行之故稱子此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正同公穀謂武氏亦未葬天王朝大夫豈盡乏人而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况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無命故不稱使則武子彼看此白彼黑亦甚周章而况仍叔之子猶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沒而未葬在仍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躓地踳駁了無繩準如是也吾故曰春秋寃史也吾深有望乎世之平此寃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君薨來赴則史必書之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赴而亦稱薨嫌于內君故我公稱薨外君稱卒以別之此亦例也和者宋公之名凡書外君卒必書君名以實之至會葬之時彼國易名（易名）

（爲諡）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諡而但書國爵則又與彼國之前後君無所分別故必書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謂同盟故書名（謂同盟必稱名告神故我君得知其名）則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陳侯鮑卒皆未同盟而皆書名爲不通矣（不同盟而書名不可勝數此舉其概耳後倣此）其或不書名史略之若謂不同盟者不書名或與大夫盟而不與君盟亦不書名則成十四年秦伯卒與君盟而不書名襄四年陳侯午卒與大夫盟而反書名又不通矣或曰外君書名固是史例若書卒則必彼赴有是稱而我乃因之是我國書薨嫌于我

君彼國書卒反不嫌于彼卿大夫不可爲訓若謂謙則不嫌則禮記雜記明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是謙必取下若果謙必不舍不祿而反稱卒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是不祿較卒爲最下）至于或月或日則史文詳略無關義例惟書名與卒則核之通經而有必然者乃胡氏又造爲例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得書卒此夫子作春秋革舊史之稱而不因其文以諸侯放恣不奉王命故于其薨時特書曰卒以貶黜之使不得爲諸侯也夫鈇鉞之誅不加于生前而弟爲此褫魂旨墓之衆既已非法見哀十四年夏篇書書莒子狂卒此魯史原文也史例原稱卒而謂夫子特革之以誅此五等邦君不亦異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兩國相盟以來告故書石門齊地名餘見前

癸未葬宋穆公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則此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故此當書大夫送葬其公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類而此及後文多不書大夫者

略之也穆者宋公之謚其書謚者以薨後易名則諱名禮也其概稱公者從我大夫送者之辭也乃胡氏又自造爲例分作兩等一是魯史舊文或怠于禮或弱其君則原不會葬而據實不書此史文也一是夫子削筆或討其賊而不書如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賊也或諱其辱而不書如晉景公告喪書卒矣而經不書葬是諱辱也或治其罪而不書如齊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是治其罪也或避其號而不書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此削筆也彼史文不必言矣嘗就夫子所削者思之據討賊不葬以宋殤齊昭爲言則宋殤被弒可云討賊若齊昭公卒巳立子舍而舍方被弒其于昭公無與也昭未見弒何得云爲昭討賊見春秋被弒多書葬者襄七年鄭伯髡見弒于子駟而書葬三十年蔡世子弒其君景公而書葬然則夫子削之者止一宋殤而其不削者且不乏也吾不意夫子之筆削其漫不省核如是也若諱辱不書則誠有之左氏明言公如晉晉止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晉然此是史文非削

筆也且其事與襄廿八年楚子昭卒公如楚楚亦止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楚且同此兩事又例而胡氏以如晉一事屬之諱辱如楚一事又歸之避號是自亂其例也乃若宋之三世不書吳楚之十卒不書則如夢如囈更有百不能解者宋之書卒而不書葬者止桓襄二公宋皆有三世也且桓公襄公並無所獲罪于魯亦未嘗得罪天下何煩開一例必專治其罪而重爲例之若其云十卒則吳在襄世始見春秋楚在成前並鮮赴告故吳之書卒祇乘與夷昧而楚則宣之旅襄之審昭之

麇與居哀之軫共七卒而無十卒若襄之昭則公親送葬例在諱辱不當在避號也且猶是五等邦君耳而例當書公則不問晉侯秦伯邾子許男而統以公字概之今既于赴告之時已書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則于會葬時亦何難行我史例乎也而公之而乃曰避號君不知其所爲避號者恐其稱王而避之乎抑亦吳楚國號理當黜絕概不使入春秋經也凡此皆夢囈之語每欲爲審處而未敢決也兒敢曰此夫子之削筆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彼以伐取告則此書之然而罪在其中焉杞國名夏禹之後牟婁杞邑也其後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不特莒長有此邑且莒之公族即有以此邑爲氏者矣其堅持如此

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後同）

此春秋書弒君之始也完者衞桓公名其書名者正與列國君薨書名例同此必非彼國來赴原有君名與同盟告神我知其名者據此則益信君薨書名之但紀實而非有他也州吁者桓公之弟莊

公之子也其不書公孫但書國號者亦正與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例同胡氏謂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故不書公子而書國則公孫無知乃僖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之從弟而不書公孫將責僖公以不能教從子乎抑責襄公不教從弟乎抑責夷仲年乎從父從兄無教子之責夷仲年失教又無國君之分則其所引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又隔一層矣其書國則里克弒君亦得書晉見公子也（據傳衞莊公娶齊女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勿禁莊姜惡之則莊公原有失教之過然此時焉能以）

（州吁之惡追治莊罪况稱國不稱公子此皆陋儒惡例無一通合者世人不學偏爲其所惑何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故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然與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不同時魯宋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衞來告亂（卽州吁弑君之亂）遂遇于清清者衞地名則是不得已而改盟爲遇而胡氏又深文曰春秋書遇皆私爲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相見之禮故春秋惡之夫遇禮明載禮經則禮不惡遇魯宋此遇明爲衞亂則春秋不惡此遇乃初以刑獄煩文爲非禮所貴既又以遇禮簡略爲失人君之禮則明屬吹索况終隱之世盟會有九而止此一遇未必因討盟玉府器幣告乏之故[illegible]春秋者不讀春秋而憑空揑撰豈可訓也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此據其告詞而直書之者宋衞陳鄭連年有征伐見于春秋皆始此役且皆發于宋而衞繼之據傳宋殤公之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而衞則以鄭莊曾伐衞故欲修怨以求寵于諸侯因與宋相約遂聯陳蔡以伐鄭是首事者宋公也（其秋復伐鄭亦宋來乞師可驗）首在宋從在列國則自當首宋而胡氏謂衞爲主而宋爲輔其先録宋公爲春秋誅黨與之法則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爲不通矣且宋陳書爵係君自帥師而蔡衞則諸大夫帥師者故稱人所謂以賦從而不親在是也則豈有主其事而不親在者其書君書大夫書國書人例俱見前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此亦據事直書者翬者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與前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衞例同（漢後史文多有徒名無氏者卽韓愈淮西碑其命將出師亦皆徒名可驗）若謂翬不俟公命故去氏則二年帥師與公子溺安得皆叛公命者若謂以翬後弑逆故去公子則此時弑逆未形豈可豫設一討逆之例且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皆弑逆而皆書公子何也若謂凡書法氏族書卽爲褒去卽爲貶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逆賊而書公子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以讓國之賢而反去公子其

可通乎凡此皆適合經文而無一當者故曰春秋之亡亡于陋例非虛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因來告詞而爲之文者據傳州吁不和于衛人石碏陰誘其因陳侯以覲天王使定其位於是乞陳執州吁還衛而衛人殺之是殺州吁者石碏也其時公子晉在邢而衛迎立之公羊亦曰此石碏所迎立者乃殺州吁稱衛人立晉亦稱衛人似非實錄不如春秋討賊人人皆得而誅之見衛殺州吁實衛人不伏使吁不自安于衛而後碏之謀以成則碏之誅吁碏之立晉實因衛人有同情而共起討賊此秉彝之良所當急予之以風世者其不書右宰涖殺（傳石碏使右宰醜涖殺之）而書衛人不書晉從邢入（凡從外入者皆書入書納）而書立晉一似殺之在國立之亦在國者此乃所以爲文也以爲書法當如是也若州吁已立不稱衛侯則弒立不久先君未葬（殺州吁明年葬衛桓公）此與齊無知弒襄公自立齊人殺無知而襄公未葬亦不稱齊侯正同（史凡弒立未久如莽卓敦溫類俱不稱君可驗）若謂未與盟會故不稱君則一與盟會而即得以倉卒弒逆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衛人立晉謂晉賢得衆衛人立晉爲立賢曾是衛宣而賢也乎

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子而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弒雖舍晉不立亦未有能受命于衛桓者矣然則衛自此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己說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作矢）

但書事而義已見焉棠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傳作盛）

郕國名左氏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左傳與後文合作一節）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一考一妣凡繼室以子貴者爲別立一廟祭之隱以桓爲儲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禮故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

初獻六羽

此新成仲子之廟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

者翟也文舞用翟樹雉尾于竿而執而舞之故稱羽若其又稱佾者舞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則一行八人八其八爲六十四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六其六爲三十六降而大夫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後以周公之廟禘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由之莽公之廟又復因太廟而遞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若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宮初祭用此非如穀梁所謂始僭尸子所謂

始降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則不知所謂前此者羣宮耶抑仲子宮耶若仲子宮則宮方落成前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羣宮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昭二十五年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又論語季氏祀桓公以八佾舞于庭）則即一初字而彼此誤認遂一往鶻突見其他乎

邾人鄭人伐宋

據傳宋人取邾田邾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則邾爲主而鄭從之所謂敝邑爲道是也道者導也今所謂向導也葢譏言也故其序先後首邾次鄭自是史例而胡氏又謂衞州吁告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彼以宋爲主者春秋絕黨之法也此豎挑前傳首誅黨與一語不知前傳宋本欲伐鄭而衞以伐告則主在宋此時鄭未欲伐宋而邾以伐告則主在邾其例甚明故衞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從此告鄭曰君釋憾敝邑爲道雖同一相告而其詞不同

螟

災之必書非幸災也恐其傷我民也螟蟲之食苗心者此時秋九月爲夏時七月禾尚未登而蟲食

苗心不其傷乎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魯大夫臧僖伯名公觀魚時僖伯力諫不聽故于其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勿敢忘葬之加一等此不書葬者大夫無書葬例也餘說見前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報邾人之役也長葛鄭邑圍者師環其地也此書圍長葛圍而即還耳次年冬書取長葛則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而胡氏以今冬之圍將直至明年之冬故曰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誤矣

鄭此時被圍已屬冬末而次年之春即書鄭人來輸平非兵解而能之乎故杜氏于取長葛註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此實錄也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文輝克有遠宗姬黃較）

春秋毛氏傳五（隱六年至十一年止）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者納也據傳公未立時與鄭戰狐壤而獲公焉則公原有怨于鄭者至是鄭與宋搆而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于公而公不之應則似于鄭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怨在彼納好此春秋所予也輸左氏作渝渝者變也非變其平乃是變讎怨而即于平也雖渝與輸字形之誤然其義亦同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名盟會見前

秋七月

說見前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地而不書鄭者前年有伐鄭圍長葛文則長葛鄭地可知況春秋分邑皆有數其列國都邑

皆見書策但舉一邑名而即知為某國之邑故春秋凡書邑概不冠國于邑上可驗也若賈服謂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地則凡盟于某戰于某次于某敗于某皆但書某地而不繫何國豈皆不能撫有之耶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隱二年伯姬歸紀矣叔姬以幼娣而待年于國至是始歸故書之且為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酅張本若謂以叔姬為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衞之莊姜魯之敬嬴豈俱不賢而春秋削之

滕侯卒

滕國名不書名者史闕之也說見前

夏城中丘

中丘魯邑據左氏以不時故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諸侯有聘問之禮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故周禮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頫聘而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皆以玉帛獻享相結好者齊魯本世好之國至是修來聘且使其弟重典例也年者弟之名左氏稱夷仲年似以夷仲字而年其名者其不稱公子則史例如是予前已備言之而胡氏謂惡夷仲之子（即無知）後成纂弒遂責僖公寵夷仲之故而削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削弟氏于纂弒而削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况無知之弒在莊八年此時纂弒未形而豫戮其父于三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

秋公伐邾

據傳宋及鄭平惟懼前年受鄭成而宋惡之故伐邾以媚宋以邾為宋怨故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故傳曰為宋討也夫邾為魯鄰且曾盟蔑以媚宋而致絕與國而壞舊好于義何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制天子有聘諸侯之禮至是桓王始來聘而我之覲聘前此未聞斯已難矣乃復終事以還而使車在道忽受戎患王臣為我來未可坐視况魯職方伯即不請王命亦可以興師討罪如伯禽征戎已事而乃了無所施而徒書其事于冊其安之乎

凡伯者周之卿士凡國伯爵也伐者以兵制入不必有鐘鼓曰伐以歸者脅之而歸楚丘衛地名據傳戎朝于周曾發幣以享公卿而凡伯不以賓禮相待故戎怒伐之亦報復之舉也然非法矣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鄭搆兵已久而衛復佐宋以加于鄭雖三國連搆實則以一鄭而敵宋衛之兩大其在鄭不無小紬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曾盟石門齊原有袒鄭之意至是稍不下因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先自爲相遇之禮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則赴齊僖之會而盟于瓦屋則此一遇史不過據事直書無所可否然而宋衛之不欲下先爲詭祕以啟齊之疑亦可見矣宜乎齊之一聞王命即渝此盟也垂衛地名

先仲氏曰宋殤之伐鄭以公子馮也（宋殤公者宋宣公子也宣公舍子殤公不立而立穆公故穆公之死亦舍其子馮不立而仍立殤公）公子馮以先君之子不爲先君所立而使居于鄭謂讓殤也非奔鄭而與殤爭國者也（三傳皆云穆公使馮先出居鄭以避殤）乃徙以居馮之故而伐鄭不已鄭甘之乎衛宣之伐鄭以公孫滑也（公叔段奔共時其子滑奔衛挾衛伐鄭取廩延故鄭伐衛以報之）滑以叔段之子奔衛伐鄭此與鄭爭國者也與鄭爭國而鄭不討賊衛反假賊怨而伐鄭不已鄭能已乎此皆善論春秋之言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公穀作邴後同）

庚寅我入祊

據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乃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詳其說因成王營洛原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故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使陪祀泰山以其邑名祊亦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邑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相易而我許之因來歸祊其云祀周公者以許有周公之廟不敢云廢爲言請祀也然而其說不可訓也夫予從魯史文例先書彼歸若意出自鄭者繼書我入若我不得已而姑受之者然且並不及許田一似鄭之歸祊與許田了無與者其後桓元年以許田歸鄭但書鄭假亦若意出自鄭者且亦並不及祊田一似許之歸彼與祊田又無與者此乃所爲文也所爲魯史成之而夫子修之者也若宛之書

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說皆謬至于許祊之易經未書復而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似後此僖公作閟宮時已經還許而經偶不書或亦史克作頌故爲復文以示許田之當復皆未可知總則史文必有例賦頌且然况春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說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年春宋衛先遇于垂正爲齊侯欲平鄭而先相會以謀之至是乃始請齊侯而共爲此盟以平鄭是齊侯爲主宜首齊侯意在平鄭宜書平宋衛于鄭今書宋公先齊侯者以宋衛先盟齊侯遂不甘爲主故齊使來告首稱宋公而我史書之若不書平鄭則以此時但盟而未平及既平而冬復來告（左傳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則已書在秋而不及再書此皆就告詞登冊而並無筆例于其間者若其義則三國之搆於此暫息亦春秋所予而無如繼此之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魯齊三國共起討宋又別是一事非此事也瓦屋周地名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前二年紀爲娶魯女專與莒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復盟莒以成紀之意左氏所云成紀好是也浮來紀地名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大夫見前史例君薨必書他國君薨則因其來赴而後書之若公族大夫則有卒有不卒其卒也有氏有不氏有月日不月日皆魯史舊文而夫子存之並無筆例于其間者如此無駭卒不冠以氏與書翬書柔書溺例同但書某卒與下九年書挾卒例同乃從來謂不書公子以未賜氏故則翬柔溺挾豈俱未賜氏者乎且氏非盡人可賜也據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則不賜則春秋公族亦無幾人可賜氏者况明明弒逆公然有氏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衛之公父肇自定叔此是誰賜而歷歷稱之且魯多公族臧孫叔仲公父子服未必皆出公賜也大抵先公之子則爲公子公子之子則爲公孫公

孫之子則或從父字或從父謚或從官從邑而自立爲氏故天子賜姓亦言天子而下惟諸侯有姓故云賜姓如魯姬齊姜杞姒朱子惟諸侯百世不易而他皆更氏則諸侯之不更氏一如天子所賜者若必眞有所賜則齊陳魯衞有誰賜姓昭八年傳謂胡公不淫因賜之姓則陳之姓嬀史世家明云由舜居嬀汭而早以爲氏未聞入周始姓嬀也若晉語謂伯夷炎帝之後賜姓曰姜則炎帝本姜姓何待伯夷始賜之至于諸侯賜氏則亦惟宗廟大夫始得有氏一如諸侯之賜之者故魯桓三子稱爲三桓而公子公孫之後皆得以父字爲氏父字仲慶則爲仲孫父字叔牙則爲叔孫父字季友則爲季孫（字有二義一是加冠之字如臧氏展氏是也一是長幼之字如仲孫叔孫是也）此皆遵舊例而自爲更之若必賜而後有氏則賜氏必在身後何以仲孫叔孫在生前皆得稱之及自氏而又分之則謂之族如仲孫之爲南宮叔孫之爲公若季孫之爲公父不一而足故孔疏謂合之爲族而分之爲氏則殊不然姓分而爲氏氏又分而爲族未聞族反合而氏反分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

而已則由姓而氏由氏而族遍考歷然今無駭不知爲何公之子何公之孫而史例不氏本是史例而左氏必以未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爲左証夫無駭即未賜氏即果是既死之後然後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卒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典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左氏記事極可據而一當解經則十有五六誤者况生千百世後而尚欲含經而就我可乎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而季字也天王下聘已見前七年矣隱十一年中天王下聘者二歸賵者一而公于上交之禮亦曾有一于此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斯時未啟蟄而震且電爲災矣震者雷之能擊物者謂劈歷也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即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螽雨雹同

挾卒

挾者魯大夫名其無氏者說見前

夏城郎

左氏曰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

據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謂齊魯皆方伯也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與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陰謀伐宋之舉則直稱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于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與師一語而但爲列國搆怨之文以曲記其事此夫子之微意也防魯地

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前旣與齊會矣此復與鄭會然皆在魯地則魯爲政矣中丘魯地名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與下節正與師討罪之本事也乃三國之君皆不親征而遣使大夫帥師（凡大夫帥師而無名氏者即書人）斯已奇矣且鄭受王命又復爲王國卿士等之王臣自宜親統六軍身先二國而乃陰借王師陽率齊魯伐不前驅取不入獻可稱王乎則亦列國搆怨之師而已矣首我文也殿鄭亦文也不稱王命亦文也若翬不稱公子齊鄭稱人則史例如是于春秋書法並無與焉

前我與齊鄭合謀專爲此舉則此時命將出師全出自三君所謀其所云翬帥師者亦命之帥師已耳其不稱公子者史例如是等之無駭帥師溺帥師已耳而說者必求其徒名之故以爲先期夫先期者必二國未集而我先在軍期未同耳今明明齊人鄭人三國並行何爲先期且先期亦不應削其氏也向以非公命而削其氏今三君同謀在前我公專勝在後則不得云非公命故別以先期責之則後之公敗宋師齊鄭未集負先期也經亦但書公而不及齊鄭先期故也然而經之爲文祗惡其率伐責其利有而未嘗以先期之故更稱變名則翬可知矣餘見前翬帥師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此公先期取勝也據傳三國大夫于五月伐宋至

六月三君復會于宋地剋期並入公于齊鄭來集時窺宋無備乘間而敗之繼此則鄭師取郜而歸于我又繼此則鄭師入防而歸于我則是我但取勝而取郜取防皆非我事然而鄭師歸之魯史即書之者事也其但書我取而并不及鄭師之歸之者文也且我之敗之者事也但書我敗之而全不及二國一若此時無二國之師者文也亦義也菅宋地名郜防宋二邑名

秋宋人衛人入鄭

此報鄭取郜防之役也前取郜防時祗六月甫及秋而宋即報之故乘鄭師未還而即挾衛蔡以造國邑傳所云鄭師還郊猶在郊是也但倉卒與人未能得志故又去而伐戴耳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小國名宋衛三國皆大夫帥師無所適至入鄭未遂去而伐戴此如奈三師之襲鄭不得去而伐晉正同然則鄭之餘勇其可攖乎伐取者伐三國之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者（此見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文）故左氏曰取三師焉（舊註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一軍皆禽不止獻俘獻馘故名爲取服虔謂設伏而敗乘其無備爲取則荀吳敗狄乘其無備鄭敗燕師設伏而敗皆不稱取非也）此與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例同自杜氏孔氏不即引例遂若無取師一証致公穀謂鄭藉三國之兵以取戴夫三國以入鄭來與鄭爲敵其不取鄭亦幸矣而鄭尚可藉其兵以取他人國此是何說毋論三國必不許鄭必不能即許之能之彼區區小國因我受大敵以波累于彼天良未絕不能救鄭之而反收其地而不之取爲此說者其殘忍慈薄與禽獸無異而胡氏復重其罪謂鄭伯後詐能以奇勝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闖趄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則不知鄭師之駐郊駐鄭郊也鄭以六月庚辰取防七月庚寅還郊其相距止十日而宋衛與蔡已乘虛而驟入于鄭則其還國而郊三國之師不啻旋踵是須知宋謀而急還急還而急入國以拒敵其在郊不過頃刻耳而曰多方誤之已屬誣妄況駐師觀變當在戴郊今乃駐已郊以誤三國吾不知其何以誤之也若謂鄭莊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專以殘逞則王師之敗不見于經責以入許則必大爲莊所笑吾入郜而不取郜入防而不取防入郕而不取郕入

許而不取許而謂吾救戴而反取戴小人之心也若春秋三書取師皆宋鄭相搆鄭取宋二宋取鄭一其義何若此則不必深文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據傳蔡人衛人郕人不受王命（即前王命伐宋）故齊鄭討之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說見前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註父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止一朝也而前儒斷之謂尚書周官天子六年五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朝之說別無左証惟世相朝則有之或小國朝于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此朝新君也至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

穆公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鑿鑿也此則滕薛兩國並來朝我而並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相行禮如滕薛爭長是也（行禮時薛欲先滕後滕以同姓先薛見左傳）若同時來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奚仲封薛滕同姓見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左傳作郲公作祁黎）

據傳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夫公欲伐許而親造鄭地則又魯爲政矣故入許之功雖在鄭伯而仍以齊魯先之雖史例先本國然亦據事直書無所避忌故也時來鄭地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據傳鄭師登城而入許（時公孫閼與潁考叔爭登閼射考叔墮而瑕叔盈又執蝥弧旗以登鄭師畢登遂入許三人者鄭大夫）許莊公奔衛是入許者鄭也然而齊魯交至之故齊以許歸之公而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寡人何敢聞則齊亦在首謀者但其功在鄭故終歸之鄭鄭伯乃復令許叔守許而不取其地（許叔許莊公之弟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曰毋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言告莊公歸也）則魯史所記自宜次鄭終齊而今仍首我而

殿鄭者以爲摟伐之罪三國共之然首從不可淆也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此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實被弑而書薨諱之也諱則何以知被弑凡薨必以地如云薨于何所今但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之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皆不書此則以被弑故葬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喪是也此亦例也（說見前）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菟裘魯邑謂將遜國于桓而終老其地）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先是公見獲于鄭而因之尹氏尹氏者鄭之大夫前三年經書尹氏卒者是也（公爲公子時與鄭戰狐壤爲鄭所獲而因之尹氏）時尹氏有鍾巫神而公陰禱之至與尹氏歸則立鍾巫祀每歲出祭乃以尹氏卒而館之寪氏翬遂遣賊就寪氏弑公且討賊寪氏而嫁禍爲是弑公者翬主弑者桓而爲人受罪者寪氏也是翬實不臣桓實不弟而亦隱實不能君以致有是也是皆齊史舊文夫子因仍之以垂鑒戒者若謂改弑爲薨必非魯史之筆則齊侯陽生鄭伯髡頑皆被弑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諱國惡也（僖元年傳曰諱國惡例也）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爲夫子所例則衞桓齊襄尚不見例而謂隱獨例之乎如曰不討賊故不書葬則經多不討賊而仍書葬者說見葬宋殤公傳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文輝克有遴宗姪灌）校

春秋毛氏傳六（桓元年至四年）

桓公（公名軌史世家又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爲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被弑之次年而左氏疏不謂桓之于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令改元不必踰年始即位此與晉厲被弑悼公改

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冢宰桓之待儲實同樹子如以冢宰攝例較之則冢宰攝事不攝位今隱旣攝位何謂非公冢宰奉年不建年今隱自有年而桓實奉之誰謂隱非君而桓非臣若晉厲被弑悼即改元則並無其事晉厲以八年之春正月被弑實當成之十八年而悼公以是年二月即位至次年當襄公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即位國語正月即位皆在厲八年春未嘗改元若史記年表則悼公改元正在襄公元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疏義如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遭喪即繼位然必改元行即位禮常也惟遭弑逆則多有不行者莊閔僖是也今桓行即位禮所以飾弑隱之不由已也然已有弑之者矣且討寪氏矣忍行之乎即位說見前（隱元年）

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是隱之授桓實讓之非攝之也乃惠以邪心而欲立桓而隱又探其邪心而成之以讓桓夫婦之大倫從此亂矣其說雖近似而實不然者周制周禮已眇乎不

可問矣吾即就春秋斷之莊公取哀姜無子其娣叔姜生閔公此與惠公娶孟子無子其娣聲子生隱公無以異也莊公別娶孟任爲夫人而生子般與惠公更娶仲子爲夫人而生桓公又無以異也莊公舍閔僖不立（叔姜生閔公又有成風生僖公最長）而欲立子般與惠公舍隱公不立而欲立桓公又無以異也然而季友奉莊公之命以死立般甚至殺兒奔國禍連數世在莊不爲有邪心而在季友則不惟不探君邪然且成季之名魯人稱之史官褒之夫子又從而存之筆之至定哀之間他國君臣尚有稱季

氏未亡其先人有大功于魯者而胡氏亦引唐陸淳之說謂季友恩義俱立變而得中若是者何也學者詮經所貴平情見春秋一書全在比例豈有春秋本經前後見在而舉其一遂忘其一者豈有同一事例而前極貶之後又極褒之者夫周制已亡但當闕疑雖曰諸侯不再娶而公羊謂媵有貴賤貴卽當立何休又謂嫡無子則立媵媵無子則立姪娣是立媵立嗣原有次第況舍媵更娶則貴有在媵上者故左氏于仲子曰爲魯夫人于孟任曰以夫人言許之夫母稱夫人而尚謂其子不當立耶韓宣子見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則周禮已亡春秋實可以論禮予定春秋例而以禮例當四例之首豈無謂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左傳合下爲節）

鄭伯以璧假許田

甫卽位而修隣好禮也然而桓之爲此則意在固其位也若其先與鄭會者以隱曾與鄭相好故尤急也至于許田之假以易祊也鄭欲以泰山湯沐之邑名祊田者易我成周朝宿之邑之許田（以其各近）（說故見隱八年）在隱雖許之而未與也卽彼已歸祊我已受祊然而仍未與也其未與者或以許田重于祊或亦遲回之冀得以終止其事未可知也至是桓媚鄭而急與之而鄭遂加璧而受之史官不言易但云假之耳亦不及祊田但云以璧假我許田耳此與前歸祊入祊而不及許田正同所謂文也所謂春秋之微詞也此或夫子之筆也垂衞地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曰盟于越結祊成也越亦衞地與垂近盟與會二禮（說見前）及者史例首本國也胡氏謂及者我爲志會者彼爲主前已詳辨之（見隱元年）此垂越皆衞地去魯遠而去鄭近則必公越齊至衞而鄭應之其斷非鄭志可知乃胡氏又堅執其說殊不知此一盟一會本一時事會垂而假許盟越而成祊總此事也魯衞齊鄭相距頗遠豈能于三四兩月間兩約期日兩散兩聚雖歷夏秋實一時也幾有一時一事而我志彼主分兩例者誤矣

秋大水

以災故書（說見前）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督宋太宰華督也徒名不書字史例然也（見前）與夷者宋殤公之名也大夫孔父者宋之司馬孔氏而父名也其書名者史例則然無所爲襃貶也此其例與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並同若謂書名爲貶（見左氏註）則荀息仇牧皆書名矣且未有宋君稱名于前而其臣可稱字者故公羊以孔父爲字是襃孔父則不惟孔父有字曰嘉（見左傳）並不是字亦正以君名臣字于禮不通故不遵其說若

穀梁謂孔氏父諡則可笑尤甚周制諡法並無有以父爲諡者且大夫卒三月既葬然後請諡此時君臣新死爲得有請諡賜諡之理况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並無以諡來赴者君赴尚不諡而謂獨諡此大夫乎祗督將弑君先殺孔父而經先宋公而後孔父似書法有與而仍不然者君與臣同時被害即有先後亦必先君而及臣斷無有先其臣而後及君者况當時情事原有不堪用兵而欲爲弑公以名公子馮之衆所礙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蓋宋殤即位以來率連齊魯衛蔡伐鄭無非爲公子馮一人而爲宋司馬而董戰鬬者匪他人即孔父也（宋殤公者宣公子也公子馮者穆公子也宣公舍殤公而立弟穆公故穆公亦舍子馮而立兄子殤公使馮出居鄭以避之是馮居鄭讓殤未嘗奔鄭爭國也而十年十一戰皆在鄭不惟民不堪馮亦不堪矣）督有意佐馮不得不弑君欲弑君不得不先殺孔父是非殺孔父而後及公實欲弑宋公而先及孔父則其所謂及之者實順推非逆數也故督爲太宰乘民怨之故揚言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之罪先使民知其人之可殺而後攻殺于其家奪其妻而弑公爲左氏謂孔父有罪佐君與師不能正君德以及于難罔爲非是何則

父既殉君則雖有罪而此時不及重在督則輕在父也若公羊謂賢乎孔父義形于色則又不然義不能匡君以正其家（先是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孔疏謂禮婦人之出必擁蔽其面乃令人見其色美以致殺身而妻從他人是不能治閨門也）則其所謂正色立朝者徒擁强兵以長君之惡穀梁所云孔父閑言孔父但能閑衛君也夫但能閑衛君則彼弑君者欲不先去其閑衛得乎

滕子來朝（朝新君也後杞侯來朝同）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見隱十一年）此事以禮書而義無譏焉若滕本侯爵而今稱子則是桓王所降黜

者杜氏云東周雖微然猶爲天下宗主旣能命邾爲諸侯豈不能降滕爲滕子在前儒已辨之久矣而胡氏復謂時王不能黜諸侯此獨因朝桓之故以諸侯而朝弑逆故仲尼特削降之則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豈皆朝弑逆而皆降之况滕之稱侯曰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稱侯後則處處稱子如莊十六年諸侯滕子同盟于幽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二年諸侯滕子伐鄭宣九年滕子卒類是隱末桓初降侯稱子延至十二公而未有改明明被時王所黜而以爲仲尼惡桓特筆而削此侯爵何我仲尼之受冤至此極也嗟乎何受冤至此極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成者平也正而安之也宋華督弑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爲不當而無如受其賂而還也郜大鼎者郜國所鑄之大鼎也太廟周公廟也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之者此其中有文焉若曰我以平亂故取之豈受賂乎或曰成者成就之義則天下豈有人國亂而我合諸國以成就之者始以平往既以利還無非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至于立華氏則經無明文杜氏亦以爲督未死而先賜族世無是理先仲氏曰善解春秋者當以傳解經必不當以經解傳此其一爲稷宋地名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據傳始懼楚也楚熊繹之後而居丹陽至熊達僭稱武王徙居郢武王十九年即隱之元年也自是疑大而蔡與鄭實偪楚因懼而謀之然何益矣鄧蔡地名胡氏以鄧爲小國此本賈服說而又誤者孔疏云鄧是小國去蔡鄭甚遠不能遠會其地且蔡鄭此會本爲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謬矣

九月入杞

據傳杞侯前來朝以不敬故此入之夫既來朝雖不敬無伐之理此必有他故見僖二十七年傳

公及戎盟于唐（左傳合下作一節）

冬公至自唐

據傳書公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但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

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至于祖（適大子）禰（諸侯相見）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餘廟）則是出入必告廟比之出告反而之義而告祇在禰其曰宗廟者該祝史言之也且出告不誣者以出祇用幣無飲至策勳之禮故略之也蓋飲至者喜其至而飲于廟中也策勳者飲畢而書其所行之事于策也勳者事也功也此是禮例其有書不書者以行禮有詳略或用幣而不飲至或飲至而不策勳（如所行有諱避之事）或弟命祝史而已不親告則皆不書乃胡氏

又自爲例曰此常事不書其書者或誌其去國之久或錄其盟會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則在春秋公行凡一百七十六其書至者八十二並無一合如此書至謂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則此戎徐戎也在魯東郊費誓所謂東郊不闢是也未嘗遠也況唐是魯地以近郊之戎其君長親來而會于我地何危之有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春秋書時月而或書王或不書王者皆史有詳略

無關義例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不書之例（說見前）而穀梁謂桓無王故例王字則宜在元年乃元年二年有王至三年而始例之何其討賊之需遲也則又爲說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宋督弑君與夷）則是有王反治罪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褒德者乎且治桓已耳華督弑君與魯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得毋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有王者悉治罪之年乎況有王治罪無

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例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例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于諸年並未嘗有治罪貶例之事是屬詞比例又並無一相合者吾故曰此不關義例非無謂也

齊侯齊僖公也會于嬴者成昏于齊也（聘文姜）嬴齊地名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謂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衞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盛）

二月我入杞故此會而成之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旣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桓公娶文姜也古諸侯娶女亦必親迎然此禮不行久矣但送女大國必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卽以上卿行之翬見前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禮送女大國必命上卿未聞有公親送者此齊僖愛女故然然失禮矣讙魯地名杜氏云已去齊故不稱女未至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云告于廟也禮迎與至俱告廟而祇于至云告廟者猶公行不告而祇云告至例同第書至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推之天王之嫁娶皆然（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元年王姬歸于齊類）而胡氏以不親迎并不書卿至爲不能防閑致文姜敝笱之兆夫魯十二公惟桓莊爲親迎桓迎于境雖爲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然而文姜哀姜淫失尤甚則夫敝笱之兆或別有在決非親逆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況不書卿至則公親受之正親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女出嫁後隨遣大夫加聘問之禮所以存謙

敬序殷勤也在本國遣使謂之致女在他國使來則謂之聘此傳曰致夫人也則致女之聘也年卽夷仲年見前

有年

年者稔也熟也穀一熟曰年有年則熟者衆矣賈服謂桓惡而得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則宜十六年書大有年宜惡不必過于桓而曰大不宜有誤矣況若惡耳民亦何罪而必使無年此徒以婦孺之見測天意而胡氏遵之不可笑乎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此書春正月者周之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正仲冬也狩田者以田既藝穫則隨地可狩故曰狩用此狩于郎與莊四年狩于禚昭八年蒐于紅十一年蒐于比蒲例同但左傳曰書時禮也而公羊以地遠爲譏考之郎邑在魯郊實未嘗遠註者亦知難通變言郎邑本近而郎邑之屬在郊外爲遠則明是遁詞而疏左氏者反襲其說以爲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也非常地即書如

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蓋狩有常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類夫圃囿者游觀之所不事較獵故春獵曰田謂取獸于田也夏獵曰苗謂爲苗除害也秋獵曰蒐謂搜獸于藪澤間也冬獵曰狩謂閱畢圍獸而大較以畢農事也此明屬異地並無有場圃苑囿爲四時常獵之所見之經傳不得已而以名狩河陽西狩獲麟証之夫名狩書地果是狩乎西狩不書地則何以云西西者國之西也西郊則地矣若云常地不書則春秋五蒐三在比蒲然又書何也乃胡氏并襲其說以貶桓夫弑逆之罪不以禮狩而減也罪在弑逆亦不以非禮狩而又加重也凡此皆深文之不必然者况我欲誅桓而桓不受誅則其罪反在所誅之者矣春秋筆削定無曲詞何可使爰書不確任人平反至是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天王周桓王也天王下聘禮也然諸侯不朝而王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弑逆王不能討而反來聘焉益過矣此春秋之筆所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官稱名則與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歸賵例同並無書法而說者又紛紛焉按周禮天官有

大宰小宰宰夫皆稱宰此宰夫之職本下大夫與上士相通例當稱名宰者官渠者氏伯糾者名也若公羊註以渠爲名伯糾爲字云名字並見已杜撰矣穀梁註謂下大夫老以伯爲老稱故書字則與左氏云伯有父在以少年來使故書名一老一少極其可笑而胡氏又云宰是太宰伯是封爵當是以諸侯而入相與既相而受封者則下孥谿藨武牛羊何從按之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者經文闕脫並非筆削舊說所謂或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illegible]子補文

而傳者遺脫此明白了義而胡氏又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佚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討乎且春秋編年專爲記事徒以貶桓之故而竟削春秋兩年兩時之事恐無是理矣孔疏嘗云日月有詳略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截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略斷無貶遠褒近之例先仲氏亦曰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旣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衞侯卒夫一日無再書者其再書者美文也文有盈美卽當有闕佚美文之非褒猶之闕文之非貶也今遇闕時闕日而卽謂貶桓則此有美日當褒桓矣桓不當褒將毋衞侯之卒可褒乎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兄有遠宗姪讚）校

春秋毛氏傳（七桓五年至八年）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以卒赴而史書名例已見前（隱三年）其曰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固未嘗同盟也但卒有兩日大不可解據傳云再赴也方公疾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故亂作而赴告不一卽史記亦云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兩赴兩日彼此有據似乎不誣祇此後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爲厲公則厲公非佗卽躍也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厲公躍實蔡所出也且五父卽佗蔡人亦無有先殺五父及太子免者則史記較傳稍爲未確又後儒以長歷推算則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此並書正月

者不知赴文本如是即亦魯史從簡依後此之月書前月日也凡此皆當備考之以存疑者若公羊謂陳侯病狂甲戌出亡至己丑日始得之然而不知其死在何日也故舉兩日而穀梁謂侯本避病非狂也戊出丑得不知死日故舉兩日以包之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隘狂死何地至十六日而不知其屍之所在已怪極矣況避病而出別無侍養一如鬼倀之獨行蹤跡無所此非道聽塗說也豈是瘈犬病發洵口吠齧而以之傳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據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紀而紀人知之此必以紀人來告故書按周制諸侯原有相朝之禮（見前）但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尊大豈肯輕朝卑小以謀襲國況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史例列國相朝不書何獨書此若云紀以朝告則直書朝紀耳安所避諱而書如若云如即是朝則後此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朝齊乎爾雅云如者往也齊欲謀紀則邀鄭伯偕往以覘其動靜蓋爲後年滅紀地也如此則齊惡亦甚矣至于我公書出並不及朝如如齊如晉如楚類則或有諱避他國不然此與本年冬州公如曹例同（如曹亦非朝曹見後）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天子之大夫稱字故仍氏而叔字其曰之子以父使來告而子行之也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桓王鄭者鄭莊公也據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之惡于是乎不可貰矣然而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況我魯之袖手觀望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滅國惡事也而文與義皆見焉若胡氏以王不討魯桓并不討宋督憤怒興師並爲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我同責已爲難堪況復舍其臣而專治君罪生平毁鄭莊

不直一錢今反祖之何也

大雩

雩者旱祭也其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嘗大烝並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建巳之月東方蒼龍七宿昏見于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旱也此限定四月之祭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旱暵則不問夏秋隨時可祭穀梁註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吁也吁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四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大雩皆是呼旱而左傳謂爲失時蓋以周之秋即夏之夏而秋始于七八月但當夏之五六月而四月不在其內故凡書秋雩即爲失時以秋無四月也然襄五年秋大雩傳文稱曰旱而不稱失時或曰書月者爲旱以其在八九月間去四月遠則爲旱如襄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八月大雩傳曰旱是也若祇言秋則近在五月去四月近即爲失時則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傳曰旱甚也周之七月正夏之五月與四月近見衆已兩雩則必一正祭而一呼旱然而皆曰旱而不稱失時何也

見春秋貴比例秋雩之例總爲旱[illegible]爲四部一曰正祭失時一曰禱禮呼旱一曰[illegible]爲災一曰旱氣所致其分正祭失時者祇此[illegible]年大雩爲一部者經文書大雩凡二十有一單書秋大雩而不書月者有七自此年後成三年襄五年至定十二年止皆一例書某年秋大雩三字而失時一部祇以此一年當之則彼六大雩將屬何部見其所爲禱禮旱不爲災又皆是一漏百此白彼黑而並無一合者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秋在五六月去四月小滿中氣則芒種播穀正當旱時故秋雩之書專爲旱祭此無可疑者胡氏不識春秋妄冠夏時其于歲候節月一概不通至此則又遵賈逵之說謂大雩者雩上帝之稱諸侯但當雩境內山川耳魯獨雩上帝而用盛樂是僭禮也故春秋譏之則不知賈說本月令而誤解之者月令以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言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後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鄭註所謂先祭其本然後雩祭以爲山川者出雨之本也是山川五帝一時並祭何曾有天子祭上帝諸侯祭境

內山川之別且帝卽五帝謂之方神禮所稱方明是也方明之神諸侯盟會卽祭之何必天子若雩用盛樂不過巫師歌舞用樂器如所云鞀鞞柷敔者未嘗曰歌黃鐘舞雲門以祀天神也又見呂氏月令不可爲據論者謂其雜秦制而卽此一祭龍見正雩斷在巳月而月令記在仲夏之後則已訛爲午月矣春秋說雩在三傳諸家尚無定詞豈可以呂氏春秋與釋魯史兄又誤解乎故吾謂此所書雩斷屬旱祭誠非妄言卽以此經觀之書雩之後繼書以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人以

傳証經吾以經証經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書不雨而反不書雩則有二說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書雩而旱在其中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云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螽蝗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虢公榮公類曹姬姓文王子曹叔振鐸之後也如往也與前如杞例同

六年

春正月實來

實不知何人據傳卽州公之名也不書國爵者承前年冬州公如曹文也來者不知所事但來之耳此與隱元年祭伯來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先仲氏曰挾卒非貶氏實來非例爵則書法不在是矣夏五不必補甲戌己丑不必刪則筆削從可知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羊作成）

據傳紀來諮謀齊難也郕魯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大司馬職四時於農隙必較閱以講武事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禮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偶嘗之也據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皆爲齊戍而齊人餽餼使魯大夫爲班次魯大夫班猶後鄭鄭忽怒之故

後十年有齊鄭伐郞之師此時公覺其怒知其有事而預爲教戰宜也此事也而禮行其閱且義亦無譏焉祇中夏教戰名爲芟舍不名爲大閱周之八月卽夏之六月而大閱之名于制不合故傳特解之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爲閱但擇車徒蒐瘯馬與平時較獵不同卽孔疏亦云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于城內此所爲簡亦不必定在田野而胡氏又曰非時不知其所爲非時者謂大閱在冬抑謂夏不宜教戰也又云非禮謂以鼓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

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夫以鼓見大司馬振旅文以旗見大司馬芟舍文以殺見王制一歲三田文皆是教戰亦皆是四時校閱通禮春夏旗鼓秋冬戒令原屬互用殺則下綏發則抗綏本是一義不知其所爲非禮者謂釋恒常時不執賁鼓不載旂不下小綏故非禮抑亦世閒存此執鼓載旂下綏諸禮而大閱則盡廢之故非禮也凡此皆反覆其文而不可解者大閱不書公與昭八年蒐于紅十有一年大蒐于比蒲皆不書公例同

蔡人殺陳佗

前一年陳桓公卒時其異母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太子弟公子躍者其母蔡女也至是年蔡人殺陳佗而立子躍是爲厲公陳以殺佗告故史書之其不書爵者舊儒謂簒立踰年未通盟會非也弑立不久或先君未葬或旣葬而改元未期皆不稱君此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但此本無傳其事始末雜見之莊二十二年傳中而公羊獨曰淫乎蔡穀梁又曰淫獵乎蔡世遂引史世家文爲公穀証按史世家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

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亂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利公夫春秋陳桓之後卽爲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卽爲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爲利公者卽周制謚法但有厲而並無利况陳佗見殺經不書爵焉得所爲謚而厲之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爲佗殺五父于殺太子之前夫五父卽佗也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卽此殺佗經文也蔡人先爲佗殺佗而尚能殺太子乎且猶是蔡

人前既爲佗殺太子今復爲躐殺佗猶是蔡女耳初以躐母而訛爲佗母既又以佗母而更爲佗妻明是由公穀溷蔡一語不得明白遂依樣葫蘆彼此猜臆以致一事分兩事一殺分兩殺一佗分兩佗一厲公分兩厲公一蔡女分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由公穀而反引爲公穀証其能証乎然且蔡人殺佗明不書地而公穀曰殺于蔡向使佗果殺于蔡則陳人來告必告其地經文必書蔡人殺陳佗于蔡與衞人殺州吁于濮作同一例矣何氏范氏與公穀疏皆並不引史世家一字近有著春秋論者特主此立說以亂經學故并辨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史例太子生必書子者桓公子即莊公也同者名也傳曰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與公同日故名同史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是也特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稱書之也其不稱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稱例並同至若春秋生子唯此僅見者以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內則所謂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者行此禮即書不行此禮則不書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于策則文公子惡亦適夫人哀姜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耶

冬紀侯來朝

前四年齊侯謀紀故本年春會紀侯于郕至是冬紀侯來朝無非爲求援之故傳曰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小國孱弱乞救鄰近思藉王命以保宗社有何可議所恨者桓不能爲之請耳而胡氏又責其不討桓夫國之不保而討桓也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者火田也爾雅火田爲狩則蒐狩之禮原有火田一法但農隙教戰不止從禽今于四時習闘諸禮概不之問而第火田以爲樂此與觀魚觀社何異故或書其事而禮見義亦見焉若謂焚林而田譏其盡物則爾雅註放火張羅但以燒草使禽得外奔而後羅其下風以取之未聞盡燔其林木也若謂周禮火弊獻禽在於中春即夏時二月也今周之二月但爲夏之冬十二月爲非時則王制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正謂十一二月中冬蟄後爲火田之時其云中春火弊者謂二月殺蟄火可以止耳弊者止也猶車弊爲車止也然則季冬火田不必失時矣咸丘魯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國伯侯爵綏吾離名也二國皆遠地屬楚以南與衛居相近僻小不恒至或書名或書字此與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即小邾子也郳犂來名）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例同（蕭國叔字）

無秋冬說見前四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名四時之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者衆也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時祭用四仲月此春正月卽夏時之冬十一月正冬仲月也此直書而無譏者或曰左氏曰閉蟄而烝閉蟄在亥月當是十月此十一月爲失時則閉蟄小氣雖在亥月與子月接其言閉蟄而烝者謂閉蟄卽可烝耳況閉蟄後耶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者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也王國使上中大夫下聘諸侯則例稱字此與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例同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祭也夏五月則春三月矣此時當祠而復烝何也且前已烝矣何再烝也此禮也而義見焉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可雨雪乎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又隱元年有祭伯莊二十三年有祭叔公與伯是爵叔則字矣此必以采爲氏者觀鄭有祭仲可驗）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公羊說天子親迎此無據之語（或引詩親迎于渭孔子對哀公冕而親迎爲證不知詩頌文王謂諸侯世子也孔子對哀公言魯國之禮並不以天子爲言）蓋婚姻實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因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命卽往迎后其不稱

逆女者此受命以往命不敢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昏禮不稱主人况國君無父豈可以命迎之使即自婚出此在前經已明言之（見隱二年）而胡氏又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公專命不報遂行如紀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此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皆三公也（此不書卿者舉重而略輕也莊十五年傳稱官師者則以元士代卿行也）此正杜氏所謂使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蓋

天子逆后禮無明文然在春秋即並無天子不使三公之例乃曰祭公悻悻不報而行吾不知所云不報者謂當仍報王而往迎乎抑當還報魯而不得遽迎以歸乎夫親受命受畢即行祭公之譏也今乃以遂行爲祭公罪則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以伐秦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有何非禮而悻悻若是（遂者繼事之稱見舊疏）天子無敵體紀國雖小皆得下娶特是時齊將謀紀前六年紀侯會成諸謀齊難紀侯來朝欲因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則其於心縈慮但思倚王室

之尊以保宗社故此之上婚不知何緣然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也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京師裁九年去王崩裁四年是時紀姜尚在王室也即魯之伯姬叔姬亦尚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史文記事多無連類見本末者而獨于紀事前後縷縷如縷雖不必有意特存然義可見也

此王后桓王后也桓之八年當桓王之一十六年豈有天子立一十六年而始娶后者此必再娶可知也第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又曰諸侯不再娶

考之三禮並無其文惟白虎通王度記皆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亦曰天子諸侯不再娶此本襲公羊之說而加天子于其上者如是則此年逆后在三傳諸家皆宜有初娶再娶之辨而自杜氏何氏范氏及孔氏諸疏皆順文解義依回蒙澒並不敢道及一字及觀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問晏桓子以答婚之詞至十五年而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考其年則靈王十四年也十四年娶后與十六年娶后皆非初娶見史世家云周惠王崩子襄王立襄王母早死其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

于惠王而襄王母之夫後毋非再娶乎（左傳襄王稱惠后爲先后遂子稱後母先后則非媵姻繼室者）且襄王以翟師伐鄭有德翟氏遂立翟女爲王后夫后可再立即再娶也何也襄王曾娶姜任矣翟女非姪娣必非在宮而升立之者（則謂無以翟女爲姜任謂有姪娣在也）若諸侯再娶尤復多有莊元年齊襄娶王姬十一年齊小白又娶王姬皆非初娶如曰諸侯不再娶則王室雖卑豈有越祖制而甘媵侯國之理若昭二年晉平公娶齊女少姜是時晉平已一十八年矣其所娶者或異姓之媵（古諸侯娶女異姓爲媵如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女媵之類）或同姓姪娣

而待年于國（同姓及姪娣從其幼者待年于國如叔姬歸于紀類）皆未可知何也以當時曰非伉儷可疑也至三年齊請繼室于晉晉平復娶之其各請繼詞有云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則明是再娶爲夫人之語予嘗疑隱公居攝一事謂惠公元妃孟子早卒重娶宋武公仲女爲夫人此即是適故桓爲適子而隱以長庶居攝此是典例乃胡氏痛詆謂以妾爲妻以庶爲適三綱淪九法斁人紀絕責隱責惠責天王無所不至予閒引莊公再娶孟任立子般事以解之以爲

桓公與子般隱公與閔僖兩兩相似而季友立子般而見褒隱公讓桓公而見貶頗爲不平既而念子般之事尚有未合（惠公元妃孟子死莊公夫人哀姜未死則桓爲適子般尚非適也）惟是諸侯可再娶則再娶即適適則其子可爲儲千年之疑一旦頓釋夫天子諸侯既無成禮其不再娶一語又未嘗雜見于三禮之文所稱春秋一書周禮盡在而乃遍考之而必無其事則其言誕矣先仲氏曰善解經者當以經解經不當以經解傳予謂善解經者當以經解經并不當以傳解經夫傳尚不可解經而況于儒說則吾得援春

秋禮例而獨斷之曰天子諸侯皆再娶豈爲過也

春秋毛氏傳（八 桓九年至十八年止）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稿

（健易元儕珍待）較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京師者王畿之名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有相朝之禮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因遣世子代朝之禮也傳稱亨曹太子時獻樂而奏正爲父病故冬遣世子來朝而入春即曹伯病卒此皆無所美刺者公穀謂世子不當抗諸侯之禮此厠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子固有攝君朝聘之事然諸侯朝天子則攝之諸侯自相朝即不然按周禮典命職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誓者受命也）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杜氏謂曹世子未誓無據）槪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亨曹太子益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與攝君朝聘天子相分別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但可行于天子而不可行于諸侯誤矣先仲氏曰胡傳有不可解者

既云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又云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夫同一朝聘而在諸侯虞竊發在天子即不虞竊發何以解之射姑世子名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前六年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爲班次而魯據周制班獨後鄭鄭

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至是公知之思
求成于衛以絕其援而衛不與會因之有三國戰
郎之役此書弗遇實錄也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但言來戰而不言敗績杜氏所謂弟交綏而無勝
負是也是役本鄭志而齊偕爲倡且徵他國以助
之則齊爲政矣魯桓偕晉衛宣又從王伐鄭而齊
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將遂彼此來伐而不可解其
叵測如此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從戰郎後復相盟以固結之其稱人者使卿大
夫盟而君不與焉傳稱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多一
宋字反疑經闕不知宋鄭讎搆久矣前此未嘗合
而繼此則我與宋又連謀伐鄭此時焉得有宋耶
見宋列鄭後非次也此美文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者鄭大夫也突與忽皆鄭莊公子突者厲公
名忽者昭公名也據傳鄭祭仲足爲祭城封人有
寵于莊公公使爲卿既而爲公娶鄧曼（鄧國曼姓）生昭
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姞
（雍氏姞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
立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
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出奔衛此傳文
也詳其事是昭公本長庶當立而雍姞之子乘宋
鄭讎搆之後借釁爭國祭仲不能死而立突逐忽
則忽本無過而突與祭仲情罪顯然乃春秋書法

一似重可疑者則以忽之不稱君也禮先君未葬
則稱子既葬則稱君今莊公已葬成君矣忽宜稱
鄭伯而書其名何也或曰從質也謂殷道尚質父
前子名也（此公羊說）夫父骨未毀兄弟相篡奪而猶以
此著親親之質此謬見奪食者之教徐徐也或曰
罪失國也（此穀梁說）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未嘗喪鄭
國也不幸有刦其位者亦復何罪紀大去其國而
書紀侯而謂忽爵當例乎此必非春秋義也或曰
惡其失強援也（此胡氏說）初公之未昏于齊也（魯桓公）齊
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及其

敗戎師也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之曰無事于齊尚不可今有事而受其室是以師昏也于是失大國之助而不能自立執小信而忘大利故同車刺之狡童斥之扶蘇與蘀兮嘲譏之春秋所以著其惡以爲世戒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强大爲聲援此豪傑之所爲而反以此爲罪狀未之前聞夫風人美刺本屬餘情而春秋以大義斷是非未有舍正經而講勢利者此眞小人之言也予嘗細繹經文反覆書法覺有確然不可易者據祭仲立忽原非正嫡鄧曼爲荆南蠻族因祭仲而始娶之其得以所生名世子者徒以長爾若突則尹姞所生本屬貴族其初或未嘗無寵而既以宋鄭積怨之故遂居在宋其于正次之分不必顯著故忽雖已稱世子而實未嘗受命于天王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周鄭質子之時有云鄭公子忽爲質于周七年傳又云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皆稱鄭公子而不稱太子可驗也（世子必受誓天子見周禮典命職雖此時列國或未必盡能請誓然親質王國而又久居王所則其稱謂有不可紊者說見曹世子來朝傳若疑初稱公子後傳有閒稱太子者正義云似六年後始立之則在十年傳尚稱鄭公子忽有功焉皆是無定誓而雜稱之詞若其爲長庶宜立則夫子亦許之）

（故此不稱公子與後十五年傳稱世子正相應可見）若夫葬不稱君則是時雖葬而實若有未葬者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今鄭伯以夏五月卒而秋七月即書葬計其時裁三月耳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如齊小白子糾類）而止于歸國時一稱世子以略示長次之意此正斟酌書法之盡善者故突亦稱名同是公子並非斥例亦並非美惡同詞之謂至祭仲之稱則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與孔父仇牧君臣連稱並同未有名君于後而字臣于前者自公羊道聽誤認作字遂有斥突賢仲之解夫仲足之名已見傳文仲可以名足亦可以名此如吳季札之可稱吳季亦可稱吳札故此稱祭仲而隱三年傳即有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諸是祭仲祭足兩得分稱而公羊以稱字之誤盛美祭仲謂其能反經行權向非雍糾之變祭仲果肯反正乎此盲人瞎馬也若夫突不冠鄭杜氏曰文連祭仲非有貶也突固可貶然貶不在此也歸于鄭者爲宋所納之詞成十八年傳云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是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名蔡叔蔡大夫名柔不氏者書法如此

說見前折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此我與宋連作三會于折于夫鍾于闞則宋伺魯鄭之隙而來會我者何以知之以郕闞知之闞係魯地夫鍾係郕地而郕近于魯則必宋來可知也嗣此又連作三會于穀丘于鄾于虛則我因鄭戰三國來伐而宋獨不與故思藉宋援以報三國而急往會者何以知之以穀丘與虛與鄾皆宋地則我往宋可知也至宋公辭平而公與鄭合武父之會則魯宋從此絕矣但戰郎之役魯鄭正敵而齊衞本與鄭合今一反而魯鄭合好齊衞亦惡鄭而翻親于宋數月之間倏忽變幻眞不可解予嘗就經文推之魯之與鄭怨者爲鄭忽也（前六年忽恨魯班後鄭故請齊伐我）忽既奔衞則今之鄭乃突之鄭也（忽出突入見前）突之鄭而何不可平兄齊衞戰郎本屬怨國而忽又奔衞則舍三怨國而併爲二怨其合鄭而攻齊衞固其宜也祇齊宋讎鄭世所不解予仍就經推之齊之德鄭以忽之有功于齊也突則忽讎矣忽讎則齊亦讎之突本宋納而宋但責賂于突則以好成怨矣此皆以事兼禮而義之可否自瞭然者故不憚詳記始末以俟考據而胡氏不識事例妄謂夫子並存不削不憚詞費無非惡盟會之故夫祇惡盟會則槪從削例可矣乃不憚至再至三委曲謙屑恐夫子神筆定不應褻漫至此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 曲池公作毆）

傳云盟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說見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鄾

虛鄾皆宋地說見前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傳云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鄭伯即厲

公突也說見前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我將伐齊衛而先借鄭伐宋以撤其所與蓋爲下戰四國地也公羊謂戰于宋者魯鄭不和而自戰于其地則于下文魯鄭之合伐四國相乖反矣顯蠅撲紗其不顧前後如此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正我報郎之役也郎以齊衛鄭三國來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衛則鄭忽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衛前一年會夫鐘傳亦旣已言之詳矣但三國餘燕爲宋所牽（前十二年宋人燕人盟穀丘）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婚姻之國而齊欲併紀故紀怨齊而來助之左氏謂宋與鄭戰公羊謂宋與魯戰此皆逐步認路不解全經因不識報郎所始至穀梁謂紀與齊戰謂齊將滅紀戰于紀地則全然瞢錯而書[illegible]匡遵之胡氏又從而附和之

夫紀畏齊禍遽姻王室此時桓王尚在桓王后正王宮政齊何敢遽三國之師專戰一紀以自取覆敗此非齊戰紀而紀戰齊者特此時紀以弱小手鬱萬書（見前）始得暫倚王室以圖苟存而驟思報復此實不量力之過故其後桓王上賓齊王姬繼卒而齊卽遷紀此則書其事以示鑒戒者若謂是戰紀主之則茫然不讀本經前後聯絡而妄自立說此春秋之所以亡也若其戰不書地者則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春秋多連文書法此亦是例而穀梁謂必戰于紀則不惟無據且卽以經推之十二月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越齊南以共戰此千里之紀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況前儒謂紀本是己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而鄭康成謂龍門城下原有己城穀梁氏詭己爲紀雖其說後起總不可信然亦足以明穀梁之誤矣至若諸國稱爵則君親帥師而衛惠公丁宣公之喪前年十一月衛侯晉卒此時春二月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子（如僖九年稱宋子二十八年稱陳子類）而此稱衛侯以踰年正月必卽位改元則此時已卽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

畋獵以與他人金革之事則其義可知耳

三月葬衞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春正月爲夏冬十一月無冰可乎

夏五

無月字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前年戰四國後已與鄭伯會曹矣今又使來盟修前好也語鄭弟名公子例以名通胡氏謂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何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此合兩事爲一書者史有書災之例御廩災當書此一事也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春秋有恒禮不書一例然亦有書如己卯烝烝者雖不失時然以丁丑再烝而並書之非書例也）今以八月嘗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雖稱秋祭實夏祭矣夏當禘而嘗爲失時失時當書此又一事也然而御廩災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者今已卜秋祭在于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據周禮凡祭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其必十日者謂可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之數今壬申至乙亥裁三日耳則此時已致齋矣粢盛有缺則是祭當廢乃不廢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嘗書者所謂合兩事爲一書者也故凡此兩事一書災一書失時而合書之爲[illegible]

幸而穀梁謂災雖不害然災餘之物不當供祭不易災餘而遽嘗所以志不敬也夫祭穀所出別有王籍而君親耕之祭穀所藏亦別有神倉而冢宰藏帝籍所收而專藏之（王籍籍田也見周禮甸師藏帝籍即王籍以其供上帝故又名帝籍月令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倉）舍是則並無他畝可以收祭穀亦並無他廩他倉可以藏祭米者而責其不易災餘且曰有兼甸之事吾不知所爲易災與兼甸者將發他倉之米以易此災米而後祭乎抑甸師預知廩災另設一他籍兼備作易災之米以供此祭乎夫他米必不可祭而千畝百畝亦並不可

以兼關于百爲王籍坊災之備（祭義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豈無另闢其地者且何師敢祭穀而致之粢盛之神倉亦並無二神倉）此皆無稽之談杜撰而不可爲據者也胡氏專襲穀梁既書災餘乃又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而新作何以不書夫不成災而欲其新作也乎然則不成災而何以書災曰重御廩也雖不災然已災之也故曰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此報四國之戰也前此戰宋與四國之戰皆在宋

地故宋獨報之若其專報鄭者則以宋鄭尤世怨也以者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曰諸侯不貢車服以車服爲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可求乎此與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例同

家父見前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據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郊殺之糾之妻仲女也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是鄭伯爲祭仲所逐而但書出奔而不書見逐或曰諱之非諱也突篡見國以微祭仲而今突爲仲所逐以逆報逆有何足諱且本國有諱例他國無有春秋逐君者屢見于經並無書見逐者蓋國君無自出之理國君出奔則必有强臣偪促

于其間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惟魯君見逐則不書出奔而但書曰遜以出奔即逐也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此所謂諱也若他國見逐則書出奔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是也此見逐例也乃又有別見傳文于藏難明者襄二十年傳衛甯殖既逐其君而既而悔之名悼子（殖之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逐君在襄十四年）論者遂謂魯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爲出奔刪沒其臣名

以轉見君過一若君之無故而自出者所以殺臣惡而并責君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于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夫春秋誅亂賊亂賊者亂臣賊子非謂亂君賊父也亂賊無將將卽誅之今顯然逐君而反殺臣罪而分其責是君臣同科矣夫君臣同科父子並戮亂道也未聞夫子修春秋而出亂道者且幸而列國傳亡猶有左氏焉補其闕耳萬一并是傳而亦亡之則逐君之名不見于傳而專責君之出亡君罪當獨誅矣（出奔卽見逐則罪亡）（臣名而臣惡自在若如杜陸說以自奔爲名則君罪何歸乎）按春秋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葢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于簡可並容數行而使讀之若策則所容者廣故聘禮曰百名（字也）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故杜氏春秋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正言春秋經傳事之多字者必書于策傳文載事煩故策書之事之少字者可書簡牘經文祇題目卽簡牘而書已盡其云大小者多

少之謂北人稱多少曰大小故也（宋史劉羅稱程治子大小曉明卽此）是以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弒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爲傳簡牘屬經明明可據故正義有云經據策書傳憑簡牘此又言經之題目據傳爲文而傳之記事又憑經立義所謂經傳相需者非謂經是策而傳是簡也若然則寗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目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蓋當時列國本各有傳夫子據傳以爲經而左氏憑經以作傳其不必皆魯史者以左氏爲文必裒損而潤飾之以是爲左氏一書已耳若諸傳以書名爲貶引曲禮云諸侯失地名爲據則不然此與衞侯朔北燕伯欵蔡伯朱皆以例書名獨衞獻不書者闕焉耳不然紀侯去國譚子奔黃凡失地者皆不書名而謂此獨書之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衞

鄭忽係長庶當立雖未成君而世子自在也成十八年例復其國曰復歸餘見前

許叔入于許

鄭伯入許而不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今即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叔原在許入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復國而胡氏謂不告天王不赴方伯以糞除宗廟而乃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貶之夫使叔能告天王赴方伯以糞除宗廟而猶縶縶居許西偏以仰息于鄭一十六年則其人喪良已極可不必復國矣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入于王城例同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穀作蒿）

此齊襄公也前僖公以四國戕鄭而我亦以紀鄭敗齊宋四國之衆搆兵無已故襄公繼世而我修好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皆附庸國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若附庸之君可字可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矣今稱人必卿等耳杜氏謂三國皆世子不惟無據豈有相約齊一能如是者若公穀胡氏謂人者夷狄

之則諸侯朝桓不一紀侯杞侯鄧侯穀伯曹伯皆朝桓矣曾不夷狄之而此獨夷狄之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據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櫟者鄭之別都非鄭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爲入鄭而云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此訛辭也而胡氏承訛遂云厲公復國例而不書但書入于櫟則此時突果復國乎突已復國而後文復伐鄭以納突乎且胡氏于後文亦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而此已復國乎春秋鄭忽突爭國其始末不全見于經然而其事可按者桓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也至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又逐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至是年突自入居櫟此又一節也此皆經所有也至十七年鄭大夫高渠彌爲忽所惡遂弑忽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亹并轘裂高渠彌（爲其弑忽也忽有功于齊故齊世報之）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子亹子儀皆忽弟鄭莊有八子而四見經傳忽突亹儀是也）此二節則皆經所無者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于鄭弑子儀而據有其國直至二十一年鄭伯突卒而後已此則經傳皆可按者是鄭莊卒後厲公立四年而見

逐昭公立三年而見弒亹立一年子儀立一十四年而亹殺于齊儀復弒于突突乃復入立八年而傳國于其子文公其中惟亹儀與廢經文所略而忽突之出入則前後瞭然其不詳忽之見弒則以忽爲魯讎（魯鄭與四國連作戰伐皆爲忽故）故彼不來赴而此亦不書非有他也公羊道聽塗說全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又不識其中有亹儀二子相繼立者因疑忽必此時又出奔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遂以入櫟爲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矣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襄殺亹祭仲又迎公子嬰（即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因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讎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乎則是突復國一謀忽出奔二謀祭仲亡三謀總皆不詳繹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則已復國矣于後文伐鄭傳則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勿克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弗克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即子亹子儀矣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蕭楚謂是子儀此顯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據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然而復國之見牢不可破寧使自矛自盾而臆必樹生其堅愎如此亦曾念垂之遇爲滅紀也齊肯與突謀否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于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據傳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其書地者言先謀于其地而後伐此與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例同（傳曰會于袲謀伐鄭也）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并當時行事

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鮮有不誤者如此役則魯宋爲主而諸國附之何也以公與宋爲忽讎而借納突以伐之實非爲突若諸國則因人成事者也公羊不識經不諳事實于此經文中妄加齊侯于宋公之上則全在夢寐中矣前此隱六年鄭忽爲齊敗北戎有功于齊齊初早欲妻以女至是請再妻雖忽兩見辭而齊之德忽如故故鄭莊在時齊合鄭伐魯爲忽伐也至鄭莊卒而忽出奔衞則魯反合鄭而齊與鄭讎（突忽不兩立魯讎忽故親突齊親忽故讎突）十三年四國之戰是也卽齊僖已死齊襄繼世而齊之讎鄭如故十四年齊復與宋衞陳蔡伐鄭是也及忽歸于鄭而齊師並不及鄭矣至十八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則然後帥師討鄭殺子亹而轘裂（卽車裂）高渠彌爲忽復讎則是齊乃忽黨其生則扞之衞之而死復報之如此而謂納突伐忽可加齊侯二字于夫子之經之中妄矣妄矣予向謂儒者無識謂春秋絕忽惡忽辭婚于齊亡大援以致失國予于前忽出奔傳既辨之矣然又有未盡者如此經前後及傳與世家忽未嘗失齊援也生則扞之衞之死復報之雖忽婚于齊其爲援

亦不過如是已也忽之失位在內變而不在外援此則非強大所如何者而自漢迄今必以辭婚爲鄭忽罪此可謂曾讀春秋者乎

乃胡氏則更有誤者前誤解經此又誤解傳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穀梁與公羊同是一誤謂突已復國而魯宋伐之故其書地者謂先會其地而後進師此不欲伐而疑之之辭也疑者疑伐突也（范註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胡氏引左氏納突之說而又引穀梁是文謂疑伐忽則不惟不解左傳卽穀梁亦誤解矣然且因誤立說竟云忽不足以君一國日就微弱突雖簒逆而智足以結四鄰之援連兵動衆則全不知襄之伐鄭魯宋讎忽非輔突也自十八年忽被弒後鄭立二君而突竊居于櫟者一十八年至傳瑕內應而後得入所謂結四鄰之援者安在也夫突之結援則正指忽之失援然忽果失援也乎寃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前年冬伐鄭弗克故此又謀伐之此時鄭君昭公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旣謀伐則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列衛侯上此列陳衛下者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餘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興作必書傳又云書時則又以嘉其得時故書但周之冬爲夏之秋下文有十有一月則此必十月周之十月爲夏之八月八月興土功不時矣國語

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火見在亥月夏令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月令亦以建亥月爲營室正中建亥夏十月非周十月也杜氏謂下文是十一月則此雖無月或亦在十一月中而是年長歷有閏六月則節先于月十一月末即可接建亥之節是以九月建戌當十月建亥未爲失時然趨事赴功必實實按月以爲人時民事所準授而推移以行之謬矣推移者作歷之法非授時法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者衛宣公子惠公也據傳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史記作伋）屬諸右公子洩（公子無左右但娶有左右媵右公子者右媵之子即宣公庶弟也屬者使撫之也）爲之娶于齊而美乃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急子使行急子不可壽乃飲急子酒載其旌以先（旌者急子所持之旌識也）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及惠公立二公子怨之乃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以桓王崩後齊將謀紀而公征成之黃齊地說

見前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會與盟蔑今儀父復來修盟傳曰尋蔑盟也趡魯地

夏四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據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使以所守之衆列陳而去書此者志齊背盟也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弟也桓侯無子蔡人名其弟立之季名

獻舞卽莊十年楚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者是也

胡氏惑公羊之說謂季歸不立別立獻舞則此時佮季何爲經之書佮季何意獻舞何人此時立獻舞何據無稽至此

癸巳葬蔡桓侯

稱侯誤文胡氏謂抑以垂訓誤矣例旣葬無不稱公稱謚者胡氏又引唐人啖助邪說謂蔡季之賢故知請謚則春秋列國書葬書謚者無算焉能皆得賢弟而請之且賢弟已避位尚得豫新政而爲請謚乎妄哉說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衛伐邾報邾伐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公甫受邾朝甫會邾于進而遽助人之兵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朔不書甲乙皆史闕文左氏謂日御失之（天子掌歷曰日官諸侯曰日御）理或然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公本與夫人同至齊然必公先與齊侯行會禮而後偕夫人至齊故曰遂遂者繼事之詞濼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據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殺之）公薨于車魯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爲薨然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薨也書例之互見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濆）校

春秋毛氏傳（九莊元年至八年）

莊公（名同桓公子也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父弒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前一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魯矣是時不書歸者以喪歸告廟夫人歸不告廟也至是復奔齊諱之曰孫孫者避也言懟而避之云爾若公穀謂接練時錄母之變詳其說則誤以姜未歸魯當小祥練祭而莊念母尚在齊故記曰孫齊一若此時新去齊者是以未歸之夫人而爲言去齊世無是理兄小祥練祭必期又一月喪服四制所云十三月而練者今自前年夏四月至此僅十二月耳何接練之有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傳作送經誤文）

王姬是桓王之女齊襄公娶爲后者單伯者天子

卿也天子上卿例書爵與公侯同王姬下嫁必以同姓諸侯主之時命魯主婚故送姬至魯而聽齊就魯迎之經文逆字是送字之誤傳文可據公穀不知是誤謂王官焉得有逆王姬之事乃爲說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言魯大夫貢于天子而天子命爲魯卿也則不知單是畿內釆地而世以釆爲氏者其仕于王朝已非一世春秋所稱單伯單子皆是也而謂魯有單釆乎有單氏大夫乎而胡氏遵之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憂次不便行古禮接賓于廟（齊來迎者當在廟）故築館于外若穀梁胡氏謂縗麻不可接弁冕則諸侯既葬喪服除矣尚縗麻乎若杜氏謂王命不敢違則天下諸侯豈少同姓可主婚者而負喪行事并忘大讎此非不敢違不欲違也他日無王命而自娶齊女而謂此時能辭王命而不爲主婚必不然矣此皆不足諱亦不足責者春秋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說之穀錫昭七年傳所謂追命衛襄者是也夫以桓之死而錫以文可知矣若王無天字此是闕文先儒者謂非義所在胡氏啖助之說謂闕天以貶王爲寵篡弑則當桓生時天王之寵桓者至再至三聘問之間歷有錫命彼時皆有天今獨無天乎且使不去天字即桓之篡弑可貰乎何貰貰至是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鄑郚皆紀邑也此與後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例同穀梁以紀郱鄑郚爲四國名又以爲遷紀于郱鄑郚皆非是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時歷于嫡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而終稱孟孫氏以是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母弟謬矣莊母弟惟季友耳胡氏謂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秉兵柄者公子翬仲遂慶父皆是也然此皆六朝時事春秋藏兵于賦不立軍鬬其得失未必如此于餘丘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南鄙之稱他國無有且郚非邑也）弟國名無三字此必是夷狄之國而比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書卒此書者以魯曾主婚比之內女檀弓云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以由魯嫁故爲服姊妹之服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

此姜氏即文姜也後倣此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伐衛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皆是一事溺者魯大夫名其不稱氏者史有此例與隱三年翬帥師四年無駭帥師並同穀梁胡氏謂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夫納朔非義傳皆莫知

而尚問其餘罪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得葬義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據會葬例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弟也史例諸侯之弟類以仲叔季稱共仲許叔蔡季是也酅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紀季以酅邑納于齊願入齊爲附庸之國以姑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于酅其卹紀與惡齊義俱見焉入者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例不同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郞）

公欲會鄭伯（子儀）以謀存紀故特過鄭鄭伯辭以難（時突尚在櫟）遂次鄭近地而不能去魯罔懦矣然如隱之不相卹何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滑小國名以近鄭故次之若公穀作郞則魯地矣鄭能來乎（舊註滑鄭地非是觀後年鄭伐滑秦滅滑可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則姜氏已還魯矣出入不書不告廟也而君相見有饗禮特夫人無是耳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歸紀者記此見我之不能庇紀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此齊襄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紀時原與鄭伯同如紀慮以襲之經書齊侯鄭伯如紀是也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即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酅歸齊我公特過鄭久舍于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牽鄭故公求鄭伯一見以解紀之難乃一宿再宿三宿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則復相會以終前如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稍殺會之密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五年忽歸國後突遁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弑而立子亹則齊襄殺子亹而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故子亹既殺突仍不入而立子儀以突爲忽讎即爲齊讎子儀無德慫爲此時子儀正主國故齊與謀之胡氏謂是突不惟不識事實并不識

情理矣突忽不兩立齊宋不兼合宋突齊忽各有所爲說見桓一十五年

紀侯大去其國

前齊遷紀三邑紀季以酅入于齊而齊之逼紀如故則不得已而去之其不言滅而祇言去者以紀季存酅猶奉宗祀觀後十二年有紀叔姬歸于酅文則酅尙猶存可知也若其稱大去者先仲氏曰去而不反曰大去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至也（胡氏以委棄之多與去國爲大俱非是）至于稱侯則春秋失地書名失國書爵亦是史例與後十年齊侯滅譚譚

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例同公羊謂不書齊滅者爲賢者諱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何爲復九世之讎以周夷王時紀侯譖齊哀公于王而烹之哀公者襄九世祖也此與史世家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語合故鄭氏亦云懿始受譖而烹齊哀是也但齊哀本不道齊風還詩所以刺哀公之荒淫周制不讎義殺此固義之所當殺者即使天王淫刑無所歸咎比之讎有司之法更爲不同且恩怨以時親遠則恩衰讎遠則怨忘故周制復讎之義不過五世並無九世猶相讎者且夷蠻無共主故有讎國三代共主無讎國也（即春秋列國兩雄對峙搆怨有之然謂之敵國若齊紀則非敵國之比）又且春秋一書自爲終始從無述前代事實說春秋者亦即以經文考之即一紀存亡而合隱桓莊三公凡六十一年書二十一條（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七年叔姬歸于紀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六年公會紀侯于郕紀侯來朝八年祭伯來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京師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三十年葬紀叔姬）皆歷記其求庇王室求救宗國而卒不能庇之救之之意其不憚璅屑緜邈有始有終如此則其卹紀惡齊傷王室之卑痛宗國之弱爲何如者而謂賢齊襄而予之也乎况齊侯如紀在桓五年此時齊僖未亡則謀紀者齊僖之志誰謂齊襄能復讎者解春秋而不讀經此何說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三月紀伯姬卒入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即一妻之棺而不能顧他可知矣若其稱齊侯者春秋書法

君身稱爵大夫稱人並無以褒書爵（公羊說）與以貶書爵之例（胡氏說）此宜書齊侯者向以爲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自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故紀侯之去不可言去幾見有國君而輕去國者伯姬之葬何可言葬先仲氏曰紀侯自有妻紀妻自有葬幾見有齊侯而葬紀妻者皆文也而義自見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糕（禚公穀作郜）

禚齊地也公至齊不與齊侯狩而與齊大夫狩雖齊侯以甥禮輕之然公則卑褻甚矣此展甥之詩所由譏與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則在軍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毋齊師尚在紀孔疏所謂郱鄑郚紀地之師者非耶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黎左傳作犂）

郳國黎來名郳與邾同姓即小邾子也附庸之君例可書名并書字者胡氏謂夷狄之附庸稱名則春秋無此例且小邾非夷狄也說見隱元年邾儀父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云伐衛納惠公也公以國君與諸國大夫納有罪之君義何如矣

六年

春王正月（正公穀作三）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官之微者也子突者名也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昭十二年傳註謂三命再命皆書名惟一命書人今書人則下士之一命者也然人則不名既書人又書名則或以救衛而嘉之穀梁所謂稱名貴之者容有是乎（杜氏胡氏謂突字非是）但春秋書救皆是嘉予此則罪諸國而并傷王室之卑弱夫以王官出討罪而但云救已可痛矣況不能救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據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是朔本衛君史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第書入一似原非衛君而

強入之者則衞侯之入與諸國之納之皆有罪矣

此與後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例同

秋公至自伐衞

以告廟故書然自伐衞歸則義亦見焉

冬齊人來歸衞俘

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寶玉之俘左氏公羊皆謂之爲歸衞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即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況利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則齊侯來會矣故傳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霣凡隕字後同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

恒星經星也（即二十八宿）以經訓常故曰恒星此祇稱恒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恒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此非夜明掩星可知也（左氏謂不見者夜明也如雨與雨偕也）至夜中星隕則非恒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惟夜半以前恒星不見而衆星見故初祇不見恒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者謂恒星之不見以隕之故則未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此非恒星之隕又可知也（穀梁謂恒星之隕）至于如雨則但擬衆星之隕比雨之下故曰如雨左氏謂與雨偕者亦謂與雨相同而杜氏誤解謂星隕而又雨如與而通則星隕可紀夜半有雨何足記而如雖通字而此不然也（康熙己未冬在史館時同至太常護月食食將復而濃雲蔽之不知其復也旣而各官散散時有雨然日記官但記有雲蔽月而不及雨以不足記也）至若公羊道聽謂恒星不見者諸凡列星俱不見也夜中星隕如雨者夜中列星俱復位似雨之隕而不

似雨之墮地也夫雨落不上天而謂星隕能復位斯已奇矣然且爲之說曰未修時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夫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夫以星之去地咫尺反而復位此大變事而修之如此是另造春秋非修春秋也不知何所據而荒唐若是

秋大水無麥苗

秋即夏也夏方登麥而水漂之苗者五稼之苗毛詩曰食我塲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氏云期其伐郕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與後文治兵圍郕還師總是一事說公穀者謂陳蔡伐魯次以待之則正義云陳蔡于魯境絶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禦防不可言俟也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遂節作解說者盲人騁馬逐步認路非虛語也

甲午治兵（公羊治作祠）

治兵者教戰也杜氏云將以圍郕也則此本以事習戰不必有時者然即以時論亦不失時而正義謂周禮中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稱兵則此之春正月正夏之冬十一月乃中冬非孟春也周禮中冬教大閱所以修戰法則正與四仲蒐狩治兵相表裏特用之非其所耳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羊郕作成）

據經二國同討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師而公不敢伐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強齊之讎力不能報而反好大凌弱藉強讎以攻同姓罪惡已極然且

究不能逞初則挾與國而不之至既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之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儼手縮膊爲天下笑則何如已之爲愈矣正義謂第稱師則公不自將然已在師中特不帥師耳不然仲慶父將何由請公伐耶郕國在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郕伯來奔則郕國而伯爵者史管蔡世家有郕叔武爲文王子武王母弟則與魯固兄弟國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然亦有義焉此師也而亦還之乎蓋譏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諸兒齊襄公名也無知者襄公從弟公子夷仲年之子也據傳齊僖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會齊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歲也）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爲亂將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御臣名）不得鞭之見血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約費同入弒）費曰我奚御哉（言何嗇是御人言公不以御郵之也）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

入伏公戶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寺臣名）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亦寺人名）于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校

春秋毛氏傳（十莊九年至十六年）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據傳初無知虐雍廩（齊大夫）至是雍廩殺之例見前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穀作暨）

杜氏云此齊大夫之迎子糾者（見前文）以非一人故不名蔇魯地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納糾左傳作納子糾正義謂定本經文糾上有子字今本無子字誤文）

據傳初襄公立政令不常鮑叔牙（公子傅）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氏云僖公庶子）出奔莒及亂作管夷吾召忽（二人皆公子傅名）奉公子糾（杜氏云小白庶兄）來奔（謂奔魯也）至是公伐齊納子糾而小白先自莒入其一書納一書入者入有二義天王入于成周許叔入于許此宜入者也衛侯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此不宜入者也然春秋褒譏實不在此總不過由外入內之義納則有諸侯之師為之納之皆史

書常法不立義例至于二公子宜立與否則同爲支庶不問長次乘亂而入先則得之原無褒譏而胡氏謂子糾不當立小白宜有齊別無他據祗以子糾爲弟小白爲兄故立此說按史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子糾者小白兄也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非子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吉越絶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即管子大匡篇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賤者母賤幼者齒幼）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

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求之列代之史並無其文及考漢淮南王傳知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又承程子之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人書且誤解人說之故而移誤聖經甚至紊亂人之兄弟倫次誣妄立說于以誤天下誤後世此其所繫匪淺鮮也若夫夫子許管仲而不許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並不從糾桓兄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而宋儒亦誤之徒必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予以定唐王珪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元吉之罪予嘗曰夫人亦各事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皆立說之最不通者見復誤而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能納糾而又不退師遂至大敗據傳公喪戎路乘他車以歸戎右與御皆被獲爲乾時齊地

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遂用爲相是殺之在魯而曰齊人殺之者齊大夫至魯而遂殺之也取者取之我也蓋病夫我之爲所取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浚者深之所以防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齊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彼伐而第書敗彼甚善我之能敗彼也臨難倅倠不廢權譎且用兵乎此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齊人三鼓始與之戰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後覘其伏莽（公將馳之劌視其轍亂其旗靡如逐之若伏莽也）雖制奇而實用正焉胡氏謂善陳取勝非王者事則必強寇臨疆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拱手讓敵兵刃不接然後爲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強鄰來侵加之齊桓管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丘操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兵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蓋聖人未嘗忘戰也且未嘗頃刻忘戰勝也故曰我戰則克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至矍相校射則首斥賁軍之將在亡國大夫與孝弟好禮修身稱道之上其重戰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國誤天下後世致崇禎癸未賊迫畿何廷臣尚有請舞干羽者嗟乎盍亦就聖經一深思之

二月公侵宋

齊每挾宋師伐魯此必長勺之役宋人與謀而我報之者觀下齊宋共次郎可知也書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見後二十九年傳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云強遷之而取其地也宿見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祗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伐不可見也然此亦以術勝者（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不許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夫以我魯積敗之師嘗齊桓新銳之衆而連以術勝然則用兵之不可無術也如此乘丘魯地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公羊作武）

此春秋楚通中國之始也然甫通而即敗我同姓之國無道可知矣此必非楚來告而蔡來告者莘者楚地獻舞蔡哀侯名即前經所稱蔡季者也（穀梁胡氏皆謂別一人誤）歸者獲而去之春秋書歸不一然皆書爵書名如宣十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類皆

是惟僖廿六年以夔子歸無名則以夷國來俘爲失名或亦史文有闕遂耳而胡氏謂有罪則名無罪即不名則弱小受俘者皆罪人矣據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曰我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乞楚伐蔡則蔡侯本有罪然其書名不以此 楚芈姓高陽之後周初封熊繹于荆後遷楚僭稱王春秋自是年後皆稱荆至僖元年稱楚是時楚君爲楚文王此但書荆者以君不親至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名據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譚又不賀遂滅譚齊桓之惡如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乘宋師未陳而薄之遂敗其師 鄑魯地

秋宋大水

以災告而我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齊桓也齊桓逆共姬以我主婚故記之其不書來逆者以歸見逆也此與後伯姬歸于杞例同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杜氏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無所歸因歸于酅以紀季居酅守紀宗廟則酅其家也故歸之若曰此我歸紀之叔姬也今歸酅乎傷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傳曰乘丘之役（前十年我敗宋師于乘丘）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

宮長萬（宋卿南宮氏長萬名）公右顓孫生搏之（右者戎右顓孫其名也搏者獲取也）宋人請之（乞還也）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爲患）至是秋乃弒閔公于蒙澤（宋地）遇仇牧（宋卿）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華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子名）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公子名）奔亳（蕭亳皆宋邑）南公牛（長萬子）猛獲（長萬黨名）帥師圍亳其事如此則宋萬見獲與萬之得歸原在一時宋閔之靳萬與萬之弒閔則兩時兩地公羊道聽塗說竊宋公靳之一語遂謂莊公獲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宋宋復使爲

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譽魯公之美閔公妒其言顧婦人曰此虜也更詰萬曰爾非虜焉知魯公之美萬怒遂搏閔絕脰其說似可聽然細案之實大謬不然者非既獲萬請而得歸此是恒事乃不言得歸何由歸在何日而曰散舍之宮中數月天下無俘虜而可散處于宮中至數月者況南宮長萬素號多力其後奔陳能乘車輦母行二百六十里而一日至者此可散處宮中乎至蒙澤之弒傳不言故史世家謂獵蒙澤而博爭行萬多力以局殺閔公乃又曰婦人在側豈又散舍宮中耶此皆道聽之可笑者也若夫仇牧華督同死君難而一書一不書者此皆因來告之文告牧則書不告督則不書此是書例而胡氏謂督身有罪（桓二年宋督弒殤公）夫子削之夫覆愆補過先聖所許唐堯衛武雖稱晚蓋（堯纂見摯武弒共伯後皆稱之）向使弒君之賊果能遷善則方汲引之不暇明明弒君而反從削之則凡自新者廢然返矣恐夫子書法必不出此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據傳蕭叔大心（蕭宋邑叔者守邑大夫之名也）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即公子御說也）宋人請猛獲于衛衛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并賂陳人乃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是宋萬奔陳即已見殺經不書者不以殺告也其不書葬宋閔公者以亂故我不會葬也此例甚明而胡氏有不討賊則不書葬之說則此已討賊而仍不書葬說不驗矣乃又爲遁詞以堅持之曰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不書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殊不知賊者宋之賊也討賊者宋人之事也宋追賊至陳遂請賊于陳不得已而又賂陳必得賊首與賊黨而盡誅之然後已此可謂討賊之盡善者矣乃又無所歸咎而遷惡于陳曰陳不討賊陳受賂陳獲賊不以正而以詐飲婦人酒爲陳罪案則試問此宋萬者陳賊乎陳當討乎其不葬者陳之君乎不書葬則陳之卿大夫士皆無所容于天地之閒乎故不書乎然且以萬之多力犀革裹之尚能裂犀革而使手足皆見乃惡其飲之酒不正天討則試問此時欲正天討將先驅其

人而請誅之乎抑舍之如公羊所云散舍之宮中然後請王命而使就戮乎舍則不可拘則不能飲酒行詐又不得勢必如艾子所稱獄儲遇虎斥去戈攫雅步以臨之究至噬其軀而不之悟也噫可嘆也已

傳稱蕭叔大心杜氏註蕭宋邑叔者蕭大夫名則必大夫之守蕭者但大心無註即正義亦不解按此傳稱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而定十年有宋樂大心出奔曹十一年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大心名既同而蕭與曹又適合則似前後即此人而守

蕭而通曹者祇計此年至定十一年約二百八十餘年年又不合此豈蕭曹字偶同而悞入此大心字與若蕭本宋之公邑二經所書皆屬之宋其在後十三年蕭叔朝公宣十二年楚子滅蕭則另是一蕭嘗是附庸之國之近楚者昔人所稱蕭蓼荊楚皆以號名可見正義謂此年以討賊有功宋封爲附庸之國後爲楚滅則宋焉能封人國既爲楚滅則蕭屬楚地何得宋諸公子與樂大心又得以定十一年仍據以叛此則孔疏之難通者夫此年之蕭叔與大心猶是傳文若定十一年則經矣經

何可貿貿如此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此齊桓主盟會之始也桓欲修覇業乘宋之亂而會諸侯以平之例凡盟會征伐君身書爵卿大夫有名者書名無名即書人其說歷見前經久矣此會止齊侯一人而列國皆以大夫至一則桓初與覇諸國未經信從一則北杏齊地宋亂倉猝不能急至書爵書人皆是書例並無襃譏于其間即有襃譏亦並不在此國爵人名有無增減之際而胡

氏又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稱人以貶之桓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民左袵則稱侯以與之則試問此會是諸國爲政而迎桓以主其事乎抑桓召諸國乎桓不出齊疆坐徵諸國諸國方奔命不暇未知所向乃桓獨受襃而諸國無端各予以罪是殺人市中從觀者皆與刑而持刃之人飜受功賞何以服衆春秋直書其事功過並見平宋亂似功也然平宋而必使之服己過也召諸侯以伐諸侯過也不奉王命而召之又過也其功其過皆桓自受之無與他人若謂

功在桓過在列國則孟子所云三王之罪人者苟指列國諸侯矣予鄉王甲庵名寅精于經學其著春秋自得錄謂春秋記過之書有貶無褒（孟子謂亂臣賊子懼宋鄒雍謂孔子之刑書因歷指列國大夫如魯仲子羨伯王史魚仲仲舅犯皆不見于經以無罪也見則有罪矣先仲氏嘗謂其說稍偏夫子不創孔父未爲貶猶別本春秋止于孔子卒豈爲貶聖乎要其書則一家言也）齊桓每稱人所以殺其罪晉文則稱侯矣北杏之會罪專在桓故齊獨侯而他則稱人雖其立說亦終以人爵書例起見然正與胡氏所云功罪全反亦一快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名北杏之會以遂人不至遂滅之桓惡如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自長勺乘丘之役見忌于齊故專爲此盟據傳莊公升壇曹子（史記作曹沫）手劍刼桓公要反侵地管子請桓反汶陽之田（向爲齊所侵者今還之魯）此雖戰國荊詭之習從此而開然齊則自是有立矣要非歷能制勝不至此柯齊地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之會所以平宋而宋人不伏故伐之其稱人者君不親帥師也胡氏自爲例必謂稱人是貶以漢儒將卑師少之說爲謬此則又曰將卑師少矣其不一定又如此

夏單伯會伐宋

此齊桓假王命也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故單伯來會取成于宋而還單伯周大夫見前

秋七月荊入蔡

據傳蔡哀公爲莘故（前十年敗于莘爲楚虜歸）繩息嬀（繩者譽其美也）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不與楚王言語）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以宋服故遂歸功天子而作此會鄄衛地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鄄者初推王官此尊伯主也傳曰齊始霸也此與前年冬鄭伯皆突也前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請釋己爲內應遂反弒子儀

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叚此前年夏事則入冬與春兩作鄄會皆是突而非子儀可知也齊僖與襄皆黨忽讎突故突在僖襄之世有伐無會此時齊桓不然耳說見桓十五年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云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羊作兒）

郳卽小邾也杜氏曰宋主兵伐之

鄭人侵宋

鄭突之初入鄭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爲之援以突爲宋雍氏出也自宋莊公卒後突居櫟最久而宋不一顧至是乘宋師在郳而遂侵之所以啟齊楚之伐也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以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報侵宋也杜氏曰齊楚爭鄭自此始矣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于告楚故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

傳曰同盟于幽志鄭成也夏伐鄭而鄭服之故爲此盟同盟者言衆共爲之與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襄三年同盟于鷄澤例同其不書公者祇言會而公在其中與僖十九年會諸人盟于齊二十九年會諸人盟于翟泉例同若夫列國之次陳久在衞下自此以後陳皆在衞上者杜氏曰齊桓正其序故告文次第如此

邾子克卒

邾子名克卽隱元年邾儀父也杜氏曰齊桓請王命爲諸侯故稱子穀梁曰進之夫夫子能筆側其能進附庸之國爲五等爵乎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鄭濆）校

春秋毛氏傳（十一莊十七年至二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鄭詹鄭大夫名僭七年傳曰鄭有叔詹是其人也前鄭突初復國時適宋亂初平齊兩會于鄄使宋鄭連盟以服伯主此齊桓用心而自春徂秋盟未寒而鄭忽侵宋此所以復來齊宋衞三國之伐也今伐猶未伏而鄭使忽至則執之此實校之經而歷可按者若傳云爲鄭不朝則桓新立當朝突新復國又當朝今皆非其時矣至公穀云惡佞則何以知詹爲佞人此則更無理者予故曰以傳解經必不如以經解經即此是也

夏齊人殲于遂

前十三年齊人滅遂而分師以守其地傳所稱戍之是也至是遂之因氏頜（音遏）氏工婁氏須遂氏（皆遂之公族）饗齊戍醉而盡殺之殲者盡也夫滅人之國必俘其子弟遷其人民殄其宗祀夫然後彊理其地乃以既滅之遂距此四年猶使其族姓公然存此與戍者雜處雖齊桓恃強以爲無恐然亦是遂人蓄怨延久不忘故特記曰殲于遂一似此時尚有遂者雖曰遂未滅可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來者來魯也齊列伐我以是也

冬多麋

麋多則害稼故以災書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言火政不修也）則國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日者官失之說見前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者徐戎也不言來而祗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猶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不言來伐祗言敗而伐自見同

秋有蜮

蜮短狐也居水中以氣射人輒生瘡毛詩所謂爲鬼爲蜮者南越水毒產此物嶺北即無矣魯中國地豈宜有此故公羊曰以異書若左氏云爲災則

蜚雖害人似未可稱爲災者先仲氏曰此誠字當是蜚字之誤蜚食禾所害五稼傷民之生故曰災其曰秋有者以周之秋爲夏之夏毛詩螟螣蟊蠈皆旱災之物正在此時故特記秋字與後廿九年秋有蜚同若蜚則隨時所見有即爲異（如昭廿五年有鸛鵒來巢類）何必秋有也其說近之餘見秋有蜚傳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也媵者送女之稱鄄衛地是時陳侯娶衛女而魯媵之故遣公子結送媵至衛適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正在衛地結遂無公命而遽與盟然後送女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以事不測不須爲辭說）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爲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返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雖彼解戎患而此反來陳之伐且齊宋仍背盟無益國事（見後）然成敗不計也女稱婦陳侯稱人者禮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未入陳國則此例稱婦彼以列國例稱人也書例也

古有媵禮凡諸侯娶妻本國既有姪娣從而數或不具則列國各送庶女備姪娣之數亦名曰媵媵者送也但周制既亡而儀禮禮記皆燬國後書（儀禮雖早出漢世屋壁然秦漢以前上至周初世無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書秦誓詩國風易孔子象傳皆春秋時書尚人能稱之引之質有周公之禮傳八百年並無一人名一字偶見諸書則概可知耳）且闕略未備全不可據今第就三傳較之然亦有異同但當合觀全經以定其是否如左傳成九年傳有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宣公嫡母哀姜生母敬嬴襄公嫡母齊姜生母定姒皆異姓也又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謂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成九年伯姬歸宋齊來致媵襄二十三年晉嫁女于吳齊使析歸父致媵皆是異姓若必同姓爲之則秦楚嫁女別無可媵故唐陸淳亦曰莒姓己邾姓曹同姓最少將孰媵乎若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娶九女（本國一夫人二姪娣二國各一媵二姪娣合九女）諸侯不再娶則成九年伯姬歸宋時衛晉既來媵矣齊又來媵是娶一國而三國來媵合十二女矣雖左氏譏

曰非禮然以異姓（媵自娣不媵謂異姓諸）不以爲失禮也若

諸侯不再娶予前已極辨之（見桓八年）今如與娶不一

不特嫡亡可再娶即嫡在亦可再娶衛莊公娶莊

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莊姜賢婦

未嘗以爲非禮也故三傳異同皆見禮意所昔一

以全經斷之叔姬歸于紀則本國有媵也媵陳人

之嫡則同姓有媵也齊人來媵則異姓亦有媵也

紀季姜歸京師則天子可再娶也王姬歸于齊則

諸侯亦可再娶也若晉平之娶繼姜則嫡亡可再

娶也衛莊公之娶厲嬀則苟嫡無子雖不亡亦

可再娶也此周禮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齊桓也桓自興伯以來長勺乘丘屢爲我敗因爲柯之盟而鄭詹逃齊不合來魯遂借此合宋以謀伐魯前公子結媵女時遂爲參盟是也但結無公命不足取重而陳則反以稽媵在途爲憾故盟未逾時而三國之師同集邊邑是結雖無功然以爲招寇則未也公羊褒結固非是若胡氏必欲使有司論刑恐不必然

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illegible]莒

夏齊大災（左傳天火曰曰火）

秋九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此鄭伯是突則前四年與齊侯遇垂者明是子儀以突至十四年始復國也胡氏于此已無詞乃又曰凡書鄭伯俱是突突雖簒國始終書爵忽雖世

儲不得稱子以爲不能保國之戒則豈仍樹生矣然且其說有難訓者人君不幸而遭簒弒凶恭有幾十九皆庸主耳但以不能保國之故而公然褒簒細弱以垂戒後世恐夫子之春秋必不若是凡此皆自可不置喙者以重關名教故嘵嘵不恤觀者審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此赦罪之禮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是也蓋赦必有時此時文姜未葬國無大慶兵荒不作民亦無大患何以須赦則書其事而義自見焉穀梁謂文姜罪大必假赦以貸其罪始可葬此謬論語而賈逵遂云文姜有罪借赦以說民使薄其罪則此時之所赦者豈姜爲政乎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此陳宣公也公子者宣公之子御寇其名也左傳稱太子經但稱公子者以未誓王朝故也其見殺不知何事人者衆詞也據左傳是時陳完奔齊齊桓使爲卿完字敬仲厲公之子與御寇爲黨故出奔完生時筮之謂必大于姜懿氏卜妻完亦曰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莫與京今果爲齊卿至五世而陳無宇大于齊八世陳成子得政

夏五月

例以時領月則夏必四月此五月誤文也說見前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桓自伐西鄙後又復修好故遣上卿來而與之盟之公羊曰高傒貴大夫也防魯地

冬公如齊納幣

此昏禮納幣也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告期四禮（見穀梁傳此過禮也）而諸侯則止行聘納幣二禮即娶女爲成八年經宋來聘來納幣九年經伯姬歸宋是也但納幣遣卿而公親往爲非禮喪婚不並行母喪未再期而遽行聘幣更非禮此皆書事而義自見者祇國君十五生子見左傳此文莊公二十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娶婦計之桓六年子同之生已三十七歲未有國君三十七歲始娶婦者據胡氏夫人姜氏入傳謂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讐人之女爲合于宗廟以成好合似非之遲娶因文姜必欲娶襄公之女爲婦而襄女尚少因故使踰時以至今日此皆未讀春秋之言也春秋齊襄之弒在莊八年襄女之生當必在八年以前則此時已二十矣周禮女子二十而嫁指士庶人耳且猶曰自十五以至二十勿過此限不必贏二十始嫁若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子十四而嫁明見諸書縱使襄女待年其在二十一年文姜未卒時止當女年十四之外不惟不娶而納幣行聘未嘗一行何也且莊非遲娶也據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

則公已娶黨氏女名孟任者立爲夫人而生子般矣（左傳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孟任不許公以夫人言而後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今齊桓與魯每甘心于魯自長勺乘丘以至西鄙屢戰不克而後一爲柯盟再爲防盟思以結好而莊方提桓亦將以此納歡焉因以黨氏賤且私成昏盟故置孟任而再娶哀姜此實兩耦匹嫡之最無禮者故此一書而大小失禮一并見焉其後哀姜淫佚慶父篡弒皆醸于此若文姜則于此事並無預也餘見三十二年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納幣歸必告至于廟禮也

祭叔來聘

祭叔者天子之內臣也不稱使史例如此

夏公如齊觀社

齊桓用彊霸之術借祭社爲名聚民于社以觀戎器此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然則此係桓耀兵而請公往觀公方修好則不得不往然非禮矣時曹劌切諫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言太公用兵法不若是耳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荊人楚人也楚之通魯自此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附庸國叔其名也不言來朝而但言朝公者以公方在穀而就穀朝之爲非禮也穀齊地見前

秋丹桓宮楹

此爲將娶哀姜至必朝廟故先飾以誇耀之然非禮矣穀梁傳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黝黑柱堊白壁

蒼青色黈黃色）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自二十二年盟防後納幣觀社遇穀盟扈齊魯交好之密乃如此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塟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昏禮親逆必告迎告至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親逆當與姜氏同日入今異日者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宮姜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遠孟任而後徐徐以至焉故丁丑日入不即朝廟至明日戊寅乃始謁宗廟而行宗覿之禮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

宗覿禮也但其贄大夫用羔鴈宗婦用棗栗腶修而此遍用幣以誇耀之然非禮矣時御孫（魯大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女贄不過榛栗棗修正謂其用幣無禮故也若杜氏謂戊寅朝廟則以小君至後必朝廟而後可行宗覿之禮名之爲祖故隱八年傳鄭忽娶于陳先配後祖則陳鍼子非之鄭衆註云先祭祖謂之祖然後同牢而食謂之配蓋婦至朝廟必用牲幣以祭告易歸妹所云士刲羊无血謂男用特羊即儀告之禮女承筐无實謂女用執笲即爲舍之禮也（穀梁娶讐人之子弟以薦舍于前謂薦筐篚饋至饋饌然且）進日必朝廟次日行事即爲非禮今世用朱熹家禮謂成婦三日始可廟見自朱至今通行之則不特不讀春秋將并禮記三月廟見之說而盡誤之夫彼言三月廟見者謂舅姑已亡必三月而行婦見之禮故又云擇日而祭于禰祭禰非祭祖三月其三日舅姑未死不得早行死祭也然則周禮在魯誰謂春秋非禮書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公穀曹字接下郭公二字作曹郭公）

此左氏無傳者公羊謂曹羈賢大夫諫勿親敵三諫不從而去之于是曹失國而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無所于歸而歸于曹曹實無赤也因之名曰赤郭公蓋連下郭公作順文也穀梁于曹羈無傳而赤則同之然而曹莊以後曹未亡也至哀公八年而後宋滅曹然則此時之滅何時復國蓋漫無稽矣杜氏據經文書法倣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之文謂羈本曹世子敗奔于鄭而公子赤爲戎所納是爲僖公此頗近理然史記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不名赤且他無可考若孔疏引賈逵說以

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似言赤本曹公子而爲戎女所出者此雖與杜說不甚遠然亦何據焉

郭公

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者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乃亡字之誤且齊桓管仲又適與莊公時年事相合因從之此與僖十九年書梁亡例同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侯者陳宣公也女叔陳大夫女氏而叔字者卿可字可名聘義見前此以前十九年我媵婦于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修好然後我遣季友往荅之此實爲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謂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于社非禮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故記之若左傳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則似此不應鼓幣者非也傳以爲唯夏四月爲陽月名曰正月（詩正月繁霜言四月也）此時陰盡于巳而未經夏至一陰不生則陰慝未作（陰爲隱慝）以極盛之陽而爲陰所蝕故宜用鼓以伐陰用幣以禳慝今但六月耳安得用此不知此雖周六月實夏正月也故曰惟正月謂惟是正月故有此也猶昭十七年日食傳所謂此月之朔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是也若杜氏云用長曆推之錯置一

閏此月是七月誤作六月故左氏疑之則左氏此時未必有長曆可推且未有知其誤而不爲之明正者謬矣至若伐鼓之失祇在于社用幣之失又在用牲而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則不惟鼓必在社而且不謂用牲爲非禮俱非是

尚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此九月日食也然亦曰瞽人進鼓嗇夫馳取幣則伐鼓用幣不必四月矣要或夏禮如是耳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者衆歸以見逆也此與前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例同穀梁謂以來逆者微故不書則周制諸侯必親迎亦無遣卿逆女之禮知其尊與卑當在何等雖左傳有諸侯送女大國遣上卿小國遣大夫之例或者逆女所遣亦當如是然亦臆見耳未可執以定賞罰也而胡氏又遵之非誤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周制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用牲非禮非日月之眚不鼓此用鼓又非禮故記之但于門無考耳若公羊謂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則可鼓牲于社矣穀梁又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則但可鼓社不可牲社但非是杜氏曰門國門

鼓所以攻陰故非日食不鼓穀梁謂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則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則警衆使用力隄遏而已是大水用鼓亦別有義但不當在社耳若左傳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其云日月之眚非謂日月之食也謂日爲月蝕而作之眚杜氏云月侵日爲眚則但指日食而月不與焉穀梁亦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周月食不當充陽矣惟周禮太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始有用鼓救月之事今救日月皆伐鼓當始周禮然要是誤耳

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此即穀梁陳五兵之說也但天子陳五兵以諸侯在朝不止一方故于日食時則使各衣其方色青赤黃白黑之衣而各執其方之兵（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故用五若諸侯三兵宜何三兵此非可以等級爲隆殺也故三傳言禮雖各有異同而左氏

爲正公穀補之者周禮儀禮則後此者矣且用鼓兼用兵者正謂陰能侵陽欲助天子討陰慝也若月食用鼓將誰討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公子友者即季友莊公之母弟也諸侯之弟例稱公子杜氏云史策之通言是也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春莊）稿

（文輝克有遠宗勉潢）校

春秋毛氏傳（十二莊公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止）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不知何大夫亦不知何事見殺此與前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皆曹事而皆有闕誤故左傳無文而後人即嘗以史闕置不論者乃公殺謂曹伯爲戎所殺大夫不伏節死義故嗣君即位而借衆誅之書曰曹殺蓋嘉其非專殺也則在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明書于經至次年而戎侵曹此時未嘗有見殺之君也自此年以後射姑之子即爲僖公凡在位九年至三十二年而僖公始沒則是射姑父子相繼立國焉得别有一曹國父子一殺一立者此誣曹鄭公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即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書序稱徐夷並興以夷即是淮夷即是徐也前凡會戎盟戎俱是以戎該徐者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裏非是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莊公女杞成公夫人也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尚未立必以事來會而以未歸寧故不入國洮魯境地左氏謂訊不越境非是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據傳陳鄭服也是時陳鄭無叛齊之事不當云服故杜氏解之謂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即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故云則鄭之不服在前二年鄭文公事其云獲成于楚一語見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中之文而胡氏以鄭之貳齊爲前此鄭伯捐鄭厲公言誤矣且祇稱鄭而不及陳亦非是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據傳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杜氏云原仲者陳大夫原氏而仲字者禮臣既卒不名

故稱字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公子友者與稱公子慶父同史例如是非褒非貶而胡氏必謂公子是褒以友之越境而不見貶則以王朝大夫亦曾外聘其不貶季友所以深貶王朝也則列國弒君皆可援幽厲之事以邀免矣何兔爰雉羅如此

公穀謂季友私行所以避難以是時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公母弟過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不可故避之蓋預指三十二年弒逆事也但是時二叔弒逆尚未顯見至季友酖殺叔牙而

後子般之弒與觀其能酖叔牙而叔孫氏則非不能治并不得與國政者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爲莊公母弟故爲桓公大宗稱宗卿慶父叔牙皆庶弟也若三桓皆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終春秋之世皆宗卿乎

冬杞伯姬來

據傳此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則此以禮書而胡氏曰不當來故書則前此伯姬歸于杞亦不當歸故書乎禮三月致女則自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寧者觀春時伯姬來洮洮是魯地而猶不入魯致莊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而至是始來乃又曰非禮則歸寧之禮絕矣顧例有常禮不書一語此不可訓他不具論如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此以鼓于社而用牲爲非常禮故書則二十六年冬十二月日食未嘗有鼓社用牲之非禮而亦書何也予說春秋一掃惡例非故屏之以爲其說不驗也過人當自解耳

孔疏云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宣十六年郯伯

姬來歸是也若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此非出而亦書歸于某者以子死故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文並同

莒慶來逆叔姬

此以莊公之女而妻于莒大夫者其書來逆禮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自諸侯大夫以至士庶無不親迎者大夫不越境謂私交耳公羊謂不越境逆女非也若周禮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主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

莊公爲主正同而殺絕劉氏又以無大夫主昏今則王姬歸齊茲莊公未嘗爲主而得以書之爲史之策乎總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此亦一非禮之事以譏之春秋原譏史矣至不稱逆女但稱叔姬者杜氏云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亦是禮例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後本公爵而稱伯者杜氏云爲時王所黜故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此謀討衛也先是十九年傳莊王嬖子子頹有寵

及惠王卽位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其明年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歸居于櫟王與鄭伯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是時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是此王室大亂天王蒙塵者已及三年而齊桓與伯並未能勤王討叛出一旅之師旁觀袖手洋洋不理然且伐戎伐我兵戈四出伯主安在此罔罪大惡極不止摟率討伐爲三王罪人也也至是年之冬王乃使召伯廖錫齊侯命命爲二伯作九州之長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而伐王故也桓然後作城濮之會而要公以討之二伯當如是乎此亦書其事而義有在者若其爲公事不經赴告不見于春秋故無從褒美而祇于忽突爭鬭時歷稱鄭伯以微示其意此亦春秋崇尚謐怨之一節也讀春秋者能實體其事而無爲浮說所惑

則幾矣城濮衛地名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一本衛人下另作一節）

此齊桓奉王命討衛而書齊人者桓雖在軍而令大夫之無名者帥師則照例書人以奉命不尊也衛亦以大夫禦齊而不知其名則亦照例書人所謂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書人也（說見隱元年）若傳稱齊桓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是實事而說左氏者遂謂諱取賂故稱人則襄十一年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曾不之諱而此諱之乎若公羊謂衛未有罪此誤認上年同盟于幽中

無衛侯因以衛侯不至爲罪責之伐衛此[illegible]顯焉嘖今然不知事實者若其以春秋書例從人者爲名敗伐者爲主故書衛人及齊人則考之諸經皆然孔疏所云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此是書例而胡氏以書衛及爲貶衛則衛抗王命公然出戰已屬大罪何必借此字以貶之謬矣祇經文于此不書奉命且齊衛皆稱人兩相頭旗似乎重以齊桓爲不足者據傳王錫桓命將諸及伐衛未有成命則自不宜書奉命若衛之立子頹以伐王在莊十九年本衛惠公事今之衛侯乃衛惠之子懿公也自十九年至今二十八年十年之間伯主安在至長鯨已逝元惡考終而始以何有之師移及子姓萬一極數衛罪時衛人答曰先君之過君其間諸地下將若之何故此有文焉不止義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公羊作邾婁子）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穀梁公會下另作節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三字）

據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楚文王夫人息嬀也）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

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遂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人效楚言以示整暇）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此公與齊宋俱無貶辭稱人見前

冬築郿（公穀作微穀梁註左傳作麋今左亦作郿）

築者城也是年大無麥禾而城築者必有所備也此與襄十九年築西郛例同郿魯邑名據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蓋都有大小隱元年傳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都原分三等小卽邑也邑而有都稱者必其地有先君之廟然後稱都但先君之廟世俱不解以爲廟在朝左安有下邑立宗廟者于是無學者妄疑是國之舊都與前代諸國所爲都地如賴氏謂城漆以漆有邾之舊廟故稱城類夫他國廢廟今未必存且亦何得稱先君之廟若春秋列國皆無遷徙惟衛自懿公後由朝歌遷雎陽楚自文王後由丹陽遷郢他未嘗遷也凡遷都則必遷廟未有都既遷而留廟與主在其地者然則何先君之廟曰此宗邑廟也國凡易 君則其君

之弟立爲大宗必祭所自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凡一宗必有一廟如鄭友立厲王廟季氏立桓公廟類此是必有者自後儒昧其制反以立廟爲非禮如曰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而于是春秋之禮意亡矣予嘗釋大小宗備考其制已有成說而証左傳者仍不能解故復著此善學者自知之耳

大無麥禾

麥熟于夏禾成在秋書于冬者杜氏云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其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云告糴禮也又魯語云魯饑臧文仲請如齊告糴或以自請爲難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遂以鬯圭與玉磬往且辭命亦甚善于是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則此亦無可譏者若公穀謂一年饑不當告糴蓋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未有一年即告糴者其說固是然夫子書法如造物然隨時予奪恐未必全以

盛王之禮繩叔世也況此書亦無貶例也臧孫辰字文仲魯大夫臧僖伯曾孫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公穀作廏）

廄者馬舍也延廄名新則修舊之詞傳云凡馬日中出入（春分出馬秋分入馬）然後修廄今周正春秋有至無分（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日中未及安所用修則不時而已按周禮校人馬四匹曰乘四乘曰皁三皁曰繫六繫曰廄六廄曰校校分左右是一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三駑馬則又三倍之而總名之曰廄天子十二閑以六校分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也卿大夫四閑則良馬一閑駑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國馬若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國馬爲車路之需兼備不虞如鄭子國爲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類此不及賦之民間者若田賦之馬則民養之而臨期賦以爲兵事之用各不同

夏鄭人侵許

傳例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蜚負蠜也蜚屬卽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其能害稼故春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蟲南越盛暑所生則今所稱臭蟲者然不爲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據此則益信前秋有蜮爲有蜮之誤而公穀妄釋之也又蜚是獸名見山海經與此又不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初書歸紀繼書歸酅此又書卒豈賢姬哉亦曰傷紀耳蓋自叔姬卒而紀與我

絶矣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言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則農務畢而可戒土功此夏九月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言大火心星次角亢見則可備材木定星營室昏見正中則可栽板築此夏十月也日至而畢言冬日南至則農務將興而土功可已此夏十一月也今周十二月城邑正當夏十月則及時矣蓋城爲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此每歲當築者故無譏焉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傳無師字）

以大夫帥師而無名則但稱師與他國稱人例同是時齊師將降鄣我將救之故師次于成而止而不前穀梁所謂欲救鄣而未能是也然則魯弱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者脅之使附也不言鄣降于齊而曰降鄣者我有以降之也此書法也然則桓惡可知矣鄣附庸

國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葬者以我遣大夫會姬葬也其無謚者以媵故且無子也據此則前紀叔姬卒公羊說謂紀未滅時紀侯會立叔姬爲夫人謬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前二十五年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山戎爲燕病齊桓謀伐之故來會魯濟者魯之濟也濟界于齊魯其在齊界者爲齊濟在魯界者爲

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與燕國近而阻燕職貢之入齊伐之宜也其稱人者以桓不親征遣大夫帥師所謂懸車束馬以伐之者凡書事有例胡氏旣謂書人必將卑師少而此又謂貶桓旣謂春秋皆尊桓攘夷而此又以攘夷爲桓罪則無所適從矣燕齊接壤而山戎界于其間不必甚遠若謂遠卽不伐則禹征三苗王季伐西落豈俱在肘腋間乎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築臺刺奢而又非其時故備書以見非義後倣此

夏四月薛伯卒

說見前

築臺于薛

此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獻捷者獻俘從也伐不親征而親來獻捷誇我也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傳稱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凡大都自以名通卽不繫國以其名爲世共識也如吳滅州來晉滅下陽類穀梁註魯邑謬矣小穀齊邑卽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國策稱齊王烹阿大夫可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據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在二十八年）請會諸侯謀報之時宋公請先見故首宋公梁丘據穀梁在曹邾之間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築臺而臨黨氏黨氏者魯大夫也見黨氏女孟任美公欲從之而閟不得從乃以夫人言許之遂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爲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于公子牙卽叔牙莊公之庶弟公子慶父同

母弟也時牙與慶父同淫于哀姜思重抑孟任遂曰慶父材言慶父可立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于鍼巫氏（鍼巫即鍾巫鍾鍼轉音）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于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曰卒者以罪不即著而既爲立後并不以誅告故也

叔牙卽僖叔爲慶父同母弟左傳穀梁註皆然惟公羊謂牙與慶父皆公同母弟則季友幼弟豈得作大宗稱宗卿且得專置二兄于死地而不之顧乎

予前于季友如陳傳已略辨之特此傳復有謂牙本母弟其不稱弟係夫子所例則范甯曾駁云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葢以禮諸侯絶朞而臣諸父昆弟若稱弟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此以賢叔肸而破例稱弟反謂稱一弟是常例某所未詳

徐仲山曰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厚本支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不無失實予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

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而牙弒械成語而或者有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略之也葢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旣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驟起制之則鮮有不蔓衍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翦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于勘亂故叔牙之酖先已誅賊則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薨旣已討賊則慶父之縊并可不必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卽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歉于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然則季子此事竟以周公誅管蔡當之則未必然然春秋則未嘗不予之矣

獨子般之立尚可疑者當時旣娶孟任又娶哀姜然姜自爲嫡則般係諸子非世子也且諸子有長者僖公是也又有少長者閔公是也按周制立子之法隱元年公羊註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此立法之最明確者葢立子先後視毋貴賤春秋諸侯一娶九女則一

一適二媵各有姪娣合之爲九故先適後媵先媵後姪娣次第秩然今閔公者少姜之子哀姜之娣所生也僖公者成風之子先娶之媵所生也毋論僖公長而般閔少年齒不倫即以母言之哀姜無子則孟任成風皆當是媵少姜則姪娣也立法先媵則當先僖而後般以成風先孟任也次及姪娣亦當先僖般而後閔以少姜姪娣也今以般爲世子而又使閔先于僖不無貿亂乎嘗謂桓公是嫡隱公是庶以嫡可再娶仲子者再娶之嫡也（說見桓元年八年傳）然而不通春秋如胡氏尚猶訴之謂仲子非嫡

桓公非世子是謂三綱淪九法斁豈有哀姜嫡妃儼然未死僖當長庶不減隱公而季友奉子般殺二兒而春秋史官列國諸大夫以及夫子論定無異辭者哉予以爲桓是適般亦是適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蓋禮有始娶有再娶再娶予前已言之矣（見前十九年傳）若始娶則隱元年傳杜氏云元妃始適夫人也正義曰始者長也有始而非適孟任是也有適而非始哀姜是也而予則謂孟任亦適而非始其始而非適者成風也莊公始娶成風爲媵生僖公矣然後見孟任而悅之娶爲夫人則孟任適也非始也至二十四年因求好齊桓再娶齊女于是抑孟任而尊姜氏意當時禮法必又以氏族貴賤儀幣隆殺分正次者故哀姜無子則崇卿終以孟任夫人原有適名遂毅然正名而立子般此固春秋所行與周禮相合者是以不立僖而立般以般適而僖媵也且立般而并不立閔以孟任雖孚而不失爲媵少姜雖適而止于姪娣姪娣不先媵也若閔之先僖則齊人立閔非友之意故友挾僖以奔陳而後乃立之然即以立法論既抑孟任爲次妃成風不與孟任齒勢必降等爲次妃姪

娣而少姜適姪娣宜先于二媵姪娣此又立法之不大遠者世無周禮而諸大夫之至魯者皆曰魯秉周禮此非周禮之餼羊也乎若媵可始娶則僖公成公皆然按成公爲宣公子宣元年始娶穆姜此見于經者然而宣二年宣公之孫成公之子齒即已爲質于楚則宣未娶時不特成公已長即成公之子已可爲質必在成童以後明矣此則誰氏所生者然則人君有元妃次妃下妃而皆可再娶亦皆可始娶晉平公娶少姜則再娶媵魯莊宣娶僖成之母則先娶媵有始適即有始庶特其禮久

亡不能備考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者太子般其名也（見前傳）其稱卒以未成君也不言弑者諱國惡也禮君在稱子若繼即位稱公此稱子亦以未成君之故此與後子卒子野卒例並同釋例謂未葬稱子此係在喪所稱若踰年則雖在喪亦稱公如文公成公皆先公未葬而經皆書公即位可驗也若公羊謂既葬亦稱子踰年稱公則又一例矣據傳莊公生子般及女公子以雩祭肄禮于梁氏而般與女弟觀焉圉人犖者自牆外以慢言戲女公子子般怒使鞭犖公曰不如殺之是人有力能投身而蓋于稷門之上至是公薨般已即位于黨氏冬十月共仲（即慶父）使圉人犖就黨氏賊（即殺）之成季（即季友諡）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共仲畏罪而出奔者時季子奔陳共仲恐季襲已而已又無備因以姜氏故適齊求援此情事之瞭然者胡氏向于慶父帥師伐于餘丘時發一大議謂權奸簒弑未有不掌兵柄者至是不驗乃又謂出入自如皆由其主兵自恣之故遂曲引康王之誥干戈虎賁扈蹕器仗認作軍伍責慶父擅兵夫慶父未嘗以兵迎立閔也又未嘗擁兵而逃也至閔公見弑慶父又奔莒則益窮竄之極旋且伏法而胡氏又謂慶父巨姦以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執三十年兵柄又復引漢故事謂丞相太尉先奪兵柄慶父根深自難猝制夫春秋出兵田賦徵而後用何曾有南北軍府兵廂兵使外戚諸王掌之而一說不已又護一說曾不思殺叔牙使鍼季一人酖之縊慶父祇奚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挾一兵季友行誅未嘗狙一士也論事須以實季友再奔邾特以哀姜內主須少避耳及季自邾一返而姜與慶父且抱頭並竄矣儒者解經何可不以實而洵口誕謾若此

秋伐邢

邢小國名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十三 閔公（元年二年止）

閔公（公名啟史世家名開避景帝諱也莊公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以繼弒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説見隱元年

齊人救邢

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是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始葬者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季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閔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遇事果斷越國而會強大如此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大夫公子例稱名字然亦有稱子者（男子通稱）其在大夫與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與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王季子即劉康公也此時並無褒例可驗）

冬齊仲孫來

此因公有落姑之盟而齊使大夫來省難者也據傳仲孫名湫此不書名字而書仲孫以史例原有書某氏子某氏孫一例（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齊桓問仲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

所以本也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周禮盡在魯非一人言矣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云齊人逼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新主祧遠主合食太廟而審諦昭穆之祭也本謂之祫祭然以合食言則謂之祫而以諦親言則謂之禘蓋天子七廟自禰祖曾高而上復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二廟祭法

稱爲二祧以昭穆之祧從此二廟始也其所祧之主則另有遷廟藏之曾子問所謂七廟無虛主則有遷廟主可備出載是也諸侯五廟亦然故先君新主將入禰廟則必祧昭于上而後可祔穆于下因之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以審諦所親謂之吉禘但喪畢卽吉必在二十五月之後（二期禘十月）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于莊公謂別立莊廟此襲公羊無據之言而胡氏謂禘是禘所自出則誤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禘爲禮文錯失則又誤以礿禘之禘亂吉禘之禘殊不知禘名有三毋容溷也且周禮散亡三禮皆後起之書不足深據乃陋儒無學反有執三禮以繩春秋者如魯有吉禘明是周禮胡氏必强引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一語遂謂魯不宜禘又引祭統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魯重祭似乎魯之有禘因賜而得之則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有云以寡人之未禘祀謂晉悼初薨斯時尚未吉禘也是晉亦有禘孔子身作春秋未聞曰晉之污禘非禮也何與是豈唐叔封晉亦有勳勞成王曾

賜之與周末儒者竊引夫子及游夏之徒雜記戴禮原有茫然不經讀春秋者胡氏旣傳春秋則當通春秋全經全傳而備觀之而亦茫然不一讀何也若云禘所自出惟王者有之故又曰不王不禘則下文不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乎王者禘所自出而祭帝嚳宗國亦禘所自出而祭文王故公山弗狃以魯爲宗國而襄公哭吳子壽夢于出王之廟出王文王也則卽五年之禘魯所應有禮也宗法也非成王賜之而周公始受之也故禘禮有三禘所自出則惟王有之魯亦有之吉禘礿禘則不惟魯有之凡列國諸侯皆有之此核之春秋旁証之三傳及論語諸書而皦然者（詳見于論語稽求篇大小宗通繹二書）故曰周禮盡在魯此周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據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至是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闈宮門之小者武者右也）其不書弒者諱國惡也薨不以地弒也說見隱十一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羊作邾婁）

范氏云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孫者避也此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例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闈之弑共仲謀簒也乃以與弑之哀姜而先奔于邾闈外應也季即奉僖公以適邾（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乃驟扼其去路而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于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姜所恃者齊也前此子般之弑慶父奔齊及季子使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復至齊國而大援遂絶此皆成季之豫爲謀者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請歸而使之自縊（傳季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共仲使公子魚請勿殺季不許公子魚哭而往共仲聞之曰奚斯之聲也遂縊奚斯魚字）則討賊之速莫此爲甚而胡氏又以縊而失賊爲慶父擁兵之鑒則慶嚳中矣若落姑之盟諸傳皆不得領要不知仲孫省難高子來盟誅哀姜而定魯亂皆本諸此此按之經文而自見者其不書殺慶父并慶父卒亦是文例說見前公子牙卒傳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來盟者平魯亂也其稱子是書例與前年季子來歸宣十年王季子來聘並同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狄伐衛衛懿公（惠公子宣公孫也）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國不守先是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衛國不欲曾逐惠公而立子伋之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謝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廬于漕蓋伋與黔牟昭伯皆同母弟而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此據史世家與傳不同）故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于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諸物既而戴公卒文公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淸人鄭詩名詩序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爲危國亡師之本）

春秋毛氏傳（十四僖公元年至十年）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稿（文姪克有遠宗源讀齡）

僖公（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也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不書卽位說見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傳作曹伯誤）

此狄又伐邢而齊統諸侯以救邢之師也師繫衆而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焉此是書例穀梁見左傳經文有曹伯字而不知其誤遂謂曹小國不宜稱師稱師則必君在師中矣夫君在師中當稱曹伯其所以不稱伯者以春秋欲貶桓桓不侯則曹亦不伯也其所以貶桓者以其救邢而先次聶北則緩不及事救非所救也此則拗曲操直之已甚者揆其故皆以經文有曹伯二字誤之然且不會全經不考本末此一救邢尚疑爲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則距此救時已三年矣公穀二傳遂奮然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竟忘前此伐邢已有閔元年齊人救邢之經獨大狂吠可笑已極全不思邢未嘗滅其但書再救而不書再伐者以邢不來告再伐故也若其先次而後救者正以救之之速狄尚在國雖然相持起必次師其地略覘動靜而然後邢人知所向往立散其衆而齊諸侯之師于是玉石分明師遂進力逐狄狄棄邢而逃乃得收狄所俘之器物而遷邢而遷之故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散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有同例者胡氏吠聲又謂先次後救譏救之緩夫公羊所謂緩不及事者謂邢亡也今邢亡否也所謂不及事者謂狄去而救始至事不相及也今事不相及否也然且曲爲之例以杜人之口曰齊桓伐楚次于陘與其愼也此則譏其緩大伐師可以緩而救師必不可以愼此何說

邢聶北邢地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此齊遷邢如邢自遷者傳曰邢遷如歸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遠宗曰穀梁以前救邢稱曹師爲貶桓此又何[illegible]桓何也豈曹原可稱師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據此則哀姜在邾齊桓以伯主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惡故取姜至夷而殺之夷者齊地也旣殺于夷竟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絕不當還魯僖公不忍謂子無絕母之義請尸還葬夫然後桓公許之而姜氏喪歸杜氏云齊侯旣殺哀姜以其屍歸絕之于魯而僖請喪還則此書以歸者歸于齊非歸于魯也公穀不善解經謂爲歸魯而胡氏又遵之然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

十二月反至自齊耶夫傳春秋者當讀春秋予嘗謂公穀胡氏全然不讀春秋者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之經而不知有十二月此不讀本經者也乃經有前後可以比例如經書以歸不一皆是歸其國非歸他國者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于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于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衞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全不一解傳春秋謂何

楚人伐鄭

前此皆稱荆此春秋書楚之始也其伐鄭者傳曰鄭卽齊故也卽者就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邾作邾婁檉作朾）

傳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卽檉宋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邾作邾婁偃作纓）

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之戍無解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遣兵戍虛丘魯

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于邾邾方爲之主則德之不暇況虛丘爲魯戍而歸而敗之則狗豕豺狼不若矣且前一月方同盟于檉而可遽爲擬噬乎若公羊謂怨邾以夫人與齊爲毋復讎則齊名姜氏邾安能禁齊殺姜氏與邾何涉公不讎齊而讎邾是惡殺而責刃也故杜氏謂邾還姜氏後因戍虛丘思以侵魯及僖以姜氏請齊齊將歸姜邾人始撤其戍去而魯乃要而敗之雖似近理然亦何據焉況假屬邾地則與戍魯要敗情事不合凡此者概當

以闕疑置之可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犂穀作麗）

傳莒人來求賂（以遂慶父也）季友敗諸酈酈魯地則莒師至魯矣夫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求賂乎挐莒子弟名

穀梁公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遂取而殺之稱獲者惡其紿也夫經明書敗其師獲其人而以搏殺乎考書例搏殺與戰殺稱獲不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喪自齊來以姜處在齊也其得來自齊以公請之也禮喪至必告廟此以告故書則禮也而文寓焉（喪至不再告則前以歸非歸魯更可知矣）若氏無姜字明係闕文既已諱惡則例無可貶必欲有貶則不去夫人字而單去姜字不可也況書薨書葬夫人小君稱謂歷然夫葬將祔廟小君之主將入禰室彼時尚不貶而獨于告廟時一貶之世無此理若公羊謂

至最重則夫人之喪至自他國事當極變變禮

貶輕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此與前城邢例同然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卽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卽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之楚丘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故曰遷有先後城則一爲胡氏不解遷與不遷之說妄謂邢未滅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卽不可封（未滅諸侯可相恤滅則須天王封之）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褒貶則又大謬矣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又同一封國而城邢則美救患城楚丘則刺擅權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胡所信從者惟此公穀前師次聶北時公穀謂邢滅因救緩而胡亦遂以次師爲緩救罪今又未滅耶然則何以定辭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

彊諫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名）先書虞賄故也（若虞尚先罪故先虞然傳以文例言）按此晉師爲晉獻公公不親將故稱師虞公者太王次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于虞史記名周北虞公是也虢公王季子虢仲之後名虢公醜國語虢公夢神執鉞傳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不戒至是晉果至後六年虢亡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宋地）

江黃楚與國來盟則楚黨離矣人者其大夫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氏云一時不雨必書首月故此連上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而總記之至下六月然後雨則已二百四十日不雨矣第傳謂不曰旱不爲災也史之書此但以記異而穀梁謂君有志于民則書之夫史記災祥豈以君意爲詳略乎

徐人取舒（徐舒小國名徐在下邳僮縣舒在廬江舒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傳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即孟子無曲防）無儲粟（即無遏糴）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子友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

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故季友如齊涖盟公羊曰來盟來盟于我也涖盟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先是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至是以蔡與楚近先侵蔡而後伐楚遂者繼事之詞也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尚書包匭菁茅爲祭時濾酒之用）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子僖立三年三書伐鄭齊桓會檉盟貫俱未有以救之則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乃扳援往事與丁零盜橐武牛羊併案何異此理紬語遁詞令之最不善者然而無識者伐楚故也若胡氏謂當諸天討不宜專伐則欲以惠王之庸弱而使之行令勢必不能且討罪救患諸侯本事誰謂齊桓不當救鄭患討楚罪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有之此彼善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此隨齊伐楚而死于師者男其爵新臣其名也（說見前）若其但書卒而不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必歸許而死于其國故不書卒師則召陵之盟尚在卒後此時諸侯未散也故後屈完盟諸侯有云師次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觀之然後完與諸侯盟而謂許男先歸乎且胡氏不讀穀許穆公傳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來盟者楚使之來也其可不言使者書例如此此與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二十三年祭叔來聘閔元年齊仲孫來二年齊高子來盟並同諸說謂尊完又謂尊桓又謂完有權皆不讀春秋者矣特傳稱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乃及諸侯盟則祇此一盟而經稱盟師又稱盟召陵則似實有兩盟者傳文或略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轅濤塗陳大夫據傳轅濤塗恐師還經陳鄭畀必費供應紿齊桓觀兵東夷由鄭莒徐夏而循海以歸申侯告不便齊遂執濤塗命我公會江黃伐之傳謂之討不忠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伐陳說見前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告至于廟故書但公伐楚後又伐陳此祇告伐楚者以公出時祇以伐楚告故也其例與後六年公伐鄭又救許祇書公至自伐鄭正同公羊疑伐陳後楚叛盟而公再伐故書伐楚此屬瞀瞀而穀梁又妄自立例謂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若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不致伐陳而致伐楚者大伐楚

也此皆由不識公至告廟之禮以致有此然且六年伐鄭穀梁胡氏皆與滅許較大小大滅許不小于伐楚矣說見桓三年公至自唐傳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公服）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

傳叔孫戴伯（茲謚戴伯即叔牙子）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以陳服罪而歸之）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娶于齊曰齊姜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而死（傳稱烝于齊姜生太子則齊姜武公妾其所生安得稱太子乎若史世家謂娶齊桓之女則桓方與伯安能不一顧所出如此）又娶戎二女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及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變之甚姬欲立其子乃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嬖在外名梁五在東關名東關五晉人稱二五耦）謂曲沃宗邑先君廟所在蒲邊秦屈邊翟當令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鎮之而奚齊卓子遂得擅有君國焉既而獻公作二軍自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伐魏伐耿皆滅之遂爲太子城曲沃而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之大夫乃復使太子伐東山勝之還自稷桑姬乃謂公曰太子勢成欲圖君矣復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祭歸肉于公姬寘毒而獻之覆酒于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乃泣曰太子忍哉君老且暮耳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公殺太子傅杜原款太子奔新城自經死姬曰二公子皆知之重耳逃翟夷吾逃梁此因晉以殺太子事告故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云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夫僖公爲成風子其年最長尚有伯姬者以莊廿五年歸杞至是約一十四年則姬年當在三十以往益信成風始娶在孟任先矣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尚幼故母帥而行之謂之朝其子正義曰杞伯姬來絕句來者來歸寧也朝其子猶言其子朝也

夏公孫茲如牟（茲公羊作慈）

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則因聘在牟而假聘以行

發者牟國名桓十五年有牟人來聘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此公穀俱作首戴後同）

王世子者惠王之太子鄭卽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前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會之而已不敢盟也何也卑不與尊盟也至是則諸侯自爲盟焉此皆書其事而美自見者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書例正同或又引昭十三年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無諸侯字遂謂復舉諸侯卽是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之義則同一王臣尊宰孔而不尊劉子不可解矣春秋書法貴實劉子與諸侯同盟則同盟耳王世子與宰周公俱不與諸侯同盟則諸侯盟耳穀梁云復舉諸侯公羊曰一事再見胡氏曰書之重詞之複皆不遍之論也左傳于首止之盟曰諸侯盟則世子不盟也于葵丘之會曰宰孔先歸則諸侯自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言王楚而助以晉可振齊也）蓋欲廢太子而不欲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近楚小國傳曰楚使鬬穀於菟滅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不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戌晉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修其職貢于王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此伐其逃盟也新城鄭邑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以救鄭圍許而諸侯卽救許而釋鄭遂者繼

事之詞亦速詞

冬公至自伐鄭

此告至也公伐鄭後又救許而祇告伐鄭者以告出在伐鄭故也此與前四年公至自伐楚例同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前以諸侯之師伐鄭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此復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即郳犂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邾故稱小邾此是小國新立君而相朝之禮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轅濤塗之譖軍歸也鄭大夫申侯實沮之故齊桓執轅濤塗而賜申侯以虎牢其後濤塗勸申侯城虎牢而譖于鄭伯已有閒矣今齊屢伐鄭鄭思殺申侯以悅于齊以爲申侯者本申國之甥而爲楚文王所寵文王將死予之璧而使之他國曰子專利而不厭恐不免也至是城虎牢專地利而又故爲楚所嬖殺楚嬖則齊憾可釋矣此則專殺大夫之至無理者申侯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作寧毋）

傳曰謀鄭也時鄭太子請齊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以悅齊管仲以其奸父命不許于是太子華得罪于鄭鄭伯乃使人請盟于齊

曹伯班卒（公羊班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誤文）

按上年閏月惠王已崩襄王慮大叔帶（襄王弟惠后子）之難（惠后欲廢王立帶故前有首止之會）畏不立故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因爲此盟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例王人內臣之微者然亦王國通稱二十九年翟泉之會以王子虎爲王人是也王人亦皆可與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雞澤是也惟王世子不與耳（見前盟首止傳）乞盟請服也乞盟在盟後則洮盟不入矣或別作他盟未可定耳

夏狄伐晉

晉伐狄敗于采桑故狄報伐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禘所自出之禘非吉禘也禮緯稱五年一禘而杜云三年大祭之名皆無定據若此夫人則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以哀姜旣薨則殯廟祔姑禮所當有而至是始致主者以未行吉禘之禮故逡巡焉但傳又以爲非禮則以哀姜見殺禮有不薨于寢則不致之例姜在所不致者故非禮也公羊謂致非致主此當是朝廟之禮以夫人初至而合薦于廟者僖本娶楚女爲嫡齊女爲媵乃齊先致女而脅僖公以朝廟是以妾爲妻故謂非禮此不知何據云然然朝廟謁至當另有期安得藉大禘之時雜行其禮此爲不合若穀梁謂以妾爲妻是僖公之母成風致主宗廟則不合全經不記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小君成風之文謂夫人之卒葬之已是大謬而胡氏又從穀梁註劉向范甯之說以爲成風未死僖公于祭廟之時立爲夫人夫子無立母之義僖旣爲君則母以子貴在成風自爲夫人何必再立況世無先君死後立夫人者又況立后自有典禮升食非篡立之地出王非錫命之主宗祝祼獻不能司濯禴祭盥拜賜登降之用而欲使秉鬯之子無端立母則直是獨犬狂吠而以說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魯宜用禘乎前已歷言之胡氏必引孔子郊禘非禮一歎以爲僭越夫僭越謂羣公用之耳非周公亦僭越也且禮記所引語俱未實也雜記謂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自獻子爲之則此所書禘正是七月斯時獻子未生也周之七月爲夏之五月故曰日至是以明堂位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然則大禘與時禘原是夏月禮記之不足憑如此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惠王實以前年閏月崩至是來告說見前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三月御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于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孔其名也宋公稱子者是時宋桓公卒襄公立而以桓未葬故襄公稱子亦禮例

也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禮二王之後[illegible]此以尊齊故賜之[illegible]）天

子有事于文武（周七廟外別有文武廟專祭故事稱文武若七廟則焉得稱文武乎）

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以王命止之對曰

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惟許嫁故得書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宰孔先歸故諸侯自爲盟盟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傳里克殺奚齊于喪次（奚齊晉驪姬子驪姬譖殺太子申生事見前里克晉大夫見十年傳）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獻公未葬故稱子）是時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以

告不及稱故不書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滅溫溫子奔衞

溫子即蘓子司寇蘓公之後也以國于溫故又稱

溫子溫子叛王而居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

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里克殺奚齊（見前）荀息復立卓子（驪姬娣所生者）克又殺卓

子于朝荀息死之其稱君稱弒者以先君既葬也

（獻公已葬）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書法而胡氏謂

里克殺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也里克弒其君以

里克君之也夫猶是弒君猶是殺國君之子而一

則不子責受殺者一則君之責殺者里克已矣二

子被殺有何賢否而一受責一不受責乎

及其大夫荀息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

年及其大夫仇牧書例並同

按晉語晉將廢太子而立奚齊大夫里克丕鄭荀

息相見里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

立臣從（言君立奚齊則從之）何貳之有丕鄭曰不然從其義

不阿其惑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

亦不阿惑（傳稱中立乃免）乃別則是太子之殺荀息成之

向使三子者皆從義而不阿惑獻雖有言誰敢承

命乃曰臣從是從之者也是即孟子之所謂容悅

君逢君者也即丕鄭之所謂阿惑也然且里克發

難復告荀息息曰吾與先君言之矣則是太子[illegible]

殺息與先君共謀者乃猶曰不食言夫尾生何嘗食言乎然而殉難矣殉又何譏故先仲氏曰及其大夫及者比也連累也雖不美然無刺焉若里克者則在太子伐東山時極力諫公曰冢子奉冢祀君行則守有守則從今君居太子行非古制也且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事也公不聽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矣克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亟稱之謂善處父子之間而惜其中立之見膠結于中遂以觀望始以僨敗終然且太子臨

廢時姬曰吾難里克假使如克者衆則新城之變未必即成故春秋于晉殺里克有怨詞焉然而荀息殉難里克死辜迴乎不同嗟乎死生之際可不慎與若公穀謂里克爲太子之傳荀息爲奚卓之傳則全然無據而胡氏又遵之夫太子將殺時先殺其傳一如漢代殺諸王之傳而其時所殺者杜原欵也太子傳已殺今公然以克當之不亦異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于翟舅犯使重耳辭之呂甥郤稱者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以求入夷吾乃遣人告賂于秦秦使公子縶弔二公子覘其賢否重耳受弔曰亡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拜而哭退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乃欲納重耳公子縶不可謂當置不仁以亂其國因與齊隰朋帥師納晉惠公惠公慮克鄭之爲重耳也乃召克曰微子吾及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曰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明年殺丕鄭

晉殺其大夫與前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後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書例並同（春秋討賊則有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一例與此全異且後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鄭不與里克同弒君而與之同詞則例可見耳）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羊雪作雹）

此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稿

（文煇克有 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十五 僖公十一年至二十年）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夷吾殺里克時會丕鄭使泰乞緩泰賂鄭乃告泰伯謂賂之不入由呂甥郤稱冀芮實主之君以重幣召三子臣由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及還聞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謂不及克黨也丕鄭入遂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等（皆克黨）丕豹奔泰（豹鄭之子）

是年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受王命圭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也後不見經其在齊桓弟與女俱不可考杜云婦人見兄弟不踰閾洗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三十八年齊桓尚安有女弟乎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此旱雩也杜氏云過時非是說見前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伐黃滅之嗟乎伯主安在哉故前年書伐此年書滅總見諸國之不能救焉若穀梁胡氏謂貫之盟管仲慮江黃近楚而遠齊儻伐不能救則此盟反為厲也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黃桓果不能救君子於是乎閔之則考齊世家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為僖十五年此時仲未死也且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戎伐周因討子帶而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不受乃受下卿禮而還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傳而鹵莽如是可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云會鹹以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戍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者送戍卒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杞爲淮夷所病將遷于是邑而齊合諸侯以城之其不言城杞者以杞是時未遷也其不序諸國者以史于諸國人氏偶未詳也故傳云不書其人有闕謂是闕文即釋例所云春秋以文史官多闕者而杜氏以有闕爲工築未畢誤矣若齊桓救患恤災遷城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褒城楚丘城緣陵是貶則事同義異在夫子無是褒貶且胡氏義例謂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邢未滅也書城楚丘而不書城衛衛已滅也今淮夷病杞杞並未滅也乃書城緣陵而不書城杞於例謂何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公穀作繒後倣此）

據傳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絕鄫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爲防邑之遇（防魯邑）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鄫故此書季姬截去鄫字如未嫁者以明與鄫絕也後年書季姬歸鄫如始嫁者以明重合鄫也此傳與註俱明了者即穀梁謂遇者同謀也公羊謂使來朝者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亦但言夫婦謀合私請歸已之意並未言魯女淫佚通乎鄫子如宋儒所言淫奔者自何休邪陋誤作媒守輒謂魯女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聘已夫鳥獸之行莫過文姜然亦情理有之其將會齊襄時必先使桓公與襄先會于濼而後以寧母之說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身適防他國人君無事來魯可以通情愫講媾合者故范甯註穀梁亦云休言誣妄事所不然而胡氏復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夫衛宣晉獻已踰嫪毐然亦必不使子女獻身躋于娼戶魯僖頗自好何至如此見春秋謹嚴夫子于書法最爲不苟二百四

十年祇書七遇而季姬已處其一所謂遇者盟會之別名也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故古有遇禮器幣晉接殺于盟而覲于會其來有時其見有地其行事有相非如田豕草蠅可狎媟也且事在顯著未必非僖公陰主之故夫子特鄭重其禮者之曰遇此其例與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同何劭公名教罪人甘心倚門胡君何人亦喜道淫佚如此據胡氏云春秋內女適人則係諸國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則祇書字子叔姬是也今季姬書字

而不係諸國明是未嫁則又杜撰立例矣春秋文二年子叔姬卒是既嫁而出歸于魯者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不惟既嫁且國母也徒以商人弑君舍無禮于姬史官遂截去齊字祇稱叔姬又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皆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是一例乃謂子叔姬未嫁可怪已極且禮云女子許嫁笄而稱字前九年書伯姬卒是也今胡氏謂季姬擇配是未許嫁矣未許嫁則笄季姬之字亦無有而尚曰書字不書字非尊纍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名崩者陷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肹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即徐戎在淮泗之間與齊魯近雅詩所稱徐方者楚得越國而伐之其無東方諸侯甚矣故齊魯

必救之下皆記齊魯救徐之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左傳穀梁皆以遂次于匡別作一節）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會牡丘爲救徐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其但稱諸侯大夫不列國名者亦牡丘會也次匡者以君不親將故次匡以待之無取例匡衞地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公羊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以中絕故特書歸鄫如始嫁文說見前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每月盡日之名杜氏以長歷推之己卯晦是九月三十日公穀以晝宴為晦非也震者霹歷也夷伯據傳作展氏之祖夷謚而伯字者古謚連字稱如共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卽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無駭賜族展氏又柳下惠名展禽皆是不知夷伯是何名何公之大夫耳若展氏有廟則係宗子之廟大宗繼所出則其所立廟卽先君也惟小宗繼禰則諸族各立父廟為小宗繼禰之廟此卽展氏小宗廟也昭十二年傳有游氏之廟註謂是鄭大夫子太叔祖廟正與此同穀梁胡氏皆以夷伯有廟為過制何疎陋耶

冬宋人伐曹（左傳連下作一節）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穀梁云夷狄相敗以徐亦戎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許賂秦重地而皆不與前十三年晉饑秦輸之粟及十四年秦饑而晉侯閉糴故秦伯謀伐晉卜之吉時晉將禦之先卜車右得慶鄭以鄭言不孫不從且欲乘鄭國所獻馬（名小駟）而慶鄭沮之又不聽及戰韓原晉侯馬旋濘中呼慶鄭來援時梁由靡韓簡號射輩已逆秦伯車將止伯而慶鄭不自來救反呼梁由靡救公遂擊舍秦伯而救晉侯兩俱不及秦遂獲晉侯以歸晉大夫皆被髮壞形毀服從之秦穆姬者申生姊也率太子罃公子弘（左傳作太子罃弘劉向列女傳作公子弘今從向者以文十年秦伯罃卒單名罃也）與女簡璧登臺履薪而請罪且使以喪經迎秦伯示已必死伯乃還晉侯而質其太子圉于秦晉人作爰田（爰易也易公田之粟以賞衆）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周制卿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以料兵今使州長治之以人少則祭易耩也）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復饑秦復餼之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是役秦為政而書晉及者以晉侯不德自有以召之也此文例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且連下文作一節）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隕爲石也其不言星者以所見祇隕後之石不見所隕時也五者石數也鷁水鳥名即鶃也凡鳥無倒飛者退飛倒飛也倒飛過宋都則亦遠矣六者鷁數也是月者此月以不詳何日故云公穀前說以己卯晦爲晝實遂曲護己說謂是月必是晦日春秋書朔不書晦則己卯晦非書晦耶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卒有氏不氏並無義例說見隱八年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魯女則有葬有不葬皆以大夫會葬爲文皆無義例此與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成八年杞叔姬卒皆不書葬並同

秋七月甲午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曰會淮者謀鄫（鄫爲淮夷所病）且東略也時諸侯城鄫以役病不果而還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也齊人爲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遂止公蓋項本小國近淮公襲滅之故齊執公焉凡列國取滅皆書國于上其不書者即是本國此與成六年取鄟昭四年取鄫例同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請歸公也姜不知何公女前十一年公與夫人會齊侯此復爲公故請會魯地則姜必桓女矣說見前會齊侯傳卞魯地

九月公至自會

此告至也公滅項見執猶有他事而仍書至會者以告出在會淮也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卞皆連事見意故三事三書各無義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所謂文也蓋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告至書自會皆諱國惡而簡策既分則策書所載備並無有（簡者經也策即傳也）向使無會卞一事則經意盡晦矣故經書滅項知是魯事何也以不書國滅也乃無故而夫人忽會卞則于是較策而知執公焉但夫人會卞安知非文姜會

襄自爲出入且其書法又與文姜會禚無異安知爲公請而爲公急難乃接書曰公至自會則于是又較策而知爲公請焉蓋公爲會淮而出與桓共事未有公未歸而桓可赴公夫人之請至魯地者且夫人會卞與公無與亦未有夫人不請公而公得旋踵歸魯若冥合者此皆夫子書法一本造化單事連事但直書而義無不見並非月日名氏一字增損便可妄稱文例也若經文是簡傳文是策各有名義詳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據傳齊桓以十月乙亥卒此書十二月者以內亂故越六十日始得來赴告魯也（史記六十七日始棺歛尸蟲出于戶傳作辛巳殯正六十七日）初桓娶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如夫人六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即長衛姬）因寺人貂（即豎貂）以薦羞于公（易牙善調羞食）乞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然未定也及桓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即武孟）孝公奔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邾公羊作邾婁）

宋襄以齊桓在時曾與管仲屬孝公定爲太子至是宋襄假信合諸侯以納孝公宜也五公子長幼傳無明文胡氏謂桓公君臣以私愛定長幼無據

夏師救齊（單言師者魯師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初宋與諸侯納孝公齊人即已殺無虧應之此時諸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反獨與齊戰必得取勝是明借此隳桓業與伯功也後孝公伐宋實本諸此

狄救齊

魯之救齊以昭公夫人本魯女也狄何屬乎此必四公子之徒有召狄援者如周宜臼召犬戎類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與衛皆受狄伐者今邢反合狄伐衛則必邢與狄平而衛不與平故見伐然邢則甚矣毋怪乎邢之後爲衛所滅也若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恤故衛稍安枕今桓死而伐又至矣穀梁不度時不識事務謂狄之伐衛所以救齊夫狄何

愛于齊而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吸之然且謂狄不稱人其稱人者所以進狄善其伐衛以救齊也夫狄亦有長衆稱狄者狄君也其稱人卽狄衆也中國夷狄雖殊而書例則一胡氏宗穀梁必謂其稱人者以進狄故其進狄者以善伐衛故其善伐衛者以善其救齊故夫果善救齊則當五月救齊時正當善之時也正進人以善之之本事也乃經曰狄救齊未嘗人也救齊未嘗人而謂伐衛之稱人以救齊故通乎不通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事也滕子者滕君嬰齊其名也宋襄不知何事而執滕子滕子亦不知在何所爲宋所執此皆無傳可考者但宋公稱人滕子稱名似乎有例而實無例者謂去爵稱人貶在宋襄則春秋書執其稱人者二十有五稱侯者祗兩晉侯執曹伯耳一曹伯負芻弑君自立其執而稱侯宜也曹宣公無罪晉文以權譎執之而晉復稱侯何與且襄廿六年晉人執甯喜喜亦弑君賊而執之者又稱人何也若左氏謂歸罪于民故稱人則未有宋民而以執他國之君者齊人執轅濤塗齊桓在楚不銜推諉國人也至謂見執稱名必是深貶則負芻弑君且猶不名嬰齊何貶乎大抵執人一事君臣共之可稱君亦可稱臣與晉侯殺申生專殺在君衛人殺州吁公殺在民分例不同故邾人執鄫子係宋襄使邾人執之而亦稱邾人則邾君且無與何况邾民此尤稱爵稱民之必無義者况名與不名全非書例若胡氏謂稱人是滕子罪稱名亦是滕子罪則不惟宋稱滕稱兩稱俱亂吾不知滕子何人其所犯何事乃罪不勝誅如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公羊作邾婁後同）

齊桓在時宋公曹伯並隨桓盟伐未有間也前十五年宋不知何故忽然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共事雖曹爲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負焉故宋爲此盟親赴曹國（曹南者范氏云曹之南鄙是也）思藉此飾惡而曹伯芥帶不親來赴使大夫涖盟則宋襄此會爲無色矣此圖曹之役所由來也第宋襄不德遠邇齊桓曹南之會諸侯罕至乃東西遷怒至用鄫子司馬子魚（宋襄庶兄目夷）所謂己德有闕而思以責人禍豈遠乎

鄫子會盟于邾

乙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會曹時諸侯不至乃以鄫近召鄫子而鄫又不卽至及至而宋公行矣乃追之至邾雖不盟然因盟而來一若巳盟于邾者然故旣書盟又書會且不書同會一人則人必推求而自得之以爲鄫本爲會來又爲盟來並無罪也宋公乃皆睢暴[illegible]使邾人執之巳爲無禮况用之乎宋襄自此不[illegible]終矣用之有二義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謂取鼻血釁祭禮器以畜禮厚之若左氏載司馬子魚之言謂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如祭馬祖不用馬類）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用人誰能饗之則直謂殺其人以當犧牲無道至此但經書邾人不書宋公者非諱宋惡以前後一事經文連書則上承下接書例如此此如齊桓旣救邢則下文遷邢更不書齊侯齊桓旣伐鄭則下文救許更不書齊侯例同

秋宋人圍曹（左傳合下作一節）

以曹南之會君不親至故也

衛人伐邢

傳曰報菟圃之役也前年邢伐衛圍衛菟圃故云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

此謀宋也宋公曹南一會諸國皆至然且東執西討大肆不道以重失諸侯之心故諸國盟齊專爲謀宋其及楚人者亦正爲後年楚子執宋公張本此合証之經而皦然者若左氏謂陳穆公修齊桓之好故盟齊則會無齊人衹列國大夫一盟其地何足修好左氏能傳經不能解經此又一証也若序國先後並非書例說巳見前

梁亡

據傳梁伯好役民以築城邑城衆民寡名曰新里前一年秦遂取新里遷民實之至是國相驚恐陰塹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是梁之亡民實亡之與秦何與故經書梁亡以垂戒爲此與莊十四年書郭亡例同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南門魯城南門也南門本故有而今復修之則曰新所修有舊制而今又稍變之則曰作但城郭橋道有關啓閉不時可作而傳曰書不時者以修飾

美大不關綏懸則必待土功之月然後可作今經書春則已在冬十月後且不書正月則并在春十一月後非土功時矣杜氏云南門本名稷門後以增大之故改名高門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名）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魯子曰有西宮知諸侯有三宮也何氏註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此不知所據然說較近理若穀梁謂西宮是禰宮即閔公之廟則正義謂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禰即西廟則曾禰皆西列何得獨以一禰當之若謂西新轉音西可通新則前文新作南門可云西作南門乎

鄭人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伐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此狄謀爲邢伐衛而齊參盟以助之以前年狄救齊抗納爲齊孝所畏故也然衛之爲邢病則甚矣

冬楚人伐隨（隨合與國叛楚故伐之）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續）較

春秋毛氏傳十六（僖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衞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前諸國盟齊特要楚人所以謀宋故宋盟鹿上專求解于齊楚兩大使宋得仍主盟會傳曰宋人爲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不虞楚之僞許之也此盟鹿上與後會在盂俱是宋地盂會諸侯全恃鹿上乃盟甫踰時而楚反假盂之會直執宋公以伐宋要盟夷狄其足信乎

夏大旱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於時方下種雖不雨不傷不稼然三月無雨則亦愆陽矣故書之但是年不饑則終是春旱於禾稼無與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左公穀皆以執宋公下別作一節）

諸侯會宋地（盂宋地）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襄

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道執殺國君因以此報之雖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共爲政故鹿上要盟不足解釋以盟齊之役先有以結之故也胡氏不是世事尚謂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夫五國之君並王之而又救之乎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許曹新會而曹又屢被宋伐必不肯救宋者第楚會中國始于盟齊刼盟竊伐實始此會此則諸侯之罪書其事而義自見耳執宋公不言楚子非分惡諸侯亦非不予夷狄承上連文書例如此此與前十九年邾執鄫子不書宋公正同（詳見前傳）

冬公伐邾（公羊作邾婁）

邾爲宋用鄫子鄫子魯婿也故公特伐之雖是時邾滅須句傳謂爲須句伐邾則伐邾取須句在三十二年此非其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釋與盟齊而不與鹿上與孟之盟不直宋也然楚以盟齊之故使來獻捷其不言獻宋捷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興年則承上連文亦書例也說見前執宋公傳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杜氏云諸侯旣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其稱公會者書例然也（見前）諸侯卽上會孟之諸侯也然執不言釋此獨言釋者亦以公與會得載其事故書之並無義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邾婁已後並同）

據傳須句顓頊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且又與僖母成風同姓成風爲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

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其知返者以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文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爲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之返此則因經以見之者也若取之爲義則推于我曰予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而胡氏又以書取爲擅大取而有之尚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乃伐鄭以報孟之役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僖公兩伐邾并取須句故邾乘不備而來報之時臧文仲力諫當設禦不聽因敗績邾人獲公冑懸于邾城之魚門其無禮如此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待于泓當楚人未渡泓時宋師已成列司馬子魚請擊之不聽及渡泓楚師未成列司馬又請擊不聽且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遂大敗此興師自楚而書宋及者楚雖爲救鄭而來而宋襄以盂盟見執本思雪恥故知其將來而先興兵以俟之大司馬諫襄曰天棄商久矣君將興兵不可是也是宋實興兵先阻先列宋爲主而楚就之經書宋及本實事非義例也若宋稱公楚稱人者楚子雖在軍而帥師有人君不親將則不書說見隱元年傳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

齊孝公爲宋襄所納而背南之盟齊並不與反與諸國謀宋盟于齊地今又專行討伐且親將之實怨乎鹿之敗齊志在爭伯非爲納君也春秋假借仁信終必敗露見襄又行詐之尤者乃蹶不旋踵彼車我徒皆轢蹶及之欺世之事可爲乎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春秋有焉不通者于書伐書圍妄指義例春秋書伐二百餘書圍四十四而欲于此二字決是否安能辨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不書名史闕之也與隱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同若杞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今又稱子范氏云爲時王所黜理或有之說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傳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滑本姬姓小國而附于鄭者前二十年以滑貳于衞鄭伐之滑已聽命矣及鄭師還而又即于衞故鄭再討之周襄王不知何故使伯服游孫伯爲衞請滑鄭伯不從則亦已矣乃又執王之二臣則盛怒已甚王怒而伐之宜也乃使頹叔桃子出狄兵

以伐鄭取櫟則用夷制夏借戎寇以亂天討無道至矣宜其不踰時而召戎禍也此不及王討一字一若狄之自來伐者雖爲王諱然亦曰此非王所爲狄爲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初襄王爲世子時母后早死其後母曰惠后（惠王之后）生叔帶而欲立之未及而卒（後母死）及襄王即位叔帶乃通狄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帶帶已奔齊前二十二年用富辰之言而召歸之（以親親故也）至是王出狄師以伐鄭取櫟遂德狄人取狄女隗氏爲后而叔帶與隗氏通因廢后頹叔桃子乃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殺譚伯獲周公原伯毛伯富辰富辰死之王出奔鄭居于氾是名冦殺人而適以自殺誘夷用儺姦宮禍國百不一當此固直書之而義自見者但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是也若傳曰天子無出謂天

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卽貶之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夫子書法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言出故同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出與入同入之有出猶出之有入也春秋于襄王之奔但書出而入自見曰天王出居于鄭于王猛敬王之奔則但書入而出亦自見曰王猛入于王城曰天王入于成周此眞夫子之春秋也胡氏解春秋但知有公穀而全不知有夫子如此經曰貶而書出夫襄固有罪當貶書出王猛與敬王何罪而乃貶而書入乎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據傳惠公之死在二十三年越二年而始見于此以赴之晚也是時公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乃名晉大夫之從重耳者以狐偃不至殺其父狐突先是重耳出亡過狄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而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

賄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至是及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乃納公子于晉懷公奔高梁殺之以不告故不書是時襄王亦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命（註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邢衛皆姬姓國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齊桓公皆城之則邢衛二國本宜協力距狄互相拯援而前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衛莬圃

及狄退而邢獨留師不去則邢惡過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莬圃之役並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則邢實爲主而狄反爲客然且前年之秋甯盟狄而去年之春狄卽侵衛則鋒起肘腋狡獪莫測于是衛文用間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爲內應而後一舉而滅之是雖滅同姓然敵國偪處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傳遂有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曰失地名滅同姓名定之爲春秋之例夫失地無書名者

曲禮鄭註引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爲據夫獻舞卽蔡哀侯也哀侯以被執書名未嘗失地經凡被執必書名如許男斯沈子嘉類不一而是已見前傳實則哀侯之執至楚卽還寸土不失觀後三年卽與齊桓爲北杏之會顯然在經可驗也若失地之君春秋多有紀侯去國譚子奔莒並不書名至于滅同姓則在楚所滅雖不可考然二十六年經書楚子滅夔註云同姓或以爲待夷狄之禮故不名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則夏陽虢也虞虢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

而虞與晉皆不名何也若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貪璧以易鄰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群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予向謂書名書爵並無史例況偶然一見尤不可據且經有闕文又有美文先仲氏曰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美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則由下之衛侯燬而美之者也此確論也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女而嫁于宋大夫蕩氏爲妻者也今爲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寧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逆婦則其非禮可知也周禮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此來逆婦不知何人女并不知誰主而胡氏謂譏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大不可解蕩者宋桓公子蕩之後

宋殺其大夫

大夫無名闕文此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闕文例同公羊謂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謂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故不敢臣婦父也）則其時武穆桓莊之族甚夥必非內娶三世便無廢氏且未聞君不臣婦父者周武王未嘗不臣齊尚父也若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則桓二年宋督殺大夫孔父顯見乎經而敢爲是說妄矣春秋有闕文又有美文此即闕文之一耳

是年晉文勸王以左師迎王入于王城右師取大叔于溫殺之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文復請隧弗許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小國名杜氏謂頓君迫于陳而出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君于頓然則楚之圍陳爲頓故也與前二年楚人伐陳别是一事

葬衞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盟莒于密此後桓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爲婦始相和好至閔元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季友賂莒得慶父而莒復以師責賂故僖元年季友師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至是衞文欲修好于魯因之丕莒而衞文又死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衞侯于旣葬之後變例稱子承父志也然則莒慶即莒大夫之娶莊女者洮向二盟莒慶未必無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子乃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是全忘君女之得嫁大夫其于春秋前經瞢然不識而欲以傳春秋可乎洮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是也惟僖八年洮之會杜氏范氏俱注作曹地非是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此尋洮之盟也洮盟衞君爲政而莒大夫涖之此盟則莒君爲政而衞大夫涖之舊註向小國之近莒者隱二年莒人入向是也公穀謂入者得而不居今盟莒于向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公然莒地矣甯速衞大夫莊子即甯武子父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巂弗左傳作不）

齊魯自長勺乘丘諸戰後相安至今此何以突見侵伐胥以經考之齊桓卒時宋師納孝公而魯會與師以距之以孝公之弟公子潘其後繼孝公爲賂公者本娶魯女爲妻故魯爭立之前十八年經書師救齊者是也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追逐之酅者齊地蓋逐之出境也諸傳不顧經因不識見侵之由弟于書人書師嘵嘵置辨夫齊人者齊大夫也齊師者齊大夫所帥之師總稱也此見予閔元年傳條例甚明自陋者創爲人寡稱人人衆稱師之說則此旣稱人又稱師多寡雜出爲不可通于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以我能追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旣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然不知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並無義例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反以多邀之耶何悖誕至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是時齊侯親至境臧文仲曰事急矣乃使展喜乞展禽（即柳下惠）爲詞以犒齊師齊侯始去其稱人者以帥師有人齊侯不親將也說見前

衞人伐齊

齊衞無惡專以洮向之盟爲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故也胡氏不讀春秋謂衞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而公兩盟之是黨衞也故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是旣不解魯齊之惡又不識齊衞之怨茫然立言夫衞未嘗伐齊喪也前十七年齊桓卒十八年宋人曹伯衞人邾人伐齊此非伐喪也齊桓之卒五公子爭立而宋襄遵齊桓舊約合曹衞以納孝公此一伐齊正所謂定齊難正齊位孝公所宜感德不暇者特甗之敗齊則諸國師退而宋必取勝故齊衂宋則有之然于曹衞並無與耳且齊果怨衞則直宜伐衞今經書衞伐齊是衞黨魯非魯

黨衛也衛怨齊非齊怨衛也且衛以黨魯而後伐齊非齊爲黨衛而然後伐魯也事有始末時有前後經文具在何可使顛倒謬亂至于如此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即東門襄仲也强隣薦偪乞師距之亦屬桓事特乞楚則摟伐無已矣此直書而義自見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隗）

夔熊摯之後楚同姓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據傳晉文過宋宋襄贈馬二十乘宋遂謂有德于晉背楚即晉楚乃使子玉伐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取者楚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本公爵而稱子爲時王所黜也傳謂杞桓公用夷禮故稱子謬矣前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此杞成公也成公爲莊公之壻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是也今此杞子則成公之子桓公亦是魯壻後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爲子桓公求婦是也但此時桓公尚幼覲前五年伯姬來朝其子以桓幼不能朝故母攜持之以朝後三十一年始爲求婦則少君初立朝且不能豈有遽行夷禮之理况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後此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則桓公也是成公則始稱伯卒乃稱子先不行夷禮而後行夷禮桓公則此稱子後復稱伯先行夷禮而後又不行夷禮天下無父子對偶兩適相左如此經者夫魯侯無黜陟時君之權春秋亦無用夷禮貶爵之例故范甯曰杞子卒杞子來朝則時王所黜故父貶爵而子仍承之此杞子來朝後杞伯來朝則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復進之此明可據者傳不顧經徒以春甫來朝秋即伐杞而策書不載其事遂造爲惡用夷禮之說不知此本有他故而史未明識春秋多有之如桓二年秋杞侯來朝九月即入杞此並不用夷禮也其稱杞侯並未嘗以夷禮貶也然而秋來朝而秋即伐之與此之春來朝而秋即伐其事正同蓋必有他故而史闕之矣乃彼曰惡其無禮此曰惡其用夷禮夫旣來朝則雖甚無禮然猶愈于不來朝者甫來朝

而遽加兵焉一不來朝何以處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杜註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見前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前年楚自伐宋此則合諸國伐之總以其貳于晉也時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以子玉爲將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與諸國皆在宋而我往會之與楚好也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校

春秋毛氏傳（十七僖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止）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當楚子以諸侯之師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覇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作二軍今始復大國之禮）侵曹伐衞蓋一以救齊宋一則向出亡時曹衞不禮修夙怨也是時晉侯親在軍與齊侯盟于衞地衞成公請盟不許衞人出衞君以說晉其書晉侯以文公親帥師也兩書晉侯者侵曹伐衞本兩事而曹與衞又兩告則雖同時而與書無他義焉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公子者尊之公子買其名也（左傳作叢公羊作啟皆不可考）據傳晉侯伐衞我以楚好故當爲楚救衞故遣買戍之無如楚來救而不能克也于是公畏晉乃故殺買以媚晉曰買自戍衞已殺之矣然又懼楚之覺之

也因告楚曰殺買者以不終戍也其首服其罪誣詐無禮之狀可謂至極然按之經文則似有未合者經先書晉侯伐衛隨書公子買戍衛然後書楚人救衛是買之戍衛在楚救前斯時楚師尚未至而衛人已出其君而居于襄牛曰楚救不克何也且魯之戍衛非爲楚也吾嘗以經考之衛成以初喪而爲我平莒兩會洮向旋以齊侵我而爲我伐齊即非楚好誰得不有以報之此原不必解免于楚况楚未來告救衛（據杜氏謂楚之告在戍衛後）且未嘗約我戍衛終戍與否何用解免縱欲解免則晉先來告而我亦曾先解之乃書于冊者獨不書告晉之詞而單書告楚者聞于國則可耻聞于諸侯則可駭向使聞于晉與楚則晉怨不解而楚亦未必以爲德是一舉數失雖在愚者猶不爲而謂夫子爲之乎且簡書諱國春秋恒例果有此事何難直書曰刺公子買一如成十六年之書刺公子偃者此在列國殺大夫例原不必指實其罪况本權譎之詞而可明藏之簡書自彰其惡而且以開兩大之釁吾故曰左氏記事有因解經而反誤者此又一証也蓋不終戍者不成戍也不過晉軍不從君出奔

而偃悠無成公實憾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周禮有三刺之法一刺訊羣臣再刺訊羣吏三刺訊萬民一刺者訊也謂訊而殺之不枉濫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宋人者以曹伯與宋也左氏謂分曹田與宋人公羊謂使之聽斷其罪皆非也楚方圍宋晉欲借之以怒楚故執曹伯不以歸晉而以畀于宋言使宋拘收之晉文譎而不正于斯見焉若分曹田此必無之事說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前楚伐齊取穀）使子玉去宋（師圍宋之師）子玉不從晉乃先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報前楚子饗之之禮）子玉進戰陳楚之助楚師者先潰既而敗績城濮衛地名楚人救衛之師方至衛故戰在衛地此皆經文之可據者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不名史失之說見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子人九（大夫名）行成于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鄭地）乃獻楚俘于襄王王親至踐土（鄭地）勞晉師享醴命侑（既饗又助以束帛）且使尹氏王子虎命晉侯爲伯（方伯也）賜大輅戎輅之服彤弓矢各一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出乃作王宮于踐土且三入覲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于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即踐土王宮）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是時陳蔡亦背楚來盟此書蔡侯後即書陳侯如會是也衛叔武不成君故稱子其列國序次先後互異皆主會者爲之並無義例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于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于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若祗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初衛成公以元咺自立叔武殺咺子之從公者至是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而後入及入叔武方沐喜握髮而出公子歂犬爲前驅射殺之公不知也乃殺歂犬枕叔武之尸于股而哭之而元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去年杞桓公來朝公以他事遣伐之故此來解免伯姬者莊女杞桓公母也三傳皆不能解而杜曰歸寧夫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寧莊公也前五年杞伯姬來寧毋成風也此歸寧誰乎

公子遂如齊

此聘齊昭侯也昭侯本晉壻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二字）

據傳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時衛許尚未服故謀討之溫者周邑之新賜晉者實周地也序次見前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前此踐土之會襄王在行所晉侯三朝諸侯皆一朝而退然此猶鄭地也今大會于溫溫本周邑其去京師祇百里是儼然畿地而諸侯反不一朝不無闕然且晉所倚者秦也秦人入春秋以還初來與會晉侯思有以誇之特前此以獻俘故王來勞師今祇會諸侯王不必再臨其地若欲因會以入覲則朝王本諸侯事何足誇耀於衆不得已思周禮有冬狩之典趁此冬日名戒武事諸侯在所者自當執貢鼓以從借此會朝則一舉兩得此本借

尊王以報私怨夫子所謂譎也召者譎也古凡延請曰請召與呼召與今敬王冬狩同于延請故舊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狩是狩于河陽本晉文巳然之事而夫子特去召字所以尊王章而諱晉惡非謂晉召王來而夫子改之曰狩也史記不識春秋妄謂晉侯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夫襄王何嘗與晉侯會乎況河陽踐土並非一地踐土盟師在夏月河陽田狩在冬月又並非一時一事若舊說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恐驚天子故召之來則師次河陽諸侯入朝無可驚也謂諸國遠道令其致溫不便又令其致洛故須召王則溫洛相去何幾惜諸侯趾步而勞萬乘之紺駕世無是理若曰天子田狩當在畿內今以天王而獵晉地是狩非其地故特書地以明失禮則又不然夫河陽非他即溫也溫本周地十年狄滅溫前年王子帶出奔溫皆是也及晉文勤王而王始以陽樊溫原諸地賜之晉文然皆叛不肯服晉而晉皆舍之復歸于周如傳稱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乃昭十二年傳尚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傳又有周大夫樊齊則仍爲周地可知也且文元年晉襄朝

王于溫矣夫惟溫周地故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晉晉侯亦未嘗召王來晉乃曰朝于溫其謂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謂不親對理故衛侯使三大夫對理）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之官此士榮爲理之正故即加此名與輔坐別舊註士榮原官誤）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方伯正其罪以上于王也）寘于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謂以衣槖置食其中宣二年傳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槖以與之是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歸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前溫之會謀討衛許故會甫畢而先執衛君旋即圍許以許試于楚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有疾曹用豎侯獳之言賂晉筮史使筮疾時以還曹伯爲解遂復歸曹襄伯名史凡出奔歸國例當稱名此與桓十五年鄭公子忽復歸于鄭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例同胡氏謂伯賂筮

史故貶稱名夫文王囚羑里亦以賂免乃不貶受辛而貶文王可乎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夷無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言來而已此與襄十八年白狄來例同舊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介東夷國葛盧君名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公作狄會上公有公字）

此尋踐土盟且以謀伐鄭者謂晉楚戰城濮時鄭伯如楚致楚師本助楚者及楚敗歸晉而晉即與之盟衡雍又盟踐土其必盟踐土者正以踐土鄭地所爲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于諸會之後仍修楚好總是晉文出亡鄭文不禮故借此爲詞以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史凡王國之臣使于外皆稱王人並無貶例胡氏謂王人不宜與諸國盟故諸卿稱名會不書公一以示貶一以諱惡則前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雞澤皆王人也王

人未嘗不可盟盟亦何貶況史例卿大夫稱人凡盟會侵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則隨史文爲之亦無定例至于會無公字經文多有全非諱惡如謂公與諸大夫爲會故諱之則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齊桓衣裳之會其時所會皆國君也然反無公字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宋人曹人于澶淵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復來者以春時公在會未値也（此爲[illegible]人使[illegible]）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傳皆分及公子瑕另作一節）

晉侯使醫衍酖衞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用臧文仲之言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且喩晉侯曰君臣皆獄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不可乃歸衞侯衞侯乃使周歂周冶先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

夫咺固有罪然不俟返國不明正其罪而私殺之且及子瑕則君臣俱失之矣故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衞人以衞人皆得殺之也歂冶殺元咺不書歂冶而書衞則衞侯殺之矣華督殺孔父及君書弑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歂冶並殺咺與瑕而書咺及瑕則瑕爲咺累矣此與列國殺大夫同一書例而別有義者此文例也

衞侯鄭歸于衞

書名見前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興覇實秦之力今復來秦伯以伐鄭[illegible]軀晉然秦穆多雄心相形之際未免懷猜乃因鄭一言而中變焉此正秦晉交搆一關鍵也據傳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越國而以鄭爲鄙甚難何必亡鄭以益鄰國鄰厚則巳薄矣且晉頗背秦許秦以焦瑕之地而朝悔之見欲難厭足旣取鄭以爲東封焉一欲[illegible]大其西封舍秦焉取哉秦伯悅乃與鄭盟且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爲鄭戍守而去子犯欲擊秦晉侯不許乃罷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晉使從之伐鄭蘭不忍見圍鄭請勿

與晉使待命于東界至是鄭大夫請逆蘭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杜氏云秦伯晉侯俱在軍而微者帥師故稱人夫君不親將則大夫自將之此時舅犯亦在軍何必微者詭見前

介人侵蕭（介東國見前）

蕭地近宋然爲國爲邑舊皆誤注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定十一年宋公子自陳入蕭宋樂大心自曹入蕭則皆是宋邑不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傳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聘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西曹地之近魯者莊十八年追戎于濟西是也但經書取必此時乘曹之危以力取之此與襄十九年取邾田哀二年取鄒東田例同左氏誤解前經畀宋人爲畀物而此文忽取曹地則必前所畀者卽此地矣因有晉文解曹地以分諸侯之傳夫侵曹祗以救宋旣已侵其國執其君斯已甚矣世無復分其地以與諸侯之理且救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未與也是時魯方助楚而與楚盟之圍城之下及晉伐衛魯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戍衛晉何愛於魯而必畀以田若魯得濟西則曹地有幾其與伐諸侯必不能給且秦處西陲安能越東諸侯國而收此隙地凡伐國所得名曰歸俘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是也夫歸俘有二一俘人民一俘寶玉並無俘土田者卽有土田亦當稱歸俘不當稱取凡與我曰歸取彼曰取經例甚明按隱十年經書取郜取防左氏亦以爲鄭師取宋地而歸之我然我師原在軍且先與宋戰及宋敗而後取之故先書公敗宋師于菅而後直書之曰取言我取之也非歸俘也卽桓二年取郜鼎于宋亦我下宋難而取其寶卽彼賂我亦可書曰取而無他辭若人之與我則見于春秋並無不書歸而書取者乃公羊亦知難通又小變其說謂晉侯班曹所侵地以還諸侯而胡氏遂遵之曰復我故田而謂之取夫濟上小國有何侵地卽返侵地亦並書歸不書取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且此濟西田其爲取爲歸經皆有之此取濟西田則我取之曹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齊來乎我之難而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則齊取之我而今復還之我也然則取彼曰取取我亦曰取與我曰歸還我亦曰歸卽濟西本事有明著矣人欲傳春秋而不于春秋全經一通讀之可謂知春秋者乎吾故曰不以經解經而以傳解經則雖左氏尚有誤凡其他也（又晉伐曹在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始取田時亦不合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名郊但郊祭有二一是報反之祭天于丘之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郊是祈穀之祭與報反異故魯得用之而不爲僭若報反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六年傳啟蟄而郊孟春夏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夏初歷啟蟄正月中）皆寅月也今四月卜郊周之四月正夏之卯月以啟蟄中氣多在下月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係祈穀並未嘗僭而公羊乃以魯郊爲非禮夫不行報反之祭而祇用祈穀猶非禮乎魯用天子郊禘並無考據在春秋亦並不一見明堂位造爲成王賜魯之說有云魯君孟春（周正子月）乘大輅載弧韣祀帝于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祇卜牲耳若卜郊則盡在四月經文現在也胡氏解春秋不信聖經而援明堂位無據之說以駮夫子眞不可解先儒謂雜記無理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夏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曰可以或況言恒禮不必即指魯君然猶

考春秋並無夏至禘廟之說以爲其言妄誕決經書四月而傳必解爲孟春用天子之禮此何說也據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祈農事也而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后稷配本天子禮而魯得行之即謂之僭不知此特以祈穀祀后稷非配天也鄭玄誤解禘嚳謂禘即郊也以嚳配之而劉炫借以闢杜氏有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嚳配也遂以夏正之郊亦配天之祭不知周未嘗以帝嚳配郊此顯然與孝經配稷國語郊稷相反夫周正之郊配稷非配嚳夏正之郊祀稷非配天蓋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農必祀之此與長至之郊截然不同而謂魯不當祀稷是將使魯無社稷也若天本無二鄭玄謂有六天固非是但天一而隨時可名如四時無異天然亦有蒼天昊天旻天上天之稱故月令迎氣分祀五帝古伊訓篇亦有越茀祀方明之文方明即五帝也周禮盟會亦以壇壝祀五帝日月是諸侯不祀天因不敢斥言天而借稱五帝此不必緯書文耀鉤有是名也特其稱帝爲靈威仰赤熛怒五名則不可耳若舊註謂此郊是祭蒼帝是因方春祈穀之故與

鄭玄說周以木德王感德報本又不同

卜郊卜日也與卜牲不同郊用上辛雖報反之祭限在子月然仍不限之長至一日凡子月辛日皆可用其曰上者以上更吉也若祈穀之祭則自啟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者不得過春分也或謂月令元日祈穀似限朔日然元日與元辰對文元日謂卜天幹如甲乙丙丁類元辰謂卜地枝如子丑寅卯類則元日之元謂取上中下三幹而卜其上董仲舒所謂郊必以上辛者（辛者新也故二郊皆辛日）萬一不得則又卜其次故三卜在本月四卜則必在後月以此月中氣有遲至後月者謂之下限若五卜則過矣然則卜日之數十日一卜而穀梁泥于上辛謂一月一卜必得其上則四月四卜其爲時爲候不知凡幾而尚謂冬至報天啟蟄祈穀何以解之

左氏謂牛卜日曰牲謂先期卜牲（按經文卜牲在子月卜日在寅月）牲雖得吉然卜日不吉則不得稱牲而但稱牛何則以不用也今不郊而稱牲卽爲非禮然觀成七年免牛定十五年改卜牛其稱牛者皆指卜牲不吉者言則不吉稱牛吉卽稱牲與左說不合若公穀謂全曰牲傷曰牛則成七年牛不傷而稱牛何也卜吉曰從尚書龜從筮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名謂望而祭之禮凡郊祭必望祭山川之神以郊尊不獨祭也然不郊則可已矣故曰猶言可已而不已也但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魯限以三則正是諸侯之禮但限域內並非僭越觀望則郊更可知也賈逵服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泰山一河一海一按古凡望祭無及星者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風雲皆祭于壇不必望祭望則專指山川尚書望于山川柴望秩于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內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玄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爲得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杜云自爲其子請昏）

杞伯姬者杞成公夫人也前二十七年伯姬子桓公初立來朝而我以他事伐之今伯姬爲桓公求婦且以修好故特親來此與桓二十五年伯姬歸

杞及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子叔姬卒諸經相爲承末胡氏全不顧經並不知此伯姬爲何人乃曰杞伯姬歟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夫此不書而誰書乎

秋閏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于穀作於舊本十二月下另作一節）

帝丘衞地卽毛詩頓丘帝頓聲之轉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此鄭文公也其不書葬者以文公初卒穆公始立而秦來伐喪故不會葬見後年傳

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

此因衞侵狄狄來請平而衞與之盟其不地者杜氏云就狄廬帳盟言狄來衞地之穹帳以卽在本國不必地也胡氏襲杜氏廬帳語又曰盟于狄非是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前三十年秦晉圍鄭蔣蔡反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而去今鄭文公死杞子竊告秦使之來伐曰我掌鄭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以之問蹇叔蹇叔不可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秦伯不聽名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以其子在軍哭送之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吾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并十二牛假鄭伯之命以犒師且使急告鄭鄭穆公新立乃覘秦戍三大夫館果束載厲兵秣馬矣因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遂舍鄭伐滑滑姬國入者入其國而不據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齊大夫國氏而歸父其名者前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齊此報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穀秦下有師字）

晉襄初立聞秦師入滑晉大夫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請邀擊之襄公乃墨縗經與姜戎敗秦師于殽（晉地）獲三帥舍之秦伯乃素服郊迎且悔不用蹇叔言作秦誓（今尚書篇名）晉襄親在軍而稱晉人以先軫帥師襄不親將也或曰秦不伐晉

晉襄何必墨縗經出軍如是其急此正三十年秦晉圍鄭之役深有以中晉君臣之隱也晉文于圍鄭之後並不興衆飲恨而卒今秦伯無故伐鄭滅滑一似借以窺晉者故先仲氏曰齊孝伐宋晉襄敗秦皆霸者之後繼世用心似未可以施德報怨恒理妄爲解說此善于論世之言

癸巳葬晉文公

秋伐齊

公伐邾取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公子遂帥師伐邾

前二十二年邾來伐戰于升陘故此報之前魯以不設備敗故此亦乘邾不備速伐之胡氏謂僖公念母故出師（二十二年邾滅須句僖母氏也公伐取還之）爲越禮違義夫念母報怨其于禮義不大遠也況鄫子魯婿而邾戕之公戰敗失冑而邾尚懸之國門其能忘乎第公既伐邾且取訾婁（邾地）則襄仲再伐似可以已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

晉人敗狄于箕

白狄伐晉晉敗之于箕（晉地）先軫死焉

冬十月公如齊（舊本此作一節）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齊昭公我婿立巳七年雖彼此聘問未親[illegible]三十年秋侵齊本年秋又侵齊故此以省難遂齊而還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據經莊公成公俱薨路寢傳以爲得正道因有以路寢爲正寢小寢爲安寢之說按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謂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則天子諸侯皆先路寢而後小寢燕寢似路寢爲正死必在是然嘗考路寢之制在王朝斧扆之外兩楹之間天子諸侯退朝

門而聽政治者故禮註曰此治事之所似未可以供燕息者故鄭玄亦云其尊者所不燕爲言其地尊嚴非所當燕處也則是薨于路寢者或偶薨于治事之所抑或屬纊之時遷于其處如殷人殯兩楹間其不及遷者則在小寢故小寢曰內寢路寢曰外寢其曰正者如後人稱正殿正堂之類非謂死于路寢爲正死于小寢燕寢即非正也況周禮盡亡所藉惟春秋一書而傳春秋者率順文立訓並無取証故左氏無解而註三傳者見經文有路寢小寢高寢（定公薨于高寢）三名遂曰諸侯三寢高寢第

一路寢次之小寢又次之是不惟與諸禮三寢大異而又以路寢爲次寢之名則所謂路寢正寢其說安在且高寢何寢乎（杜註高寢宮名）至喪大記又從諸寢名而附會之復有適寢下寢諸名然與春秋諸寢又究竟不合且其說皆似歛後遷尸而居于其所非屬纊地也凡此皆禮亡而不可考者則但曰路寢正寢小寢內寢而已若穀梁胡氏謂路寢正小寢非正即不然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公作實）

先仲氏曰生殺皆不時所以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稱貳楚未詳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晚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十八文公元年至六年）

文公（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謚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改元時自當在既葬之後然或冬盡遭喪遽當歲首則雖未及葬而已即有改元即位之事此文之即位所以在葬僖之前也胡氏不識典例謂新君即位必當告廟既告廟則必易服而離次未有初喪服始成而即可一易服可離次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行康王即位尚未成服其言甚辨殊不知改元即位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元（尚書孔註謂成湯十一月死太甲十二月改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祗一即位周有兩即位（遭喪一即位踰年兩即位說見前）毋論此時即位是逾年即位與遭喪不同而即以遭喪言從來喪中即位並不告廟商書祗見厥祖周書三宿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就殯宮而奠之謂之奠殯並無入廟饗告之禮胡氏誤讀尚書遽

據堯舜禪受上格文祖而不諱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先禱于廟及甫薨又復于廟（以衣呼復）至既殯之後則宗祝斂羣廟之主藏于太室以宗夾祭（天子十月而後祭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嘗是時殯室枋然主尚無有亦安得有廟之可告若謂太甲奠殯伊尹攝行則尚書明言嗣王見祖太甲儼在未有身親臨奠而可云攝者且商周異制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日作誥迥然不同故論語于百官總己曰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于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曰吾宗國莫之行滕先君亦莫之行（數語始明不然豈有三年喪並未行）者以爲從來周制無此事也至謂康王即位在成服前則尚書本文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即于當日迎康王入殯宅憂恤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日癸酉而後即位誥羣臣考之通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壬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夫然後即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至于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而然後釋去麻冕反服喪服而胡

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夫反者還也禮所謂既除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曾成服而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曰日食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王朝大夫據傳是內史官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雜記諸侯五月而葬今僖公以去年十一月薨至此已逾一月矣故傳以爲緩若杜氏謂是年三月閏并閏數之是七月始葬則葬與喪服無數閏者杜說非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此襄王也錫公命錫文公命也毛伯毛國伯爵以入爲卿士遂世爲王臣而食采于毛者凡諸侯新立王有錫命則錫嗣之命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既葬王亦有錫命則策誄之命也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詞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而此錫桓公命是錫追命與昭七年王使臣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例同此錫文公命是錫

命圭與僖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即圭）不敬例同公羊以錫命爲賜服此據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而誤者若胡氏據穀梁歷引詩序以一爲王無來錫之禮是烏知春秋本文自有典例不煩詩序乎

晉侯伐衛

衛成公屢爲晉執讐晉不朝且侵鄭焉（以鄭服晉也）晉襄在祥練之間使告諸侯以伐衛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于溫而轉使晉臣伐之圍戚（衛邑）取其地獲孫昭子而還（守戚者）其轉遣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謂喪聘誤）得臣者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前晉人伐衛衛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衛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盍報伐之乎衛以爲然遣孔達帥師伐晉報圍戚也左氏曰君子以爲古以爲庶見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時晉侯取戚而彊其田故往會之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于祲祥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作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沮之不可既又欲立庶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縊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或以罪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遣孟明伐晉戰于彭衙更爲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謂之）但彭衙不知何地公穀註秦地而杜氏亦云馮翊郃陽有彭衙城如此則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反稱晉侯及秦者以晉襄有意何敵身親帥師雖名爲客應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

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言因祔作主非祔後始作主也）而考諸禮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祔又在卒哭之後大抵諸侯之禮五月而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葬日即虞而諸侯有七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七虞之明日然後卒哭（雜記天子九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此戰國言禮與周制不合）卒哭之明日然後以主祔廟（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是作主在五月之後祔廟之前率以卒哭為度（卒哭曰當主成）今僖薨在三十三年十二月而文元年四月始葬則逾一月至二年二月始作主則又逾十月故傳曰緩曰不時此實錄也何休公羊註不檢經文謂逾十九月既已誤矣又公羊謂喪有二主一是虞主一是練主（謂練時別作主）一則遍考諸禮文並無其事且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國語晉文設桑主在獻公久喪之後進非虞時即論語問主以松以栗則栗固有之然未聞期練時可易主也若穀梁依附公羊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于練壞廟易檐亦于練謂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而易其檐皆當在練祭之候則又全不知周制者周制君薨即斂羣廟之主而藏于

太室以五月不舉祭也至祔之前一日則以新主將祔廟而先迎羣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祔然祔主之禮苐迎新主于祖主之旁而祖孫並祭之（禮所云孫從祖）祭畢即迎主還寢而羣廟羣主則仍安舊廟以便行祭左氏所謂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者至禘後喪畢大然後遷主入祧而禘新主于廟焉是練祭之時羣主正在廟並非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此中而可易其檐毀其屋者公羊道聽不曉祔廟之非吉禘故吉禘莊公不解何祭而此又疑卒哭而祔不無太急因創為期練之祔（惟兩祔故造兩主）以為卒哭行祭先用喪主而期練即吉則始作吉主入祔而不知練祭非吉祭祔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吾故曰公穀言禮皆戰國儒說在與春秋多不合非虛語也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據傳晉人以公不朝（晉襄初立魯衛俱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是公親至晉而晉侯不出會但使大夫與公盟則辱甚矣故不書如晉并不書會于何地一似不知有晉并不知是盟之在晉

地者此文例也此所謂春秋諱辱之書法也若大夫與國君盟則禮例有之並無貶義其書及與成三年及孫良夫盟同書處父無氏與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

晉以衛不朝伐衛討衛故公如晉尚未還而晉復討衛以衛方抗晉未能下也前此晉侯彊衛田時公孫敖會征會晉侯于戚而衛之伐晉則陳共公勸成之故衛遣孔達帥師以圖報復而不虞衛之非晉敵也至是陳共公不安乃邀敖并諸侯求成于晉而晉使士穀受成因有是盟是時陳侯并執衛孔達以求說于晉以爲前此報伐實孔達爲之經不書者爲諸國諱也但公尚在晉敖不受公命而出似乎過專舊註謂命卿守國例得專行故經無貶文且于同惡相恤之義有并切焉若謂士穀能任事貴而見書則天下有君使之受成而可告不能者乎士穀士蔿之子垂隴鄭地名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云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而不書旱者以未爲不稼害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吉禘也（見閔二年傳）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慎謂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而祭之本謂之祫（公羊稱大祫）其又名禘者以諦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士虞禮稱禫月吉祭猶未配妣故必當踰此禫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禮記又謂吉事先近日謂禫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先卜上旬是明明于禘祭之後改月卜日（上旬必須月初）在二十七月之後今計僖薨至此祗二十二月其于再期之祥尚闕三月而遽行大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則又一失禮事而速記者據傳僖公是兄閔公是弟而閔先兄立其于四親廟中已在禰廟今僖將入祔而宗伯夏父弗忌欲依兄弟爲先後因易其昭穆令閔仍在穆而升僖公于昭廟謂之躋僖然而逆矣（孔子譏臧文仲縱逆祀）嘗考廟次與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敘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先後準之國語云工史書世世卽世次如曹爲文昭晉爲武穆是也又云宗祝書昭穆昭穆卽廟次如懿王姪而孝王叔則孝

之嗣懿姪昭叔穆以姪先入廟而叔繼之也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之嗣平祖昭孫穆平不得有子在穆則桓亦不得有父在昭也蓋昭穆者父子之別名凡昭卽是父穆卽是子而祖禰者則又祖廟父廟之定位凡先入禰廟卽子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又子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而就廟次言則在閔僖爲君臣爲父子而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未入廟時閔踞父之廟而先僖而食者且三十三年（僖在位之年皆祭禰之年）不可爲不久也（舊以父子喩君臣謂君卽父臣卽子非是）而公羊又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以爲祀有何逆如文公之先父禰而後閔祖卽謂之逆（舊謂禰是親祖是莊非是）然則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斷者若何休又云兄弟同次不分昭穆魯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公南向則閔僖皆北向其所云升亦但同向分上下耳則不然姑論宗祧所爭則爭昭穆與所言不合而卽曰同次同宮耶抑異宮同向耶同宮則一廟無二主必欲通變或中一以祔（如閔僖一祖一禰已踐二廟而僖後有弟則祔之閔傍謂之閒一祔祖又謂之孫從祖）一正一傍不得同向

而苟共異宮則諸侯五廟二昭二穆閔僖旣兩穆尚得有隱桓耶無隱桓尚有惠耶且莊已在昭二矣閔可在穆一耶夫南向北向就太室合食言之而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之次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妄論而不知于宮廟之位有大戾者周禮盡在魯何可使言禮舛錯如此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復連諸國大夫伐秦報彭衙之役取汪及彭衙而還此大夫帥師而不以名告卽不書並無貶例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不知月日然傳稱有禮則必在十二月再期後矣納幣說見前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據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潰者衆散也沈小國名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卽王叔文公也前此僖二十九年經書會王人盟于翟泉傳以王人爲王子虎則虎本王

子而謚文者凡有謚必有爵其但稱王子杜氏以爲必天王命赴故特書其親不書其爵禮或有然若公穀謂虎是叔服卽元年來會葬者以新使乎我故來赴則叔服爲周內史傳稱內史叔服能相人會爲公孫敖相二子者此別是一人非子虎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乃自茅津濟河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是時帥師當不出孟明而並不指名故書人凡人皆國之通稱原不以將之尊卑師之多寡爲言不然晉人不出豈卑者不出乎抑不出之師有多寡乎說見前

秋楚人圍江（江小國名見僖二年）

雨螽于宋

雨螽傳謂螽隊而死故如雨不然螽飛無如雨之理此不以災書以異書者而穀梁獨曰災甚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謂如雨之得穿屋而下也則安見螽之雨宋必屋下地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禮凡君燕臣臣降階再拜君辭之則升成拜此拜下禮也今公謙亦降階將拜而晉侯亦降階辭之故升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以字公穀無）

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帥王叔文公之子）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楚大夫子朱夫伐江之帥師者今聞晉來伐撤圍而還）其不書王人者以桓公不帥師便不得書諸國大夫後也按城濮之戰晉文伐衞以致楚此則晉襄伐楚以救江其用計雖同而此爲較正但江黃楚屬不當與爭齊桓會江黃而楚滅黃此以救江黃楚反滅江不惟爲德不卒且

以一救而滅之矣胡氏動輙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今晉襄繼文思逞而此又先告天子宜無所譏乃復曰宜合諸侯則是樓伐勝征討矣且曰獨遣一軍遠攻强國必不能濟故書此以爲春秋紀用兵之法則向使晉如法以行令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而江已滅之久矣且此時之晉能必濟秦之皆至乎今師甫至楚而圍江之師卽撤之而還則救似有濟而特惡其不終救而反致滅也則仍是罪耳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前垂隴之盟晉於魯衛皆受成焉今魯復就盟而衛憾亦釋因于公還時并釋孔達歸于衛曰此衛之良也（二年衛執孔達說晉）衛侯亦如晉拜焉

夏逆婦姜于齊

此文公娶夫人也禮娶大國以上卿往迎此以所迎非上卿故不書然非禮矣若稱婦姜則並無貶例凡娶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兩皆可稱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例同公羊謂此所娶者必齊大夫之女以非國

君女故賤之穀梁謂不書卿逆者公自逆也稱婦者公自逆而即在齊成婚也是不據策書不考史事一如唐人作賦得題但取題中字憑臆捏造嗟乎春秋此時已亡矣若胡氏謂文公喪娶禫制未終而逆女故貶稱婦則試取夫子經文較之僖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四年夏已四十月矣天下有四十月而禫制未終者乎或曰此云禫制以納幣時言前此納幣在二年之冬則正值二十五月爲大祥易服之際故原意誅之則春秋書法未有誅納幣而貶逆婦先王制禮亦無有當大祥而稱禫制者其爲理之難通已非一節且周制二十五月即可娶婦考士虞禮附子三年問諸書無不曰二十五月而免喪而曾子問曰免喪則不復昏禮乎言必當昏禮也是再期大祥原可娶婦並不待禫服之終制與否而况納幣非娶婦大祥不禁娶而謂禫制禁納幣乎向予避人在禹州與客論三年喪制予堅執三十六月因作三年之喪不折月說（見喪禮吾說篇）然猶斷言嫁娶之期在禫纖以後雖非再期然亦不必盡三十六月蓋不以一禮廢諸禮有如是矣儒者淫經貴有貫穿豈可釋春秋以

禮而蔑不識禮制乃爾

狄侵齊（狄爲齊桓所懲久矣至是以齊賂勢稍衰因屢侵之）

秋楚人滅江（惟秦伯爲降服出次不舉曰矜滅國也）

晉侯伐秦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其書侯以親帥師也胡氏不知例以爲書晉爵者正所以深善秦伯夫稱衆爲帝而謂之尊堯可乎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大夫即甯武子也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公使問故曰臣以爲肄業及之

也（肄業習樂也）昔諸侯朝王而王宴之則賦湛露諸侯獻功而王賜之則賦彤弓何敢干大禮以取罪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既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于君之母有異稱也但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不能備文至適夫人薨而祔姑反哭成喪諸禮無一不備則并書曰葬我小君某氏所以正其爲夫人之禮也今適夫人哀姜早已死齊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于禮最宜而胡氏以爲越禮誤矣（詳見喪禮吾說篇）春秋書法謹嚴全在比例後此以子貴正夫人者三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先書夫人某氏而後書葬我小君某氏前後一例並無異詞則此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即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胡氏不識禮例先以此極貶風氏而後于敬嬴則與此所貶不合無所置喙但曰無如何夫無如何而可以詭經也乎風氏即任氏後何休曰任宿顓臾之姓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襄王也榮叔者王國大夫榮采而叔字者禮有飯含謂以物實死者口也周禮王府大喪共含玉杜氏註珠玉曰含賵者贈喪物也（見隱元年）周制天子有贈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贈物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襚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贈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贈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僭天以貶之夫母以子貴正名夫人在前已言之屢矣猶是諸侯之妾則已耳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已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贈送者况書薨書葬在後此宣八年襄四年昭十一年已有成禮書賵書天王則前此隱元年已有成例吾故曰此是禮例其不書天者闕文也（說見前）若公羊謂含賵宜二使今兼使非禮則雜記云諸侯相弔含襚賵臨同日而畢况天子乎穀梁謂賵早含晚兩不及事則邦國異地赴告不遝從未有能逮事者故諸侯既殯來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來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明殯葬之後皆可致含未嘗晚也若賵則將葬以

前先贈車馬正是及時而又以爲早何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正名小君反哭成喪則書葬禮也此與宣八襄四

晗十一年書葬例同胡氏以二夫人祔廟爲亂倫

失禮則禮凡葬後無不祔廟者雖天子諸侯廟制

無考其繼室以子貴者或別立一廟如隱元年考

仲子之宮類要之嘗其葬後卒哭則必先祔廟而

後三年而始易廟焉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主人

自祔是也若三年入廟則後世天子祇以一帝一

后爲太廟之制其于春秋以前禮未知若何如以

大夫士禮推之則凡諸妻妾無不同廟小記云婦

祔于祖姑（廟制孫從祖故孫必閒一位而祔祖）祖姑有三人則祔于

親者三人謂適與繼與妾也（或云一適二繼則繼何限于二）適孫

婦祔適祖姑繼妾之孫婦祔繼妾祖姑則妾不已

在廟乎又云妾祔于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

在廟之妾祖姑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

傳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召采地伯爵）

夏公孫敖如晉（三年冬公與晉侯盟此修好焉）

秦人入鄀（初鄀叛楚即秦今又貳于楚故入鄀入例見前）

秋楚人滅六（六人叛楚即東夷故楚滅六六國今廬江縣）

是年冬楚又滅蓼臧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

忽諸（二國皆皐陶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無大國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欲求好于陳故聘之且娶

爲行父季友之孫即季文子也是年秦穆公卒以

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稱三良）不告故不書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晉聞晉侯疾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喪中所用幣物）杜氏曰論語所謂三思此其一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驩作讙）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襄公適子穆嬴所出）晉人以難故欲立

長君趙孟（即趙盾）請立公子雍（襄公庶弟杜祁所出）賈季（即狐射姑）

曰不如立公子樂（亦襄公庶子懷嬴所出）趙孟曰樂母淫且

賤班在九人樂辟處在陳無援雍母杜祁（杜伯之後祁氏）

讓偪姞（襄公母）而下之又讓季隗（狄女）故班四而雍仕

秦爲亞卿焉乃使先蔑士會如秦迎雍賈季亦使

名樂于陳趙孟乃伺樂至郫（晉地）使殺之孟之死而

無禮如此餘見七年晉先蔑奔秦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晉狐射姑下別作一節射作夜）

前五年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至六年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先蒐淸原作五軍今復三軍制）改擇諸將佐以補趙衰等三軍之闕已使狐射姑（即賈季狐偃之子）將中軍趙盾（衰子）佐之而陽處父至自溫（從使衞返）改蒐于董（亦晉地）易中軍（盾爲帥射姑佐之）陽故黨趙氏至是曰盾能

使能國之利也及晉襄卒旣葬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鞫居字）而賈季奔狄按賈季以私怨賈殺上卿而經書晉殺一似假國刑以貰其罪而實不然者季使續鞫居殺處父而鞫居已正法則賊已有人而賈季之罪反匿不著故策書有晉殺續簡伯而簡獨不書但曰晉殺陽處父則此時先君已葬而新君未定誰殺之者是一書晉而必求其故以得其人此文例也公羊道聽造言晉君欲將射姑而處父諫沮及處父出射姑入而君與射姑言之射姑怒遂

出刺處父于朝而走則一時之事此時晉襄方葬晉靈未立不知此君是何君無理極矣穀梁襲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爲兩時之事謂晉襄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請公易趙盾而公見射姑而泄其言及公死射姑殺處父則晉襄何人其沉密有筭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蜀漢五代諸憨主者且晉自五年之冬諸將佐卒至六年春復蒐三軍然後補盾與射姑而其年甫秋而晉侯即卒並無狄侵晉與晉伐狄之事穀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曰晉與狄戰此思鋟公羊之闕而仍有漏者乃胡

氏又遵之何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一作朔）

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畢則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告朔視朔本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

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葬與喪服俱除閏月數）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云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并捐之且不閏閏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而立于其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內是閏以此名而反曰閏不告朔謬矣祇朝廟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于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如三望因郊而設而不郊而

猶三望則謂之猶此本一事而分行者而孔氏疏謂是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是一事古者月朔必祭廟不關告朔在月朔行之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卽謂之朝正其曰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曰祭月祭見諸國語然不明言祭于何廟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以時祭也）諸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是諸侯月祭未嘗及祖廟也告朔在祖廟所云諸侯受而藏

諸祖廟者而月祭朔享皆在他廟安可以祖廟之朝廟溷作月祭若歲首朝正則又合七廟五廟而並朝之其云朝正卽朝享朝享卽月祭皆非也孔氏言謬也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十九文公六年至十八年止）

七年

春公伐邾（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

須句魯封內之國前此僖二十二年邾嘗滅須句矣僖公伐邾取須句蓋取而還之也至是邾又滅須句文公又伐而取之乃不還其國而以邾公子

在魯使守須句則絶太皞之祀忘君祖母之讎（須句與僖母成風同姓）縱隣小之暴一舉而三失備焉但前書取此亦書取似乎無別而實有別者凡取必我得之彼者也乃前既書取而爲我得矣亡何而今復書取是前此所取未必得也前取未必得而謂今取得之乎而于是檢之傳文所謂因經以見傳因簡書以見策書此書例也若其義則比觀其事而義自見者其于書例無與焉說見前

遂城郚（郚魯邑以備邾故城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傳宋成公卒子昭公立以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沮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始得卽位而葬其不書殺者與所殺者名以殺者不得其人而所殺者又不得其故則略之一如策書之本無其事者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二年宋殺其大夫例同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作眜奔上有以師二字）

前此晉襄卒時趙盾以靈公少迎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與之徒衛以入尚未至也既而穆嬴（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且剏謀距秦師秣馬蓐食（早食于寢蓐）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秦地）先蔑與士會奔秦是傳有可疑者四前傳

趙盾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于秦而雍尚未至則此時先蔑當在秦也經云晉先蔑奔秦正以先蔑從秦來而晉敗之故還奔此瞭然者今晉師拒秦而云先蔑將下軍疑一拒秦之謀創自趙盾盾曰我受秦則賓不受則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則秦將生心然後夜起以進兵而傳于盾謀之前已早有禦秦之師行及堇陰疑二先蔑既將兵禦秦已及堇陰是先蔑本拒秦者也及令狐之敗而又奔秦疑三士會隨先蔑使秦未知其在秦與否若禦秦之師則歷數有人並無士會在軍也及先蔑奔秦而士會從之疑四凡此皆策書稍脫而傳踳其文而必有誤者若其事則盾實無道擅廢立起隙釁殺樂拒雍走賈季先蔑士會罪大惡極亦第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公穀必以經書人為先蔑貶夫先蔑何貶焉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

公以晉侯之立與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後至未嘗以國通也此與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並同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穀作莅）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以聲己辭乃為襄仲（穆伯從弟）聘焉至是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迎婚至鄢陵見之美自娶之襄仲請攻之叔仲惠伯（叔牙孫）諫于公使兩皆不娶而返之莒焉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是月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以扈之盟公後至來討故報盟焉（衡雍鄭地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公作伊雒）

時雒戎將伐魯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所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同（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螽（公作蝝）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穀宋司城下別作一節）

據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卬即前樂豫讓司馬者）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公子蕩之孫）致節于府人而出因來奔（傳又云公以其官逆之禮彝違從大夫公賢其致節故逆以原官焉）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即求賻供葬用也不稱王命者未葬也（未葬不稱王無命）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例同毛伯見前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穀辛丑下別作一節）

公不親往而使卿共葬事非禮也說見隱三年天王崩傳得臣叔牙孫（即莊叔）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前此晉蒐于夷晉襄將登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以狐射姑（狐偃子）將中軍而趙盾（趙衰子）佐之（在前六年）及禦秦師又奪蒯得田于堇陰（在前七年）至是箕鄭等賊殺先克晉人討賊乃殺先都梁益耳其不書賊殺先克者以不告故也大抵國殺大夫原係重事然告則必書不告則不書並無義例而至于書例則第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亦並無書名書人之法行乎其間如此稱晉人謂彰國討書先都者謂正賊之名則前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大夫爲賊殺者也而彰國討可乎前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夫陽處父爲賊殺者也乃又書其名然則賊書名爲賊殺者亦書名可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此亦晉討賊書也事見前傳其不同月殺者以得情有先後也及者次及之也此及字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例同穀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弒君及荀息宋弒君及孔父仇牧爲例失之甚遠而胡氏過遵穀梁遂謂三人中必有可從末減者夫箕鄭父首惡而可末減乎據傳尚有蒯得梁益耳二人在經文外其討之周羅無少遺者以先克黨盾是時盾爲政而恣刻情以行之故得如此（釋春秋者當以此論事論世體夫子竊取之義而妄以書名書人書及釋强論說欲春秋不亡得乎）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公穀公子
遂下另作一節）
傳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
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
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
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而還其不書諸大夫名
以不及戰不知帥帥何人也左氏曰緩緩不及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此楚穆王也椒者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也春秋
諸國來聘凡二十有八無不書爵者所以重往來
之禮而尊王制也楚凡三聘魯惟莊二十三年書
荆人來聘以此時甫通中國國號未定故不書爵
此之書子則與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例同
胡氏謂書爵以進之誤矣若穀梁謂書大夫名者
褒其來我則椒本令尹司馬氏楚卿豈大夫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此秦康公也康公遠慕諸華欲修敬于魯無以爲
辭因翟泉之盟秦先公與僖公與焉因假其義以
通好謂追賻僖公并僖公之母本隣國歸襚恒禮
而周制含襚可致葬後（見于喪禮吾說篇）是以距僖喪十
年成風五年而仍爲是舉甚盛心也但僖與成風
本是兩襚孔疏所謂二襚一使而并致之其先僖
公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
公羊所謂子不可及母也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同其稱秦人與莊二十三年荆人
來聘同其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同胡氏不
知禮謂例去夫人既已非是乃又襲穀梁說并僖

公成風爲一人謂是僖之成風夫婦爲夫有母不
爲子有其云惠公之仲子雖誤解經文然猶可通
者以嫡爲夫有也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
矣試一思之世有稱武王之太姒成王之邑姜與
惠文之呂后薄后而可以成史書者乎何不通至
是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雖八年傳秦有取武城之衆猶報師也至是傳云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人伐晉取北徵則晉不謝過而黷兵負釁秦人之伐之宜矣何休無識以書秦爲貶以狄禮而胡氏遂謂不顧義理專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夫不責施者以義理而單責報者已不倫矣見報者欲已而施者不厭誰則執蕃禮而拱手聽之者胡氏謂少梁之取不見經則前此武城之取亦未嘗見經也此皆偏詞之無當者也春秋書例凡書大夫皆任將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鬬氏楚大夫子西也宜申初爲商公旣而改爲工尹疑有讒于楚子者而心不安也乃與子家謀弒楚子事覺而殺之并子家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云義與二年同）

及蘓子盟于女栗（頃王新立故也蘓子見僖十年女栗地闕）

冬狄侵宋（一本與下文連作一節）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厥作屈）

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而聽命焉楚子乃田于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祇蔡侯也（厥貉地闕）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公作圈）

前年次厥貉麇子逃歸故伐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傳叔仲惠伯會郤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承筐宋地）

秋曹伯來朝（曹文公也）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侵齊（此長狄也見後）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此狄國號鄋瞞防風氏後漆姓也據傳秋狄侵齊至是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于鹹獲長狄僑如時富父終甥爲駟乘摏其喉以戈殺之（穀梁稱瓦石不能害）埋其首于子駒之門（郭門名）以命宣伯（命名也謂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旌己功）初宋武公之世（在春秋前）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爲御獲長狄緣斯（此僑如先世也）而皇父與車右皆死因賞耏班以門關之稅謂之耏門

晉之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而三弟榮如在齊襄二年（桓十六年）鄭瞞伐齊爲齊王子成父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計桓十六年榮如死時至宣十五年已一百三歲而尤見僑在則不知幾何年矣）其季弟簡如退而走衛爲衛人所獲至是獲僑如又獲焚如而鄭瞞遂亡按此長秋在鄭瞞國不知是君長與否（四人焉得皆君長也）且鄭瞞國人亦不必皆長者（若皆長則不當祇四人矣）故但稱秋而不稱長秋此與後赤秋伐齊白秋伐秦不同胡氏惑宋劉敞說以經文無長秋字爲疑夫經但書敗而不書獲以賤夷秋而不矜所俘則略之蓋所敗

者秋而所獲者長秋也故傳曰敗秋于鹹獲長秋僑如上總稱秋下特稱長秋可驗也況少見多怪陋儒宿習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侯防風後至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秋氏漆姓則長秋種系原有明證此固無可疑者祇魯語曰其長幾何仲尼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則長止一丈而春秋考異郵曰長百尺穀梁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爲五丈四尺杜氏云長三丈則未可盡信耳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作盛）

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皆邑名）來奔其稱爵者必郕伯旣葬而後郕人別立君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者是也方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更以其娣爲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旣嫁見出與室女同服故書卒其稱子者亦正以同室

女故也不稱杞絕之也（女未嫁而卒不書公穀誤）

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閒小國）

秋滕子來朝（左傳合下作一節）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

術卽秦大夫西乞術也秦康公求好于魯先來歸襚至是以瑑玉來聘魯使公子遂辭玉而禮遣之其不稱氏者史例略文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並同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晉地）

秦晉以令狐之役交相侵伐至此思一決而臨戰

並郤謂之交綏綏者退也交綏交相退也據傳晉趙盾荀林父郤缺俱在軍用臾駢之計深壘固軍不出戰秦用士會計謂趙有側室（庶子）曰穿好勇而狂盍以輕軍挑之穿果出不利反怒曰裹糧坐甲惟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遂獨出宣子恐爲秦所獲遂俱出交綏既而臾駢請薄險穿與胥甲橫沮之乃止是時秦伯親在軍而不帥師故稱人餘無義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

諸鄆皆魯邑以遠偪他國故城之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自二年十年至此凡三見矣）

世室屋壞（世左傳穀梁作太）

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其云世者以世世不毀爲名然據明堂位則魯公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此但云世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宮在成六年此時但有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所稱王入太室祼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梁又云伯禽曰太室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　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左傳穀梁公還下別作一節公還穀無公字棐公作斐　杜氏云己丑在十一月十一日棐鄭地名）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及還鄭伯會公亦以平晉請公皆成之鄭伯宴公而退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卒公使弔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傳曰從于楚者服（陳鄭宋本從楚而今服晉）且謀邾也（見後）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旣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貜且（定公名）長詞屈而還捷菑不稱國與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例同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長子穀）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不奉朝請襄政）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請曰穀之子弱（子即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弟惠叔）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歸葬不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者桓之子潘魯婿也配叔姬無寵生子舍無威公子商人（昭公弟）施于國而多聚士至是昭公卒舍即位商人乃于七月之乙卯弒舍自立至九月而後來赴書例凡君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齊昭以是年五月卒至七月而舍見弒是相距兩月尚未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赴則諸侯五月而葬已五月矣五月猶未成君乎遂乘其來赴直書爲君以正其弒逆之罪此文例也若公穀曰踰年稱君則與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以葬而稱一君顯相悖矣說見桓十一年鄭忽奔衞傳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蕭封人也（蕭邑大夫）後爲宋卿至是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遂來奔此春秋之高蹈者雖來奔必書原是史例然志可嘉也此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杜氏以書字貴之則安知去氏非賤之者左氏所云貴豈在是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懿公（公子商人）既弒其君舍舍之母則魯女也魯使襄仲告于王請以王寵（親厚）求昭姬于齊（昭公妻故稱昭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其不稱夫人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士喪禮所稱女子子者是也夫以弒君之賊魯不能討天王不能正其罪第請其還母而見辱如是則周之衰魯之弱齊之惡逆無道第書事而義皆見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以執單伯事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者華耦爲宋司馬官其稱孫以華氏之孫如魯之稱臧孫季孫據此則益信書爵書名書氏書字之無所取也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復來盟修同好焉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卒時請歸葬不許齊人謀曰飾棺寘諸堂阜（魯境上地）魯必取之卞人以告（卞邑大夫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前惠叔請歸葬今猶哀毀以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其葬視共仲（皆制如慶父以罪降）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者夏四月也周制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在社與社之用牲皆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傳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盟城下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以子叔姬故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據傳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時公以齊難不與會其不書諸國名者正以公不會則未能以國通也說見七年盟扈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歸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依則歸所自來此是恒禮但此與文公出姜同一不幸且同一大歸而出姜則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此則書齊人來歸子叔姬以出姜歸齊姜自爲之子叔姬來歸則齊人爲之也此文例也若一稱夫人一稱子叔姬則皆我所稱說見前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侵我復伐曹者以是年曹來朝也齊于是惡稔矣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將與魯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疾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謂告朔後聽視此月之政也（見六年閏月不告朔傳）

公以疾故自二月至五月凡四月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公羊疏作菑）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得盟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據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至是聲姜薨以爲妖也故毀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庸人麇人率百濮以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不可曰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也我出師則羣蠻走矣乃自廬以往發廩同食先使廬人侵庸示以弱而後合卒而進之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厚施貸以結國人襄公夫人（昭公祖母）助之謀殺昭公而代立前八年夫人殺其孫孔叔等司馬子卬握節死司城蕩意諸來奔公義之于十二年襄仲聘宋時送意諸還宋而復其官焉至是昭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意諸死之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宋人弒昭公晉趙盾請師于靈公且旁告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擁鐸于丁寧以伐宋曰何故弒君至宋立文公而還（不能討賊反立之盾之謬戾如此）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是以緩葬）有齊難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親伐我而晉不能救遂請盟左傳西鄙作北鄙孔疏疑經誤者以穀在魯北故也（今濟北穀城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以平宋無功時公以齊難不與會說見前盟扈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公羊疏作穆公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尸足也）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

使騶乘至是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後去）齊人立公子元（懿兄惠公亦桓子）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皆卿也禮凡賓介必一卿一大夫今二卿以兩事往襄仲賀齊惠新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故兩卿並行非賓介也穀梁不識策書誤以兩卿相爲介而胡氏遵之誤矣據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且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襄仲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遂許焉

冬十月子卒

襄仲乃弒惡（太子）及視（太子母弟）并殺叔仲惠伯立宣公不書弒諱國惡也按書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時文公既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兩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新君諱之國史諱之在夫子當時自有急難以更正者凡書君必書薨書薨必書葬既薨且葬則必祔主而祔廟一如閔公之爲例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試問羣宮之中可得容子惡立一主否不得已而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以爲此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耶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儒以爲惡不成君而此不成君者子也非惡也儒以爲惡不入廟而此不入廟者非惡也子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春秋不能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慎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傳公羊爲証而鄭玄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強制如孝殤孝冲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烏知春秋無子惡耶曾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耶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大歸也傳曰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之將廢僕僕因國人弒紀公以寶玉來奔公用季文子之言却之　終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文輝克有蓮宗姪廣）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宣公元年至八年）

宣公（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母敬嬴夫人穆姜謚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改元必又行即位禮此是周制但遭弒逆之變則不行而此又行者不以子惡之殺爲弒也餘見桓元年公即位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前宣未立時襄仲聘齊惠以立宣請而惠公許之及宣立而季文子如齊因請婚爲至是即位以求助之切急于逆女致先君之喪甫及朞年而遽行昏禮謂之喪昏（名喪娶文十八年正月至此年二月斷十三個月正朞年辭之際胡氏謂未朞年誤）此直書而惡自見者若其稱女又稱婦又稱夫人正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在國稱夫人三名雖稱總無義例蔡譏此有在而不在起也說見文四年逆婦姜傳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篡立未安季文子既請婚于齊至是又復納賂以請會以齊惠爲宣皆弒君新立相爲聲援而齊大足恃則魯又將托命焉然而君臣上下之罪不可問矣其後公會齊侯于平州以定位襄仲如齊以拜成而齊則竟取我濟西田以責其賂焉經之不憚縷悉而次第以記之使見者就其事以求其義至于如此誰謂春秋爲斷爛報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與秦師戰河曲兩軍交綏臾駢見秦使覘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之趙穿與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退師而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放胥甲于衛宜也然趙穿安在乎以宣子爲政行司馬法而不中如此夫子所爲直書之而義有取也放者罪遣之名（安置此地不得他適曰放）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定公位也）

公子遂如齊（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責我賂也）

我雖賂之未與也齊人乃責賂而取之去雖不用

師徒然亦黷矣故特書曰取說見前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鄭地名）

晉自趙盾秉政後外啟秦釁內殺諸卿大夫且累嘗刻國篡弑搆伐之際竝無一詞能討正而所至納賂且竊壞軍政不克行陣如文九年楚人伐鄭盾會諸侯之師以救鄭而中道而返不及楚師十四年邾人伐我文公親乞盟于盾盾乃合諸侯之師以伐邾而反以納叛爭國詞屈而返十五年齊公子商人弒齊君執天王之使以逐國母反來伐我盾以我乞師之故大會諸侯以伐齊而反納齊賂竟不出師十六年宋公子鮑弒宋君殺諸公族盾請合諸侯之師載鐘鼓并錞于丁寧大聲其罪以伐宋而宋人賂盾盾反立鮑爲宋君而還宣孟之爲政也如此（宣孟盾謚）至是齊弒君莒弒君魯又弒君而皆坐視不能討徒與楚人爭鄭陳宋三國又不能勝鄭穆公乃嘆曰晉不足與也適楚謀伐陳遂背晉歸楚隨楚師而侵陳宋爲盾乃親帥師救陳不克仍大會四國收救陳之師而爲伐鄭以爲鄭新貳于楚可討也楚復遣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名林亭在鄭北）楚獲晉大夫解揚囚之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據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之與國）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然則趙穿之謀軍政以謀國事者亦俛多矣（見前傳）

晉人宋人伐鄭（報北林之役也）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

北林之役楚囚晉大夫解揚辱之甚矣其冬晉人猶合宋伐鄭而仍不能克至是宋鄭合晉楚自決各帥師以戰而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司寇以非帥師不書）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其兩書帥師但紀相敵竝無義例與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同據傳宋將戰時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而

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不苟入也）見叔牂（羊斟字）而慰之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人也遂來奔（叔牂來也）

秦師伐晉（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報崇之役（元年冬）伐晉圍焦（晉河外邑）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前二月）楚鬭椒救鄭盾師復還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公作獆）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即隨會也文七年與先蔑奔秦文十二年晉使魏壽餘誘士會還晉）士會先進諫盾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公佯不省）曰吾知過矣會盾稽首曰人孰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既而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不忍賊觸槐而死公乃飲盾酒伏甲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而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獒焉（獒猛犬能廝人意遂人）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明死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請以遺母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于是趙穿（夙之孫盾從父之子）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朝于武宮據傳稱趙穿弑君而太史董狐必書盾弑盾實未弑也春秋責備賢者且以防漸故強加之罪其在史官爲諱微而在宣子則爲受惡至今稱之無與詞爲特考春秋弑君三十有六而其實書弑君者則二十有三若其可疑者有四則此與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皆未嘗親弑其君而陳乞與楚公子比爲一類此與歸生爲一類雖不弑而實弑之與諱微受惡之說迥然不同夫穿本盾弟亦本盾黨秦晉之戰皆二人相爲鼠屬穿挑戰河曲而遁即隨之（文十二年）穿侵崇而盾實聽之（元年）盾之出山爲知不與穿相期而彼不伏也吾即以反不討賊四字詰之夫太史之爲此

言者豈謂其事已往吾將以此定爰書哉以爲上卿既返正當討賊果能討賊便可無罪故大聲以急呼之蓋欲其殺穿以謝先君不欲其受惡而遂已也夫賊假人手尚知解免齊襄戕魯桓則殺公子彭生以卸過晉狐射姑害陽處父則必殺續鞫居以委罪縱同謀不忍猶當割恤以自白况本不相聞則必大奮其忠果之氣立殺逆賊如鷹鸇之逐鳥雀不待逾時而乃爲穿受惡即遣穿迎立新主與之比肩而事之則一弑一立皆屬豫定不謂之同謀不可也夫先君方被弑則繼立之際亦屬大事以晉之盛豈無荀韓隋御之可使而必使此賊且記曰並朝武宮不共之謂何（徐仲山春秋日記曰繼弑以迎立而定使穿迎君所以杜他人之言之者此雖深文然盾非無意也）故後儒馬氏（之驌）有云游俠傳云與儒生有毀郭解者解客殺儒生而斷其舌解不知也公孫弘曰解一匹夫而能使其客殺人解雖不知有甚于知者遂族解以此觀之盾雖不知有甚于知者乎謂郭解實不知而盾則知之何也解惟不知故客得殺人亦惟解不知故客得倖免而不償殺使解知之則必不使殺知之則必能殺客以謝儒生而盾不然也然則靈公之弑盾固已知之者也不惟向知之今亦知之也若歐陽氏（修）謂經書盾弑則必盾實弑其君而無與穿事則又不然從來操莽行弑並無手推刃以及其君者律殺人者死尚有造意知情與加功下手之不同既已造意亦何難令人加功且不必加功而後可稱爲殺人也如謂祗書盾弑並不及穿則此經所書將必待傳發而事始明萬一無傳不幾曾參真殺人而盜跖可掉臂則又全不知春秋者春秋有簡書有策書予既已言之屢矣（見前）孔子所修者簡書也左氏之所修者則策書也簡者書其目而策書則詳記其事故衛殖逐君經文所無而殖曰吾名在諸侯之策則以策書之必載也（一策獻王朝一藏本國布諸侯謂之三策）一豈有策書既載而尚虞簡書之有漏者然則是傳云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此策書乎曰此非策書何言之曰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備載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而實則猶有義者孔子不又曰惜也越境乃免乎越境者正欲其不反也謂反則必討賊也然則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

人矣得人非賢乎曰據此則盾眞弒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而是試即以週年策書証之公子商人之弒齊君也傳云商人驟施于國盡其家不足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公子鮑之弒其君杵臼也傳云鮑禮于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才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夫然後一出而衆皆歸之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于是是趙氏分晉實始于盾尚何弒與不弒之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合下作一節穀以改卜下別作一節）

郊祀在三月然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公羊註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每一牢養一月謂之三牢）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旣傷其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滅則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則非禮矣故傳曰非禮若公羊謂卜祗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月一是

稷牛即后稷配天之牛惟具是視（祗視牛體無災害不養滌宮）故帝牛不吉則扳稷牛而卜之若又不吉則已之並不三卜此與傳義稍不同然周禮不傳而戰國諸禮又別無可據且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易祀者二皆再卜而止並未三卜則似公羊此說猶差可信者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之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輀車設紼而過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既殯未葬即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也天事則何可廢也胡氏言非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何望故傳曰非禮若魯三望是海岱淮非河海岱也胡氏言又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傳）

葬匡王

天子七月而葬今止四月可謂禮乎（說見隱元年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穀俱無之字陸公作賁）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鄭自元年秋背晉即楚侵陳宋後晉隨合諸國伐鄭棐林而晉大夫解揚爲楚所囚其冬晉宋復伐鄭不克至二年春則宋鄭大棘之戰鄭且獲宋華元爲故至夏而趙盾合四國伐鄭以報大棘乃楚師救至而盾即引還至是晉人驟伐鄭及郔鄭不得已與晉平而隨會入盟楚人乃惡鄭人之貳于晉也于是侵鄭此實晉人無道必强其服已以嫁禍于鄭其中是非亦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不書晉人伐鄭與晉鄭平者以晉鄭不告故也胡氏謂鄭人即楚則書伐以貶之鄭能歸晉則不書平以褒之謬矣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不過以忮忌之心兩不相下致爭噬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所適從向使大小相倚力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乃朝攜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途跼蹐惟蔭是依而腐儒無識又且執春秋之法以妄繩之謂朝從晉則朝褒暮從楚則暮貶而於是三國之寃竟無可告矣春秋書事以論世此晉楚爭國係文宣以後一大變局春秋歷書但有責晉楚而並無責宋鄭陳之理此義一定則時而責晉時而責楚開卷瞭然兩虎呼盧則盧必起而東西顧之乃司獵者不讓兩虎而反讓盧之東西顧其可通乎

秋赤狄侵齊（狄有赤白二種以赤衣白衣分別得名）

宋師圍曹

前文十六年宋文公弒昭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將因昭公子奉司城須（文公母弟）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華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至是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興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初鄭文公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至是病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杜氏謂莒鄭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乃莒不肯而公遂伐莒則又事之非禮者按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而取之即爲莒邑今此取向則仍之有其地觀襄二十年仲孫速與莒人盟向依然莒邑可驗也（徐仲山春秋日記謂莒鄭相去遠不類有怨此非經傳文杜氏但以意解之者據經傳莒僕弑紀公以寶玉來奔而公郤之未經平也至是魯與齊好欲共平之已行及鄭國而莒又來辭故公怒伐莒其說較近理但無他可據且及鄭當作至鄭與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杜此例恐終未妥姑記此以俟學者）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據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第二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下手也）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公譖也）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按此與二年趙盾弑其君夷皋例同趙盾造意歸生知情同是一例不必加功下手始爲弑也傳文本策書經本簡書

說已見前但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弑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恐意而大謬者歸生雖不知何官然鄭國上卿皆公子爲之其與公子宋必無甚低仰且前此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此皆當國者所爲其中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即今所弑靈公）請陳楚朝晉則亦非上卿不任此使且自歸生此書出而晉來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婿池皆質于鄭則其人之彊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

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爲此其當國用事蕩駕趙子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較策書而莽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唆助趙盾之徒得共起而議其後也

鄭穆公以三年冬卒其子靈公以四年夏即被弑裁七月耳于是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即堅）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以三年侵鄭而未服也）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齊高固（齊大夫）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氏所謂留公而強與大夫爲婚是賤尊褻列累其先君而公然于廟行飲至之禮豈非過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傳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云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按禮大夫以上嫁女有車馬送之詩王姬之車謂王姬家所乘來車百兩將之謂諸侯大夫家所送車凡言車則馬在其中至三日之後先還其車而留其馬必俟三月行祭然後并馬亦還之謂之反馬今高固迎姬已及三月正當反馬但反馬遣使不必婿來而固以叔姬歸寧之便與之同行公羊所謂雙雙俱至者則雖曰行禮實失禮矣若其稱子叔姬者則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與文十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事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楚來伐鄭陳及楚平以晉不足恃也晉荀林父救鄭并伐陳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上年楚伐鄭時陳及楚平故也然是時荀林父救鄭時已伐陳矣今又伐之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公即位衛始修好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地闕）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而盟于黑壤王叔桓公（周卿士）實臨之但晉侯初立公未

朝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而不許與盟至納賂而後得歸故黑壤書會而不書盟爲國諱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使齊不知何事但受命而出雖疾亦行若賓死未將命猶有斂于柩而造朝使介將命之禮故哀十五年傳云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今遂之返亦不知何故然以下卒垂觀之則應是以疾返者故杜氏曰有疾而還然非禮也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禘也凡大祭曰有事故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亦是禘祭與此例同但此兩事合書以公子遂之死適當祭日故上以辛巳冠之而書兩事于其下其不廢祀者據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聞有天子與后喪則廢之卿無廢禮况垂在齊地豈有死日即赴至者此時喪尚未聞焉能廢祀穀梁云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檀弓卿卒不繹皆不識經文者矣若其稱仲遂者仲本遂字故或稱襄

仲或祇稱仲傳所云仲爲不道是也但字即是氏如孫以王父之字爲氏而若其賜氏則不必王父即本身之字亦皆可賜祇生不賜氏必俟其身死而後賜之故宣公德仲立已急乘仲之死而賜氏爲其稱仲遂則即字賜氏並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亦並不在春秋褒貶之例觀仲遂之子稱仲嬰齊則明是實氏父子相承並無假借可驗也公羊不識例但知孫以王父字爲氏而不曉賜氏遂疑嬰齊氏仲定非子可氏父字者是必嬰齊曾繼兄歸父爲子而呼襄仲爲王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後造爲嬰齊繼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考歸父嬰齊皆襄仲之子歸父奔齊嬰齊居魯並無一絕一續彼此相繼之事此本經傳所無有者縱或有之大夫繼爵不繼統與天子諸侯不同天子諸侯以君臣爲父子故僖之繼閔即子繼父歸父與嬰齊同爲大夫非君臣也嬰齊總繼兄亦不至呼兄爲父呼父爲祖而況大夫爲後祇是繼爵並非繼人如鄭厲公立叔段後叔段未絕滅武仲求爲後于魯是時武仲現在也大夫無爵則繼之何曾絕人求繼如子之繼父孫之繼祖蓋國君始繼絕

大夫士庶並無繼絶如近代時俗之禮故文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敖之二子則文伯與惠叔也文伯以其子孟獻子少因以已繼敖之爵讓之惠叔然而文伯未嘗子惠叔惠叔未嘗以繼爵之故父文伯而祖公孫敖也此皆春秋近事之顯然者況春秋書法當校全經公穀釋經但就一經以造說而于全經前後並不一觀如公羊是說弟知仲嬰齊卒而不知有仲遂卒夫嬰齊之父已氏仲矣近代吳俗多有以弟繼兄後呼兄嫂爲父母者此敗倫傷化之極而長洲汪氏且復引公羊邪說以爲之據塵乎六經從此掃地矣是不可以不辨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之名卿喪不廢祀而繹本輕禮且齊魯接境翼日則赴可以達而繹亦可已故曰猶繹猶者可以已而猶不已也若萬入去籥則祭必用樂而樂必舞萬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左手執盾右手執斧）文舞用籥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且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于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籥秉翟皆不通矣若杜氏以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謬者夫樂以聲傳八音之奏何止于籥必欲去聲將必詠歌之盡亡而萬邦舞人之左手何爲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作熊）

嬴氏文之媵宣之母也說見前

晉師白狄伐秦

晉成秦桓初立後並未搆兵而晉忽會狄伐秦大無道矣白狄見僖三十三年傳

楚人滅舒蓼（公作鄝）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二國而滅而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合下作一節敬嬴公穀作頃熊）

己丑是卜葬日觀下文庚寅始克葬則葬在次日然仍書己丑者以出葬之日言也此與定公丁巳出葬至戊午始葬而仍書丁巳例同敬嬴者敬謚而嬴氏公穀作頃熊則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謚法甄心動懼曰頃例無謚小君爲頃者況王姒乎公穀之好異而無理類如此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庶人縣封而葬不爲雨止言惟庶人葬事忽略縣封便葬故不爲雨止自大夫以上葬事煩多雨即止之然且葬避不懷故先卜遠日（先卜下旬以次而中旬上旬）今幸遲一日可以竢于葬用遠日之義故傳曰禮也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又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較有甚于士官師者觀周禮在尊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斬紼碑窆儀註既繁厥蓑茶屢工力復續定非帷蓋笠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于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苦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若胡氏又云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此爲行匶言之今遇雨而止亦未嘗解車紼返廟庭不葬而退而乃以爲反喪之戒不亦謬哉日中日之中穀梁謂足乎日之詞則古云日中則昃將譏日而後昃乎况士虞禮云日中而虞言葬至日之中必急歸虞祭孔子所謂速反而虞者則日中二字明指葬節豈可妄言也

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故楚復伐陳取成而還

春秋毛氏傳二十一（宣公九年至十八年止）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文輝克有遠宗姪讚）較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左公穀皆以公至下別作一節　兼禮例）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至夏而孫蔑獻子聘于周當時王以爲有禮厚賂之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東夷國名公羊以爲邾婁之邑誤）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不書名說見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左公穀皆以晉荀林父及辛酉分作三節）

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而還（杜氏云九月無辛酉）

按扈是鄭地凡君卒赴地卽書之杜氏謂扈在晉境外故書地則于襄七年鄭伯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卒于曲棘皆境內地爲不合矣若公穀

謂扈是晉邑在境內則晉四會扈並非晉邑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伐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公穀皆以晉郤缺下別作一節）

前七年冬鄭用公子宋之謀請與晉平會王人諸國而盟于黑壤楚惡之故此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國人皆喜惟子良（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按此楚惡鄭之貳已故親帥師稱楚子並無褒貶于其閒胡氏不識例妄以四年伐鄭特書楚子爲褒其討歸生弒立之罪則此時書子爲不通矣晉楚爭霸有何褒貶況四年伐鄭專以前年侵鄭鄭不卽服而伐之非討逆也若左氏策書又有六年盟厲之役楚鄭既平而鄭伯逃歸故有此伐則此時此事未見于經當是十二年楚子圍鄭之由而誤記于此者吾第取經以證經而傳之有無所不計焉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孔寧卽公孫寧與儀行父皆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褻也衵服近身）

（之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亦不令公其收之（藏其衵服）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元年賂齊而齊取之者至是歸我以我服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據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遂奔衛其書崔氏者杜氏以爲典策舊法凡告者本皆書名今齊特以族來告而魯史仍之夫子亦因而不改此書例偶然非有他也若左氏謂非其罪故不名則非罪出奔而書名者亦衆矣且崔杼逆賊出而能反反而能弑君此何如人而可以非罪與之至公羊謂書氏以譏世卿則穀氏釋辨有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並非世卿且周制立宗尊尚氏族故尚書曰世選爾勞詩刺幽王惡其絕功臣之世而孟子亦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則一日行封建將一日不絕世卿而公羊彊守必欲立此義以實己說然于春秋何當焉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如齊者奔喪也經不書諱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陳大夫名夏氏子也）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故宋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晉合諸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傳以爲即劉康公蓋王之季子而食采于劉者其來聘報前年叔孫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作蘱繹邾邑）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齊侯初即位故在傳爲）

冬公孫歸父如齊（傳曰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左傳合上作一節）杜氏曰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楚子伐鄭

是年夏鄭及楚平而晉帥合諸侯之師以伐鄭鄭不得已遂與晉成至是而楚師又至然則爲鄭亦難矣是時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而還

鄭子家（公子歸生）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改葬幽公謚之曰靈（斲棺者蓋剖其棺耳舊引喪大記謂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皆斲薄之不使從卿禮則迂矣屬裏棺名）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是年春楚子復伐鄭以去年冬潁北之逐爲不得志也及櫟子良（鄭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辰陵陳地名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四年公與齊平莒不肯因伐莒取向然莒仍未服也至是復會齊大夫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已也遂服于晉時諸大夫欲召狄而郤成子止之遂就狄盟攢函狄地名此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例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前年陳夏徵舒弒靈公時孔寧與儀行父並奔于楚以楚能制陳也至是楚子果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遂入陳轘夏徵舒于栗門（轘者車裂也）因縣陳（改爲楚縣）時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于齊及反復命而退楚子讓之曰夏徵舒弒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縣之公如葉公白公類）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弒君君討而戮之義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以旌討夏氏所獲故名）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怨主盟中夏而苟郤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

之際晉徒肆忿虐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禍東夌西創者歷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偎幾乎滅盡即晉自號能覇六卿三師亦將棄而並喪之邲之一戰夫然後憤戾稍息自宣十三年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禍人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責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自十年夏被弑至此已二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良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復來討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徼事之至是楚復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哭也）于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示將見遷）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人修城而復圍之三月（九十日）而後克入自皇門至九達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今欲等之）君之惠也非所敢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尫（楚大夫）入盟鄭以子良爲質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鞏叔趙穿荀首趙同俱爲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荀林父）隨武子（士會）皆欲還彘子（先縠）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河桓子不得已乃俱濟時

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令尹孫叔敖請勿戰已南轅矣楚子聽伍參（伍奢祖父）之言遽令改轅而北之會趙括趙同佐彘子遂戰而魏錡與趙旃以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爲以請盟入楚軍而實則挑之楚使潘黨逐魏錡而趙旃又至楚子親逐之晉人懼二子之爲楚得也使軘車來迎潘黨見塵起告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而卒奔以乘晉軍桓子乃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乃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焉惟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軍之奔者以廣隊（兵車）不能進楚人教之脫扃（車上兵闌）少進馬旋又教之拔旆投衡（拔旗投衡上使車輕馬可進）乃遁獨趙旃被逐時以良馬二與兄與叔父而已乘他馬以奔遇大夫逢氏始得車而魏錡御知莊子（荀首）莊子之子知罃爲楚熊負羈所囚莊子急反戰射連尹襄老死載其尸又射公子穀臣而從之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終夜有聲或勸楚子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不許遂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杜云十二月無戊寅當是十一月十九日）

蕭宋附庸國之近楚者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僖三十年介人侵蕭皆蕭國也至是爲楚所滅矣若定十一年自陳入蕭與自曹入蕭則實宋邑名與此無涉舊註皆誤說見莊十二年宋萬奔陳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陳與鄭幾爲楚滅晉罔不得而爭之矣惟宋尚服晉晉乃懲陳鄭之叛重結曹衛以要宋清丘一盟所以爲宋人伐陳地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前清丘之盟晉惡陳鄭之服楚而共謀討之宋先伐陳當以曹衛爲同惡之國而衛反救陳則叛盟矣但晉衛本相敵而晉視衛爲臣屬衛久不平況晉自趙孟主盟以來日與楚爭與國而不能護毗徒授禍耳在昔文元年晉伐衛時衛成公與陳共公約不受晉責故垂隴之盟陳衛相恤（在文二年）至今不忘此非清丘一盟所能閒也是以今之救陳在清丘爲叛盟而在垂隴則爲守信況當文元年衛報伐晉本孔達帥師以致衛人執孔達以說晉今

孔達仍帥師則達亦直以其身殉此行矣故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則是晉之惡衛之弱達之致死不避有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胡氏不知時并不識春秋大義責楚責宋曾無一定乃于此曰衛之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而于後殺孔達則又曰孔達棄信以危社稷稱國以殺惡其累上夫爭彊要信雖在孺子猶知其非義以解經之儒而一曰叛盟再曰棄信亦已異矣且孔達臨役直曰苟利社稷我則死之今反曰累上曰危社稷則必達死而晉有一矢之遺加于衛

者徧考經傳無是也全經旣不觀而一事始末又茫然不知其所自祗于書人書國間妄稱貶絶嗟乎衛君臣何罪而忍貶絶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則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以宋爲淸丘之盟而伐陳也

秋螽（公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穀作縠）

討邲之敗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之救陳也衛孔達實帥師爲晉以背淸丘之盟使來責衛其來使之人守而勿去曰罪何所歸盍欲得孔達也達因請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說謂說晉與文二年陳共公請衛執孔達以說晉同）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晉使去至是達自縊衛人以說晉并告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旣伏罪矣敢告已而哀其有成勞（謂平國之功）衛侯以己女妻達之子且使襲父位爲大夫焉按春秋專殺大夫者三十有二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云某國殺其大夫某者二十有四凡殺弒君之賊與忠良無故而被殺者書總一例皆以書國書人書名書爵妄生襃刺者全屬寃獄然而書例不殊而義各有取如此經連殺大夫一是先縠一是孔達皆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本似一例然各有義者晉之先縠楚之得臣皆以喪師殺者也晉殺其大夫先縠皆與僖廿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同衛之孔

達蔡之公子燮一以違晉殺一以違楚殺者也衛殺其大夫孔達當與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同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使宋伐陳又親伐鄭總以其貳于楚也夫以臨滅亡存之國而惡其亡存而必伐之豺虎無是矣是時晉但蒐鄭而不入猶畏楚也鄭伯乃如楚且使子張代子良而避（子良質楚者）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時申舟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言一明一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據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玉帛皮幣）于是有庭實旅百（主人答饗之盛）朝而獻功（如鄭伯親獻蔡捷類）於是乎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言來報之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何及矣（見賓而往晚矣）今楚在宋公其圖之公說乃使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不可使解揚如宋令無降楚佯曰晉師悉起將至矣夏五月楚子以圍久（自去年秋九月至此已九閱月矣）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其父申舟之字）知死而不敢棄王命王棄言焉楚子不能荅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築室于宋而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懼其殺害己也戰國刺客之風于此兆矣杜氏謂兵法因其鄉人而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而利道之蓋用此術）與之盟而後告楚子退三十里于是宋及楚平華元爲質此與十一年楚子入陳十二年

楚子圍鄭同一晉楚爭與國事而至此而宋鄭陳三國皆已大創晉苟知耻夫亦可以稍休假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狄之衺赤衺者潞者國名赤狄之別種也子爵也嬰兒潞子名據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潞相）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使荀林父伐之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

秦自文二年報晉人侵崇之後秦晉各易君兩相

休息而晉復召狄伐秦故秦又伐晉次于輔氏（晉地）

會晉景公治兵于稷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狄奪黎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遇秦師輔氏遂敗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而札名者傳稱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札字）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此非王命殺而兩下自相殺者與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例同據傳王孫蘇奔晉晉侯使隨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升殽于俎）武子（隨會）私問故（以享當體薦而今殺烝故怪之）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王為公饗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也）宴有折俎（宴則須可食故體解節折之即殺烝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秋螽（為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杞邑）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自宣十五年至定哀皆稅畝矣其曰初言自此始也稅者斂取之名

冬蝝生（蝝螽之始生者）

饑（五稼不熟曰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范氏曰前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左傳又有鐸辰亦留吁之屬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穀作謝火公穀作災）

成周洛陽周之東都宣榭者周宣王之榭也火者災也按爾雅釋宮無室曰榭凡廟無無室者室即寢也但寢制有三一是廟後之室廟以宴尸而室以藏主分作兩廂如禮器子路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是也一是制廟前之半以為室如廟前庭曰廟寢曰正寢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楹之傍曰翼室是也一是劃廟後之半以為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薦在後寢漢傳昭儀傳註廟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也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後室與前寢者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其曰五寢謂高曾祖禰并祖廟五廟有後半之寢而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雖同在七廟中而以遠當祧不置半寢遂限為五寢之埽此廟制也今宣王中興雖本不祧而遠廟無寢因之有宣榭之名何則以無室故

也孔疏引國語先王之寢樹一語以爲樹必是謂射之堂而其名曰宣則不能解且射堂偶災何處以布告天下公羊明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制遂有疑祧廟之無後室者胡氏且從而兼之謂講射宣廟有堂無室夫以先王之廟而可爲射堂宜乎在泮獻囚直戮人于夫子之廟庭而不知非也（古學宮與孔子廟庭爲二今以文廟爲泮林則獻囚在廟矣此亦大無禮者）

秋鄭伯姬來歸（出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左公穀俱分作兩節）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

晉侯將盟諸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跛而登跛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者不涉此河乃先歸使其介欒京廬待命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赴會高固先遁晉乃會于斷道而執蔡朝晏弱南郭偃三

人既而用苗賁皇（楚鬬椒之子奔晉者）言使逸之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宣公母弟也左傳云凡大子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此策書通例使然若簡書則不同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則公不在亦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昭八年陳侯之弟招則公不在而公子與弟皆可稱並無一例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齊侯乃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遂還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此邾大夫戕鄫殺鄫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皆稱人說見前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以公命如晉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襄仲殺子惡是齊甥故失齊援）臧孫叔（臧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臧孫名）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帷（除地爲壇而張帷）復命于介（君薨當復命于殯升自西階執圭復命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不得至殯則立介爲位介南面歸父北面執圭如前行禮）旣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二　成公元年至七年止）

成公（公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無冰則冬恆燠矣

三月作丘甲

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衞伐齊時宣公與盟而又使公孫歸父求好于晉齊實怨之至是將伐我而我爲預備因作丘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正謂是丘兵賦也但丘甲不可解在諸書俱無明文惟杜氏引周禮并司馬法作解似乎可據然猶有未合者據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則丘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馬法則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今魯以用兵之故增益兵賦以一何所賦之車責之一丘故曰丘甲則無論國家增賦必正多加少若以四丘之車而責之一丘則四倍加賦定無是理乃卽司馬法而周禮小司徒註所引與此不同彼以百井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其出車之井與甲士徒卒數俱不合且此司馬法者非他卽齊景公時司馬田穰苴所著書也穰苴變齊法攺管仲內政並非周制且其人在昭定之間成公此時尚未有此法也況出車與出甲截然不同古賦車之法不傳其散見諸書者大抵鄉遂賦人都鄙賦車而甲楯諸器則皆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皆須自司馬名曰授兵及其還軍則仍收之官名曰受兵輸凡弓矢戈楯皆如之則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衛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未有出車而可名出甲者自春秋之季將變車戰晉魏舒毀車而爲行吳以百行爲萬人帶甲三萬魯三家將作三軍亦願毀其乘以作行兵而行必帶甲如成十八年晉胥童率甲八百以攻郤氏襄二年楚嬰齊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伐吳國語吳有水犀之甲三千卽宋鄭小國宋景公卒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鄭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相爲防守則其時之崇卒而尚甲爲何如者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鞼盾贖罪而楚蔿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則是列國用甲各爲定賦而魯以外備齊難亦令賦甲使每丘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丘甲蓋賦以丘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丘足矣亦謂丘有十六井可相準耳其後魯各有甲定十年圍郈以叔孫氏之甲出于郈門哀十一年齊師伐我有季氏之甲七千皆以是也若穀梁謂一丘士農皆使作甲則驅四民而爲工勢有不能若胡氏據唐太宗兵法謂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四丘出七十五人止三甲今增二十五人使一丘出一甲可得四甲則周制並無二十五人爲一甲之事且僅增人數則既非賦車又非賦甲直是季世抽丁之法全非古

制。見周禮大司馬起徒設法凡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卽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故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不問車甲但徵徒兵在周制亦自有法何得違以唐制溷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宣叔名許文仲之子以齊難乞盟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

前文十七年周大夫甘歜乘戎飲酒敗戎于邥垂而戎憾之至是年春晉侯使瑕嘉（卽詹嘉）平戎于王王使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卽王季子）以爲戎無備

可乘間也叔服（內史）諫阻不聽遂伐茅戎而敗績焉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我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邑門）龍人囚之齊侯請勿殺不聽膊諸城下（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本誤四月無丙戌在五月一日）

衛侯以齊師伐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值齊師自伐魯還遇于新築石成子（卽石稷）欲不戰孫子不可遂敗績時齊人將獲良夫幸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稱新築人猶孔子父鄹邑大夫稱鄹人類）救之得免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

孫良夫還自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乞師會臧宣叔亦如晉皆主郤克晉侯許以七百乘而郤克請增之至八百乘遂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此以前盟斷道時晉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侯不至且帷婦人以觀克而笑之故以報也至是臧宣叔逆克從齊師至于靡笄（齊山名）齊高固入晉師投石以營之癸酉師陳于鞌時齊侯以逄丑父爲車右急于戰不介馬而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而桴鼓未絕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齊山名）逄丑父與公易位（欲代公也）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車止丑父易轄車面佯使公取飲公逸韓厥獲丑父獻之郤克克縱之齊侯還軍使軍人求丑父三入三出（言出入晉軍也）晉師乃入自丘輿擊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卽國佐也）

賂紀甗（紀國之甗）玉磬與地以求成晉人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國名同叔蕭君之字子者女指齊侯母也難斥侯母故曰蕭君女也公羊作蕭同姪子註蕭同國名則國非戎狄無二字者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則益無解矣其母異而無理如此）且使齊封內盡東其畝（壟畝東行則晉可循壟而達齊）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盡東其畝則君車便利其如先王之制何時魯衛在軍者皆諫曰齊疾我矣遂許之

書例凡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其書二使者必兩事使也至于行師則諸卿並書一則重兵事一則本國與列國有異此與後六年仲孫蔑叔孫豹如師師侵宋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例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袁婁齊地是時晉人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先路（革路木路）三命之服（三帥三卿本三命故魯以此賜之）司馬（主兵）司空（主營壘）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于卿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據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以蜃作炭埋壙禦濕）益車馬（多齊車道車散車并馬之類杜註誤）始用殉（偁瘞曰殉偁者偶人也古用芻靈周用偁人孔子謂芻靈爲善偁爲不仁則此時無用偁者矣故曰始用若用生人殉則前文十八年秦伯卒以子車氏殉何得言始杜又誤矣蓋用生人者戎狄之禮中國無是也）重器備（明器有干祚甲諸備器之物）椁有四阿（阿柱也晉語立于西阿西柱也杜作四注誤）棺有翰檜（翰旁飾帷黼之類檜上飾竟齊之類此皆王禮）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晉師敗齊時魯衛與焉及齊使國佐求成而晉不許則魯衛與有請焉故晉于盟爰婁時令齊還我汶陽田而至是取之取者不以好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宣公之世楚強而晉弱故宣公使大夫求好于楚而楚莊既卒宣公亦薨値晉景嗣興御克乘敗之際遂藉晉敗齊而紓我齊患此非背楚實勢使然也乃楚復責好魯衛以宋鄭陳三國已事移之魯衛則以宗邦望國而奔命強大辱之甚矣然而罪在晉楚仍不在我者以我固無如何也時楚師救齊以魯衛皆在晉軍遂移師侵衛并侵我及陽橋（魯地）孟孫請賂之乃以執斲（男工）執針織紝（女工）皆百人并公衡爲質（公衡成公之子此時可爲質則必始娶之媵所生者）楚人許平其不書侵我并納質諱國辱也此文例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地闕）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公乃與楚公子嬰齊（莊王之弟楚卿也）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曹諸國大夫盟于蜀其不書蔡侯許男者傳稱楚共王不在軍而蔡景公當王車之左許靈公當王車之右是二君者共乘一車祇得爲楚王車左右之御士非國君也故不書此文例也若列國大夫俱不稱名而稱人則五國知名五國不知名遂

略之也左氏以此爲匱盟匱盟者竊盟也言畏晉之知而竊與楚盟則不然天下無十二國共盟而猶謂晉不知者且楚師實臨我晉不能救而禁我之求成不得也見書法無貶例也此與隱三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例同

二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前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及魯魯衛惡之至是會晉師并曹宋伐鄭左氏誤謂討邲之役夫邲之戰在宣十二年是時楚方伐鄭鄭幾滅矣晉以救鄭而致敗與鄭何憾至十四年鄭以晉敗故如楚謀晉而于是晉討鄭試經書晉侯伐鄭見在也今相距十一年經明書楚師鄭師伐衛而此請大國之師方合諸侯以報之而仍曰討邲之役其于夫子之經一概悖盡吾故曰左傳棄書但當敘事若偶出一意以解經文必致大謬即此是也

衛侯與宋公俱先君未葬宜稱子而皆書爵者以是役魯爲政而衛副之不當以非禮之事顯咎人國故隱而書爵且是役已敗傳稱鄭公子偃師師

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皆鄭地）鄭皇戌如楚獻捷是諸師敗績而皆不書一諱國惡一諱國辱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宮也（羣公廟皆稱宮）災者天火也廟災哭三日禮也按新主入廟禮無明文惟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禫纖之後以禫月過吉祭（齊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妣配必踰月吉禘然後

遷主于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二十年十月甍則成元年十一月爲大祥二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則禫已踰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則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胡氏謂不稱宣宮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則不惟不曉禫後踰月正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笑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卽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之末名爲禰廟自伯禽以來卽已有之雖名爲新宮而實卽舊廟並無新造之例是必待

吉禘之日將四親并祧合食太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而然後新主遂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爲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見檀弓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正言廟也而胡氏又誤解檀弓疑是先人生平所居之室故謂先人之所居可哭而虛廟不可哭夫先人所居卽後人所居是也所居室災乎而不哭宮廟火三日哭禮之不講而妄議哭法徒增人笑耳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而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且厚葬爲（見前）非禮極矣凡此皆書事而義自明者何則二年八月卒三年二月葬義可知也不然此時書例亦何難去日去諡如俗所云而並不一及何耶

夏公如晉

惡盟猶之不得已也

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許久服鄭隱十一年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國嗣此經屢書鄭伯伐許爲討貳也及僖六年楚人圍許後則鄭不能再有許矣今乃以許恃楚不事鄭而興師伐之則鄭以強大凌弱小罪在強大此一定義例而又以已所服事之楚而徙以許故而隱與楚爭此在義理與事勢兩有未便而謂鄭可爲之乎故夫子于鄭之伐許凡二年之間三致意焉

公至自晉

是時晉與楚求和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此邲之戰爲晉所俘者）以求知罃（此爲楚所俘者）楚子許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田之邑也齊不伏取故圍以師焉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牆）

廧咎如者赤狄之別種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種中故復討之據傳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八字則必經有廧咎如潰四字

而左氏以已意釋此句今闕之耳

冬十有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皆爲晉來尋盟恐貳楚也荀庚者荀林父之子元年齊將伐我臧宣叔與晉侯盟于赤棘宣七年衞侯欲爲晉致魯而使孫良夫來盟至是皆尋之其與盟兩日以各聘不合故也二卿不係國以承上晉衞文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書及不書公見二卿之抗二卿不繫國見遂事之專則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時齊求成未敢抗也且以君命來未嘗專也然而書及不書公書國佐不書齊乃何居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將出叔姬故來朝修禮以告其斂焉）

夏四月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三月而葬何速也）

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以禮及公歸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然國大臣睦而通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强非吾族也乃止

冬城鄆（鄆公作運）

鄆魯地名冬而城鄆亦與時合但文十二年已城諸及鄆矣此又城之豈一地兩城耶按杜氏于前城鄆註云此是東鄆爲莒魯所爭地今所城爲備晉而設即後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者其地在魯西名西鄆與前不同

鄭伯伐許

此鄭悼公也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死今悼公喪未踰年即遣公孫申帥師以强許田許人敗之展陂（許田）鄭伯乃親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是時晉欒書荀首士燮俱帥師救許伐鄭賴楚使子反救之以鄭方事楚楚不悟鄭伐許之與己爭也及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與鄭訟而鄭不勝楚乃執皇戌及公子國（鄭穆公子）鄭伯歸因棄楚而請成于晉先與晉趙同（趙衰子）盟于垂棘（晉地）而于是晉楚之爭鄭則以楚鄭之爭許而又一變焉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此大歸也大歸猶稱杞者雜記諸侯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杞餘見前年來朝傳

仲孫蔑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餫者野饋之名所以畏晉而申敬禮者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傳曰凡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入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以行禮于山川之神）梁山晉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此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

同盟蟲牢爲鄭服晉也時天王崩四十日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嘗朝周而宣王饗之諸侯事四親自高祖而上則皆祧之魯惟伯禽不祧今魯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之廟亦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著謚一以崇武也其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至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伯禽）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惟崇武故特加文字以與武相對）左氏斷以己意謂以鞌之功立武

功（簭戰見前二年）夫簭非爵功雖旁人皆知之豈有魯君臣親受晉辱而肯貪晉功爲己功者若如宣十二年楚子云爲先君之宮以告成事則此係行軍之際各載遷主以出戰而及乎戰勝則就其戰地設宮告主如大傳所稱牧室爲牧野告勝之處何嘗在國中特立一廟且其所載主雖係遷主然實稱祖禰尚書所謂用命賞于祖曾子問所謂以脩告祖禰是也其于武公何與焉

取鄟（鄟附庸國也）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

此晉命衞討宋也蟲牢之會宋公初辭之而後與會晉以其抗也命衞伐之是時晉伯宗夏陽說同衞孫良夫甯相并鄭人及伊雒陸渾諸蠻戎一齊出師然師過衞時見衞不守備夏陽說卽欲襲衞若今不如有孫良夫甯相之在師者然則衞之在晉雖不得當次國然亦何至卑弱如是故此不書晉并不書諸國及戎而獨書衞大夫帥師侵宋使晉之惡衞之辱求其事而皆見焉夫衞何庸侵宋哉嗟乎衞自顧且不暇乃侵宋哉

夏六月邾子來朝（邾公作邾婁）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此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晉命魯討宋也三年公會宋伐鄭四年宋使華元來聘五年仲孫蔑如宋是年冬公與宋公同盟于蟲牢未嘗有隙可乘也以受人之命而遣將興師公行侵掠恥可知已故不書晉命一似我之自爲之者雖諱國辱乎然而晉之惡我之辱求其事而皆見爲此文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以服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誤）

據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楚二縣）之師救蔡禦諸桑隧（上蔡地）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欒武子武子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皆不許遂止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卜郊在寅月卜牛在子月鼷鼠鼱鼩鼠今名鼠狼

是也未卜日不成牲故稱牛徐見前

吳伐鄭

鄭小國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形者也夫（言無相恤者）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衞地）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楚邑卽淮南下蔡縣）

前宣十四年楚圍宋還子重請賞田以申呂之田申公巫臣獨不可謂申呂成賦以御北方若賞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將至漢矣子重怨之當楚討陳夏歸（在宣十一年）楚子欲納夏姬巫臣諫止焉及子反欲娶之巫臣曰是不祥之人也是夭子蠻（姬鄭穆公女其兄靈公殺死無後）殺御叔（其夫）弒靈侯（卽陳靈公）戮夏南（其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所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楚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乃使鄭召姬而待己于鄭及楚共卽位將伐魯（陽橋之役）使屈巫（卽巫臣）聘于齊且請師期巫臣乃盡室以行就鄭娶夏姬使介反幣（復命）而奔晉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使之爲邢邑大夫至是子重子反滅巫臣之族盡殺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襄老之子黑要而盡分其室巫臣自晉貽二子（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乃請使于吳晉侯許之見吳子壽夢而悅之留吳以一偏之車九乘與一兩之卒二十五人并其射御教之以乘車戰陳而使之叛楚且寘其子狐庸爲吳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屬國）子重奔命焉於是會馬陵而復以州來之入子重乃自鄭奔還計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凡蠻夷之屬楚者吳盡取之而于是晉復強而楚乃頓衰

冬大雩

衞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者良夫之子衞定公惡之乃奔晉其奔也獻晉所食戚邑衞侯如晉晉反戚邑焉

終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三成公八年至十八年止）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爲齊所侵者二年以從晉伐齊而歸我三年以齊不伏取而與師焉今已七年矣又使之歸齊何以處魯魯亦何以自處時季文子雖有辭然不敢顯言第于餞晉使時私言之嗟乎晉無道如此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復侵蔡以六年救鄭時已侵蔡而未得志也至是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而大獲焉鄭之反覆其又得以侵小如此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傳云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宋共公也納幣者聘共姬也（共姬爲穆姜女成公姊妹）士昏禮有六禮五禮四禮之殊而諸侯則止有行聘納幣二禮與士不同又昏禮無主人以婿不自主須父母命也天子諸侯總無父矣此稱宋公則必并其母亦無有者說見前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初趙嬰（盾弟）通于趙莊姬（盾子朔之妻）原屏放諸齊（原即趙同屏即趙括皆嬰兄也）莊姬怨之至是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乃殺同括惟朔子武從莊姬畜于公宮得免其稱國殺并稱名俱是書例使以同括爲無罪耶則與陳殺其大夫洩冶例同以爲有罪耶則與晉殺其大夫里克例同俱見前

史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而子孫在朝何以懲罪乃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而滅其族與傳迥異且其辭甚直其理甚正其事亦不可爲無據此必當時有其說而戰國以後尚相傳爲實錄者祗史遷記事極疎謂趙朔妻係成公之姊則文公女也未有趙衰娶文公女而其孫朔可並娶其女者且此八年殺同括在晉景爲十七年非三年也凡此皆存之以置勿論者然要其說則何可廢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左公穀皆作錫）

召伯召桓公周卿士也禮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及諸侯來朝而合瑞焉但賜在即位之後如文元年毛伯來錫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同而此在八年之秋故杜氏以爲緩然諸侯久不朝矣而王尚賜此此正告朔餼羊有志者所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緩也乎春秋十二公惟成朝京師（僖公朝王所耳）然已在十三年矣緩乎否耶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雖來歸而杞伯悔之請歸葬于杞則不終歸

矣故稱杞與文十二年稱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公穀皆以叔孫下別作一節）

晉士燮來聘特謀伐郯以郯事吳故也夫吳伐郯時伯主不能救郯及伐郯後又不能討吳以椊後患徙使受禍之國以苟存而乞成者乃甫成而討貳之師集于城下惡盈貫矣是時公賂燮請緩師燮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

此以我將嫁共姬而來致媵者禮諸侯娶夫人則兩國來媵每國三人謂之九女以本國一夫人一姪（兄子）一娣（弟）兩國皆一媵一姪一娣也但左氏謂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春秋媵多異姓即此亦儼然有齊媵也又國語云王御不參一族正謂非一姓豈左氏自矛盾耶抑王禮異耶若公羊謂媵止二國無三國媵者則此年衛媵明年晉媵又明年齊媵儼三國矣惟徐仲山春秋日記有云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姪娣總名少少或一或二不必定三故有三國來媵之事以爲三國亦九女耳此說近之至于

十二公嫁女不特共姬然此特詳者公羊以爲閔其賢而來媵則共姬以守禮死豈能預知且春秋何時齊晉何國何有乎一女子之守禮而爭來致媵此不過以魯係宗國其生平儀節往來在諸國久行不廢不當以輓近降殺而在我則方畏彊大値齊晉侵虐之際而尚能致媵則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備大體此正春秋揚美諱辱之微情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衛地）
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則當廟見舅姑以成婦禮今國君夫人于三月後則其舅先公早已在廟夫人之家當遣卿聘問致成婦之禮在他國來謂之來聘在我國往卽謂之致女此恒禮也胡氏謂遣卿非禮則桓三年齊侯使弟年來聘仲年介弟然亦聘也此何所分耶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蒲之盟鄭既受命于晉矣既而楚反賂鄭鄭伯復會楚公子成于鄧至是鄭伯如晉晉以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縣）而遣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其無道如此楚乃使子重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作運）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人乃獲楚公子平而囚之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乃圍莒而莒城亦惡遂潰楚乃入鄆左氏曰莒無備故也又曰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前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至十五年而秦人伐晉已報之矣至是必驅白狄來以咎白狄之役

鄭人圍許
鄭伯執于晉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圍許以示之暇且若將改立君者而緩爲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魯邑冬而成城書時也且言急備也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已三卜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矣郊不過分遂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前年公孫申有改立君之謀）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大子）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時晉侯有疾乃生立太子州蒲爲晉君而會諸侯以伐鄭其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杜氏曰父不父子不子一國兩君大亂之道也于是鄭子罕賂晉以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受盟以子駟爲質（皆穆公子）而鄭伯得歸

齊人來媵（媵有遲致者以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畏晉如晉親弔已非禮矣晉人復止公使公送葬是時諸侯莫在者而公獨送焉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初晉景之未死也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前馬陵之戰所獲者）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也（樂官）與之琴操南音（楚音）范文子曰此君子也（以不忘楚）會晉侯方慮楚將以餙好遂遣鍾儀歸而使之求成楚乃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而修好焉及去年春晉復使糴茷（晉大夫）如晉報公子辰之使而未反而晉景死至是公如晉弔晉已止之送葬矣復疑魯之曾通楚也曰將俟糴茷反驗魯虛實必不與楚通而後得歸自去年秋七月至此春三月已閱九月矣公乃不得已而乞受盟焉夫友國相恤貴撫以德乃徒恃彊暴以加于宗邦已則求敵成而反忌人之往來凌弱虐小莫此爲甚左氏無識徒誇晉君臣之能動以范文子欒武子知莊子韓獻子作人求善爲之鋪張而胡氏狗莊全以晉順楚逆爲諸國向背之斷其于事理之得失毫釐不解惟夫子傷之自晉會赤棘以後凡受盟受伐取田歸田如晉還晉皆一一詳載而于作丘甲城中城立武宮諸綢繆事且三致意焉世尚昧其旨何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作州後同）

郤犨來聘且涖盟犨求婦聲伯聲伯奪其外妹（出母之女）之嫁施氏者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聲伯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則死亡矣）婦人遂行

夏季孫行父如晉

此報郤犨之聘且亦涖盟而經不書者必不成盟或晉君不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初以齊見侵不得已乞事晉爲雞之戰絶前好矣至是齊君親立乃復聘于齊而修成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蔡

周公楚（周卿士名楚而食采于周者）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周卿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地闕）

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武子聞晉使羅茷求成于楚而楚子許之將復命矣華元乃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使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東門之外而後會瑣澤以合齊魯使聽成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闕）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時名公佐師且郤錡將事甚不敬故不書名兵而書乞師以諱之後凡書乞師皆同

三月公如京師

赴晉名過周因朝王焉其不書朝者文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畢遂從劉康公成肅公（皆王卿士）會晉侯伐秦於時欒書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趙旃郤至郤毅欒鍼俱在軍夏五月與秦師戰于麻隧（地闕）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其不書王人者爲王諱也不書秦敗者故闕之也皆文例也不然未有公在軍而不知有王人兼不知秦敗者此不須告也按杜氏云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夫經據簡書傳據策書策書既存簡何得闕孔氏又謂經之闕漏以策書所無也今傳反有者必當時簡書尚有此文故採而入傳則是其簡其策在夫子作時必有一存而一闕者而夫子仰因其已闕而故闕之益甚不取乎通王人脅列侯越疆奪界動中國之衆以報私憾而徒傳此區區之一勝也不更女父是爲秦不更之官而名女父者漢書稱

商君爲法于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其爵級凡二十中有不更左庶長右庶長諸名此傳有不更而襄十一年傳又有庶長鮑庶長武則必春秋時秦先有此官而後漸增之以至二十非盡商君新立名也唐啖助趙匡據此疑左氏秦人在戰國之後故有此官而陋儒遂謂其傳爲漢人所造夫左氏即秦人後于商君然豈不知爵級二十爲商君所定而反以其名强入之魯成襄秦桓景之間以自取敗漏是欺見也且諸官實不自商君始也史記秦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又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此皆在春秋之末秦孝公用商君前者即商君初說孝公孝公拜爲左庶長是商君未立法前且身爲其官矣即商君誅後毀其所立法而庶長疾戰修魚庶長章擊楚諸名仍存未嘗以毀法而去之也啖趙本無學而陋者又從而和之夫爵級中有大夫名矣將毋大夫亦秦末官乎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此成肅公與曹宣公俱卒于師成肅公不書諱王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當曹伯死晉師時公子負芻與欣時皆庶子也負芻爲居守使欣時迎曹伯喪及還而負芻已弑太子而自立子臧（即欣時）將出亡國人從之至是既葬負芻慮國人有變告罪請子臧反子臧不得已乃反國而辭采邑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前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而林父奔晉今衛侯如晉晉侯强使見林父而衛侯難之及衛侯還則晉使郤犨納林父于衛衛侯欲不從夫人定姜勸之曰不從將亡（晉見伐必亡）雖惡之猶愈于亡乎乃受之而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成公逆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子罕（公子喜）伐許爲許所敗鄭伯復伐之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不得今許以申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走之齊而嬰齊無與至是卒以大夫禮葬而書之于册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賜以已字）經于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解春秋不顧前經因不曉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曷謂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而于是以兄爲父以父爲祖喪生倫亂昭穆滅理傷教出春秋始矣夫歸父奔齊並未絕嗣原不必爲後卽欲爲後而大夫繼爵不繼統亦並無有弟爲兄子子爲父孫之理蓋以繼統言則僖兄爲子閔弟爲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卽父子也以繼爵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爲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嫡兄臧爲爲後然而兄不父弟爲不祖叔何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爲父子則爲無父以大夫而繼統系則爲無君無父無君總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在經傳所本無者而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且從而遵之據之亂臣賊子不絕于春秋而反與于後此之解春秋者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歸下有之字）

此曹伯卽負芻十三年殺太子自立者故執歸京師使天子治之時諸侯欲立子臧子臧奔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公子貞莊王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盟在十二年）子反不從遂伐鄭并侵衞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公穀宋殺六字宋魚六字俱各一節）

宋共公旣葬以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桓莊之

族皆以次爲卿會司馬蕩澤謀弱公室而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不平將奔晉左師魚石者蕩氏族也與大司冦向爲人少司徒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五人皆桓族惟華元與司徒華喜爲戴族司城公孫師爲莊族故魚石欲止元而魚府沮之曰右師反不討桓氏乎曰反則討止及澤耳不反必以晉楚之兵來無桓氏矣魚石乃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元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而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畏以同族故并罪故出舍睢上以示將奔乃華元固留之且親留之而五人不從及元反而魚府始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至登丘望之則右師果馳歸夾睢水閉門登陴以防變于是左師二司冦二宰遂奔楚徐仲山曰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或曰以奔晉告則未有宋奔先告者）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号恥否恥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此必簡牘有脫誤者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著木成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二大夫）大敗鄭師于汋陂退不設備鄭人覆之獲將鉏樂懼以還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公以甲午晦別作一節言晦也晉侯下又作一節穀梁甲午晦晉侯以下合作一節鄢陵楚地）

前年楚伐鄭鄭與楚成至是晉侯將伐鄭欒書將之士燮御錡荀偃韓厥卻至皆在軍卻犨徵齊衞之兵欒黶來乞師三國兵未至而晉師起鄭人乃告楚楚子救鄭以子反將中軍子重子辛佐之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欒書不可六月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可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晉侯陷于淖欒鍼掀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令射錡中項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投養由基所射無不殪晉師不能從子反乃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以圖復戰楚子召子反謀值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楚子曰天敗楚也乃遁范文子立于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即子反也十五年伐鄭背盟以致敗故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方晉之來名兵也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

于衛公出于壞隤（魯邑）已赴名矣叔孫僑如（宣伯）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穆姜助之（姜成公嫡母與僑如通）請逐二子而後行公難之姜怒會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是皆君也公乃申儆備設守使孟獻子守公宮然後行故不及會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壞隤待勝者而歸之也晉侯怒不見公此不諱者家難不可沒然亦以甚晉之惡故書之

公至自會（左連上作一節）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受晉命會尹武公（王卿士）及諸侯伐鄭諸侯師次

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不敢過鄭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使叔孫豹（僑如弟）逆晉師而已爲食于鄭郊以待之四日不食（晉師未至不致先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荀罃）又以諸侯之師侵陳并侵蔡未反諸侯又遷于潁上既而鄭師夜突出諸侯皆失軍（晉之虐諸侯如此）

曹伯歸自京師

曹請晉侯赦曹伯晉侯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前奔宋）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致其邑與卿而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晉地）

宣伯愬郤犨使執季文子殺之晉從公所執季文

子公還待于鄆（西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宣伯之情君知之悉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大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二臣朝亡則魯必夕亡大亡魯以屬齊楚治之何及時郤犨與聲伯（前十一年郤犨娶聲伯外妹）欲爲聲伯請魯邑以赦行父聲伯力辭之會范文子亦爲言謂信讒慝殺忠良不可乃許魯平而赦季孫冬十月魯人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公未歸而國人逐之諸大夫共盟以爲戒）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乃名叔孫豹于齊而立後焉（宣伯弟即叔孫穆子也立之爲得臣後）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晉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卽穆姜所云皆可君者然不及公子鉏必宣伯與偃別有謀也故不書殺而書刺刺者訊也謂訊得其情而後誅之也說見前

十有七年

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名伐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　國語註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佐邾人于柯陵今經無此文）

因伐而盟之

秋公至自會

據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然奔命極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據傳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齊侯夫人）身蒙婦人衣而出入焉鮑牽（鮑叔牙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佐）武子召慶克而敕之夫人怒會齊靈公從晉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先閉門索客以備姦亢夫人愬靈公謂高鮑將拒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公乃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時鮑牽弟國在魯齊人名鮑國立之（爲鮑氏後）

九月辛丑用郊

周九月爲夏七月無郊之禮且用字無解此必經文有脫誤者若胡氏謂以人饗則必曰用于郊且此何人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作軫穀作蜃　貍脤地闕十一月無壬申日似有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者胥克子也怨郤缺廢克（在宣八年）與嬖

人夷陽五長魚矯之讎郤氏者使楚公子茷（鄢陵所囚）告公曰是戰也郤至實召楚君欲乘敗而奉孫周（晉襄曾孫即悼公）以事楚公信之以告欒書書亦忌郤氏曰其有焉會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殺張公曰季子欺予將作難胥童請先殺三郤郤錡將攻公郤至不可胥童乃與羊夷五師甲攻郤氏先殺錡與犨而至欲出奔追殺之皆尸諸朝且劫欒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厥曰殺老牛莫之敢

尸而兇君乎乃先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京師（即孫周也）而立之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陽五之屬）

楚人滅舒庸（楚與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也下同）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初高無咎之奔莒也（在前年）其子高弱以盧（高氏邑）叛慶克帥師而圍之時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而佐亦畏禍而據穀以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師伏夫人宮并殺子國勝而使勝弟國弱嗣國氏後

公如晉（朝新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楚鄭伐宋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皆十五年奔楚）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左氏書復入例與經不合）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謝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皆不時凡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華元告急于晉晉韓厥爲政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闕地）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以先君將葬請先歸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四（襄公元年至十八年止）

襄公（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杜曰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前年夏楚伐宋納宋魚石于彭城而去其冬宋圍彭城楚復同鄭來救之宋告急于晉故十二月晉爲虛朾之盟以謀伐宋仲孫蔑與焉至是會晉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晉取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兒弟五人歸而寘之瓠丘其不書降晉者以外事略之也若彭城上加宋字傳以爲特別于楚且不繫叛人以成宋志則不然楚未嘗取彭城而有之何必別楚魚石兒弟亦偶據彭城並未嘗爲楚所封（公羊妄說）而君其地又何必不爲之繫且魚石兄弟本是蕩氏即宋桓之族亦非宋之一字可以絕其繫而懲其叛況此入彭城圍彭城與哀二年

蒯聵入戚齊與衞圍戚無與彼當夫子在衞時不書衞字則此非追書可知大抵史官不一人此時史官書宋事又各有書法往往多書宋字以志異而別無義例如此事始成十五年經書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連書五宋字旣則十八年經書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連書兩宋字此皆一時之書法無所爲者不然書宋彭城不以宋地與叛人也乃歷書宋魚石則早以叛人繫宋矣以宋魚石守宋彭城夫亦孰得而絕之（是時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爲討齊以太子光爲質于晉後凡盟會有齊世子光以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乃復侵楚焦夷及陳時晉侯衞侯皆次戚以爲援兵焉

孟子定五伯之罪惟在摟諸侯以伐諸侯今晉悼爭伯全用此術日役使諸與國以啁啾此諸小國幸與方迫楚楚能奔命晉得以稍逞其威然而齊魯衞之侮辱與宋鄭陳之炮割則慘極矣胡氏不解論世祇知向晉爲順向楚爲逆而不知向甲而乙爭之師臨城下國已垂滅而甲不知救則不得不與乙乎及乎乙而甲之討貳者其摟伐之師又至城下則向背順逆將何取正先仲氏嘗讀宋史嘆太王避狄未爲失計大夫之立君本爲民也君不能庇民而致使百萬生靈日供慘戮我何以自安春秋自文宣以後大之爭小實類于是故徐仲山曰春秋小國當守鄭公子去疾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我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其大國當守晉韓厥之言曰欲求得人必先

勤之（言勤救其急）若以晉楚分逆順是豎儒齒見不足道也此爲名言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二縣名）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周簡王也）

邾子來朝

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時天王赴未至）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初穆姜（成嫡母）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櫬者親身棺也天子四重諸侯三重其親身者名椑即櫬也頌琴雅琴）季文子取以與夫人爲（成十六年穆姜欲逐季文子故惡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更事晉以息爭）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君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此晉伐喪也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伐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使其送會葬者）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近萊之邑）

叔孫豹如宋（聘新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前此會戚謀鄭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鄭邑時屬晉）蓋巖險之邑爲地利所必爭者苐恐齊貳于晉而滕薛小邾俱不至欲借城虎牢以覘其向背至是獻子通諸齊以全其好故諸國皆至城虎牢而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以多受小國賂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鄰之始）

楚子重伐吳爲簡（選練也）之師克鳩茲（在蕪湖東）至于衡山（在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而於是楚頓衰

公如晉（即位而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地）

公與晉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因合諸侯使士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與士匄盟于耏外（耏水名）晉乃會王人單頃公及諸侯同盟雞澤（晉地）時齊世子質于晉故以從晉復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春秋書同盟一十有六然並無義例不過曰共盟已耳若謂以王臣預盟爲同則洮與翟泉皆會王人而皆不書同若謂諸侯同欲故書同則見有齊侯不欲而盟之耏外者矣釋例之不可據每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以楚弱來成晉侯使和組父告諸侯以誇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旣盟而僑始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其不書諸國者省文也祗書叔孫者詳內而略外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此時惟許未來服故伐之

四年

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此不知何事如晉左氏以爲報知武子之聘夫荀罃來聘在元年冬迄今已四年矣中間孟獻子會晉于戚又爲晉城虎牢又公親如晉及歸又如晉會雞澤又叔孫穆子爲晉盟諸大夫豈有至此未報聘者況左氏于荀罃來聘下明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荀罃之來大國聘也公之如晉小國朝也夫朝卽報聘矣左氏自爲例而自叛之如此吾但知有經而不知有傳夫然後夫子之春秋見焉然則經之没于傳也不旣多乎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後同）

此成之媵襄之母也時公方七歲而定姒又微季文子將不使殯廟（古制皆殯廟故三代之殯皆在階上三禮出自戰國妄解殯廟是朝廟夫朝與殯何涉）不櫬（襯棺見前）不虞（旣葬之祭諸侯五虞）而匠慶諫

之且曰君長誰受其咎遂如禮又匠慶請木季孫曰略言任憑掠取之也時季孫會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將爲已櫬匠慶乃掠而用之季孫無如何餘見文五年傳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諡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

左氏曰聽政也謂受其貢賦多寡之政也且親喪未五月而即往聽政然則魯直以天子之禮事晉矣時公請以鄫屬魯謂可稍助魯貢賦以爲晉司馬徵發兵賦之用名爲官命晉許之

陳人圍頓

前此雞澤之盟陳人背楚而歸晉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爲其叛也時冬月出師而今年之春楚師猶未歸而駐于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已言于朝然仍不即救則亦何藉有晉矣幸陳侯初卒楚人將伐陳而聞喪而止得以稍解爲一如鄭成公卒（前二年）晉師伐喪將若之何今頓本服楚楚使伺陳人之間而陳反圍頓以啟楚釁且受命于晉而晉不之禁是禍小非恤小也故經予司馬侵陳略而不書而第書陳之圍頓以見後此之被伐皆陳自爲之晉成之而楚無與焉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僖公初立且初服晉又與公爲雞澤之會故來聘公子發者子產之父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作繒）

公再如晉時請以鄫屬魯故邾莒伐鄫而臧紇救之敗于狐駘檀弓所云魯人之髽而弔自敗于狐駘始者是也即國人亦有誦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至是則叔孫穆子同鄫世子名巫者受成于晉以謝鄫屬魯之命此是實事故後此經書滅鄫書如邾書如晉皆以此爲根據而公羊好誕造爲鄫子立莒甥以絕祭祀謂之滅鄫則于策書實事旣無可據且即此經前後文皆不通矣吾不知胡氏何以必遵之而不一顧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吳地）

吳以不會雞澤故使大夫壽越如晉謝之且請更會晉乃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嗟乎魯衛之受

晉命乃爾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之故云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盟于戚會吳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以屬鄫不利（以前年為邾莒所敗）故使鄫大夫聽命于晉而自為會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之在戚會者除吳人外皆受命于晉而為晉戍陳其獨書我魯不書諸侯者以諸侯無受戍之理且不逐衆戍一若我之自戍之諱國辱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之貪欲）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方不能有陳不如舍之）其冬諸侯戍陳子囊乃帥師伐之晉復會

諸侯于城棣（鄭地）以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向作東主）宰庀（具也）家器為葬備無私積無藏金玉其公儉如此

六年

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張弓貫弱頸近于襄首

平公見而惡之曰司武（司馬）而梏于朝難勝任矣遂逐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穀作繒）

魯不能有鄫懲狐駘之敗而反命于晉聽其自輸貢賦而自與於會則魯之任莒滅鄫而復與邾平雖不無過弱非恤隣之道然其無負于鄫則尚可原也晉不能衛鄫及既滅又不能討莒以還鄫乃復來責魯必使季武子如晉而聽晉命焉行伯者如是乎故夫子于滅鄫始終連書之以見晉之肆

魯之不振失恤鄰之道但書事而義皆見焉

冬叔孫豹如邾

以莒之滅鄫復徼前狐駘之役如邾聘且修平焉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聽命

杜氏曰聽命者受罪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前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以馬牛百匹賂齊寺人宿沙衛而還其年秋齊召萊子使送齊宗婦之會魯葬者而萊子不至因使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圍萊築堙環萊城而傳於堞遂入萊萊共公奔棠（萊邑）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子于郳（遷放郳國）陳無宇（齊大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田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前周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也春分爲二月中氣三卜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祈農必祀稷非長至配天之祭杜註誤）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不從也餘見僖三十一年傳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昭伯者叔仲惠伯之孫隧正主役徒即周禮遂人也）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此強私家之漸也）

秋季孫宿如衛

傳言報聘非是衛剽聘在元年未有七年始報聘者觀是冬孫林父來聘則必此施聘而衛即報之不然我七年一報而彼不踰時而又來聘必無是理魯衛爲晉役而已好未修故至此爲一修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音爲鄭地）

此本以救陳爲會而經不書救陳者以無志于救徒驅役諸侯之師而觀望不急前也此文例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頑公穀作原鄵公穀作操）

據傳鄭僖公以不禮子罕子駟兄弟在道被弒因以瘧赴于諸侯此原可疑子罕子駟皆鄭穆之子當僖初立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一時稱盛未必卽行此大逆之事且未有君不加禮而臣卽可以推刃者特公穀謂公欲如晉而鄭大夫俱欲從楚相爭不下因以被弒則直是造事叛經之言而胡氏又恪遵之夫鄭之服晉見于前經鄭大夫之欲從晉見于前傳當鄭成公臨卒時子駟請從晉而公不欲及公卒晉來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而秉政者徙以公遺命而不卽許及晉城虎牢而鄭諸

大夫卽翕然歸晉而聽命焉是欲事楚者鄭君欲事晉者諸大夫也縱左氏作傳在文宣以後多用晉策書張揚晉事劇不足信然經具在也經于二年城虎牢後則三年盟雞澤五年盟戚歷歷書鄭于晉侯衞侯之下卽戍陳救陳鄭皆與焉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見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弒果由如晉則鄭僖卒後諸大夫正可叛晉而歸楚之時而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公明日卽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彊獻楚捷焉經書夏葬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說純乎誣經固不足怪宋儒極稱尊經致三百年來不知夫子有春秋而祇知胡傳乃其叛經悖聖至于如此豈不可嘆故吾于文宣以後不甚信傳以晉君臣之極惡而策書揚之比于周文如祁奚欒賢魏絳戮僕諸事與經何與而至于經文前後疏密煩簡則蛛絲馬跡夫子實有意爲如此經鄭君道卒其被弒與否有策書在但從其所告書之而其義則專爲晉欲爭勝而不能庇小徒日役諸侯之師觀望道路致有死于役者有逃歸者嘆乎行覇惡習流毒如是夫

子所爲一與筆而三致意也

陳侯逃歸

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之中出而告急以爲可以仰救也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鄬以待諸侯之師大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藉諸侯之師所謂祁奚爲元尉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元候羊舌職知鐸遏寇爲軍佐輿尉訓御訓卒知義知禮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觀于道而迎頌于國者何在夫如是則安可恃矣是以楚圍之急陳人大恐其大夫慶虎慶寅使人于圍城之

中出告楚曰吾使公子黃而弟執之楚人從之執公子黃二慶乃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之卽于亡也懼有背吾君而屬于楚者陳侯乃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夫十二月甫會鄬至正月而卽如晉何其勞也夫卽此七年間公如晉者三如會者五魯大夫之奔命者十有三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

鄭人恃晉于先君甫葬卽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莊公子）鄭人皆喜惟子產（子國子尚幼）不悅曰此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不卽至乎晉

楚伐鄭鄭自今不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傳曰會邢丘者所以命朝聘之數也惟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餘卽使諸國大夫聽之時公尚在晉觀經書公至自晉在此會後而公不與會者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也宋儒無學藉轍

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聘之數諸國稱人所以誇梁而胡氏又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爲大夫執國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使四方諸侯頫首而聽命者也晉爲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爲典制以使諸國稟朝晉聘晉之於四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夫頫首聽命亦甚無禮而况諸侯乎晉悼惟自知無禮故公尚在晉而不使與會公亦稍知與會爲非禮故雖實在晉而但使季孫聽命而不嫌而胡氏反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則必魯君臣相率

稽首于壇坫之下方爲得禮解經至此埽地矣朝聘數無可考惟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間者隔一歲卽三歲一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不同朝聘較天子爲減而會盟則無限數有事卽會有不協卽盟此晉文晉襄私定之制而後君行霸因復申命傳所謂聽朝聘之命以此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疆鄙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侵蔡也鄭諸大夫欲從晉者半從楚者半然而晉救卒不至乃及楚平使告晉曰君命敝邑修車賦儆師徒以討亂略因討蔡俘獲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夫民之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乃人人愁痛爺不知吾等爲誰所庇而但知窮苦而受盟焉將安禁之晉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告晉而即安于楚君之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使士匃來聘

報公朝也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五襄公九年至十二年）

九年

春宋災（公作火之）

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作救火之政）使伯氏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以泥水塗之）陳畚挶具（土轝）綆缶（汲器）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恐因災有變）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向以表之）使樂遄庀刑器（防有干犯舊註誤）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防奸宄不測）使西鉏吾庀府守（守府庫）令司宮巷伯儆宮（守宮禁）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用馬祭四城以禳火盤庚）（宋遠祖以配火神）

夏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匃以公朝報聘此又謝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四月而葬速）

此成之嫡母襄之祖母也成十六年姜通于僑如欲廢成公因遷姜于東宮至是薨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杜氏曰十二月無巳亥日正義曰此十一月之誤）

諸侯伐鄭季武子與齊師宋師從晉中軍門于鄟門衞師曹人邾人從晉上軍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晉下軍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晉新軍斬行栗（表道之樹）且令諸侯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使病者歸養虎牢以示必下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姑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必如此方有辭于鄭不然兩大無雄雌而徒強鄭服則楚來救鄭而鄭復屬之矣故無成）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猶愈于戰夫暴骨以逞不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

十一月同盟于戲鄭服也至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力強要鄭伏）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愁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晉悼爭鄭不惟無禮亦并不強不可以庇民故子駟載書之言痛心傷骨呼號搶擗之中復寓諷言晉闕之而無懟色無悔心不當前謝罪引師而退直惡豕之不若者左氏能記此詞而復揚晉德稱爲三駕之師嗟乎寃哉）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而要言焉書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即前所門三門）閏月（是年無閏月閏爲門五之誤月爲日之誤謂一門各攻五日欲以苦鄭即前知武子所云三分四軍法也）戊寅（計癸亥至此剛三五十五日）濟于陰阪侵鄭（別邑）次于陰口

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是役有鄭成而經不書不與成也有晉復伐鄭而經又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夫鄭亦何罪欲伏之而不能庇欲與人爭強而不能與戰徒役諸國之師以久勞于外而胡氏尚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眞明于戰陳之法夫晉固不師然列國之爲師久矣晉固不陳不戰然鄭之受人陳受人戰亦已多矣然且不敢與強大戰而其門三門分四軍積一十五日而且陳且戰何其勤也夫暴骨以逞在已

不可而在鄭則可是尚爲能明戰陣之法也乎夫子傷之故不書鄭成不書晉再伐而特于楚之伐鄭則鄭重書之以致意焉若如杜氏言經書同盟而鄭之受成在其中則成十七年柯陵之盟晉侯會諸侯伐鄭而自爲盟斯時鄭未嘗受成也然而書同盟其謂之何

時襄公年十二禮諸侯十二當冠晉侯問季武子且請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始祖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乃還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夫以伯主之威使宗國國君不冠于國而冠于道路其橫極矣春秋重禮例而此獨不書諱國辱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而晉不我救則楚強矣遂及楚平會楚莊夫人卒楚未能定鄭遽歸乃左傳襲晉策書文妄稱晉侯息民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夫三駕者三興師也一駕在十年師于牛首經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有盜禍不得已

服晉而楚救一至晉師欲逃卽欒黶勉強爭進夾水駐師而究不敢犯楚師而逡巡引還是一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二駕在十一年師于向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甫服晉而楚子囊與秦師俱至鄭復迎楚與秦楚二師同出伐宋而晉不敢救是二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三駕在其秋觀兵鄭東門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爾時鄭不得已又服晉而楚約秦師救鄭惟恐晉不出直入晉地渡河與戰而晉師敗績其明年楚公子貞復伐宋戰于楊梁報伐鄭之役而晉又不敢敵是三駕而皆不敢與楚爭也夫以三駕並不敢爭楚之覇主而反曰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此固晉國春秋誣妄鋪揚之詞左氏無識而採入之與吾夫子之春秋全然相反而胡氏又曰三駕不能爭雖城濮之戰亦何以過又曰自此鄭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夫鄭以厭亂之故自畫策以謝楚師而一意歸晉楚亦以厭兵之故又値吳患遂舍鄭不爭而聽其自便此眞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欲知春秋何不于夫子經文一再讀之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會吳者謀病楚也吳子壽夢卽後稱吳子乘者其不稱子外之也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十四年會吳于向並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傅）

偪陽妘姓楚附庸國晉侯藉諸侯之師兼恃吳勢滅之所以病楚故舊史祗書滅偪陽而夫子特加遂字以誅其意以爲會柤者固滅偪陽所自來也是以旣滅之而必以其地予宋謂宋與楚鄭惡予宋所以辱楚鄭也宋甫受偪陽而楚子囊卽與鄭子耳同出伐宋謂宋受晉地伐宋所以報晉也此夫子春秋也

初晉荀偃與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宋向戌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及圍之弗勝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以步輦輓輜重如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有攻門入者偪陽設版作縣門從門上垂下以截攻門入內之人鄹人紇（卽叔梁紇夫子父也叔梁字）抉之以出門者（抉舉其懸門以出入內之人）又有狄虒彌抉大車輪作櫓楯以右手拔戟當一隊之入（百人）旣而城上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絕其布堇父墜則又懸之再絕再墜至墜死而蘓[illegible]上如故偪陽人謝之乃取其斷布徇師三日以示衆然而城固終不克荀偃與士匄請還師荀罃不許乃限七日克遂滅之以其地封宋向戌戌辭乃與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奏桑林之樂（商先生樂）乃以偪陽子歸獻俘于武宮旣又以偪陽妘姓不滅其祀使周內史選其族嗣令守祀于晉之霍邑其曰使周內史者假天子之命一若天子復其祀周禮內史職所云內史掌爵祿廢置是也傳又曰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國宋門于桐門衞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衞不然是不與楚也旣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不可予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遂道皇耳帥師侵衞衞人追之乃獲皇耳于犬丘旣而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復圍蕭（宋邑）克之夫春秋魯史也楚鄭伐宋

偁書之豈有伐本國而反不書者此意服虔能道之服虔云其不書者以公親從晉伐鄭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耻之故諱之也

秋（晉師伐秦）莒人伐我東鄙

傳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命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齊世子光未命天子（見十九年傳）則當繼子男之後觀前柤之會

列小邾子下可驗也今忽跨滕薛而上之傳稱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師遂長于滕此似可據但後此亳城蕭魚二會未聞其先莒邾至師乃公然兩列其名在莒邾滕薛之上則似夫子之書法全不在此或亦告文本參錯而簡書依之故爾耶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公穀騑作斐）

據傳鄭子駟當國與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有隙五族聚不逞之人因八年所殺公子嬰之徒以作亂時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盜將盡殺之攻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惟子孔先知之得免盜乃劫鄭伯以如北宮子駟之子子西（公孫夏）不能追盜子產（公孫僑）者子國子也先戒衆官設守備謹府庫蓋藏而後成列而出以車十七乘攻盜于北宮盡殺之僅有奔者特鄭當積釗之餘復遭盜禍自此朕亂不能與諸侯爭矣此亦晉楚爭鄭一大節目故夫子備書焉其不稱大夫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舊說非是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公穀楚公子下別作一節）

諸侯之師受晉命以城虎牢於以逼晉而夫子特書曰戍鄭虎牢不書諸侯者責在晉也夫晉宗國

也其可受强大之命以偪同姓諸侯國乎（經凡不書列國者皆爲晉事）特書鄭虎牢者責不當戍也夫此誰之地而可以戍之也乎（杜預謂晉欲還鄭地故書鄭以見晉志夫晉戍虎牢時何嘗欲還鄭乎且夫子特書魯戍而並不及晉是魯志也不通甚矣）然且承上冬文不另書月日以示乘盜禍之後急以偪之故楚之救鄭一若幸其急至者蓋一書而數義備焉

據傳不止戍虎牢晉使諸侯戍虎牢而已復城鄭之梧制諸邑以迫脅之使士魴魏絳守梧制而經不書者惡其事也惟時鄭不得已又與晉平而楚子囊怒救至荷鄭欲退師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謝諸侯同逃則增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有去志必不戰矣我服晉晉必去不服晉晉亦必去晉去楚必圍我總之晉在必去何如服楚亦可以使楚去于是夜涉潁水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有何罪不如留鄭一怨隙之地使楚去後我可來伐若今即伐之則楚必救之戰而不勝爲諸侯笑矣夫勝可必乎不如還也于是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三駕之一如此）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禮大司馬職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傳所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言成爲大國祗得半天子而爲三軍是也魯本大國則自宜有三軍而至是而始作者以大國稱爲元侯可作師以承天子而次國小國則祗帥貢賦以從元侯之征行此舊制也至文宣之際王室衰微政在伯主伯主自立一貢賦之法量諸國大小以責車役致大國三軍皆自貶損其軍以冀免貢賦故魯在文宣間不知何時減去一軍而至是季武子連歲從征懾晉楚之强思以自振又其時車戰稍壞僅毀車爲行之侯將征人以充步士于是取舊制三軍後祗存上下二軍者增一中軍于其間又將舊制征軍之法天子六鄉征六軍諸侯三鄉征三軍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每一家征一人故一鄉爲一軍凡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家皆公家自征之臨師則但以三卿帥其軍而征人與征稅皆不與焉至是季氏作三軍使三家分征之傳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是也然且增軍士之數或加什伯以益一軍或加什伯以益一軍漸將變車乘而爲行列因各自毀其私家之乘盡以益之使私家之乘之人令其餘徒役如美卒餘子之類皆入之爲軍而并邑稅亦盡征入已而不貢之公惟叔孫則臣其徒役子弟使皆爲軍而邑稅仍還公家孟氏則并徒役子弟亦但臣其半入軍而半還之公傳所謂三子各毀其乘季氏即以其乘之人與其役邑俱入之已否則徒役邑稅俱倍征之叔孫使其徒役子弟盡爲之臣而

邑稅不征孟氏帥徒役子弟亦半使爲臣是也當是時惟恐伯主責大國貢賦故叔孫穆子不肯作恐不能久行也季氏使詛盟以示必行而後昭五年則仍舍中軍而不能竟行

天子六軍以六卿將之大國三軍以三卿將之且每軍各有副貳則雖三軍亦用六卿如晉行三軍每出六卿以將之至作五軍則以十卿領之是也公羊謂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其說難解如謂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至行軍時則祗用司徒司空而不用司馬如緜詩乃名司

徒乃名司空而不名司馬故但有上下二卿而無中卿今增一司馬官謂之增中軍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主伯亞旅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阪尹未嘗以行軍而缺其官況行軍最重司馬司馬者主兵政之官也故傳凡敘戰亦皆以司馬爲政緜詩所云名司徒名司空者此太王遷都作室之官非行軍官也如謂司徒司空皆卿一人大夫二人惟司馬卿一人大夫亦一人今增此大夫一人謂之增中軍則周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皆卿一人中大夫二人未嘗于司馬有所缺也凡此皆

說之周章無理者至穀梁謂天子六卿諸侯一軍則誤認晉曲沃武公以一軍與而不知其初之以都邑而篡侯服本屬剏事非嘗制也不然晉清原之蒐共作五軍箕之戰始作六軍豈大國有五軍有六軍耶唐啖氏謂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則直杜撰直說無憑無據之語以此解經何愁聖經不晦蔑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說見僖三十一年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厭亂極矣乃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彊而晉合十三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恨楚來晉不急救我耳晉能急救則楚當避晉何道而可使晉師爲我致死使楚不復來而後可終事晉也子展曰吾苟侵宋則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楚盟則晉怒甚矣晉近能驟來而楚遠不能吾重賂晉師而然後謝楚則或可免斯難乎于是先使疆埸之吏惡于宋致宋來侵鄭然後子展出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合十三國之師伐鄭宋門東門晉營西郊衛侵北鄙諸侯師于向圍其城而觀兵南門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鄭人乃乞盟同盟者鄭與盟也亳城鄭地其盟詞有曰若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詞如此而既而鄭即從楚不顧渝盟者蓋欲因之以謝楚而非背晉也以爲其謀固然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以救鄭來而諸國之師已解去遂伐宋但是時楚邀秦師並來救而鄭即從之經不書秦人而反書鄭伯者深予鄭之善自謀也當是時楚已在鄭意量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至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乃會于蕭魚三日乃赦鄭囚毀斥堠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乃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三樂師名）廣車軘車（皆兵車）淳十五乘（淳耦也謂兩十五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合廣軘車）歌鐘二肆（懸鐘十六爲一肆）及其鎛磬（鎛鐘鎛磬皆倚歌者）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嘉其和戎狄而正諸華爲有功也夫晉楚爭鄭在絳亦偶一與師至三駕之出絳並不與乃金石之樂祗以予絳而辭假舫句諸君徒事勞苦而並不一及且十二國君奔命暴露連年累歲而歌鐘鎛磬曾不得比于郜鼎之取與濟田之歸同澤安在兆師中之賞最貴明信鄭

之賂晉本屬鄭謀而爲之史者實以此張晉之功已爲可笑且此與和戎從無干涉雖三駕七合（國語）（七合諸侯）總不如和戎之善然而鄭賂全不由此吾故曰左氏鋪揚悉本之強晉策書之謬文不足道也

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舊例書至必以後事初公以伐鄭往而既盟于亳城則宜書公至自會乃書公至自伐鄭者不與其盟也以鄭將變盟也此以伐鄭往而既盟蕭魚則直書公至自會與其盟也以鄭有此盟而其後可

不用兵也雖是時秦復救鄭次年楚復報晉取鄭仍爲鄭用兵而經書並不及鄭一似與鄭絶無與者蓋喜鄭謀之從此定也雖然公以年少初立十年之間凡書公至者不一矣三年兩書如晉兩書至四年書如晉至五年始歸而始書至五年又書會晉又書至七年又書會晉乃不書至以是年陳侯逃歸鄭伯死于會惡其會遂不書至以示變也八年春卽書如晉至夏而始書至九年又書會晉至十年始歸而始書至是年夏始歸而秋又書會晉至冬盡而始書至至此年春書會晉秋書至秋卽書會晉秋又書至則其奔命道路無頃刻之安爲何如者然且在途加冠在晉朝正者非一年誰爲爲之以至于此夫子書至此亦傷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宵）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言將他事也）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言非講好則大爲震攝）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其後用公子囊言仍使歸鄭）然自是楚無意爭鄭矣

冬秦人伐晉

據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直入晉地與晉士魴戰于櫟晉師敗績經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且以絶夫後此之爭鄭者也

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穀台作邰）

莒既滅鄫脅侵其西界故前此曾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至前十年秋乘諸侯多事復伐我東鄙則强抗甚矣今不惟伐鄙又且圍邑其能已乎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穀鄆作運）

季武子乃救台遂乘勝入鄆以報見伐且取其鐘以爲公盤經書遂者與之也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公穀以大夫無遂事爲言此是妄語而胡氏又從之則必如後世之承廟算以取進止致强敵在前而不敢問可乎況以小抗大又實無道且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若漢五行志引劉向傳謂季武子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故鄰國不和伐我三鄙（秋邾人伐南鄙十六年齊侯伐北鄙連此東鄙爲三鄙）則莒人伐我早見之八年之間此時三軍尚未作也事外別論全不考本末而信口妄誕皆害經之學觀者察之台魯地鄆莒地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曰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魯立文王廟以爲周公宗子所自出名出王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城外）同姓于宗廟（即出王廟其名宗者以宗子所出也）同宗於祖廟（始封之君即周公也）同族于禰廟（同族自高祖以下小宗也禰父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皆周公支子別封爲國）臨于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經不書報晉取鄭者以爲鄭從此可不爭也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報士魴聘也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瀆）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六襄公十三年至十七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作詩）

邿小國名（公羊謂邾婁之邑）據傳邿亂分國爲三部魯以師救邿旣而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人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作薑）

前年楚共王卒吳伐楚喪爲楚所敗而告敗于晉至是晉復會諸侯以謀之傳曰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叔老叔孫齊子即叔肸孫也（以叔爲族）是時亦爲卿禮聘使盟會皆一卿一大夫卿爲正大夫爲介今魯特遣二卿以尊晉極爲無禮而春秋書法則

惟本國征伐詳內略外備書正介兩人而聘使與列國征伐則雖有二使而祇書一焉今夫子深惡晉惡不諱國辱特書二卿以爲魯耻此皆舊史所無有而夫子特增之者葢晉自文襄與伯以後約七十餘年泗上十二諸侯無日不從征從會至晉悼尤甚此雖勉應亦可憾而況復尊之故夫子破例於諸國大夫有名者皆書曰人而於本國二卿則併書其名以示耻焉或曰據傳宋華閱仲江齊崔杼衛北宮括俱在會彼何以不書而此獨書豈彼不耻耶曰此正所以深責魯也例無卿大夫與

會有名氏而不書者今列國皆不書而獨書魯且備書二卿寛彼正所以責此且亦惟耻之故責之葢深耻夫兩卿之可以已也或曰魯敬晉使兩卿故晉亦敬魯兩卿而書兩卿于告文夫子之加一卿者從告文耳則不然列國諸卿皆在會豈有告文去其名而但書兩卿以告者況崔杼華閱公孫括皆名卿也告文敬魯卿豈不敬諸卿而乃無故而盡去其名而獨告此魯兩卿世無此理或曰傳謂崔杼華閱皆惰慢夫子以惰慢貶之故不書則從來惰慢皆實書其名而後可曰某惰某不敬傳文可考也今名且無有誰爲惰慢且春秋書法並無以惰慢去名者正義曰仲尼新意吾亦曰仲尼新意葢意固有在而人不識也若書鄭之公孫蠆則鄭初與會特表之非耻之也此又一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蠆公作囆）

此則仲尼新意之尤顯著者據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櫟之役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境使大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而諸侯之師及涇而止皆不肯濟葢亦厭摟伐之無已時也惟叔孫穆子（豹）賦匏有苦葉決意先濟叔向乃具舟濟之而鄭子蟜（蠆）見北宮懿子（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乃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焉秦人毒涇上流諸侯之師多死者惟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諸侯之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成軍而退是時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不示反）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無此命也余馬首欲東耳乃歸而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絳）曰不待

中行伯（荀偃）乎莊子曰夫子（指荀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于是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耳（爲秦所俘）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惟欒鍼（黶弟）曰是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兄弟在戎路耻尤甚焉乃與士鞅（士匄子）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子殺余弟也弗逐余將殺子而士鞅奔秦則是濟涇之役在本國尚不欲往至諸侯之師則全不欲往者而叔孫穆子與子蟜懿子三人實勸之進之而毫不知耻故當時齊之崔杼宋之華閱仲江輩亦仍在軍經但書三人而于諸大夫皆不之及蓋亦甚惡夫諸國之從伐秦而三大夫且勸進之也然則鄭公孫蠆之書名表之乎抑耻之耶曰此則經之尤顯著者夫濟涇之役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則秦人爲救鄭來也楚爭鄭而秦不爭鄭無故而興師專伐以救我此不可忘矣鄭先君成公將死諸大夫請背楚成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其將死言善如此向使爲鄭大夫者稍有人心而辭晉不行曰寧從伐楚必不從伐

秦秦無故救我我何面目報之則晉未必不以爲義而聽其自便而乃不惟從之且先之又踊躍鼓舞以勸諸侯而爭進之雖其言曰如社稷何一似愓晉之威而不得不然然而從之已矣爭先何爲故夫子曰此一人者亦幸有此役而吾不解也吾不知其持何說以兵向秦也可耻也故曰前之書名也表之今之書名也耻之仲尼新意益至此而益著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衛侯下有衎字）

衛獻公戒（命）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皆服（朝服）而朝日旰（晏）不名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至囿）不釋皮冠（田獵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林父邑）孫蒯（林父子）入使公飲之酒令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取居河之麋而爲亂階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帑子也先與子分居今并居戚）而入見蘧伯玉謀易君伯玉難之從近關出（伯玉出境）公乃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盡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公敗公徒于河澤衛人乃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時晉使厚成叔弔于衛齊侯以郲邑寄衛君（寄寓也古失國寓他所名寄公）晉又使臧孫紇至郲唁之晉爲伯主

不即救鄭兼爲之討賊至其冬反合諸國盟會以定新君使逐君之賊親至壇坫以重困其勢三綱絶矣第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是也若本國君見逐則并不書出奔而但書遜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蓋君而出奔與遜則必有奔之遜之者不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說見襄二十年甯殖將死名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

改之且謂夫子有歸罪于君之意夫子苟逐父必不問不父之罪而以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爲君危矣見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修簡書從其原文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文例也若出奔者必書名此不書闕文耳如公羊經文原作衛侯衎出奔齊可驗餘見桓十五年傳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十二年）時伯主安在魯日事奔命屢見侵伐而曾不見伯主之救鄭同惡謂何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前吳伐楚喪爲楚所敗而楚復報之子囊師于棠吳不出戰子囊以吳爲不能而勿儆及還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遂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孫林父逐君晉不能討賊平亂反因其所立新君而大爲會以定之使孫林父名儼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將盟書所謂保姦與長亂適犯之矣夫子于此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焉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叔孫豹之聘也劉魯城外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前十二年靈王求昏于齊齊侯（靈公）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劉夏）賜齊侯命（將昏故先賜命）至是遂逆后焉禮天子不親逆凡逆后必使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今經書逆后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以周制天子下娶尊卑不敵凡娶

侯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之謂之主婚前桓王娶紀女使魯主婚故祭公至魯受魯命以往經書祭公來書遂逆今不知何國主婚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來以是也若劉夏者即劉康公之子前賜命時稱劉定公即其人也釋例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書名今劉夏稱名則非公卿大夫而士矣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行非禮也官師者士也此亦直書之而義自見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不知何故伐我傳曰貳于晉故也夫貳于晉而伐我則伐晉矣伐晉而晉尚不救不惟不能同好惡兼不能伐惡矣晉之自大而不能相恤如此然則晉覇以來其七十餘年間魯君臣之日夕奔命暴露道路以從晉四伐者爲何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者郭也郭不必城今以備齊故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云八月無丁巳考丁巳在七月一日）

邾人伐我南鄙

莒連歲伐我今邾又無故見伐據傳亦以爲貳晉之故乃又云魯使告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因晉侯有疾而止夫晉師救魯有如舉芥而必爲會以救之則仍役諸侯之師且緩不待矣况以疾中止猶是餙文三駕伐鄭四月師北林七月師東門魯君臣帥師以從其如而歸歸而又如者三月之間兩往返焉今邾人伐我距晉侯之卒亦有三月君縱有疾何難遣下軍東出以示救意乃公然袖手至平公即位欲結諸侯以繼覇始執邾莒二子于湨梁之會事已不及然且爲辭曰通齊楚之使則仍是晉懲齊楚而討邾莒之貳已於魯何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而葬速也）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公（悼公子）即位以羊舌肸（叔向）爲太傅張君臣（張老子）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欒黶子）士鞅（士匄子）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戎馬御改服（既葬除凶服）修官（臨御百官）烝于曲沃（既葬卒哭作主祔廟可行時祭）警守而下（在國有守而君自東下）會于湨梁圖繼覇也惟時齊久服晉至是不平

有爭霸之意故齊侯不至但遣其大夫高固與會而晉覘得之因先爲討貳執邾子莒子于會且狀其罪曰通齊楚之使則明言齊之已通楚矣及會畢晉侯宴諸侯于溫使諸大夫歌詩而高厚之詩不類（不從義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而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及諸國大夫自盟而遂經不書高厚于會以逃歸也但書大夫盟不書諸國君以大夫自盟國君不與盟也公穀不知本事但疑君在而大夫自盟有政逮大夫之漸而胡氏又宗之

夫大夫之盟君使之盟也大夫可盟高厚國君不可盟高厚也今以衆大夫盟一高厚而謂之逮大夫向使合衆諸侯以盟一高厚則大夫役諸侯矣若其他盟會雖盡役大夫吾猶惡其奔命無已必國君親臨則諸侯何罪爲胼胝不如爲贅疣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見前）

齊侯伐我北鄙

公未歸而即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此鄭伐許而晉師藉之以報楚者本兩事也而夫子合之爲一事雖事本策書而簡書立義迥乎不同即左氏修策書亦且茫然不知爲何意此夫子全經之所以不可不通讀也據傳許男請遷都思叛楚也諸侯各帥其師以走晉聽晉遷許而許不肯遷是晉爲許名諸侯而許反却之也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僅留諸侯之師以伐許夫欲留其師而先歸其君固已知其師之有他用矣乃諸侯各歸而惟鄭不然鄭公孫蠆特相鄭伯從諸侯之師

而不肯歸于是叔孫豹從魯君歸國而留叔老會晉荀偃及鄭伯衞甯殖宋人伐許則以事言之伐許者晉事也即或有他用或伐許或伐楚皆晉事也春秋書例凡主事者皆書名在前不問其同事者爲諸侯爲大夫而總以主事者先書之如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雖楚人爲楚大夫子玉而反書之于諸國國君之先何則楚爲政也今晉名諸侯晉謀伐許爲政在晉則自宜先荀偃而忽改其例以先鄭伯雖左氏亦疑之遂造爲說曰爲夷故也而杜氏又曲解之曰夷者平

也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今鄭是伯爵原與卿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仲尼新意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葢取其等夷故也夫既取等夷則仍當先大夫而後伯若先伯則何云等夷且此等夷何關于大事其于晉平繼霸興兵摟伐諸大禮大典有何重繫而與師之始頓及此例且卿大夫士其與公侯會久矣何曾有卿不與會之事而以此爲例全屬無理殊不知夫子之先鄭者予鄭主也其不先荀偃者不使荀偃爲政也葢鄭意在伐許晉意在伐楚兩不同矣策書

知伐楚而不知伐許簡書則但知伐許而不知伐楚不觀許之請遷晉乎許何以請遷晉以向會遷楚也向何以遷楚以畏鄭之偪請于楚而遷之也許鄭之相讐久矣其自入春秋以來至隱十一年而許即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許始復國當齊楚爭鄭時鄭逃齊歸楚齊桓伐鄭而楚救之乃不救鄭而伐許以許間于齊也至晉楚爭鄭則許愬鄭伯于楚楚責鄭而鄭棄楚而歸晉以許間于楚也至鄭悼公時連歲伐許故于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鄭之偪而請遷于楚惟時楚公子申爲之遷之

經書許遷于葉是也則是許向之遷楚葢爲鄭而遷之矣今許乞遷晉鄭應晉之召不得已而帥師以來而一問伐許則君臣獨留而帥師以前此非晉伐許而鄭伐許也向遷楚爲何今之遷晉又爲何此皆諸侯所不關而鄭君臣獨刺心者故傳之記請遷晉與經之書請遷葉兩相比合而不善讀者不察焉若夫伐楚則策書有之觀傳云師次棫林師次函氏（皆許邑）而晉荀偃欒黶復帥師伐楚以報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拒之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侵方城之外然後復伐許而還則是晉

無意伐許徒借諸侯之師以伐楚其專意伐許者獨鄭耳然而經不書伐楚而但書伐許者以爲伐楚非鄭伯之所得與也夫揚梁之役何役也救鄭之役也楚以救鄭來而鄭師諸侯之師以報之非人理矣故伐楚之舉雖亦鄭伯所願從而夫子既書伐許則必不與其伐楚而從而刪之若與前伐秦之役特書會衛鄭三卿者有同義焉葢仲尼新意必通觀經文而後知之經文一綫必有照顧宋儒謂斷爛朝報此欲廢春秋之言不足道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獻子之子孟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魯隘道）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乞晉師也齊兩年之間凡三伐我且與晉爭霸而因晉及我則晉事矣至是告急晉尚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言三年喪未畢未急祭也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若必待執事之間而至三年恐無及已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二人皆許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傳衛孫蒯（林父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缾（汲水器）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恐其入故閉門詢罵）曰親逐而君（林父逐君在十四年）爾父爲厲（惡鬼）何以田爲衛石買（石稷子）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執石買傳）經凡帥師祇書卿蒯不書非卿也且責買之身爲卿而爲蒯役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魯邑）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防臧孫紇（武仲）邑也高厚欲取紇魯師將逆臧孫于旅松遣鄹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皆紇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紇至旅松而還守于防齊師退將齊人有獲臧堅（紇族）者齊侯使夙沙衛（奄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顧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也）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其弟華臣以閱子皐比幼弱使賊殺其宰華吳幽其妻而索其大璧宋公將逐之左師向戌請舍之已而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以爲逐己也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助齊也

春秋毛氏傳（二十七 襄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大可）稿（文煇兄有遠宗姬黃）較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者狄之別名。夷狄無相朝之禮。來之而已。此與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衛石買以其與孫蒯同伐曹也（見前年）是時石買與蒯同使于晉。晉執之。故稱行人。第伐曹之釁起于孫蒯。且蒯亦見執。而經不書者。非正卿也。凡諸侯使聘。正卿介大夫。例但書正而不書介。說見十四年會向傳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杜云不書齊侯以不入竟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與伐無稱同者。此獨變例書同。以爲此一圍齊。在晉爲討貳。而在我實爲報伐。一若兩國興師而至此而合同之。蓋不欲使晉主兵事也。據傳晉及

諸國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遡晉平之會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多死者。魯衛攻險。晉下軍克郛。上軍跨盧。魯大夫秦周伐雍門之萩。孟莊子斬橁。焚雍門及西郭南郭。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又焚東郭北郭。環諸門而門。齊侯將走。太子光阻之乃止。于是東侵及濰。南及沂。是役也。雖晉侯爲政。而魯備諸侯之師。實併力焉。故書同圍。一則伯主用兵。全用攖伐。不甘以諸侯之師繞屬之晉。一則晉自爲晉。魯自爲魯。雖魯實藉晉。而必不可使爭伯之師得竊其名爲恤魯之師。春秋書法。其過于謹嚴。不憚破例如此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與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于師同。但彼祇書卒。而此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若其禮例。則凡薨于朝會與薨于師者。其禮加一等。此曹伯爵當薨。以公禮見僖四年薨許穆公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興楚師以去之。使告楚公子午。午弗許。楚子聞其謀。使彊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對使者稽首曰。諸侯方睦于

晉臣請嘗之若可則君繼之不可止之則兵可無害而君亦無辱乃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也完守入保使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次魚陵右師遍圍諸鄭邑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公子午獨門于純門信宿而還是役也楚爲鄭所誘非專意伐鄭且姑嘗而退未嘗終伐而經反正書伐鄭者以鄭方內叛招師召禍有可伐之道非于楚師有貶詞焉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祝柯齊地前年圍齊之諸侯至是未退故又盟之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貳晉并伐我也

公至自伐齊

去年圍齊當以圍齊致如僖二十九年諸侯伐許即以圍許致今特書伐齊者以我自伐齊不關晉師一似與前之圍齊有各見者總是不予晉主兵前以同見而分其主今又以各見而并去其主焉公羊謂圍齊而致伐以未圍也則其圍平陰圍盧圍齊諸郭謂何若賈逵註穀梁謂不言圍而言伐以策伐勳則伐者加兵之總名伐與圍有二勳乎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漷爲界時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與成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所侵田公賜三帥命服正同

季孫宿如晉（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此晉令也據傳初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偃于成十八年弒晉君州蒲即厲公也至是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偃跪而戴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皋巫名醒而占之）巫夜夢與偃同（亦見偃與厲公訟）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王指偃有事東方伐齊也）故偃請伐齊濟河以朱絲繫玉二穀沈禱之至是伐齊還癰疽生于頭濟河及雍病目出（痒疽目出二病）既卒而視不可含（目不閉口閉）欒盈曰其爲未卒事于齊也乎（齊尚未服）乃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蓋畏首之墜猶望東方有事之可以逞也嗟乎何及矣至是

欒盈欲踐晉使衛伐齊而令欒魴帥師從之經不書不予晉也或曰苟假忠死不忘國夫以弑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冥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吾故于前此伐齊特書同圍今此伐齊但書衛伐取其必不予晉者以見義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瑗公作環）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顏鬷母姓懿聲諡也）諸子（妾）仲子戎子（皆宋女）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爲戎子所養）戎子請立爲太子仲子不可公許之遂廢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齊侯疾崔杼潛逆光乘疾立之及公卒莊公即位殺戎子而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前年伐齊魯以得勝故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極言其不可然而魯之報齊則已意滿無餘事矣向使晉之伐齊爲恤魯之師則我已釋怨豈有恤我之師尚未已者今以齊未服而復出師以侵齊則是同圍至此始終不爲魯可知也若其不伐齊喪至穀而返則所謂無禮之中又有禮者夫子直書之而義之鉅細又無一不見如此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爲其傳公子牙也其稱國殺稱大夫稱名書例如此全無義例說見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傳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乃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書例見前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西郛者西郭郭本無城故城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焉柯晉地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莒數伐魯至是孟莊子與之成之向莒地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曰齊成故也澶淵衞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數伐魯來有成也故孟莊子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蔡公子燮欲去楚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請從先君之志以事晉蔡人殺之傳曰言不與民同欲也其母弟履遂奔楚夫去楚事晉在宋人言之謂之去夷就華以宋受夷禍人莫知憐獨作春秋者爲之作其氣而曲其憤意非不善然而夫子之經實不如是毋論楚本先王封國雖實介蠻夷而埒于秦越大于邾莒紀鄫並非淮徐陸渾山戎赤狄之比而即以春秋之旨言之其所最忌者惟是強大爭覇侵陵小弱用以攘伐與師爲事此無分夷夏並當以三王之罪人罪之況陳蔡近楚則附楚爲便幸而晉楚爭鄭歷數十年而並不及蔡則可安矣乃無端起釁忽欲去彼而就此豈非大戾蓋建邦立君本爲生民咈民之欲罪必歸之故傳曰不與民同欲杜氏曰惡其違衆以爲功罪所定祗于民心爭從違不于覇力分向背也此春秋之旨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據傳陳慶虎慶寅（二慶陳卿）畏公子黃之偪（愬偪奪其勢）譖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謀即前公子燮謀去楚事晉）楚人以爲討（責也）公子黃出奔楚夫楚以背楚來責黃而黃反奔楚者以楚能明二慶之爲譖也（後二十三年楚討二慶）釋例書弟所以罪兄則春秋書弟甚多並無此例若賈氏註穀粱謂書弟以罪黃之偪則大謬二慶譖黃云有何罪此其例與衞侯之弟鱄出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並同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十五年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十八年伐齊）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者邾大夫漆與閭丘邾二邑也庶其叛其君竊其邑以來奔而季武子受之且以公姑姊（公之姑姊）（有寡者）妻之于是國多盜（言效尤也）武子使臧武仲詰之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欲使紇去盜得乎舊謂以邑出爲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此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例同

夏公至自晉（禮例）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范宣子（士匄）生欒盈范鞅（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驅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同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欒桓子之妻盈之母范宣子女也范氏祁姓）與其老州賓通欒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事也徐仲山曰記曰下宮之難欒郤爲徵而趙氏滅三郤之難欒書爲徵而郤氏滅今欒盈之難亦有徵之者而欒氏遂滅是郤氏一爲徵以滅趙欒氏且兩爲徵以滅趙郤而欲盈之免也得乎天道好還欒氏必滅况書以弒君賊乎世人無識以爲欒亡于黶之汰虐罔哉）宣子信之遂使欒盈城著邑將逐之盈好施士多歸者其黨箕遺黃淵嘉父等凡十人共起作亂不克而死下公乃以罰陽畢陽畢曰欒書實殺厲公以厚其家室不去其枝葉而絕其本根亂未已也公遂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逐欒盈于曲沃（盈邑）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武公以新君來朝禮也然已三年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傳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夫欒氏世逆逐則已矣錮不無太甚而胡氏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導之出疆先于所往則誘以被逐者而爲去國者其詞固已悖矣且曰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則以弒君之逆賊而翹爲世勳是於春秋全經未嘗夢見而以之解春秋得乎（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欒氏世逆罪固當滅而欒盈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滅而原屏無罪此爲名言）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夫祗錮其臣而遠名諸國兩年之間復兩奔命如此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偏寵制令富）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復使

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穀作鼻杜云卿庶其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二慶族人）楚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夫以楚師討二慶而經書陳殺書陳人之能殺之也陳侯同弟歸而經書自楚書楚人之能歸之也此與陳殺其大夫洩冶蔡季自陳歸于蔡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前二十二年自會商任錮欒氏後欒盈反自楚適齊及沙隨之會復錮欒氏而盈猶在齊至是晉將嫁女于吳禮凡諸侯嫁女與姓有媵（左傳謂同姓致媵異姓則否非是見于成十九年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障蔽之車）載欒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我非愛死也知不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爲天所廢子必無害午許諾乃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盈爲曲沃舊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遍拜之乃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晉都）以舒父魏絳將下軍時盈曾爲佐而舒與相親故也第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之譖原屏欒郤爲徵）中行氏以伐秦之役亦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違

（荀偃命馬首欲東）他族多與范氏親惟魏氏及下軍太夫
與之范宣子用樂王鮒計急奉晉君以走于固宮
而身乘婦人輦以隨之使其子范鞅刼魏舒時魏
將馭車迎欒氏矣鞅急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
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遂超乘（踴上）
（舒車）撫劒命驅之出僕請所之曰之公宣子迎諸階
執其手而入欒氏登公門范氏之徒從公臺後出
欒氏敗盈乃奔曲沃經兩書入不書叛者初以入
而叛非叛而入也繼以叛而入非入而據邑以叛
也此與鄭良霄入于鄭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

叛同（杜氏謂以邑屬他國始稱叛非是）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晉本匹敵而晉悼興覇以後使齊奔命者若干
年齊環之起而抗之宜也特齊環過于忿肆不思
自固反侵陵與國以大致諸侯之師不惟不足以
威晉而祇以自戕喪師辱國抑鬱而死此固不足
道者今太子光思紹前烈甫位之始即發憤報伐
未爲不可第光之無道較環尤甚根本未立而欲
虛張以逞志難矣故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
就事書之而意已見焉是時先伐衛後伐晉者以

十九年衛受晉命以伐齊故先衛惡衛也據傳齊
有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有御右貳廣（副車）有啟有胠
（左右軍）有大殿（後軍）而皆擇將佐帥之自衛伐晉取朝
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山張武軍于熒庭（築壘也）
戍郫邵（取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
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渝）
己卯仲孫速卒
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即公鉏）長而愛悼子（即紇）欲立
之訪于申豐豐不可武子曰吾非不愛彌吾欲擇

才而立之已耳訪于臧孫紇（武仲）紇曰飲我酒吾爲
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
面重席潔新樽而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
酬而後召公鉏使之齒悼子下遂立悼子既而使
公鉏爲馬正公鉏欲弗受閔馬父勸而受之季孫
喜公鉏而厚與焉孟莊子有二子曰秩曰羯皆庶
也至是莊子疾孟之族人欲立羯如悼子且孟氏
與臧氏不相能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
乞季孫季孫不應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戶側（喪主位）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是矣曰

孺子長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季孫無以應遂立羯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哭莊子甚哀旣而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爲戒備及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借人助除埜道）臧孫使隧正助之除于東門以甲從已而視之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其姪繼室穆姜之姨子也（臧姪爲穆姜從母之女）生紇長于公宮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乃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臧文仲所居之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然紇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拜受龜使爲以納請武仲乃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

晉人殺欒盈

晉人圍欒盈于曲沃克之盡殺欒氏族左氏曰不書大夫自外入也與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例同

齊侯襲莒（掩其不備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而襲莒傷股而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而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莒邑）莒子重賂之華周（還）不可曰貪貨而棄命何以事君莒子乃親鼓而伐之遂獲杞梁（殖）莒人行成齊侯歸（書例大夫死戰曰獲）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羯即孟莊子之子孟孝伯也

夏楚子伐吳

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以不設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按律歷推法此月日食旣則後月必無又食之理

今七月日食旣而八月又日食當有誤文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會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會期齊乃祭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旣而聞將有晉師使陳文子從薳啓彊如楚辭會且乞師崔杼乃帥師送之而伐莒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會夷儀將復以諸侯之師伐齊值大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文子歸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討慶氏之黨故出奔

叔孫豹如京師

前年穀洛鬭（二水相衝）毀王城齊人叛晉欲求媚于天子而城之脅遣使聘且賀城焉

大饑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字晚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 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八 襄公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止）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前年春孟孝伯受晉命伐齊齊報之公將告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必速歸齊師果還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美棠公死崔杼娶之莊公通焉

數如崔氏且以崔子之冠賜侍者崔子怒又以伐晉故謂晉必報齊欲弒公以說于晉至是莒子來朝齊饗于北郭公復如崔氏崔子乃弒之從公者十人皆死惟晏子立崔氏門外門啟而入枕屍股而哭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公黨）于是以靈公之子名杵臼者（即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讀未已晏子抄易其辭仰天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時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

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曰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前年會夷儀今又會夷儀以報齊而兩會諸侯之師雖使周天子以勤王來名亦必以爲數而去之矣今齊人以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帥揮諸侯以退嗟乎諸侯何罪乃至此若胡氏責伯主不能討賊此是春秋大旨但晉自典伯以來凡諸國

弒逆無不受其賄而定其所立之君如文十五年之盟扈十七年之伐宋類胡氏並不責伯主而但責列國則春秋之失刑亦已久矣況中行欒趙親弒其君韓魏諸家爭相竊國此因非一時一事所足責者故經于夷儀兩會不書伐齊并不書齊成若不知曰名諸師之何所用者蓋責其細者而大自見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刊木堙井以通楚師鄭人怨之至是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夜

穿陳城遂入之陳侯乃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分別而纍之以待于朝子展子產再拜稽首返其民致其地復修其官職使之安定始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未還而同盟齊成故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前十三年衛侯衎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郲曰寄公今晉侯愍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此與鄭伯突入于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者楚屬國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而使之叛楚楚子使人讓之舒鳩告無有且請盟楚人欲加兵而薳子不可謂彼告不叛而又伐之是伐無罪也及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而舒鳩人叛則怙終矣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舒鳩建分左右師而使吳人居其間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而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雖不獻俘而獻功以尊晉也且

戎服以將之尊之至也晉曰陳有何罪夫二十四年經書楚子陳侯伐鄭者以救齊也其救齊者以齊告晉之伐齊也是鄭被陳伐本爲晉故晉不能救鄭又不能爲鄭報楚與陳是晉可摟諸小國而小國必不敢假伯主一旅之師其蔑王法傷天理喪人心固已極矣乃小國搘梧抗其私徒以爲晉釋憾又不敢自恃而復歸功于晉晉反曰陳有何罪吾猶惜子産之不以楚陳救齊之說抗言之也子産第曰前年春鄭伯朝晉曾稽首宣子告以陳之恃楚凌虐敝邑請得罪于陳而稽首焉是以陳

罪告也其冬楚子以陳蔡并許伐鄭門于東門陳且井堙木刊以通楚師道故鄭討罪而陳服之是陳知罪而晉不知也乃又曰何故侵小夫報伐非侵小也且陳未嘗小于鄭（正義曰陳大于鄭而謂之小者言陳對晉爲小非小于鄭也）晉以爲此我之小爾我小不當伐而不知陳已事楚晉亦安得而小之顏厚矣子産第曰先王制令有罪卽誅何大小焉且天子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今大國多數圻矣非侵小何以至焉是時晉人不能詰而罷于是鄭子展復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然後遣公孫夏帥師至陳與陳

人平而夫子特書之曰伐陳蓋斯時不伐陳而稱伐正以爲鄭非諱伐陳也故夫子又曰晉爲伯鄭伐陳非文詞不爲功以爲鄭之伐陳非無說也晉當自思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遏）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門巢守者牛臣射之卒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揚門于東閭門于師之梁類公穀以巢爲小邑以門爲入門則於經文詞義俱不識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獻公殖將死召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簡書君出策書出君）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許諾及獻公入夷儀使人與喜言求復國而喜又許之至是獻公使母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時孫林父在戚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喜與右宰穀伐孫氏孫襄死喜乃弒君剽及太子角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戚邑屬晉而叛

衞侯衎復歸于衞

復歸例稱名與衞侯鄭復歸于衞曹伯襄復歸于曹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而書名夫不改過僅見于右宰穀之臆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且右宰穀與甯喜同謀弒君本是逆賊未有以逆賊之言定爰書者胡氏不識例而又好爲無理之言每如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衞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名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晉會諸侯討衞也是年孫林父據戚以叛衞人侵戚東鄙晉使人戍戚而衞人殺之晉乃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衞澶淵與戚皆衞地相近故兼疆戚田并取衞西鄙懿氏田六十以與孫氏爾時衞侯亦與會晉人于會中執衞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侯監之先歸於是衞侯乃如晉而晉人執之囚于士弱氏諸侯聞變齊侯鄭伯並如晉齊臣國弱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違而治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如之何晉侯乃始歸衞侯夫衞獻固非令君然失國歸國並無足罪爲伯主者自宜討孫甯二賊共正王法而乃長逆獎叛爲臣執君悖亂天常莫此爲甚故不書討衞不書疆戚并不書執君即甯喜之執原在會間而亦不並書而移之他時即公自會歸亦不書至一若此會之大可已者若晉趙武宋向戌雖會不書名而鄭書鄭良霄者曰此必良霄此時實成此會而據實書之一如十四年伐秦之書北宮括公孫蠆者而先至後至與夫卿不

會公侯之說皆無與焉詳見十年會牛首十四年伐秦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而棄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子痤很寺人惠牆（氏）伊戾（名）者爲太子內師而怨太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從從則詐爲牲以坎加書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棄）與向戌向戌怨其很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子曰惟佐能免我使召佐向戌故留佐與語不

至太子緣後公察無罪乃烹伊戾此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佞夫例同

晉人執衛甯喜

前會澶淵時執之而書于此此文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許之怨鄭見十六年伐許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蓋爲許靈公請伐故也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逞志而歸乃易成也因不禦寇楚遂入南里墮其城門于師之梁獲九人涉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益亦甚苦于奔命之無寧期也如晉告趙孟孟疑之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不利于我我亦將許之苟弗許則楚將許之矣夫楚許之以名諸侯而我尚得爲盟主乎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爲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我好兵矣好兵焉用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因遍告諸國而爲會于宋經不書向戌而書會宋以向戌即宋也宋主會者也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滕公子黑肱至時楚屈建先至陳使黑肱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就屈建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楚之小國使更相朝見而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然而齊秦如何庚午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不能使齊朝楚猶楚不能使秦朝晉也楚能得于秦則晉將固請于齊至壬申以告楚王楚王曰釋齊秦不會而第令他國相見經不書齊秦以是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夜令趙孟及公子黑肱齊其盟辭庚辰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

至以藩爲軍（不用壁壘而用籬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謂請二國爲屬國可助貢賦然而屬國不與會故
邾滕之君親身至會而經又不書以是也當是時
會者凡一十四國而祗書九國其不書宋主盟也
不書齊秦以不與會也邾滕不書者屬國也若其
先書晉後書楚此是恒例而說者謂楚先歃而先
書晉者爲信晉夫此時未盟亦安知歃之先楚而
妄爲是言（舊說書國名則其國人必與盟然僖十九年盟齊無齊人二十七年盟宋無宋人此以特與向戌故特書之非地主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攻甯氏殺
甯喜及右宰穀尸于朝雖殺之不正其罪然喜賊
也此與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元咺例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鱄衛侯母弟子鮮也獻公復國時公母敬姒與弟
子鮮要喜有成言今殺喜子鱄怨公負約遂奔晉
此賊黨假信夫子書以垂戒者而胡氏襲穀梁說
謂義合春秋嗟乎春秋乃至此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時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將歃晉楚爭先
叔向勸趙孟無爭乃先楚時季武子假公命使叔
孫視邾滕恐兩事晉楚則貢賦重也叔孫不從曰
邾滕私也（屬國爲私）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夫季氏
以作三軍分公室之故恐賦重累己使叔孫從之
將此盟亦不得與矣夫堂堂宗國甘爲人私此必
不可之事況本非公命而左氏無識謂豹以違命
而去其氏夫史文去氏並無貶例見隱八年無駭
卒傳（徐仲山日記謂漢後親則去氏如同姓不書氏類尊則去氏如三公宰執大將軍等不書氏類）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氏謂以長歷推之則乙亥爲十一月朔非十二
月朔已差一月若左氏謂乙亥朔其辰在申則全
差三月蓋月建十二辰與每歲十二月各有定配
故十二月必建亥以日當昏時斗柄所指在亥故
也今斗柄指辰則應是九月必歷酉與戌而後至
亥是中間隔二月差三個月矣故明年春無冰正
以春正在酉月不當有冰也正義謂正月無冰必
是時于建辰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在亥正
月仍在子故子月無冰以見災異則連閏之說並
不見經傳且春秋記事逐月附見豈有連閏兩月

而冬後所記無一事者魯史不知此正月非子月故以無冰爲災而不知此尚是酉月其無冰者是順時非違時也若長歷與春秋亦往多不合且經但書春亦不知是何月不可考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也時立其從子圃守石氏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以將朝楚也嘗盟宋時晉荀盈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其明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爾時崔慶沮齊侯勿朝而陳文子勸之行則必魯衛宋鄭亦已朝晉特未朝楚也鄭伯使游吉朝楚楚子以伯不親至責不受至是仲孫羯鄭游吉俱以朝楚告晉向使世無伯主則大小與國修睦講信何至好即朝貢怒則侵伐至于如此此實晉伯所定之例相嬗不改者幸而更伯之局至是俱褎然餘烈猶在故夫子于諸國朝貢並不一書而獨書公之如楚志國辱焉蓋春秋至此一變矣

冬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後娶棠姜生明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咎來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崔成以疾廢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請勿予崔邑成彊怒謀諸慶封而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奔而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盧蒲嫳者莊公黨也盡殺成與彊滅崔氏而俘其家棠姜縊嫳復命崔子且

御崔子歸則無歸矣于是崔子亦縊而招莊公之黨之亡在外者盧蒲癸與王何歸爲慶封之子慶舍嬖癸何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何雖爲慶氏暱而旣滅崔氏乃曰何慶氏之間通公孫子雅子尾及陳鮑之怨慶封者乘封田于萊慶舍涖事于太公之廟盧蒲癸刺舍王何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遂來奔已而奔吳吳子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公如楚及漢而聞楚子卒公欲反叔孫昭伯曰我爲楚國來非爲楚王來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慮遠小人慮近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不如歸也叔孫穆子曰子服子未慮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吾爲楚王來非爲楚國來也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吾從其立君而更爲之備宋公遂還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予曰諱國惡也前此成十年公如晉至十一年春而公尚在晉若襄則四年如晉五年在晉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在晉然經皆不書而獨書此者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康王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則無禮極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涖盟而聞喪而返曾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聞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爲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並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別之雖諱惡實著惡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殺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因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太叔儀曰甚哉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何哉棄諸姬而夏肄是屏（杞夏之後肄餘也屏藩也）者夫前十三年王城以穀洛鬭毀天下諸侯無城者即周平王以外家戍申然亦第役畿內民未聞合十一國諸侯而爲之戍也子太叔不知大體但以同姓異姓分厚薄而胡氏遂以父族母族差等爲言夫分同異姓則宋莒亦鮮可城杞若先父族則稱城西郛禮亦無能合十一國而共城之者解經貴能通竅可解春秋而經通如此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杞以公爵而自入春秋以來或降書侯或降書伯或降書子此皆有時王陟黜之者今自僖二十三年後間稱子伯則以旣經黜降卽間從降稱無義例也說見前滕子來朝及杞子卒傳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子之弟季札也其但稱札而不加氏史略文也弟吳子不知爲何人按經文吳子被弑與季子來聘同在六月吳子弑前書五月季子聘後書七月則聘與被弑皆不得出六月矣然而吳子六月死卽六月焉能有吳子使人而或謂不然吳子使在前而死在六月猶之季子之受使在前而至在六月死與使不同時而死與使至同時此有何礙然而吳赴至魯吳使又至魯在魯必將以所赴告使臣而爲使臣者致命之後亦必將哭擗爲位行在使聞喪之禮而以知禮如季子反流連贈荅至請觀周樂而不能已原不可解乃左氏又不能解經妄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謂新君卽位通好問也考禮凡命使必稽於禰藝而後新君可出命

未有一月之間舊君未葬而嗣君可在殯而通聘使者于是杜氏諸儒謂此嗣君非餘祭之子卽是餘祭以諸樊死後未通上國故藉此通之則考諸樊爲巢牛臣所殺在十五年越今四年而後通新君于禮未合且新君卽餘祭也新君已故而通新君之使者于故後方至則將通故君乎通新君乎夫卽此餘祭一人而一月之間旣告其死又告其爲新君大爲不倫故孔氏諸儒又以爲闇弑餘祭之告必非六月其在通使之時魯與季子俱不知吳子之死及季子去後而始來告因遂記于此則又不然例凡死先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鮑卒一書甲戌一書己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類此並無年月吾知其所告何時死又何時而妄自立說此皆史之無可解而當闕疑者

史記世家謂餘祭立十七年而後卒其卒時在楚靈王伐吳殺齊慶封于朱方之後爲昭之十一年則距此季札來聘十三年矣此可釋聘赴並行之疑然春秋年月豈有不信經而反信史者且靈王伐吳非餘祭之世此必因餘祭未弑時先以朱方

居慶封而誤以伐朱方殺慶封之事當之此等前後在漢人自多未辨耳

若胡氏謂書名去氏爲貶其讓國按傳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之諸樊固强之至札棄其室而耕而後舍之此又何罪夷齊泰伯未聞付吏議也兄書法去氏並無義例此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例同

秋七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好事而專故放之奔者放也范甯曰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閒北燕姬姓在晉北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聘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曰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亦如曰譆譆者宋災伯姬待傅姆不至卒于火夫伯姬爲共公夫人在位十四年而共公卒其子平公立亦且三十有三年矣以國母而御婦妻何所不得而必待傅姆而行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無禮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周靈王崩景王立王子瑕僭括以謀立景王弟王子佞夫佞夫爲名而自爲亂圍蔿邑而逐其大夫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穀共姬上無宋字）

共姬從夫諡也公羊以爲賢而諡之則不知共姬爲共公之姬又不知婦人無諡共者謬又謬矣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虐嗜酒諸大夫惡之公孫黑恐其使己如楚乘其醉以駟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旣而還襲鄭駟帶乃帥國人攻殺良霄于羊肆經不書黑與駟帶而但書鄭人以國人與殺也其不書大夫以其自外入也此與晉欒盈出奔楚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例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宋災而會十二國大夫豈盟書所稱恤災者此災也乎嗟乎晉覇遺習動輙名會其無禮乃至此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據傳立胡女敬歸（歸姓而敬謚）之子子野而卒乃立敬歸之娣齊歸（齊謚）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有嘉容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據傳莒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其子去疾與展輿既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而去疾奔齊經不書展輿弒君而書國人以國人爲亂而展輿因之則簡書但書國人以依策書之檢覈此如子晳駟帶殺良霄而經書鄭人例同胡氏不解經義遂襲唐趙匡說謂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以字是之字之誤展輿因國人之攻弒而得立非謂以國人弒也不知古文因字皆作依字解論語因不失其親傳稱欒盈因魏獻子以入絳文魏舒爲欒懷子所私故因之是因原有依主之義若國人以攻莒子豈是之字傳文可改而不知字義有不可通如之何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號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二十九昭公元年至九年止）

昭公（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弱公作酌）（齊惡公作石惡罕公作軒虢公作漷穀作郭）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歃茲但用牲載舊書而不歃血故經書仍先晉從策書例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公作運）

前年莒人以弒君故國亂季武子乘其亂伐之取鄆時諸侯方會虢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爲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矣將戮叔孫豹而趙孟止之其說甚詳且國語亦有之按經文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若楚公子圍尋盟在前月又無莒人惟襄三十年以宋災故盟于澶淵則杞莒小邾俱在會然是晉人請名爲會其杞莒小邾諸國皆是晉從來服役之私屬與楚何與而曰犯瀆齊盟說甚不倫且會止一日虢之會在正月之後魯之取鄆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爲會而三月尚在會可告于會者春秋策書有極荒唐而不可爲訓者此類是也胡氏全不讀經反謂經不書伐莒不書叔孫豹事爲諱辱嗟乎經未嘗亡也何不取夫子全經一通讀之（李塨曰後五年莒牟夷以其邑來奔莒人告晉値公方在晉晉侯欲執之與此相類此必由彼事而致誤者非實錄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公子鍼者桓公子景公弟也有寵于先君桓公而富埒于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之奔晉鍼乃以其車千乘隨之而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于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

荀吳（荀偃子）伐狄將戰魏舒（魏絳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隘非）以什共車必克（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既而困諸阨又克舒乃曰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而爲行（毀其屬車盡爲步陣）先分三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三乘十五人爲三伍）使車

之甲士下而卽卒荀吳之嬖人不肯下斬之遂列五陳分前後左右而各有其名曰兩曰伍曰專曰參曰偏大敗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步卒取勝而諸國效之如季氏作三軍之自毀其乘是也車戰自此不復用矣）大鹵卽太原晉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年莒展輿弑君而去疾奔齊以去疾奔齊出也今齊納去疾而展輿奔吳以展輿奔吳出也時叔弓帥師乘莒亂遂疆鄆田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杜云己酉日在十二月誤）

楚子麇者康王之子郟敖也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立之己三年矣康王之弟公子圍（共王子又名虔）在本年虢之會來尋盟者至是使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遣伍舉獨往而入問王疾縊之（荀子云以冠纓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郟敖子也）右尹子干（卽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卽公孫黑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而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舊謂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爲敖此已立君三年非未成君者其稱郟敖以無諡號也）經不書弑者以瘧疾赴也此與襄七年鄭伯髡頑書卒哀十年齊侯陽生書卒並同

楚公子比出奔晉（卽右尹子干也亦共王子公子圍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以昭公卽位故來聘時宣子代趙武爲政傳謂以爲政來見非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荒子也）報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子晳（黑字）者穆公孫子駟子也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太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游氏）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卽黑之族）子產使吏數其罪而使之自縊書例歷見前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據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爲服者說也按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喪者天子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而君不親往至送葬則然後六服諸侯齊赴京師所謂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但遣使而各有重輕大抵葬重而弔輕游吉所云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而至于夫人則輕之尤輕所云弔遣士送葬遣大夫其禮甚明今少姜不如是夫人與否雖平公在位日久定非初娶然天子諸侯俱有再娶夫人之禮如魯惠公又娶于宋曰仲子衛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媯顯可考據晉平娶少姜始以韓須逆于齊韓須者韓起之子此公族大夫猶曰不以卿迎至齊以大夫陳無宇來致少姜晉以其非卿而執之則直以夫人視姜矣蓋致大

國之夫人必以上卿正義所云晉以少姜爲夫人則齊當以上卿送是也且後此復求昏于齊直曰伉儷曰內主曰任社稷之事明曰繼少姜爲夫人而于少姜且云在縗絰之中直爲少姜服夫人服此亦何一非伉儷而以此爲辭吾于是知晉雖無道尚有天良而魯君臣之卑辱無耻爲已甚也晉景之喪諸侯並無至者而成公獨往弔喪送葬成十年書冬公如晉至十一年春三月而始書公至自晉夫子傷之今以宗國之君在天子諸侯並不當奔弔者而乃弔此諸侯之夫人且以諸侯之夫

人在與國屬國又並無一君親弔雖服役如鄭亦僅遣太叔一往而獨此魯君魯臣相率齊至故晉亦不得已必不肯以寵嬖視少姜者而至此以非伉儷借辭之觀其曰請君無辱蓋歉辭非僞辭也故夫子亦急書至河乃復以幸其猶不至晉稍減洩惡耳胡氏無學不羞其如晉而羞其不入以爲却而不納即當爲辭以入之果非伉儷則陳無宇何以見執苟有二命則晉何以爲盟主以此見責晉必納公則萬一季孫宿無學一如胡氏之爲言吾不知其入而哭少姜者當何如也此則說春秋

者之所漫然不省者也（李塨曰胡氏不曉夫人亦不可弔故爭伉儷二字觀傳鄭游吉送少姜葬晉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謂游吉上卿不當爲夫人來耳夫上卿猶不可來況國君乎）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朝新君也）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據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相比以殺公之外嬖公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於弑立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而地偏力詘究不能御至齊盟與强伯比故齊晉魯衞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祗鄭許陳蔡是其舊屬餘俱夷蠻小國而已傳稱如晉求諸侯而晉

君許之又云時鄭伯許男原以從獵在楚遂留之而使求諸侯今諸侯之來止于如此然則楚之爲覇可知耳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所出楚以其貳于吳也故執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效晉摟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黨崔杼弑君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吳以朱方使聚族居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穀作厲）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啣璧士袒而輿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鄫

鄫者本鄫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鄫之故鄫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是也公羊不知鄫是莒邑尚以爲是鄫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

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鄫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鄫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鄫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鄫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爲鄫夫人者其女還嫁之莒生一子而取爲鄫後則是鄫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鄫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一是鄫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

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吞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鄫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闇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身于國外又另一事矣（是篡國是竊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鄫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鄫文而并爲滅鄫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魯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豎牛以計殺孟丙逐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尚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即名叔孫豹而立之爲後則自十月至十二月不過兩月間焉能遇一婦又娶一婦而遽生三子荒唐矣或曰穆子先奔齊而僑如繼之夫發難在僑如幾有僑如未奔而豹先奔者且豹隨公往當隨公返公在十二月經始書公至自晉是公未返而豹先舍公而遁將僑如未叛而豹先叛矣或曰魯之立豹不在十二月而在他時觀經書叔孫豹如宋在襄二年則或前此未立也襄二年始立則自成十六年至襄二年已四年矣四年何事不可爲而又不然者大夫之見經以有事無事不以有人無人也此四年之間季孫行父亦不見于經豈無季孫行父乎况立後不待時叔牙之死即立戴伯臧紇之奔即立臧爲從無踰四年而始立後者又况賞罰並行既已刺偃（僑如與穆姜所欲代成公者即公子偃也）即當立豹皆一時事豈容一在目前一在四年後而並記一處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故曰解春秋者但據經勿據傳傳苟可疑即闕之可也况說傳者也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此襄十一年作三軍矣今特以伯主責貢艱于悉索故仍舍中軍而爲二軍而實則名滅而實不滅第分此一軍之人而加之二軍之間所謂朝三

幕四以行其計者而其變制則向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向之季氏征夫役家稅而盡有之叔孫征夫役而不征家稅孟氏并夫役亦征其半者今并夫役家稅皆盡征之而但分其稅而貢于公如是而已至于帥師則雖兩軍而仍以三卿領之季氏領上軍曰左師孟氏領下軍曰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哀十一年戰于淸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是也餘說見前

楚殺其大夫屈申（爲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公初立未經朝晉二年冬以少姜卒往原兼新君朝聘之禮而辭不得入因再往爲然亦奔命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莒之大夫也牟婁防茲皆莒邑也牟夷竊邑以奔魯而魯受之莒人愬于晉時公在晉晉侯欲執公范獻子曰人來朝而執之誘也請歸而以師討爲公始歸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魯地）

莒人以我受牟夷旣愬晉矣又來討而叔弓敗之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前四年楚伐吳圍朱方殺齊慶封而吳卽入棘櫟麻以報之經未書也至是楚復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而吳復敗之楚子懼而歸則楚非吳敵矣其時越通楚而以大夫來會師故書人越之見于經而爲吳讎自此始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魯遣卿會葬故也）

夏季孫宿如晉（晉將爲莒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衞

據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欲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牲加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之族（襄十七年華合奔陳）盟北郭矣公視之有焉時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兄爲右師遂爲之徵因逐之而合比奔衞按襄二十六年宋平公殺太子痤

寺人惠墻伊戾譖太子亦曰坎牲加書與楚客會矣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譖必是寺人寺人之譖必是坎牲加書其証坎牲加書必是左師與右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冤已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兒而今復不能爲合比解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嘗謂經累書華氏之奔（襄十七年華臣出奔此書華合比出奔二十年書華亥華定出奔）必有一事始末相因以見者而策書自成襄以後但記晉事而于他國每略焉故凡此所

記不無沿誤解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大夫聘于楚楚人執之策書未之詳也至是使薳洩伐徐而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乃帥師伐吳吳人復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焉其不能敵吳如此

冬叔弓如楚（以聘在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北燕簡公以三年奔齊至是齊侯帥師以納之史記世家稱納惠公不同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人乃行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自燕也胡氏見經文無燕字不曉聞時而不聞事可蒙上爲文如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書實來不更書州公一例遂誤謂本國與外盟可不書本國名又誤疑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必正月與齊盟而三月又尋盟者因云昭

公欲結彊吳附荆楚而故與齊平盖魯齊平非燕齊平也殊不知平雖是盟然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所謂行成非齊盟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報伐後已一十四年未有一十四年之怨而今始平者且涖盟非尋盟也陽穀之會魯未與盟故公子友涖盟之誼非尋盟若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未嘗先有莒盟而後尋之也况此齊平在正月涖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不惟間時抑且間事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又不相合又况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

叚卒在燕齊平之月卒朔殺卒賊在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如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衞獻公之生在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傳例並同則是燕與齊平在他傳引經又有旁証胡氏不讀經又不讀傳乃欲憑臆而武斷之豈非妄與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不可得太宰薳啓彊謂我能使魯侯來遂以辭召公曰昔魯先君成公會我先大夫嬰齊以衞父熊臨楚國（成二年楚伐我成公與楚公子嬰齊盟于蜀而以長子公衡爲楚質）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襄公如楚臨康王喪）今君若步玉趾以伸蜀之役既受貺矣何質之敢望（不望質子）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虢楚子初娶鄭公孫叚氏女矣四年會申楚子使椒舉請再娶于晉晉侯許之及晉使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讎也吾欲刖韓起使守閽官羊舌肸使爲司宮以辱之如何薳啓彊諫沮之楚子之無道而晉畏事之如此至是晉又惡公往乘公之未返而來治杞田（襄廿九年晉平公爲杞所出使魯會諸侯城杞且治魯所侵杞田使還杞今又治之）乃爲杞取成而去（成魯邑）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叔孫豹之子）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初公往以孟僖子從不能相禮至是歸學禮逮死使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事仲尼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愛留屬之其弟司徒招與公子過而公有廢疾招與過遂殺偃師而立留是世子之殺啓之者哀公成之者招與過而主之者招也故但書招殺而三罪之等從此定焉若稱弟稱世子別無義例說見前

夏四月陳侯溺卒

陳侯既殺世子而憂恚自縊身死國亡幾于不葬罪可知矣經書卒而不書縊書例如此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赴于楚陳公子勝亦愬于楚楚乃執赴者殺之

陳公子留遂奔鄭（干姓徵師名）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者春田之名所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者蓋藉田獵以習武雖春蒐秋獮各有其名然亦通稱也

紅魯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雖招不當殺過然過可殺也前但書招以正其名今又書過以正其罪春秋無佚罰如此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遂滅陳改陳爲縣封穿封戌爲陳公而放招于越其殺孔奐者招[illegible]也公穀于滅陳之役無一詞實不知何故滅者特穀梁于此附以四字曰惡楚子也嗟乎惡之已

塟陳哀公

公死無塟者輿人袁克殺馬毀玉以塟之楚子將殺克且令置馬玉不用而使之見己克乃見楚子于幄加絰于顙而逃示不臣楚也時魯在會塟故書塟云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俱在會然特書會陳者夫此地陳國耶抑陳縣耶而往會之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夷者許地即城父也因許欲遷城父故使然丹遷城父于陳以夷淮西田益之乃遷許于夷使伍舉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夏四月陳災（災公作火）

陳既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都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關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

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則分明以國予陳矣夫子春秋從無以一字爲襃譏而此則實有意者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以示陳之何可滅蓋惡强楚傷哀罰閔列國與廢一事而三致意焉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爲盛禮以將之

冬築郎囿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秋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三十昭公十年至十七年）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誤）

欒施字子旗公子欒之孫也與高彊字子良者同爲惠族皆嗜酒信讒强于陳鮑氏（陳完鮑叔牙之後）而與之相惡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刼公而使之助己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二氏于稷又敗于莊又敗于鹿門欒施與高彊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爲氏左傳稱欒高氏史記世家稱高欒氏然總稱惠族故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故經齊字爲晉字夫傳春秋

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曉乃信口胡柴而名之曰傳眞不可解況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當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齊邑）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季孫意如季平子也仲孫貜孟僖子也叔弓叔老之子子叔氏之族也三卿同伐莒取郠（莒邑）乃獻俘而用人以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矣按魯此時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領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祇以春秋書法詳內略外本國用兵雖副佐必書故備列其名而胡氏竟謂季孫領二軍二家各一軍則四軍矣左氏稱四分者就夫役家稅而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子叔氏宣族並非桓族而胡氏謂三家各將所屬則于魯之公族尚未明白而欲解春秋可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傳云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

不書冬史闕文也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作乾兼文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饗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經就其事直書之其深惡痛絕固不待言但書楚子名例所不解杜氏謂從蔡所告則此時蔡人嘗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許者即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辜大抵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子戕鄫子于鄫其事原無可考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用之者爲宋襄爲

邾君亦俱無明徵臣略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如天王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剏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卽可以立例者或謂蔡侯般曾弒父蔡君（襄三十年）故楚虔討之而虔又弒君之賊故兩名以見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恆例也且弒逆大事何得于是時附討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棄疾者共王子靈王弟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蒐以習武然有小君之喪而大蒐是喪蒐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地闕）

盟不知何事然喪盟何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公作屈銀地闕）

謀救蔡而不能也時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

公葬母不感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子不顧親殆將失國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楚子滅蔡改蔡爲縣卽以其弟棄疾爲蔡公俘隱太子有而用于岡山太子者蔡侯般之子蔡侯廬之父有其名隱其謚也此時君死于外國又被兵公羊謂有不成君故不稱子而稱世子固無理矣胡氏又謂蔡有知父母之讎效死不降至于力詘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故稱世子以爲得世子之道則在三傳並無其事南宋儒者竟可造事實以誣夫子之書悖之極矣若用之爲牲則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與此正同前年魯伐莒用莒人于社而經諱之非莒君也然無道乃至此

十有二年

春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名款三年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伯不得故此又納之然曰納于陽則仍未入國以國自有君也公羊不知陽地何在以爲伯于陽三字是

公子陽生四字之誤則傳稱伯爲簡公史記世家稱伯爲惠公傳稱納于陽世家稱至燕而死雖稍不同然並無有公子陽生其人者且此時惟伯在齊安得有公子也予揣其誤似齊侯之子有公子陽生者其後弑荼而立名爲悼公與世家之納燕惠而死燕人立悼公兩名相合遂疑燕悼公者必齊悼公之誤燕伯于陽者必公子陽生之誤葢齊景公欲納其子爲燕君而不可得也然荒唐矣陽一名唐燕之別邑後中山有唐縣是也高偃高傒玄孫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卽位通嗣君也華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衞侯鄭伯皆如晉朝嗣君公至河晉以我取鄆莒曾愬晉未治也辭不使入遂遣公子慭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能穀作虎其事不詳）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蒯爲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南蒯謂子仲（公子慭字）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我以費爲公臣如何子仲許之旣而蒯以語叔仲小叔仲小搆叔孫昭子（叔孫豹之子）于季孫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慭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慭告公而從之前公自晉還復遣慭如晉是也至是南蒯以費叛慭將還聞其亂懼而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親駐乾谿以待之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種也晉荀吳詐言與齊師會假道鮮虞以滅肥俘肥子緜皐以歸肥亦白狄種緜皐者其君名也旣而伐鮮虞乘其無備又勝之大獲而歸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旣而敗季平子怒欲俘諸費人冶區夫（魯大夫）曰如是是爲南氏毆矣若以恩撫之而使之來何有乎南氏平子從之費瀕有叛者于是南氏家臣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刦

南氏請出蒯遂奔齊其不書叛者徐仲山曰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于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讙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竊于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南蒯至齊愬曰臣欲張公室也景公曰叛夫也未有夫子曾不如景公者故夫子于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于春秋則從例以爲書法凡史各有體如此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穀作溪）

楚子滅蔡有蔡洧者仕于楚而其父死滅蔡之難每思報之而楚觀起之被戮也（襄二十二年）其子觀從事蔡大夫朝吳而居守于蔡至是曰楚不能復封蔡矣乘諸族怨楚者作亂乃假蔡公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昔元年楚子弒麇時出奔者）棄疾初不從既而觀從僞爲盟强蔡大夫朝吳及蔡人奉棄疾與公子比盟于鄧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依陳蔡爲國帥陳蔡許葉之師及羣怨諸族入楚除王宮以陳蔡復讎爲名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時楚子在虔谿急帥師奔還而師潰于訾梁欲從夏口以入鄢不得乃縊于芋尹申亥氏或曰楚麇爲虔所縊而經書卒楚虔自縊而經反書弒似乎不倫且觀從朝吳原爲陳蔡復讎發難而楚比以因人成事事敗身死乃反蒙首惡之名又似乎失實征與先仲氏論此謂春秋書法有不書弒而不足貫臣子之嚮書弒而反以甚君父之惡者如楚麇不書弒甚宥楚虔但以令終予郟敖而楚虔之罪同盟譏之即齊慶封亦得訴之矣

嘗滅也至楚虔自縊而必書以弒在公子比罪尚可原而靈虔大惡必不使祇宮得沒而乾谿之可以不辱此等筆削眞非游夏所能贊矣若夫復讎之師儘足有名楚比脅從似可不治然而三叔稱王而並無祿父王乎其間則復讎何與且未有殿頑挾管蔡以畔而其罪不在管蔡者也此春秋之旨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弒）

觀從屢請子干（即公子比）殺棄疾而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矣吾不忍待遂行國人夜駭曰王入矣

棄疾復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以驚國人子干恐既而使蔓成然（鬭韋龜之子）告子干曰王果至矣國人殺司馬（謂殺棄疾）將來矣衆怒如水火焉如何隨使人走而呼曰衆已至子干子晳（公子黑肱）皆自殺棄疾乃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爲訾敖（未成君而死曰敖）使蔓成然爲令尹封陳蔡還所收邑名觀從歸而官之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而不知所立乃以璧見羣望（祀山川神）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埋璧而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驗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貳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徼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強大之勢而吳辭不至諸侯至者皆有賂既而尋盟（經書同盟）忽治兵建而不旆已又旆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鄭之故莒人愬于會晉侯遂斥公不許與盟（經書不與盟）又既而執季孫意如以歸（經書執以歸）又越日公乃歸魯（經書公至）按宣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郤之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並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一諱者杜氏與正義皆以爲此由莒譖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得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之故隱太子（即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即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策書云禮謂與滅國之禮也特廬與吳皆公孫不惟未成君兼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一若其自有之者此爲文例杜氏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若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虔得滅之不書自楚不使楚平得封之其說未嘗不善但書例復歸則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衞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咺出奔晉始可曰元咺復歸

于衛廬吳未嘗去陳蔡也若又書所自則但記其所自來未必其地之有以與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係蔡人名歸于陳無與衛侯鄭自楚歸于衛係晉人名歸于楚無與此皆書例之顯然者故曰春秋自有例特不可造例爾書名見前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時季孫尚被執未歸故公往而晉又辭之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成七年吳入州來矣至是滅之令尹子旗（蔓成然）請伐吳楚子不許曰姑待之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之見執也晉人以幕裹其身使狄人守之而入時子服湫（惠伯）從私于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其事晉寧不如夷之小國而爲夷棄之魯土地猶大以事齊楚諺所云臣一而主二不必晉也穆子乃告韓宣子而歸季孫惠伯不許曰寡君無罪合諸侯以執其老而惠而免之諸侯不聞也請仍會諸侯以免宣子患之叔向使叔魚乞惠伯惠伯使季

先歸而已成見遣之禮然後還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以卒赴魯而魯不會葬修平丘之惡故也顧赴弔恒禮以怨廢禮似不可或曰以夷小略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其子郊公立公子意恢者郊公黨也莒大夫蒲餘侯與意恢惡而公子鐸與郊公因殺意恢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輿于齊而立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作眛）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凡稱禘曰有事但禘在太廟而此曰武宮者以此時非禘年（以吉禘三年推之則二年起當在十四年）必是用武之際行禘禮于武公之宮如十五年傳所云將禘于襄公者非常祭也故書之武宮者即武世室成六年所立爲不祧之廟者是也爾時叔弓以卿臨祭事當籥入之際而叔弓暴卒于廟遂去樂而終祭

事此亦非常之變而即以變禮行之葢郊社大事惟君與后夫人之卒則廢事卿大夫之卒無廢事者故曰卒事若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祗于明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戚去籥者但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涖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且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而輕卿喪如此穀梁不如禮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大夫死于廟可臨祭告變即不死于

廟亦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栁莊之死衛靈公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簠簋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況于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蔡朝吳在蔡楚大夫費無極疾之搆蔡人使逐朝吳楚子怒詰之無極曰臣豈不愛吳然而臣早知其爲人吳在蔡非楚之利也遂出奔經書此者徐仲山曰朝吳復蔡之人故不忍遺略如此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滅肥而歸今又伐鮮虞克鼓執鼓子䳰鞮而歸

冬公如晉（謝釋季孫也）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至蒲隧徐人行成乃受賂而歸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作曼）

楚乘蠻亂誘其君殺之而立其子焉不名略之

夏公至自晉

晉止公不聽歸故夏始告至經不書止諱辱也嗟乎辱至此亦不足諱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書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送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與郯子論官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將候主故稱大辰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愼禆竈輩皆以爲明年宋衞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宋衞陳鄭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

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爭國之象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予最不喜道占驗故于日食星隕槪不引天文家一語或有稱胡氏是傳殊勝左氏而不知其爲劉向之說因引諸儒語而斷之如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

楚令尹匄司馬子魚帥師伐吳子魚死之大敗吳師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舟名）旣而吳公子光（即諸樊子闔廬）復追戰楚師亦敗奪餘皇而去

春秋毛氏傳（三十一　昭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秋晴）稿（文輝京有　遠宗經讀）較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小國名妘姓據傳鄅人藉稻以周六月爲夏四月正種稻之時鄅君履行觀種稻而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鄅子無所歸隨其家之被俘者于邾邾君乃反鄅夫人而留其女焉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畏鄭屢遷前既遷葉又遷夷矣楚靈又還遷于葉今楚平用左尹子勝之言謂葉爲方城外蔽恐晉鄭侵許將爲楚患故又遷白羽經不書楚遷許而書許遷者以許自願遷也此與齊師遷邢而經書邢遷于夷儀例同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前年邾入鄅盡俘鄅人鄅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戌子）請師于宋公宋公乃伐邾圍蟲（邾邑）取之而盡歸鄅俘邾乃乞鄅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而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策書許悼公瘧許世子自爲治瘧之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不善讀書誤解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許世子以不嘗藥書弒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故公羊直云止進藥而藥殺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然曰累及則直以藥累矣若但不嘗何足爲累蓋其所云不知嘗藥者非不嘗也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曲禮有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所以必如是其慎者以爲君子謹疾見于君父故藥物不識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

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故殺衆但以不知愼重爲戒而夫子則直討其自用藥物以明弑蓋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嘗藥第察其有毒與否所防極淺而一經自用則藥與疾忤雖百嘗亦何所挽觀傳稱君子多託夫子以爲言而此述君子有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事君父何所不可用心力而必用藥物此萬當舍去者也戒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時莒婺有夫爲莒所殺者婺託身紀鄣紡纑爲布而留其繩量城板高下而續以藏之至是莒子奔紀婺乃投繩于城外齊師登遂入紀城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策書未詳）

鄸曹邑此事策書失載不當妄解胡氏引劉敞言謂自者待放也古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此必賜之玦而後去者予按春秋止有放例如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類並無待放例以待放則必書在初放時或前後兩書不當于三年後臨去始書簡也且曹方易君前十八年曹平公卒而悼公立距此二十年裁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非三年前所放之君誰則賜玦而使之奔宋況經有書例此書例與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正同故賈逵謂此必前此以鄸叛一如華亥之先據南里以叛而此時出奔故曰自此亦就經文書例而類推之豈有趙宋儒者可公然自造爲事以証夫子之書如劉胡者嗟乎亦無忌憚矣

秋盜殺衞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縶者衞侯同母兄也縶有足疾而衞侯以卜吉得立是爲靈公（見七作）縶奪齊豹（齊惡之子）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會宋公子朝仕衞與衞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藉之同作亂殺縶于蓋獲門外衞侯奔死鳥（衞地）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衞侯與喜盟彭水

之上并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其書盜者以賊殺公子不問其爲何如人或士或大夫而概以盜名此與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例同釋例謂士殺大夫始稱盜原屬不通胡氏謂盜指宗魯不指齊豹褚師圃等按傳齊豹曾薦宗魯于縶爲驂乘及將殺縶時豹先使魯避去而魯不肯曰聞難而逃是子薦我之言不信也子請行事而吾從公死遂併殺之琴張（孔子弟子）聞魯死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使豹行事是盜縶）孟縶之賊（知難不告是縶）（賊）何可爲據此則是宗魯與此事始末全不干繫不過一死事之傍及者凡事有主從舍主而責從此猶欒盈入晉舍欒盈而責胥午鄭伯奔蔡舍雍糾而責雍糾之妻非春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華定與向寧謀先發爲亂亥以詐疾誘殺羣公子并刼公取公之子太子欒公子辰公子地三人爲質（杜氏謂公子辰地皆平公子元公弟按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在景公時則元公子景公弟也傳稱母弟辰謂太子母弟杜誤）公亦取華亥華定向寧子爲質而盟于華氏當是時公子城（元公弟）與華氏戰于鬼閻敗而奔晉有華費遂者華族也爲大司馬公信之與謀去華氏乃殺華向之質子而攻之華向奔陳華亥之兄華牼歸公所質三公子而費遂之子華登獨黨助華向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司馬華費遂生三子華貙華多僚華登也登于前年奔吳矣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而譖貙于公

曰貙將納亡人公疑之曰司馬以吾故亡其子（謂登）豈可以再亡之及又言公名司馬之侍人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如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與司馬皆厚賜貙貙之臣張匄知其情請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于是貙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張匄怒殺多僚遂刼司馬而召諸亡人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乃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張南士曰宋元公不能獨斷與庸耄謀而司馬優柔不決大壞國事大學所謂不能齊家而欲治國）

（難矣此春秋所誅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誤）

蔡侯朱者蔡平侯廬之子也楚費無極取貨于蔡東國（廬之弟朱之叔父）假楚子之意使蔡人去朱而立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人費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前盟于鄧）故封今其子有二心故廢之且靈王殺隱太子與君同惡此猶是隱太子之子也且廢置在君蔡何有焉據傳則蔡之易君全由費無極一人

而董仲舒于七月日食謂是蔡侯朱驕君臣不説之象故蔡侯出奔則實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立公以朝新君如晉而晉又辭之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初使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而莒大夫沮之謂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至是齊侯親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是莒人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會齊烏枝鳴（齊大夫名）戍宋宋廚人濮（廚邑大夫名濮）請伐之大敗吳師于鴻口獲吳二帥（一公于若雉一偃州員皆吳大夫）華登帥其餘以追宋師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謂以旗書官閥名氏而披于背以爲識）皆揚徽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謂逝力）請皆用劍從之皆用劍華氏敗既而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卽宋公子朝前年奔晉今又還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張匄

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于是華登如楚乞師楚使薳越告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宋初不許諸侯之戍謀曰彼亦何能爲不如出之以爲楚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出之時華貙華登等皆同叛同奔而經不書重始事也胡氏謂不書諸國救宋者所以罪諸國書自宋者所以罪宋書奔楚所以罪楚則此時諸國無罪舉賊在內強援在外固請于楚未爲失算若宋楚得罪則在事理或有之而在書法並無有初書華向

齊陳纏書華向自陳入于宋書奔書自何止宋矣以此爲罪則陳罪魁矣且天下未有書亦罪不書亦罪而可以云書法者此謬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　王室亂

三月而葬以亂故也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以爲告耶則定無有以亂之一字告者以爲叔鞅之言耶（傳謂叔鞅言王室亂）

（劉經所以書）則傳聞行言無書策之例蓋春秋魯史而略于周事雖若置而不問者然其載之王安則已矣即僅守府亦但聽之而至于亂則不止卑弱而隣于喪亡故一聞其事即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儆切正義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義當如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王猛者景王子也前十五年傳稱景王之太子壽卒立王子猛爲後矣既而王子朝有寵復欲立之劉獻公之子盆（文公）新繼獻公[illegible]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乘景王崩時見

喪次攻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合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周邑出甲）以逐劉子并敗鞏簡公甘平公之師其黨羣王子欲攻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即猛）于莊宮殺羣公子之追已者以王如平時又如圃車次于皇將以告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既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行之其後仍稱王

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若昭公居鄆居乾侯則又因遜而轉稱之不在此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先使王子處（猛黨）守王城盟百官于平宮（平王廟）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敗績百工皆叛單子伐平之晉乃以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服晉者）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邑周舊賜晉者）以納王于王城是王之出入歷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

者不予晉也晉爲長伯當此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帥先効職毋長亂災卽不然而摟伐習成亦當借共主之名大會列侯親統諸師以從事其間況已經告急王人乞兵而祗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沒其善而于後圍郊時仍書晉人以表其事誰謂春秋斷爛也

按王城卽郟鄏武王遷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卽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

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踞王城因徙居成周經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萇弘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于是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豐鎬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今公羊忽曰王城者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也詳其意謂成周本京師地周東遷舊居也王猛欲以王城篡京師故經不書西周而書王城恐二京師也是旣以平王東遷世居成周反以王城爲篡居已屬夢夢且此時從未有東西周之名卽周桓居王城皆稱河南桓公並無稱西周公者其稱西周自韓趙分國始而公羊及之則意公羊本戰國後人習見赧王以前世居成周妄疑春秋諸王皆以成周爲王居并不知東西二名實起于戰國之末遂名王城曰西周（成周曰東周見後公羊傳）且以王城爲篡居之地此皆秦漢人所言得毋公羊穀梁正秦漢

間人乎如是而欲與春秋策書爭是非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

猛卒卽以猛母弟子匃立是爲敬王其稱名稱卒以不行卽位禮未成君也說見前（傳稱悼王然不入廟與太子波父同）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歷此月爲癸卯朔癸酉誤）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晉作祀）

癸丑叔鞅卒（叔弓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初邾人城翼（邾邑）道經武城（魯邑）武城人以不
伐而取之獲邾大夫三人邾子愬于晉晉人來
故叔孫昭子如晉至是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
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
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使其介子服昭伯坐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乃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且
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詞並執叔
孫子服以謝邾士伯乃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
以如吏先使邾子歸令叔孫立以待命然後館諸

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羈之一年晉之惡魯之辱
至是已極向非叔孫之剛果則其濮溽有不可道
者時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不解其
意以兩冠與之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
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
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叔孫之以禮
自持而不詘于彊禦如此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晉大夫無名故稱人郊者子朝之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費無極去蔡侯朱而立東國（在二十一年）今至楚而
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十四年立虐而好殺人國人逐之齊人納
郊公（郊公十四年奔齊）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盈穀作盈）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
諸鍾離會楚令尹子瑕卒楚師先熸（如火之熄）吳公子
光乃以詐敗誘之殺三國之君與大夫而諸師俱

奔其不書楚者以楚師未陳也國君死曰滅大夫
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爲生獲哀十
一年獲齊國書爲死獲類鷄父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景王子卽王猛母弟敬王也居狄泉避子朝
也時子朝入于尹尹圉（文公）誘殺劉佗（蚠族）敗劉單之
師卽召伯奐南宮極皆以成周人戍尹遂立子朝
于王城納諸莊宮經祇書尹氏以其專也且不使
子朝有同立名也尹氏舊稱如詩太師尹氏類胡
氏謂世卿擅權獨稱氏爲後世戒則王國卿士劉

單甘名誰非世卿祇取公羊譏解尹氏卒一語以爲金科烏知尹氏卒非尹氏也公羊譏世卿春秋不譏世卿也世祿者世卿之謂也（尚書世祿之家即世爵之家言世有采邑也宋人謂世祿不世官大誤考封建之世從無世祿不世官之例見經問）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至河下有公字）

公以叔孫見執故如晉乃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幸不及辱也自昭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雖然王室構難天王蒙

塵夫子特書亂以志憂患而以釋位勤事之宗國尚奔走強大而輭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則殺之（恐其來殺己也）右顧而笑乃止叔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歸按叔孫舍三傳俱作婼獨經俱作舍皆叔孫昭子名也胡氏謂執而致則書此獨書姓氏豈誤以舍爲婼之字乎叔孫固賢然並未嘗以姓氏褒之十四年晉人執季孫意如而歸祇稱意如而無季孫非貶意如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盟于扈而歸稱季孫行父不必褒行父況大夫執致則名並無此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者王國大夫也有姓有爵而偏無名于義何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楚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匿其蹤跡而窺其無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前滅州來今又滅巢滅鍾離亡郢之始矣

葬杞平公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晚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三十二　昭公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止）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策書未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初鄭伯如晉子太叔謂范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與韓起謀于是爲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美刺兼有而胡氏疑其無美詞夫春秋書事何曾有美刺之字見于文間第書事而善惡自見此即例也如此經自美多刺少然善觀者于此則晉侯與諸侯皆不覩會葬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有會而此後並無有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則其可刺處在經文多有之不必檢傳之徒見戍人明年納王然後知諸侯之怠王事失效官守而善讀者但求其字于文間而求之不得則又舍本文而別求他義烏知大義炳然要皆本文所固有乎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

此記異也魯大夫師巳云文成之世早有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之謠今鸜鵒果來當爲昭公出奔之兆蓋失所處也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此鳥爲魯所無有者且其鳥穴處多藏巖谷與城障間或攘鵲巢以爲居介南所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是也則是來一異巢又一異蓋一事而兩記異者劉向云有蜚有蜮氣之所生鸜鵒來巢氣之所致氣所生爲眚氣所致爲祥此謂旅鳥變居皆逐君沴氣所先致者祥者兆也胡氏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弟受兄國有何異事而與物異處所兆如此此在漢晉儒者便無此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下辛上下旬之辛也上辛正祭下辛呼旱之祭蓋周之七月爲夏五月舊制龍見而雩在建巳四月去五月不遠故五月猶是正祭至又雩則旱耳說見桓五年傳若公羊謂又雩非雩本借雩聚衆以逐季氏則衆非雩祭可得而聚且九月公遜

其期尚早此時卬逐季之謀尚未有緒而欲先事而揚兵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穀作乙陽公作楊）

此昭公出奔也書法他國君被逐曰出奔魯君被逐曰孫孫遜同避也雖昭公自奔不關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信讒輕舉妄動然而季孫之逆仲叔二氏之黨惡無君莭書事而義俱見者徐仲山所謂強臣執國勢極難輓養癰在胸腹則決去必敗有國者所當戒也據傳季公鳥（平子庶叔父）之妻有他行惡公若（卽公亥公鳥弟）與公思展（季族）申夜姑（公鳥家臣）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平子弟）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郈之鷄鬬（郈昭伯與季家相近）季氏介其雞（甲其首）郈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使郈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爲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令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襄不宜專祭此以時祭重禰廟故言）之習萬（舞）者不之公而之季氏（季有私祭）衆惡之公若乃獻弓于昭公之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既而告臧孫（昭伯）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卽懿伯）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讒人以君徼幸事不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値叔孫昭子如闞（魯邑）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命焉日將暝而姦慝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筩蓋可取飲者踞蹲坐也）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止（不可言出）諸臣劫君而負罪以去（使諸臣出奔）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指諸臣）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卽里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公喜子家子曰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齊臣則誰肯復從君

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聽臧昭伯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外毋離散毋不繾綣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爲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通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守公不去毋通內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公入則從公伐季者惟恐得罪故欲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魯大夫）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從他道避伏兵）既而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乃大恚濟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自十月辛酉至戊辰七日無疾卒杜氏云自殺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謀單騎不用車）公徒執之

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鄭一獻公衎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予嘗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入之今晉伯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虛禮而無實濟且晉臣強橫荀躒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瀆無厭動輒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爲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有公子瑕獻公有衛侯剽出公有父蒯聵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即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顧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

在公之入不必飾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幡然迎入雖曰改飾亦並無有前後兩端待請愆謝過之重煩解說此其間即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故子家羈聞不通內外之盟即毅然拒之閒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即力爲衛之至意如隨荀躒迎公乾侯即勸公從之及此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之必不顧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公若昭伯輩與意如勢不兩立而公徒敗事意不用命然而入季氏之門者公徒也心不自安

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是以長府之役子家欲公使諸臣出奔則公可不出即旣出而諸人散去有如叔孫昭子者逼乎其間則公可即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致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繾綣從公爲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鬻于乾侯者非天意也實人爲之也易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剝廬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邑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爲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將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曰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即魯邑而不曰歸魯者見鄆之不爲魯所取也至若告至則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曰至賈逵謂季爲守臣嘗爲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如無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以書之亦文例也見居鄆則在所必書也（又范甯亦云意如事若如在國如書公行告公至類要是黨意如之言）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女賈（二人家臣名）以幣錦賂梁丘據（齊大夫）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

神故及此也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君何辱爲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者意如黨也詐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旣而季氏師已集復謝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苑何忌子囊帶（三人齊大夫）與季氏野洩冉豎（二人季臣）遇苑傷而不殺若無意克敵者故戰于炊鼻（魯地）而經不書不予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尚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義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王也然何益矣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長庶子西賢欲立之子西不從乃立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初攻王城師敗之旣而劉師亦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

（始叛而今反正）朝乃同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入成周而盟于襄宮（襄王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晉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使莠尹然工尹麇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鈹夾道羞者不敢近光使勇士鱄設諸寘劒于魚腹而進之抽劒刺王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伐彼遂引還于是光自立是爲闔廬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爲諸樊之子當立因弒之其不書吳光弒而書吳弒者非貰光也莒僕弒父晉荀偃欒書弒君未聞有可貰之罪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

蒲史文詳略如是矣蓋旣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而不宜予僚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貫光矣且授受大事于此不明則千秋篡案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之子馮反弒宜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弒僚似乎是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傳子及者傳弟也蓋三古授受祗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篡弒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

然傳弟之窮卽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巳雍巳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于傳弟而終于傳子殷三十王一轍也（考世家惟太丁傳弟外丙外丙傳弟仲壬以仲壬無子立太丁之子太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子後立弟祖丁子以祖丁子陽甲未能立也餘二十八君皆立弟之子無異）蓋父傳子兄傳弟者順也弟傳兄之子則逆矣兄傳弟父傳子總一制也至叔父傳姪則變制矣是以宋穆傳與夷則變制啟亂闔廬弑君僚則大逆不道有明景泰帝既正位號則自宜易儲其不幸而復辟者偶然耳此禮不明遂有執吳光之說以

懲忠肅者因舉授受之大法以并正之（公羊謂光為夷昧子僚為夷昧庶兄則尤屬杜撰無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為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所惡值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告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告郤宛曰令尹欲就飲于子郤宛曰吾何足辱令尹令尹果來吾何以獻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令帷諸門及饗日詔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郤宛字）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救濳之役乘吳亂可得志也子惡取賂焉曰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不可乘其亂乎令尹命鄢將師攻郤氏且爇之宛自殺將國人弗肯爇將師曰不爇與郤氏同罪乃或取一編菅焉（一束草）或取一秉秆焉（一把禾）既而投之地終弗爇將師遂假令尹命爇之滅郤氏族及陽令終氏晉陳氏既而國人多謗言沈尹戌謂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見定四年傳）平王之不聰邇無極也今殺三不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遂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以說于國而謗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扈者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公獨范鞅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季孫何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許而君自出之公徒之怒實以啟叔孫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者（見前）今魯君守齊三年無成而季氏甚得其民有備多矣然且有備而事君一如其在國此不可測也二子願納魯君則鞅請從無

成將死之衆懼而退是役也其令戊周則得矣而于納魯則未也此亦第書事而義自見者若大夫逋序則書例如此並無他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名其事史闕）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及飲使宰夫主獻兼請安（不親獻請安以大夫禮待公）子家子以公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鄆人請戰子家子不可公乃遣子家子如

晉公徒襲之于且知（近鄆地）敗而退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雖去魯而季孫猶遣使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此其一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

公以齊敬衰始謀至晉然當待于境使之通之俟晉命來逆而然後入今遽次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謂不通一使）而即安于甥舅（齊異姓甥舅之國）其亦使逆君（亦使我來逆而後入）公乃復避境而後逆之（不能用子家故見辱）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寗）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寗）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次乾侯不得見晉君仍返于鄆而齊侯使人來唁夫唁者初失國而弔之之禮今公自晉歸客寄

如故而忽使來唁則諂公矣蓋諂公之如晉而不納同失國也然且來唁者稱公主君則更以大夫比公矣故子家子曰齊卑我甚矣君毋辱此同特書之以見齊之無禮者若其書公至則前公在齊魯境上與齊侯遇返而居于鄆爾時未嘗至齊也經書自齊居于鄆今直入晉地不書自晉居于鄆而書自乾侯以齊侯見公晉侯未見公也見則非齊而書齊不見則自晉而不書晉書唁惡齊書自又惡晉也至若國之辱則至此亦不能諱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而賣其馬遂不歸馬時衛侯獻乘馬名曰啟服墮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欲使食馬）始以帷裹而埋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輒之子）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與公徒爲二此必公徒虐鄆人而致潰者公自此無居所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史例國君出外則必書然但書出與至而竝無出至之間又特書所在之例其或書所在必于元正以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必書所在以示貶辱故諸公在晉非一次而經皆不書獨于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葢書則責之不書則諱之也今忽書公在乾侯此固責公之不用諫不疎羣小以致戮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而不如春秋者謂君凡所在必書所以存君則公自二十五年遜後歷三十六七八九凡四年未嘗一書所在也胡氏謂他年不書以鄆猶在魯封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而寄乾侯非其所矣故必書則二十八年已去鄆而亦不書何也蓋春秋書在專爲朝正闕而不書所以諱惡後儒不如春秋妄作書在以存君之說致有明靖難無賴造爲建文出狩錄每歲必記所在以爲書法夫君死國亡何處朝正而誣妄如此此豈春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子二十七年奔其地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土田而居之子西諫不聽吳子乃執鍾吾子伐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師吳子唁而送之既而奔楚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同適歷晉地）

晉定公初立將以師伐意如而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如何晉侯召季孫范鞅私謂季孫曰子必來季孫乃會荀躒于

適歷經特書者善之也荀躒乃訊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唯君（此察而後死）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或賜自盡而不殺）弗亡（不滅其族舊解誤）君之惠也死且不朽（此死而不滅亡）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所願也敢有異心（此竟不察不死而釋之弟迎之而歸此是本意）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初立未與公相見故先來唁公禮也季孫意如乃從知伯（卽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公）（許其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一慙謂慙與同歸也終身慙不歸也）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從公不願歸者欲公逐季孫舊解誤）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季孫也誓不相見正欲逐季孫之言也言不逐則不歸也）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如此則納公且有罪矣何敢再知逐季氏事）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請攝君祭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既恥爲晉納晉使又去則借魯師之迎而單騎自歸此與左師展以乘馬挾公與孟懿子陽虎伐鄆劫公意同）公欲從之（則前誓非公意矣）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公之不歸全在從者）予嘗從經校公出始末齊景公爲德不卒宋元公急于救公而無故路死衛靈泄泄晉頃君臣則兇惡之極貽公不幸而遭此不意晉定初立卽懷救卹向使有臣左右之則乾侯之誓毅然爲公逐叛臣有何難事而無如范鞅荀躒皆意如黨也夫如是則就其迎納慊慨而歸亦所云一慙

可忍者而羣小脅從終始不破公從此無歸日矣經特書晉唁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若晉唁則誠可嘉也

秋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也濫邾邑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取闞事闞公羊曰闞者邾婁之邑也據定元年壁

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則闞本魯邑爲羣公墓地所在公羊妄說也若杜氏謂公遣人誘闞而取之則亦無據且此時取闞何爲乎

夏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城成周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不敢歸也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不書者以公薨未告也）且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著爲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皆不受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至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之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晚晴）稿

（文煇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三十三定公元年至七年）

定公（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此時公未即位當書昭三十三年至六月即位始稱元年此即書元年者要是即位後改稱之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史例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公穀皆以春王作一節三月以下又一節誤矣今校經文本改正）

春王連三月爲文此是舊例以正月二月無事至三月始有事而書之無有以春王二字爲文三月又爲文者三傳本皆截春王二字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則自隱三年始凡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有春王而無正月者皆宜截斷二字另作節矣且其所云無正月者非謂春王下無正月二字謂全無春王正月四字也春秋十二公凡元年俱有正月以新君改元無事亦書故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且無他事可書亦必空書春王正月

四字而此獨無有故曰無正月則定公此時尚未爲君雖昭公之喪已至壞隤而公子宋未先入仍未知新君爲誰而謂定公此時得空書正月乎當正始乎若謂定公爲意如所立卽不正始則宣公爲東門襄仲所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總之昭公死非其所定公立不以正在夫子直書其事而其義自在如必以此爲狡獪則按之全經而無一驗者與其不驗而廢其說何如按經而存其義之爲得當也

前年冬晉士彌牟定城成周之令至是城之時士

鞅新代魏舒涖政已栽（版築）矣宋仲幾（宋大夫）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屬國爲宋代役）薛宰曰宋爲不道絕我小國于周而以我適楚故常從宋若復舊職我將承王官不暇而尚役于諸侯乎仲幾曰三代非舊矣薛焉得有舊若云職則役宋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爲政者新（言士鞅新代爲政不知舊事）子姑受功俟吾歸故府考之仲幾曰子縱忘之山川鬼神忘之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乃執仲幾以歸既而歸諸京師若其城役則三旬畢功而孟懿子亦與焉但據傳晉先執仲幾歸晉而後歸京師經不書歸晉爲晉諱也戊不受功則涖政者得而執之胡氏謂當執以司寇不當自執則士彌牟定役令時但曰授諸侯之師未聞屬司寇也祗不卽歸京師而先歸晉則稍自專耳故諱之然諱之卽予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告于廟故書至卽位者行卽位禮也據傳叔孫成子（婼子之子）迎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感子家子從公之言欲以爲卿使叔孫逆己意子家子故不見叔孫

且故誤會哭之期易幾而哭惟恐聞季孫語也叔孫乃使人傳季孫命謂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實使群臣不得事君（公子務人與公若謀去季氏卽公爲也）僥得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若季氏之願則願與子從政立子宗後（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也歸父爲季孫所逐子家羈絕之然未立爲族故未有後子家歸父之宗）凡從公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何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者禮也禮當從君出）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爲讎者）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將將逃也（從公不知入故當去）喪及壞隤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子家子與焉然後公喪

始告至而定公即位

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十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即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而即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即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外來亦無與制祇嗣君遭喪即位原在殯後奠殯之頃至踰年改元則于朝正後又再行即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即位

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一如篡弑之後之不再行者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于其間也

乃公穀不知何據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夫周制殯西階無正棺兩楹間者惟喪大記君殯之禮既小歛男女奉尸夷于堂將由大歛而遷之于西然此在未殯前之禮且小歛三日非五日于禮不合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于廟門遂入適所殯夫謂適所殯者謂適西階上舊所當殯之地也若兩楹之間是殷人殯處非所殯矣及鄭氏註禮依違公穀說謂外來之喪不忍其遠不復以賓禮視之故變西階爲兩楹此以調停議禮者然考之他書實未有此

至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入室宅憂爲天下王今癸亥喪至戊辰即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此則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隤之時此即四月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即位則自乙丑至丁卯越三日作冊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即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殯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即位其于禮未有過也今以迎

入宅憂之日誤認爲新君即位之日書文干支歷歷可數猶謬戾至此況其他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在外歸故八月乃葬）

季孫使役如闞（先公墓地）將溝焉（溝分之）榮駕鵞（魯大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已不臣）乃止又問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伸明已不臣）乃止遂葬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溝合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公魯先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宫毁久矣今忽立者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明立公子宋之爲世法也若謂昭公出時季孫每禱于煬公故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謬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八月霜未降而殺物記異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者公宫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懸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災者天火也胡氏襲公穀之説謂雉門爲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災而復作春秋所以譏也按天子五門爲臯庫雉應路五名然諸侯亦有之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是天子之臯應二門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臯門應門家語衞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内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即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者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説也若子家駒説亦出自公羊一人之言他書並無見者子家駒即子家羈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吳人使舒鳩誘楚師而潛師于巢以伐之敗楚囊瓦之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即位朝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公即位修好也拔即郯魯地）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乘城成周之後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之首劉子者傳稱劉文公王官伯也先是蔡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亦一獻于昭王楚令尹囊瓦欲併得其一止兩君于楚三年不使歸必使併獻而後歸之故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諸侯與師而但書侵楚以其不終伐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後同）

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于會後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其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左與上文連作一節）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國之目則後以諸侯二字總概之此書例也召陵之會諸侯謀伐楚而不終伐則但爲盟以終之此諸侯二字即十八國也其不稱劉子者以劉子有封爵雖王官實諸侯也胡氏不識例不讀經兼不曉事于前蔡滅沈責蔡侯之殺沈子此盟諸侯責定公之爲意如所立而求盟諸侯以固其位夫蔡侯能殺沈子定公能盟諸侯乎此不曉事也書例前不列諸國單書諸侯則爲特會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是也前既列諸國則後書諸侯即是前會僖五年公及列國會首止諸侯盟于首止是也今召陵有前會矣此不識例也經書公會劉子及列國侵楚既書滅沈又既書盟皐鼬然後書公至自會則此一書盟實并前會與後之至會而合書之而謂此會是公事是不讀經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許每遷必書）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即劉文公（蚉）也以出會故書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滅沈故楚圍之）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葬劉文公

以同會故會蔡書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柏莒楚地）

蔡侯以子元質晉而請伐楚召陵之會未及侵楚而楚師已圍蔡矣然且晉弟伐戎仍不救蔡蔡侯乃又出子乾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而請伐楚吳爲之興師蔡侯與唐侯從焉大敗楚師于柏舉囊瓦奔鄭是此舉蔡實爲之故經特書蔡侯以之以者主在蔡也夫如是而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蔡之滅沈楚之圍蔡通讀之而吳晉楚蔡之是非可指

掌矣故曰春秋非斷爛也

庚辰吳入郢（公作楚左介上之文爲一節）

吳師從之五戰而入郢先是郟敖之弑楚靈王殺太宰伯州犂而其孫嚭奔吳爲吳太宰（事在昭元年楚子麇卒左傳以爲昭二十七年郤宛黨出奔誤）及平王娶太子建妻少師費無極譖太子于王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爲叛王乃執伍奢且召其子尚並殺之而少子伍員奔吳與嚭同事闔廬謀伐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下申包胥者伍員友也當員奔時遇申包于途謂曰我必亡楚申包曰子亡之我必興之至是奔秦依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出師大敗夫槩王（吳王弟）于沂又敗于麇又敗于公壻之谿楚子還郢

據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蓋言行所也故吳王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以王弟奪其宮居之是時楚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故其亂可乘也今公穀道聽謬以宮爲室且誤以室爲妻謂吳不稱子夷狄之也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蓋妻楚王之母也而胡氏遂謂乘亂肆淫黷而不子大楚王不知其有母與否然當其奔隨時急取其妹季芊與畀我（二妹名）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孥室以奔則傳有藍尹亹涉其帑語國語亦云見藍尹載其帑即有偶爲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即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見后臧未嘗一正視之其嚴毖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母撻平王墓之文而後之爲小說家者擴其邪說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可

不察也若夫前書吳子此又去子字者史文有詳略並無義例此與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公穀胡氏俱非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

夏歸粟于蔡（策書未詳）

蔡饑而我周之亦不可解杜氏曰蔡爲楚所圍故歸之粟則圍蔡在四年秋于此不合若公穀謂諸侯歸之則此時蔡方從楚而諸侯肯歸之乎且但書歸而不書所歸之國與人皆本國書例而此又妄言之故曰不曉事不識例此又其一也

於越入吳

於越越名也入吳者以吳在楚而乘間以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無貶詞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舍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許與鄭爲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

此晉令也周儋翩（子朝黨）因鄭以作亂鄭爲之取胥靡故晉使魯伐之是時取匡（鄭邑）不書以歸之晉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并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

尊晉且欲詘辱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當是時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使樂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范鞅惡其主趙氏也言于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爲罪遂執之然則晉卿之分國而爭大如此

冬城中城（魯邑也中城見文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無何字闕文）

鄆貳于齊季孟圍之齊人乃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晉伯已衰諸侯始特盟于是齊侯貳晉與鄭伯盟衛地而徵（名也）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衛侯聞齊名思欲叛晉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陽執結以侵我使諸大夫知所畏遂執結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衛乃與齊盟而陰以結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以叛晉故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入齊師齊設伏以待之處父謂虎曰汝不知禍吾殺汝矣苫夷（季氏家臣）謂虎將陷二子（季孟）于難吾必殺虎虎懼御二子還得不敗然則陪臣之互執國政各能相制又如此

九月大雩

冬十月

終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黃）較

春秋毛氏傳（三十四定公八年至十五年止）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報前年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前侵未得志故又侵之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之未至境即還

公會晉師于瓦

公乃迎晉師會之其不言救我者以未嘗救我也一若不知其會之者之何事也此文例也瓦衛地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鞅）

晉師自瓦還將欲就衛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蓋恚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二晉大夫名）曰我能盟之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蓋司割耳取血之事皆卑者職也今衛人請晉執牛耳以爲君與大夫敵當大夫執之成何不肯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及歃涉佗捘衛侯之手而血及于捥衛侯怒王孫賈曰盟以爲禮也不以禮叛之已耳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曾伐周闕外當報之因邀之同侵鄭蟲牢而遂及于衛蓋欲假王師以討鄭衛之貳于晉也經不書不予其假也

塟曹靖公

九月塟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又令我伐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重結之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爲逆祀今定公刊前之失因而順之據傳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季族）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于季氏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遂于僖廟禘諦昭穆之禮而改正之以明己之去三桓者欲强公室爲順非爲逆也但叛臣變制不書所自此必假定公之命而爲之者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陰相移易者也特予考全經似有未嘗移易者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夫祧廟昭穆與太廟同桓莊閔僖則必閔從桓而僖從莊此順祀也若桓莊僖閔則將僖從桓而閔從莊便爲逆祀今桓宮災而卽及僖宮則僖從桓矣此逆祀矣哀尙逆祀而謂定年已順祀于理未通旣而思之傳書司鐸宮火火踰公宮然後桓宮僖宮災則火本踰越桓宮在昭踰而及僖宮之穆相對踰火事未可知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如昭公葬闕在墓道南至孔子爲司寇始溝合兆域一類蓋欲暴季孫之惡而爲之者其說未嘗不可聽特其所謂先公者指昭公

乎指羣公乎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言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于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若先公爲羣公則從祀爲誰不明指何公從祀而從言從祀誰則從之此不特春秋無是文卽他書亦無是文也況定立已八年豈有太廟無禰廟者夫子爲司寇但溝墓道未嘗無昭墓也經旣書薨我君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薨時一時

之事春秋恒例但書薨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卽在昭公書薨時已有明文焉山妄說也（張南士曰古人以順而逆者曰從而逆故從作順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經凡書盜皆不書名氏以爲此盜焉耳但陽虎以家臣而謀弑季氏此國家大變經反不書祇詳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日記曰蒲圃之役陽關之叛全無厚繫萬萬不得同陽州之一遜獨此世守重器有國典喪皆視之誠所謂敗玉敗步得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眞善于言春秋者葢亦以二物失得卽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據傳陽虎以壬辰日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乃約都邑之車以癸巳日至成邑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至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虎從弟）殿將如蒲圃桓子乘間語林楚葢欲其脫己于難而林楚難之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徒死而已何益于主桓子曰能以我

適孟氏乎楚許之時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駕言築室于門外楚乃怒其馬驟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乃闔門而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公歛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請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不可去而奔晉適趙氏主趙簡子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晉師千乘在中牟衛侯亦如五氏以助之其不書伐晉者以不終伐也五氏晉地

秦伯卒

不書名見前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伐我以晉故今諸侯皆叛晉可以平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既相平此復爲會以固之但兩國離會必有爭上于其間且侵伐甫息懷猜不少故齊用犂彌之計使萊人以兵刼公一如莊十三年柯之盟魯人用曹沫以刼齊桓者此亦春秋戰國間習事也但其用萊人者萊爲東夷禹貢所稱萊夷以齊嘗滅萊俘之故使之乘間行刼以出不意惟恐齊備兵則魯亦得以備兵相抵拒也乃孔子相定公赴會即先具兵士一見萊人遽奉公退避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使裔夷之俘得援兵以亂其間非所以令諸侯也夫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而遽辟之及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蓋責我以

小事大之禮也惟時齊晉迭覇定貢賦之制已久明如非王政而無難更易必此時一相激則重搆怨矣孔子乃不使魯公涖盟令大夫茲無還揖而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而以吾共命者亦如之以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讙奔獻魯地愈削故使反侵地量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則亦如所盟蓋其時中之聖因時隨宜俾就事裁處而不折之以王制一如獵較之隨俗然既不激而又不辱所云反經行權者如此故經但書會而不書盟一則公不親盟一則謂盟非我意夫亦不

得已而爲之不告可也若齊欲饗公孔子又辭之者以盟饗非恒禮非勞則謝如襄王饗晉文于踐土則爲勞皐宋公饗晉侯于楚丘則爲謝尊其餘盟會後饗列國大夫皆是相勞之禮今齊具饗禮非勞非謝酬酢之間必多可議不如不饗以全好合故夫子曰夫饗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誠以尊卑之間必有甚難討求者在也此又夫子之經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圍衛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晉由涉佗成何（見八年趙鞅侵衛傳）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復不許晉乃殺涉佗而成何奔燕前衛侯次五氏以伐晉而經不書伐以不終伐也今乃執已大夫殺已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得成是尚爲能終伐乎然公然書圍衛者曰前不書伐爲衛諱伐也曰亦惟衛不伐耳今之書圍者不爲晉諱圍也曾有圍人國而執已大夫殺已大夫以求成者乎此文例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穀田上有之子）

前六年鄆人叛而以地獻齊季孫孟孫以圍鄆而齊人歸之至八年陽虎奔齊則鄆讙諸地皆齊有矣故夫子邀其反地而今又歸之杜氏曰三邑皆在汶水北故又稱汶陽田夾谷之會所云反我汶陽田以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是時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郈宰侯犯即據郈以叛郈者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郈工師駟赤（工師官駟赤名）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郈奔齊齊人復致郈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僞疾不肯行樂祁之子溷告大心將作亂于是宋逐之而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地作池後同）

公子地者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予向魋（司馬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

腫地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

乃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蒲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迋兄（欺也）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褚師段子皆宋卿其皆奔者左氏曰寵向魋故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奔曹在前年今入蕭從叛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叔詣子）

魯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塟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災也私家之强皆恃大都以爲險而其旣也都邑大夫卽得起而操私家之柄所謂政逮大夫陪臣執國者封建流弊勢必致此故三家盛時皆有大都名城叔孫以郈季孫以費孟孫以成而旣則侯犯以郈叛南蒯公山弗狃以費叛公斂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是以當時執政先墮三都以暫解尾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郛夷其阨塞使失所險阻而無可憑也比之治瘍鑿癰刓幕剗截外癥以固我內衛然而元氣從此亦稍傷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謀墮三都（郈費成也）叔孫已墮郈矣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乃入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將及臺下時孔子爲司寇命大夫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誤）

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至是公自墮成成宰公斂處父曰成者魯鄙之保障也若墮成齊人必至北門矣且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守之因不克而返按三都惟郈費為大郈費既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

墮郈費所以強叔孫季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也郈費于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齊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說師即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為孟氏邑小為魯事大不可克也克既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為司寇而不能墮成以未攝相也然則攝相又不墮何與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謀伐晉也謀伐而不書伐則以其不終伐也然晉自此亦多事矣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齊衛之師前既次五氏今又次垂葭而趙鞅患之將遷衛貢五百家之在邯鄲者而歸之晉陽以絕衛親（衛貢五百家是服晉時賂趙鞅者左氏謂是十年圍衛時所責按之並無此事）邯鄲大夫趙午惡齊衛之睦謂衛惟恃齊不如先侵齊

而然後遷民則邯鄲之受遷有名鞅怒其違已殺午午之親荀寅與士吉射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為已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既又視若敵國而直據而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韓魏恣趙氏而惡范氏（卽士氏）與中行氏（卽荀寅氏）故韓簡子（起之孫）魏襄子（舒之孫）使荀文子（荀躒卽知氏）言于晉

侯謂晉制始禍者死今范氏中行氏實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乃伐二氏不克而二子奔衛朝歌衛地不言奔而言入者以引兵而直入之也此韓魏趙與知范中行黨滅之漸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盟于公宮夫晉陽即晉也而書歸于晉一似晉陽爲敵國者曰此以晉陽予趙也文例也

薛弒其君比（穀書未葬）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穀作晉）

公叔戌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爲夫人南子所惡因來奔趙陽者戌之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公作三孫公作子牂公作滄）

頓與胡楚屬國也昭三年楚爲申之會伐吳執齊慶封皆有頓子胡子至五年帥頓子伐吳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亦以頓子胡子爲首是頓子胡子世屬楚者至定四年晉定公糾十八國諸侯爲召陵之會將以伐楚頓子胡子始與陳蔡滕許並歸于晉乃楚未得伐而頓與胡則爲所誤矣今年滅頓十五年滅胡而晉陽之甲能集方城之下否春秋書頓滅又書胡滅益傷晉伯之流毒遠也

夏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作醉左公穀皆以吳子光卒別作一節）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斬其將指（足大指）而取其屨師敗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時晉人圍朝歌故謀救之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謀范氏也）

天子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石氏而尚名天子之士也例元士中士皆稱名脤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蓋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

而間行故行必書之舊例謂恒禮不書書即于禮有可議故何休云魯不助祭不當歸脤此强以非禮釋例例不若是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名宋朝（以南子宋女子朝宋公子故名會之然非盡矣）太子蒯聵獻盂邑于齊過宋聽宋人謌詞而耻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顧乃殺之既而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殺我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不知何故辰獨來奔事見十年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來會者會公于比蒲也以不用朝禮故祗書會按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彼亦就會見公者然彼行朝禮故曰朝與此不同

城莒父及霄

公以叛晉兼誅范氏故懼而城之此年無冬字闕

文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見前年滅頓傳

夏五月辛亥郊

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誤案書本詳）

據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而其事則云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三年按宋公子地事始于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出奔陳然奔陳非奔鄭也即其後公子辰仲佗石彄又奔陳而自陳入蕭然亦入蕭非入鄭也且哀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傳祗云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伐鄭殺元

公之孫則奔鄭雖可據然而公子地公子辰皆元公之子景公之弟非元公孫且與平族無涉似乎兩事不相合者但春秋策書詳于晉楚而略于他國此必公子地入蕭之後公子辰來奔之前別有奔鄭文而傳略之也又必公子地奔鄭時或攜其子並奔而向巢殺之故曰元公之孫策書又闕之也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

齊衞救朝歌而次以待之策書誤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喪者非禮也說見前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是定公之妾而姒姓者其爲哀母與否傳無明文然即是哀母此時遭喪即位而先君未葬子不成君其母不當以夫人赴于列國因不行赴告無夫人小君之稱禮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無會葬者非禮也說見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禮同

辛巳葬定姒（杜氏謂史失書月按辛巳是十月三日）

定姒卒距公甍六十日今姒葬辛巳距公葬丁巳幾二十五日夫人不必盈五月也若曾子問謂葬先輕後重則宜先姒葬矣此戰國言禮與春秋剌謬處而胡氏翻引爲証豈辛巳先于丁巳耶不可解

冬城漆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城之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秋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春秋毛氏傳（三十五　哀公元年至七年）

哀公（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至十四年春而春秋終焉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請晉師伐楚盟于名陵既而以吳師入楚敗于柏舉楚怨深矣至是楚圍蔡築壘而屯之以示必拔蔡人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傳二十年楚人伐隨見于經柏舉之役楚子奔隨見于傳許則定六年爲鄭所滅今見經以不絕其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祈穀之祭在春三月建寅之月傳所云啟蟄而郊是也若夏四月爲建卯之月其在上辛猶可至中辛恐涉分氣下辛則春分矣杜氏概以四月爲過時焉知不在上旬之辛說固非是若穀梁竟以三月建寅之祭誤作正月建子之祭則以祈穀爲報本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年間並無此祭且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定無三月祭圜丘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一嘆沿誤至今而穀梁以秦漢間人并造爲法制以附會之宜乎周禮之無可考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之伐晉久矣初次五氏既次垂葭皆興師侵地而不終伐及趙鞅殺邯鄲午後午之子趙稷據邯鄲以叛晉侯衛侯又爲之助邯鄲以圍五鹿至是則以救范中行氏于朝歌重爲興師而魯亦與爲齊侯乃與衛侯先會乾侯然後魯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同時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者杜氏曰非公命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定公之難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遽伐之何耶然且不惟伐之又從而取其田不惟取田更與之盟之而要其必得此何說也故曰春秋雖魯史實晉楚史也魯史至定哀之間尚多未備而晉楚未有

闕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然則三史並行在戰國猶知之矣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策書未詳）

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漷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漷田原是魯地但其地以漷爲界今田在漷東則踰漷矣要是魯漸取邾地非舊漷田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策書未詳）

三家同伐邾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服虔曰季先

歸也穀梁曰二家得田季不得田也胡氏曰昭公伐意如而叔孫救之陽虎囚桓子而孟孫氏又救之季德二家因以田歸二家也譬之說夢夢尚未明而進說者纏纏爲豈非艾子耶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衛蒯聵既奔宋矣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鞅怨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入棘蒲也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聵之子輒而蒯聵在外思

藉納君爲伐喪之舉因用陽虎計搆世子而强納之乘初喪未葬宵夜兼行使太子袒絻八人衰絰詐爲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啟其門而入遂據之是役也人第知世子大逆稱兵犯喪而不知趙鞅實爲之故經直書曰趙鞅帥師蓋深惡夫趙鞅之帥師也

據公羊謂戚者衛之邑也何以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謂父得有子而廢其子子不得有父之所有而據其地也則聵之入戚信有罪矣若穀梁納者內弗受也何以弗受輒不受之父而

受之王父若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得尊王父也似乎尊王父而拒父輒可無罪而又不然者則以輒未嘗受王父命也按蒯聵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之乃曰有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是公所命者郢也非輒也輒所受命者夫人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間矣穀梁非是也說見後三年圍戚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范氏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與駟弘帥師送之趙鞅以入戚之役遇于鐵鐵者戚城南邑也是時晉車少鞅欲退陽虎請以旆先鄭師之車而陳之鄭師從後見吾車不辨其寡多也而見吾貌必懼懼則敗之必矣鞅卜戰龜焦鞅乃禱于神而誓于衆衛太子初懼自投于車下旣而禱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此四字出國語然按禮弓公叔文子之子告靈公曰將葬矣請易其名卽左傳楚共王謂將從先君于禰廟請諡靈若厲則以旣葬始作主定諡以便祔廟今衛侯未葬不知何以得稱靈公皆不可解）鄭人擊趙鞅中肩踣于車中獲其蠭旗衛太子救之以戈旣而鄭師敗獲齊粟千車以去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蒯聵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畏楚而請遷于吳公子駟不可至是吳以師迎之蔡侯乃告大夫殺公子駟哭而遷墓（傳似遷其墓杜氏註似哭于墓而遷不同）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年齊輸粟范氏爲趙鞅入戚之師所敗故此又同衛圍戚以報之總是藉他國之爭以釋己私怨故趙鞅帥師與國夏帥師同一書法亦同一義例無低昂也特在春秋戰國間多有是國夏而非趙鞅者蒯聵之爭國其在于父爲不孝其在于子爲不慈不孝不慈趙鞅實主之其罪固不待言矣若國夏之師則公羊曰伯討也伯討奈何輒者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矣輒可立則蒯聵可拒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父之得行乎子也（王父亦父之父也）以王事辭家事（立君是家事）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讓父是家事）是上之得行乎下也父命行于子

君命行于下夫然後方伯之討得行于世當是時衛人執是以立說而人多信之卽聖門高賢如子貢子路輩亦以輒爲是而或仕之或依之且有以夫子爲衛君爲問者以爲夫子必與輒也殊不知事求其實雖名也而實主之必王父有命而可辭父命乃夷考當日靈公兩命郢南子一命郢皆非輒也輒之得立由于子郢之一言而成于南子遺耴之一刻故夫子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之實以正其辭王父與辭父之名此一審辨而瞭然者若晉江熙謂靈公不廢蒯聵若廢則不當稱

世子矣則靈公明曰余無子未嘗仍以爲世子也且不廢而何以命郢特立輒之命靈公無有則國戚拒父其師出之名所當正耳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僖公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遷廟而稱宮以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杜氏不知廟制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而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

立故不毀其廟夫桓僖親未盡時其廟即五廟之廟也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葢七廟五廟並無毀之之例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立則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且從祀先公有閔公矣祇立桓僖廟則安得有閔且未聞季氏又爲閔所立也葢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以七廟不可使主虛也則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七廟不可虛主遷廟可虛主明見禮文其又名公宮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宮故策書曰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宮火也火踰公宮者踰于羣公之宮也惟踰羣公之宮故桓僖兩宮受災則受災者祇桓僖而羣公皆有宮桓僖但羣宮之二耳故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公之宮也即策書所云公宮也適子守太廟是祖廟諸父守貴宮貴室是世室諸子守下宮下室是親廟截然不同若胡氏謂五七廟外不當問功德有無以立廟則又指世室不祧之廟爲言豈桓僖又在不祧廟乎且功德立廟自

古有之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未嘗非廟制也祇是時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何以必知桓僖此必以桓僖獨有廟爲非禮之故則徐仲山曰記云魯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公之主尚未禘祀入廟也乃以煬公爲考公之弟先立煬宮以爲弟繼兄之証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知之此則善解春秋者必如是不惟兩宮災可驗即立煬宮亦愈可驗耳（煬宮弟廟桓僖宮亦弟廟煬宮之立專爲定公故定將祔廟而災已見之此遂于京房劉向諸公所言）

是時南宮敬叔命周人掌周典籍者出周書子服

景伯命宰人出禮書百官官備府庫慎守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之）自太廟始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啟公作開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卒立子肥爲季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策書未詳）

獵爲公子駟之子駟前年以蔡遷吳時見殺今又放其子放者罪遣之名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策書未詳）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公作三殺公穀作弒）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在後射之避入于道傍之家而卒翩遂以兩矢守門蔡大夫文之鍇後至衆如牆而進鍇遂殺翩遂其黨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凡死非其所與見殺而不能斃指其所殺之人則槩書曰盜此死非其所而大夫竄衆翩與辰霍又不審果死誰手則盜而已至若書名書爵書國殺則皆無義例說見前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策書未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楚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之陰地楚司馬販起豐析二邑之卒并狄戎以臨上雒且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今保戎蠻是廢盟也請大開武關道以聽師命趙鞅懼乃集九州之戎駕言將分田以予戎蠻而誘致之遂

執蠻子赤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地）晉之卑于事楚且不憚委曲行詐以求說于楚乃如此

城西郛（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亳社有屋故能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策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伐衞

晉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衞甯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國夏乃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舍之而伐衞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鬻姒之子荼而未有命也及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而寘羣公子于萊至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葬速）

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則從閏月數）葬月不數閏（當除閏數月）今旣閏月葬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按公卒在九月而是冬即葬毋論閏在何月即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得四月見是年長歷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而葬不其速乎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曰喪服數閏夫喪服亦不數閏又推之則曰喪服期三年不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爲數略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爲期三年不數閏功緦數閏之說以爲律令夫功緦計月期三年計年然其爲時日則一也以年計者不使鬬時日而謂計月者可獨鬬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本嘗略殺少也服數旣少而又從而略其數則爲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略多而不略少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三年之禫內數七月

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略少也故古有稅服謂聞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而大功以下追服倍嚴惟恐月少易盡而略於閏日故檀弓曰緦小功不稅則兄弟遠處終于無服是遠處追數猶不敢略而略于正數公羊不如春秋幷不知禮而漢後儒者遵爲金科不惟春秋亡幷禮亦亡矣可惜也

六年

春城邾瑕（公作葭魯地之近邾者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哀元年陳侯與楚子圍蔡報吳蔡入郢之役故吳又報之時楚救陳師城父經不書見後楚子卒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陽事高國而陰忌之恐其立荼之必得君寵也因與鮑牧及諸大夫謀去二氏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而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乃與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策書未詳或曰吳名會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親救陳次于城父十戰不吉曰戰死耳陳爲我受伐而我棄之而逃讎不如死因命立諸弟爲後而赴戰爲及戰疾作卒于城父公子閭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從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乃與子西謀潛師閉塗立昭王之子于國而後班師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

陳僖子（乞）之逐高國二氏爲廢立地也至是召公子陽生于魯（前年來奔者）而二氏所奔亦適在魯陽生乃陰見公子鉏（與陽生同來奔者）于南郭鶩言重獻馬季孫而與之試之遂並載出萊門密告以故遽夜急行僖子舍于家因餽者而入之公宮將立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乘其醉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必不亡一大夫（言己立必不殺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言己不立不必殺己）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子遂去荼母鬻姒而殺荼之黨然未及荼也悼公

使朱毛告陳子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陳子不對既而泣曰君王長矣尚疑臣之不從君乎蓋教以自爲也朱毛復命曰君圖之可也乃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經書陳乞弒其君實弒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元年伐邾二年取邾田三年又伐之今又伐之

宋向巢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三年宋樂髡伐曹今又伐之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策書未詳）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左氏于罕達之師謂以宋公子地當之前既已辨之詳矣今又曰宋師侵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樂祁犂之後晉宋之好亦已斷絶何緣又承命而爲其討叛兄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經文所書則實是鄭先伐而宋報之其後宋鄭之師連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左氏妄說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五年晉伐衛今又侵之

夏公會吳于鄫（穀作繒）

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柤矣至是公又會于鄫時吳命公以百牢饗之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百牢矣且聞晉大夫過魯魯饗之過十夫晉大夫饗過十則吳王百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矣公又親伐之季康子饗諸大夫而詢其可否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贊景伯諸大夫皆不悅罷饗而出遂伐邾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夜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謂夏盟鄫衍（即前會鄫也）秋而背盟違君命矣且魯賦八百乘（晉所定貢賦）君之貳（貳國）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屬國）也以私奉貳（以屬國所獻而奉之貳國）唯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宋自三年伐曹六年又伐曹今又圍之明年遂滅之雖不詳其事要之利其地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鄭方惡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因救之

西河合集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　哀公八年至十四年止）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曰揖丘曰大城曰鍾曰邗蓋先爲邑名焉示必滅也至春遂滅之

左氏謂宋師將還曹人止詬之因反兵滅曹似乎以詬致滅者非實錄也若史記又云曹倍宋又倍晉故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而有之此亦襲左氏倍晉奸宋故晉不救諸語然並無實事可據至經書入不書滅則入原有據地不據地兩義入而不據地入之已耳衞師入郕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是滅秦人入都是也此書例也胡氏以爲有義例則不然

吳伐我

吳入聽茅夷鴻之言（前年）遂伐我時叔孫輒公山不狃在吳（定十一年自齊奔吳）吳以問輒輒曰魯有名而無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

奔不適讎國若未臣所適之國而有伐吾本國者雖還而死之可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私惡棄其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爲率（向導）子必辭及問子洩（不狃字）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言效死）且諸侯將救之矣未可以逞乃使子洩爲率子洩故道險從武城入（由險道不使魯可備者）初武城人有僑田吳界與鄫人之漚菅者爭水而拘鄫人鄫人怨之至是教吳向武城謂吳人王犯嘗爲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善可爲內應（此王犯當是子游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卽子羽也史記子游吳人名言偃言與王字音之轉偃犯同義傳狐偃卽狐犯是也之父美文言時筴書多散佚故有沿誤不然豈有一時有亡吳人爲武城宰且適與澹臺子羽相善者卅其誤無疑也）向之必克國人懼既而終不克（劉炫謂巳克誤見正義）乃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又舍于蠶室戰于夷獲魯一車而同車三人皆被獲（一公賓庚一公甲叔子一析朱鉏君戰死曰滅大夫戰死曰獲）獻于吳子吳子曰同車而共斃國有死士未可望也（與不狃言合）及次泗上魯大夫微虎欲夜攻吳子乃設格選壯士屬徒七百人使三踊于幕前中選者三百有若與焉（孔子弟子）吳子聞之一夕而三遷乃求行成景伯不許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盟于城下是棄國也諸大夫不從景伯乃負載書造于萊門且願以子服何（即景伯）質于吳吳許之旣而曰願以吳王之子姑曹爲質吳乃請罷質而盟經不書不成盟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後同）

齊悼公之來奔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卽位來迎則女有佚行未致與也齊侯怒使鮑牧帥師伐我取二邑焉

歸邾子益于邾

魯自吳伐後悔其事乃歸邾子而吳反惡之使太宰嚭討邾囚邾子于樓臺而闘之以棘且使邾大夫奉太子革爲政後所稱邾桓公者是也萌吳之怒邾子亦必有故而傳又失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前齊取二邑去至是平之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乃逆季姬歸而嬖之歸二邑焉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兼書未詳）

據傳鄭罕達之嬖臣許瑕求邑因無邑可與使之取邑于他國故圍宋雍丘而宋救之反圍鄭師鄭師哭罕達往救大敗此又不曉事之言世無已國無邑而可漫取之他國者且許瑕何人家不藏甲豈有家之嬖臣能公然興師取人國邑此在情理所必無者且前七年經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與此經前後相應則必罕達因皇瑗侵鄭而伐宋雍丘以報之不虞爲瑗所敗也傳于前皇瑗侵鄭則曰鄭叛晉也于此傳則曰許瑕求邑也皆造事非實錄春秋定哀之間書宋鄭搆兵事甚悉必有一大事彼此牽搆一十餘年而傳皆不曉故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宋丘是年秋宋公伐鄭十年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諸傳皆前後周章無一是者善讀春秋者當于此六經通讀之而合觀諸傳以考辨可也

夏楚人伐陳

楚昭王以救陳而死然死則不能救矣陳因就吳而楚遂伐之雖楚惠王不繼志顧晉伯餘習原是

如此

秋宋公伐鄭（策書未詳）

傳于伐鄭本事全不曉乃又旁造一救鄭之事謂晉趙鞅欲救鄭卜龜不吉乃使陽虎筮之又不吉乃止按鄭之叛晉已久而于趙鞅則尤致深怨者前二年鞅帥師圍戚値范氏在朝歌而鄭罕達與駟弘親帥師輸粟以與鄭戰經書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嗣後未嘗有修好之舉也即或修好而經此搆戰或不坐視則已耳有何親愛而攖冠被髮以蓍以蔡此皆策書無文而傳故造說以演其事者善讀者所當察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前吳伐邾囚邾子今脫而來奔避吳也但吳以救邾伐我而今又使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致我爲吳所伐而今又奔我擕兵肬亂慢好賓惡其尚有人理存其間乎此春秋之所以入戰國與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此吳令也吳欲會齊而齊辭之吳乃城刊溝通江及淮先召我徼師而我從之乃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悅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悼公不書弒以未詳弒者人也其書例與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同

夏宋人伐鄭（策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衞屢救范氏與趙鞅爲難故乘喪以侵之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蒯聵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衞或曰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見夏楚伐陳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前年郎之役齊以我從吳師故憾之至是特遣國書高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

師在淸必魯故也如何冉求謂以一子守而二子帥師可矣二子不可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謂魯君）公一子帥師（季氏）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季孫使冉有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于是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樊遲名）也弱冉有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而右師始至遂及齊師戰于郊時師未踰溝樊遲請左師伸約信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既而右師奔齊人追右師齊大夫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即子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獨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追之三季孫不許傳曰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經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實勝也其曰伐我者書例也不曰某鄙以戰于郊也胡氏謂不書四鄙但書伐我爲魯罪夫戰于郊矣而猶鄙乎且魯凡被兵必書伐我春秋無兩書矣儻非伐我當是伐誰傳春秋至哀十一年而猶然夢夢不可解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内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

報郊之戰公乃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吳子親將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初吳展如敗齊上軍齊國子亦敗吳上軍既而吳子出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當戰之時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衞賜進（賜子貢也衞人）曰州仇（武叔名）奉甲從君而拜至是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以首還齊）寘之新篋薦之以玄纁加組帶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卽太叔疾也疾初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二年）孔文子（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如二妻焉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疾出奔衛人立其弟遺且使室疾妻焉後以奔宋臣向魋魋出奔衛人并攻疾疾歸衛而死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禮則以丘亦

足矣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用者以也用田賦者謂不以丘爲賦而以田爲賦也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爲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爲一丘其賦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稅什一自有賦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爲二于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雖其賦均出自田中且亦均在此一丘之中然旣立田賦名卽非丘賦之舊法不以丘而以田矣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妄云公田什一今田賦多取過于什一爲非正夫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賦故前漢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賦何則以所加者爲馬一匹牛三頭也若賈逵謂田者井也以田爲賦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賦則一丘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無是理矣且季孫云以田夫子云以丘並無有云以井者使謂井卽是田則丘何嘗不是田丘不可名田則田必不可名井又斷可知也若胡

氏謂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農商不同若但賦田而不賦里是弛末削本失先王重農之意則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本國語夫子議田賦文彼正謂田稅里賦力役軍旅均有限制不得增加今反云未可加而本不可加則意有畸重已非夫子立說之本意矣况周制九賦凡山澤關市斥幣力役皆在邦郊甸稍縣都諸賦之內春秋悉索敝賦正索此等豈有諸賦皆未加而獨加田賦者祇以諸賦無常如里賦一條必計其利之出入多寡而度其財業有無以爲差等如所云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時增時減不比田賦之可勘爲定數故略而不書且亦見重本折末之意書所重不書所輕而胡氏全未之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故諱其名不曰孟姬而曰孟子一似出之于宋者此是魯人常稱論語所云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但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必夫人生時去姬稱吳一如論語所稱吳孟子者及其死而併去之以吳即姬姓稱姓不可稱國亦不可也若不稱夫人併不稱薨者舊以爲孟子之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遂不稱夫人稱薨則小君祔葬雖外不赴告而本國禮文必不可闕乃經亦並不一及此必季氏重抑昭公使不得成小君之喪故魯史不書而夫子因之此正所以著季氏之惡非諱之也

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氏謂孔子致仕但服舊君母妻之喪故可與弔而季氏竟不服小君之服不着喪冠故夫子即去絰而拜亦不用弔時弁絰之服蓋從主節制也按絻爲

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即不絻矣是不絻非不冠也亦惟不去初喪所服之冠故曰不絻今解絻作冠固已非是若弁絰而弔則以爵素爲弁澡麻爲絰功緦通用正舊君母妻之服雖不弔亦何必去絰且弔無拜法歷有明文况此時弔季氏上無殯宮即臣子亦並無拜禮惟受弔主人則不問所弔何人而來弔即拜此必季氏不肯服小君之喪故不絻亦不絰而頽然下拜此正策文記季氏不臣之節與經文書卒不書葬正相表裏而杜氏誤解之也向疑放字是散字字形之訛禮凡初喪服絻必服環絰以環股之繩束之而其末不絞又謂之散絰或季氏不服絻而但服散絰亦未可知而既而思之祗從放字作去字解而不絻不絰尤爲明快若謂季既不絻故子亦不絰則天下無洮君親之喪而依違繞指以大禮當酬酢者曰從主節制此何節制也

公會吳于橐皐（吳地）

公會吳橐皐赴吳召也時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八年萊門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經但書會不書盟以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吳名會也吳人以衛侯來緩將執之景伯告子貢子貢請束錦以見宰嚭語及衛君宰嚭曰寡君以其來緩也懼之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夫勸其來者子黨也勸其不來者子之讎也今一來而果執之則讎者之言驗矣嚭曰善乃舍衛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搆兵已久其彼此侵伐歷見經文必有以一事爲終始者而策書不詳前旣已歷辨之矣至是

傳又云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爲成曰勿有是（言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以居之至是宋伐鄭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又圍宋師據此則宋鄭爭邑別是一事與前彼此侵伐傳皆不相合獨元平之族奔鄭一節連及前事而又多可疑考之定十年宋公子地公子辰前後奔陳十一年自陳入蕭十四年又自蕭來奔此皆見經者若自蕭奔鄭則經與傳兩無明文且公子地辰皆景公之弟元公之子經累書宋公之弟其所云宋公者皆是景公以宋入春秋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景公年也景爲元公子則其弟爲元族與平族無涉且未有兄爲元公子而弟爲元公孫者今曰平元之族又曰元公之孫則非其人矣此其中又必有誤而影響以傳會者此皆所當闕也

冬十有二月螽

螽者蝗也蝗至冬而終故曰螽今周十二月爲夏十月雖不能爲災然冬尚有此則以異故書之杜氏推長曆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尚溫故未蟄則是以常候釋春秋非記異意矣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前冬鄭罕達救嵒已圍宋師至是向魋又帥師來鄭人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并取他邑去而前所爭之六邑又各棄勿有焉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夫差與師北征穿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將會晉侯于黃池（衛地）我公與焉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泰伯後也）晉人曰於姬

姓我爲伯（諸侯長也）爭先不決據傳則晉趙鞅呼司馬寅將以死戰遂先晉人據國語則吳人服兵擐甲建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請吳稱吳伯不稱吳王爲諸侯長遂先吳人其說不同然當從傳不從國語者以經先晉侯不令以吳爲盟主則晉先可知若謂經每書吳並不稱子至此獨稱子者亦以其自去僭號夫子嘉之如國語所云則夫子是經但據策書並不據國語國語稱公稱伯未嘗稱子且經書吳子不一蔡侯以吳子戰于柏舉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此與書楚子邾胡子沈子一例而皆以爲從降稱謬矣時諸侯不至獨公與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伯今諸侯衻會而君帥寡君以見晉君則晉成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七年傳魯賦于晉八百乘邾六百乘此是晉定貢賦之制）將半邾以屬于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是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焉乃止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策書闕）

於越入吳

吳自定十四年檇李之敗闔廬爲越所殺後吳子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時越子以甲楯五千敗保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子許之伍員極諫不從既而吳伐齊員又諫乃殺員而沈之江方是時越子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卽仰膽至是伐吳先以嚋無餘謳陽（二大夫）自南方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禦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時彌庸父先爲越姑蔑人所獲因見其旗在姑蔑軍中）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遂戰獲嚋無餘謳陽既而越子至乃命范蠡舌庸截吳歸路敗太子友于姑熊夷（吳地）獲王孫彌庸及壽於姚而自帥中軍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人告敗于吳子吳子方會黃池恐其聞也而殺之及歸乃使人以厚禮請成于越吳及越平（越滅吳在傳之哀二十二年）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下公無多字策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策書闕）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西魯西也麟獸名不恒見者書狩禮例書所獲則文例也據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官名鉏商人名家語作車士子鉏商則子車下增士字而以子爲姓非是）以爲不祥而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按麟爲靈獸王者之瑞禮運聖王順德則麒麟鳳皇皆在郊棷孝經援神契德至八極則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此時周德既衰明王不作夫子以聖人乘時間出而不得在位則此王者之瑞將以誰應況麟之爲物游必擇方翔必擇所今出而被獲則是聖人而厄于在下之明驗也此與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正相表裏故夫子作春秋而終于獲麟之一時雖春秋紀年當有始終此不惟不終哀公之二十七年且不終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自傷道衰陡然絶筆理固有之若公羊謂西狩獲麟應夫子受命之符故夫子見麟而作春秋則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瑞災不並徵吉凶不兩立既傷災見不得復慶爲瑞至況終于獲麟亦僅見公羊之説而漢儒遵之若始于獲麟則雖漢儒亦不遵賈逵服虔等皆以孔子自衛反魯始作春秋在哀十一年凡三年而文始成有獲麟之應雖其言亦皆臆見彼此無所憑然其不遵公羊説則顯然也若漢儒謂周在西故夫子欲興西周又謂立言之位在西方麟爲西方獸屬金兌爲金爲言爲口則幸而所狩之地偶在魯西耳萬一在魯東夫子將不作春秋乎至説公羊者云此是周亡之災漢興之瑞劉爲金刀而漢中在西夫子豫知而傷之此眞妖妄之言東漢符命家所爲前儒早闢之不足道也

若胡氏謂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作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又曰文成而麟至又曰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則以獲麟爲春秋既成之瑞應事或有之但其曰文成曰成經曰制作文成豈其作經至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已告成書而麟忽來至然後綴西狩獲麟一句乎抑亦連西狩獲麟一句統謂之經乎夫必經成而麟至則西狩獲麟一句不可謂之經也若

必合獲麟爲經則是麟至時經未成也從來儒者解經定有着落斷無言之似是而按之實非者旣已信之眞言之鑿文成成經再三伸說則必使後之人明知書成何時經成何所而乃爲此鶻突之語且曰周南關雎王者之風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取小序應字以証已瑞應之說一似關雎詩成麒麟來至者而朱元晦註麟趾竟曰王者之瑞有非人所得而致則全襲胡氏說直以麟趾詩作獲麟解矣其可笑如此

春秋終于是年春亦公羊穀梁說謂孔子作春秋

終于獲麟之一句而漢時公穀早出故遂遵其說以爲夫子聖經實止于此若左氏春秋則止于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其後策書未盡循年記事附載經後者尚餘十有一年安見獲麟一句卽爲絕筆之鐵案無如夫子自爲書必不能自記其生卒之年故夫子之生見于公羊之傳文夫子之卒見于左氏之經文其絕筆之年則姑從公穀爲說自漢迄今未有改也若司馬遷云夫子厄陳蔡而作春秋則在哀六年與諸說又不同要之說經貴有據能據經據傳據策書然後據漢儒之

說經者而以義而裁斷之庶于是經不大謬耳

六經圖六卷

（宋）楊甲撰　毛邦翰補

明萬曆衛承芳刻本

六經圖六卷（通行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成都文類載其數詩、而不詳其仕履。其書成於紹興中。邦翰不知何許人、嘗官撫州教授。其書成於乾道中。據王象之輿地記勝碑目、甲圖嘗勒碑昌州郡學。今未見拓本、無由考其原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補之本、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詩四十有七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禮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爲三百有九圖。此本惟易書二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一、皆較原數少二。周禮六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書錄解題載有東嘉葉仲堪字思文、重編毛氏之書、定爲易圖一百三十、書圖六十三、周禮圖六十一、禮記圖六十三、春秋圖七十二、惟詩圖無所增損。其卷則增爲七、亦與此本不符。然則亦非仲堪書。蓋明人刊刻舊本、無不臆爲竄亂者、其損益之源委、無從究詰。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甲及邦翰名云爾。

重刻六經圖序

六經圖爲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而刻之爲圖三百有九凡三才之紀羣聖文與傳經之專師命氏顯其家之學者觀若列眉矣圖舊鮮行世者頃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公攬而善之謀于同寅諸大夫作帑羨復刻而存于署既成屬余爲之序夫圖書之用創于聖人使百代憲章辟諸經緯弗可偏廢者也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其義可陳其數可紀舉而厝之如合符契後世學者或得其書而不得其圖雖博涉典墳叩音宷寔欲其如張茂先之記萬戶千門武平一之對三桓七穆畫地可成建瓴罔滯斯已難矣是以夾漈鄭氏遺憾于向歆而致思于王儉誠謂天祿蘭臺之典七略但聞有書而阮孝緒以圖譜歸于部錄記注不若儉志之獨收有裨于一代顓門之學也然則圖之所繫詎可忽哉余嘗慨學者修雕繪之技或以詞藻相矜嚴于古之名物制度矩矱淵源者有矣至遯心名理者又高語得意忘象之言于器數之委折或吐棄爲粃糠而不屑辨不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使盡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然則標于指外通于繫表惟圖能之是固書之所不能盡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像之于六秇之文當更有洞若觀火顯于視日者又安得謂觀象非

忘言之妙按圖非浮駁之具哉余又嘗攷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治要圖詩有魏衛協之圖唐之草木蟲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傑李瑾之圖宋鄭名世之譜禮有漢鄭玄阮諶唐張鎰夏侯伏朗宋梁正聶崇義之圖陸佃之象其它單部偏牒多矣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函多沿舊記黨枯護朽間而有之矣課解犧尊臆注葵首昔之通人不無可議今以此精擇異同糾迪殺舛因形尋理親見古人則是圖故為六藝之津涉也已豈與夫亞楚薛尚功之編同日語哉方今古學載興異書閒出羽陵蠹簡半在人間頗經罰斷殘尚須揚推方公與諸大夫亟舉是編而表章之其于通經學古裨益弘多同知黃香觀内之祕班斿禁中之副未有臻其方者矣

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壬子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前左諭德南京國子監司業

國史編修記注

起居編纂章奏江寧顧起元撰并書

六經圖序

陳大夫爲撫之朞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教之之叙既已創闢試院以奉

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職講肄者編類爲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昌言）嘗掌教於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衰俾參訂焉既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余且曰六蓺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顧因其舊庶得以亟稱賢大夫善教之意余謹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銓次有舛誤者是正之而已凡得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自漢儒章句傳註之學行而士之道學益不明逮

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原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實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聽觀之間遂以爲聖人之經盡在於是則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爲之華藻鞶帨者邪其不見斥於覃思幽眇者寡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爲書不無意也觀者宜深思之

乾道元年正月甲子左承議郎新除行將作監丞苗（昌言）序

州學經諭吳（翬飛）黃（松年）崔（宗之）唐（次律）李（良修）趙（元輔）編

學正徐（世開）學錄危（幾安）龔（廸吉）

左文林郎撫州州學教授毛（邦翰）

左朝散郎通判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濤）

右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森）

刻六經圖姓氏

南京吏部尚書署戶部事衛承芳發刻

司務 王三元

照磨 范得志

郎中 宋祖騰

張綸音

劉啓先

方應明

盧龍雲

楊荷春

梁問賢

黃和

王應乾

林裕陽

楊正[illegible]
高出
孫崇先
員外郎王養俊
孫毓英
柯杲
黃鳴喬
史高先
許在廷
主事胡宗漢
涂喬芳
孟楠
柴寅賓
陳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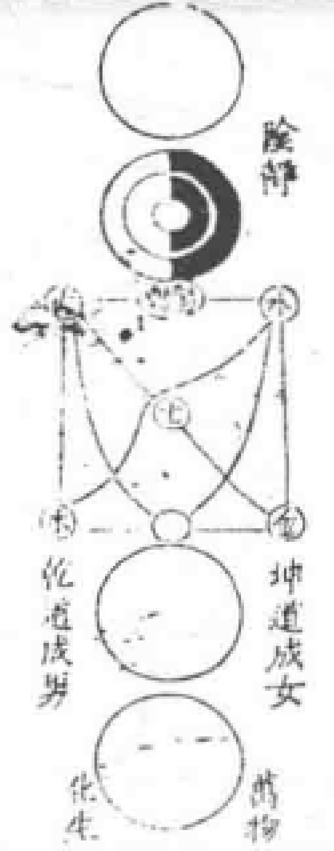
許鼎臣
徐應元
張金榜
阿天麒
馬天錦
鍾萬祿
王良佐
秦繼宗
陳臣忠仝校

大易象數鈎深圖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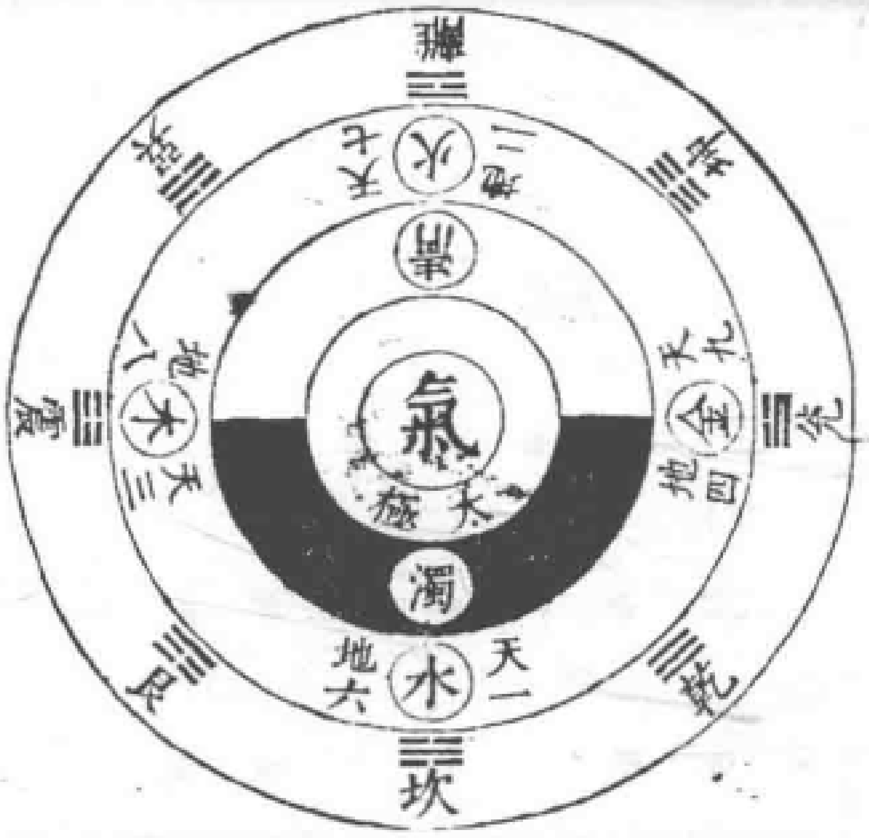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圖二
坤作成物
參天兩地圖
河圖數圖
天地之數
六子圖
伏羲先天圖
仰觀天文圖
伏羲八卦圖
八卦取象圖
四卦合律圖
剛柔相摩圖
六爻三極
帝出震圖
序上下經圖
重易六爻圖
六十四卦萬物數圖
運會曆數圖
復姤小父母圖
乾知太始
天尊地卑
日月爲易
洛書數圖
乾坤之策
六位圖
方圓相生圖
俯察地理圖
文王八卦圖
八卦象數圖
八卦納甲圖
八卦相盪圖
五位相合
蓍卦之德
三變大成圖
六十四卦天地數圖
卦爻律呂圖
乾坤大父母圖
八卦生六十四卦圖
八卦變六十四卦圖
陰卦逆生
六十四卦反對變圖
十三卦取象圖
參伍以變圖
一陰一陽圖
陰陽君民
二儀得十變化
大衍之數圖
河圖百六數
類聚羣分圖
陽中陰
序卦圖
太玄準易卦名圖
皇極經世全數圖
溫公潛虛擬玄圖
陽卦順生
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圖
六十四卦卦氣圖
三陳九卦之圖
十有八變圖
先甲後甲圖
陰陽奇耦
十日五行相生
揲蓍之法圖
八卦司化圖
通乎晝夜圖
陰中陽
雜卦圖
太玄準易卦氣圖
邵氏皇極經世圖
古今易學傳授圖

大易象數鈎深圖目錄終

易有太極圖


陰靜
陽動
火
水
木
金
土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
化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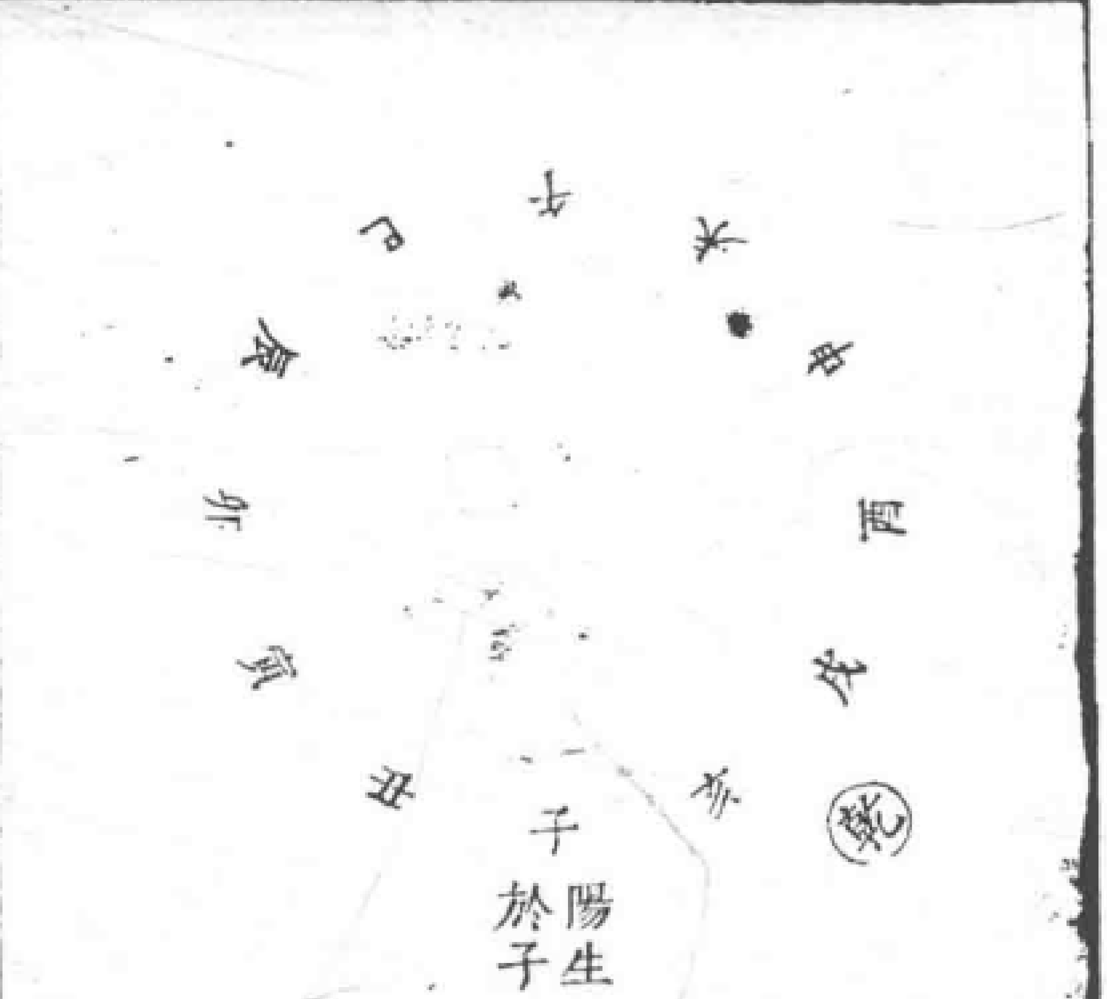
右太極圖周敦[illegible]傳二程先生茂叔曰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眞二五之精玅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離
巽
坤
兌
震
乾
艮
坎
氣
太極
清
濁
火
天七
地二
金
天九
地四
木
天三
地八
水
天一
地六

舊有此圖

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一氣既分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太極生兩儀也兩儀既分則金木水火四方之位列兩儀生四象也水數六居坎而生乾金數九居兌而生坤火數七居離而生巽木數八居震而生艮四象生八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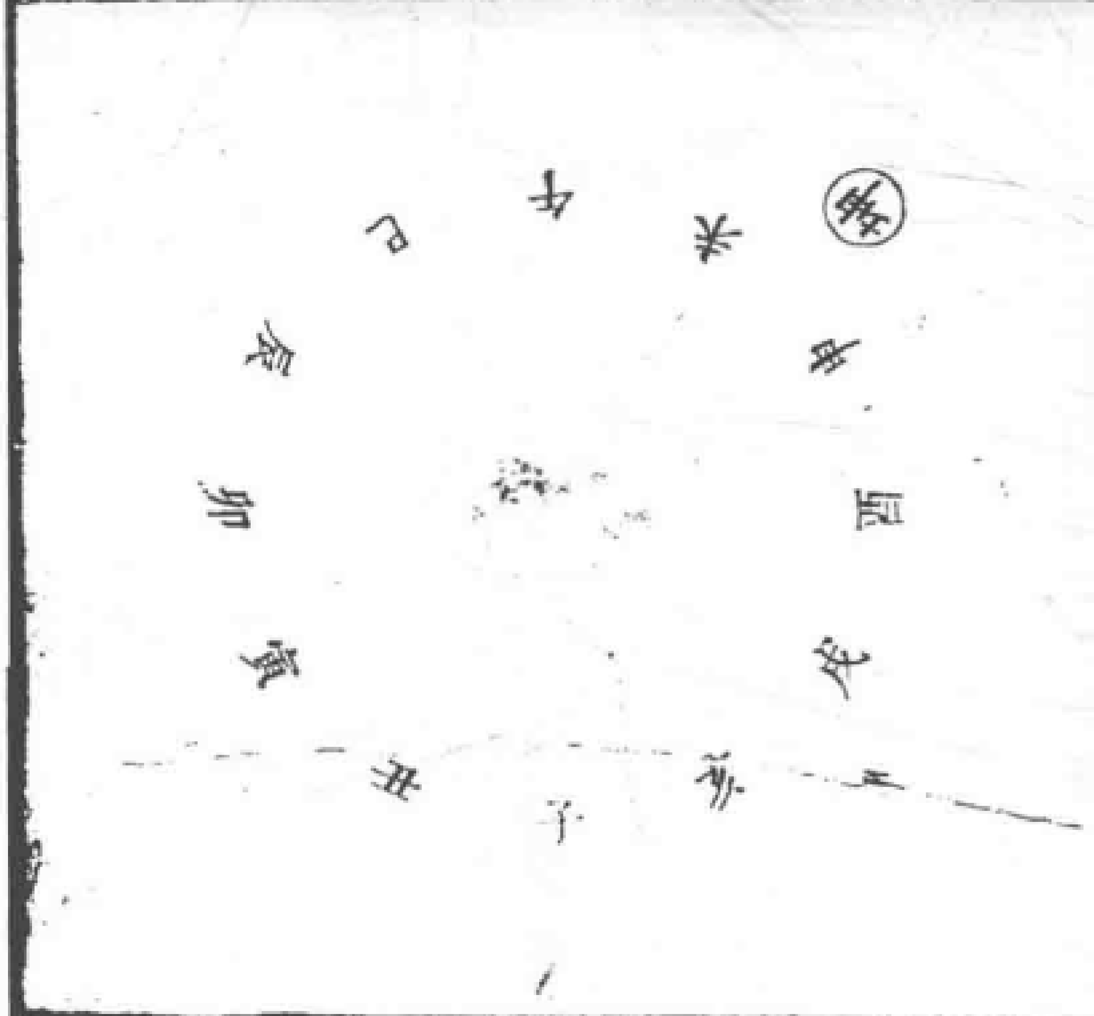
乾知太始


乾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陽生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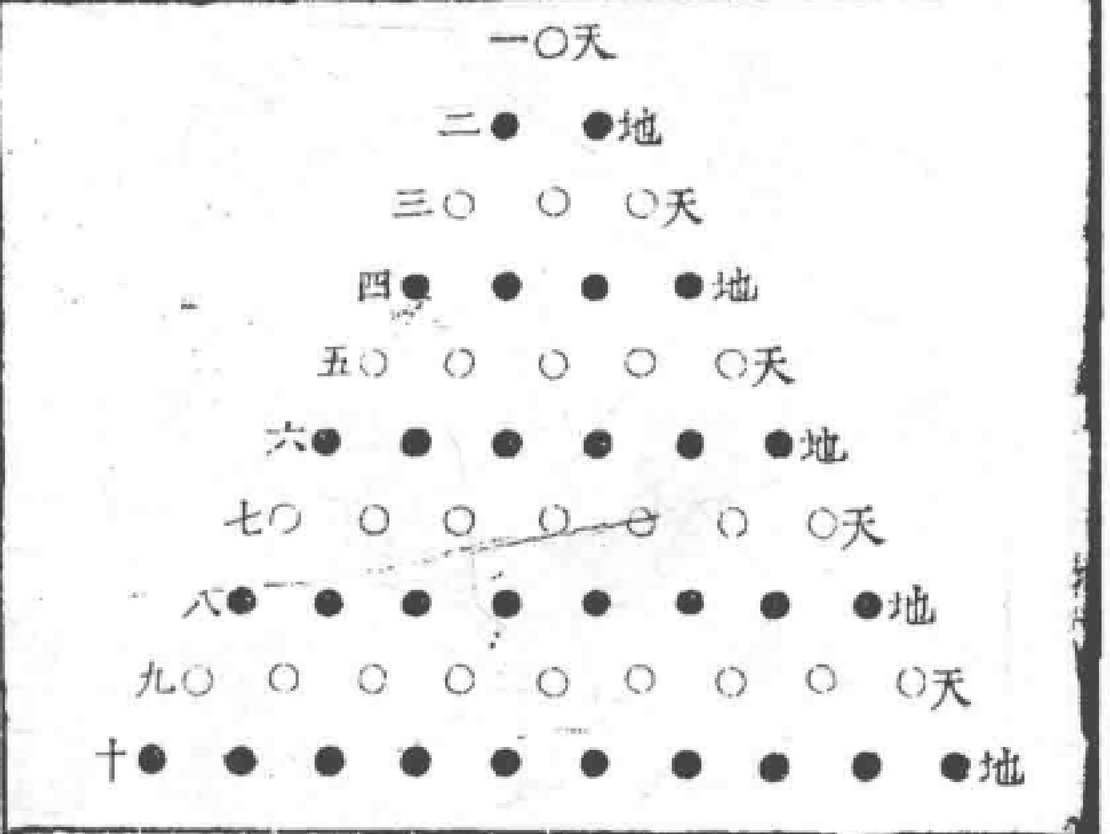
一陽生於子二陽在丑三陽在寅四陽在卯五陽在辰六陽在巳而乾位在西北居子之前故曰乾知太始言乾以父道始天地也

坤作成物


坤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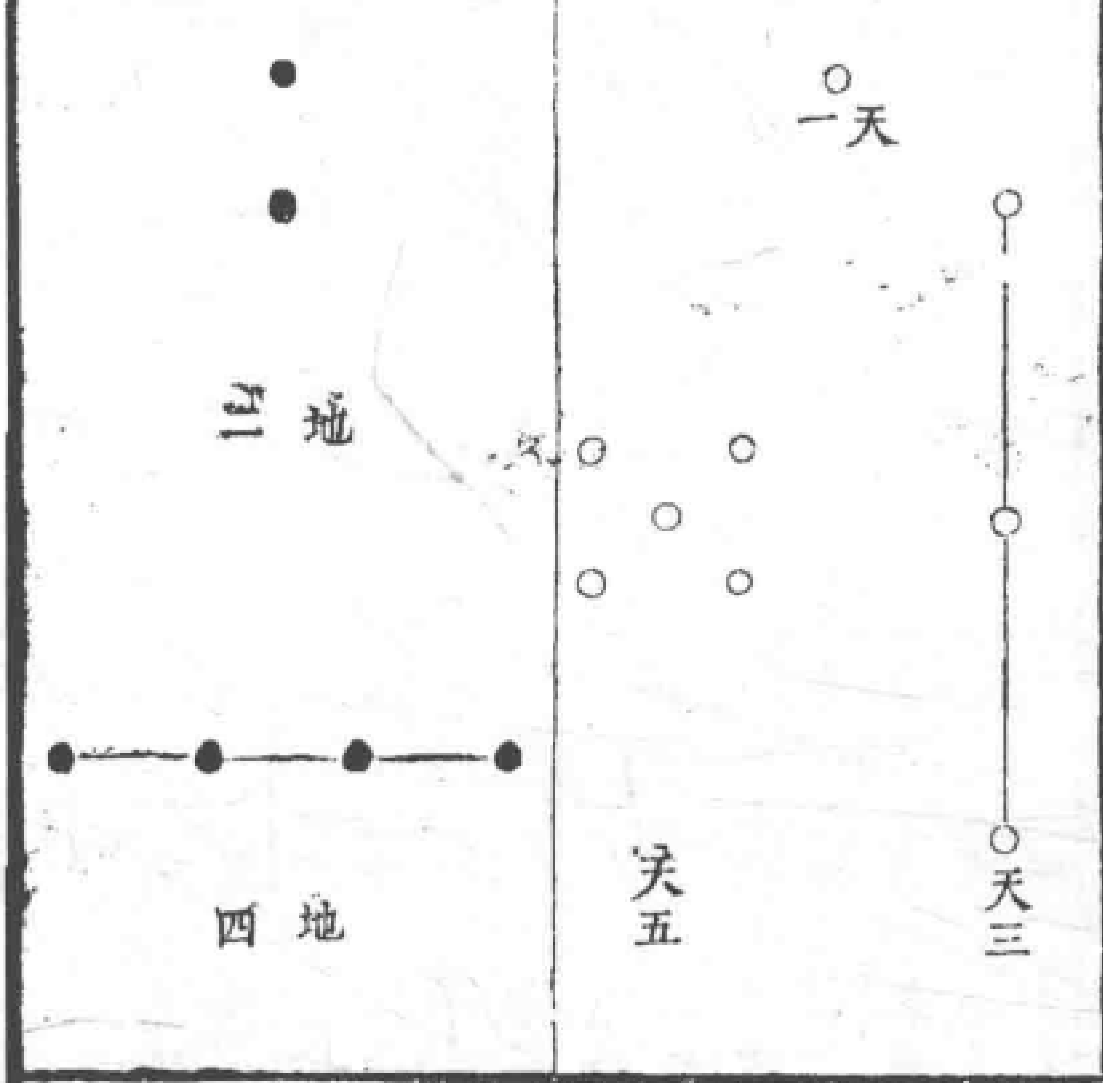
一陰生於午二陰在未三陰在申四陰在酉五陰在戌六陰在亥而坤位在西南蓋西南方申也物成於正秋酉也坤作於申成於酉故曰作成物

天尊地卑


一天
二地
三天
四地
五天
六地
七天
八地
九天
十地

自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尊者乾之位故乾爲君爲父爲夫卑者坤之位故坤爲臣爲母爲婦皆出於天尊地卑之義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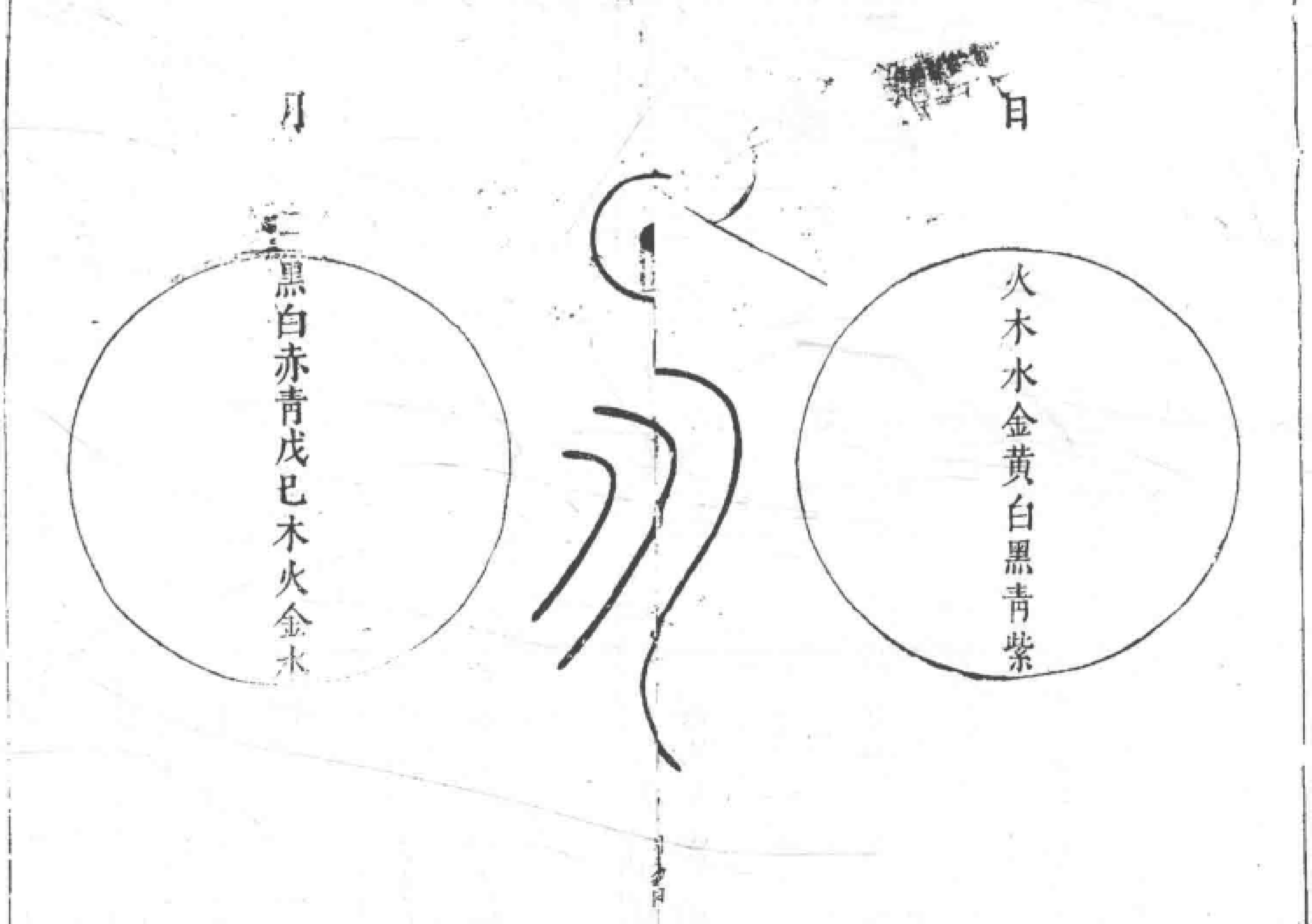
參天兩地圖


一天
天三
天五
地二
地四

乾元用九參天也坤元用六兩地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六者止用生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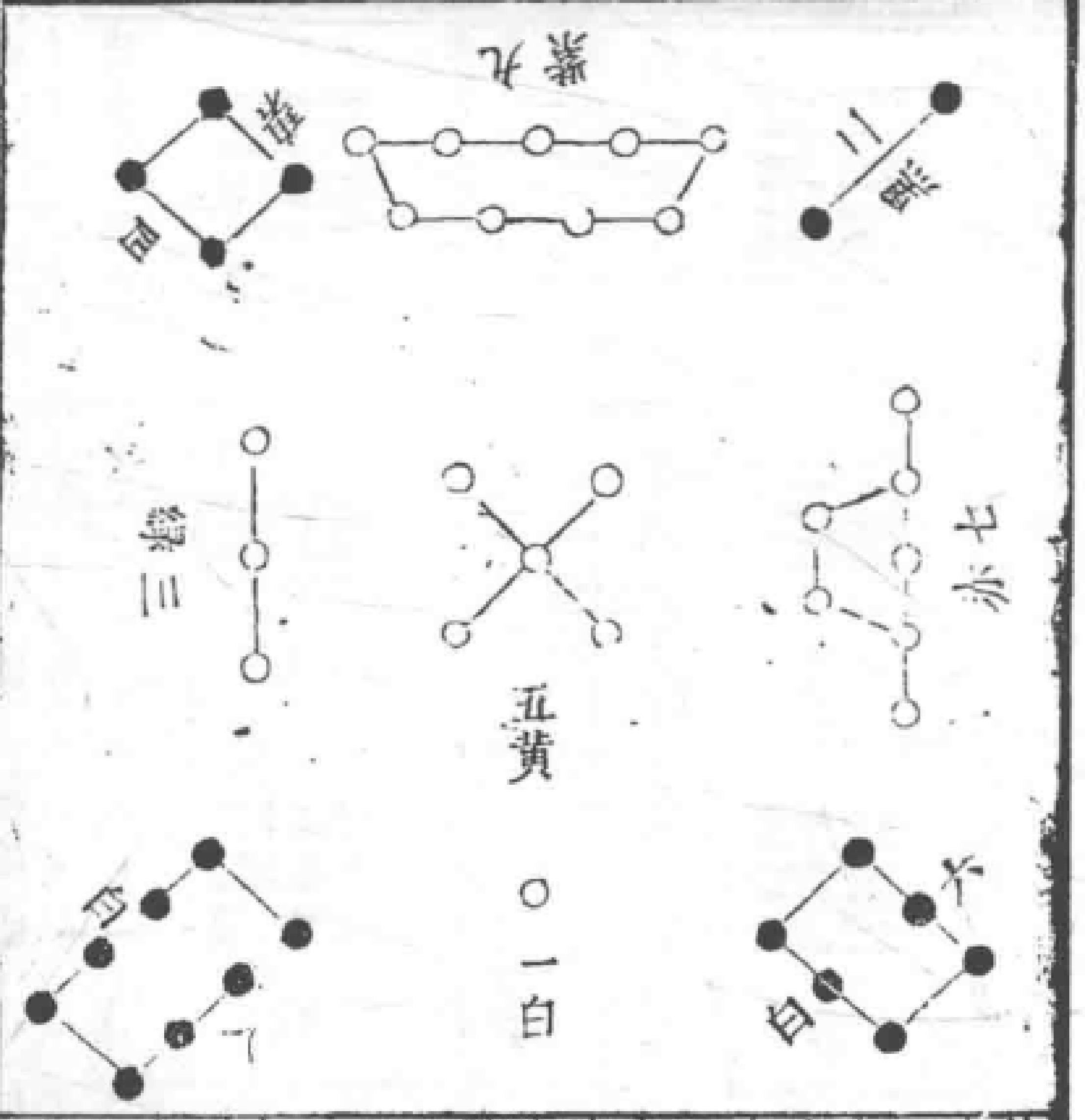
日月爲易

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如篆文日下從月


日
火木水金黃白黑青紫
月
黑白赤青戊巳木火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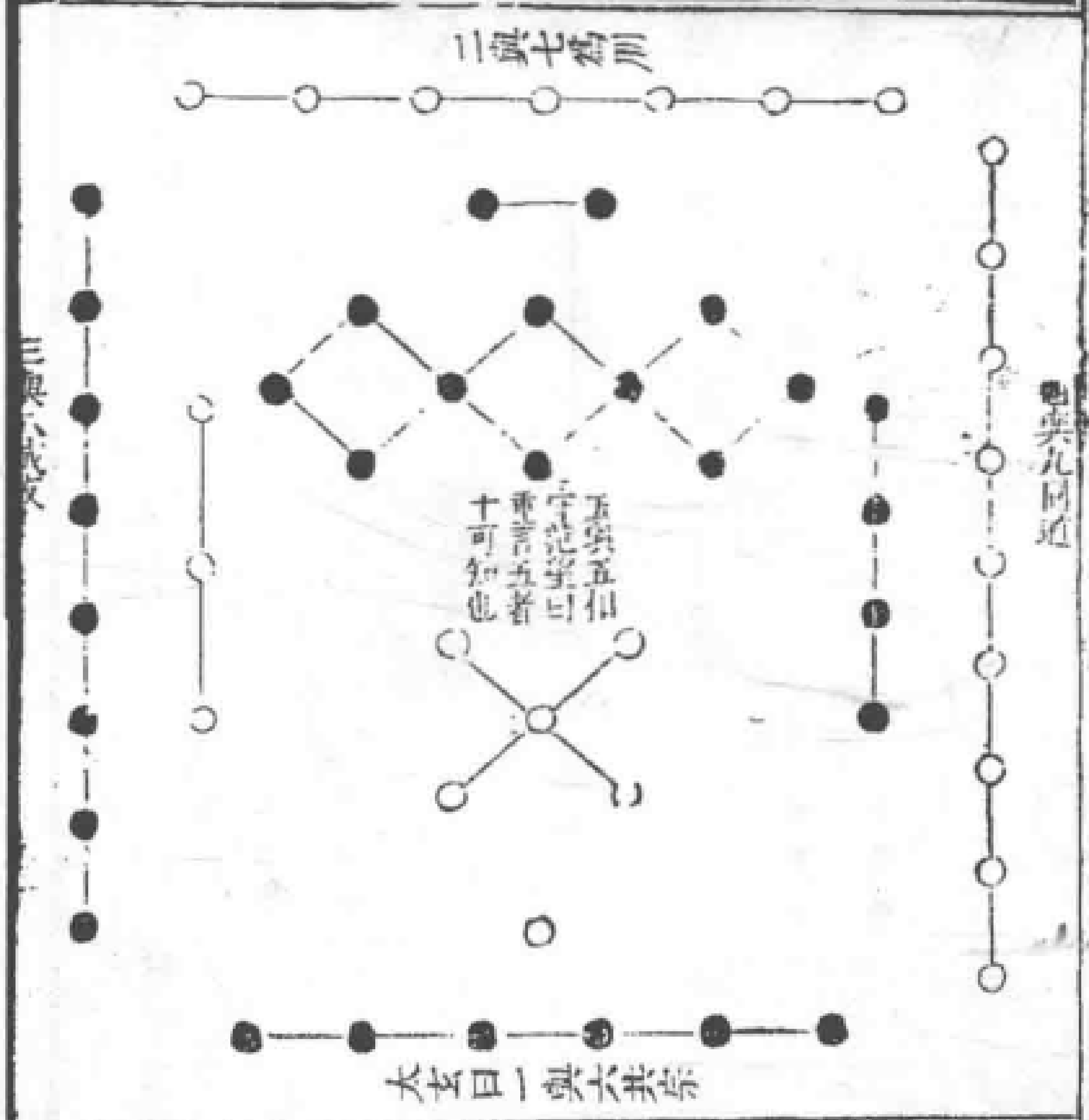
是日往月來之義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河圖數圖


九紫
四綠
二黑
三碧
五黃
七赤
一白
八白
六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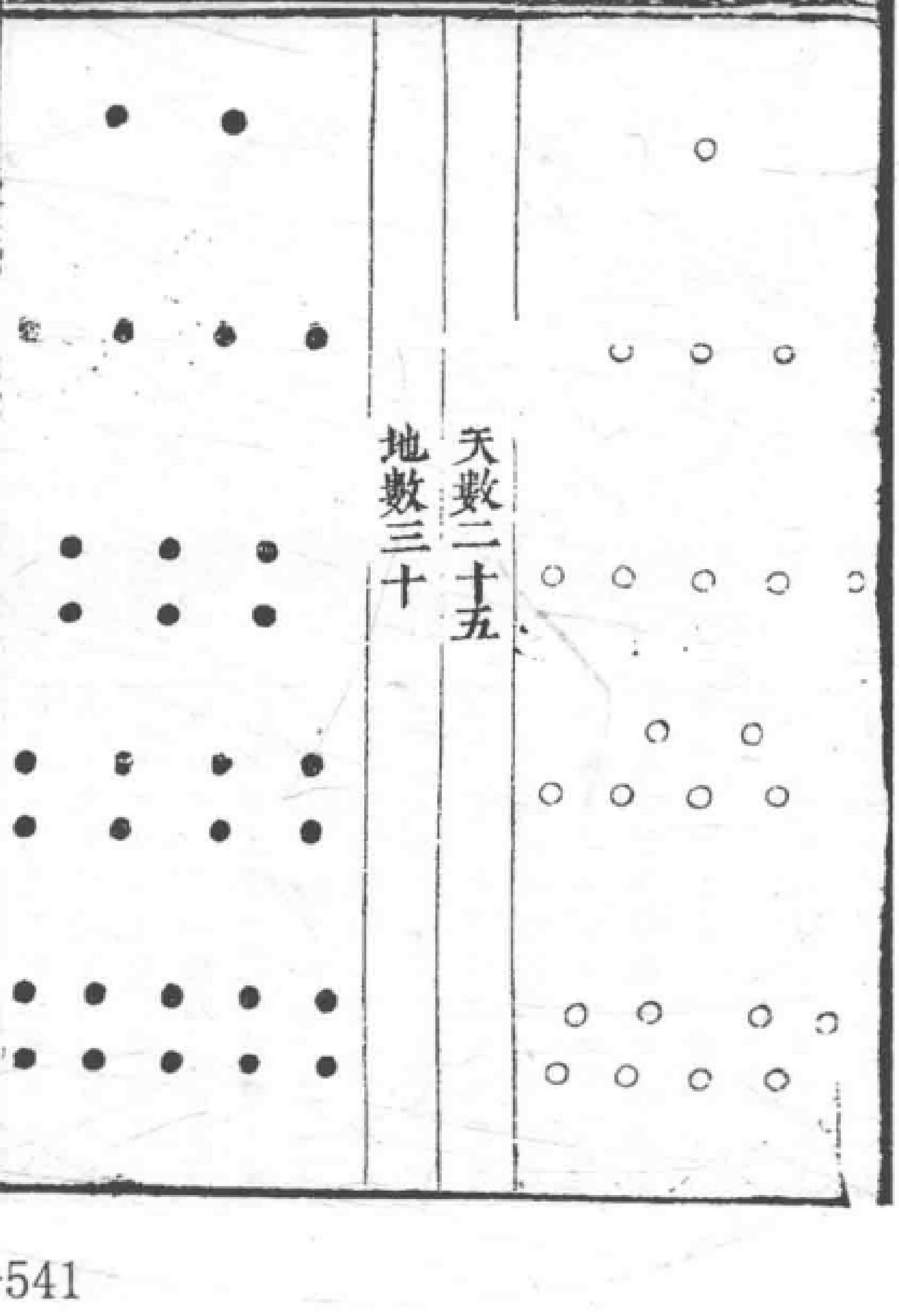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腹心總四十五縱橫數之皆十五也天五居中央聖人觀之遂定八卦之象

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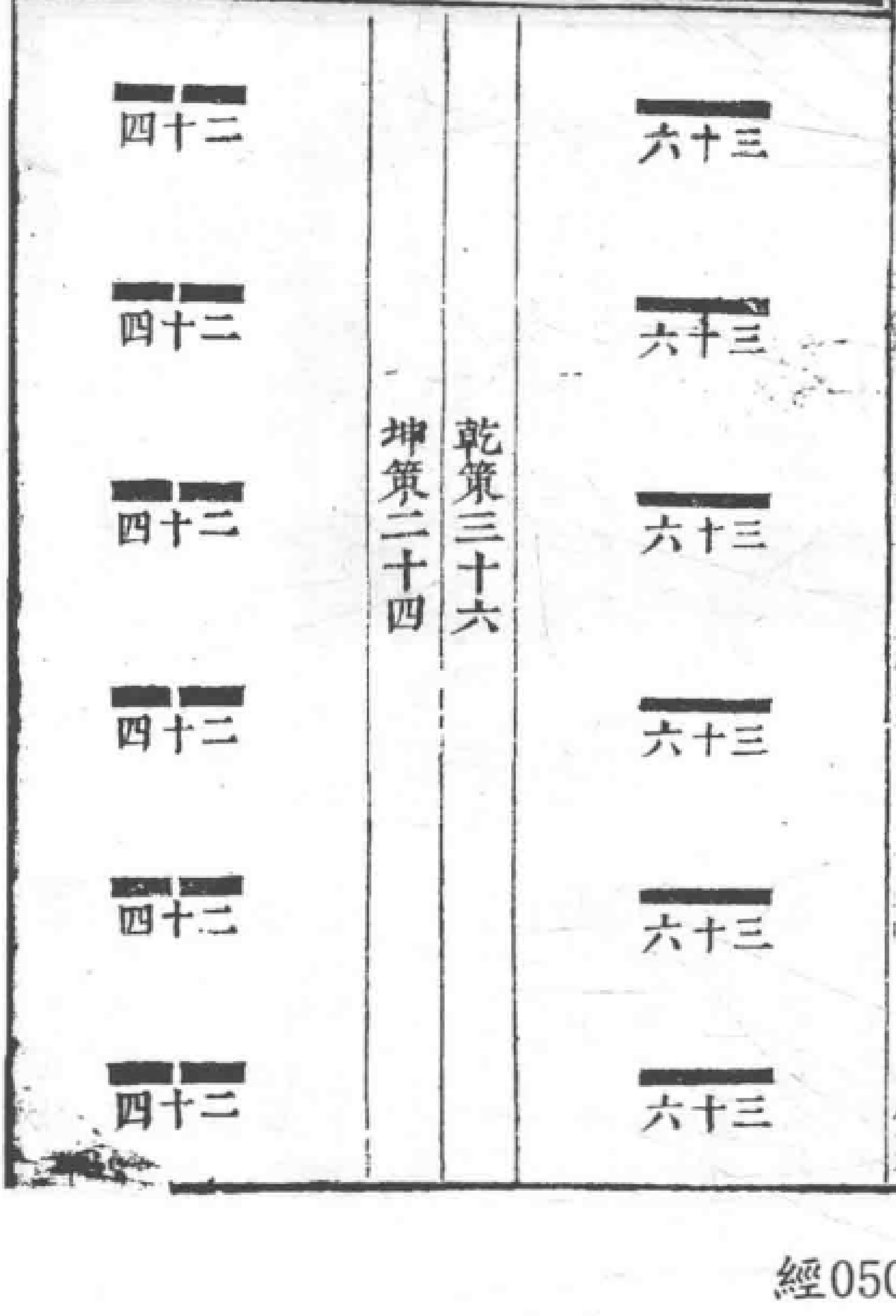

二與七為朋
四與九同道
三與八成友
天五曰一與六共宗
五與五相守說者曰乘言五者十可知也

河圖之數四十五蓋聖人損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數獨天五居中而主乎土至洛書則有土十之成數故水火金木成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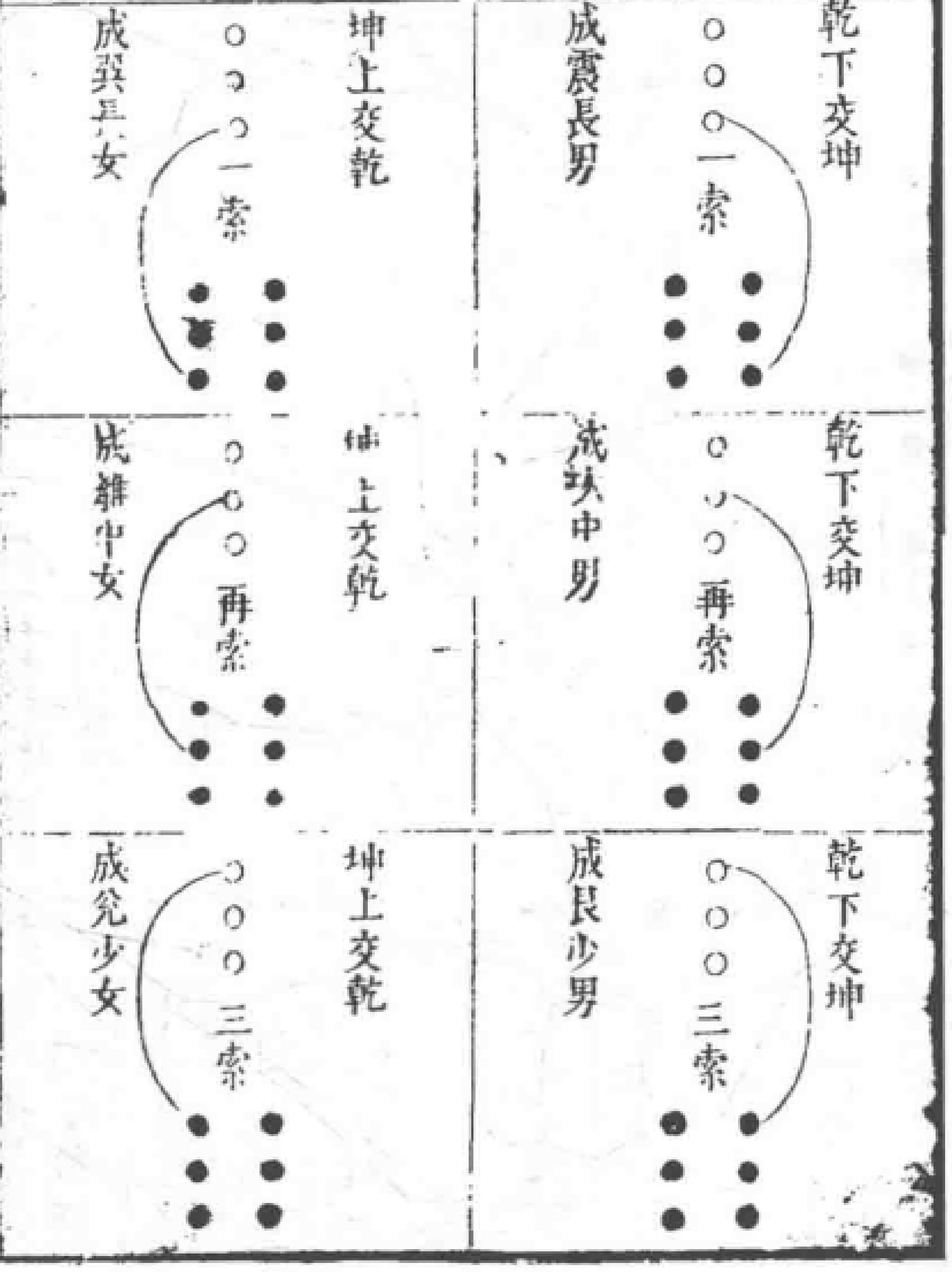
天地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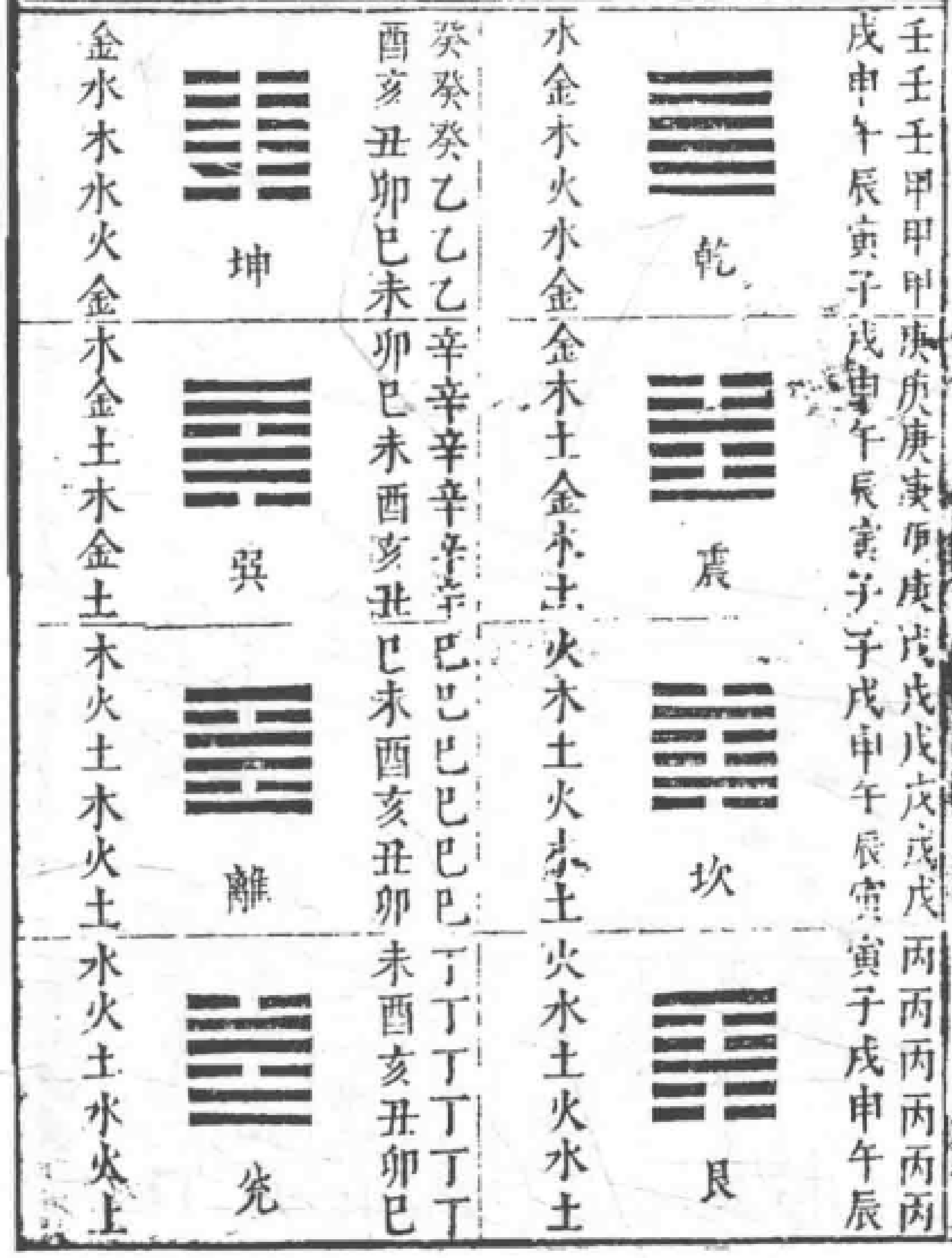
乾坤之策


乾策三十六
坤策二十四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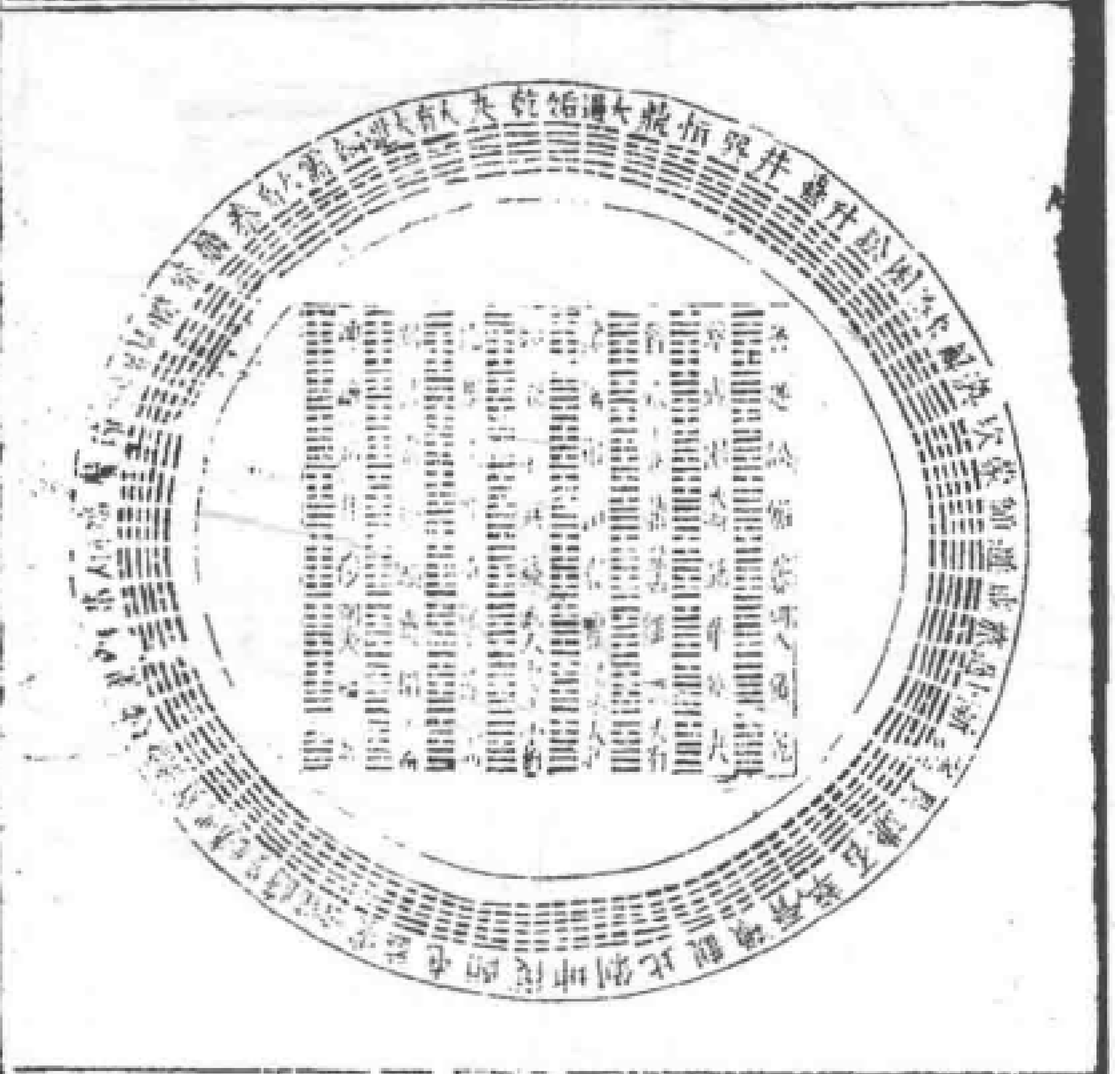
子圖


乾下交坤
一索
成震長男
坤上交乾
一索
成巽長女
乾下交坤
再索
成坎中男
坤上交乾
再索
成離中女
乾下交坤
三索
成艮少男
坤上交乾
三索
成兌少女

六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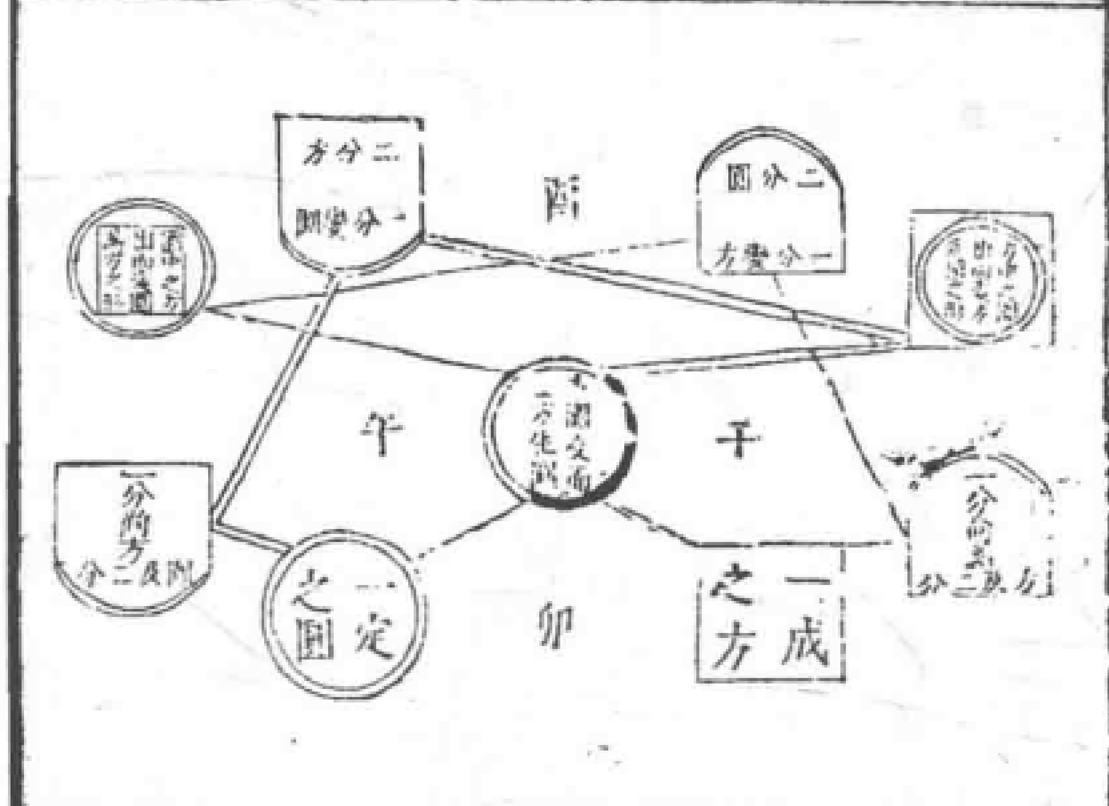

壬壬壬甲甲甲庚庚庚庚庚戊戊戊戊戊丙丙丙丙
戌申午辰寅子戌申午辰寅子子戌申午辰寅寅子戌申午辰
水金木火水金金木土金木土火木土火木土火水土火水土
乾
震
坎
艮
癸癸癸乙乙乙辛辛辛辛辛巳巳巳巳巳丁丁丁丁
酉亥丑卯巳未卯巳未酉亥丑巳未酉亥丑卯未酉亥丑卯巳
金水木水火金木金土木金土木火土木火土水火土水火上
坤
巽
離
兌

伏羲先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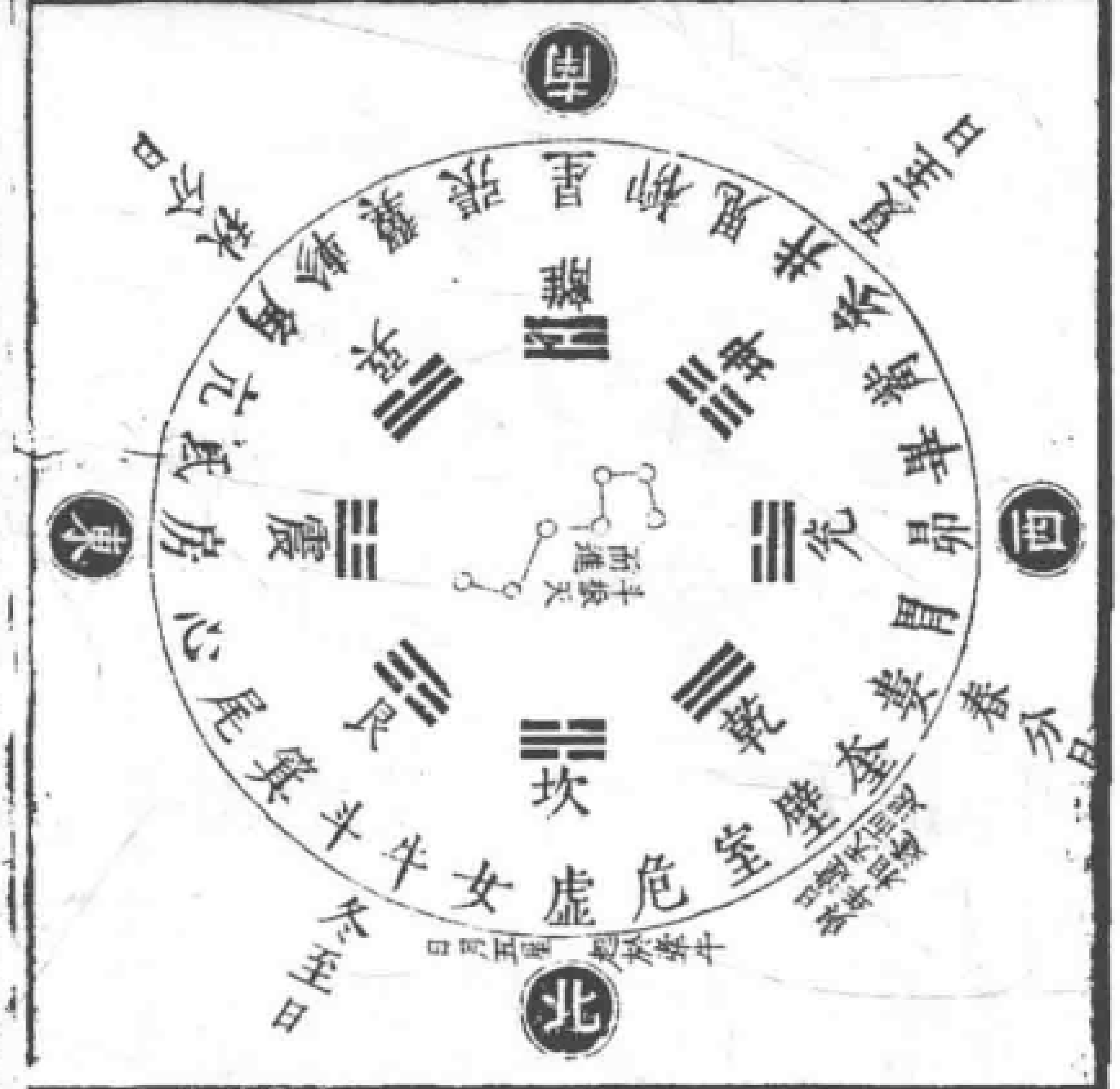
右伏羲八卦圖王豫傳於邵康節而鄭夬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奭（坤）初艮初兌初犖坎初離初釐（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

方圓相生圖


二分方
一分變圓
二分圓
一分變方
酉
午
子
卯
一定之圓
一成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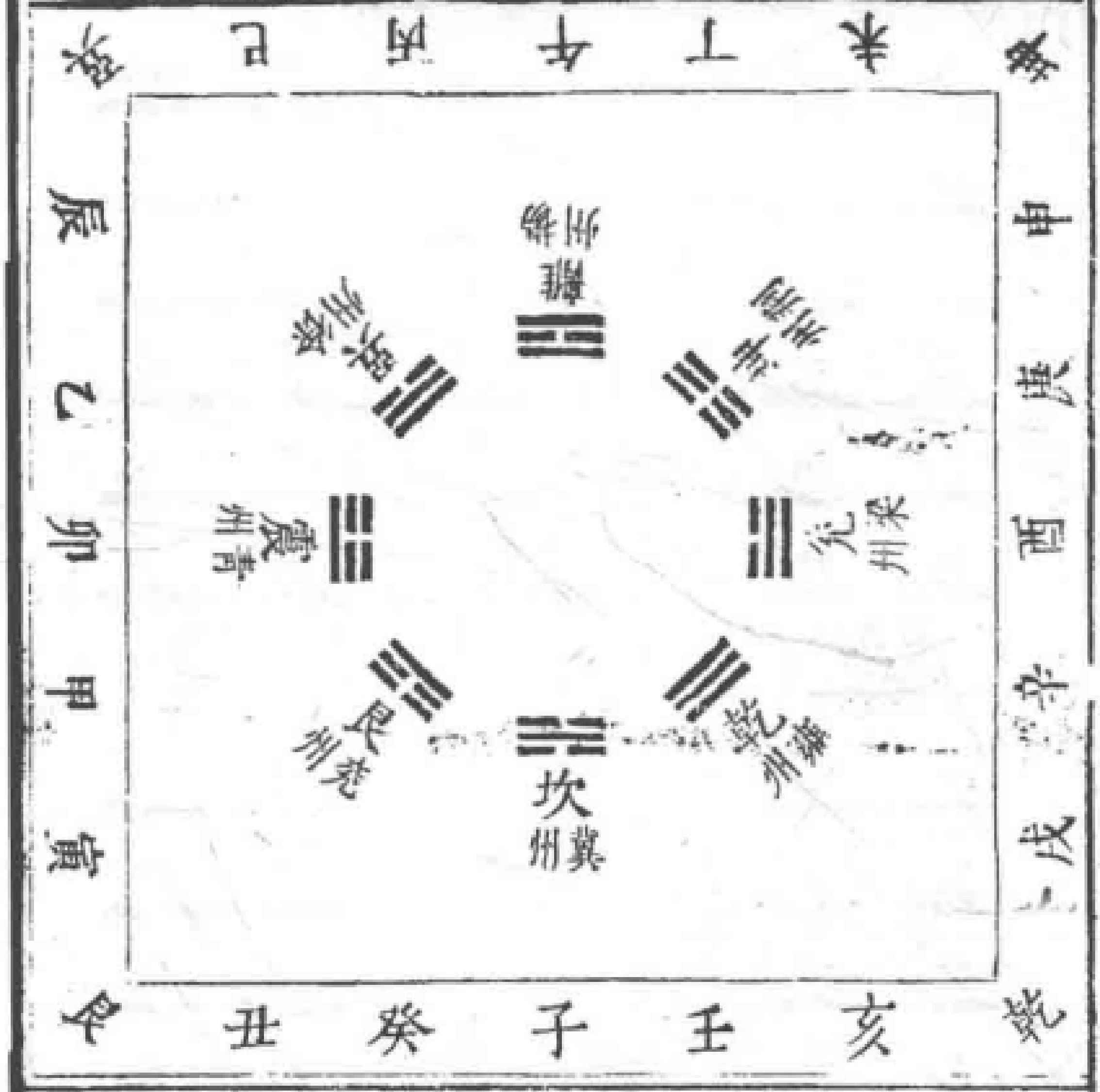
鄭氏云古先天圖楊雄太元經圖子明洞極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而已惜乎雄之太元子明之洞極倣易爲書泥於文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鍛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又爲異端也堯夫擺去文字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願之但以爲律歷之用難矣哉四家之學皆先於古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復無文字解注而世亦以爲無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圓圖注脚比之四家爲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圖之中於易之學爲最要

仰觀天文圖


南
北
東
西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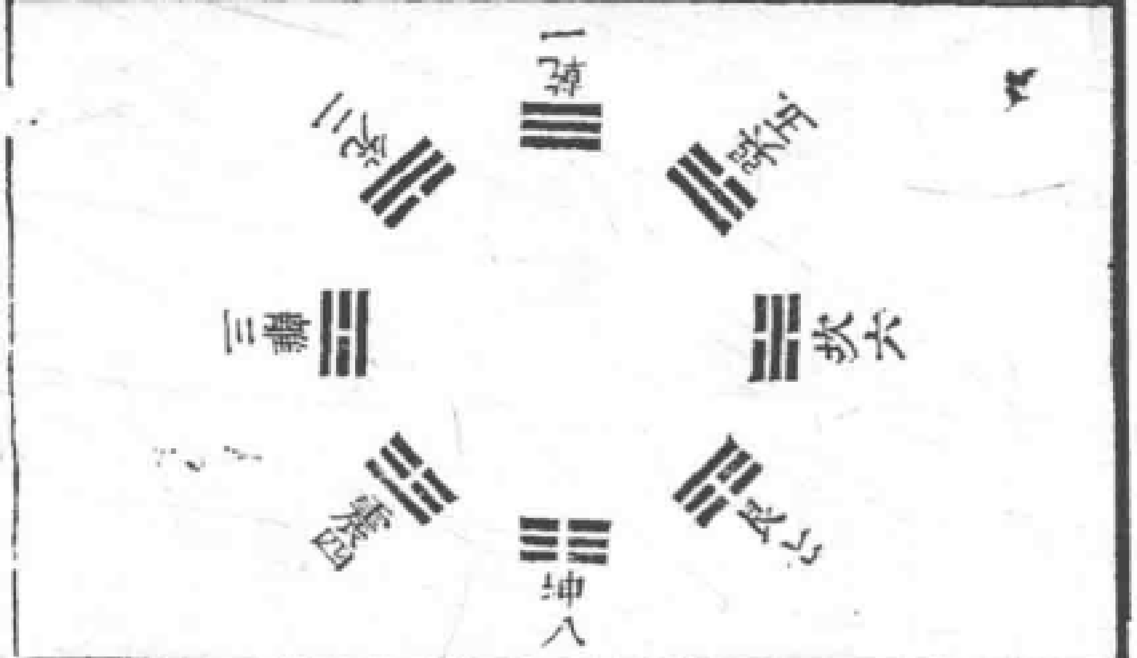
伏羲仰觀天文以畫八卦故日月星辰之行度運數十日四時之屬凡麗於天之文者八卦无不統之

俯察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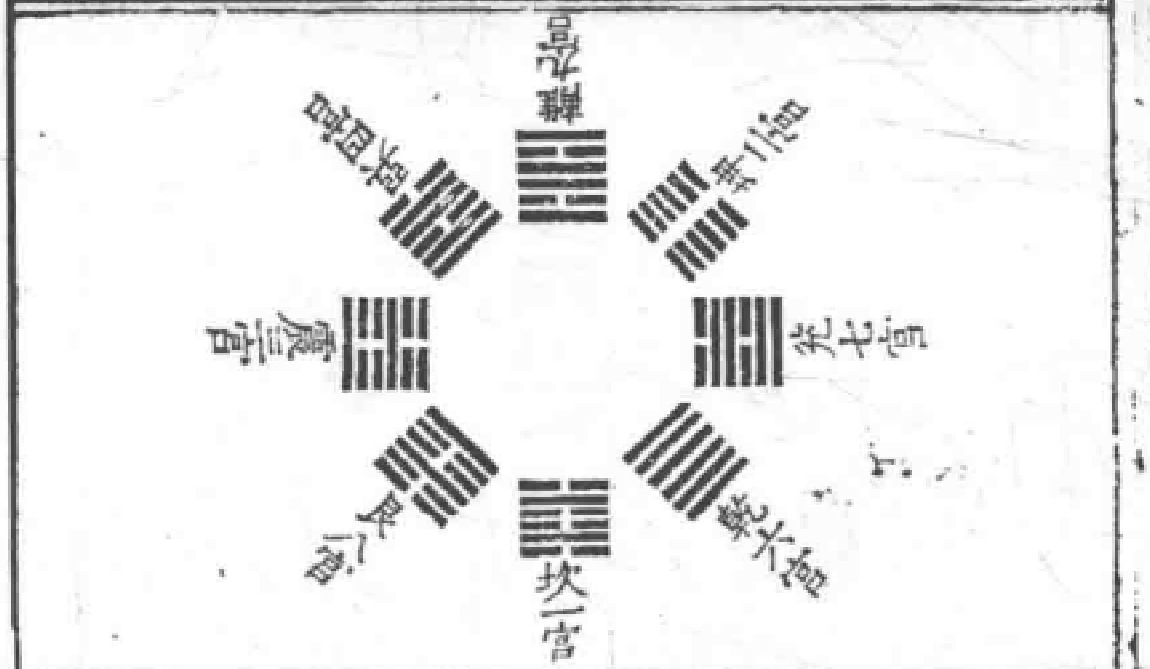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申 庚 酉 辛 戌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艮
寅 甲 卯 乙 辰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坎 冀州
震 青州

伏羲俯察地理以畫八卦故四方九州鳥獸草木十二支之屬凡麗於地之理者八卦无不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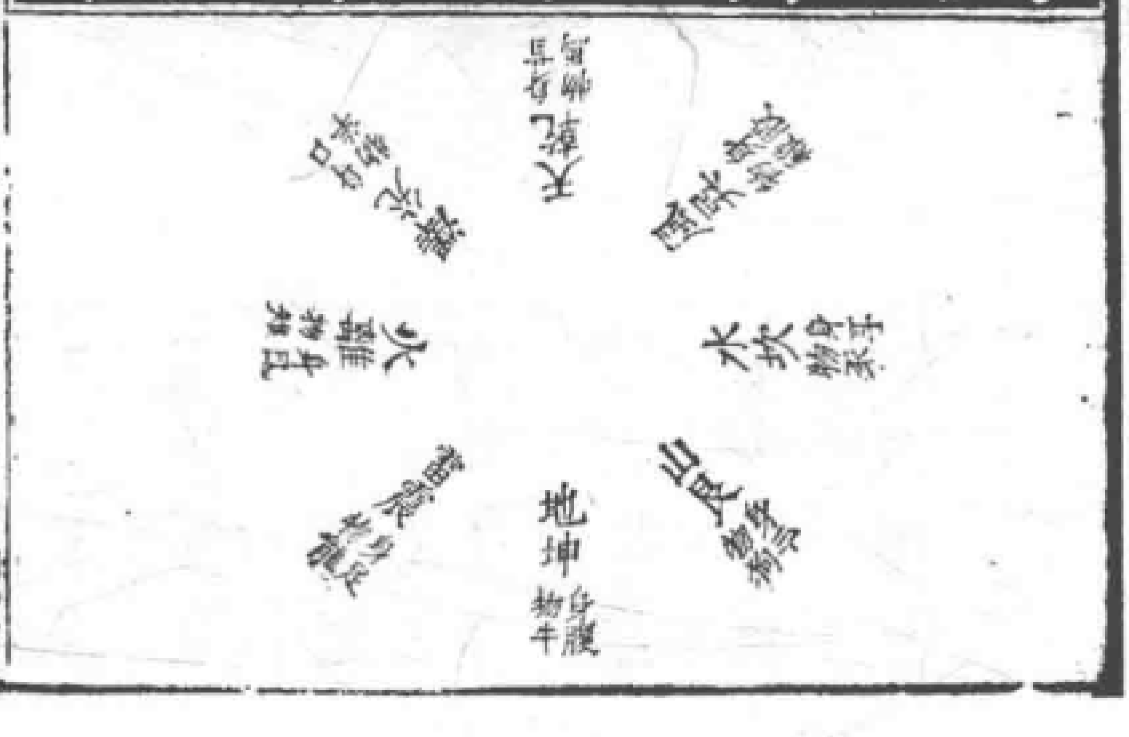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圖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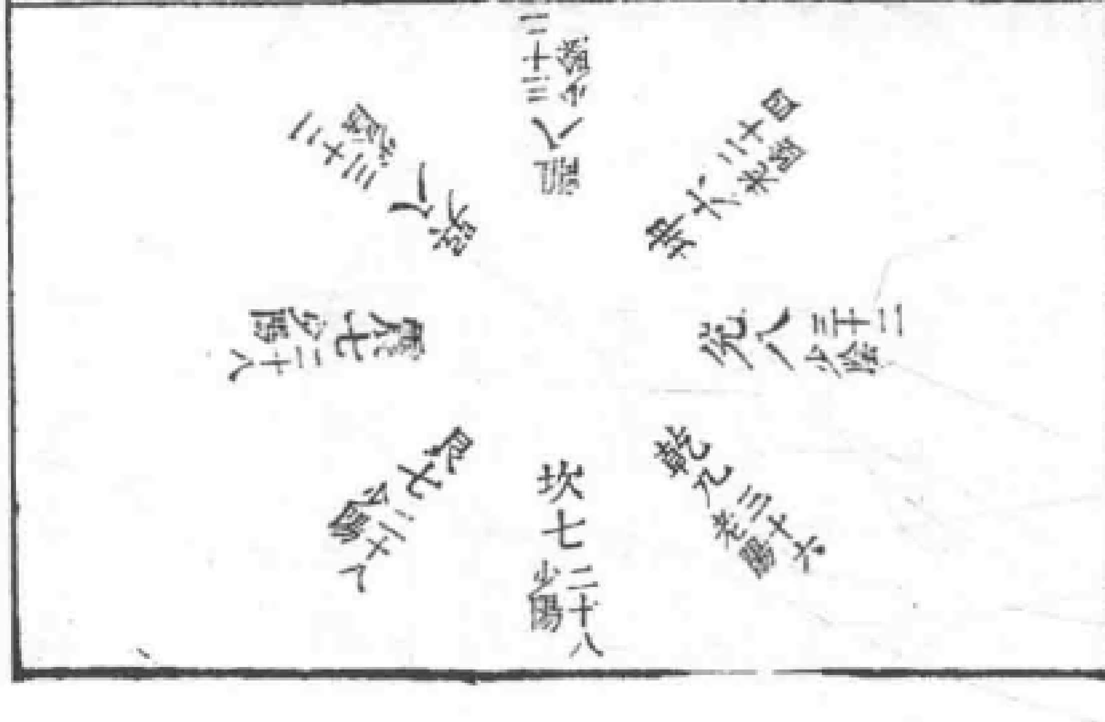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圖


離九宮
坤二宮
兌七宮
乾六宮
坎一宮
艮八宮
震三宮
巽四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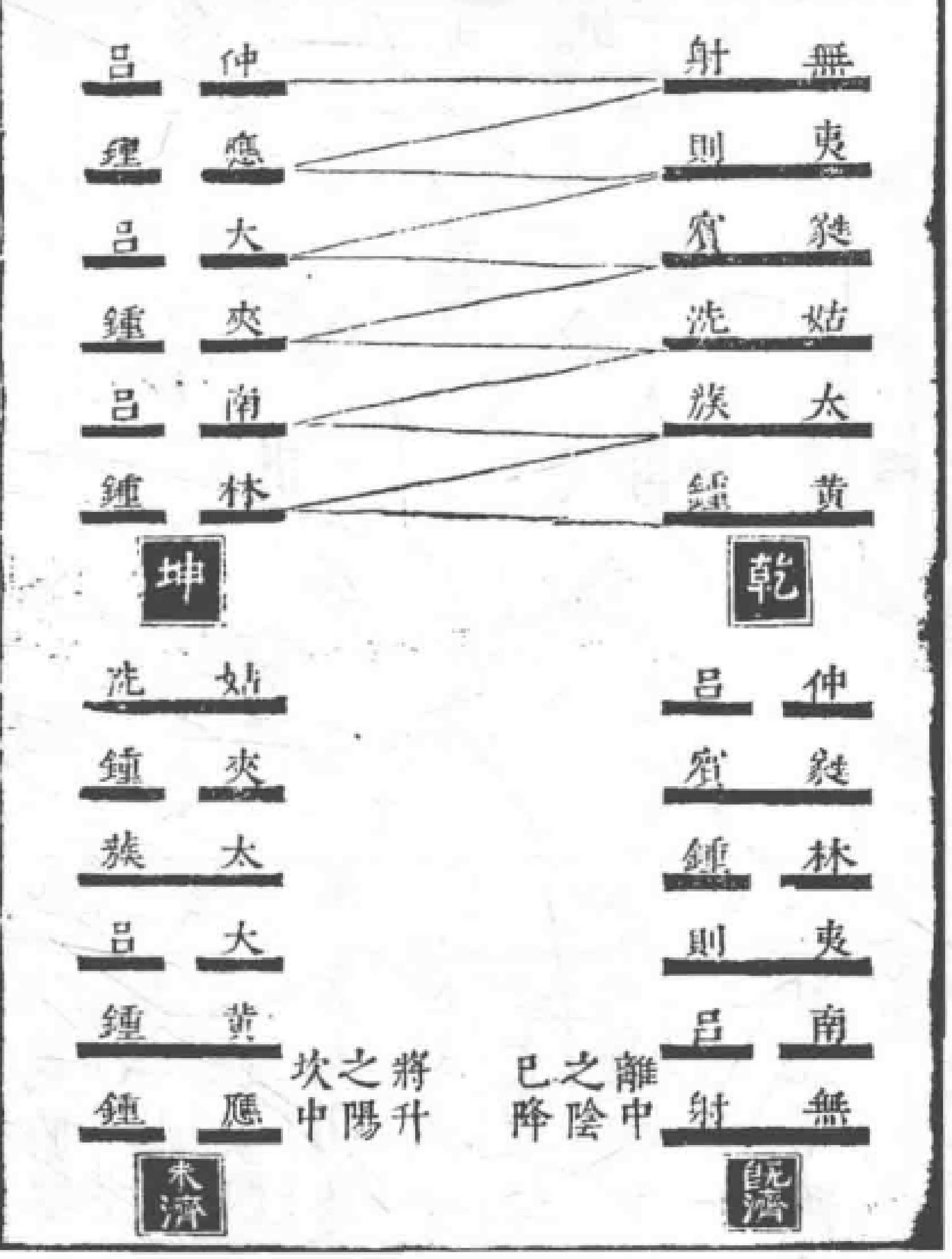
八卦取象圖


天乾
澤兌
火離
雷震
風巽
水坎
山艮
地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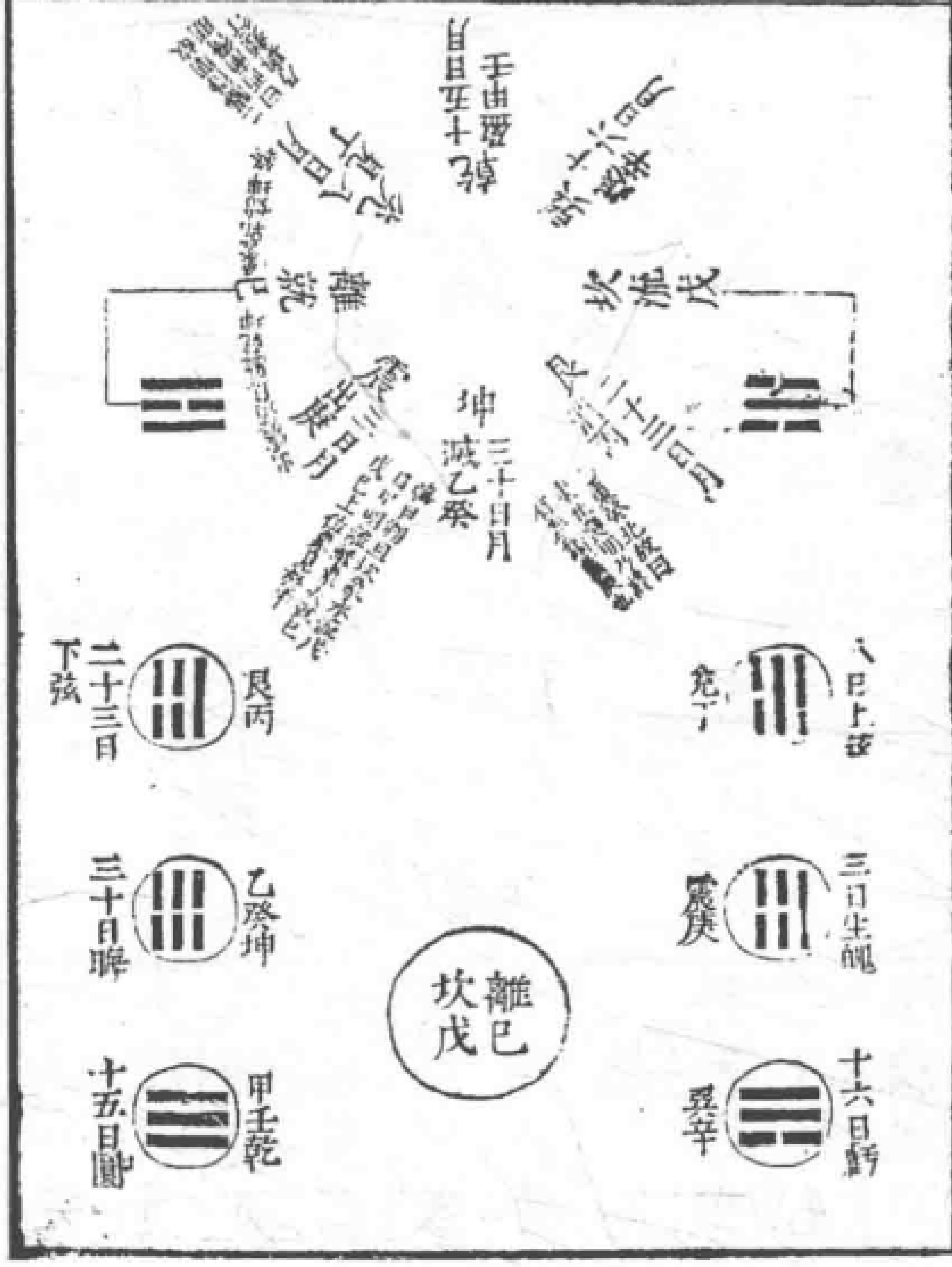
八卦象數圖


乾九
兌八
離八
震七
巽八
坎七
艮七
坤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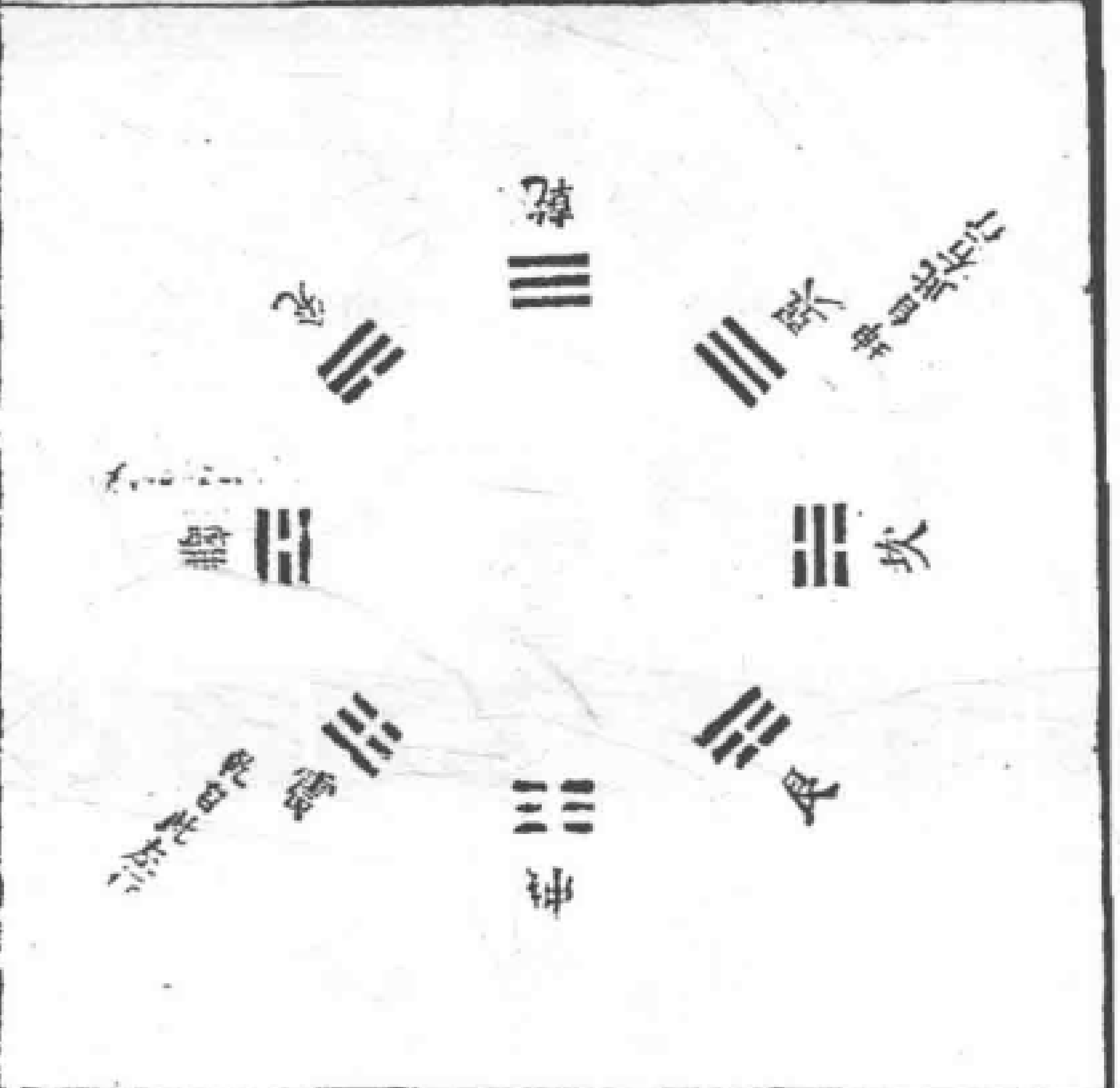
四卦合律圖


無射
夷則
蕤賓
姑洗
太簇
黃鍾
仲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南呂
林鍾
乾
坤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姑洗
夾鍾
太簇
大呂
黃鍾
應鍾
離中之陰巳降
坎中之陽將升
既濟
未濟

八卦納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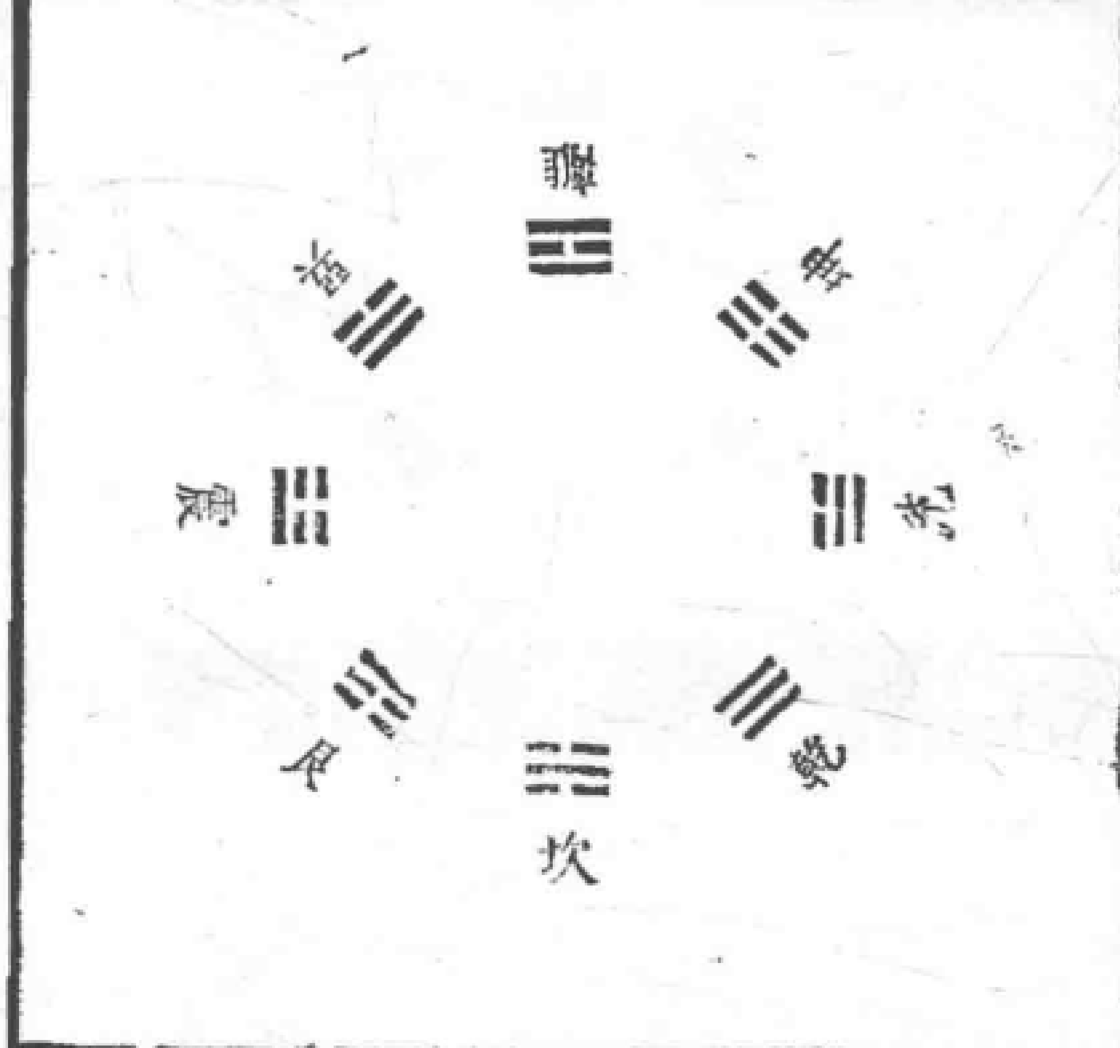

乾盈甲壬十五日月
坎戊
離己
震庚三日月
兌丁八日月
巽辛十六日
艮丙二十三日月
坤滅乙癸三十日月
八日上弦
兌丁
三日生魄
震庚
十六日
巽辛
二十三日下弦
艮丙
三十日
乙癸坤
十五日
甲壬乾
離己
坎戊

剛柔相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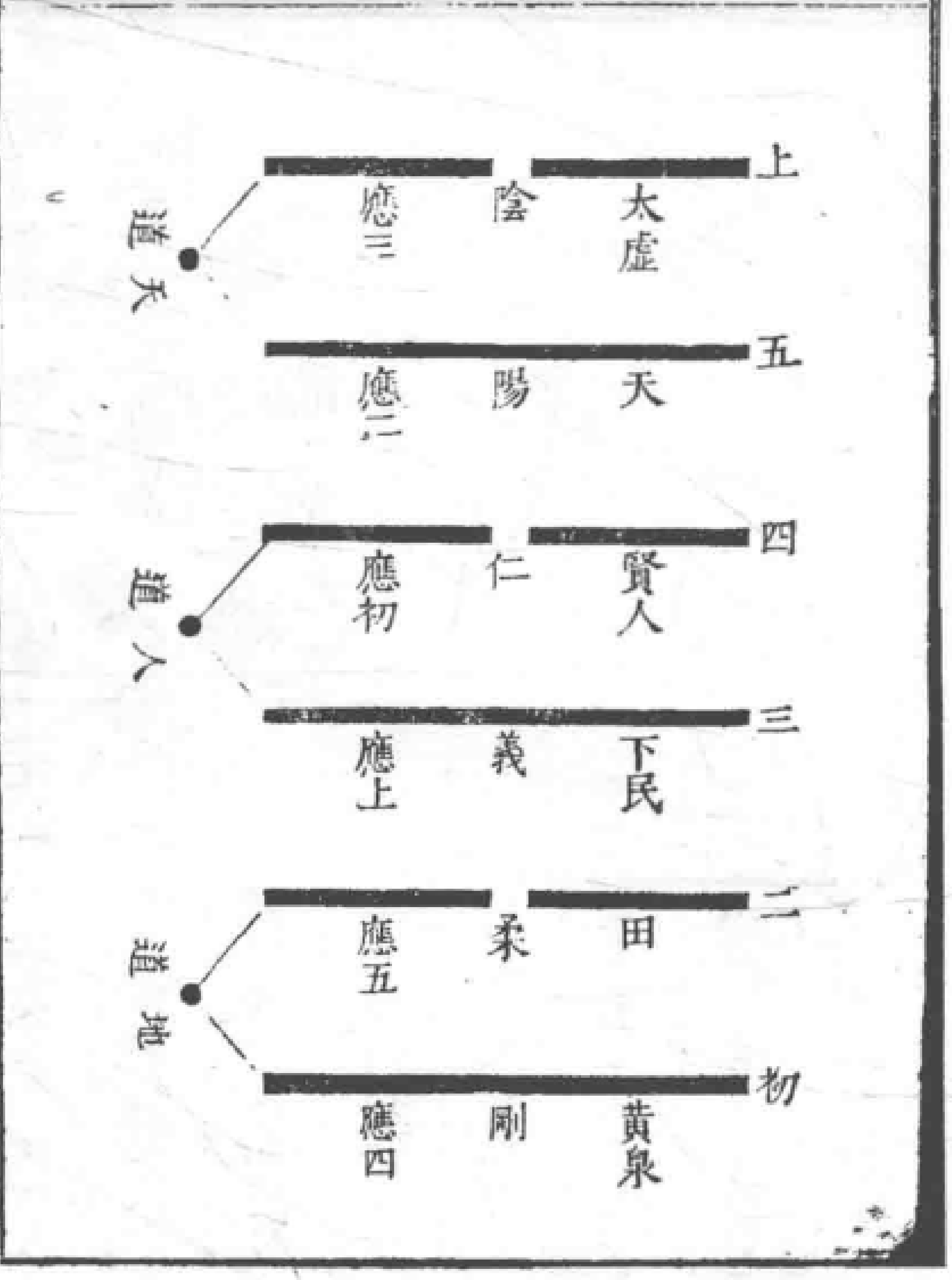
乾陽居上坤陰居下乾自震而左行坤自巽而右行天左地右故曰剛柔相摩

八卦相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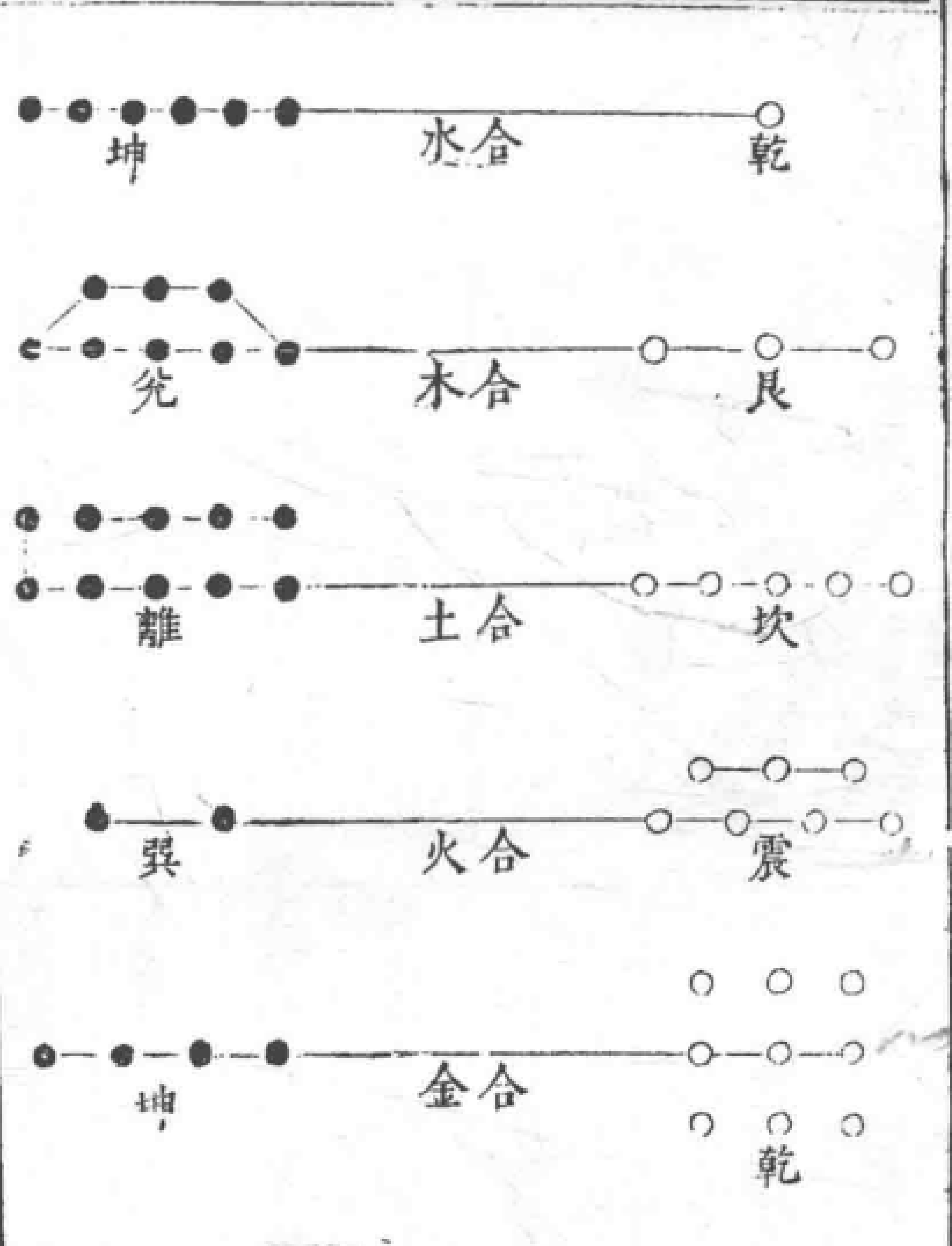


震盪艮兌巽坤離盪巽坎盪乾八卦往來迭相推盪京房曰盪陰入陽盪陽入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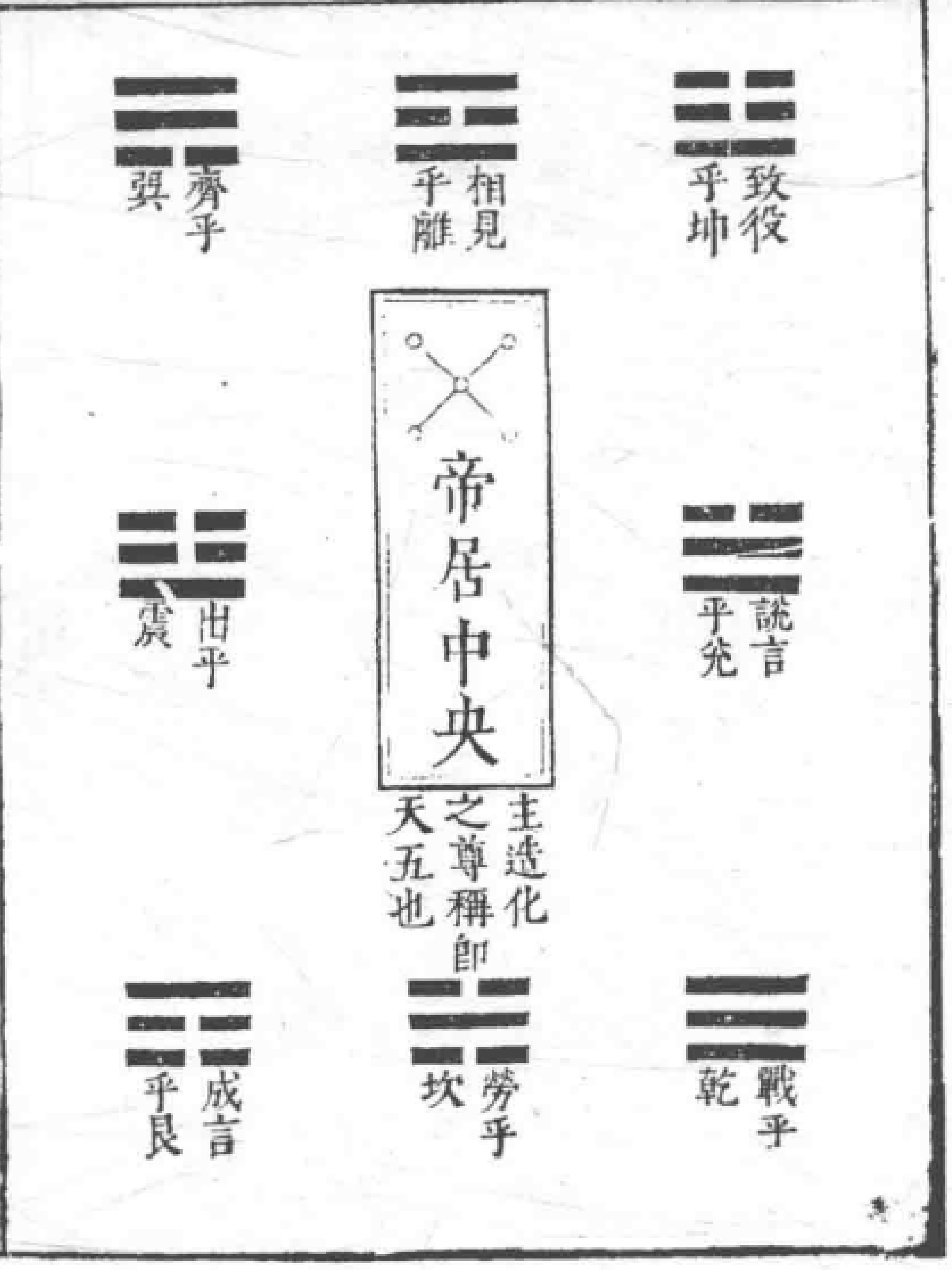
六爻三極


上
太虛
陰
應三
五
天
陽
應二
四
賢人
仁
應初
三
下民
義
應上
二
田
柔
應五
初
黃泉
剛
應四
天道
人道
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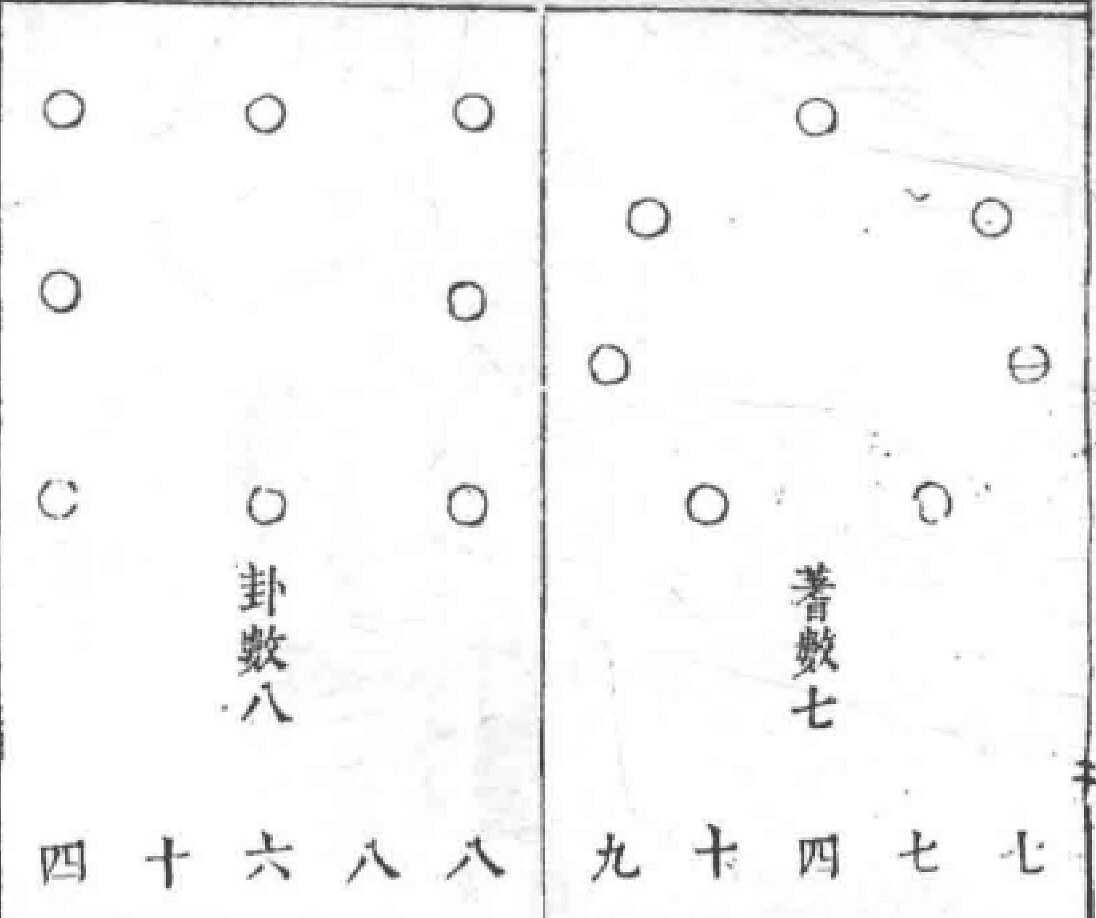
五位相合


坤
水合
乾
兌
木合
艮
離
土合
坎
巽
火合
震
坤
金合
乾

帝出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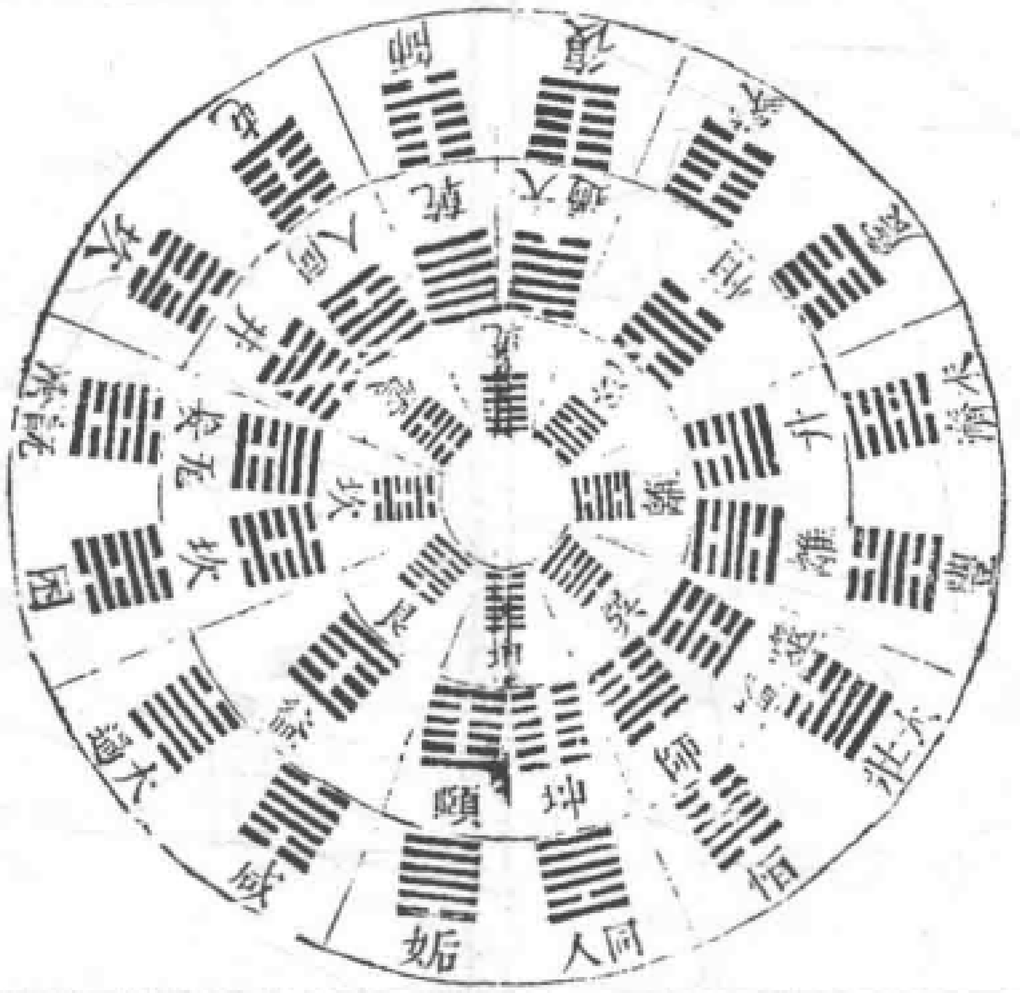

致役乎坤
相見乎離
齊乎巽
說言乎兌
帝居中央
主造化之尊稱卽天五也
出乎震
戰乎乾
勞乎坎
成言乎艮

蓍卦之德


蓍數七
七七四十九
卦數八
八八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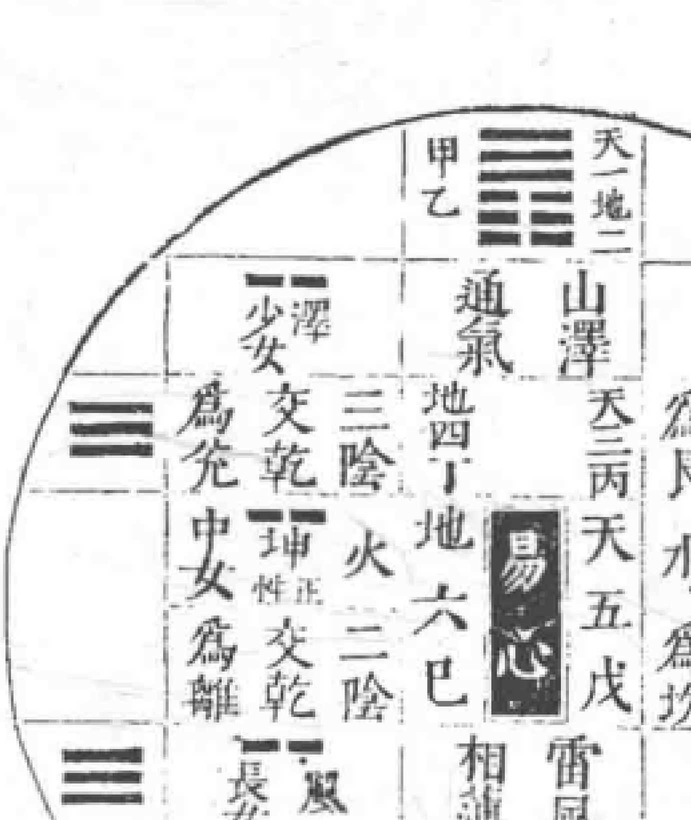
蓍之數七也七而七之其用四十九故其德圓卦之數八也八而八之爲別六十四故其德方圓者運而不窮可以逆知來物方者其體有定可以識乎旣從故圓象神方象知

序上下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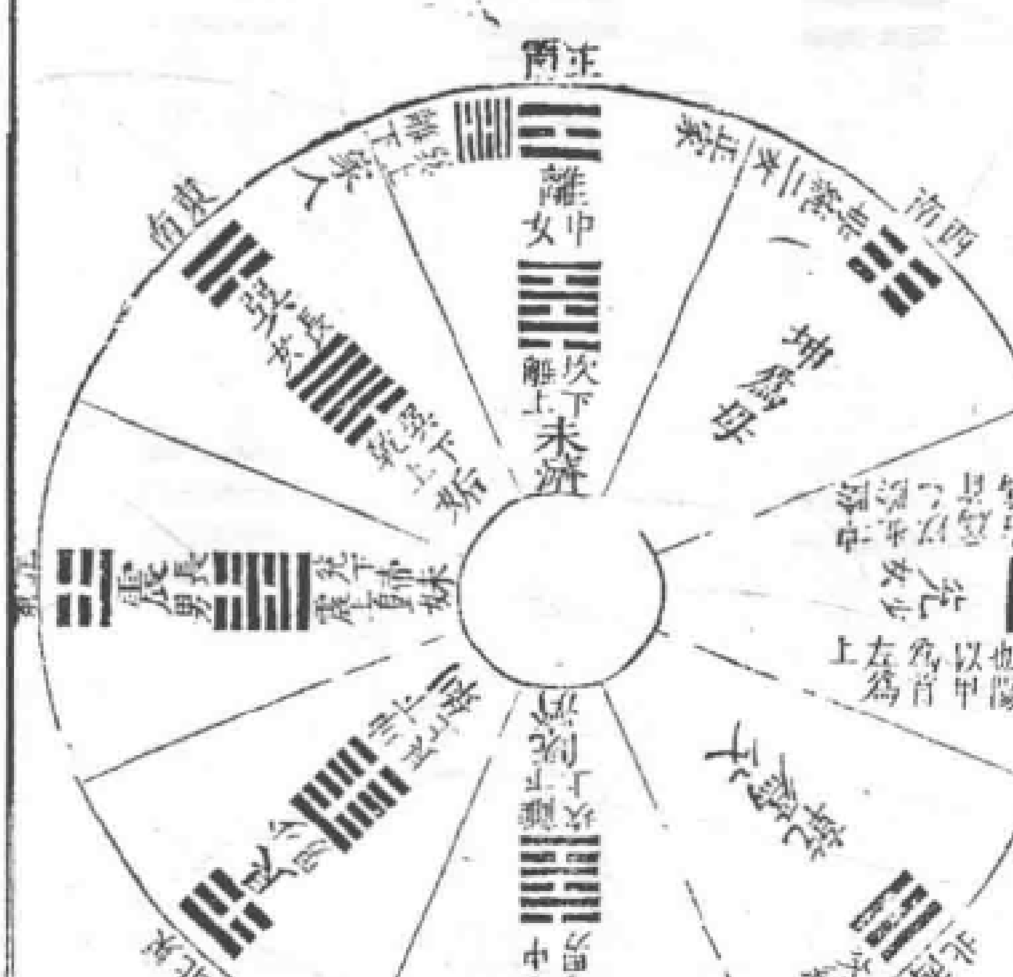

同人
姤
大過
困
既濟
井
坎
乾
坤
頤
大壯
恒

本乾九二爻變成同人次變无妄次變益次變頤終其變至離而止本坤六二爻變成師次變升次變恒次變大過終其變至坎而止故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焉本咸六二爻變成大過次變困次變坎次變師次變蒙而終於未濟本恒初六爻變成大壯次變豐次變震次變復次變屯而入既濟故下經始於咸恒終於既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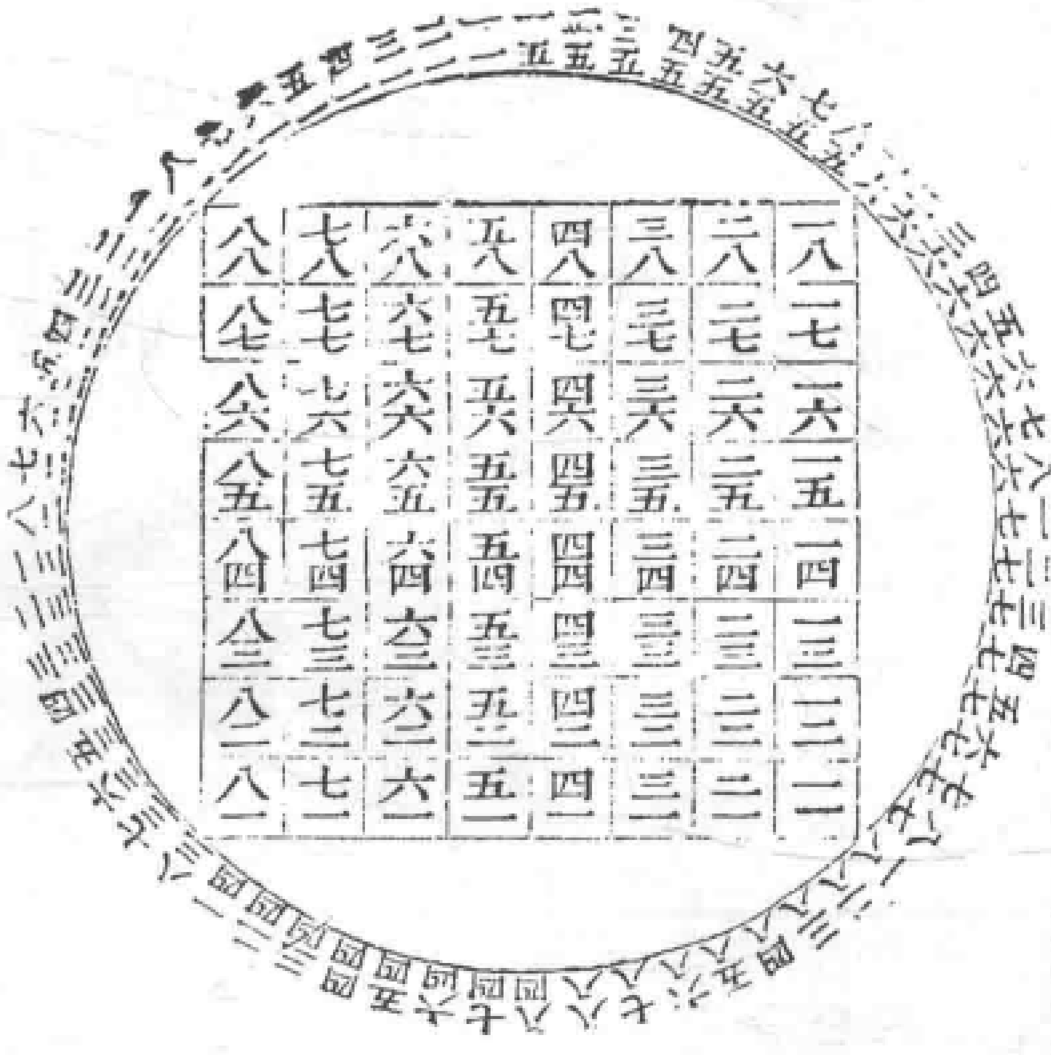
三變大成圖


天一地二
甲乙
山澤
通氣
天三丙
地四丁
天五戊
地六己
易心
雷風
相薄
天七庚
地八辛
地十天九
癸壬
少男
山
三陽
交坤
爲艮
中男
二陽
乾
交坤
水
爲坎
長男
雷
一陽
交坤
爲震
少女
澤
三陰
交乾
爲兌
中女
坤
火
二陰
交乾
爲離
長女
風
一陰
交乾
爲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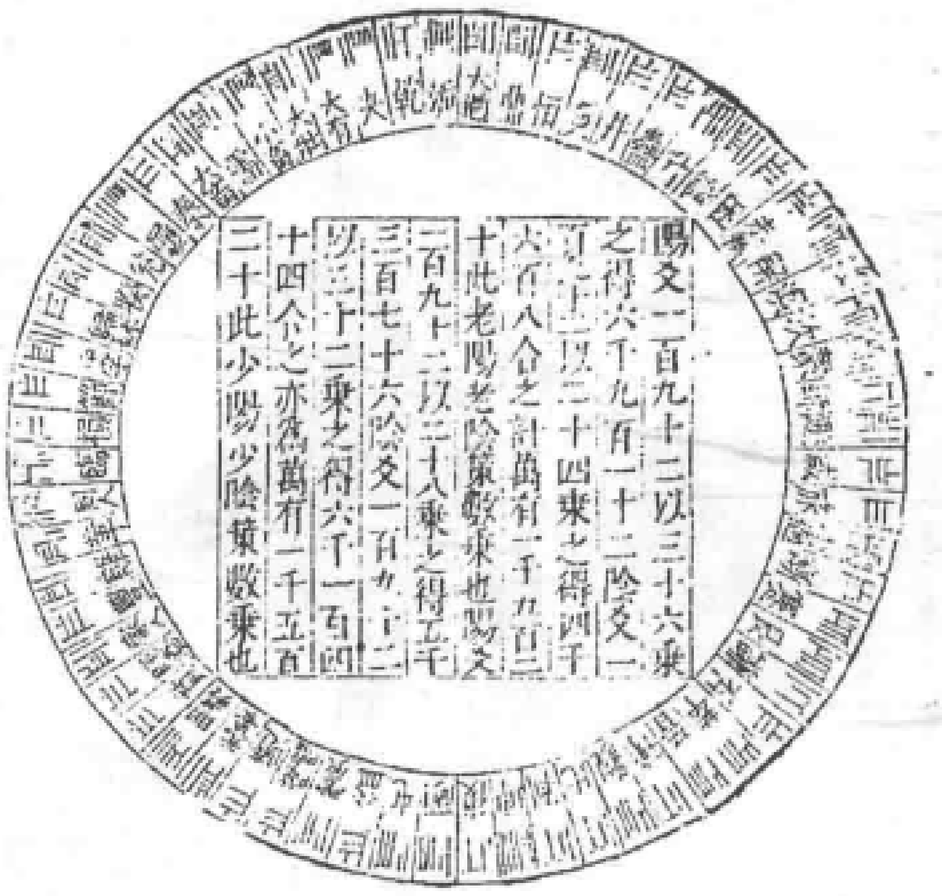
重易六爻圖


南正
離
中女
坎下離上
未濟
坤爲母
西正
乾爲父
北正
坎
中男
東正
震
長男
兌
少女
巽
長女
艮
少男
東南
西南
東北
西北

六十四卦天地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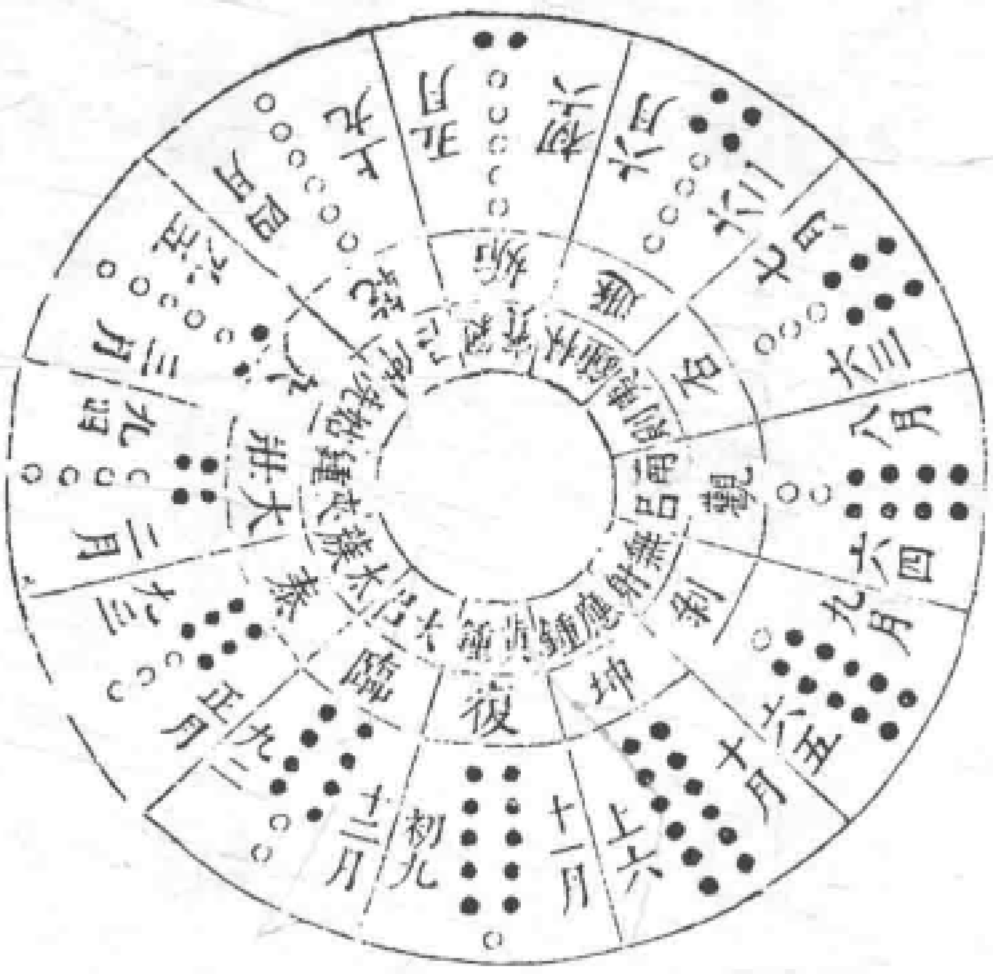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萬物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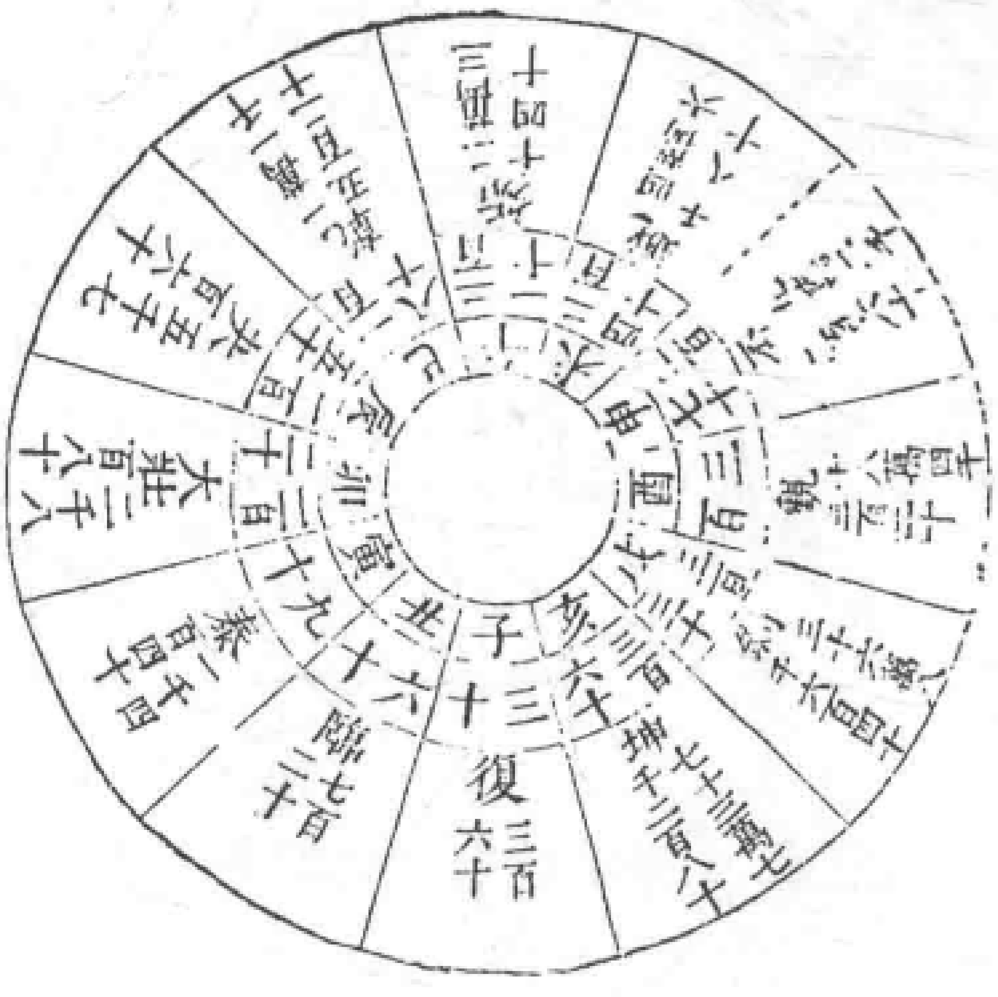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得四千六百八合之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策數乘也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二十八乘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乘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少陽少陰策數乘也

卦爻律呂圖



十一月一陽生黄鍾氣應至四月六陽爲乾故闔戶謂之乾五月姤一陰生甤賓氣應至十月六陰爲坤故闢戶謂之坤

運會曆數圖



復十二世

臨二十四世

泰三十六世

大壯四十八世

夬六十世

乾七十二世

姤八十四世

遯九十六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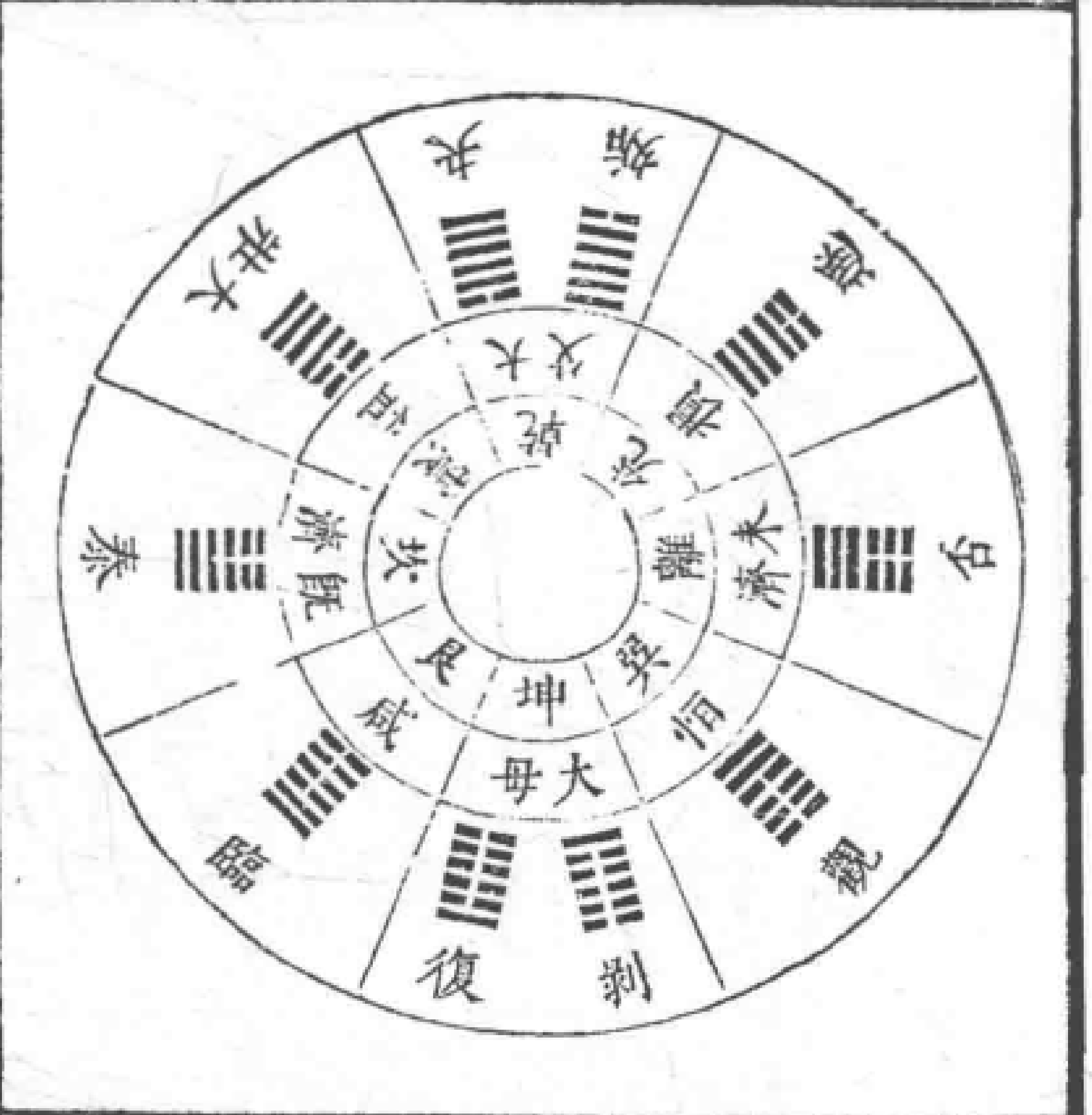
否一百八世

觀一百二十世

剝一百三十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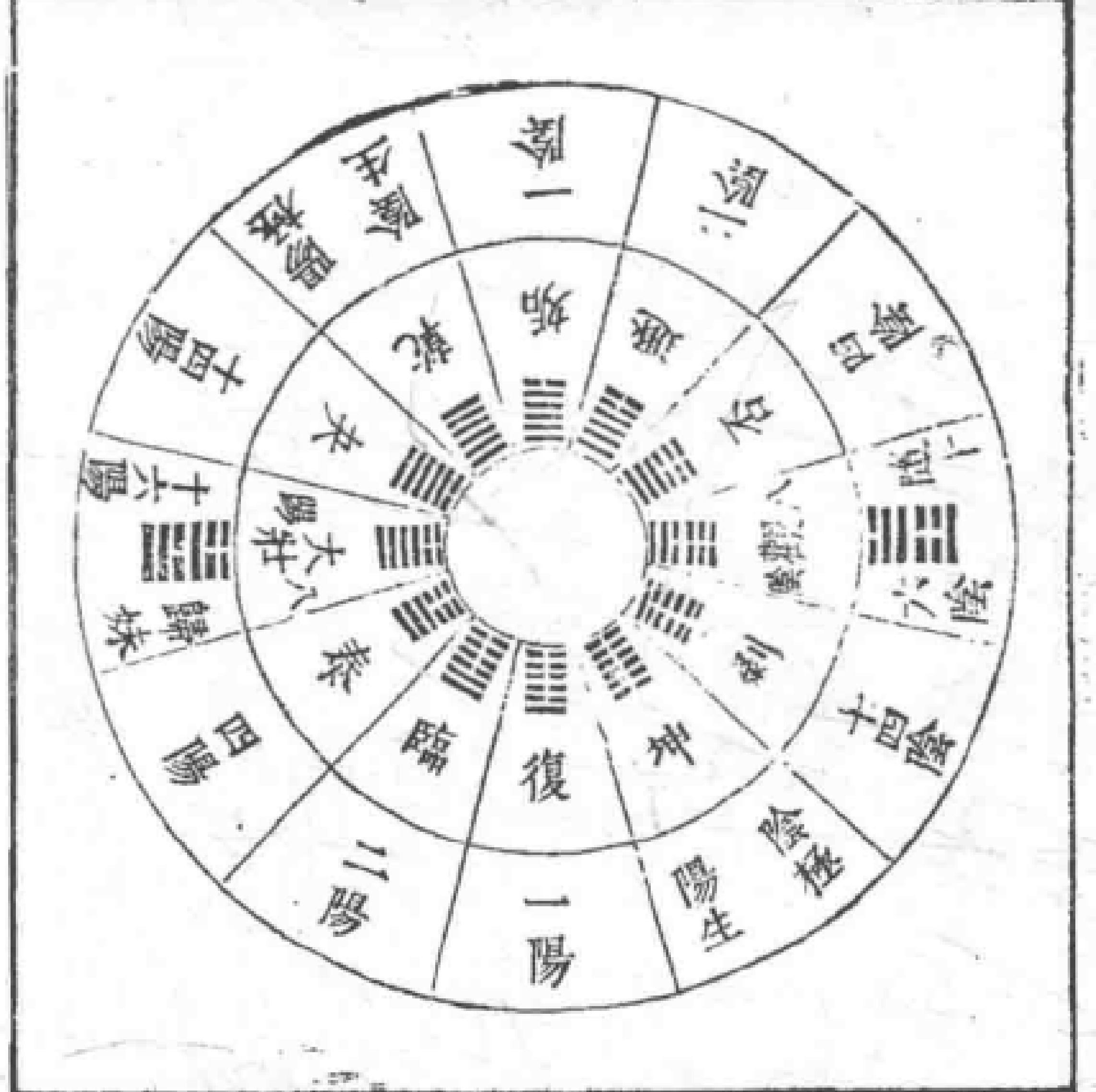
坤一百四十四世

乾坤大父母圖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復
臨
泰
大壯
夬
大父
大母
坤
坎
離
既濟
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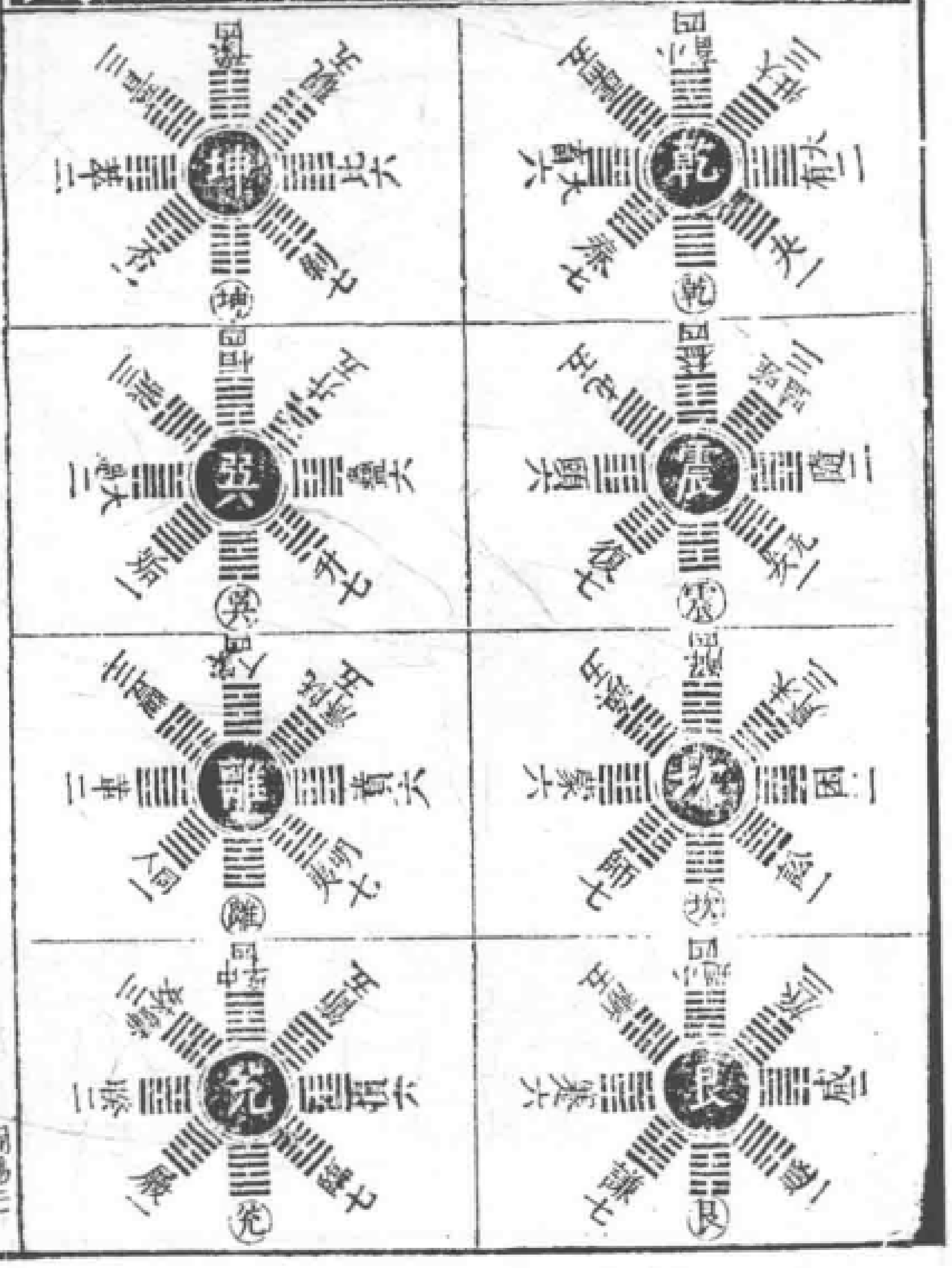
乾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至五變爲剝而止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坤一變復二變臨三變泰至五變爲夬而止夬必有遇故受之以姤

復姤小父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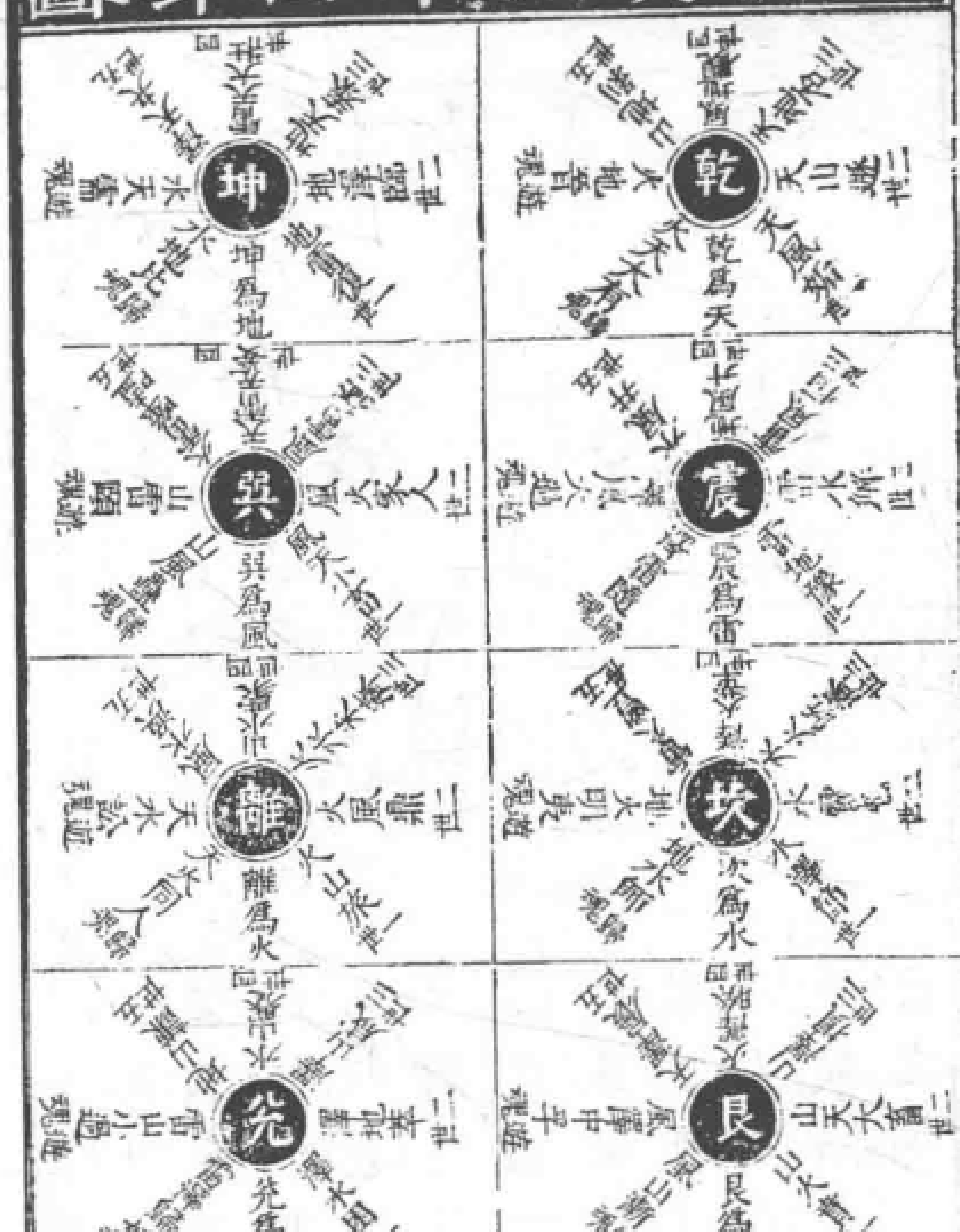

復
臨
泰
大壯
夬
姤
遯
否
觀
剝
一陽
二陽
四陽
八陽
十六陽
歸妹
隨

一陽來復變臨爲二陽變至泰爲四陽變至大壯爲八陽變至夬爲十四陽終其變於歸妹成十六陽一陰始姤變遯爲二陰變至否爲四陰變至觀爲八陰變至剝爲十四陰終其變於隨成十六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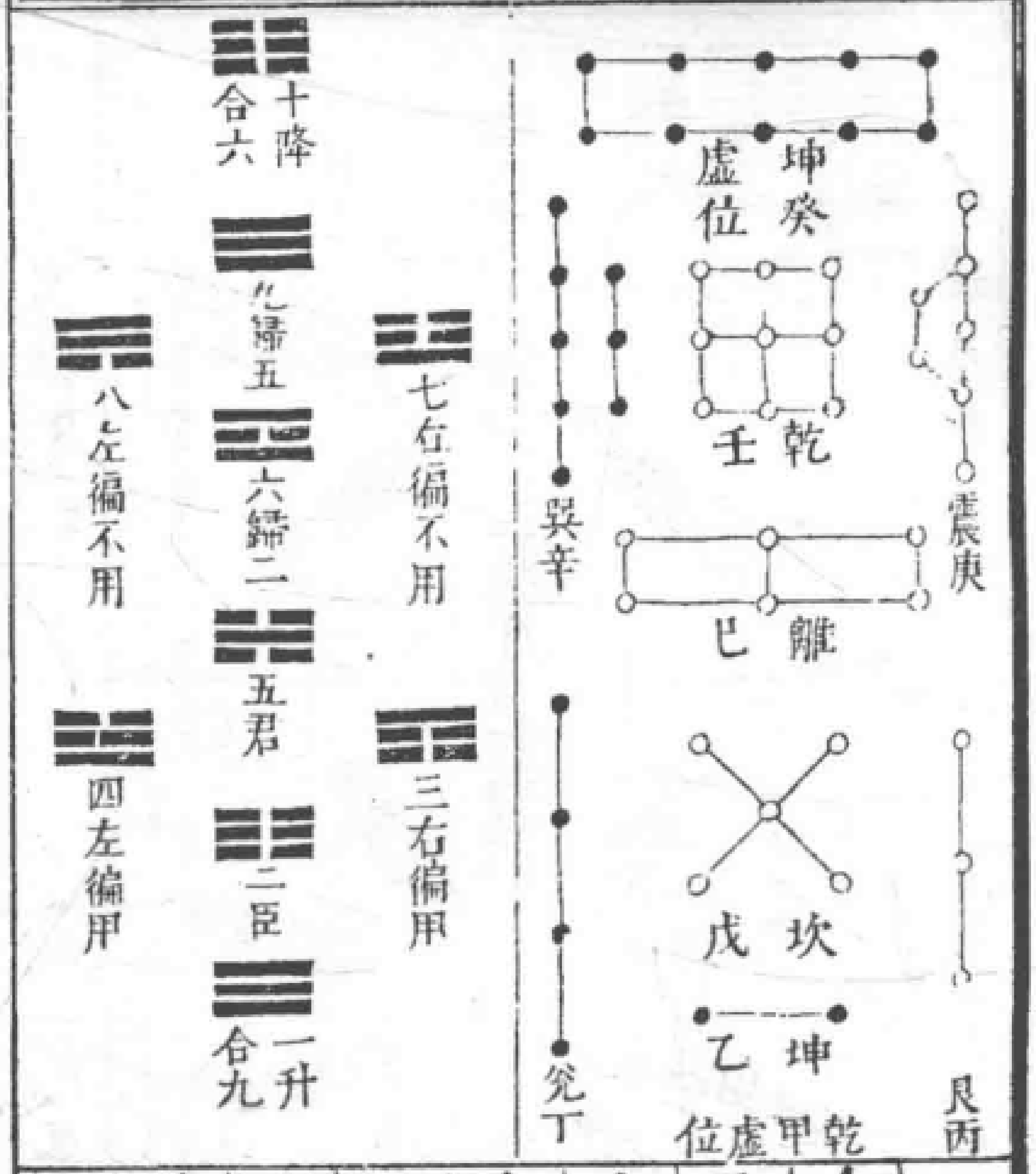
八卦生六十四卦圖



八卦變六十四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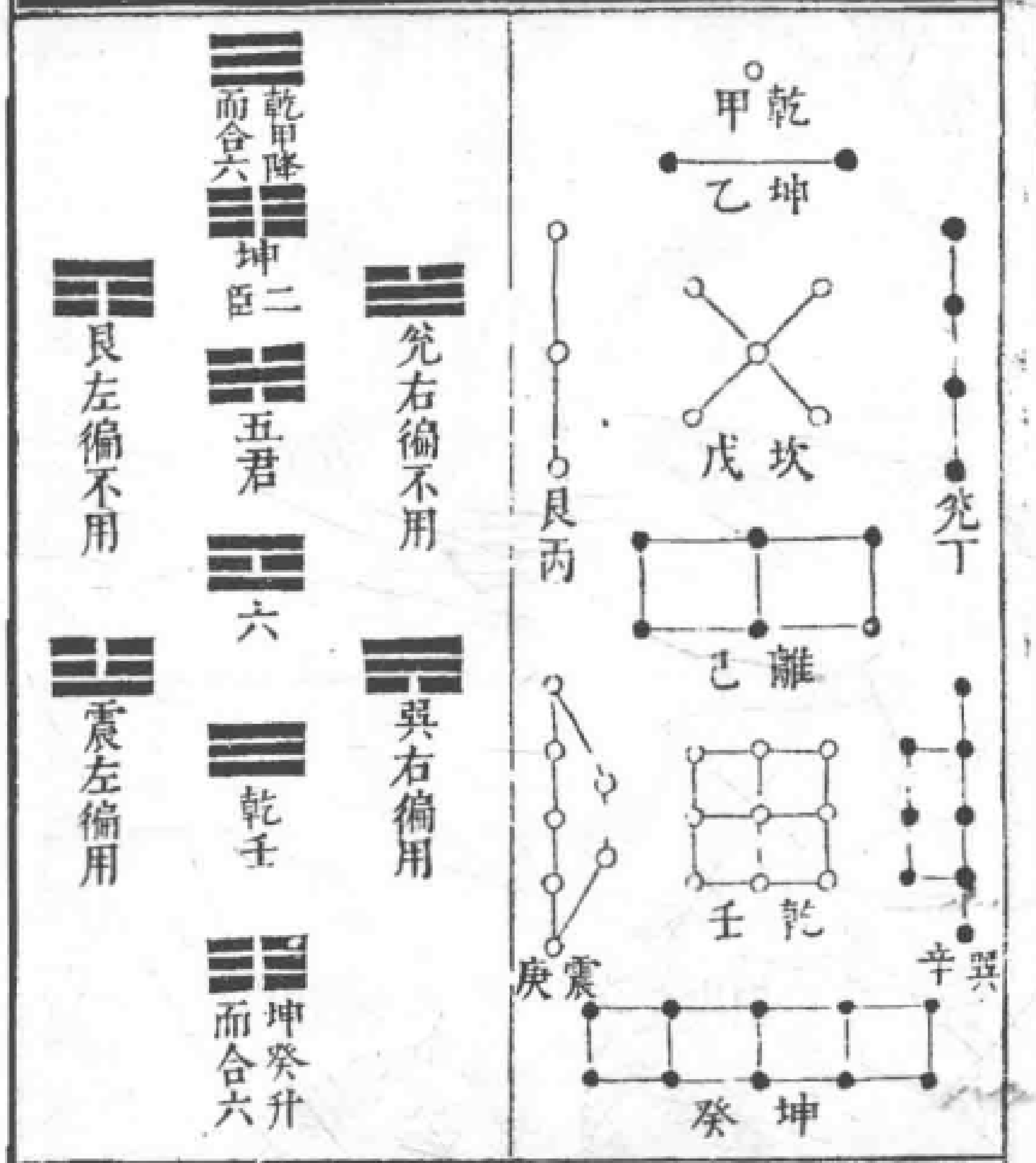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離
兌
乾爲天
震爲雷
坎爲水
艮爲山
坤爲地
巽爲風
離爲火
兌爲澤

陽卦順生


十降
合六
九歸五
八左偏不用
七右偏不用
六歸二
五君
四左偏用
三右偏用
二臣
一升
合九
坤癸
虛位
乾
壬
巽辛
震庚
巳
離
戊
坎
乙
坤
兌丁
艮丙
乾甲虛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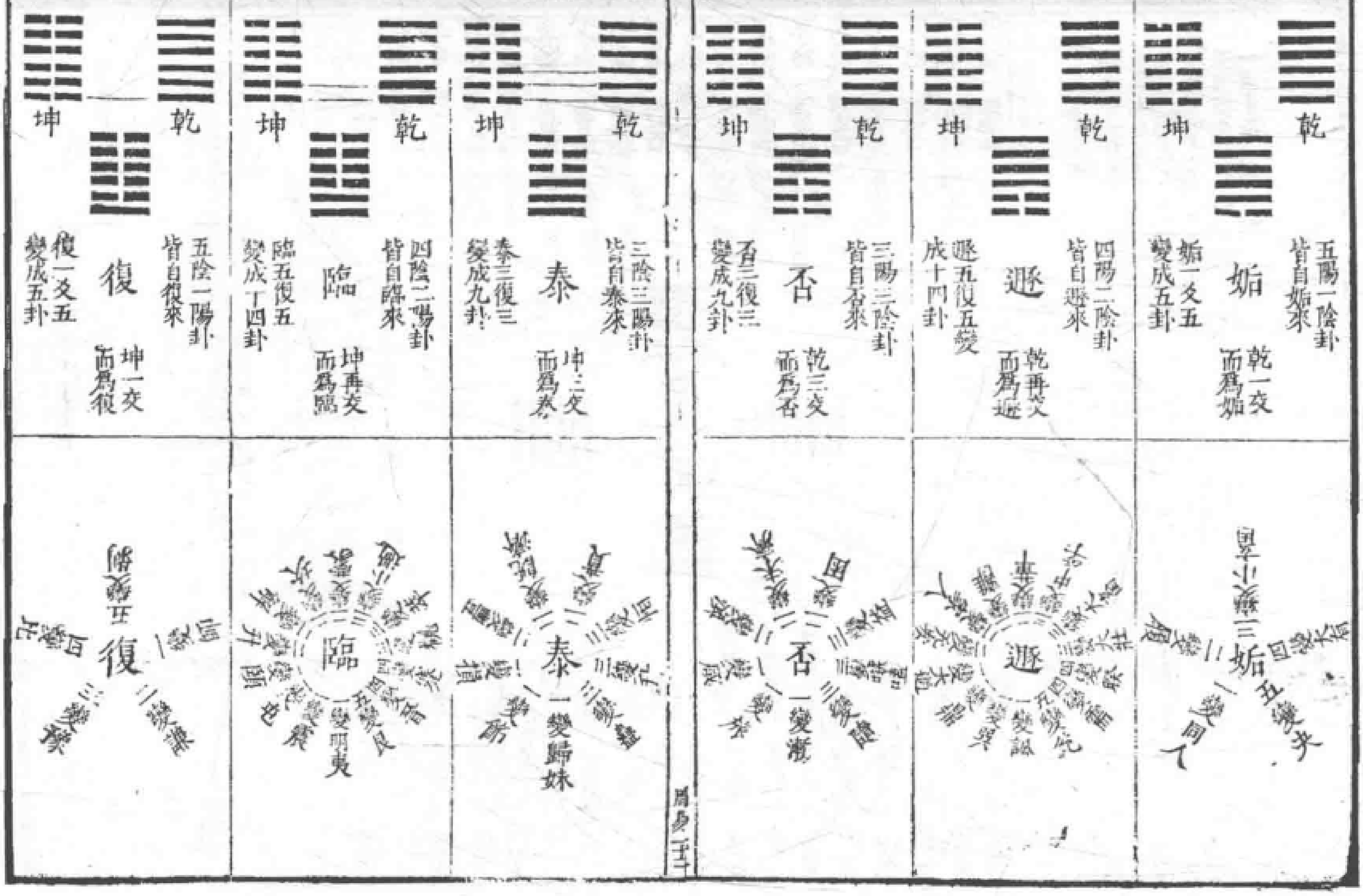
一升而合九歸五爲君十降而合六歸二爲臣此之謂陽卦順生也

陰卦逆生


乾甲降
而合六
坤二
臣
艮左偏不用
兌右偏不用
五君
六
震左偏用
巽右偏用
乾壬
坤癸升
而合六
乾甲
乙坤
戊
坎
艮丙
兌丁
己
離
壬
乾
庚震
辛巽
癸
坤

一降而合九歸五爲君十升而合六歸二爲臣此之謂陰卦逆生也

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圖


乾
坤
姤
遯
否
泰
臨
復
一變同人
二變履
三變小畜
四變大有
五變夬
一變師
二變謙
三變豫
四變比
五變剝

五陽一陰卦皆自姤來 乾一交而爲姤 姤一爻五變成五卦

四陽二陰卦皆自遯來 乾再交而爲遯 遯五復五變成十四卦

三陽三陰卦皆自否來 乾三交而爲否 否三復三變成九卦

三陰三陽卦皆自泰來 坤三交而爲泰 泰三復三變成九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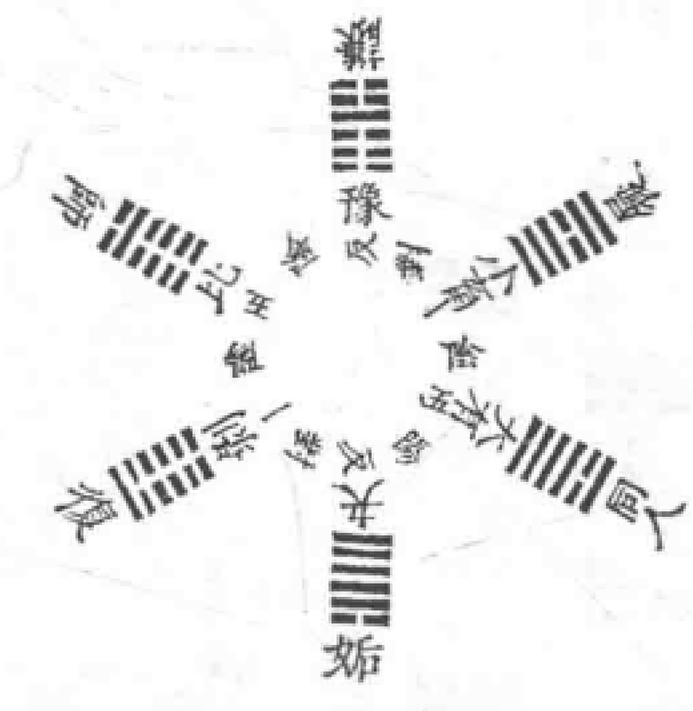
四陰二陽卦皆自臨來 坤再交而爲臨 臨五復五變成十四卦

五陰一陽卦皆自復來 坤一交而爲復 復一爻五變成五卦

六十四卦反對變圖

一陰五陽反對變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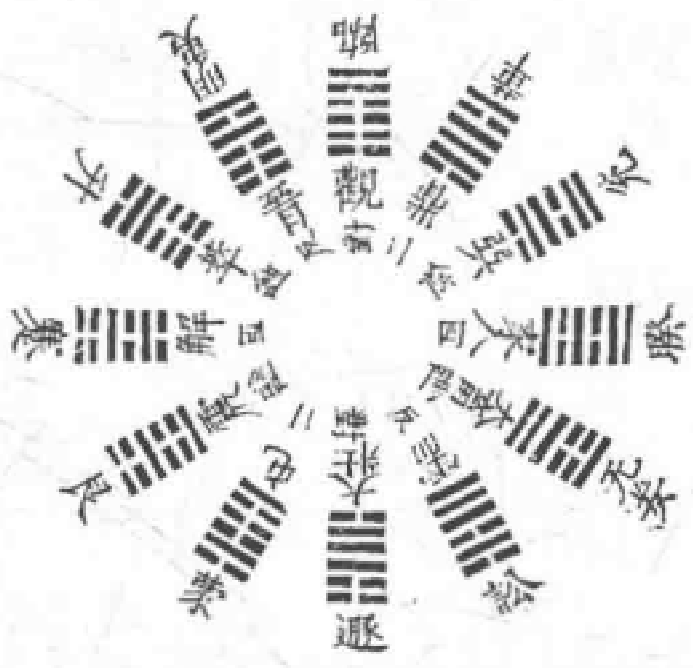
一陽五陰反對變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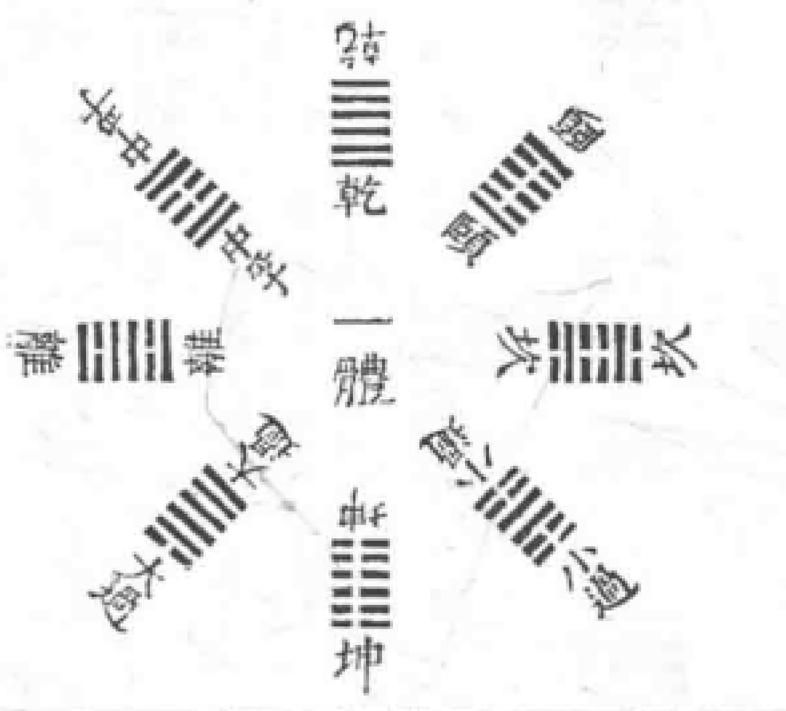
豫
師
復
姤
夬
同人
小畜
大有

二陰四陽反對變十二卦

二陽四陰反對變十二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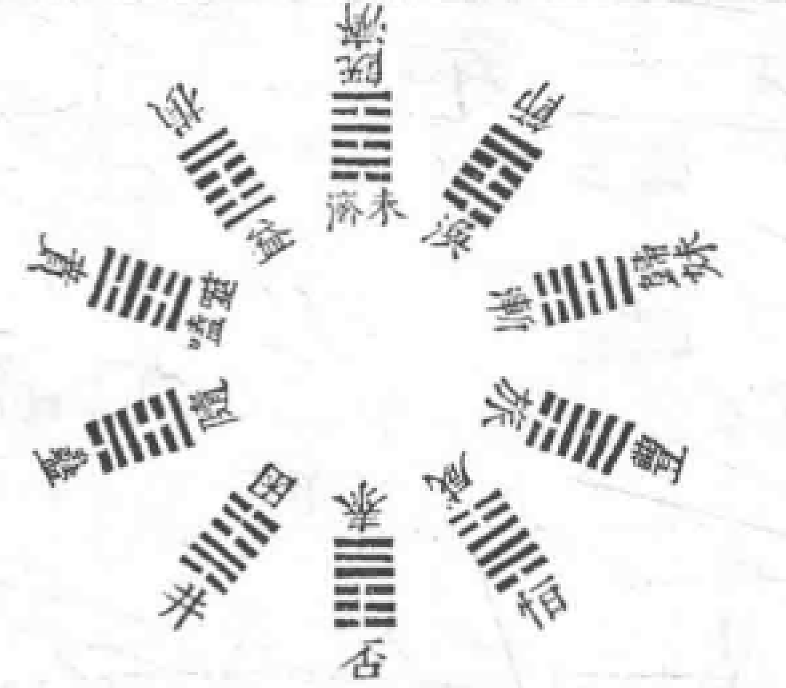


反對不變八卦



乾
坤
坎
離
頤
大過
中孚
小過
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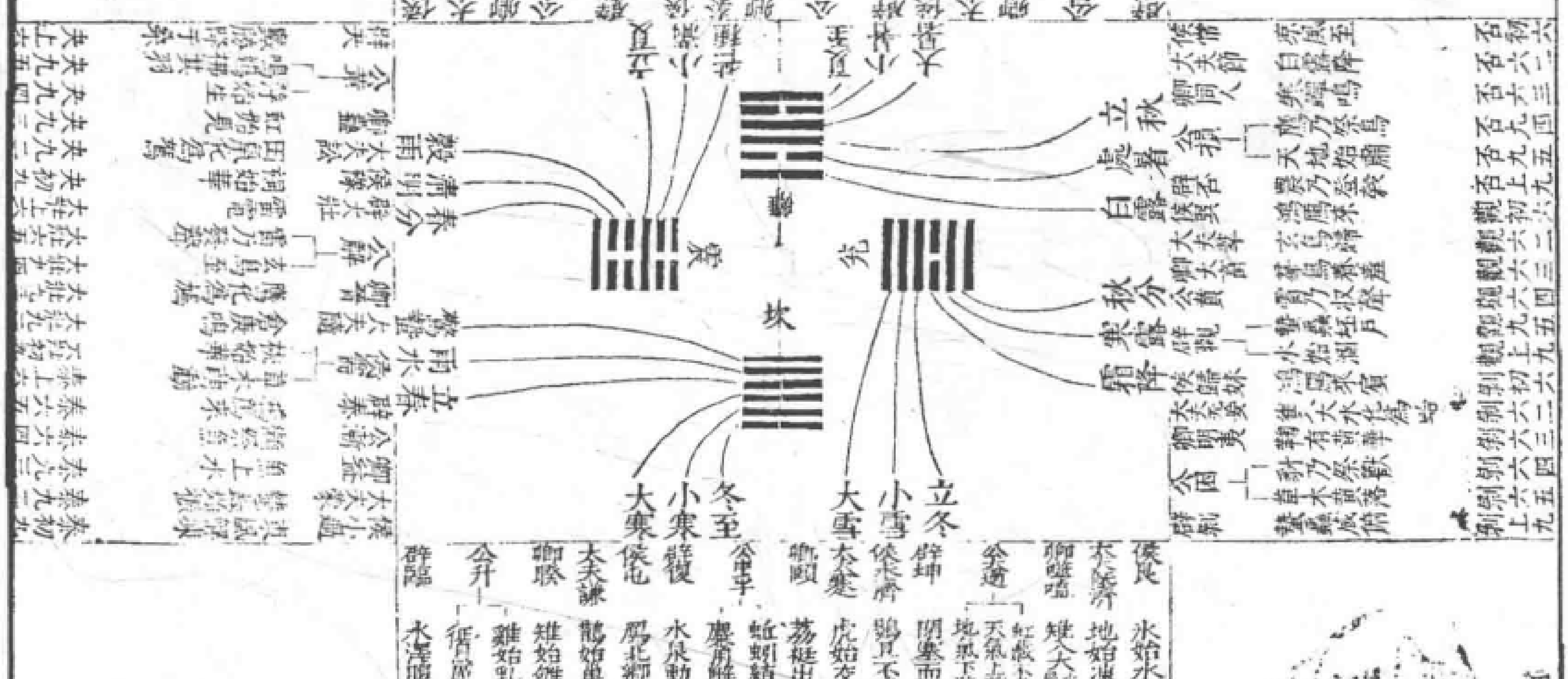
三陰三陽反對變二十四卦



六十四卦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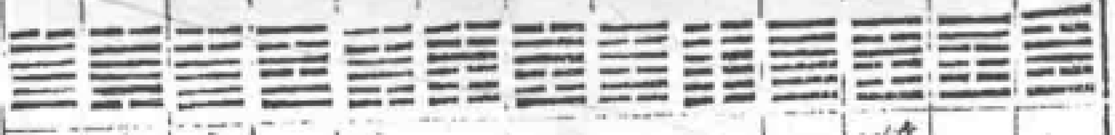
冬至日在坎
春分日在震
夏至日在離
秋分日在兌
四正之卦每
爻主一氣也

餘六十卦卦主
六日七分八十
分日之七歲十
二月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
一六十而一周



坎
震
離
兌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十三卦取象圖



離 巽爲繩離爲目兩目相連結繩爲之網罟也離爲雉佃也巽爲魚漁也

益 乾金斲巽木也因之上爻成坎坎爲矯揉之象故揉木也入坤土而耕於兩[illegible]木爲耜上動下入[illegible]耒也

噬嗑 離日在上爲日中坤衆在下爲市聚天下之民聚[illegible]爲貨坤往之乾致天下之民以天下之貨也以坤交乾交易也

乾 乾坤天地以下自用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在上爲衣

坤 坤在下爲裳裳下體之飾也

渙 巽木刳舟剡楫以渡坎上剡木爲舟也巽木上浮刳木爲楫也

隨 坤牛而震足驅之服之[illegible]乘馬之象也坤爲[illegible]隨上六引之外卦乘也內卦近外卦遠上六在外卦之外致遠也

豫 豫謙之反也謙艮爲門九三之四又爲門重門也艮爲手坎爲堅木交爲擊柝之象有擊柝也坤爲闔戶而坎爲暴客之暴客也

小過 巽金斷巽木斷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也臼之象杵動於上臼止於下小過杵臼之頤上上下[illegible]杵臼之利也坎[illegible]取爲民濟也

睽 睽家人之反也家人巽爲木離爲絲坎爲弓弦木爲弓也兌金剡木而銳之剡木爲矢也兌以乾剛威天下也

大壯 大壯自遯來一變中爻艮爲穴[illegible]穴之象穴居也[illegible]而止野處也三變大壯震木在上棟也乾天在下宇也[illegible]流[illegible]也大壯則不[illegible]矣

大過 大過自遯一變[illegible]坤[illegible]不封也[illegible]木[illegible]不樹也[illegible]離一坎[illegible]爲[illegible]水[illegible]中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周於[illegible]大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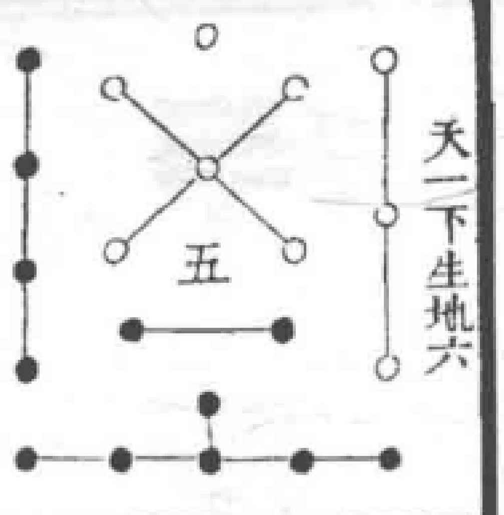
夬 夬自[illegible]四變大有[illegible]變成離坤爲文書也兌金刻木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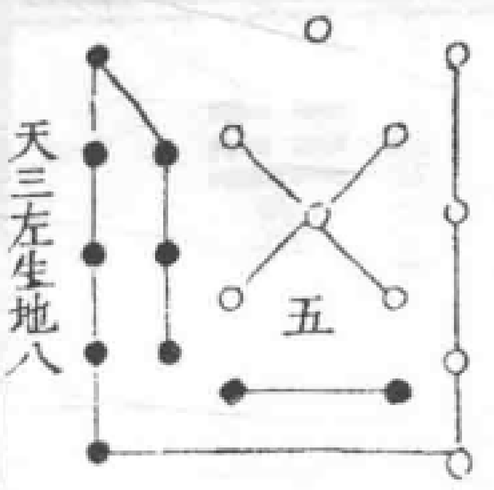
三陳九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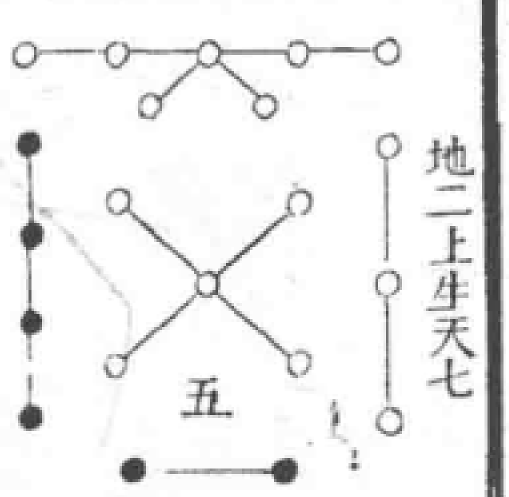
一	履德之基	謙德之柄	復德之本
	恒德之固	損德之修	益德之裕
	困德之辨	井德之地	巺德之制
二	履和而至	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於物
	恒雜而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	
	困窮而通	井居其所而遷巺稱而隱	
三	履以和行	謙以制禮	復以自知
	恒以一德	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	井以辯義	巺以行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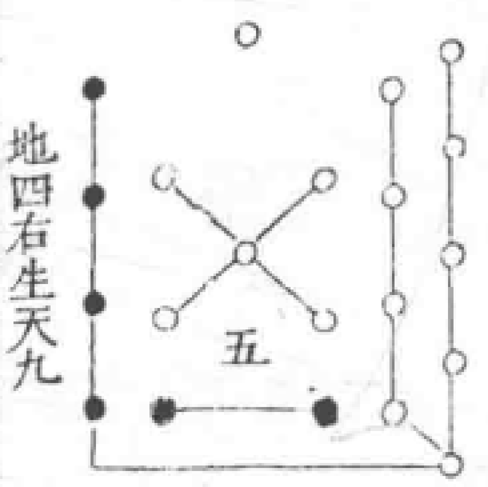
上經卦三三叙而九下經卦六三叙而十八履十謙十五復二十四恒二損十一益十二困十七井十八巺二十七九卦之數總一百三十有六凡三求之四百有八也周大三百六十成數也餘四十八陰陽所以進退也陽進於乾六月各四十八（復至乾也）陰退於坤六月亦四十八（姤至坤也）此九卦數之用也

參伍以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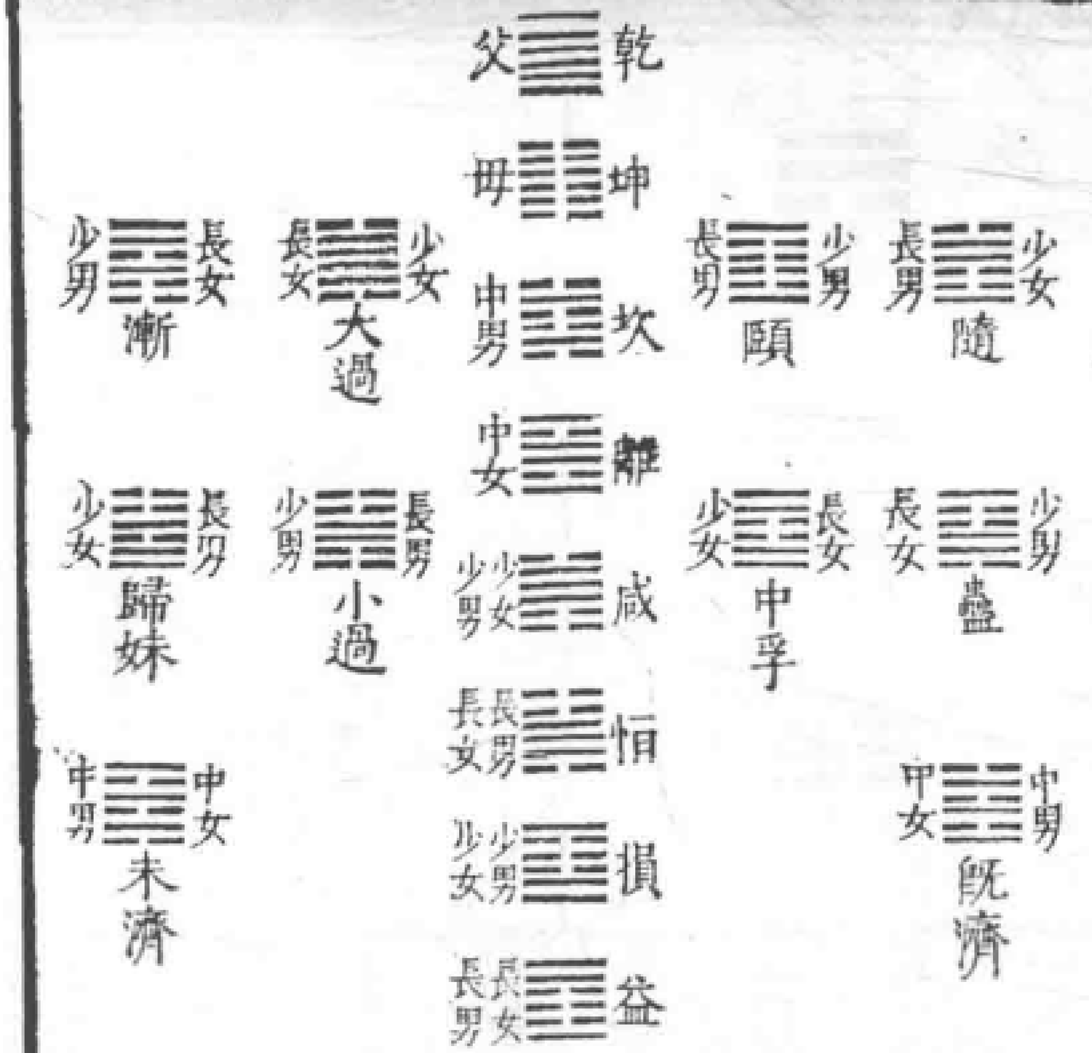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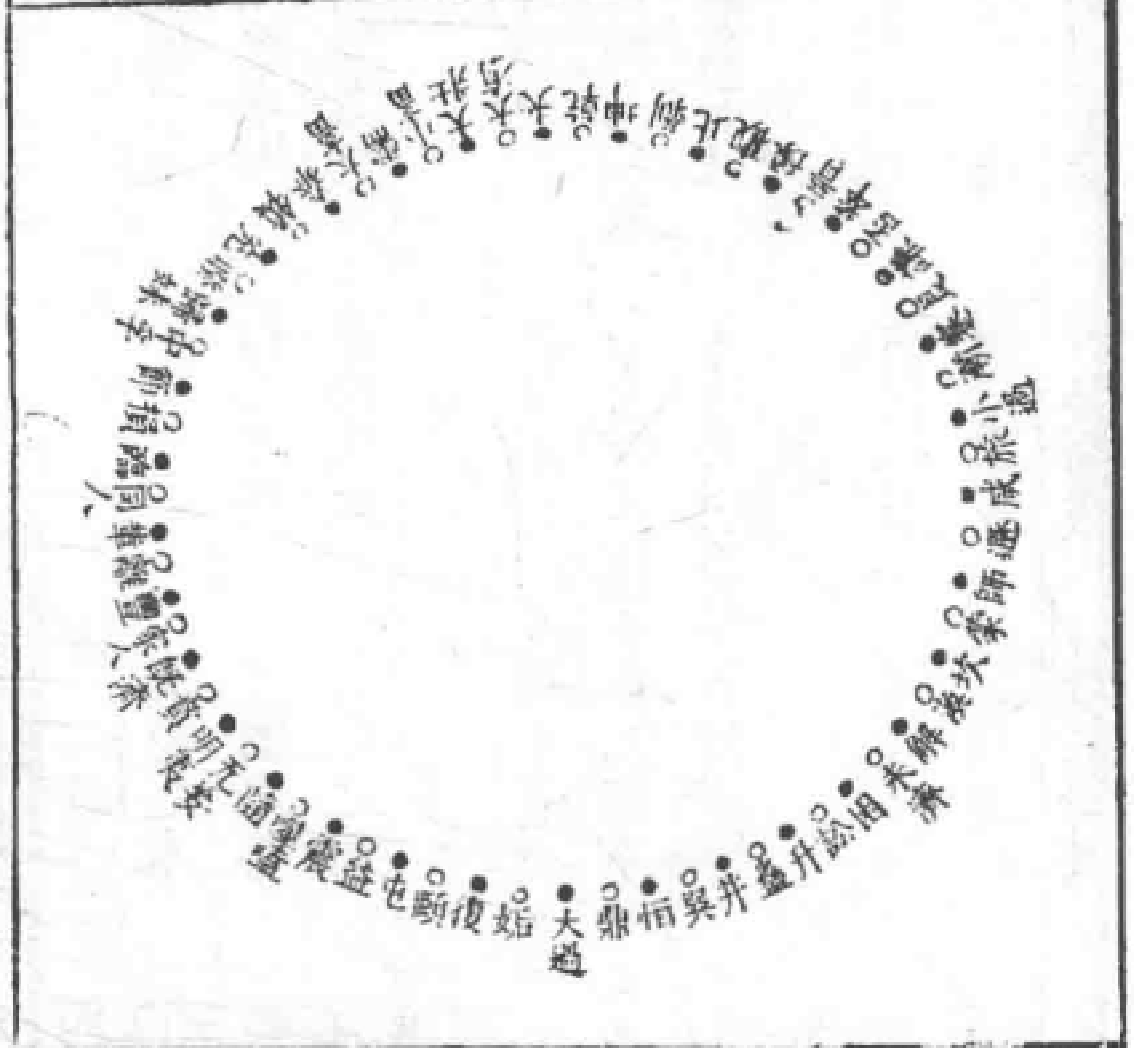
參合也配偶也天地之數各相參配錯綜往來而相生故生成之數大備而天地之文生焉繫辭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此之謂也

十有八變圖


乾
父
坤
母
坎
中男
離
中女
咸
少女
少男
恒
長男
長女
損
少男
少女
益
長女
長男
隨
少女
長男
頤
少男
長男
蠱
少男
長女
中孚
長女
少女
既濟
中男
中女
大過
少女
長女
小過
長男
少男
漸
長女
少男
歸妹
長男
少女
未濟
中女
中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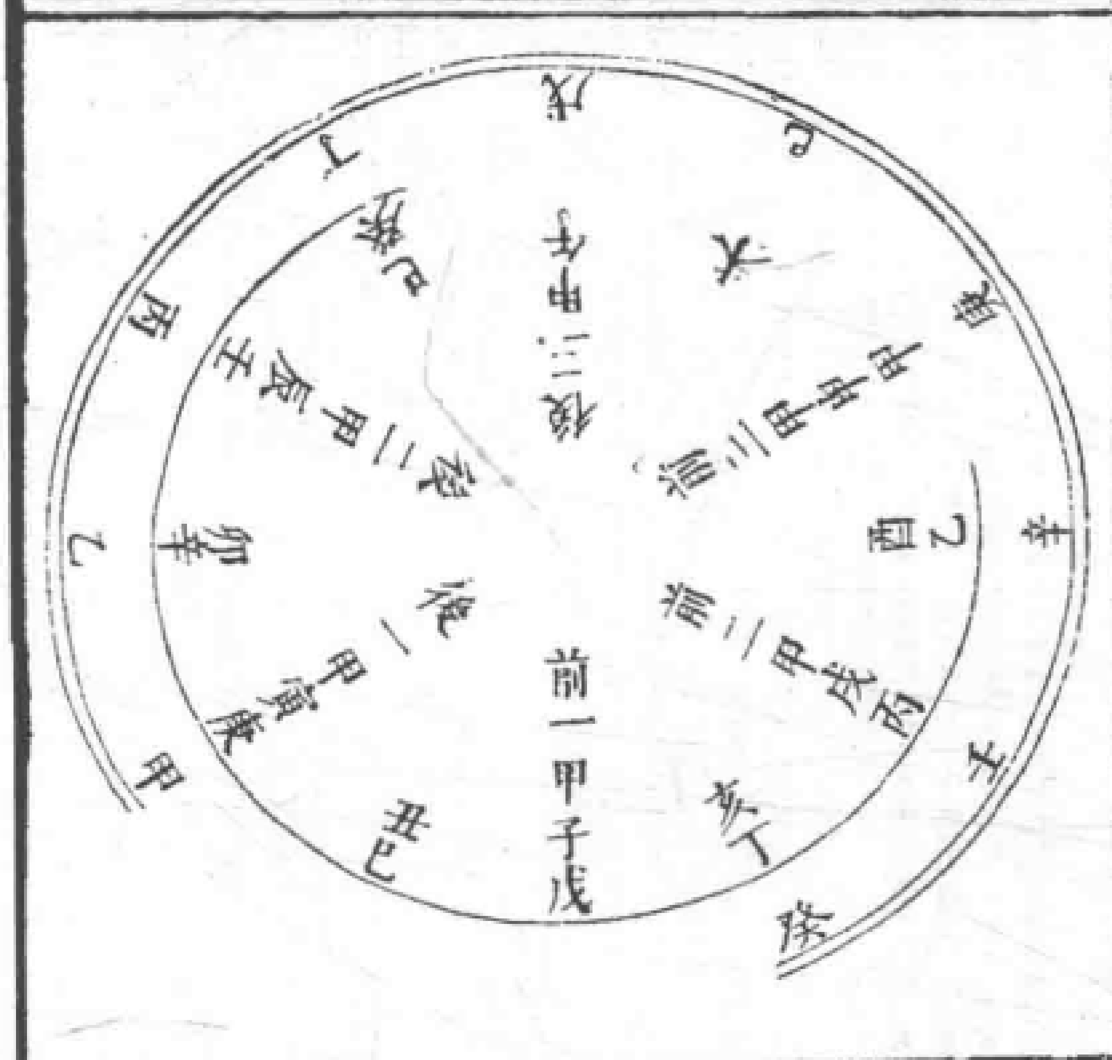
男女合者上下經惟十二位正位乾坤坎離咸恒損益八卦分爲十八位乾坤變頤大過頤大過變坎離坎離變中孚小過中孚小過變咸恒咸人倫也

一陰一陽圖



六十四卦一陰一陽始乾終坤先自乾坤一陰一陽排六十四次自乾二陽二陰次四陽四陰次十六陽十六陰次三十二陽三十二陰卽成六十四卦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先甲後甲圖



自甲午至癸亥三十日

先甲

黑暈

起申至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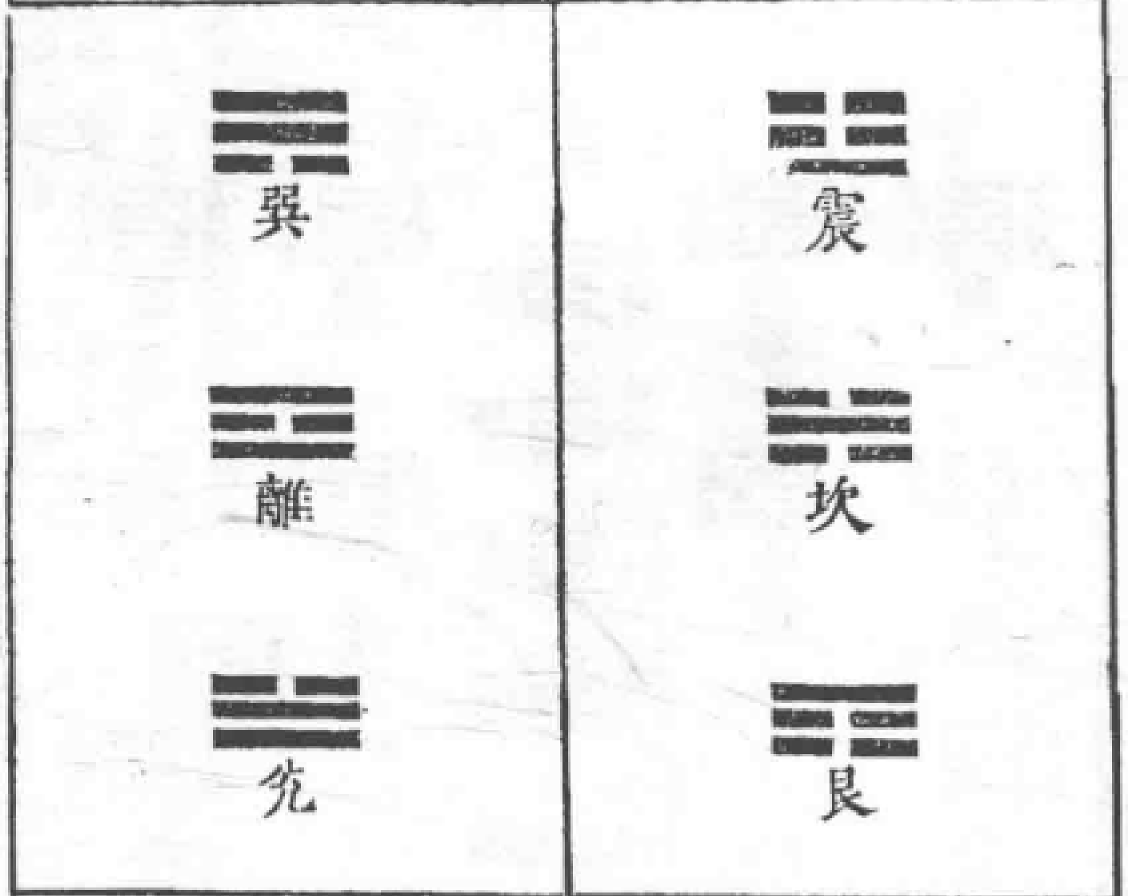
自甲子至癸巳三十日

後甲

白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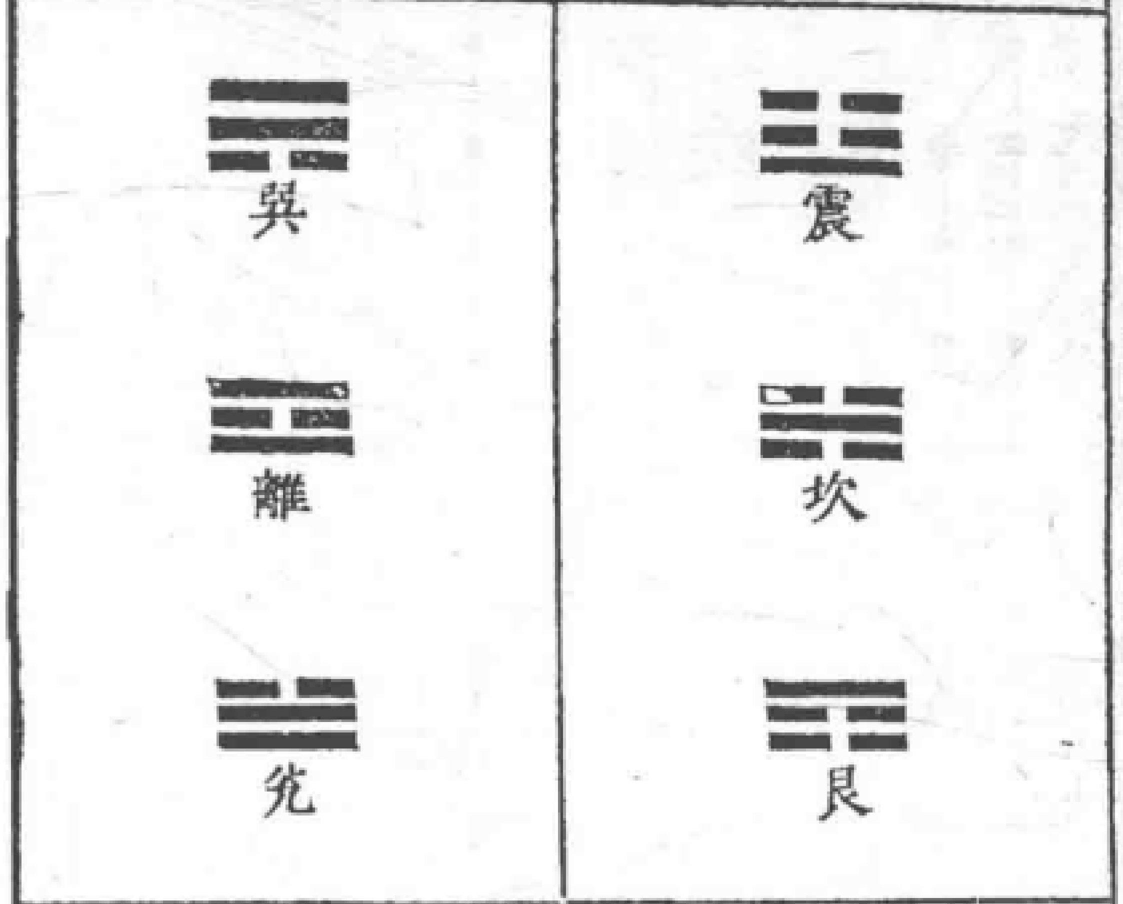
起寅至亥

陰陽君民



陽卦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民也陰卦以偶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民也陽一畫爲君二畫爲民其理順故曰君子之道陰二畫爲君一畫爲民其理逆故曰小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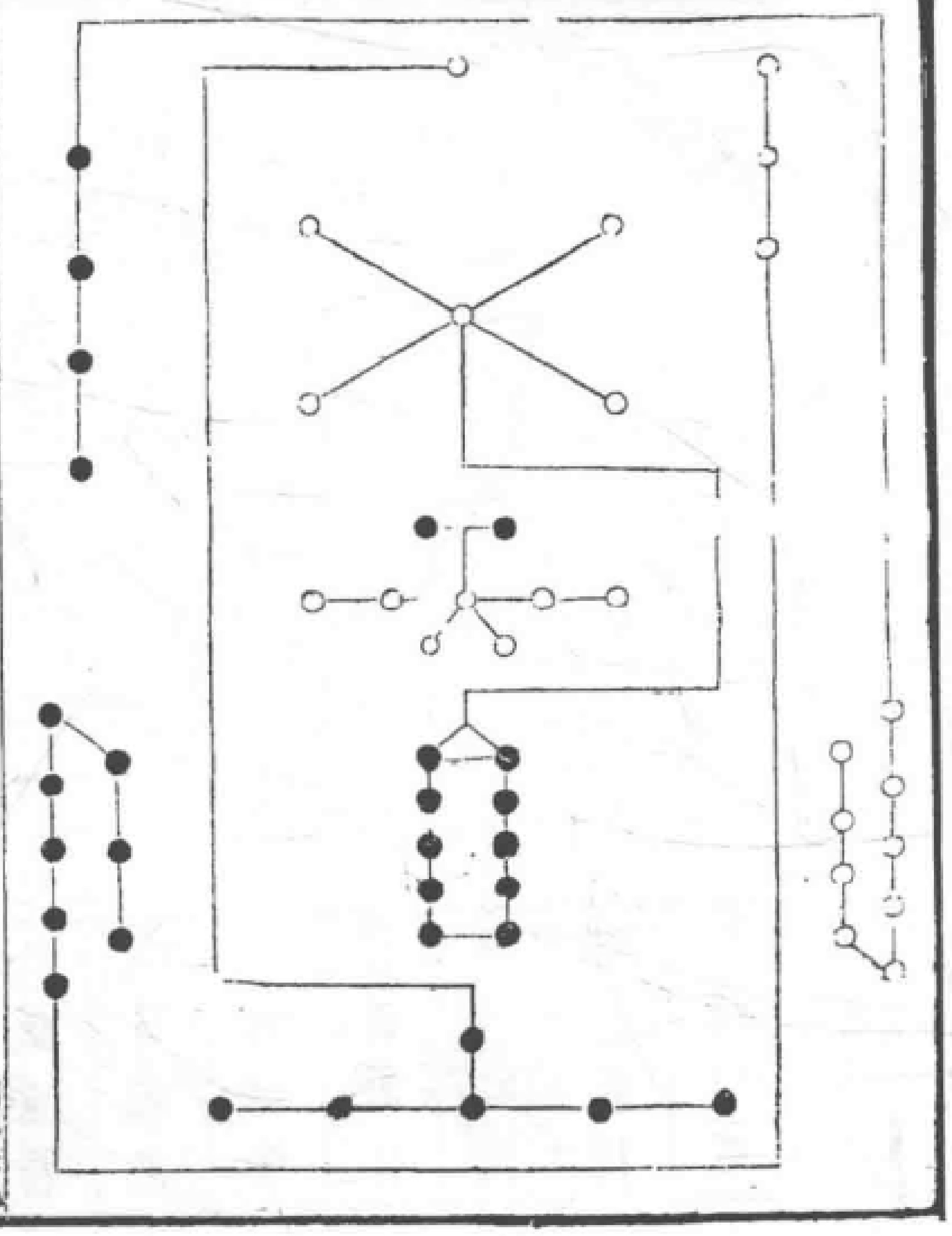
陰陽奇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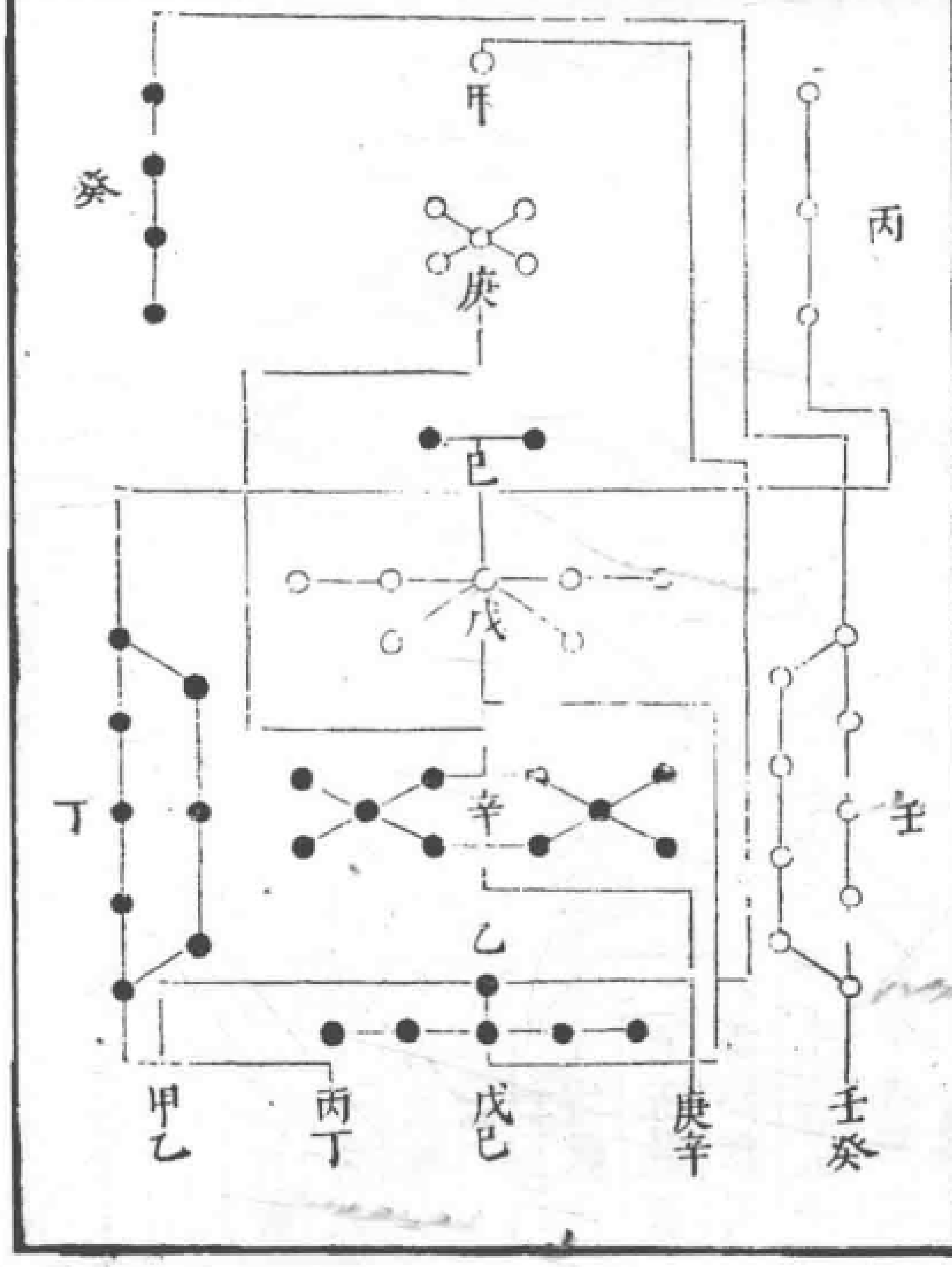
震坎艮陽卦也曷爲而多陰自坤而索也其卦皆一陽二陰凡五也故曰陽卦奇

巺離兊陰卦也曷爲而多陽自乾而來也其卦皆一陰二陽凡四也故曰陰卦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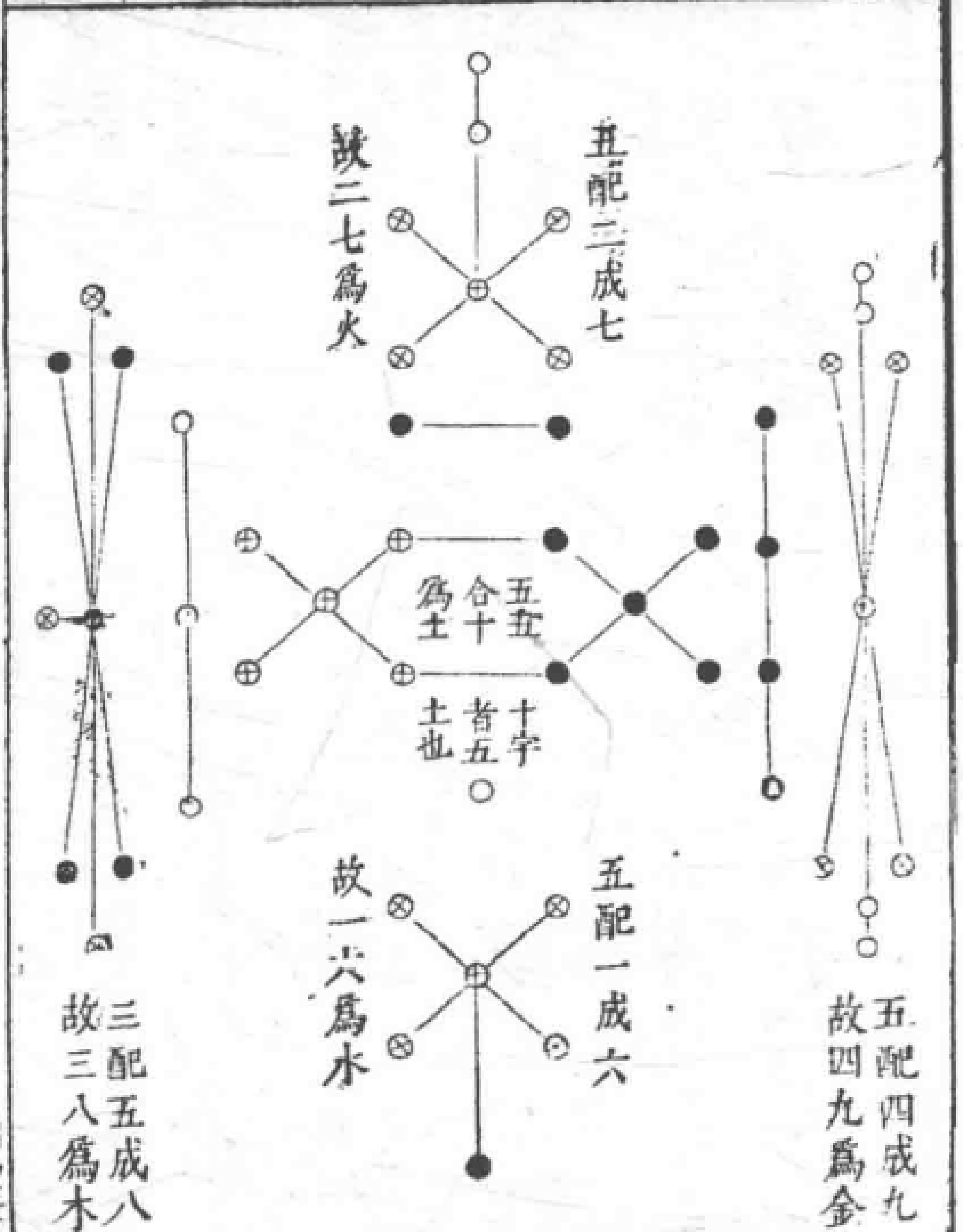
二儀得十變化



十日五行相生


甲
癸
庚
丙
己
戊
丁
辛
壬
乙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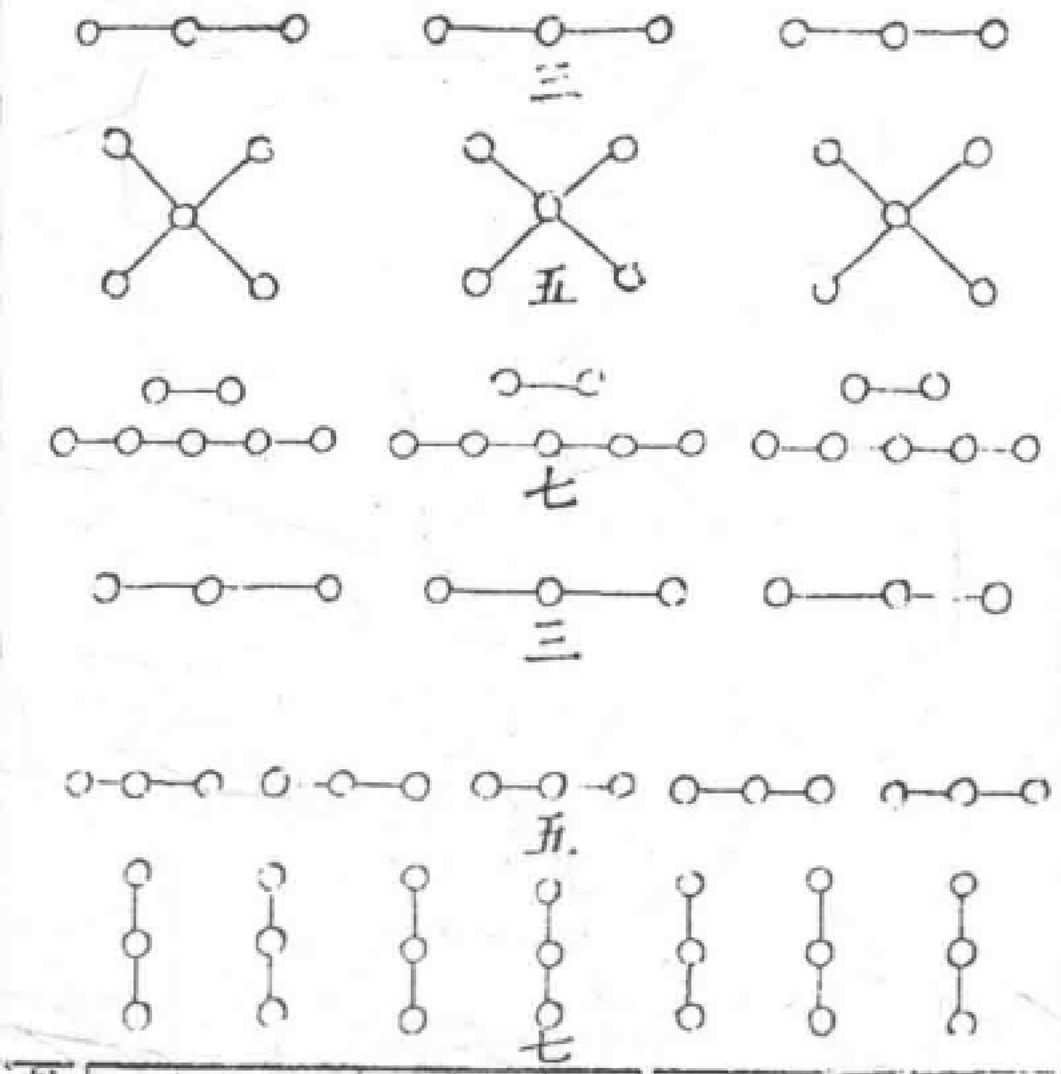
大衍之數圖


五配二成七
故二七爲火
五五合十爲土
十字者五土也
五配一成六
故一六爲水
三配五成八
故三八爲木
五配四成九
故四九爲金

揲蓍之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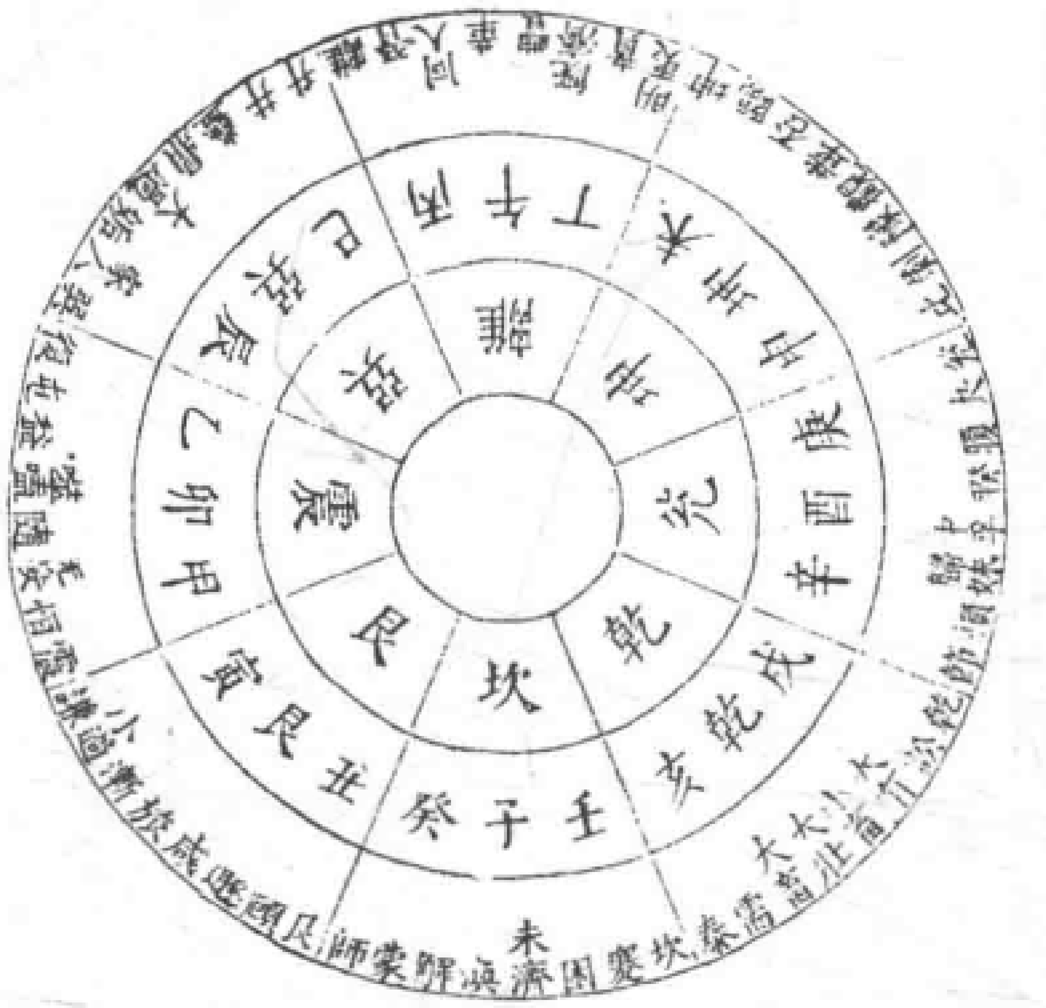
第一揲	五	九	五	九	九	九	五	五
二揲	四	八	八	四	八	四	八	四
三揲	四	八	八	八	四	四	四	八
第一掛於小指間不五則九第二掛於中指問第三掛於食指問皆不四則八	此係三少計十三策四十九策中除十三餘三十六即四九之數也是爲老陽	此係三多計二十五策四十九中除二十五餘二十四即四六之數是爲老陰	少陽	並係兩多一少各計二十一策四十九中除二十一餘二十八即四七之數也是爲少陽	少陽	少陰	並係兩少一多各計十七策四十九中除十七餘三十二即四八之數也是爲少陰	少陰

河圖百六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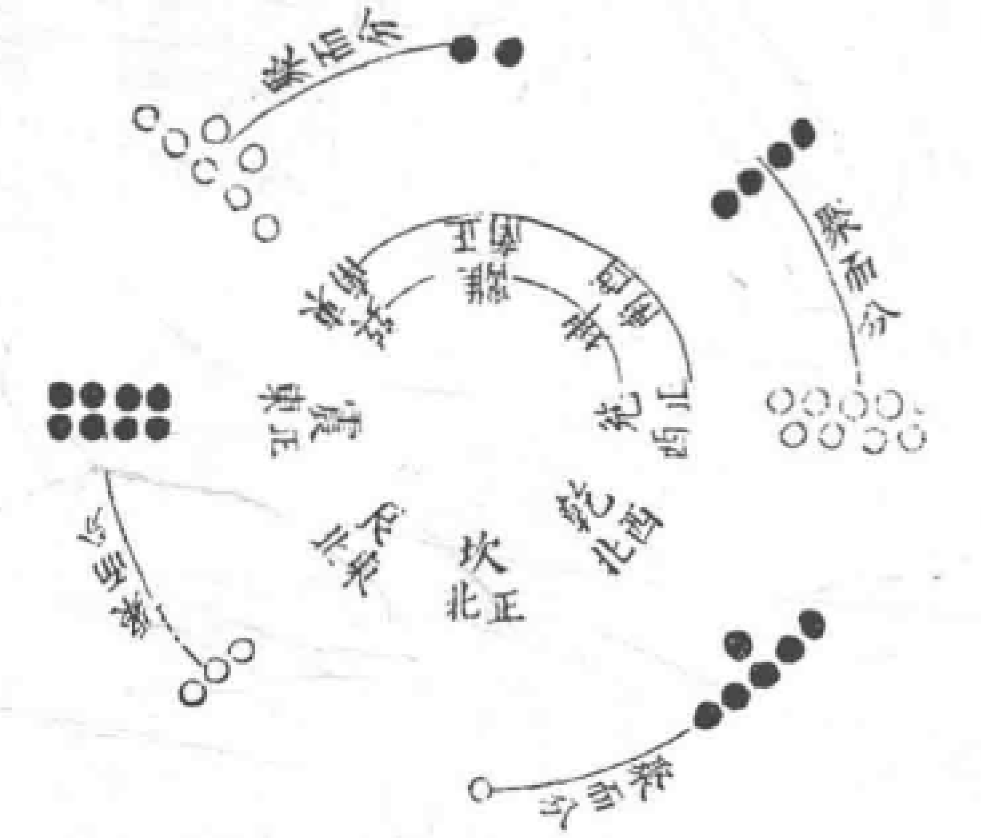
以三因天地十五數得四十五以五因天地十五數得七十五以七因天地十五數得一百五九宮數止一百五故百六爲極數用三五七者取陽數中者用之

八卦司化圖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午
丁
未
坤
申
庚
酉
辛
戌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艮
寅
甲
卯
乙
辰
巽
巳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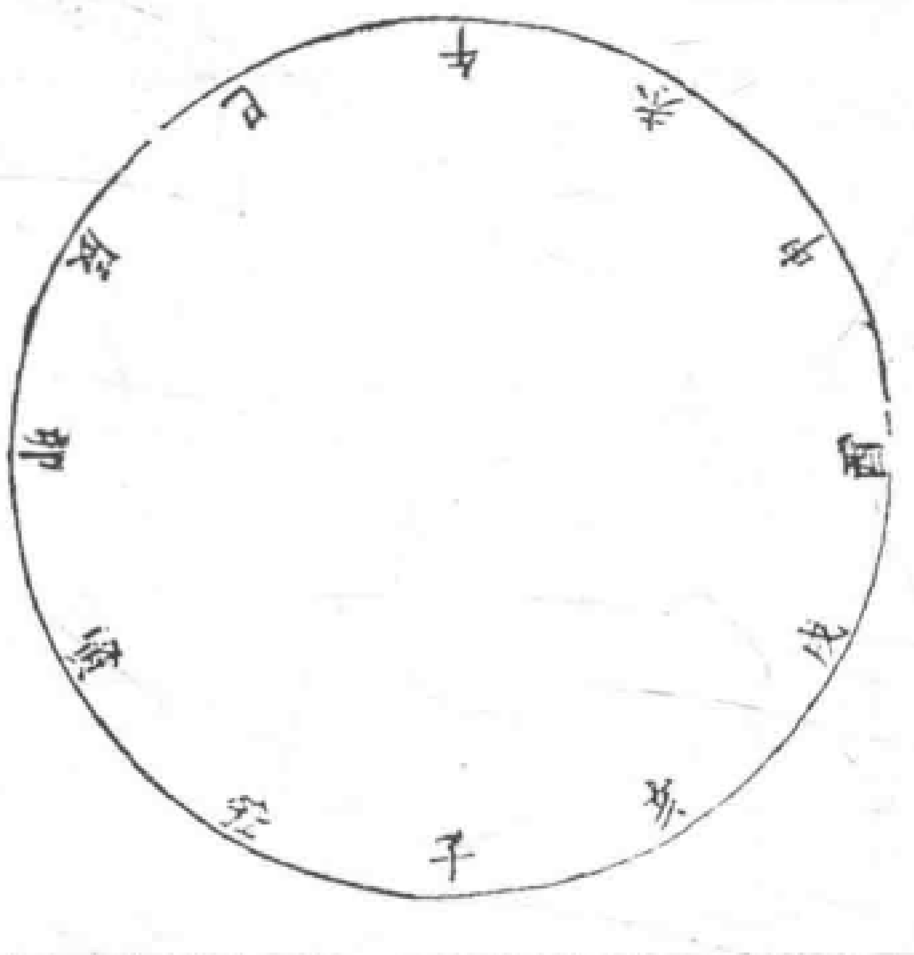
乾職生覆
坎司寒化
艮司濕化
震司動化
巽司風化
離司暑化
坤職形載
兌司燥化

類聚羣分圖


聚而分
聚而分
聚而分
聚而分
離正南
坤西南
巽東南
兌正西
震正東
乾西北
艮東北
坎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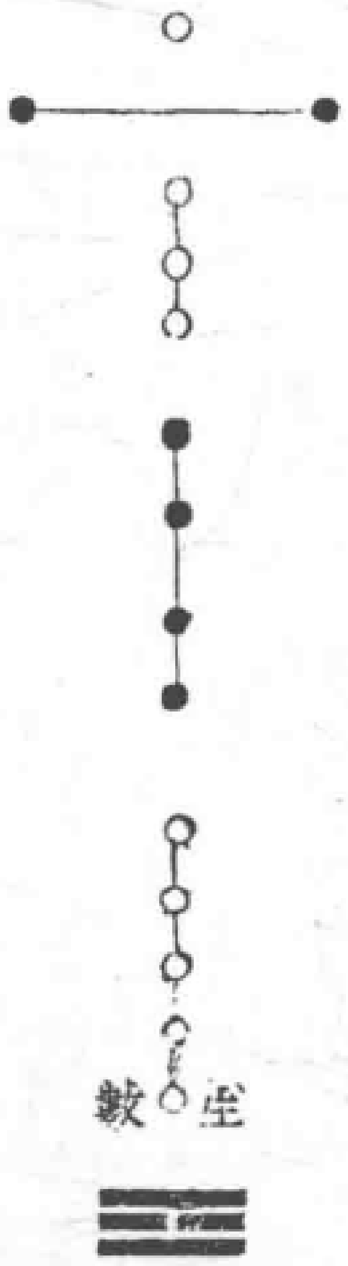
坎北震東乾西北艮東北四卦皆陽也離南兌西巽東南坤西南四卦皆陰也故曰方以類聚一聚於六而分乾坎四聚於九而分坤兌二聚於七而分離巽三聚於八而分震艮故曰物以羣分得朋則吉乖類則凶此吉凶所以生也

通乎晝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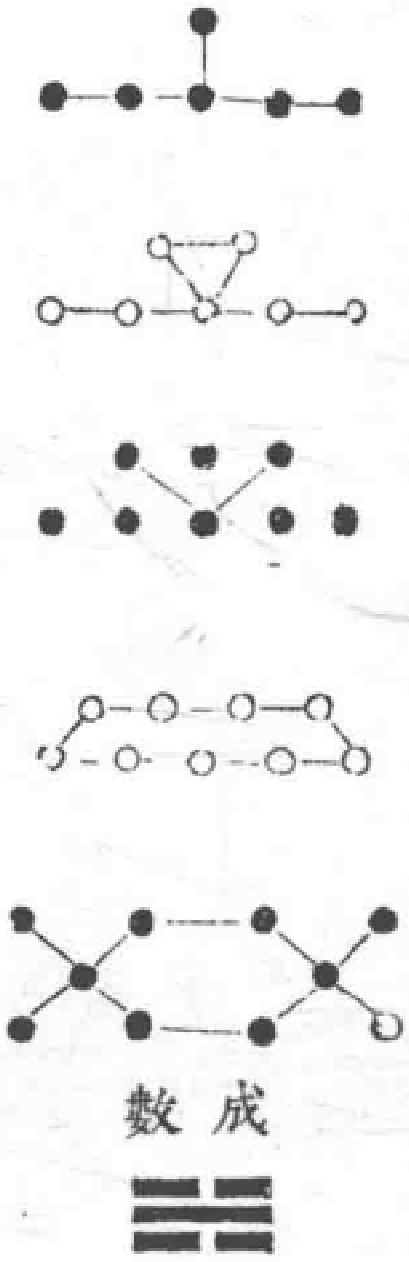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子者乾之始而終於巳午者坤之始而終於亥陽爻一百九十二晝數也其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陰爻一百九十二夜數也其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凡四求之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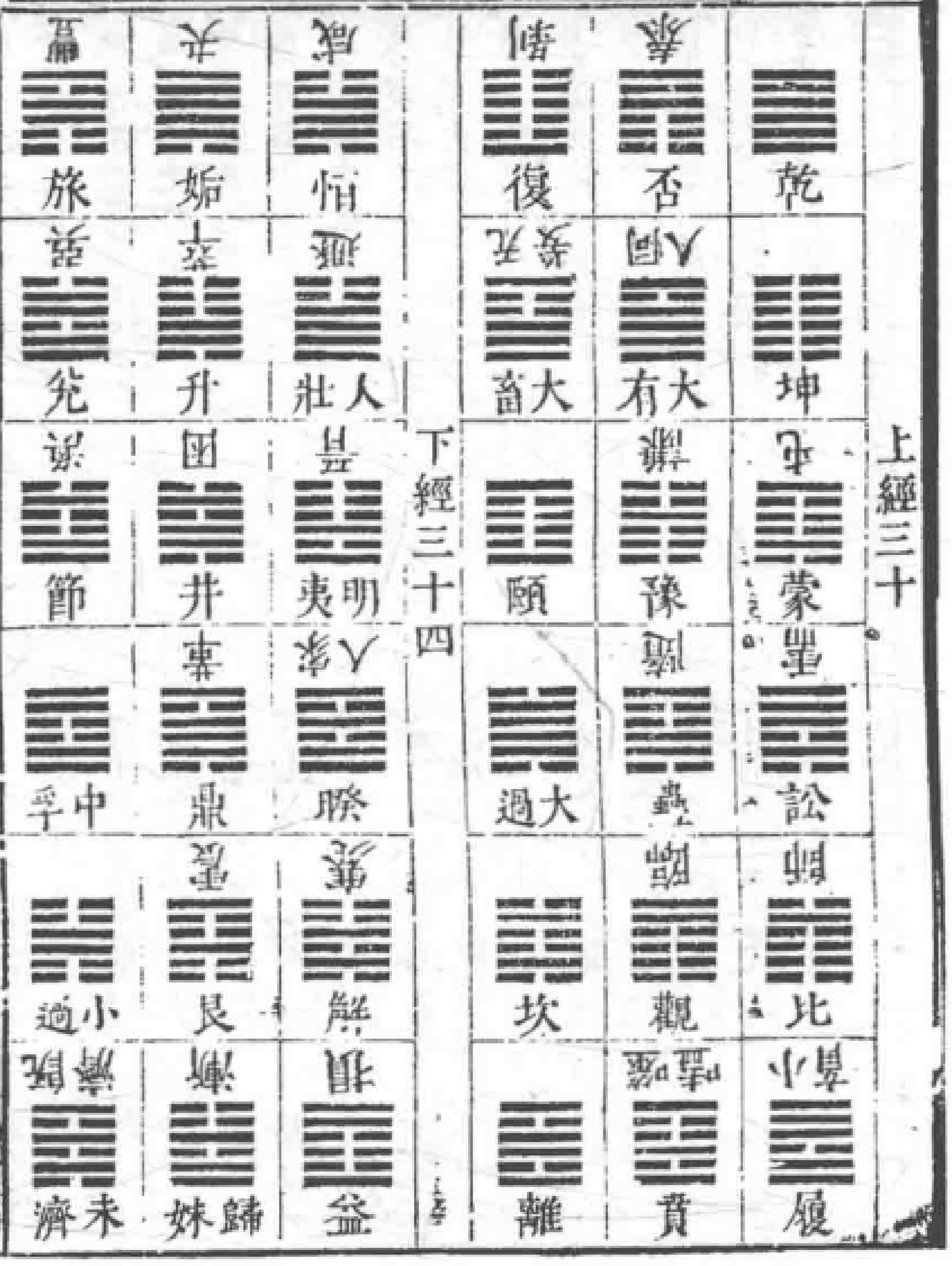
陽中陰



陰中陽



序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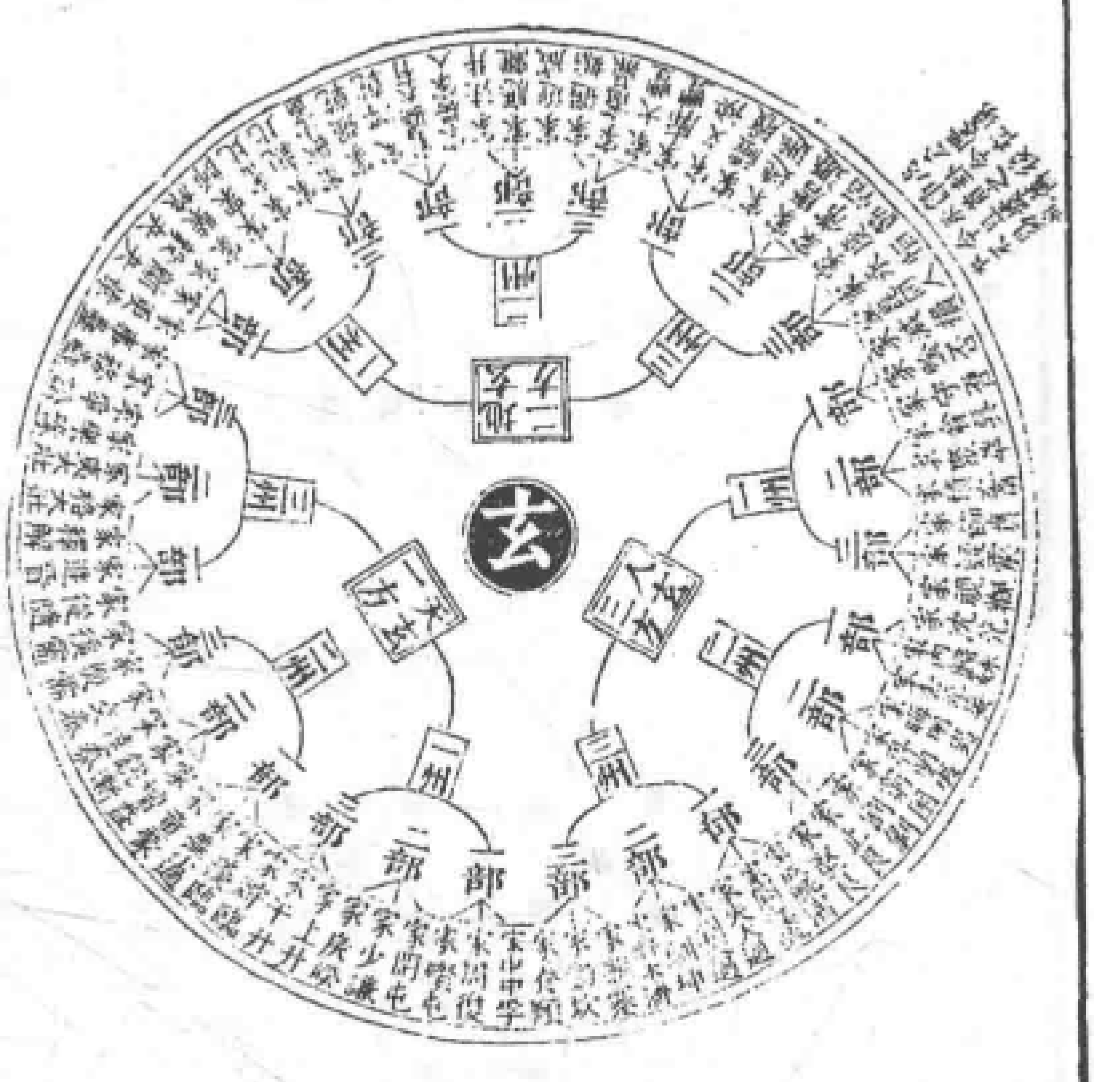

上經三十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三十四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雜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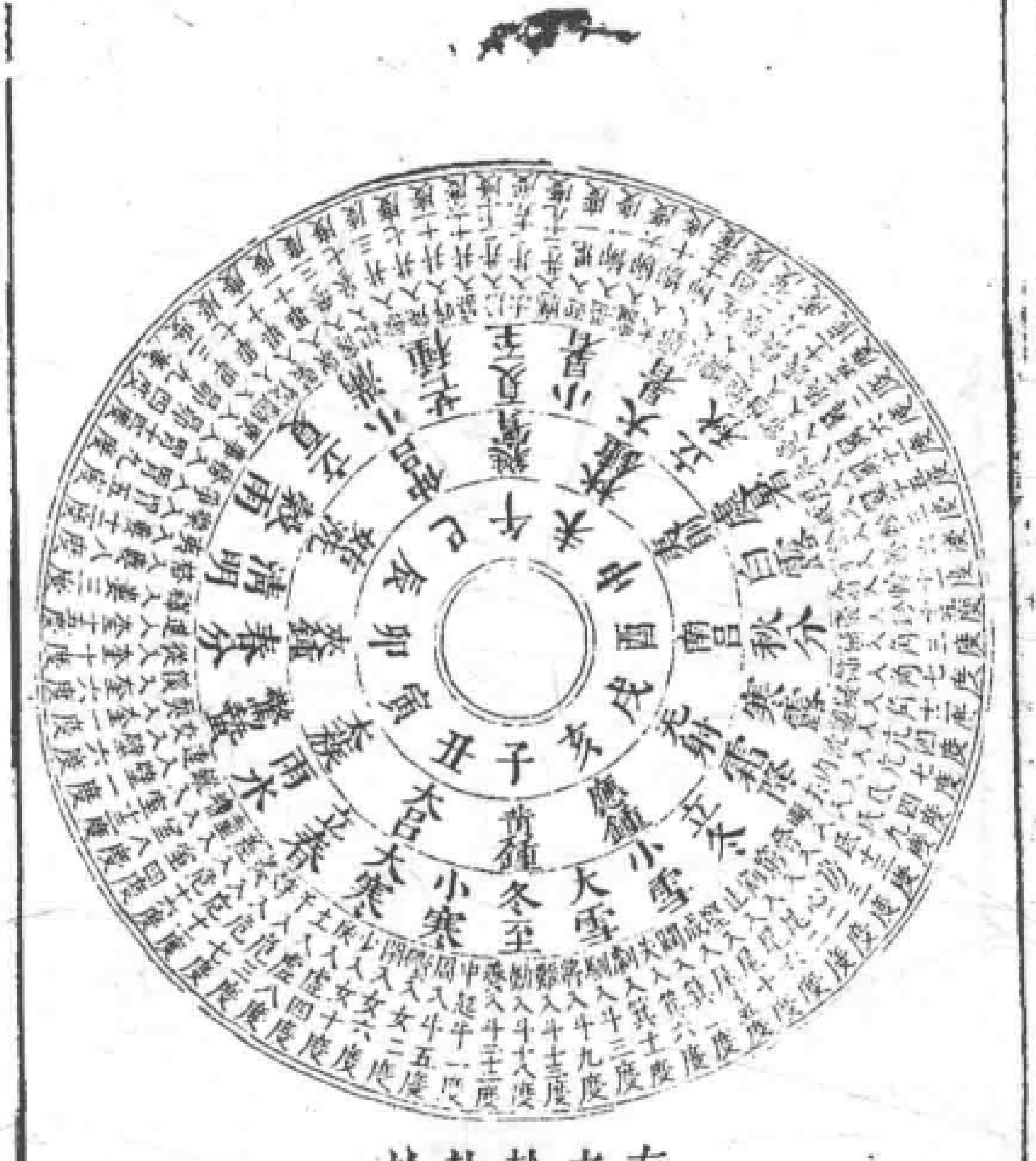
乾	震	謙	剝	渙	大壯	豐	大過
坤	艮	豫	復	節	遯	旅	姤
比	損	噬嗑	晉	解	大有	離	漸
師	益	賁	明夷	蹇	同人	坎	頤
臨	大畜	兌	井	睽	革	小畜	既濟
觀	无妄	巽	困	家人	鼎	履	歸妹
屯	萃	隨	咸	否	小過	需	未濟
蒙	升	蠱	恒	泰	中孚	訟	夬

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以暢无窮之用故其義專以剛柔升降反復取義與序卦不同故韓康伯云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雜六十四卦以爲義是

太玄準易卦名圖



太玄準易卦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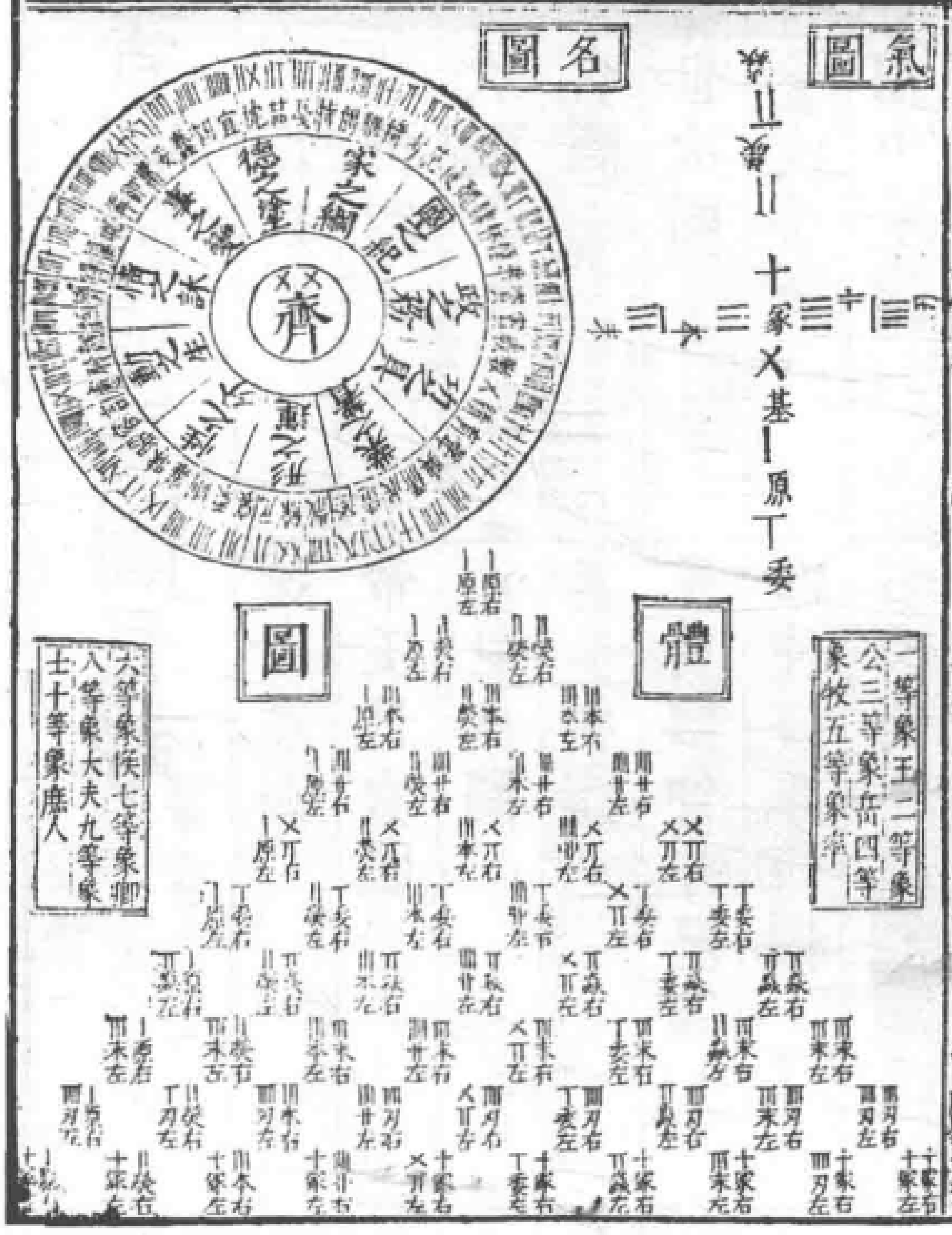


右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

皇極經世全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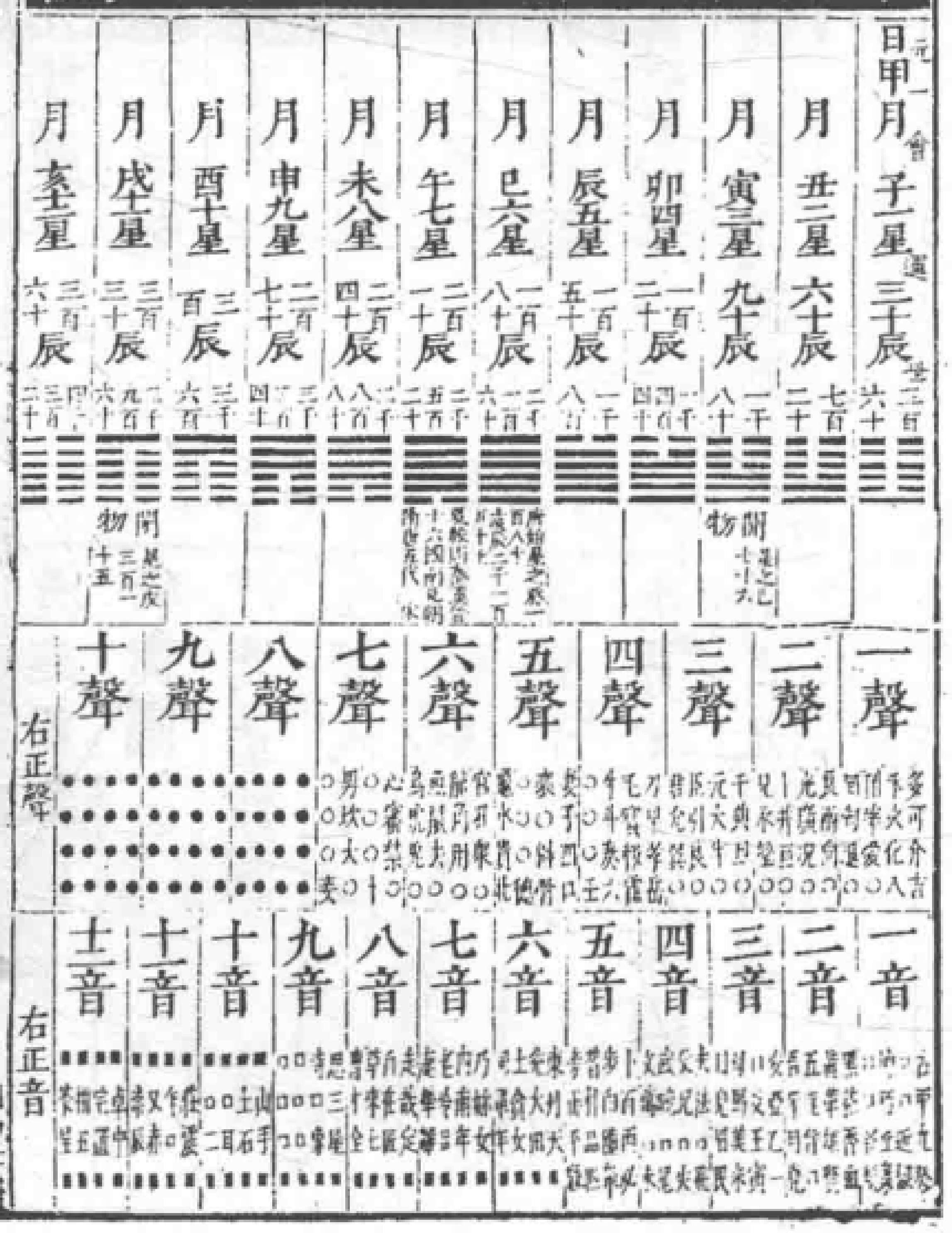
一一	元之元日之日乾之乾	一
一二	元之會日之月乾之兌	十二
一三	元之運日之星乾之離	三百六十
一四	元之世日之辰乾之震	四千三百二十
一五	元之歲日之石乾之巽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六	元之月日之土乾之坎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七	元之日日之火乾之艮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一八	元之辰日之水乾之坤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三一	運之元星之日離之乾	三百六十
三二	運之會星之月離之兌	四千三百二十
三三	運之運星之星離之離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三四	運之世星之辰離之震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三五	運之歲星之石離之巽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三六	運之月星之土離之坎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三七	運之日星之火離之艮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三八	運之辰星之水離之坤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五一	歲之元石之日巽之乾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五二	歲之會石之月巽之兌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五三	歲之運石之星巽之離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五四	歲之世石之辰巽之震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五五	歲之歲石之石巽之巽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五六	歲之月石之土巽之坎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五七	歲之日石之火巽之艮	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五八	歲之辰石之水巽之坤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七一	日之元火之日艮之乾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七二	日之會火之月艮之兌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七三	日之運火之星艮之離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七四	日之世火之辰艮之震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七五	日之歲火之石艮之巽	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七六	日之月火之土艮之坎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七七	日之日火之火艮之艮	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二萬三千五百
七八	日之辰火之水艮之坤	二千六百一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二千
二一	會之元月之日兌之乾	十二
二二	會之會月之月兌之兌	一百四十四
二三	會之運月之星兌之離	四千三百二十
二四	會之世月之辰兌之震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二五	會之歲月之石兌之巽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二六	會之月月之土兌之坎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二七	會之日月之火兌之艮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二八	會之辰月之水兌之坤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四一	世之元辰之日震之乾	四千三百二十
四二	世之會辰之月震之兌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四三	世之運辰之星震之離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四四	世之世辰之辰震之震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四五	世之歲辰之石震之巽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四六	世之月辰之土震之坎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四七	世之日辰之火震之艮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四八	世之辰辰之水震之坤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六一	月之元土之日坎之乾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六二	月之會土之月坎之兌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六三	月之運土之星坎之離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六四	月之世土之辰坎之震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六五	月之歲土之石坎之巽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六六	月之月土之土坎之坎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六七	月之日土之火坎之艮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六八	月之辰土之水坎之坤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八一	辰之元水之日坤之乾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八二	辰之會水之月坤之兌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八三	辰之運水之星坤之離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八四	辰之世水之辰坤之震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八五	辰之歲水之石坤之巽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八六	辰之月水之土坤之坎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八七	辰之日水之火坤之艮	二千六百一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二千
八八	辰之辰水之水坤之坤	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五十八萬四千

温公潛虛擬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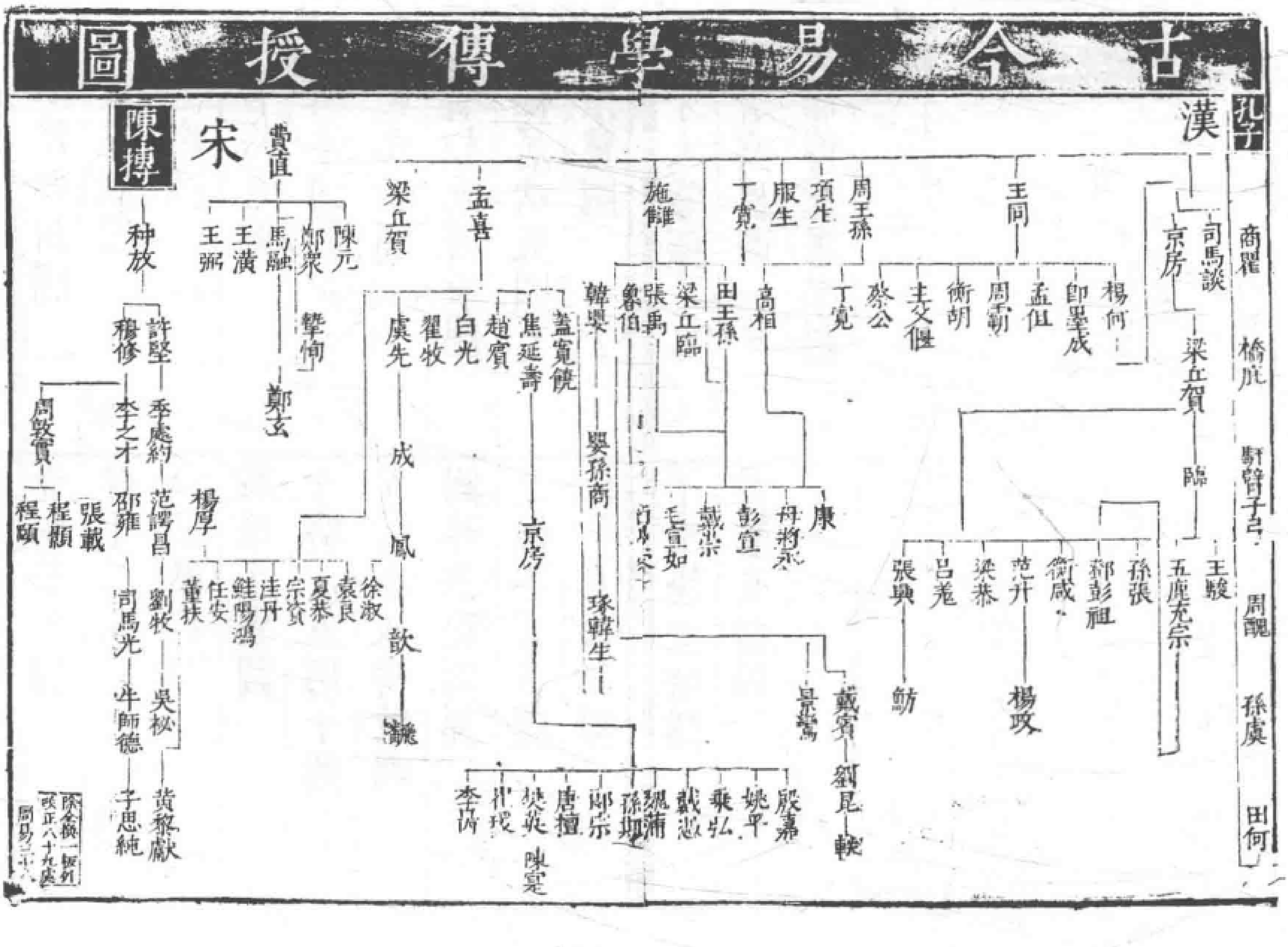
氣圖
名圖
體圖
齊
元之餘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
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
十家乂基一原丅委

邵氏皇極經世圖



元一
日甲月子一星一辰三十
月丑二星六十辰
月寅三星九十辰
月卯四星
月辰五星
月巳六星
月午七星
月未八星
月申九星
月酉十星
月戌十一星
月亥十二星
開物
閉物
一聲
二聲
三聲
四聲
五聲
六聲
七聲
八聲
九聲
十聲
右正聲
一音
二音
三音
四音
五音
六音
七音
八音
九音
十音
十一音
十二音
右正音

古今易學傳授圖



孔子
商瞿
橋庇
馯臂子弓
周醜
孫虞
田何
漢
司馬談
京房
梁丘賀
臨
王駿
五鹿充宗
王同
周王孫
項生
服生
丁寬
楊何
即墨成
孟但
周霸
衡胡
主父偃
蔡公
丁寬
施讎
田王孫
高相
梁丘臨
張禹
魯伯
韓嬰
彭宣
戴崇
毛莫如
邴丹
康
嬰孫商
涿韓生
孟喜
梁丘賀
白光
翟牧
趙賓
焦延壽
蓋寬饒
京房
虞先
成
鳳
歆
翻
殷嘉
姚平
乘弘
戴憑
孫期
鄭宗
唐檀
樊英
崔瑗
李郃
陳寔
孫張
鄧彭祖
衡咸
范升
梁恭
呂晏
張興
魴
楊政
戴賓
劉昆
軼
費直
陳元
鄭衆
馬融
王璜
王弼
摯恂
鄭玄
徐淑
袁良
夏恭
宗資
洼丹
鮭陽鴻
任安
董扶
楊厚
宋
陳摶
种放
許堅
穆修
李之才
季處約
范諤昌
劉牧
吳秘
黃黎獻
邵雍
司馬光
牛師德
子思純
周敦實
程顥
程頤
張載

除叅檢一版刻
改正八十九處

尚書軌範撮要圖目錄

五十八篇數圖
作書時世圖
夏世次圖
周世次圖
晉彝世次圖
日月會次舍圖
四時測中星圖
堯九族圖
七政五辰圖
諸侯玉帛圖
十二章服圖
六律六呂圖
五刑四罪圖
禹貢隨山濬川圖
禹貢治水先後圖
禹貢九山名數圖
逸書篇圖
帝王世次圖
商世次圖
秦世次圖
堯典四仲中星圖
四仲日永短圖
日月行冬夏圖
舜巡四嶽圖
璣衡圖
律度量衡圖
五聲八音圖
九韶樂器圖
舜舞干羽圖
禹貢九州疆界圖
禹貢九州譜圖
禹貢九川名數圖
濬畎澮距川圖
弼成五服圖
商七廟圖
周營洛邑圖
九疇本河圖
洪範九疇圖
九疇相乘得數圖
皇極居次五圖
周宗彝圖
君牙大常圖
牧誓兵器圖
漢儒傳授書學圖
堯制五服圖
舜十二州圖
商五遷都圖
召誥土中圖
九疇虛五用十圖
九疇合八疇數圖
劉蘇洪範傳圖
皇極不言數圖
六年五服朝圖
平王錫圭瓚圖
費誓兵器圖

尚書軌範撮要圖

五十八篇數

虞書五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夏書四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總二萬五千七百字）

逸書篇數

虞書（十一篇）　汨作（序系舜典）　九共（九篇序系舜典）　槀飫（序系舜典）

夏書（二篇）　帝告（序系胤征）　釐沃（序系胤征）　湯征（序系胤征）　汝鳩（序系胤征）　汝方（序系胤征）

商書（十七篇）　夏社（序系湯誓）　疑至（序系湯誓）　臣扈（序系湯誓）　典寶（序系湯誓）　明居（序系湯誥）　肆命（序系伊訓）　徂后（序系伊訓）　沃丁（序系咸有一德）　咸乂（四篇序系咸有一德）　伊陟（序系咸有一德）　原命（序系咸有一德）　仲丁（序系咸有一德）　河亶甲（序系咸有一德）　祖乙（序系咸有一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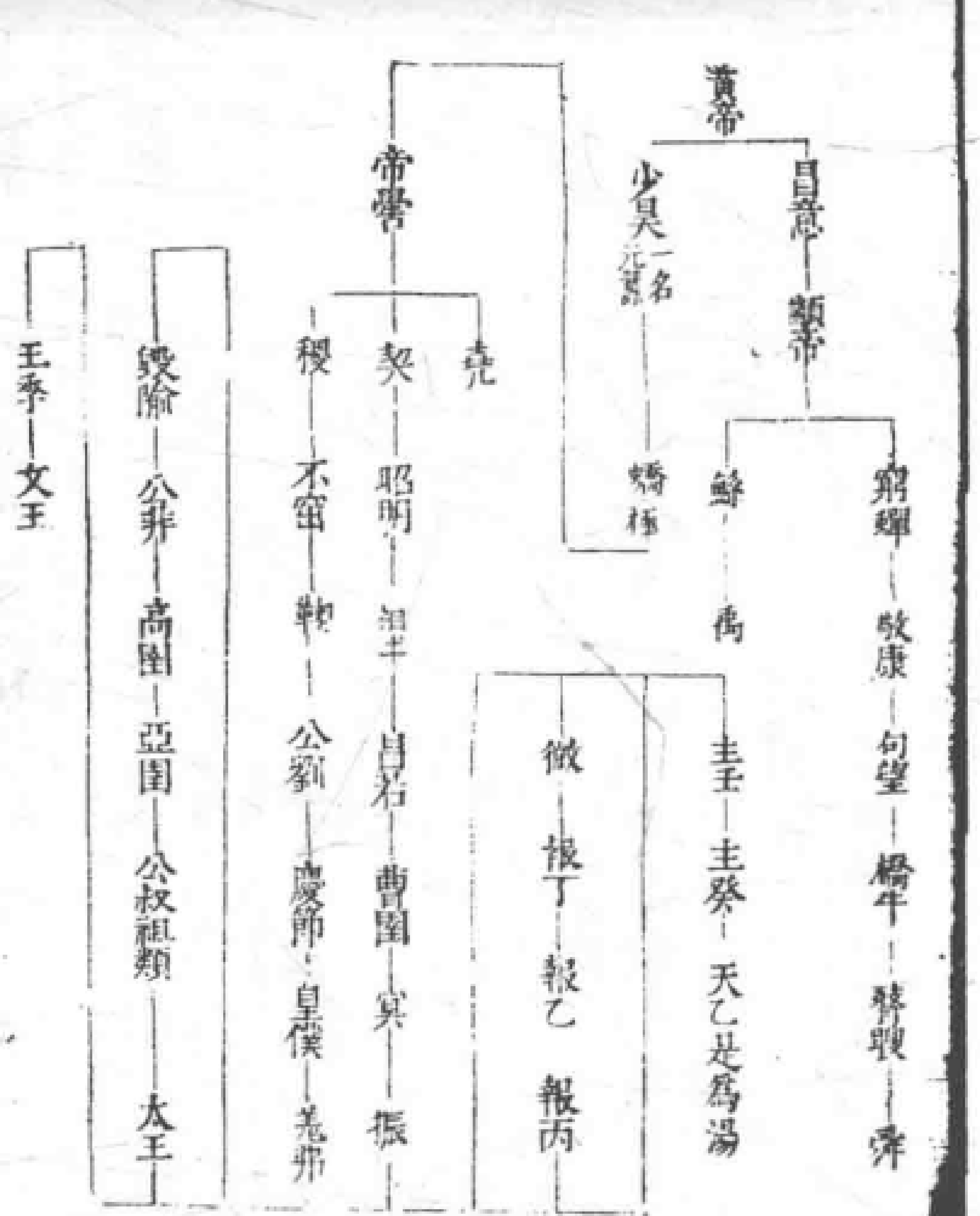
周書（八篇）　分器（序系洪範）　旅巢命（序系旅獒）　歸禾（序系微子之命）　嘉禾（序系微子之命）　成王政（序系蔡仲）　將蒲姑（序系蔡仲）　賄肅慎之命（序系周官）　亳姑（序系周官）

總四十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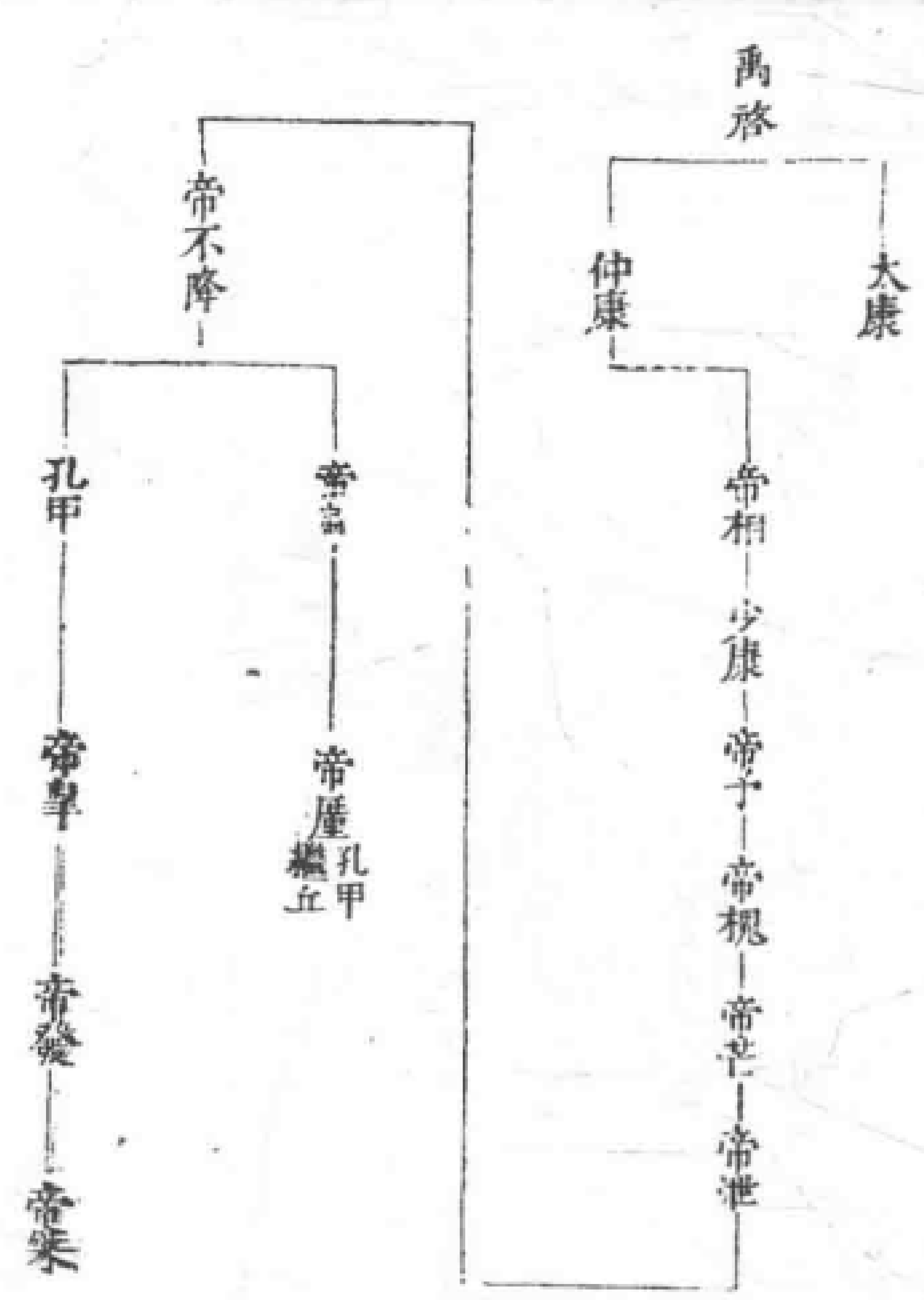
作書時世

堯	堯典
舜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禹	禹貢
啓	甘誓
太康	五子之歌
仲康	胤征
湯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太甲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	盤庚三篇
高宗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紂	西伯戡黎　微子
武王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成王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	康王之誥　畢命
穆王	君牙　冏命　呂刑
平王	文侯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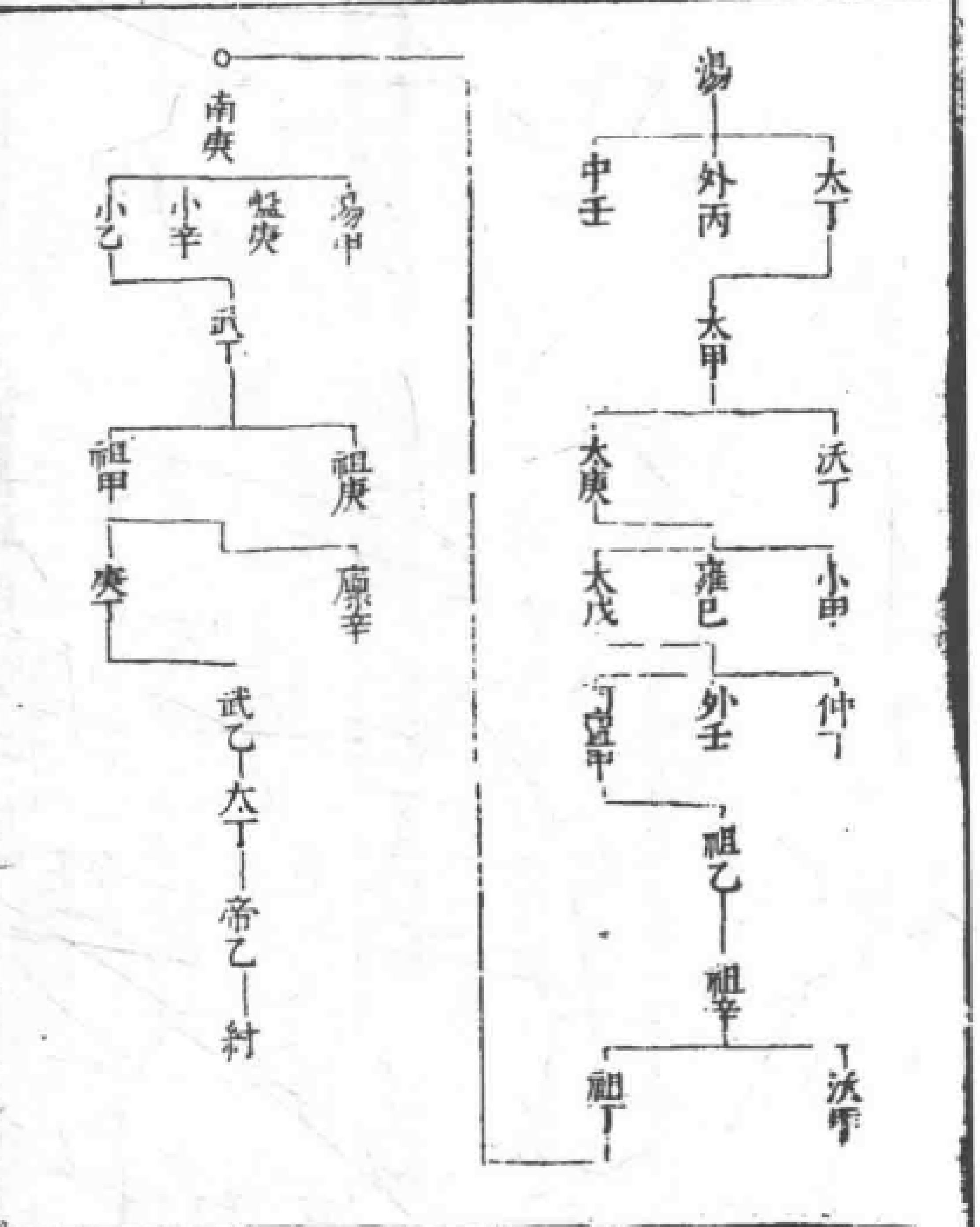
帝王世次圖


黃帝
少昊一名玄囂
昌意
顓帝
蟜極
帝嚳
堯
契
稷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不窋
鞠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太王
王季
文王
窮蟬
敬康
句望
橋牛
瞽瞍
舜
鯀
禹
主壬
主癸
天乙是爲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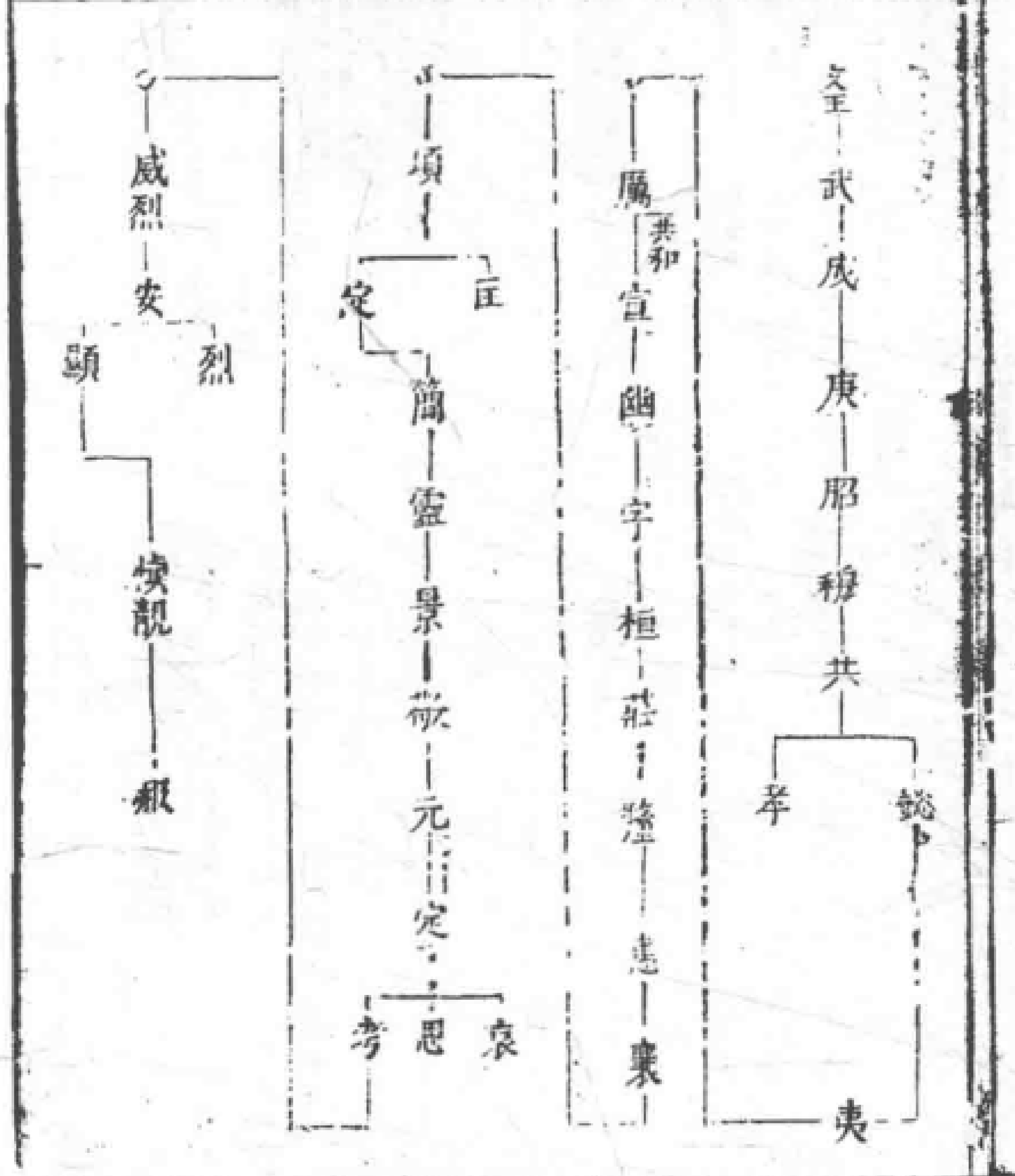
夏世次圖


禹
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予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厪
孔甲繼立
孔甲
帝皐
帝發
帝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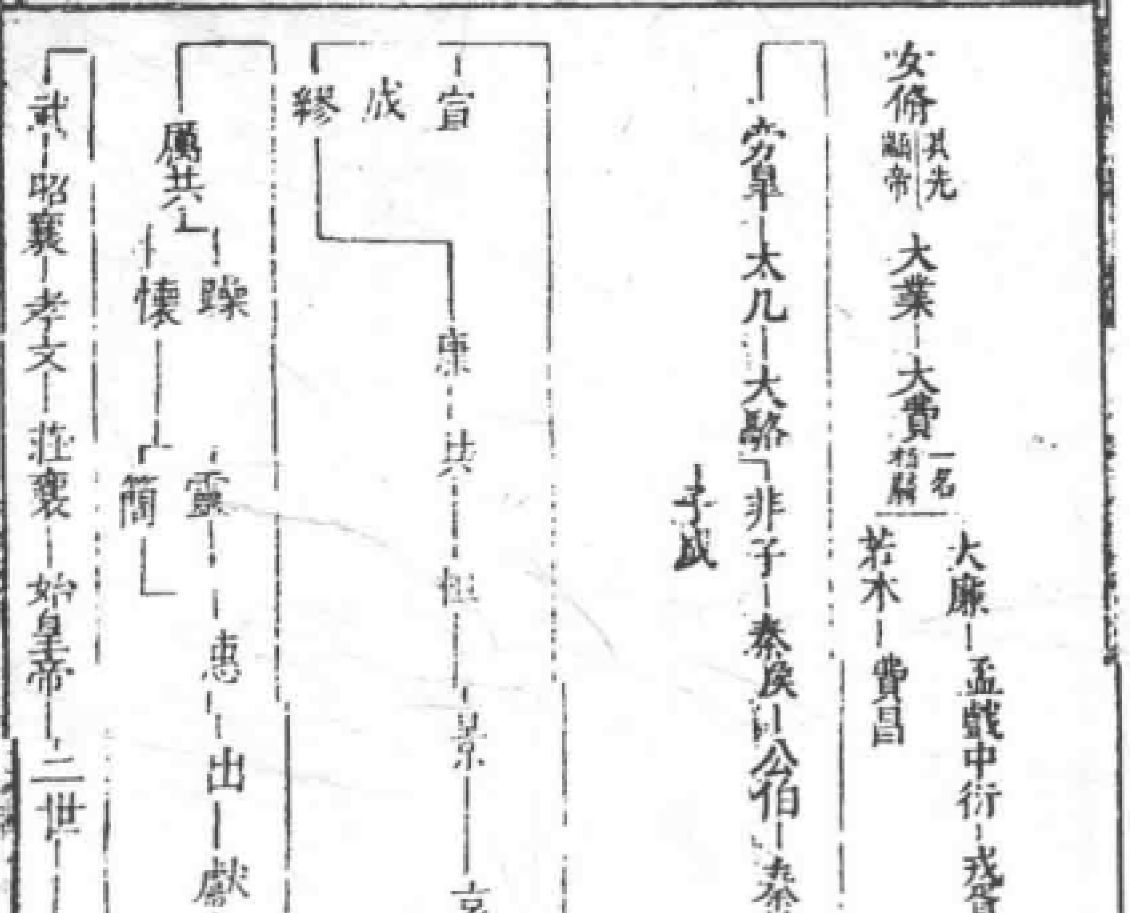
商世次圖


湯
太丁
外丙
中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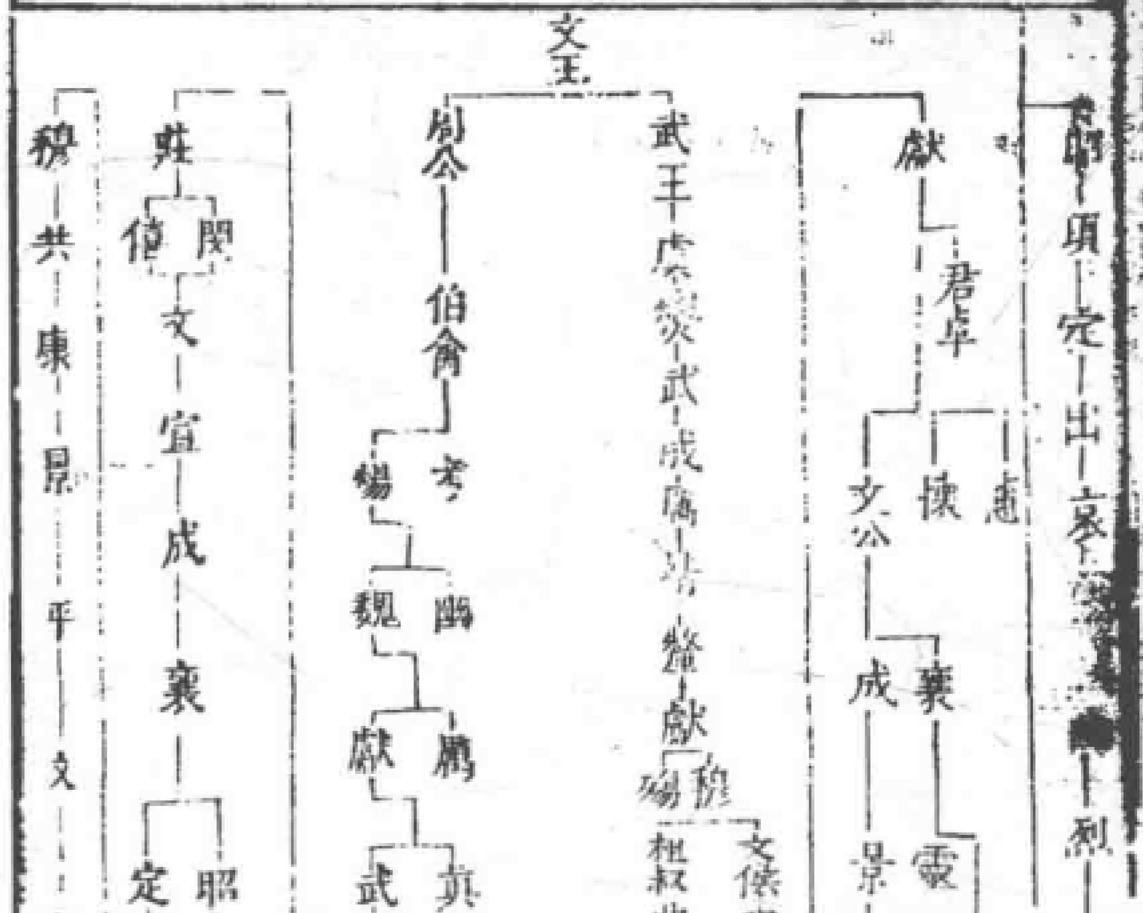
周世次圖


文王
武
成
康
昭
穆
共
懿
孝
夷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頃
匡
定
簡
靈
景
敬
元
貞定
考
思
哀
威烈
安
烈
顯
慎靚
赧

秦世次圖


女脩
大業
大費
若木
費昌
大廉
孟戲中衍
戎胥軒
中潏
蜚廉
惡來
季勝
女防
旁皋
太几
大駱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
文
寧
出
武
德
宣
成
繆
康
共
桓
景
哀
夷
惠
悼
厲共
躁
懷
簡
靈
惠
出
獻
孝
惠文王
武
昭襄
孝文
莊襄
始皇帝
二世
子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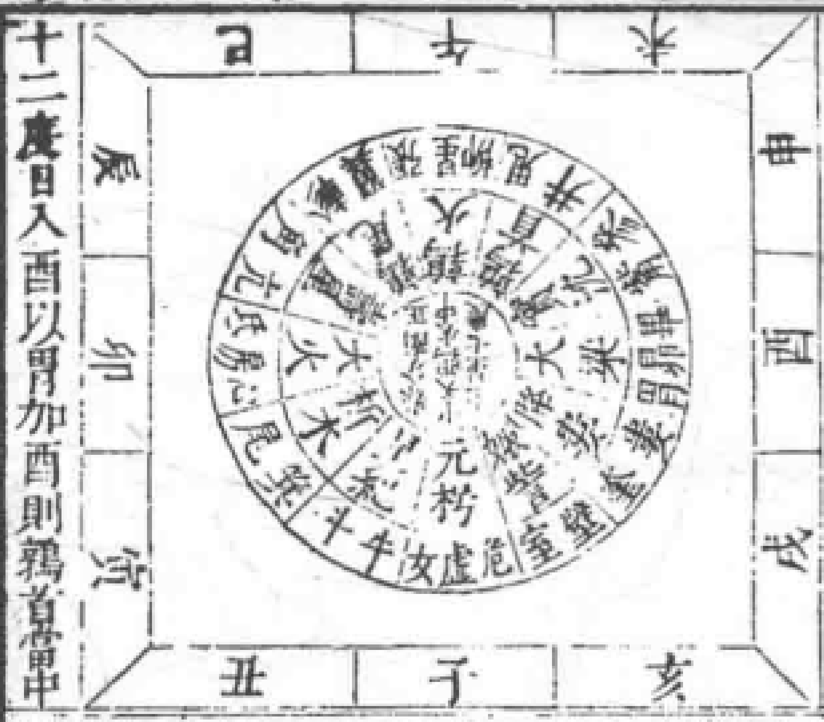
魯晉世次圖


文王
周公
伯禽
考
煬
幽
魏
厲
獻
真
武
懿
孝
惠
桓
隱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定
昭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文
頃
武王
唐叔
晉侯燮
武
成
厲
靖
釐
獻
穆
殤
文侯
昭
孝
鄂
哀
小子侯
桓叔
曲沃莊伯
曲沃武公
獻
奚齊
卓
惠
懷
文公
襄
成
景
靈
厲
悼
平
昭
頃
定
出
哀
幽
烈
孝
靜

堯典四仲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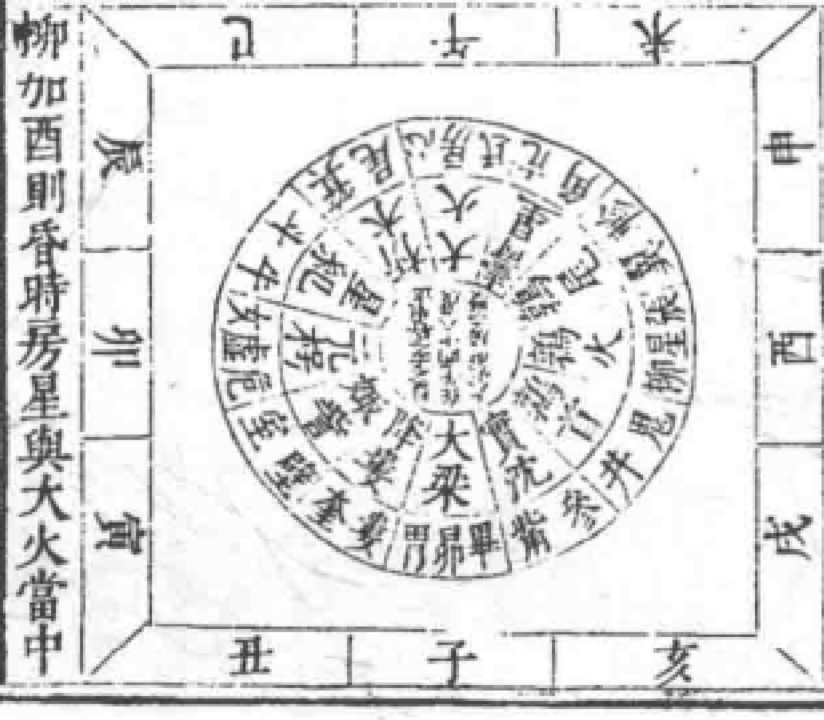
仲春星鳥

堯演紀之端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日在胃十二度日入酉以胃加酉則鶉首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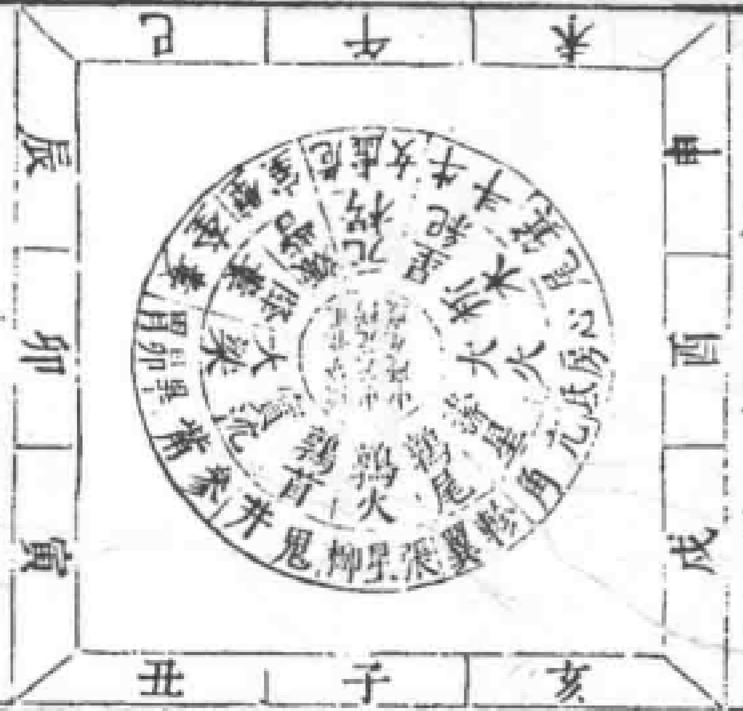
仲夏星火

夏至日在柳十四度日入酉卽以柳加酉則昏時房星與大火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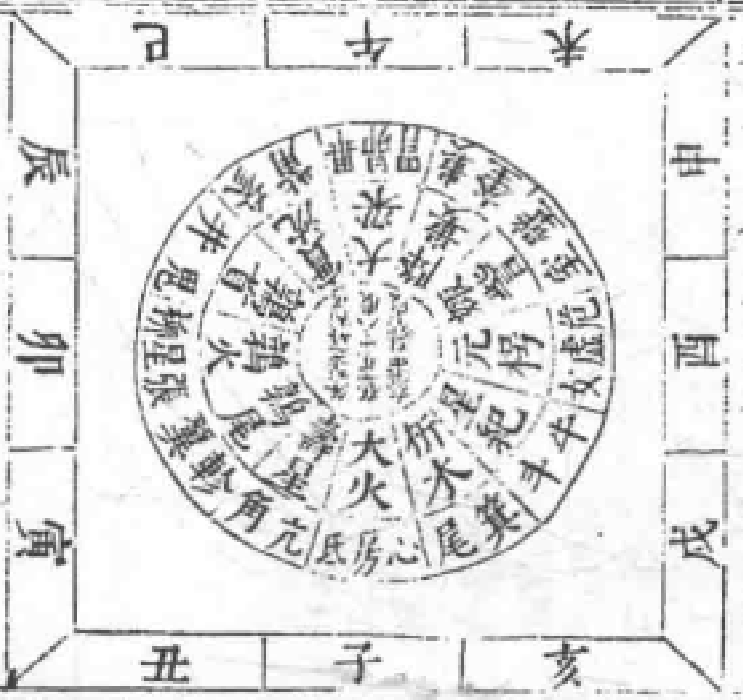
仲秋星虛

秋分日在氐十度日入酉卽以氐加酉則初昏之時虛宿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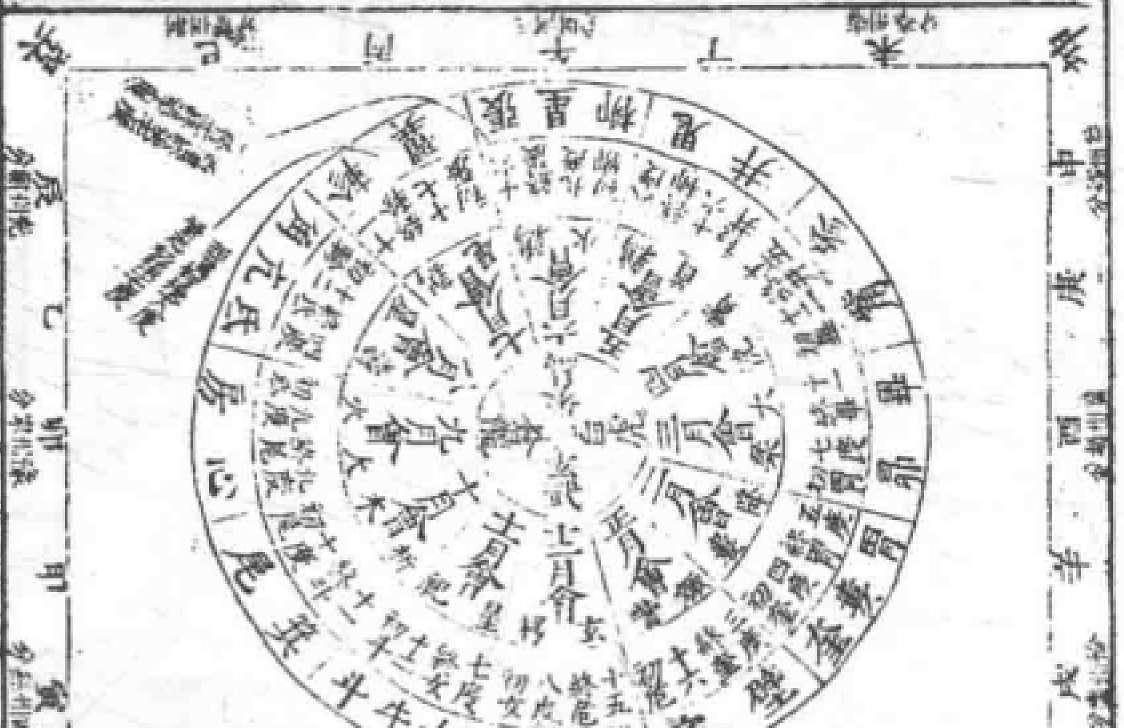


仲冬星昴

冬至日在虛一度日入酉卽以虛加酉則初昏之時昴宿當中



日月會次舍圖



堯典曆數

學者多以月令中星與堯典中星非也按皇甫謐曰帝堯以甲辰歲卽帝位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亦然凡七十年二十一年而得甲子卽以爲演紀之端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今自帝堯演紀之端推而至 聖宋慶曆甲申歲積年[illegible]

積年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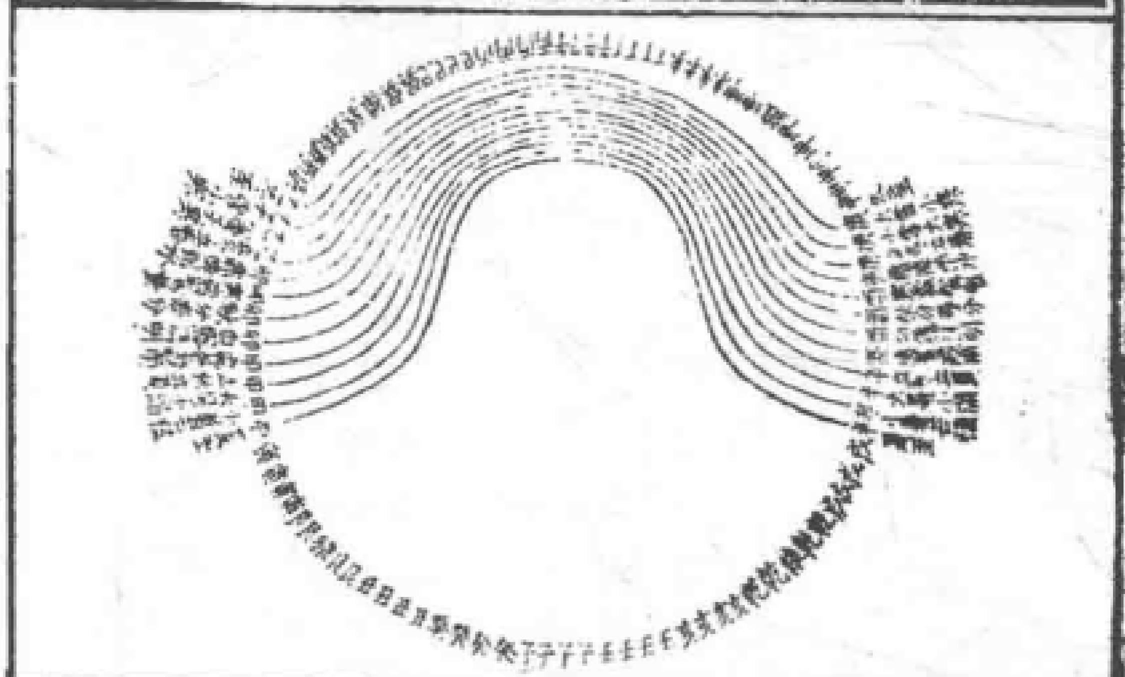
堯[illegible]十[illegible]年 舜五十年 夏四百三十二年 商六百二十九年 周八百六十七年 秦[illegible]二世四十六年 漢至太初百七年 太初至唐[illegible]元十二年八百七十二年 開元至 聖宋慶曆四年三百二十一年 通計三千三百六十一年

演紀法

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三十六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六十四分 歲差一百二十八分 [illegible]

自演紀至 聖宋慶曆[illegible]子積三千[illegible]二百四十二年日退四十[illegible]度五十八十八分是歲冬至當在斗五度故堯冬至日在虛一度春分在胃十二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氐十度

四仲日永短圖



堯典閏數

歲法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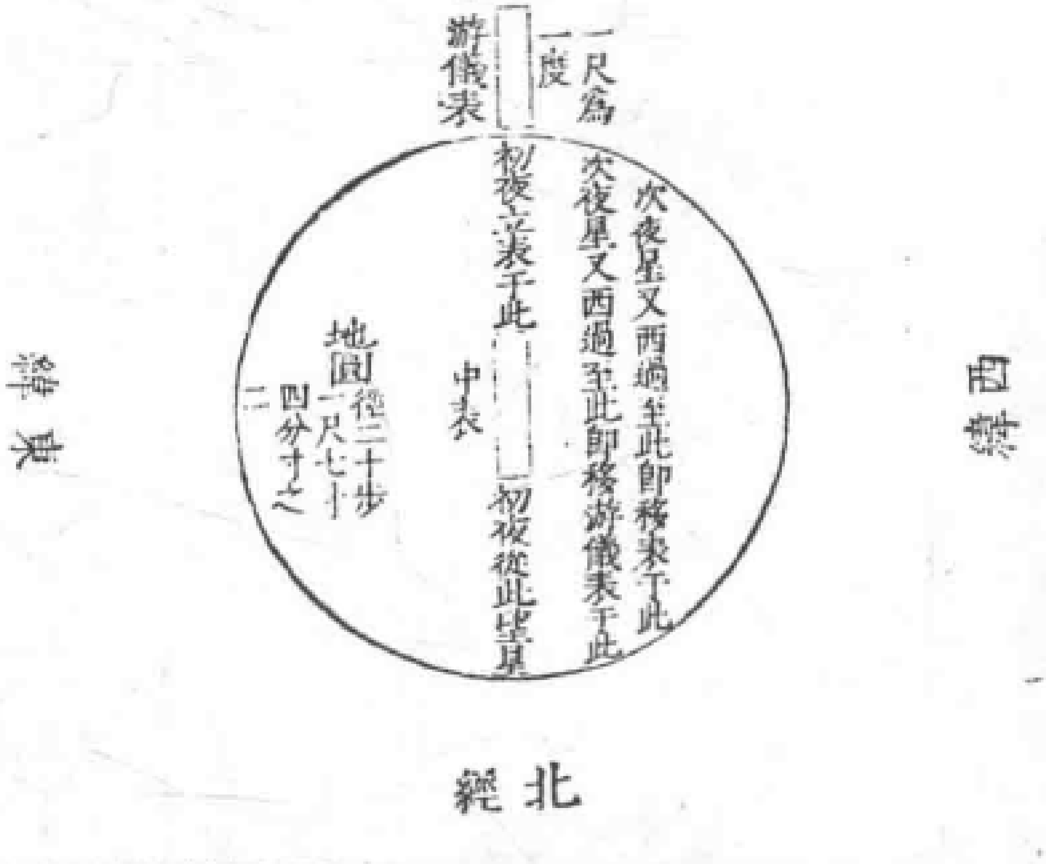
月法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

日法九百四十分

歲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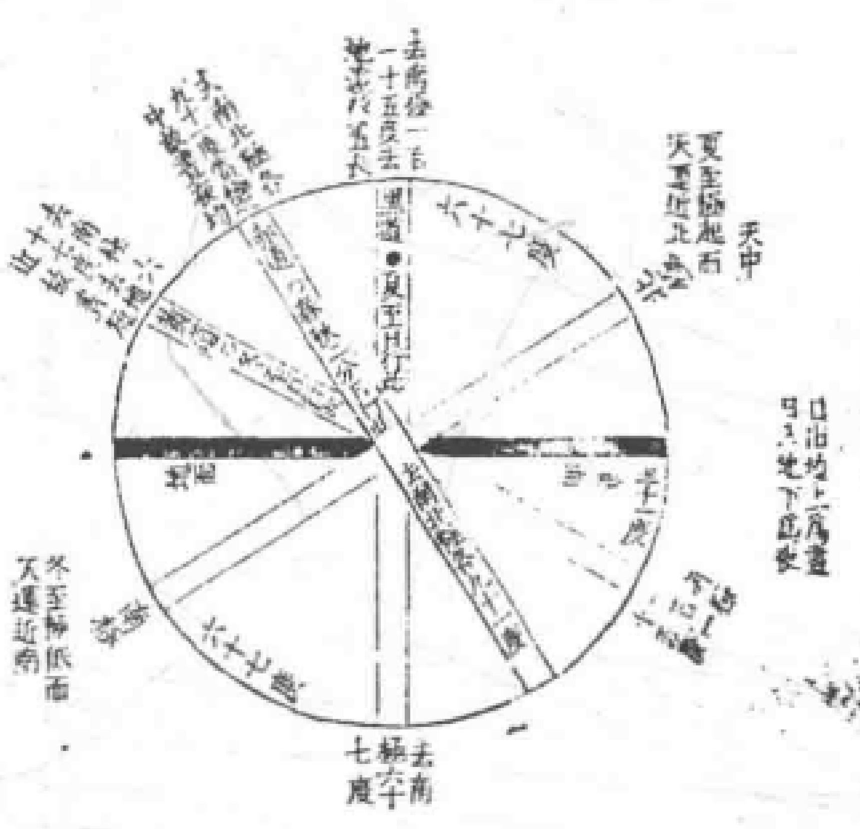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起於度端日周天度爲一歲日行遲凡日行十九周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一歲月行之數以日除之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一日月行一歲十二月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一歲之月除周天之度則每歲六大六小實得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積[illegible]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爲[illegible]歲[illegible]除一百[illegible]十九年九十日爲[illegible]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illegible]百六十七[illegible]十三以月法除之得七除二[illegible]又七九除六十三日除三百八十[illegible]千八百二十分餘分千八百二十分共二千四百九十二分四七除二十八百又七九除六百二十又七九除六十三通者[illegible]閏月爲十九年七閏故十九年得七閏而無餘分也以法約之得閏分十九之七凡閏[illegible]年而十二兩辰之間有日無中氣者卽閏[illegible]

四時測中星圖


西緯
東緯
北經
游儀表
一尺爲一度
次夜星又西過至此即移表于此
次夜星又西過至此即移游儀表于此
初夜立表于此
中表
初夜從此望其
地圓徑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

凡測星治地令平規面圖之徑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六尺爲步）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十五分（一尺爲一度象周天之數）以立一表於地規之中命曰中表（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置一表於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表（每日逐星西過以尺量其日去初表之數每一尺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望星在正南之昏時爲法）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須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故爲十度）

日月行冬夏圖


天中
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
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
六十七度
去南極六十七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一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爲春分秋分日之所行夏至則日漸北去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黑道冬至則日漸南去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北極一百一十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其交路過半在日道之裏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且道之裏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二正之道齊景正爲春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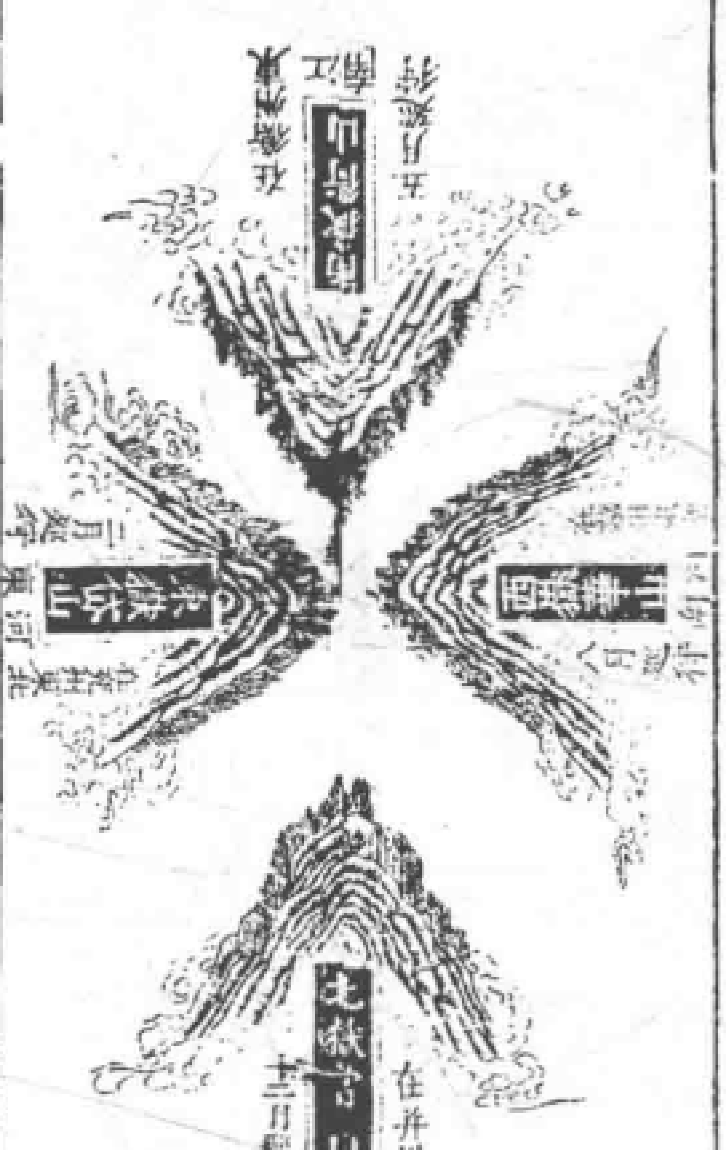
堯九族圖

高祖
曾祖
祖
父
身
子
孫
曾孫
元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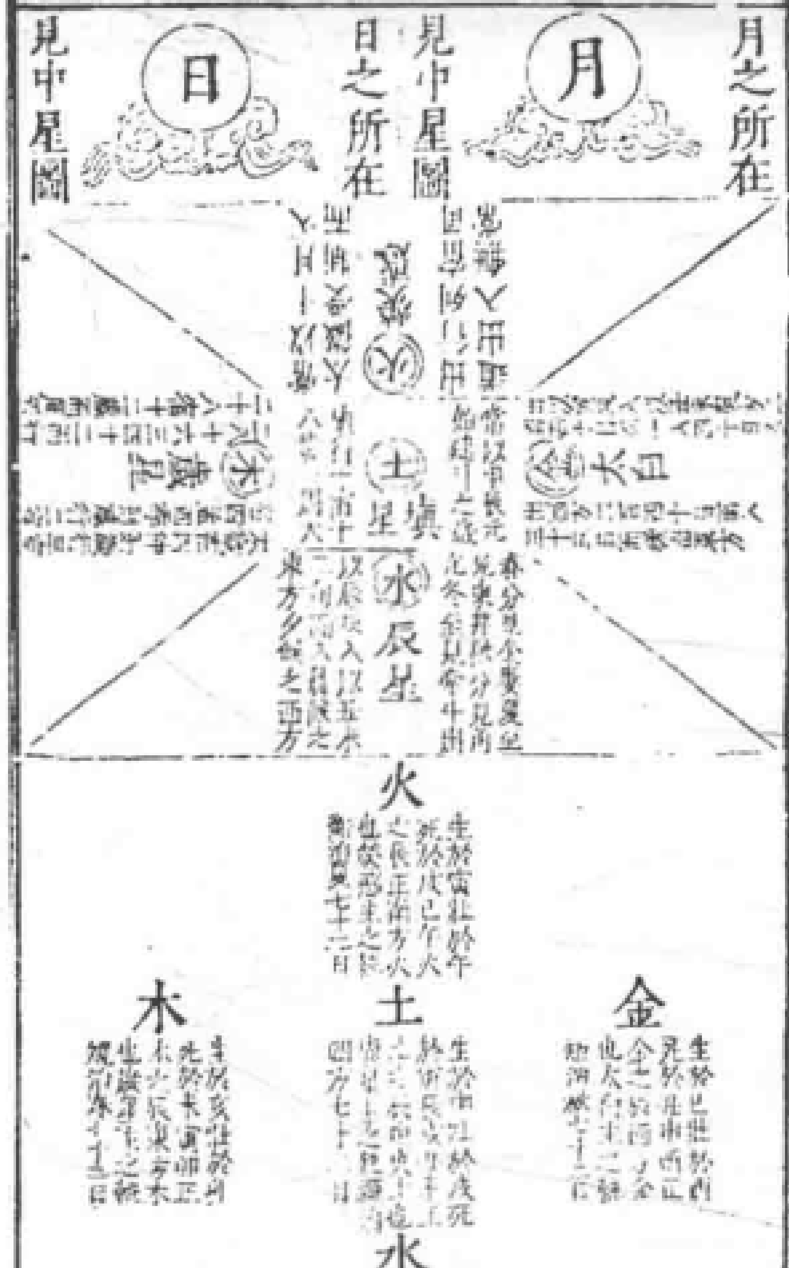
期親兄弟
大功初從兄弟
小功再從兄弟
緦麻三從兄弟
袒免四從兄弟

下殺四自子至元孫
中殺四自親兄弟至四從兄弟
上殺四自父至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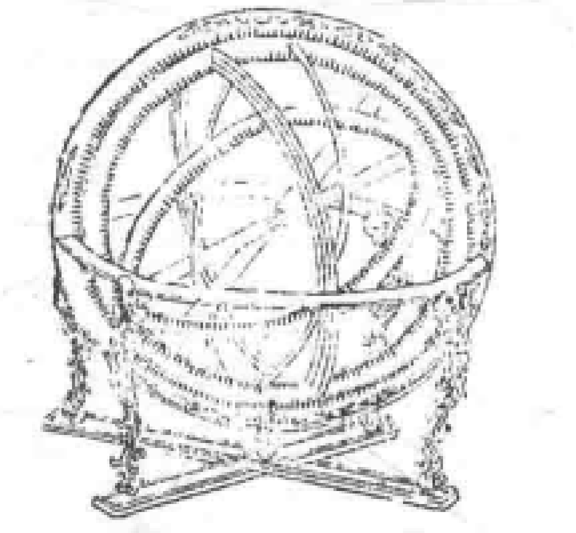
舜巡四嶽圖


南嶽衡山
西嶽華山
東嶽岱山
北嶽恒山
在幷州
北河
十一月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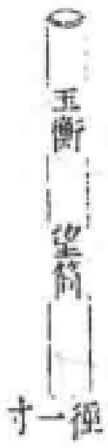
七政五辰圖


月之所在
月
見中星圖
日之所在
日
見中星圖
太白
金
歲星
木
熒惑
火
填星
土
辰星
水
火
木
土
金
水

璣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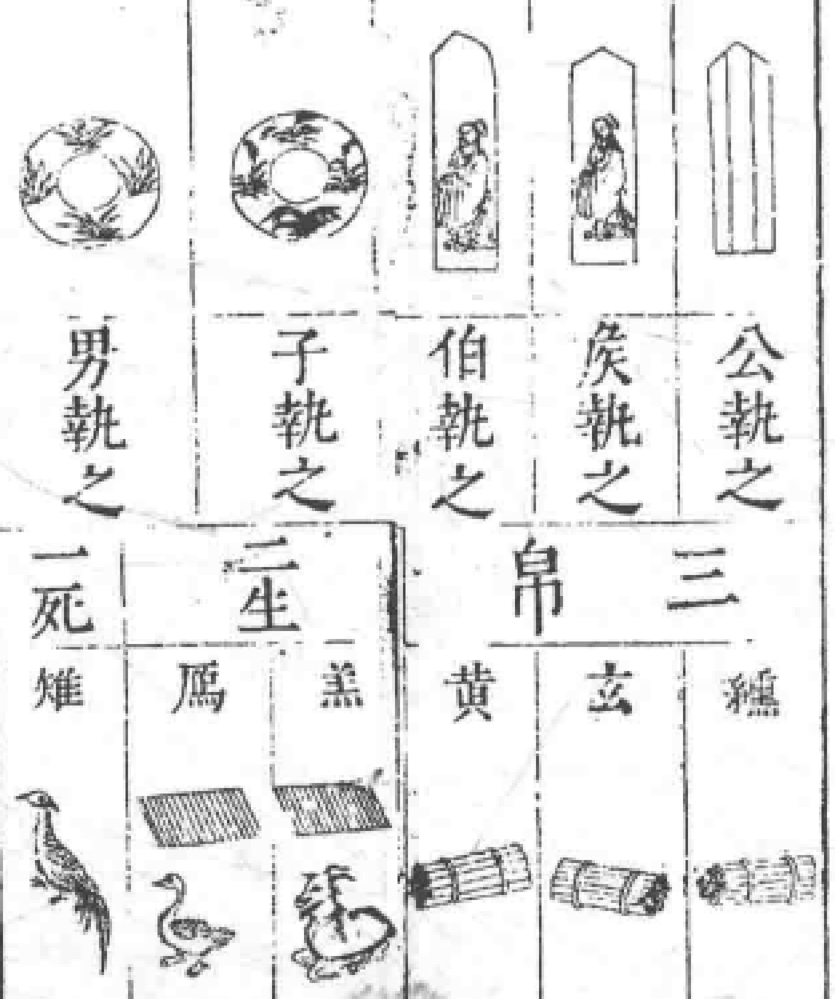
圜者爲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以璿玉爲之轉而運之以象天之行



直者爲衡長八尺以美玉爲之從下望璣以視星辰

隋志云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卽以爲北斗七星不知璣爲轉運衡爲横簫運璣動使於下以衡望之

諸侯三帛圖



桓圭 公執之

信圭 侯執之

躬圭 伯執之

穀璧 子執之

蒲璧 男執之

三帛

纁 諸侯世子執之

玄 公之孤執之

黄 附庸之君執之

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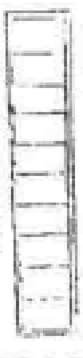
羔 卿執之

鴈 大夫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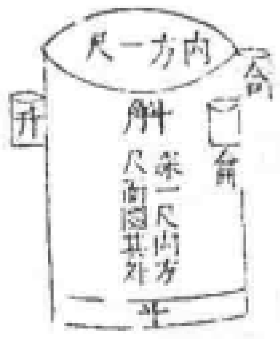
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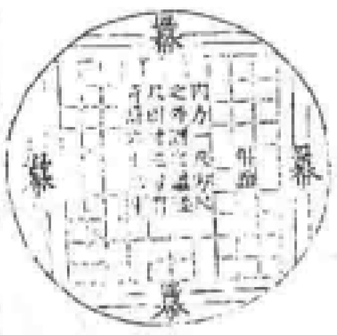
雉 士執之

律度量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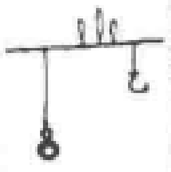


度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爲之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引用竹爲之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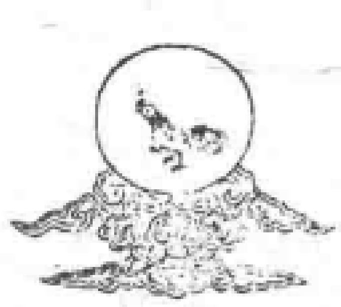
量本起黄鍾之龠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其法用銅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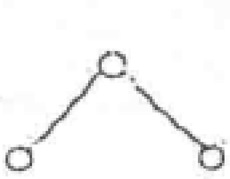
衡本起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象二十四氣十六兩爲斤三百八十四銖象易二篇之爻三十斤爲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數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

十二章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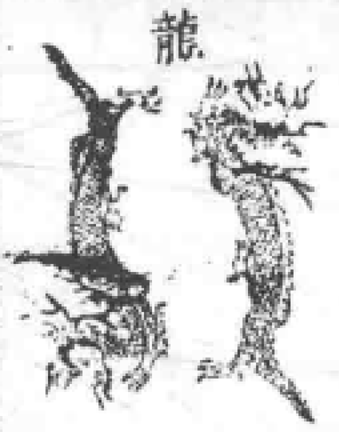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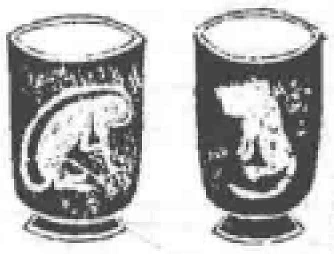
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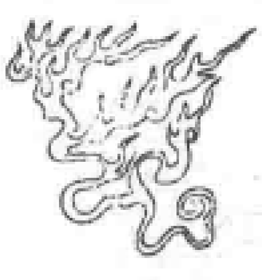
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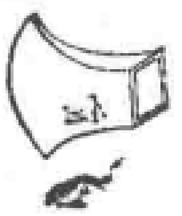
宗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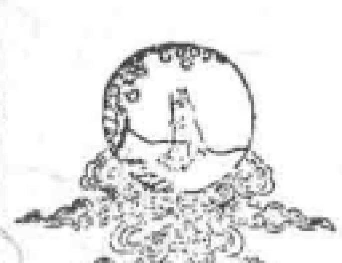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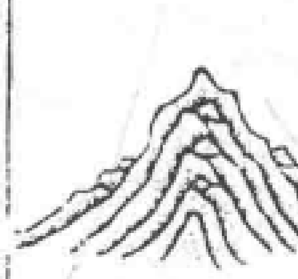
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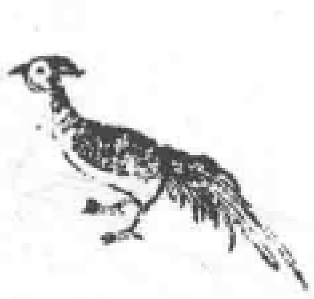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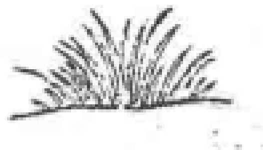
山



華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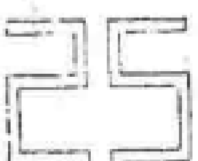


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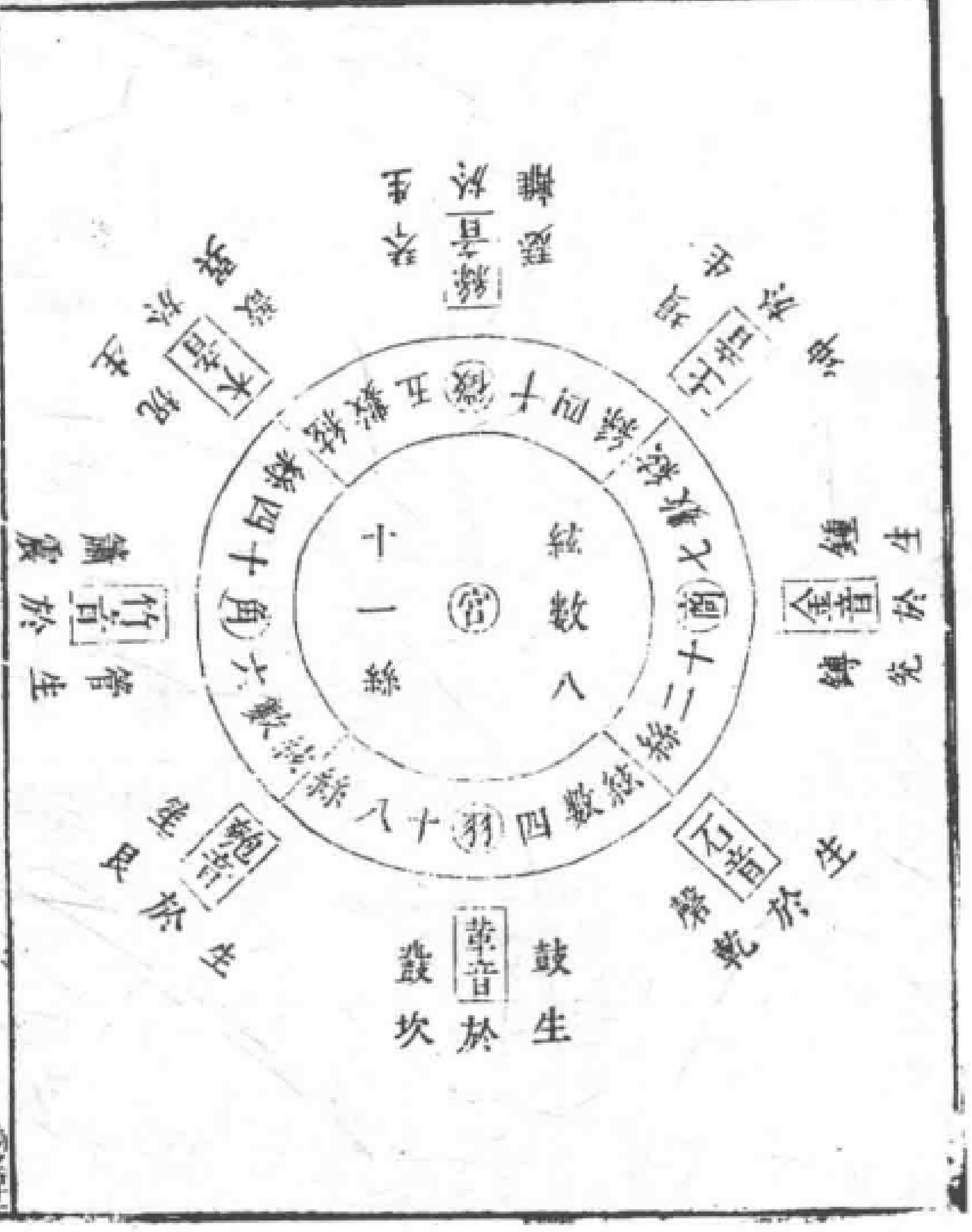
粉米

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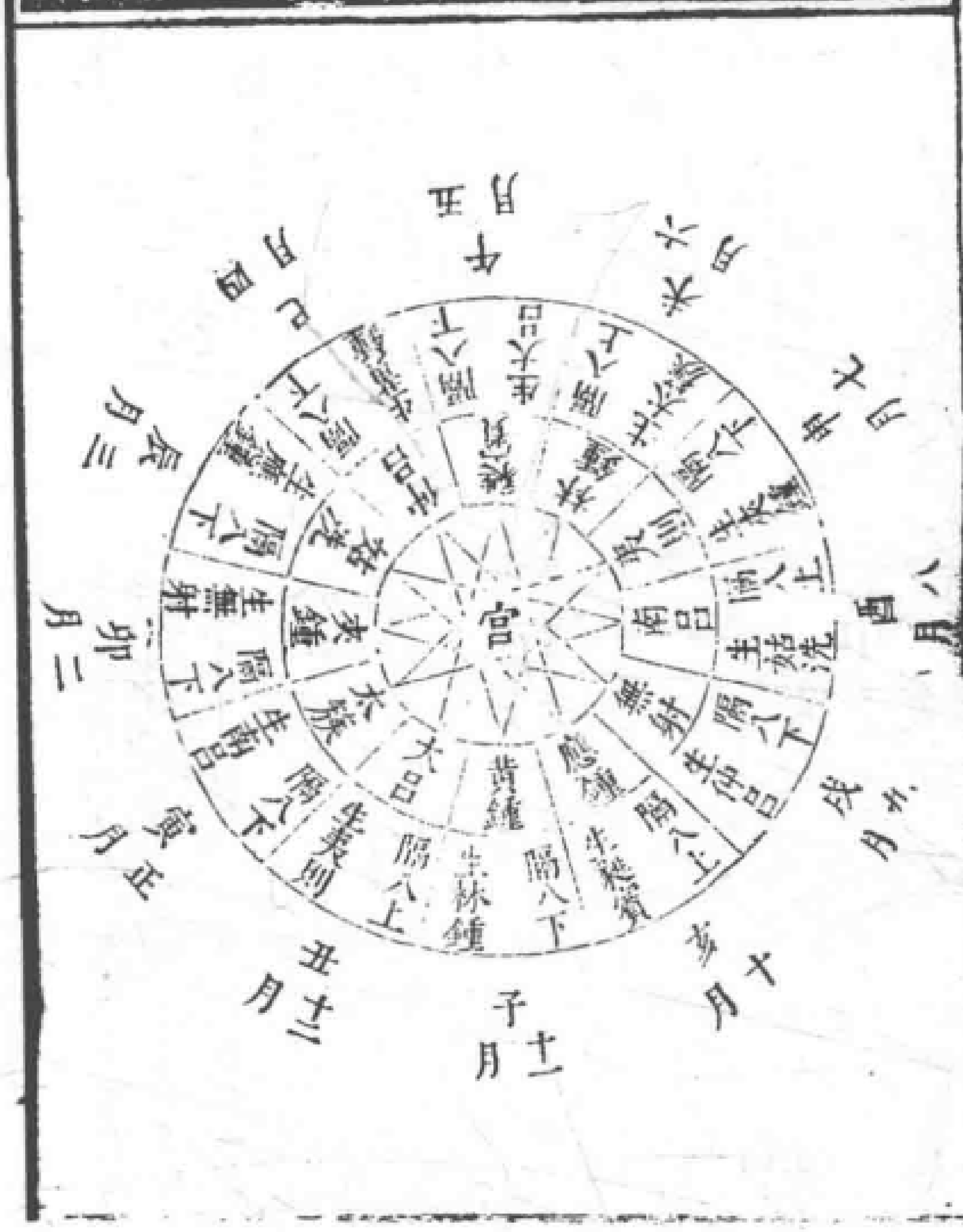


經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舊圖所畫取孔氏傳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又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分粉米爲二事粉若栗冰米若聚米按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先儒謂帝王革易所尚不同又按孔穎達據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粉米爲一宗彝爲一與書十二章爲合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絺以爲繡施之於裳也今取之以易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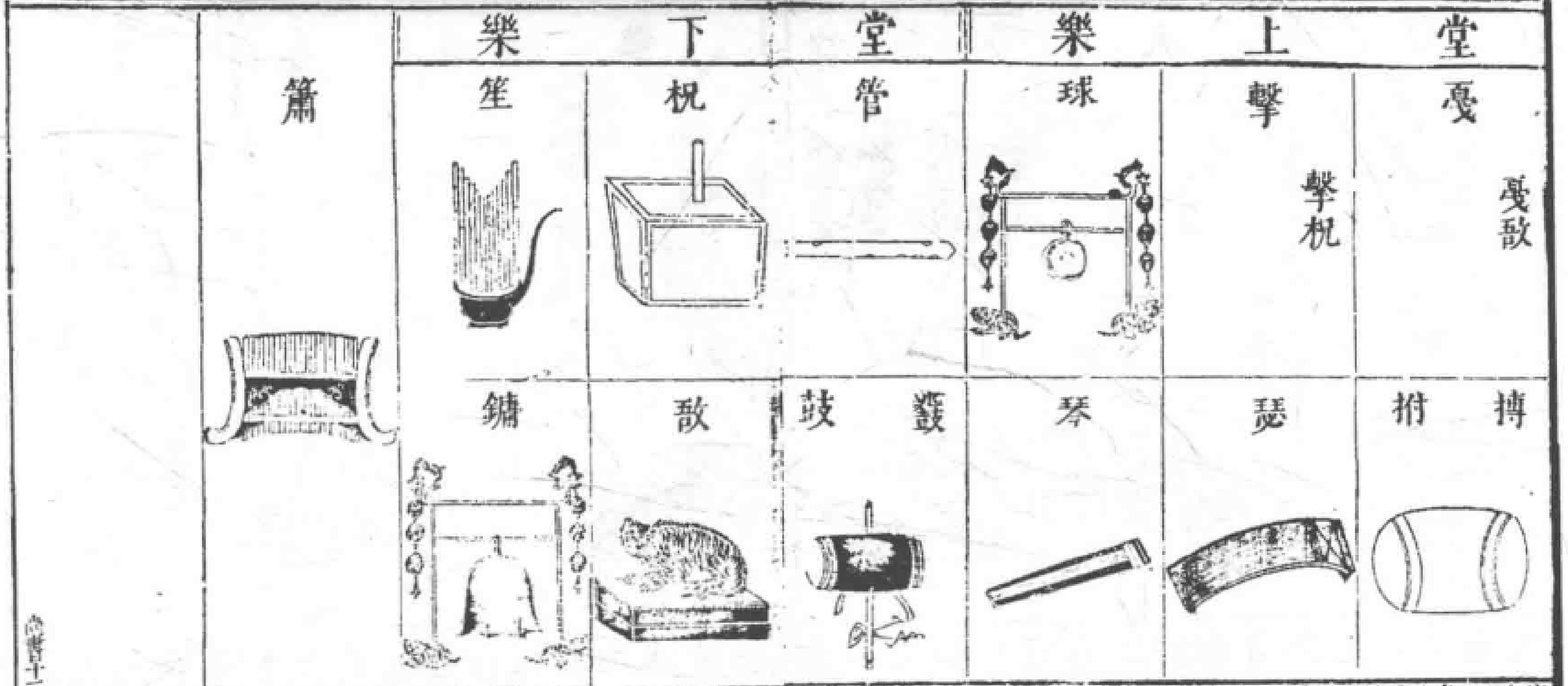
五聲八音圖


宮
商
角
徵
羽
金音
石音 生於乾
絲音
竹音 生於震
匏音 生於艮
土音
革音 鼓生於坎
木音

六律六呂圖


宮
黃鍾
大呂
太蔟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子十一月
丑十二月
寅正月
卯二月
辰三月
巳四月
午五月
未六月
申七月
酉八月
戌九月
亥十月

九部樂器圖


堂上樂
堂下樂
戞
戞敔
擊
擊柷
球
管
柷
笙
簫
搏拊
瑟
琴
鼗鼓
敔
鏞

戞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先儒謂此舜廟堂之樂在廟內堂上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先儒謂此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鳴球弦鍾籥各自互見　又按正義戞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戞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巳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戞之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戞敔以止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簫韶者韶乃樂名經傳言韶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

五刑四罪圖

墨　劓　剕　宮　大辟

刻額　截鼻　刖足　割勢　死刑

五服三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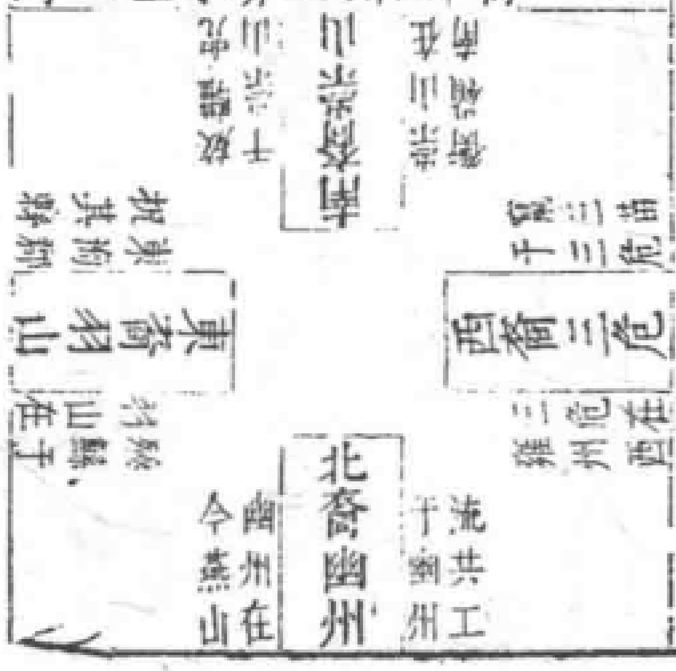
大罪　大夫　士庶

原野　朝　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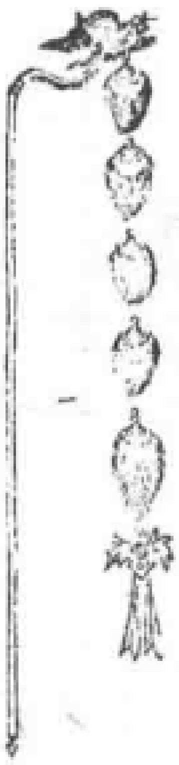
五宅三居

大罪　次罪　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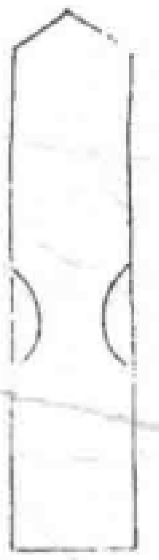
四裔　九州之外　千里之外


西裔三危
南裔崇山
東裔羽山
北裔幽州
流共工于幽州
幽州在今燕山

舜舞干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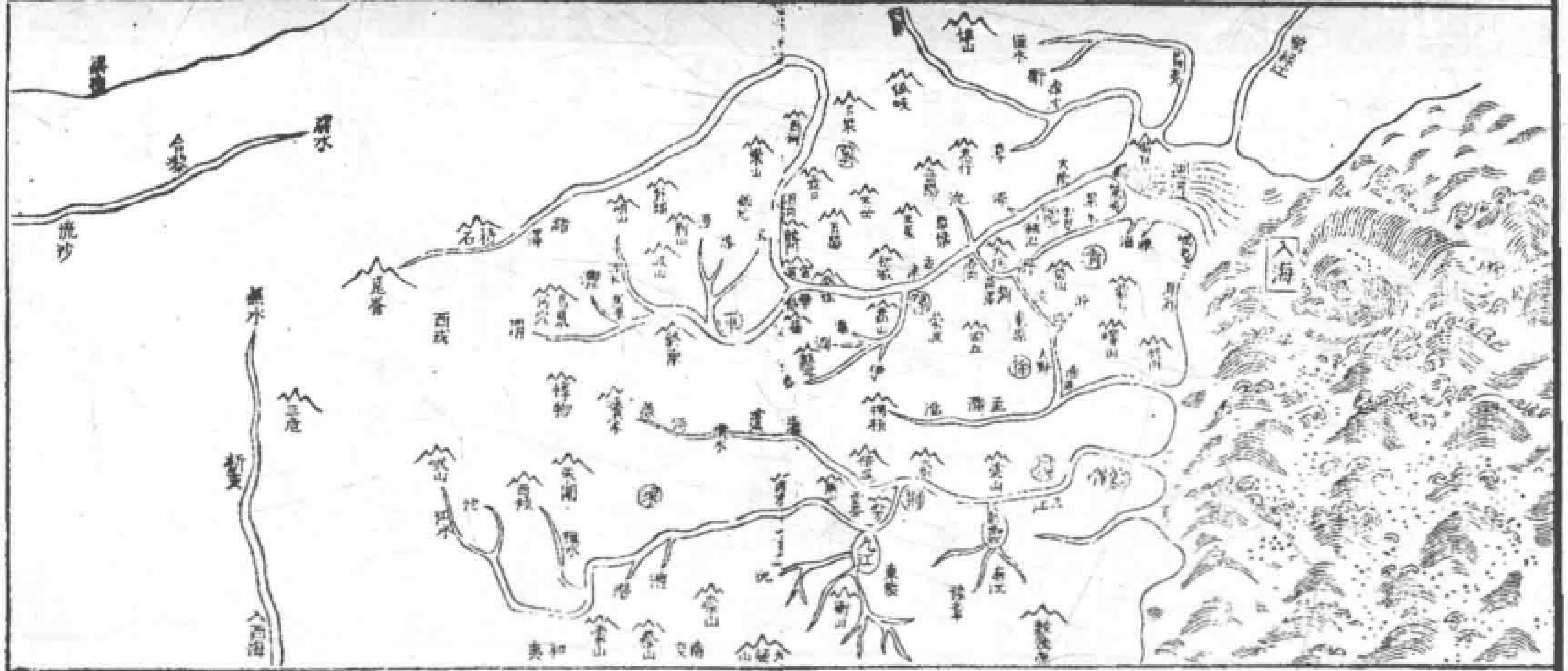
羽舞析白羽爲之形如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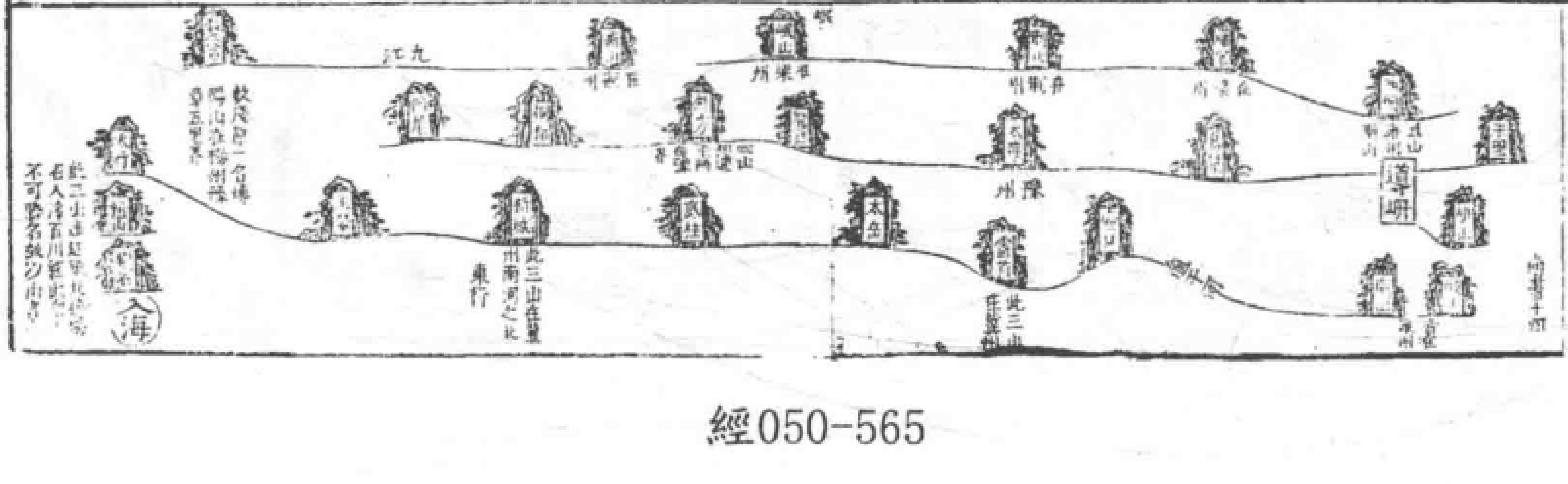
干舞赤大盾也

有苗弗率舜命禹往征之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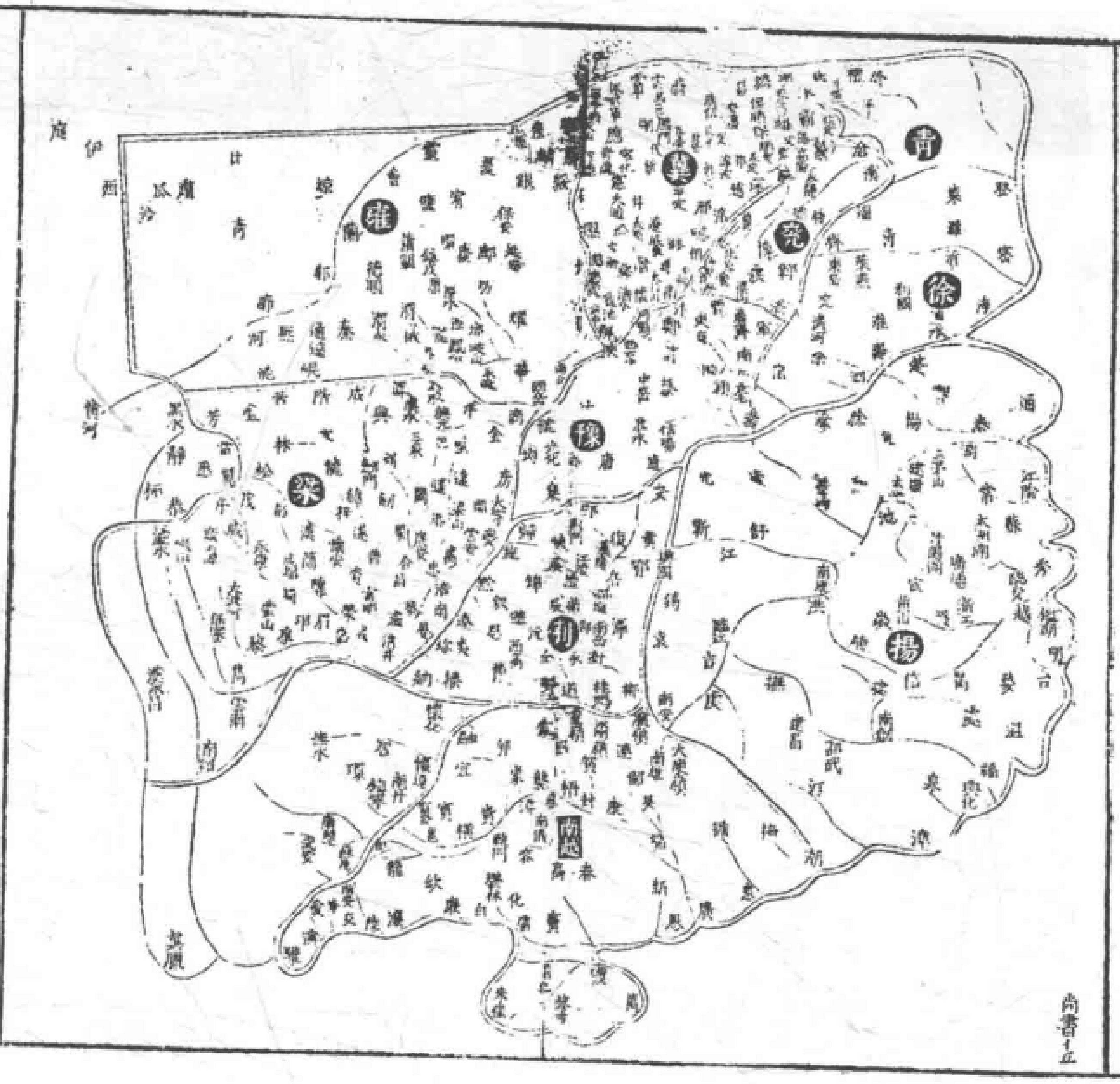
禹貢隨山濬川圖


弱水
流沙
黑水
三危
入南海
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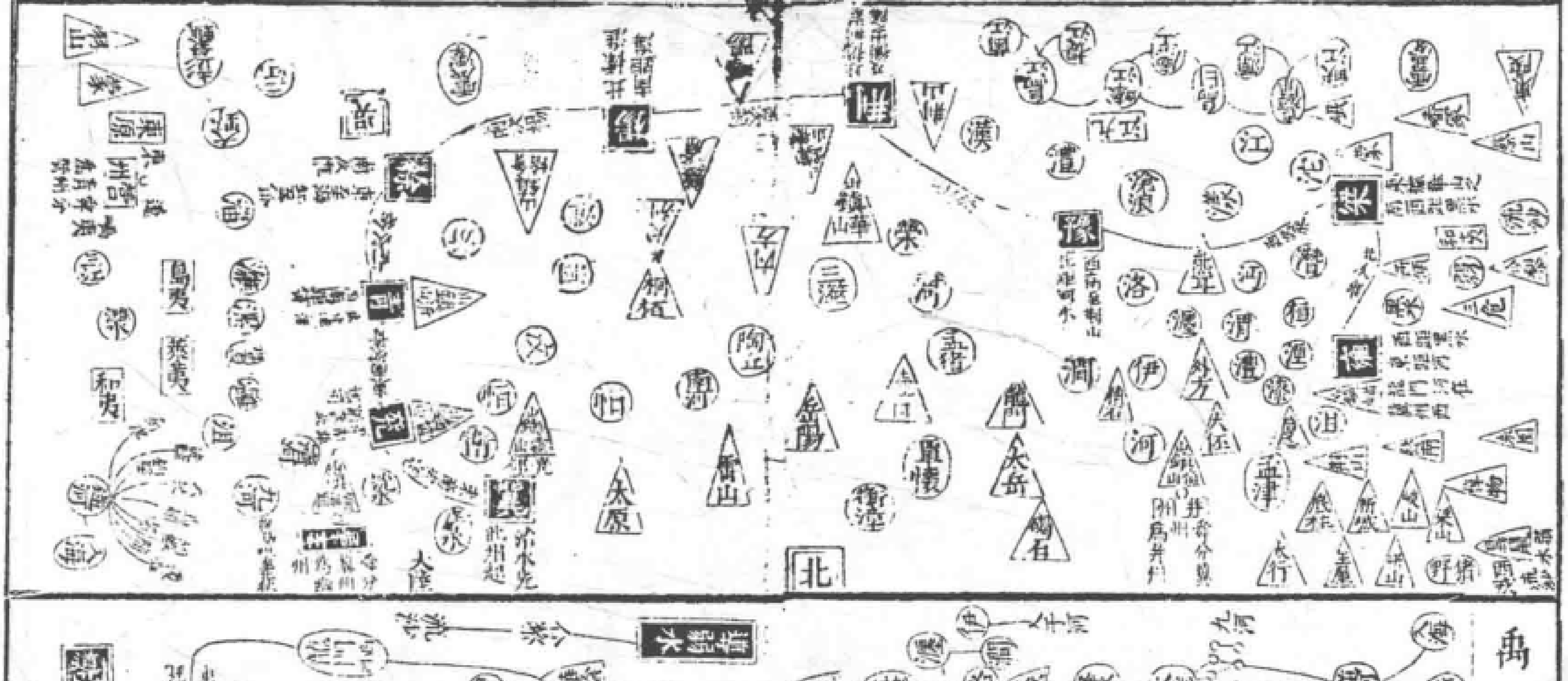
禹貢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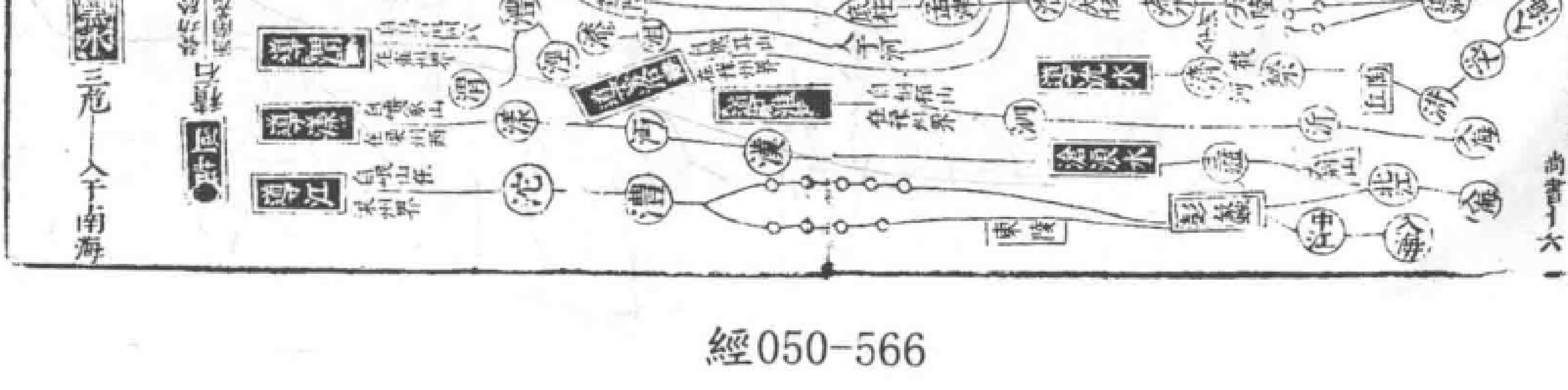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疆界之圖



禹貢治水先後圖



禹貢導川



禹貢九州譜圖

州	四境	土	田	賦	居民	地	附	澤	草木	貢	錫貢	篚	水道
冀	東河西 西河東 南河北	白壤	中中	上上錯	太原	覃懷	島夷						
兗	東南距濟 西北距河	黑墳	中下	貞		桑土		雷夏	草惟繇 木惟條	漆絲		織文	浮于濟漯 達于河
青	東北距海 西南距岱	白墳	上下	中上	海濱		萊夷			鹽絺 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 鈆松怪石		檿絲	浮于汶 達于濟
徐	東至海 北至岱 南及淮	赤埴墳	上中	中中		東原		大野	草木（漸包）	土五色 夏翟 孤桐 浮磬 蠙珠 魚		玄纖縞	浮于淮 泗 達于河
揚	北據淮 南距海	塗泥	下下	下上上錯		島夷		彭蠡 震澤	篠簜 草夭木喬	金三品 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 木	包橘柚	織貝	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
荊	北據荊山 南及衡陽	塗泥	下中	上下				雲夢		（羽毛齒革） 金三品 杶榦栝柏 礪砥砮丹 箘簵楛 包匭菁茅	大龜	（玄纁璣組）	浮于江 沱潛漢 逾于洛 達于河
豫	西南據荊 北距河水	（惟壤墳壚）	中上	錯上中				孟豬（滎波菏澤）		漆枲絺紵	磬錯	纖纊	浮于洛 達于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 西距黑水	青黎	下上	下中三錯		和夷				璆鐵 銀鏤 砮磬 熊羆 狐狸 織皮			浮于潛 逾于沔 入于渭 達于河
雍	西距黑水 東據河（河在冀州西）	黃壤	上上	中下	原隰（三危） 豬野	西戎（三苗）	崑崙 渠搜（析支）	豬野		球 琳 琅 玕			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禹貢九山名數圖

州	山	所在
冀	壺口山	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雷首山	在河東河中府蒲坂縣南
	太岳	在河東彘縣東上黨西一名霍山
	底柱山	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
	析城山	在河東濩澤縣西
	王屋山	在河東垣縣東北
	太行山	在河內懷州山陽縣西北
	常山	在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	在北平驪城縣西南今平州
兗		
青	岱山	在襲慶兗州萊蕪縣
徐	蒙山	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羽山	在東海祝其縣南
豫	大伾山	潞州黎陽縣山是
	熊耳山	在弘農盧氏縣東
	外方山	即中岳嵩高今潁州嵩高山
	桐柏山	在南陽平氏縣東南今唐州
	陪尾山	在江夏安陸縣東北今安州
揚	敷淺原	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歷陵縣南今洪州
荊	荊山	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今襄州
	內方山	一名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	[illegible]
	衡山	在衡州湘南縣東南
梁	岷山	蜀郡湔氐道西山在西徼外
	嶓冢山	[illegible]
	蔡山	不知所在
	蒙山	在蜀郡青衣縣今雅州有蒙頂
雍	岍山	吳岳在扶風汧縣西今隴州
	岐山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
	荊山	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同州
	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縣西南今在洮州
	朱圉山	在天水冀縣南今秦州界
	鳥鼠山	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渭州
	太華山	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
	終南山	在扶風武功縣[illegible]
	惇物山	在武功縣東
	三危山	[illegible]
	積石山	在金城河關縣西南
	三條山	中條自雍州西傾朱圉鳥鼠至太華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南條自雍州嶓冢[illegible]至于荊州荊山內方大別北條自雍州岍岐荊山至冀之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常山碣石

禹貢九州名數圖

冀

衡漳（濁漳出潞州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出上黨）

常水（出常山上曲陽縣今定州東入滱水）

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今真定）

降水（在冀州信都縣今冀州信都）

兗

灉水

沮水

九河（自大陸之北分爲九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青州千乘縣入海）

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今鄄縣）

青

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今沂州至都昌縣入海今濰州）

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西南入濟今濟州）

徐

淮水（出桐柏山旁小山胎簪山會泗沂入海）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

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今沂州）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乘氏今屬曹州）

荊

滄浪水（別流在荊州出荊山今襄州）

三澨（在江夏竟陵縣今復州景陵縣）

澧水（在長沙澧陵縣今澧州）

雲夢澤（[illegible]）

九江（今江州有九江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

楊

三江（南江自豫章下入彭蠡至海中江自岷山至彭蠡北江自漾入海）

彭蠡震澤（震澤吳南大湖名彭蠡江漢合處）

豫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

洛水（出洪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河南鞏縣東入河）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西東南入洛）

澗水（出洪農新安縣東南入洛）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孟縣北）

沇水（在河陽溫縣西北平地今孟州溫縣及濟源縣）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今入洛出溫之西北溫是古之舊縣）

滎澤（在敖倉東南今鄭州滎澤）

河澤（在濟陰定陶縣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梁

江水（出岷山）

沱水（在蜀郡郫縣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

潛水（出嶓冢東西至巴郡江州入江）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漾水）

沔水（在漾之下漢之上經三泉金牛驛爲沔水）

漢水（漾水至武都爲漢水今漢中）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雍

渭水（出鳥鼠同穴）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高陵縣入渭）

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漆沮（出馮翊北地直路縣東渠漆水入渭洛謂之漆水）

弱水（最在西北入於流沙流沙在居延澤之西）

合黎（在張掖郡刪丹縣西北）

流沙（在合黎西即居延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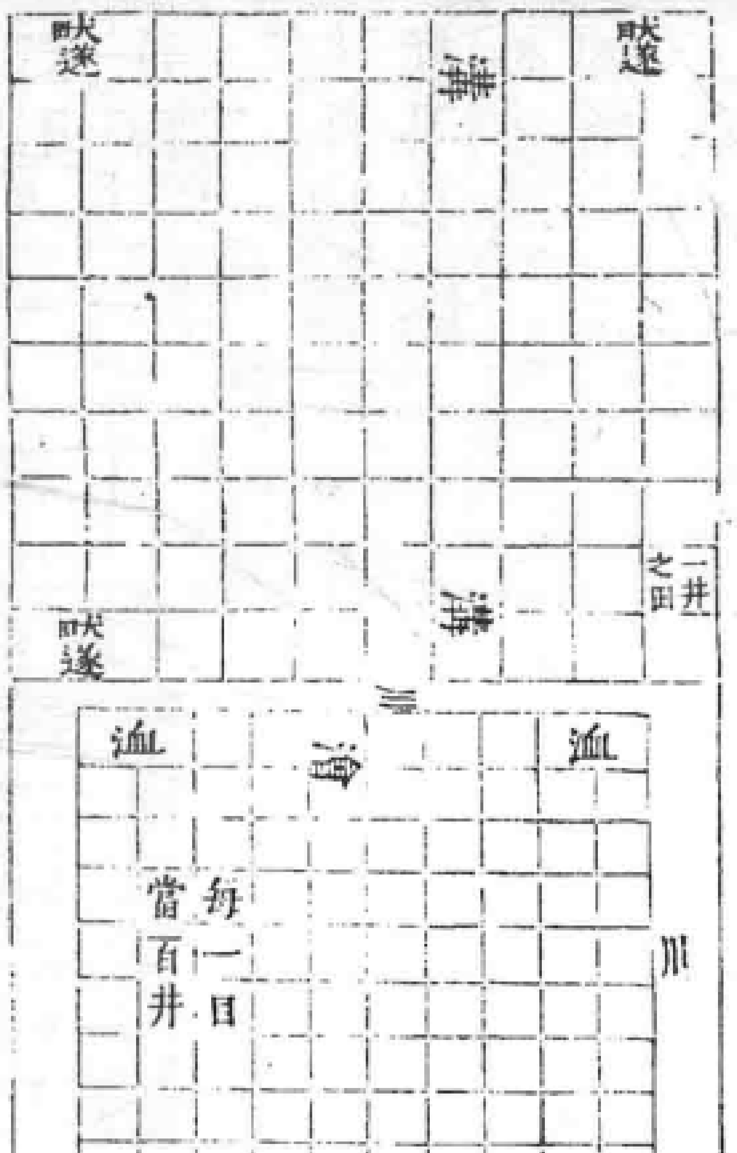
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入于海）

河水（出崑崙山色白[illegible]河水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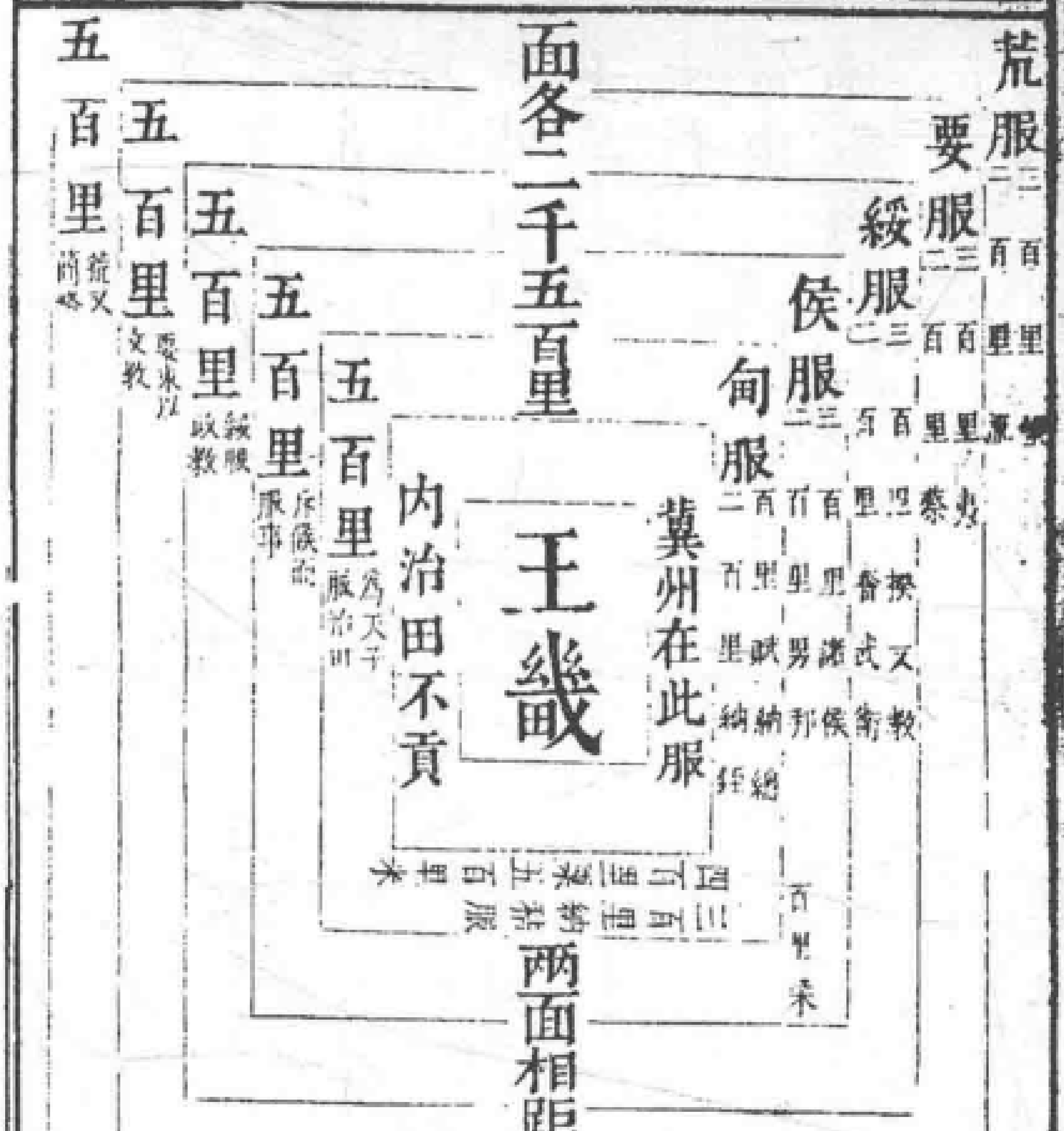
豬野（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

濬畎澮距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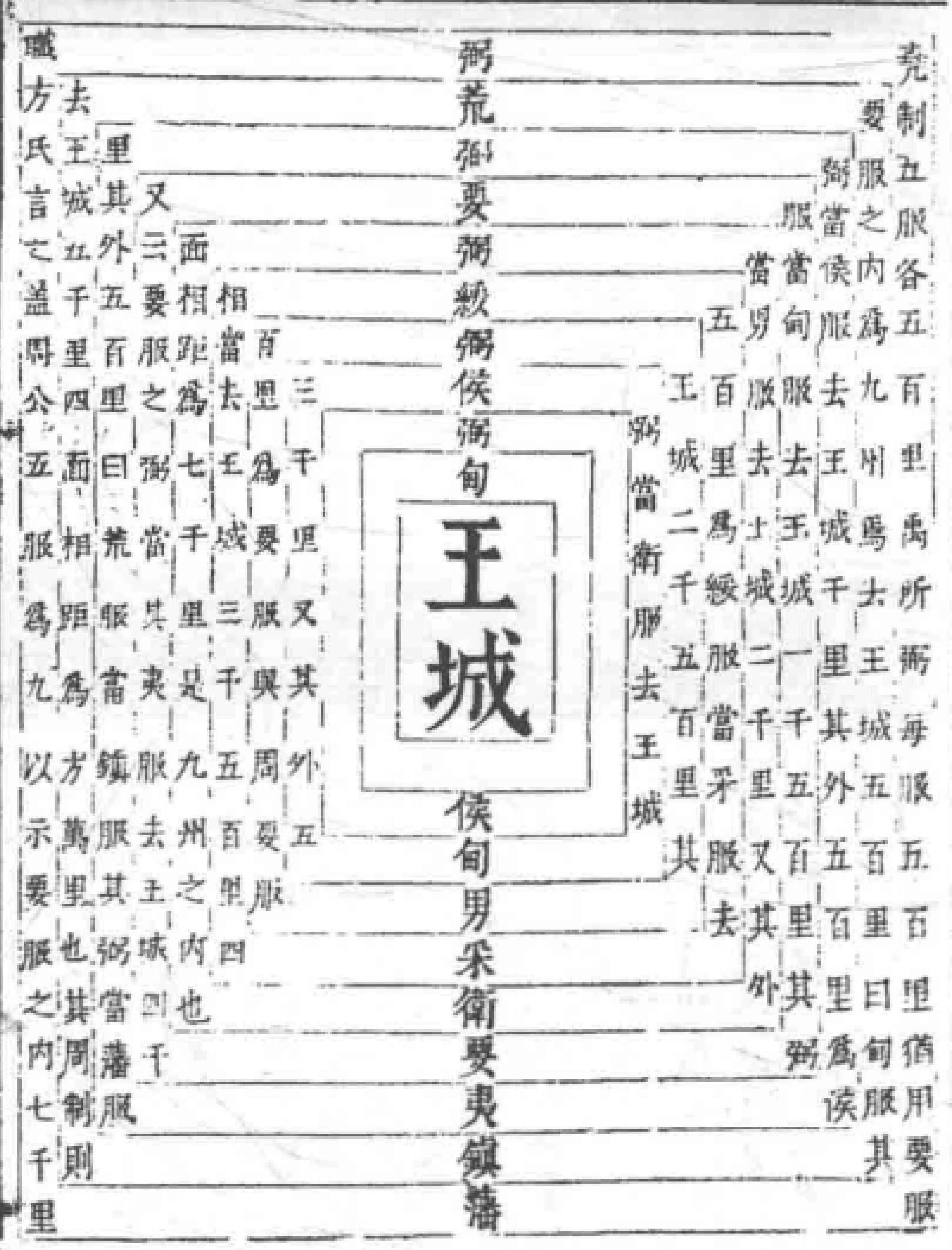
壹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右一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曰澮九澮共入大川一同之田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


畎遂
畎遂
畎遂
溝
溝
一井之田
川
洫
洫
洫
澮
澮
每一日
當百井
三
三

堯制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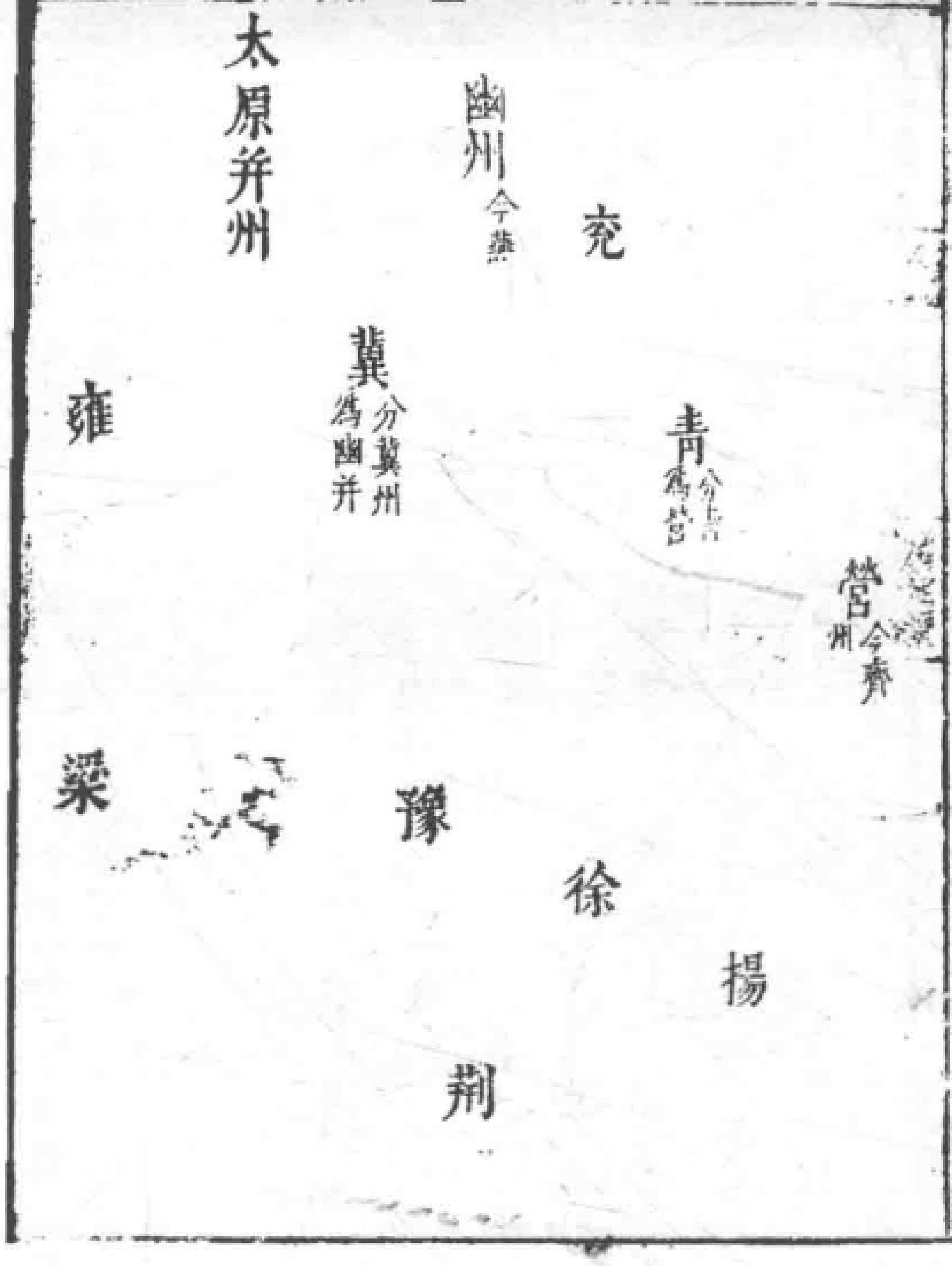

荒服（二百里流 三百里蠻）
要服（二百里蔡 三百里夷）
綏服（二百里奮武衛 三百里揆文教）
侯服（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甸服（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百里賦納總 百里粟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面各二千五百里
王畿
冀州在此服
內治田不貢
兩面相距五千里
五百里（荒服）
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甸服）

弼成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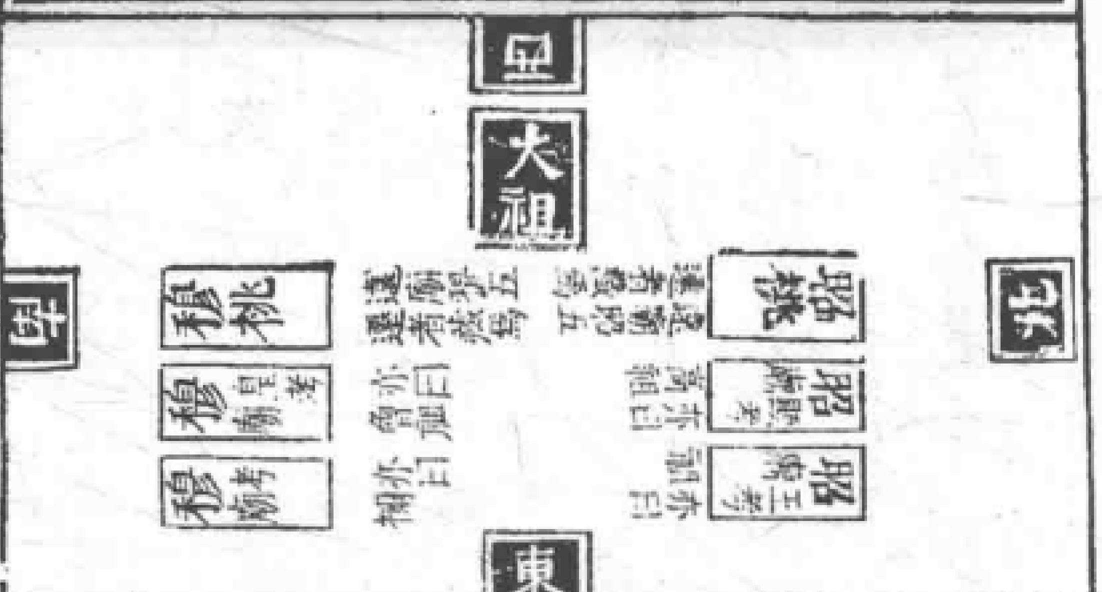

弼荒
弼要
弼綏
弼侯
弼甸
王城
侯
甸
男
采
衛
要
夷
鎮
藩

堯制五服各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猶用要服
要服之內爲九州爲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
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
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
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
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
王城二千五百里其
弼當衛服去王城
三千里又其外五
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
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
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
又三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
里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
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其周制則
職方氏言之盖與公五服爲九以示要服之內七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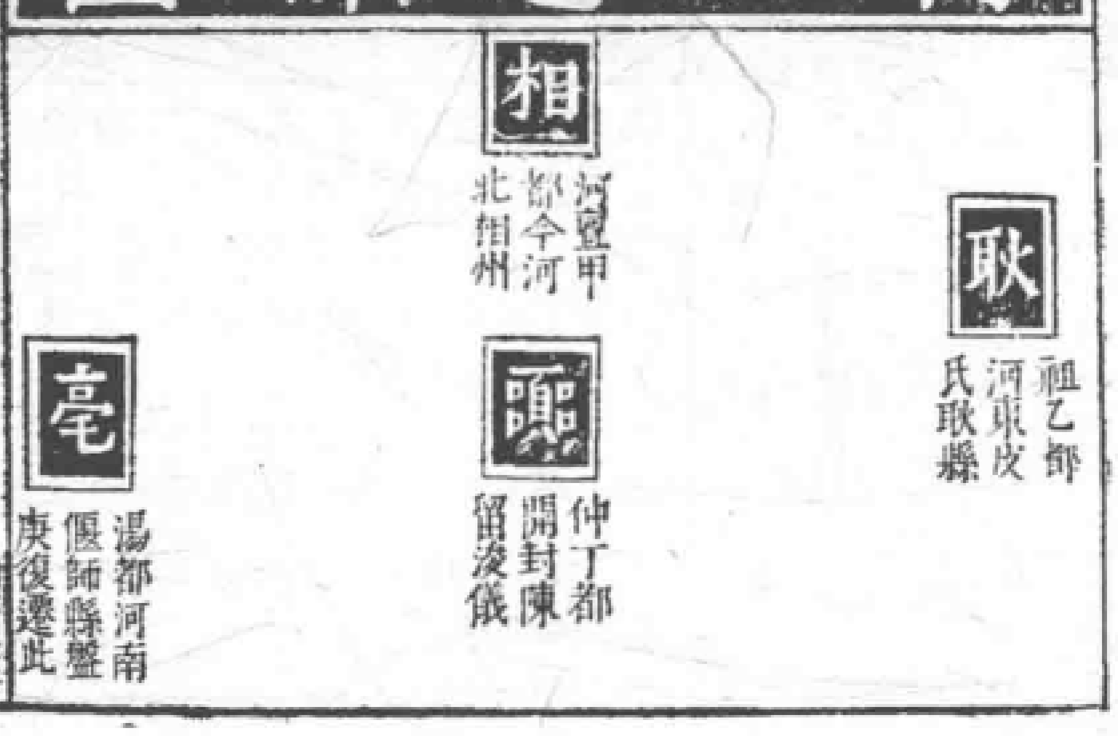
舜十二州圖


太原并州
幽州（今燕）
兗
冀（分冀州爲幽并）
雍
青（分青爲營）
營州（今齊）
梁
豫
徐
揚
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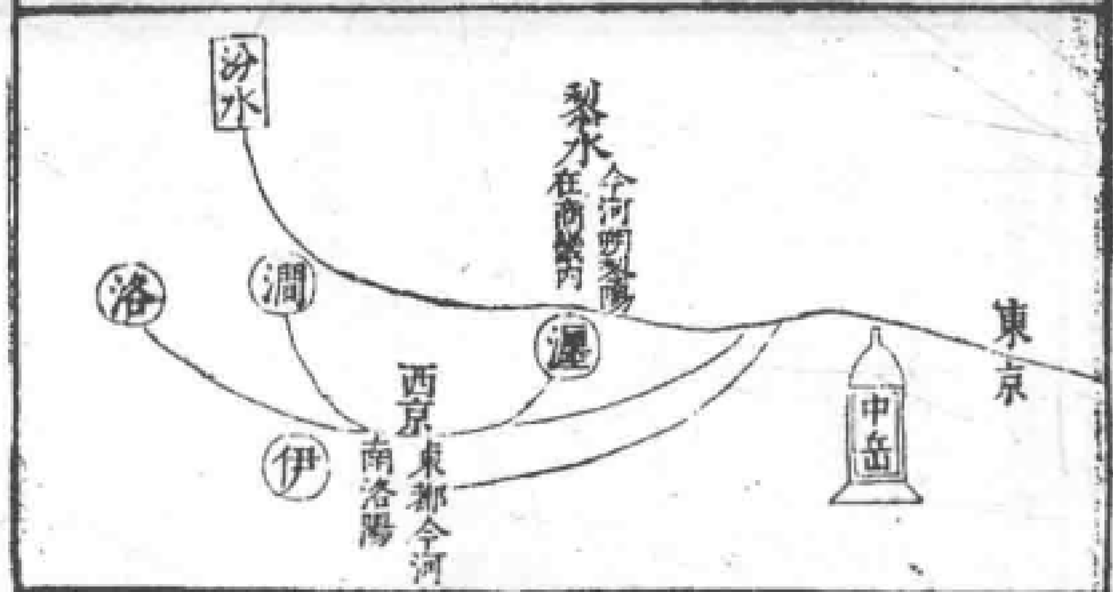
商七廟圖


西
大祖
昭
昭
昭
穆
穆
穆
桃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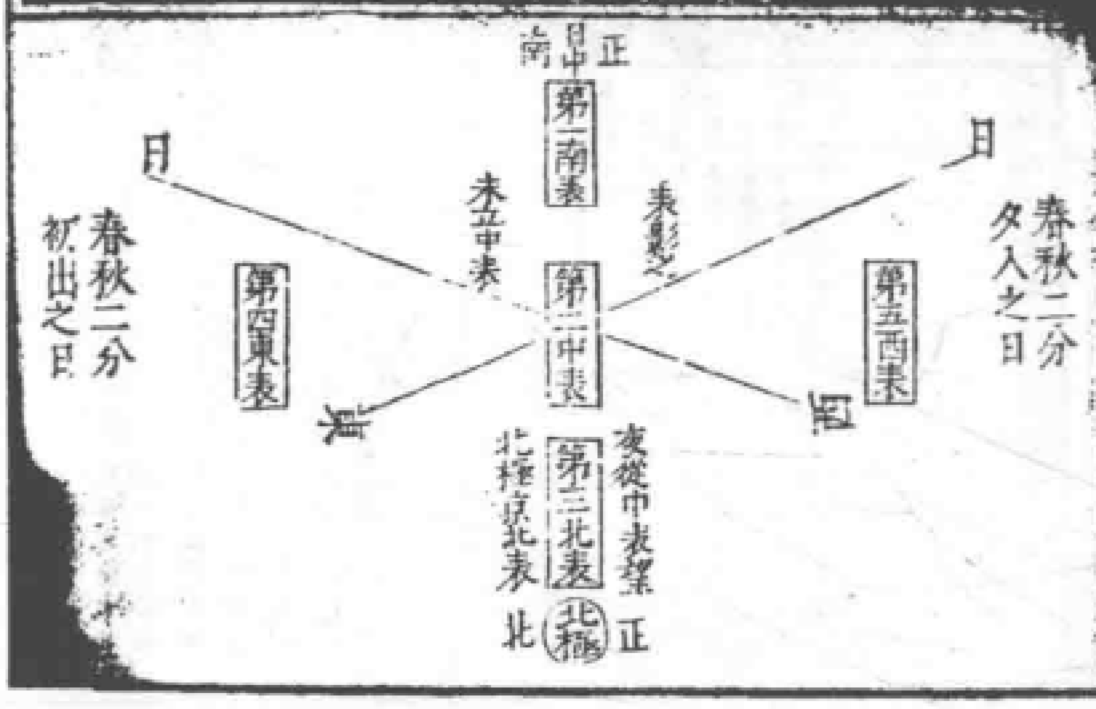
商五遷都圖


相
河亶甲都今河北相州
耿
祖乙都河東皮氏耿縣
亳
湯都河南偃師縣盤庚復遷此
囂
仲丁都開封陳留浚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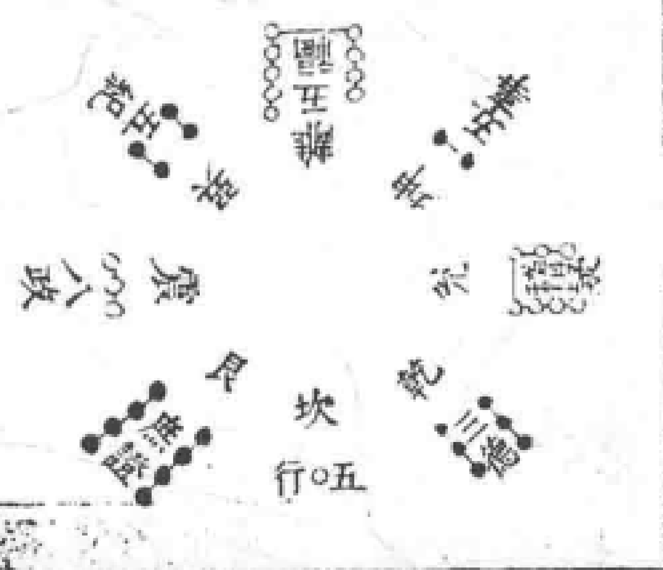
周營洛邑圖


汾水
黎水（今河明黎陽在商畿內）
洛
澗
瀍
伊
西京南洛陽
東都今河
中岳
東京

召誥中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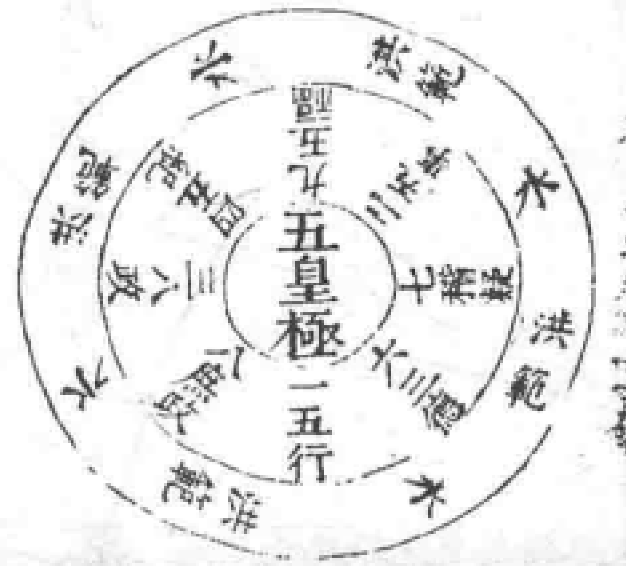

正南日中
第一南表
日
春秋二分初出之日
第四東表
未立中表
第二中表
表影之
第五西表
日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東
西
夜從中表望北極戾北表
第三北表
正北
北極

九疇本河圖



一九為十二八為十三七為十四六為十此河圖以虛數相合而為四十者也若九疇則以實數相合而為五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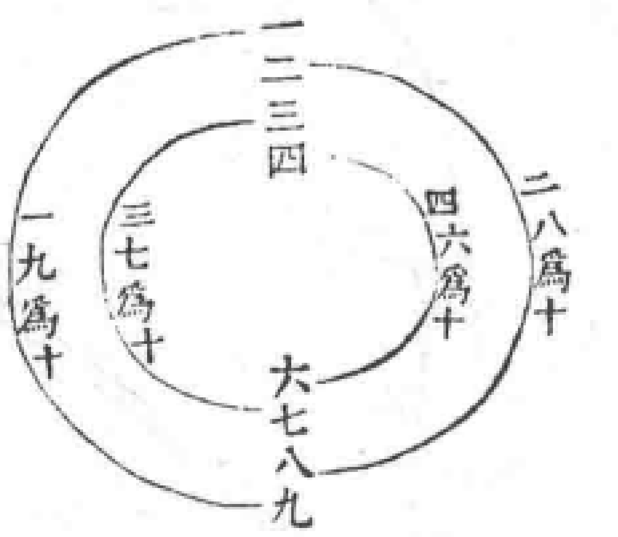
洪範九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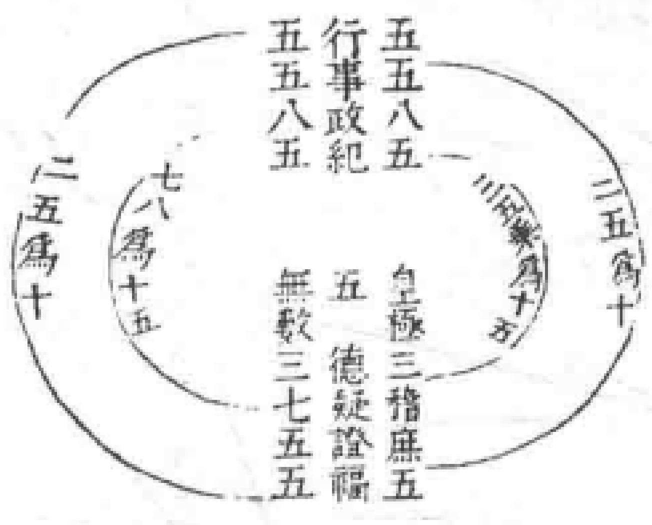
水在天地之外包含天地而範圍之故曰洪範而九疇則在天地之內矣鯀堙洪水不畀洪範九疇禹能治水天錫九疇此也

九疇虛五用十圖

皇極虛五無數也九疇外有六極用十也


一二三四
六七八九
一九為十
二八為十
三七為十
四六為十

九疇合八數圖


五五八五
行事政紀
五五八五
皇極三稽庶五
五德疑證福
無數三七五五
二五為十
七八為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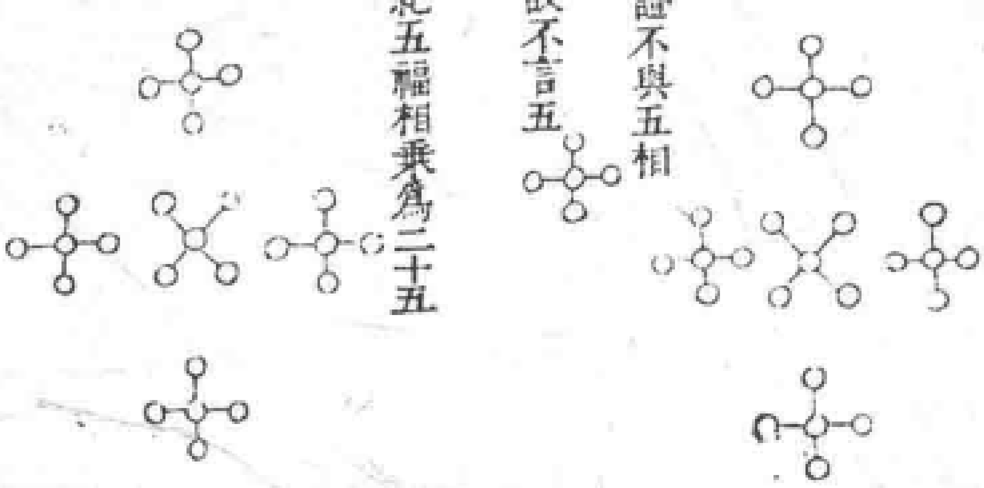
合為十者二合為十五者亦二總而為大衍之數五十

九疇相乘得數圖

五行五事相乘為二十五

庶證不與五相乘故不言五

五紀五福相乘為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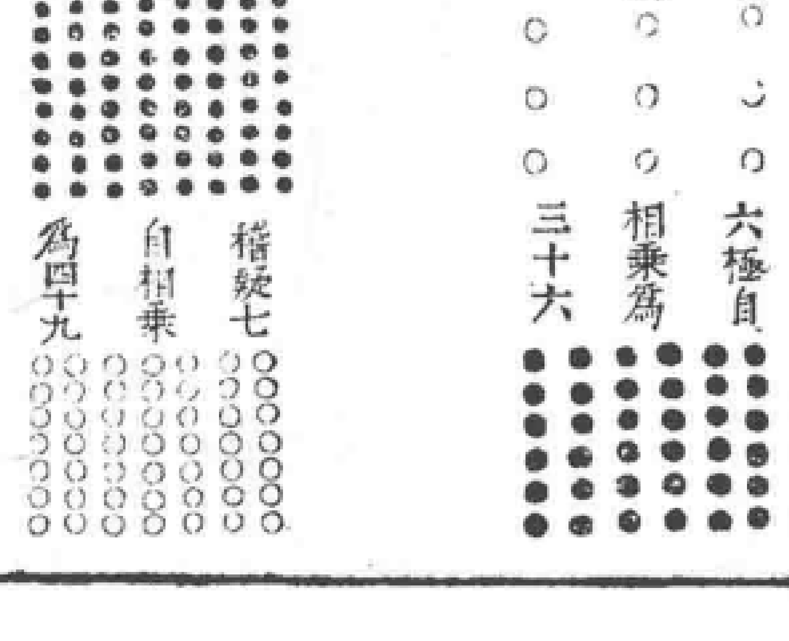
右五疇相乘象天圓而有變

三德自相乘為九

六極自相乘為三十六

八政自相乘為六十四

稽疑七自相乘為四十九



右四疇相乘象地方而無變

劉向洪範傳圖

木	金	火	水	土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木不曲直	金不從革	火不炎上	水不潤下	稼穡不成	
貌不恭謂不肅	言不從謂不乂	視不明謂不哲	聽不聰謂不謀	思不容謂不聖	皇不極謂不建
咎狂	咎僭	咎舒	咎急	咎蒙	咎眊
罰常雨	罰常暘	罰常燠	罰常寒	罰常風	罰常陰
厥極惡順之其福攸好德	厥極憂順之其福康寧	厥極疾順之其福壽	厥極貧順之其福富	[illegible]	厥極弱

老泉先生洪範之圖

皇極之建	皇極不建
貌肅恭	貌不恭狂
言從乂	言不從僭
視明哲	視不明豫
聽聰謀	聽不聰急
思睿聖	思不睿蒙
木曲直	木不曲直
金從革	金不從革
火炎上	火不炎上
水潤下	水不潤下
土稼穡	土不稼穡
時雨	常雨
時暘	常暘
時燠	常燠
時寒	常寒
時風	常風
五福	六極

皇極居次五圖

一二三四五皇極六七八九

一 二 三 四 五皇極 六 七 八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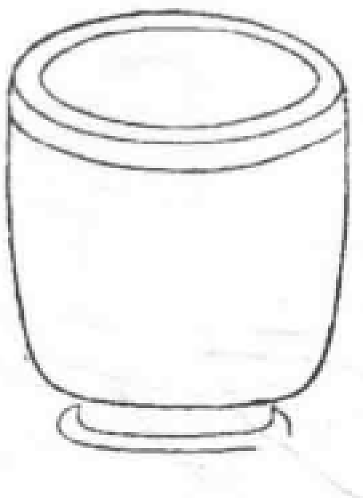
皇極不言數圖

五五八五
行事政紀
一二三四五皇極六七八九
三稽庶五
德疑徵福

一水生
二火生
三木生
四金生
六水成
七火成
八木成
九金成

周宗彝

武王邦諸



侯班宗彝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傳言班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諸侯尊卑各有分故曰分器春秋左氏傳昭十二年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昭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六年五服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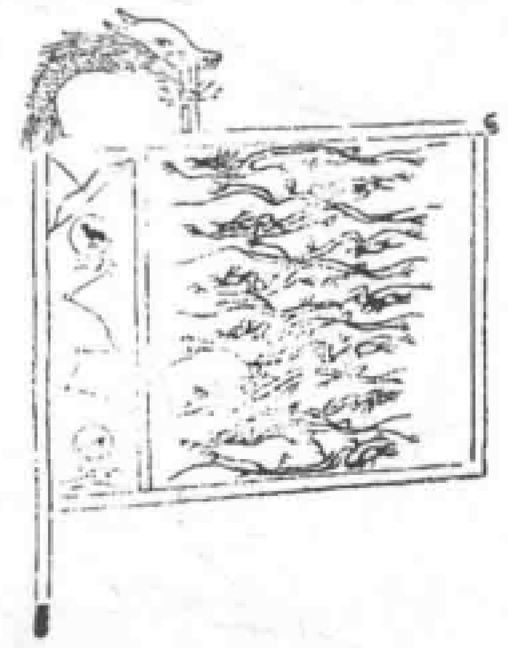
侯服朝——一年侯服朝
侯服朝——二年甸服朝
侯服朝——三年男服朝
侯服朝——四年甸服朝
采服朝
侯服朝——五年衛服朝
侯服朝——六年甸服朝
侯服朝——七年侯服朝　男服朝
侯服朝——八年甸服朝　采服朝
侯服朝——九年男服朝
侯服朝——十年衛服朝　甸服朝
侯服朝——男
侯服朝——十二年侯服從王巡守　男服從王巡守　甸服從王巡守　衛服從王巡守　采服從王巡守

每年	侯東來	一見
每年	侯南來	一見
每年	侯西來	一見
每年	侯北來	一見
二年	甸東來	一見
二年	甸南來	一見
二年	甸西來	一見
二年	甸北來	一見
四年	采東來	一見
四年	采南來	一見
四年	采西來	一見
四年	采北來	一見

春朝夏宗
秋覲冬遇

五年	衛東來	一見
五年	衛南來	一見
五年	衛西來	一見
五年	衛北來	一見
六年	蠻東來	一見
六年	蠻南來	一見
六年	蠻西來	一見
六年	蠻北來	一見
三年	男東來	一見
三年	男南來	一見
三年	男西來	一見
三年	男北來	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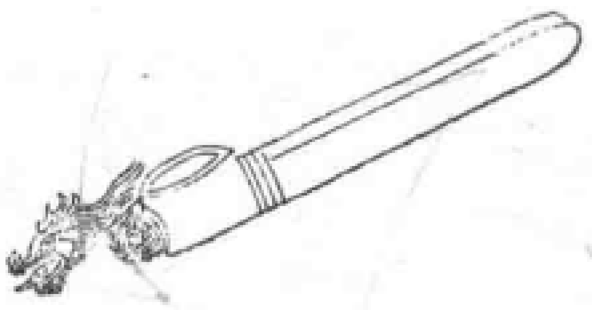
君牙太常圖


王建太常十有二斿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斿交

畫升龍降龍皆正幅用絳帛爲質斿則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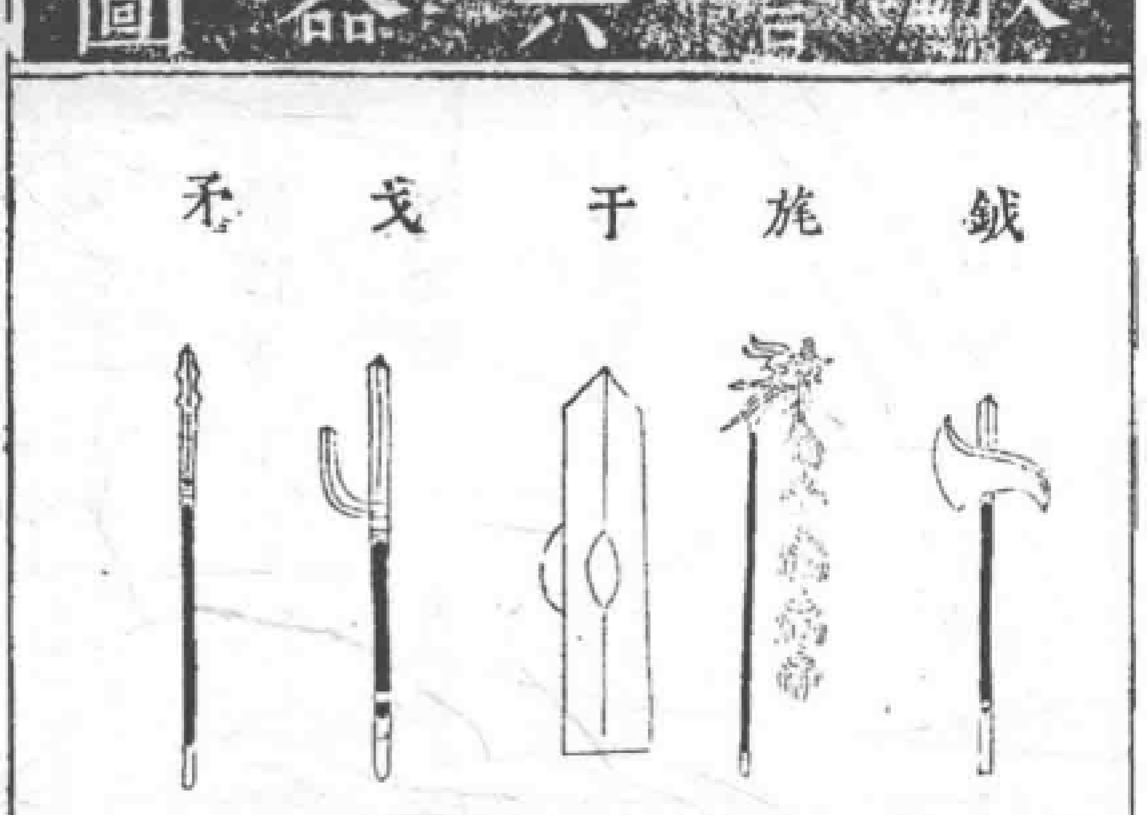
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鄭氏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祭先王祭之

平王錫圭瓚圖


瓚槃口徑皆可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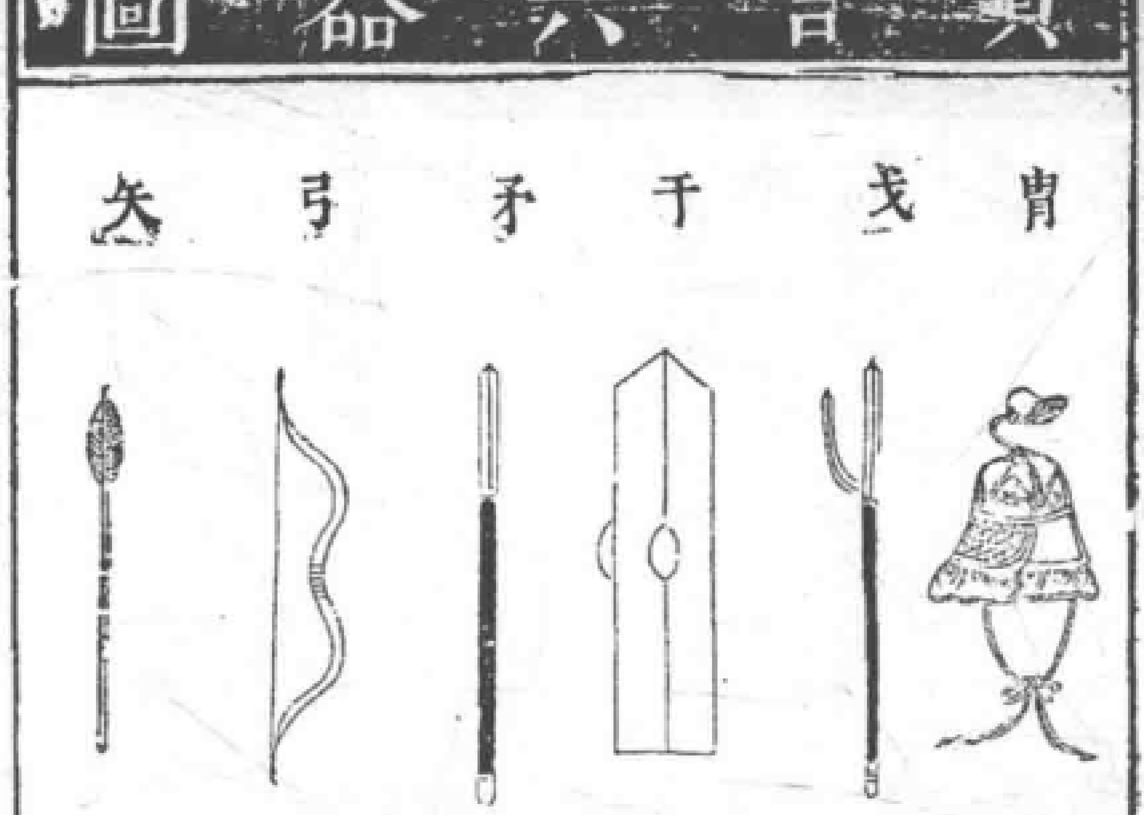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　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祼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黄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黄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

牧誓兵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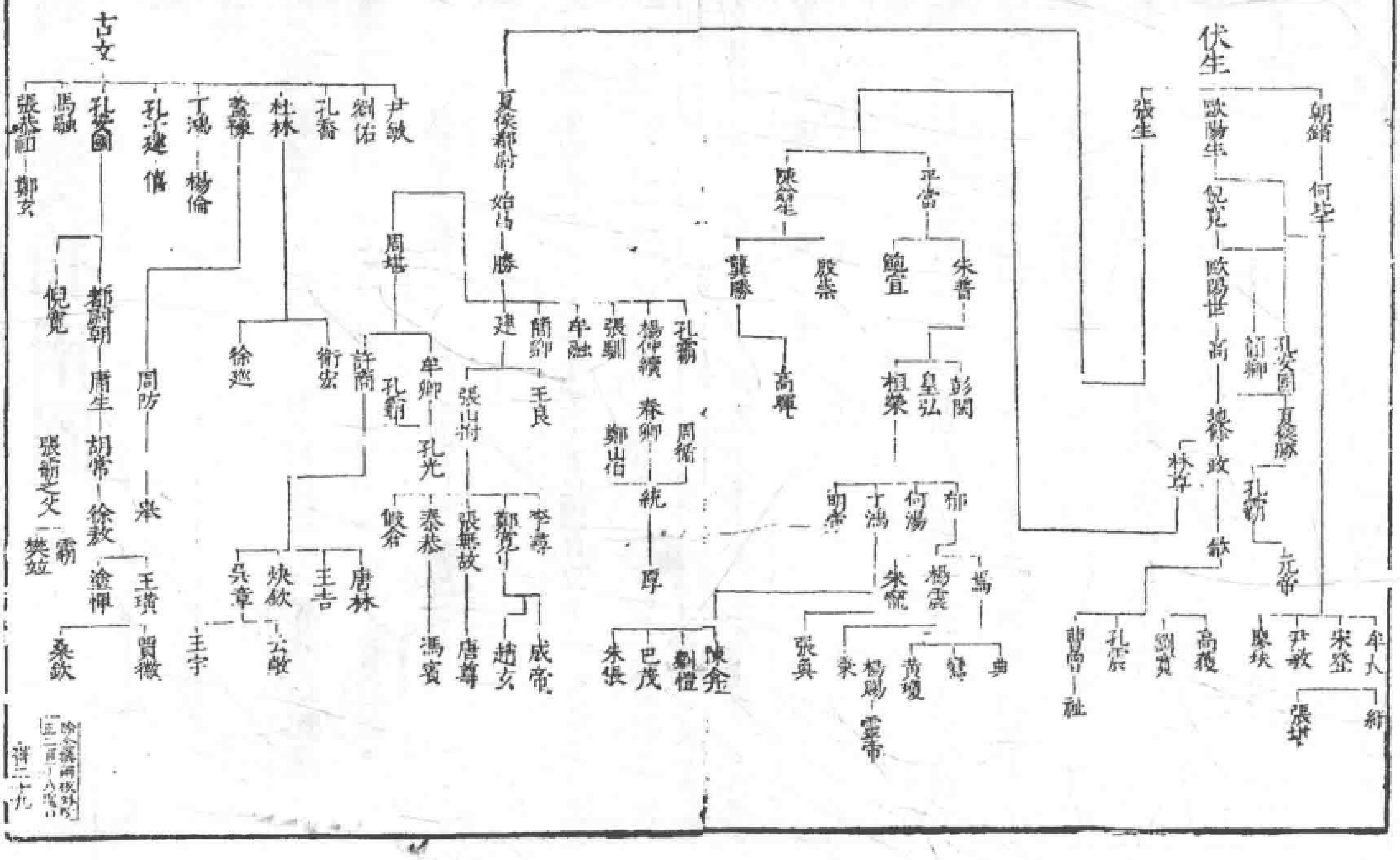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傳曰鉞以黄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誓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正義引考工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其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而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費誓兵器圖



費誓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鄭云敿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敿理穿治之干是楯敿施也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每弓一矢百弓十矢千其數欲備足也　舊圖二篇但畫兵器今略載其文

漢儒傳授書學圖


伏生
朝錯
何比干
歐陽生
兒寬
歐陽世
高
地餘
政
歙
簡卿
孔安國
夏侯勝
孔霸
元帝
張生
林尊
平當
陳翁生
朱普
鮑宣
殷崇
龔勝
高暉
彭閎
皇弘
桓榮
郁
何湯
丁鴻
朝帝
焉
楊震
朱寵
典
魏
黃瓊
楊賜
靈帝
秉
張奐
曹曾
祉
孔宏
劉寬
高獲
樂恢
尹敏
宋登
牟長
紆
張楷
古文
尹敏
劉佑
孔喬
杜林
蓋豫
丁鴻
楊倫
孔僖
孔安國
馬融
張恭祖
鄭玄
都尉朝
庸生
胡常
徐敖
塗惲
王璜
賈徽
桑欽
兒寬
張霸之父
霸
樊並
周防
來
徐巡
衛宏
夏侯都尉
始昌
勝
建
周堪
許商
牟卿
孔霸
孔光
張山拊
王良
簡卿
牟融
張馴
楊仲續
孔霸
秦卿
鄭山拊
周循
統
厚
陳弇
劉愷
巴茂
朱張
假倉
秦恭
張無故
鄭寬中
李尋
唐尊
趙玄
成帝
馮賓
吳章
炔欽
王吉
唐林
王宇
公敞

毛詩正變指南圖目錄

詩篇名
周公世次
衛世次
鄭世次
陳世次
秦世次
族譜
十五國風地理圖
公劉相陰陽圖
齊國風挈壺氏圖
甫田歲取十千圖
萬夫之田
作詩時世
名公世次
齊世次
曹世次
晉世次
宋世次
十五國風譜
日居月諸圖
楚丘揆日景圖
大田雨我公田圖
百夫之田
載芟耤田圖
時邁巡狩圖
清廟閟宮圖
斯干考室圖
商頌玉鑾圖
釋木名
釋穀名
釋獸名
釋魚名
釋衣服制名
釋禮樂器名
四詩傳授圖
我將明堂圖
辟雍泮宮圖
秦國風小戎圖
釋草名
釋菜名
釋鳥名
釋蟲名
釋馬名
釋車馬器名
釋兵農器名

毛詩正變指南圖目錄終

毛詩正變指南圖

詩篇名

周南十一篇

關雎后妃之德 葛覃后妃之本 卷耳后妃之志 樛木后妃逮下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 桃夭后妃之所致 兎罝后妃之化 芣苢后妃之美

漢廣德廣所及 汝墳道化行 麟之趾關雎之應

召南十四篇

鵲巢夫人之德 采蘩夫人不失職 草蟲大夫妻以禮自防 采蘋大夫妻循法度

甘棠美召伯 行露召伯聽訟 羔羊鵲巢之功致 殷其靁勸以義

摽有梅男女及時 小星惠及下 江有汜美媵 野有死麕惡無禮

何彼襛矣美王姬 騶虞鵲巢之應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言仁而不遇 綠衣衛莊姜傷已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衛莊姜傷已

終風衛莊姜傷已 擊鼓怨州吁 凱風美孝子 雄雉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 谷風刺夫婦失道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 旄丘責衛伯

簡兮刺不用賢 泉水衛女思歸 北門刺仕不得志 北風刺虐

靜女刺時 新臺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思伋壽

鄘國風十篇

柏舟共姜自誓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 桑中刺奔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蝃蝀止奔 相鼠刺無禮

干旄美好善 載馳許穆夫人作

衛國風十篇

淇澳美武公之德 考槃刺莊公 碩人閔莊姜 氓刺時

竹竿衛女思歸 芄蘭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伯兮刺時

有狐刺時 木瓜美齊桓公

王國風十篇

黍離閔宗周 君子于役刺平王 君子陽陽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

中谷有蓷閔周 兎爰閔周 葛藟王族刺平王 采葛懼讒

大車刺周大夫 丘中有麻思賢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美武公 將仲子刺莊公 叔于田刺莊公 大叔于田刺莊公

清人刺文公 羔裘刺朝 遵大路思君子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刺忽 山有扶蘇刺忽 蘀兮刺忽 狡童刺忽

褰裳思見正 丰刺亂 東門之墠刺亂 風雨思君子

子衿刺學校廢 揚之水閔無臣 出其東門閔亂 野有蔓草思遇時

溱洧刺亂

齊國風十一篇

雞鳴思賢妃 還刺荒 著刺時 東方之日刺衰

東方未明刺無節 南山刺襄公 甫田大夫刺襄公 盧令刺荒

敝笱刺文姜 載驅齊人刺襄公 猗嗟刺魯莊公

魏國風七篇

葛屨刺褊 汾沮洳刺儉 園有桃刺時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
十畝之間刺時 伐檀刺貪 碩鼠刺重斂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刺晉僖公 山有樞刺晉昭公 揚之水刺晉昭公 椒聊刺晉昭公
綢繆刺晉亂 杕杜刺時 羔裘刺時 鴇羽刺時
無衣美晉武公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 葛生刺晉獻公 采苓刺晉獻公
秦國風十篇
車鄰美秦仲 駟驖美襄公 小戎美襄公 蒹葭刺襄公
終南戒襄公 黃鳥哀三良 晨風刺康公 無衣刺用兵
渭陽康公念母 權輿刺康公
陳國風十篇
宛丘刺幽公 東門之枌疾亂 衡門誘僖公 東門之池刺時
東門之楊刺時 墓門刺陳佗 防有鵲巢憂讒賊 月出刺好色
株林刺靈公 澤陂刺時
鄶國風四篇
羔裘大夫以道去君 素冠刺不能三年 隰有萇楚疾恣 匪風思周道
曹國風四篇
蜉蝣刺奢 候人刺近小人 鳲鳩刺不壹 下泉思治
豳國風七篇
七月周公陳王業 鴟鴞周公救亂 東山周公東征 破斧美周公
伐柯美周公 九罭美周公 狼跋美周公
小雅八十篇

鹿鳴燕羣臣嘉賓 四牡勞使臣之來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 常棣燕兄
伐木燕朋友故舊 天保下報上 采薇遣戍役 出車勞還率
杕杜勞還役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白華孝子潔白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 南有嘉魚樂與賢 南山有臺樂得賢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蓼蕭澤及四海 湛露天子燕諸侯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樂育材 六月宣王北伐 采芑宣王南征
車攻宣王復古 吉日美宣王田 鴻鴈美宣王 庭燎美宣王
沔水規宣王 鶴鳴誨宣王 祈父刺宣王 白駒大夫刺宣王
黃鳥刺宣王 我行其野刺宣王 斯干宣王考室 無羊宣王考牧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 正月大夫刺幽王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小旻大夫刺幽王 小宛大夫刺幽王 小弁刺幽王 巧言刺幽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 巷伯刺幽王 谷風刺幽王 蓼莪刺幽王
大東刺亂 四月大夫刺幽王 北山大夫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 鼓鍾刺幽王 楚茨刺幽王 信南山刺幽王
甫田刺幽王 大田刺幽王 瞻彼洛矣刺幽王 裳裳者華刺幽王
桑扈刺幽王 鴛鴦刺幽王 頍弁諸公刺幽王 車舝大夫刺幽王
青蠅大夫刺幽王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 魚藻刺幽王 采菽刺幽王
角弓父兄刺幽王 菀柳刺幽王 都人士刺衣服無常 采綠刺怨曠
黍苗刺幽王 隰桑刺幽王 白華周人刺幽后 緜蠻微臣刺亂
瓠葉大夫刺幽王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 苕之華大夫閔時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

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 棫樸文王能官人
旱麓受祖 思齊文王所以聖 皇矣美周 靈臺民始附
下武繼文 文王有聲繼伐 生民尊祖 行葦忠厚
既醉太平 鳧鷖守成 假樂嘉成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 板凡伯刺厲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 桑柔芮伯刺厲王 雲漢仍叔美宣王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祀文王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 維清奏象舞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
天作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祀武王 思文后稷配天 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
振鷺二王後來助祭 豐年秋冬報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季冬獻魚春獻鮪
雝禘太祖 載見諸侯始見武王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武奏大武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 訪落嗣王謀於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 小毖嗣王求助
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 良耜秋報社稷 絲衣繹賓尸 酌告成大武
桓講武類禡 賚大封於廟 般巡狩祀四嶽河海

魯頌四篇

駉頌僖公 有駜頌僖公君臣有道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宇

商頌五篇

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玄鳥祀高宗 長發大禘 殷武祀高宗

作詩時世

二南譜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右文王詩

甘棠 何彼襛矣

右武王詩

二南皆文武而列于周召盖周公分陝而治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於周南之地者繫于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繫於召公

邶鄘衛譜

邶栢舟

衛頃侯詩繫周夷王世

綠衣 考槃 碩人

衛莊公詩繫周平王世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衛州吁詩繫周桓王世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衛宣公詩繫周桓王世
鄘栢舟
衛武公詩繫周宣王世
墻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芄蘭
衛惠公詩繫周桓王世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木瓜
衛文公詩繫周惠王世
載馳
衛戴公詩繫周惠王世
淇澳
衛武公詩繫周平王世
河廣
衛文公詩繫周襄王世（後譜云惠襄之閒）

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于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自頃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成巳下無詩

王國風譜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周平王詩
兔爰　采葛　大車
周桓王詩
丘中有麻
周莊王詩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爲西都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爲東都卽今河南周公往營成周卽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下同諸侯詩不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變風

檜國風譜

（此合在陳國風之下曹國風之上）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檜妘姓之國無世攷其詩當在周夷厲之閒

鄭國風譜

緇衣
鄭武公詩繫周平王世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羔裘　遵大路
鄭莊公詩繫周桓王世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蘀兮
鄭莊公詩繫周莊王世

有女同車
鄭昭公詩繫周莊王世
褰裳
鄭厲公詩繫周莊王世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鄭昭公詩繫周釐王世
溱洧
鄭厲公詩繫周惠王世
清人
鄭莊公詩繫周桓王世

周宣王封母弟友於鄭至平王時鄭之風始變自桓至文凡六世有詩者五繆公以下無詩

齊國風譜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齊哀公詩繫周懿王世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襄公詩繫周莊王世

周武王封太公望于營丘是爲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名而烹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桓公已下無詩

魏國風譜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之間

唐國風譜

蟋蟀
晉僖侯詩繫周宣王世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晉昭侯詩繫周平王世
無衣　有杕之杜
晉武公詩繫周釐王世
葛生　采苓
晉獻公詩繫周惠王世

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堯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秦國風譜

車鄰
秦仲詩繫周宣王世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秦襄公詩繫周平王世
黃鳥
秦穆公詩繫周襄王世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秦康公詩繫周襄王世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當宣王時命爲大夫而變風
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三共公以下無詩

陳國風譜

宛丘　東門之枌
陳幽公詩繫周共和之間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陳釐公詩繫周宣王世
墓門
陳桓公詩繫周桓王世
防有鵲巢　月出
陳宣公詩繫周襄王世
株林　澤陂
陳靈公詩繫周頃王世
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
凡十八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成公巳下無詩

曹國風譜

蜉蝣
曹昭公詩繫周惠王世
候人　鳲鳩　下泉
曹共公詩繫周頃王世
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凡十五君至于
共公有詩者二自共公以下無詩

豳國風譜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焉及成王
時周公遭四國流言之變居于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
爲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此叙巳志而作七月
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

小雅詩譜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右文王詩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右武王詩
棠棣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右成王詩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右宣王詩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注并小旻爲刺厲王）　雨無正　小旻
小宛（右四詩鄭譜載繫厲王）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右幽王詩（正篇厲王詩附于此　餘四十篇幽王詩）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鎬豐之時詩也小雅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變雅五十八篇自六月之後是也

大雅詩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縣

右文王詩

文王　大明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右成王詩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右厲王詩

雲漢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右宣王詩

瞻卬　召旻

右幽王詩

大雅正十八篇變十三篇自文王至卷阿爲正雅自民勞之後皆爲變雅

周頌

時邁　桓　賚　般

武王時作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成王時作

周頌之作按左氏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鄭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即政之初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周公伯禽受封於魯十四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既甍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商湯中宗高宗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代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時得五篇

周公世次

周公旦—伯禽—考公—煬公（考公弟）—幽公—魏公（幽公弟）—厲公—獻（厲公弟）—眞—武（眞公弟）—懿—
伯御（懿公兄括之子）—孝（懿公弟）—惠—隱—桓（隱公弟）—莊—閔—僖（閔公庶兄）—文—宣—成—襄—昭
定（昭公弟）—哀—悼—元—穆—共—康—景—平—文—頃

召公世次

召公奭（至九世）—惠侯—釐（惠之子）—頃（釐之子）—哀（頃之子）—鄭（哀之子）—繆（鄭之子）—宣（繆之子）—桓—莊公—襄—桓—
宣—昭—武—文—懿—惠—悼—共—平—簡—獻—孝—成
湣—釐—桓—文—易王—子噲—昭—惠（昭之子）—武成—孝（武成子）—王喜（孝之子）

衛世次

康叔—康伯—考伯—嗣伯—疌伯—靖伯—貞伯—頃侯—釐侯—共伯—武公（共伯弟）
莊公—桓公—宣公（[illegible]）—惠公—黔牟（羣公子）—懿公（惠公子）—戴公（公子頑之子）—文公（戴公弟）—成公—穆公—定公—
獻公—殤（定公弟）—襄（獻公子）—靈—出（靈公孫）—莊（出公父）—班師（衛人所立）—君起（靈公子）—悼（出公季父）—敬—昭—懷（昭公子）
慎（敬公孫）—聲—成—平侯（貶號曰侯）—嗣君（貶號曰君）—懷—元—君角

齊世次

大公—丁公呂伋—乙公—癸公—哀公—胡公（哀公弟）—獻公（哀公母弟）—武—厲—文（厲公子）—成—莊—
釐—襄—桓（襄公弟）—孝—昭（孝公弟）—懿（孝公弟）—惠（孝公弟）—頃—靈—莊—景（莊公弟）—晏孺子
悼（景公子）—簡—平（簡公弟）—宣—康（爲田和所篡）

鄭世次

桓公—武—莊—厲—昭（厲公兄）—子亹（昭公弟）—子嬰（子亹弟）—文（厲公子）—穆—靈—襄（靈公弟）—悼
成（悼公弟）—釐—簡—定—獻—聲—哀—共（聲公弟）—幽—繻（幽公弟）—君乙

曹世次

叔振鐸—太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惠伯—石甫—繆公（石甫弟）—桓
莊—釐（莊公子）—昭—共—文—宣—成—武—平—悼—聲（悼公弟）—隱（[illegible]）
靖—伯陽
聲（史記[illegible]）

陳世次

胡公滿—申公—相公（申公弟）—孝（[illegible]）—慎—幽—釐—武—夷—平（夷公弟）—文—桓
厲（桓公弟）—莊（厲公弟）—宣（莊公弟）—穆—共—靈公—成—哀—惠（悼太子之子哀公孫）—懷—湣

晉世次

唐叔虞—燮—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穆侯—殤叔（穆侯弟）—文侯（穆侯子）—昭侯
桓叔—曲沃莊公—曲沃武公—
孝侯—鄂侯—哀—小子侯—緡（哀侯弟）—獻公—君卓—惠公—懷公—文公—襄—靈—成（襄公弟）—景
厲—悼（襄公曾孫）—平—昭—頃—定—出公—哀公（昭公曾孫）—幽—烈—孝—靜（爲韓趙魏所滅）

秦世次

自女脩至大駱[illegible]
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寧（文公孫）—出子—武（出子兄）—德（武公弟）—宣
成（宣公弟）—穆（成公弟）—康—共—桓—景—哀—惠（哀公孫）—悼—厲共—躁—懷（躁公弟）
靈（懷公孫）—簡（靈公季父）—惠—出—獻（靈公子）—孝—惠文王—武王—昭襄（武王弟）—孝文—莊襄
始皇帝—二世—子嬰

宋世次

微子啓—微仲（微子弟）—宋公稽—丁公—湣—煬（湣公弟）—厲（湣公子）—釐—惠—哀—戴—武—宣
穆（宣公弟）—殤（宣公子）—莊（穆公子）—湣—公子游—桓公（湣公弟）—襄—成—昭—文（昭公弟）—共—平
元—景—昭（元公曾庶孫）—悼—休—辟—剔成—偃

族

周公（名旦文王子）
戴媯（陳女媯氏戴謚）
黎侯（黎國君也）
共姜（共伯之妻）
許穆夫人（公子頑女）
公劉（后稷曾孫）
周平王母（申女）
文公（名[illegible]公子）
齊哀公（不辰癸公子）
晉僖公（名司徒靖侯子）
獻公（詭諸武公之子）
康公母（晉獻公女）

召伯（名奭姬姓）
公孫文仲（子仲字也）
伋（衛宣公烝夷姜之子）
公子頑（宣公庶子）
武公（名和釐公子）
惠公（名朔）
鄭武公（名掘突）
高克（鄭大夫）
襄公（名諸兒釐公子）
晉昭公（名伯文侯子）
秦襄公（秦仲孫莊公子）
陳佗（桓公弟文公）

莊姜（衛莊公妻）
衛宣公（公子邢）
宣公二子（壽朔）
衛文公（名燬公子頑子）
莊公（名揚周卿士）
宋襄母（衛文公妹宋桓公妻）
將仲子（祭仲也）
太子忽（鄭莊公子）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
武公（名稱曲沃莊伯子）
穆公（名任好成公子）
宣公（杵臼莊公弟）

譜

夏姬（鄭[illegible]女也）
[illegible]叔（鄭文公子）
家父（周大夫家父字）
申女（姜姓之女）
亶父（太王字）
大任（文王母）
凡伯（周公之胤）
尹吉甫（周卿士尹氏也）
南仲（文王時）
二王之後（杞宋）
正考甫（孔子之先）
娀（有娀氏國名）

曹昭公（名班釐公子）
蔡叔（周文王子）
皇父（六卿之一）
靈公（名平國共公子）
太伯（太王長子）
太姒（文王妃）
芮伯（芮國伯爵）
仲山甫（四岳後）
休父（重黎後）
文母（太姒也）
宋湣公（孔子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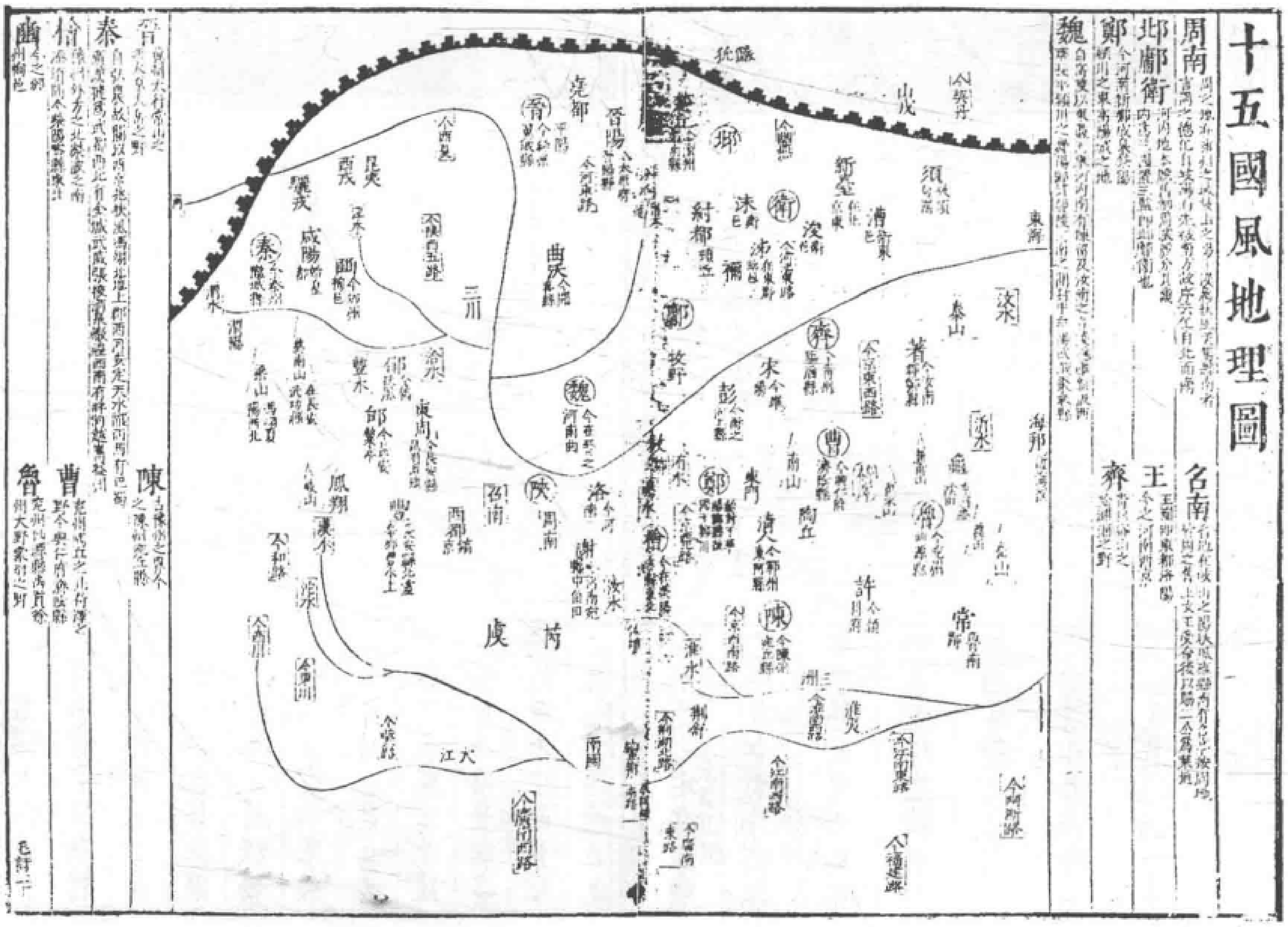
共公（名襄昭公子）
祈父（司馬也）
譚大夫（譚國名）
褒姒（褒女姒姓字）
姜嫄（后稷之母）
召穆公（康公六世孫）
仍叔（周卿士）
韓侯（姬姓國）
微子（紂庶兄）
季孫行父（季文子）
魯僖公（閔公兄）

十五國風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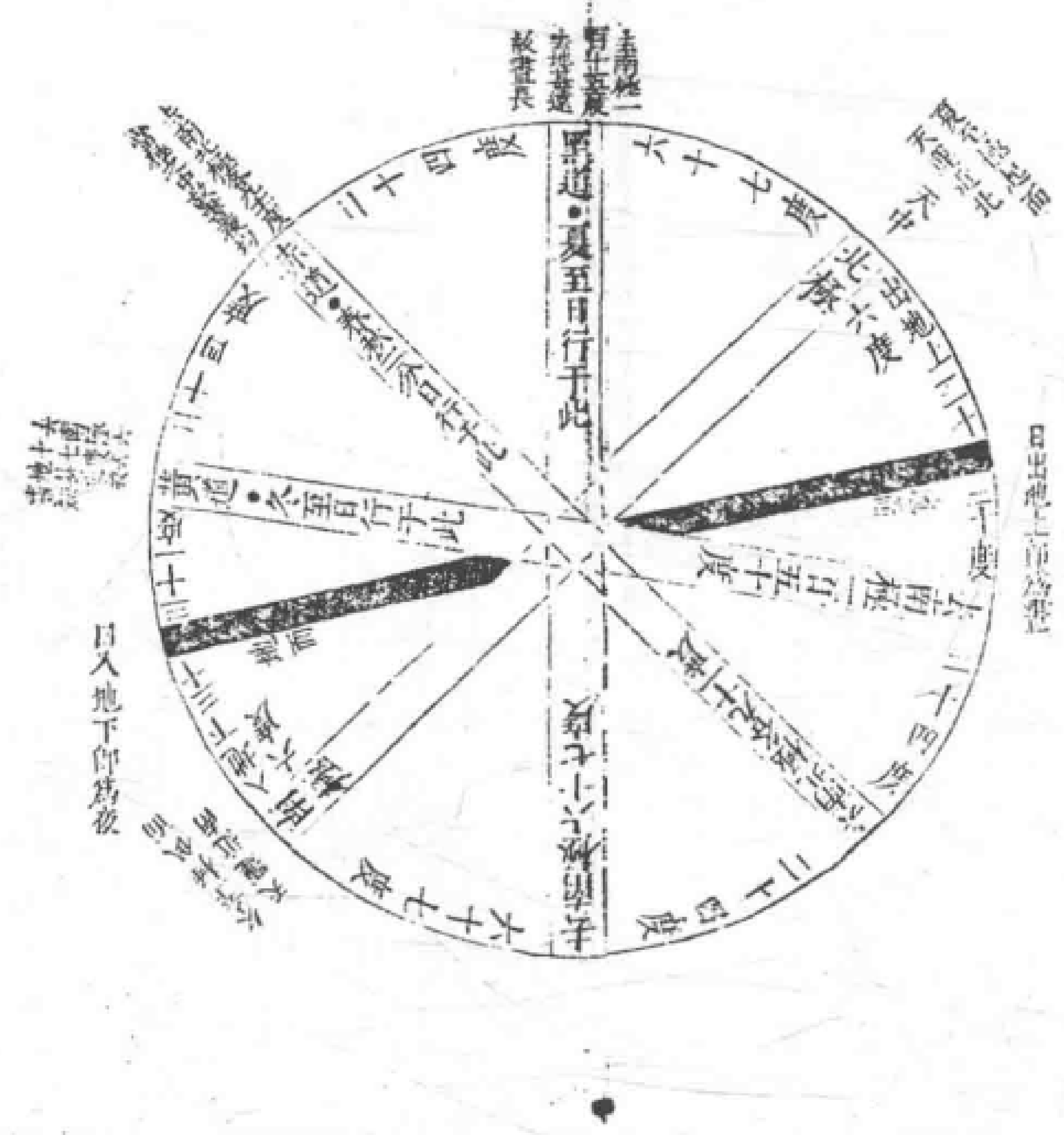
文王詩三十七篇
武王詩十篇
成王詩四十九篇　時一國有詩
豳詩七篇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無詩　時亦無詩
懿王無詩　時一國有詩
齊風始變五篇
孝王無詩　時亦無詩
夷王無詩　時一國有詩
衛風始變一篇（頃）
厲王變雅九篇（四小雅五大雅附宣王詩以入詩）　時一國有詩
陳風始變二篇（[illegible]）
夷厲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檜風始變四篇
共和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唐風始變一篇（僖）（歐譜云在宣王時）
宣王詩二十篇（十四小雅六大雅）　時二國有詩
衛風一篇（武）　陳風三篇（釐）　秦風始變一篇（秦仲）
幽王詩四十六篇（四十四小雅二大雅歐譜小雅止四十篇）　時無詩
平王詩六篇（皆在王國風）　時五國有詩
衛風四篇（武一莊三）　唐風七篇（昭）　秦風[illegible]
桓王詩三篇（在王國風）　時三國有詩
衛風二十六篇　鄭風五篇　陳風一篇
平桓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魏風七篇
莊王詩一篇（在王國風）　時二國有詩
齊風六篇（襄）　鄭風五篇（[illegible]）
釐王無詩　時一國有詩
唐風二篇（武）
惠王無詩　時四國有詩
衛風六篇（文四惠二）　唐風二篇（獻）　曹風一篇　鄭風二篇（文一厲二）
襄王無詩　時三國有詩
曹風三篇（文）　秦風五篇（[illegible]）　陳風二篇（宣）
惠襄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衛風一篇（文）
頃王無詩　時一國有詩
陳風二篇（靈）
匡王以下無詩

右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其篇名則詳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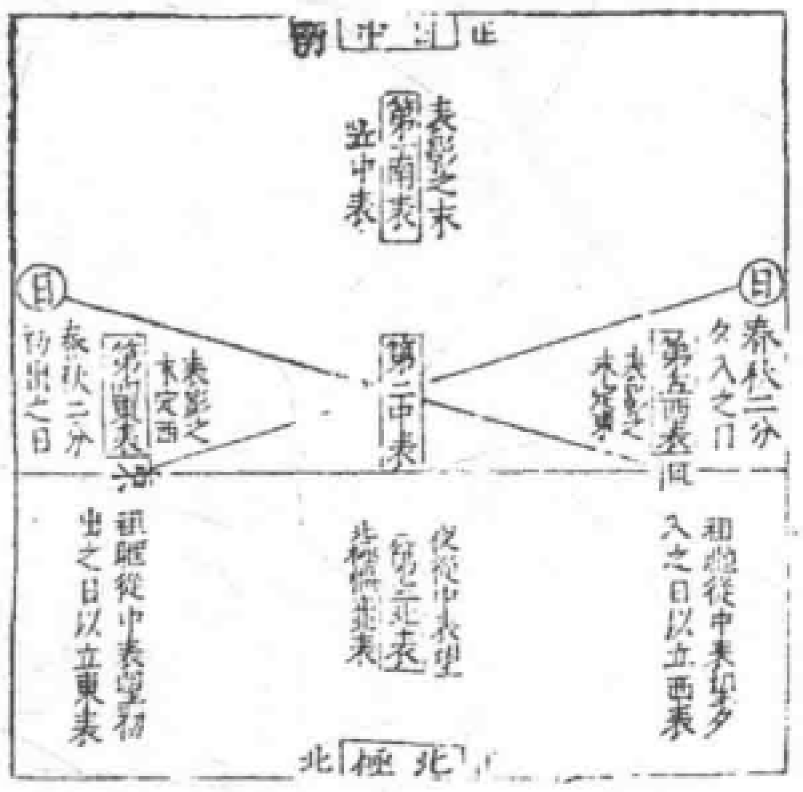
十五國風地理圖


周南
召南
邶鄘衛
王
鄭
齊
魏
晉
秦
檜
豳
陳
曹
魯
戎
泰山
海邦
三川
大江
漢水
曲沃
晉陽
堯都
咸陽
鳳翔
紂都
許
常
宋
彭

日居月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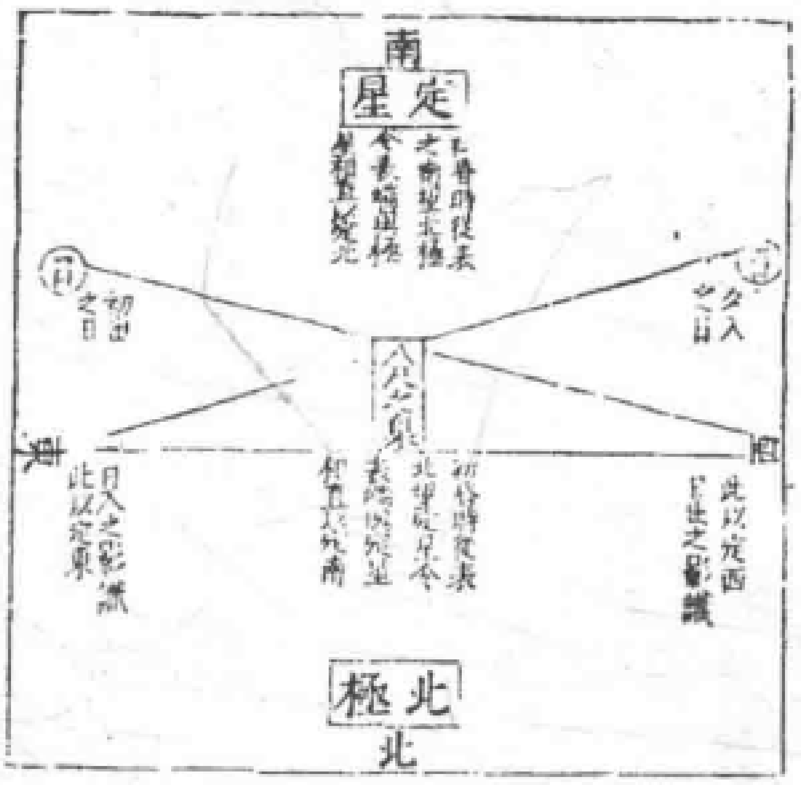

夏至日行于此
冬至日行于此
北極
南極
日出地上即為晝
日入地下即為夜
六十七度
二十四度

公劉相陰陽圖


正
南
表影之末
第一南表
並中表
日
春秋二分
夕入之日
第五西表
日
春秋二分
初出之日
第四東表
第二中表
初入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初出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第三北表
北極
北

以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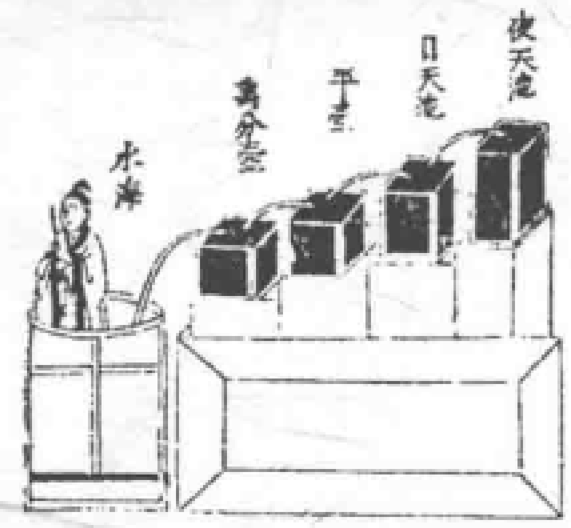
楚丘揆日景圖


南
定星
日
初出之日
日
夕入之日
八尺之臬
東
西
日入之影識此以定東
日出之影識此以定西
北極
北

營室謂之定在東壁之西月令十月之昏星也於定星之昏正四方星中之時以此時而作楚丘之宮廟又度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宮室

齊國風挈壺氏圖

唐制呂才定


夜天池
日天池
平壺
萬分壺
水海

齊國風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按周禮夏官之屬挈壺氏掌漏刻者也鄭氏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其制莫考今因舊圖取唐之呂才今之燕肅所制列之于圖

唐制有四匱

一夜天池　二日天池　三平壺

四萬分壺　又有水海

以水海浮箭以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每以箭浮爲刻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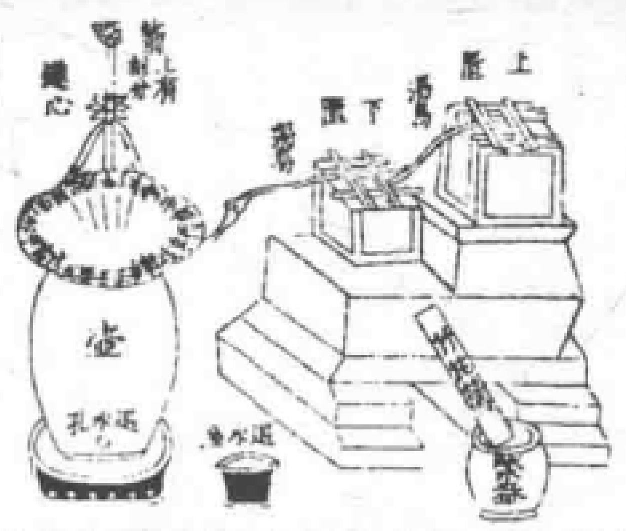
今制有二匱

二渴烏　一石壺　四十八箭　竹注筒一

銅節水小筒一　減水盎一　退水盆一

匱二漆木爲之深一尺二寸徑三尺二寸五分壺以石爲之深二尺一寸五分徑一尺三寸二分內圍四尺一寸

今制燕肅定


蓮心
箭上有刻分
上匱
渴烏
下匱
渴烏
壺
退水孔
退水盆
竹注筒
減水盎

渴烏二銅爲之上者長三尺二寸受水口徑三分出水口一分半下者長二尺八寸受水口徑二分出水口一分

箭以漆桐爲之長四尺徑六分重四兩有半刻蓮花爲首飾上一尺六寸刻節候中一尺五寸分二十五刻每刻六分下九分安在蓮心

減水盎竹注筒銅節水小筒三物設在下匱之旁以平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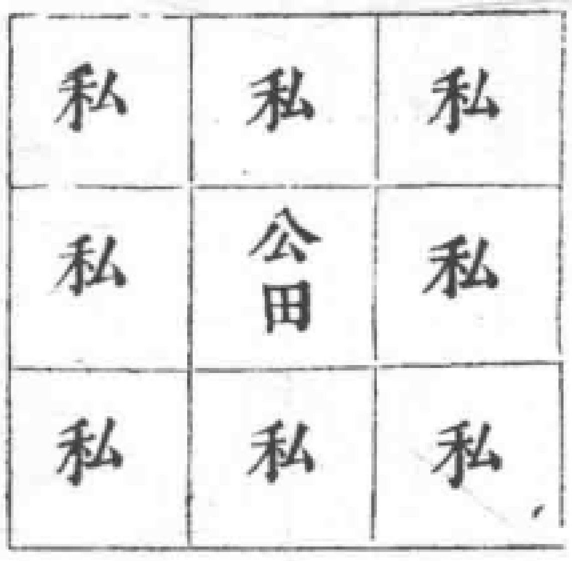
退水盆設于壺竅之下以受退水

辨漏水法

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計水二斤八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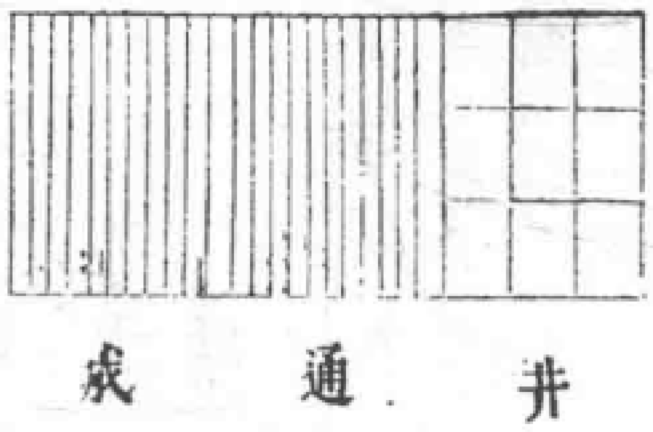
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于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蓮心浮箭以上登至于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水臬參影無差

大田雨我公田圖


私
私
私
私
公田
私
私
私
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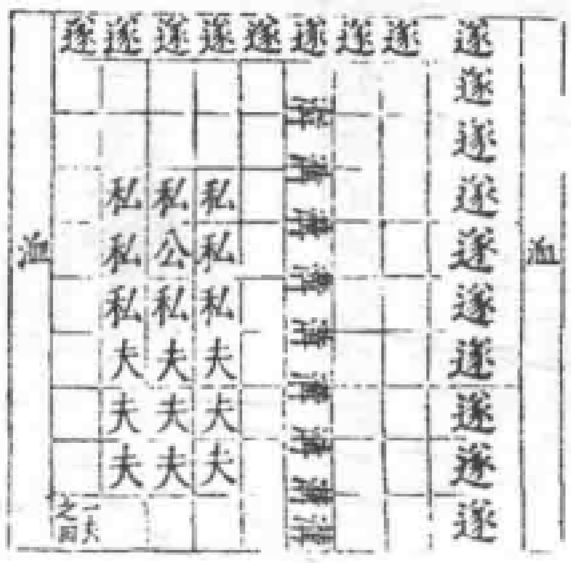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田所以入稅私田以治洫治澮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其詳周禮井田之法圖

甫田歲取十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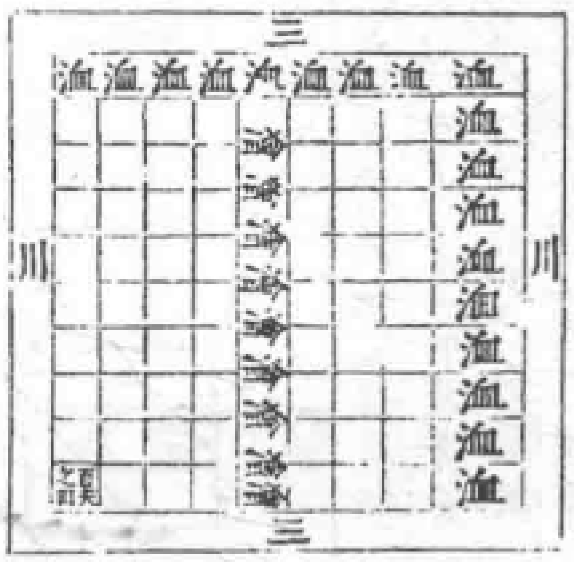
十千於井田法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之故言歲取十千

百夫之田


遂
洫
溝
私
公
夫
一夫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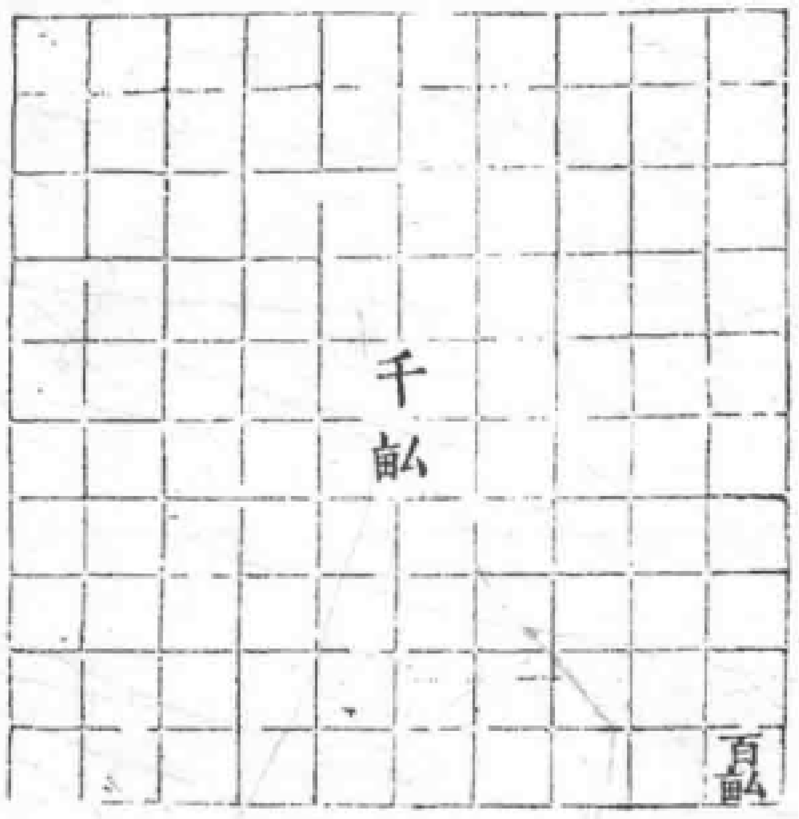
此百夫之田方三里三分里之一計其積數共得一十一里幷九分里之一若數其一邊則得三里三分里之一也此謂廣長之數此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內數

萬夫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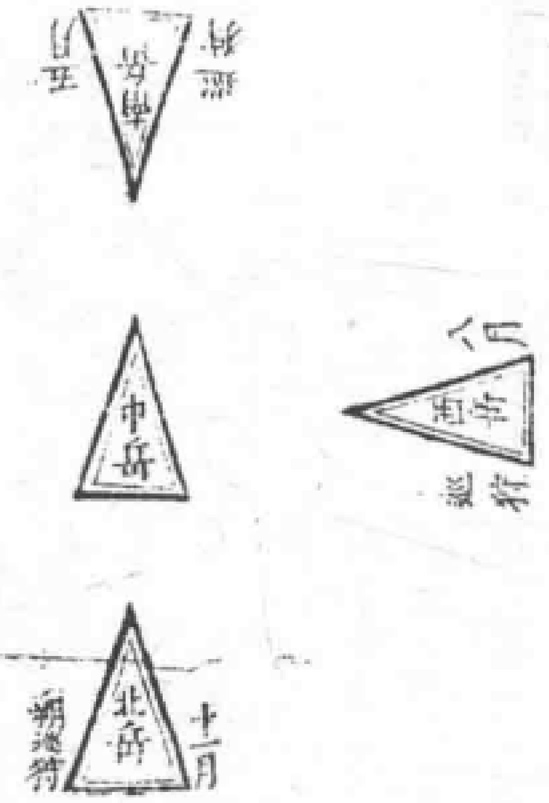
此萬夫之田每一目當百夫之田一爲方三里三分里之一積九目共長三十里又一目得三里三分里之一共計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也此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內數

載芟藉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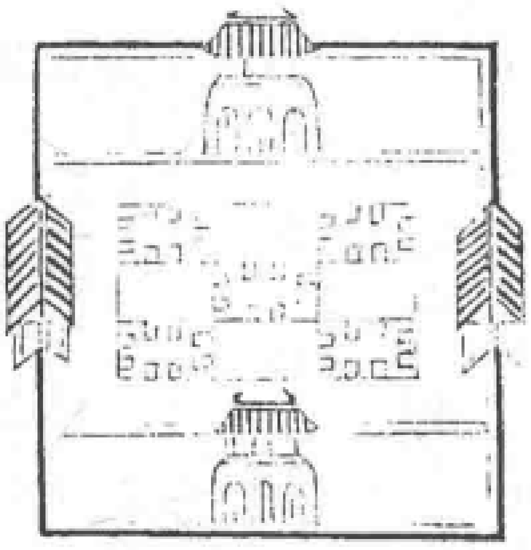
藉者借也借民力而耕之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孟春之月天子帥三公諸侯九卿親耕于藉田以祈社稷天子三推諸侯九推祈社稷者禮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時邁巡狩圖


南岳
五月
巡狩
西岳
八月
巡狩
中岳
東岳
二月
巡狩
北岳
十一月
朔巡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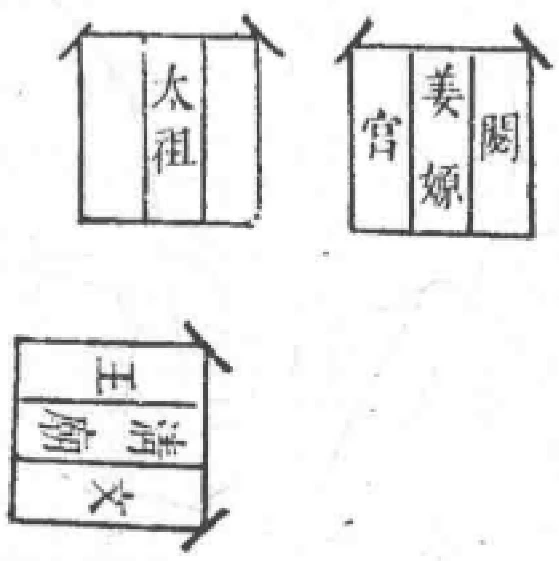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柴告天地望秩山川徧于羣神時邁之詩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狩而其臣作頌美其事以爲告祭柴望之樂歌也

我將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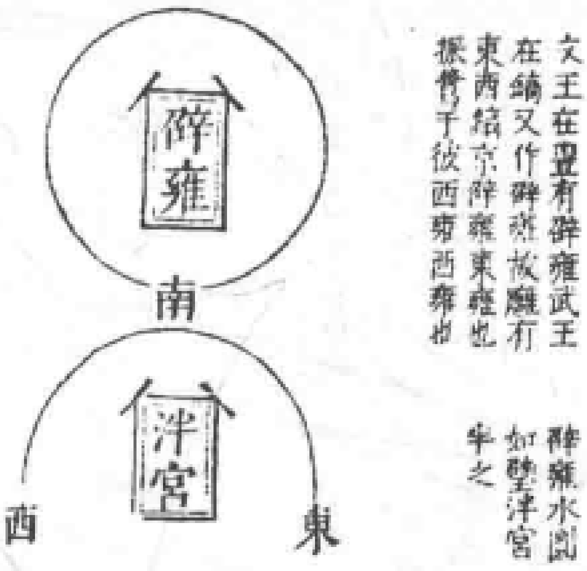
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祭其禮極簡故又于季秋之月大享于明堂以享上帝以文王配傳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將之詩此祀文王所歌之詩也明堂周制也

清廟閟宮圖


太祖
閟
姜嫄
宮
清
廟
文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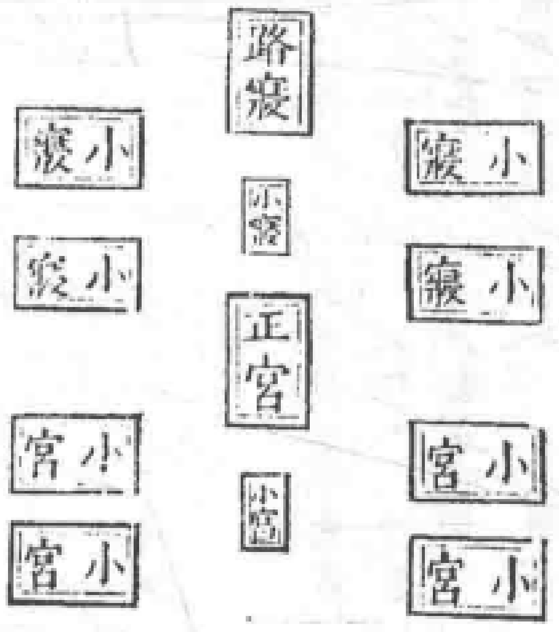
清廟文王廟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于清廟閟宮姜嫄廟也魯亦有閟宮者以周公故得立姜嫄廟僖公修而新之故魯頌有閟宮之詩閟神也

辟雍泮宮圖


辟雍
南
泮宮
西
東
文王在豐有辟雍武王在鎬又作辟雍故廱有東西鎬京辟雍東雍也振鷺于彼西雍西雍也
辟雍水圓如璧泮宮半之

辟雍者天子之學築于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故謂之辟雍泮宮者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謂之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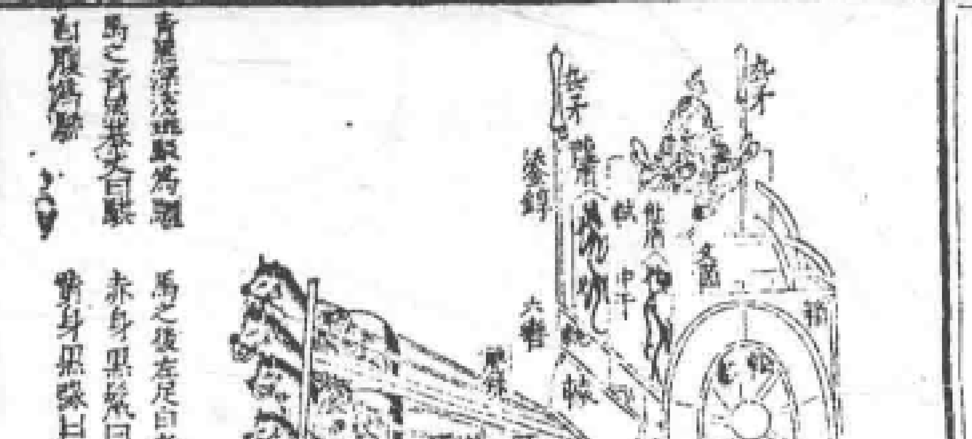
斯干考室圖


路寢
小寢
小寢
小寢
小寢
小寢
正宮
小宮
小宮
小宮
小宮
小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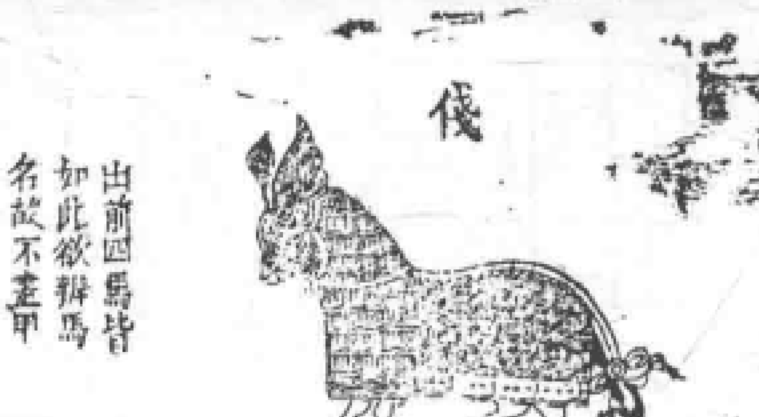
厲王之亂宮室敗壞宣王復成之考者古者成室設盛食以樂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斯干之詩考室祝頌之辭

秦國風小戎制圖

小戎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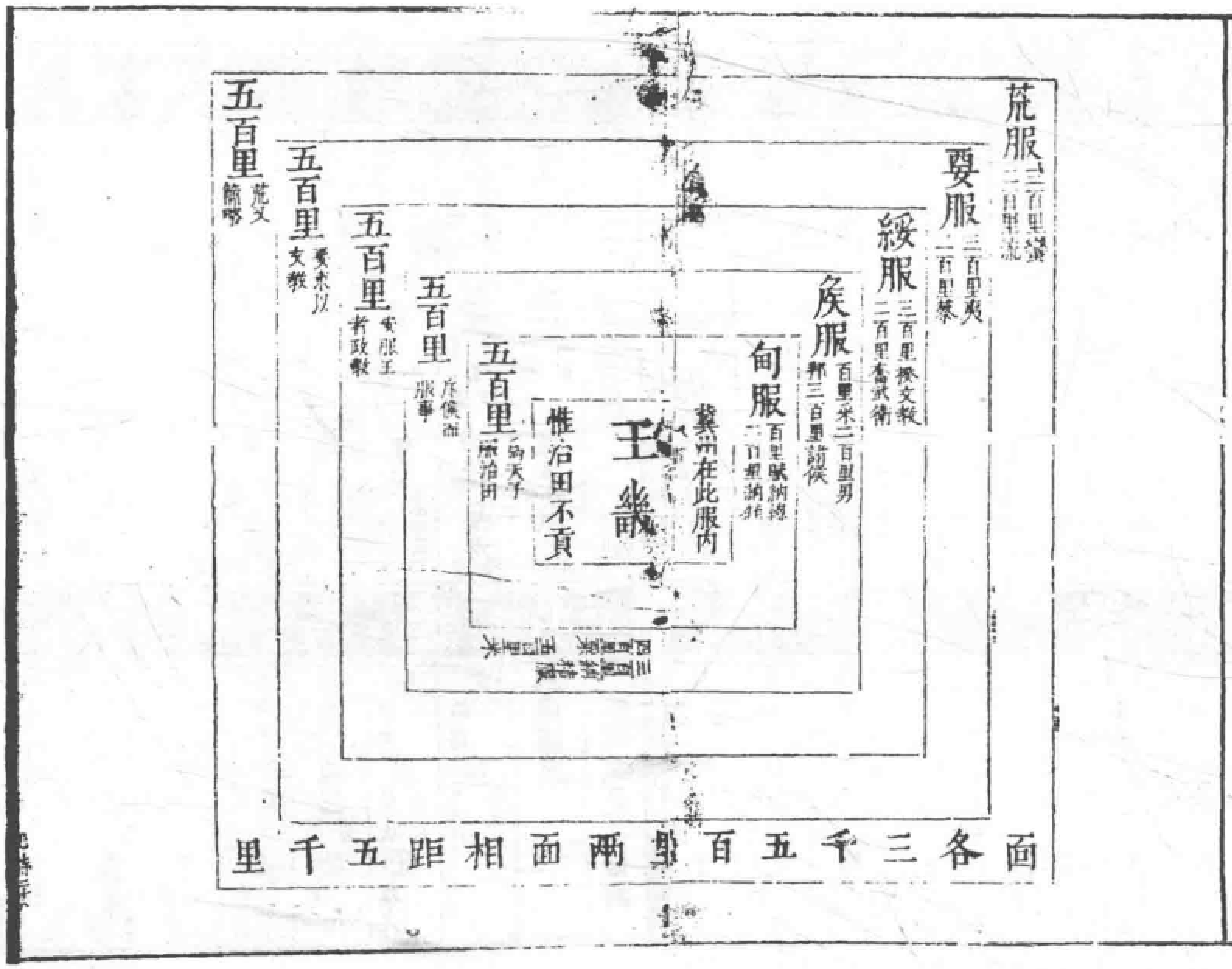

厹矛
鋈錞
六轡
中干
馬之後左足白者爲馵
赤身黑鬣曰騮
黃身黑喙曰騧

小戎馬式


俴
出前四馬皆如此欲辨馬名故不畫甲

橫一木而可憑者軾也軾前又有橫木曰軌軌前直一木而案之者輈也輈之末受一木以橫曰衡衡者軛也輈之漸曲而上至於衡居衡之上而下拘曰軥一輈而五束束有歷錄歷錄者文也所束之處因爲文章此所謂五楘梁輈也輈在軌前二馬處之衡下夾轅以服車而傍出二馬以驂之驂馬之欲出者引外轡以貫於游環驂馬之欲入者偪以脅驅而制之脅驅裁韋革以繫於衡軫之先後當服馬之脅以愛防于駕乘者也若夫游環則貫而靷之常處游蕩于馬脊之閒而爲之曲防也車之衡長不過六尺六寸二馬服於前不與驂馬並則不可無陰靷故革靷於陰軌軌垂輈之上以服其驂而其車使不與服馬齊其首而引之者陰靷也故曰陰靷沃續者飾金於靷端之環也驂之內轡亦以金飾其觼不待牽挽而繫之於軾也觼者受靷之所也詩曰六轡在手而不言八者以夫陰靷之在軾也又曰俴駟孔羣又曰虎韔鏤膺蒙韔者弓之室膺者馬之帶若今鏤胄也俴者馬之甲錄金以爲其札爲服以驂有盾以蔽之盾者畫龍以爲飾故曰龍盾厹矛者刃有三角立於左右鋈錞者矛之白金之鐓也蒙伐者中干也謂之干有以捍敵而自衛謂之伐則有事於伐之然必蒙之以有苑之文章非獨事武而已竹閉者緄也緄以竹縢以緄纍而藏之尚美且武如此則其器可知至於弓則交韔二弓亦副之以備壞也

商頌王畿圖


荒服（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綏服（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甸服（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畿內在此服內
王畿
惟治田不貢
五百里（爲天子服治田）
五百里（斥候而服事）
五百里（要服王者政教）
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五百里（荒又簡略）
面各三千五百里兩面相距五千里

釋草名

芣苢（車前） 蔞（蒿） 茅（今白茅） 葭（[illegible]） 蒲（[illegible]）

艾（[illegible]） 蘢（紅草） 芍藥（香草） 蓬（[illegible]） 葑（[illegible]）

[illegible] 荍（荊葵） 藍（染草） 菡萏（荷華） 白華（[illegible]）

蕭（[illegible]） 蓍（[illegible]） 萑（蘆葭大者） 葦（大葭） 葽（四月[illegible]）

莪（莪蒿） 藟（藤） [illegible] 荑（[illegible]） [illegible]

菲（[illegible]） 苕（陵苕） 茹藘（茅蒐） 菅（茅屬）

蘋（[illegible]） 萇楚（銚弋） 茨（蒺藜） 鷊（綬草） 苹（萍）

[illegible] 荷（芙蕖） 蕑（蘭草） 苓（[illegible]）

臺（[illegible]） [illegible] 蓷（[illegible]）

釋菜名

荇（接余） 卷耳（苓耳） 蕨（[illegible]） 芹（今水中芹菜）

綠（王芻） 瓠（瓠葉） 堇（苦菜） 茆（鳧葵） [illegible]

莫（菜名） 蓫（牛蘈） 薇（薇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藻（水菜） [illegible] 荼（苦菜）

韭（菜名） 芩（菜） [illegible]（大苦） 唐（唐蒙菜） 杞（杞菜） 芑（菜名）

釋鳥名

雎鳩（[illegible]） [illegible] 鳲鳩（[illegible]） [illegible] 鵙（伯勞）

黃鳥（搏黍） [illegible] [illegible] 流離（[illegible]）

鴇（[illegible]） 鷺（白鷺） 鴞（惡鳥） [illegible]（水鳥）

鷹（[illegible]） [illegible] 鵻（[illegible]） [illegible]

桑扈（[illegible]） 鸒斯（[illegible]） 鶴（水鳥） [illegible] [illegible]

倉庚（黃鸝） [illegible] 隼（[illegible]） 鳳（[illegible]） 晨風（[illegible]）

釋獸名

麟（仁獸） 麀（[illegible]） 象 羔（羊子） 麋 貔（猛獸）

豕（[illegible]） 熊（似豕） 羆（有力） 貉（似狐） 豺（似狗）

狐 [illegible] 猱（[illegible]） 豝（牝豕） 豵（[illegible]）

尨（犬多毛） 駱（白馬黑鬣） 騶虞（義獸） 豣（[illegible]） 貆（[illegible]）

肩（獸三歲） 特（獸三歲） 犉（黃牛黑脣） 兕（似牛一角） 牂羊（牝羊）

盧（田犬） 狸（似貓） 羖（牝羊） 獫（長喙犬） [illegible]

釋木名

葛（蔓木） 楚（[illegible]） 甘棠（杜） 栗 椅（[illegible]）

桐（[illegible]） 梓（[illegible]） 扶蘇（小木） 柳 樞（[illegible]）

杞（山[illegible]） 柞（[illegible]） 女桑（[illegible]） 棫（白桵） 樸（[illegible]）

棠（[illegible]） 栒（[illegible]） 椇（[illegible]） 楛（[illegible]） 棣（[illegible]）

柏 漆（漆樹） 榆（[illegible]） 椒（[illegible]）

[illegible] 女蘿（[illegible]） 檟（[illegible]） 柘（[illegible]） 杜（赤棠）

[illegible] 檀（[illegible]） 榛（[illegible]） 木瓜（[illegible]） 杞（[illegible]）

臺（[illegible]） 栩（[illegible]） 樸（樸木） 桑 [illegible]

樞（[illegible]） 榆（白榆） 檿（山桑） 檉（河柳） 穀（惡木）

栵（[illegible]） 棘（[illegible]） 楊 [illegible] 椐（[illegible]）

釋穀名

稷（[illegible]） 稻（[illegible]） 粱 禾 麻

荏菽（[illegible]） 麥 麰（大麥） 秠（[illegible]）

藿（豆） 稺（[illegible]） 穉 苴（麻子） [illegible]

穜（先種後熟） 穋（[illegible]） 芑（赤粱粟） 粺（精米） 黍

釋蟲名

螽斯（[illegible]） 草蟲（[illegible]） [illegible]

蒼蠅 [illegible] 蜉蝣（[illegible]） 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伊威（[illegible]） 熠燿（[illegible]） 蜂

桃蟲 [illegible] 果臝（[illegible]） 螟蛉（[illegible]）

螟（食苗心蟲） 螣（[illegible]） 蟊（[illegible]） 賊（[illegible]） [illegible]

釋魚名

魴（赤尾） 鱣（大魚） 鮪 鱮 鱒

鰋（[illegible]） 鯉 鱨 [illegible] 鱧（[illegible]）

[illegible] 鯊 鰥（[illegible]）

釋馬名

驖（[illegible]） 騋（馬七尺以上） 騏（[illegible]） 黃（[illegible]）

駽（[illegible]） 驪（[illegible]） 騵（[illegible]） 駓（[illegible]）

駰（[illegible]） 駱（[illegible]） 雒（[illegible]） 駁（[illegible]）

騂（赤黃） 魚（[illegible]） 騅（[illegible]） 駁（[illegible]）

驔（[illegible]） 駽（[illegible]） 驈（[illegible]） 驒（[illegible]）

釋衣服制名

頍（皮弁）　鞞（容刀鞞）　琫珌（佩刀鞘上飾下飾）　邪幅（行縢）
冔（殷冠）　臺（以禦暑）　笠（以禦雨）　緇撮（緇布冠）　綸（約髮）　緍（綸）
衾（被）　裯（禪被又床帳）　副（后夫人首飾編髮爲之）　笄（衡笄）　總角（結髮）
珈（笄飾之最盛者如今步搖上飾）　褖衣（褖衣諸侯夫人祭服）　象服（畫翟）　襢衣（展衣）
充耳（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　會弁（弁之縫中飾以玉會髮）　觿（以解結成人之佩）
韘（玦也射御則佩之以遮沓手指）　緇衣（黑色卿士朝服）　素冠（練冠祥祭而縞冠素紕）
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狐裘（天子）　芾（冕服）　伊絲（大帶）　袞衣（卷龍）
麻衣（深衣諸侯朝服）　佩璲（以瑞玉爲佩）　綠衣（祭服）　韎弁（爵弁）

已上形制並見二禮圖

釋車馬器名

朱幩（以朱纏鑣扇汗）　大車（大夫之車）
翟茀（后車夫人以翟羽飾車蔽也）　車帷裳（童容）
軝（長轂之軝）　鞗（轡）　革（轡首）
和鸞（和在軾鸞在鑣）　鈴（在旂上）
鉤膺（樊纓）　鏤鍚（鍚在馬額）　鞹（革）
軓（軾中）　淺（虎皮淺毛）　幭（覆式）
厄（烏蠋）　綏（大綏以登車）
旐旄旗旟

形制並見二禮圖

釋禮樂器名

祼（灌鬯）　璋（璋瓚）　玉瓚（圭瓚）　豆登（木曰豆瓦曰登）　筵
几　斝（周曰爵商曰斝）　大斗（長三尺）　鼐（大鼎）　鼎
鬵（小鼎）　罍　兕觥（罰爵）　籩　大房（半體俎）　簋
筐　筥　篚　錡　釜　莞（小蒲席）
簫（竹笙）　籥（六孔）　笙　簧（笙簧）　翿（纛）　磬
業（大版以飾栒爲縣）　虡（植之也栒爲虡）　崇牙（可以縣）　樹羽（置羽）　應
田（大鼓）　縣鼓（周鼓）　鞉（鞉鼓）　柷（木椌）　圉（楬也）　簫（編竹小管）
管（如笛）　鼖（大鼓）　翟（羽）　琴瑟塤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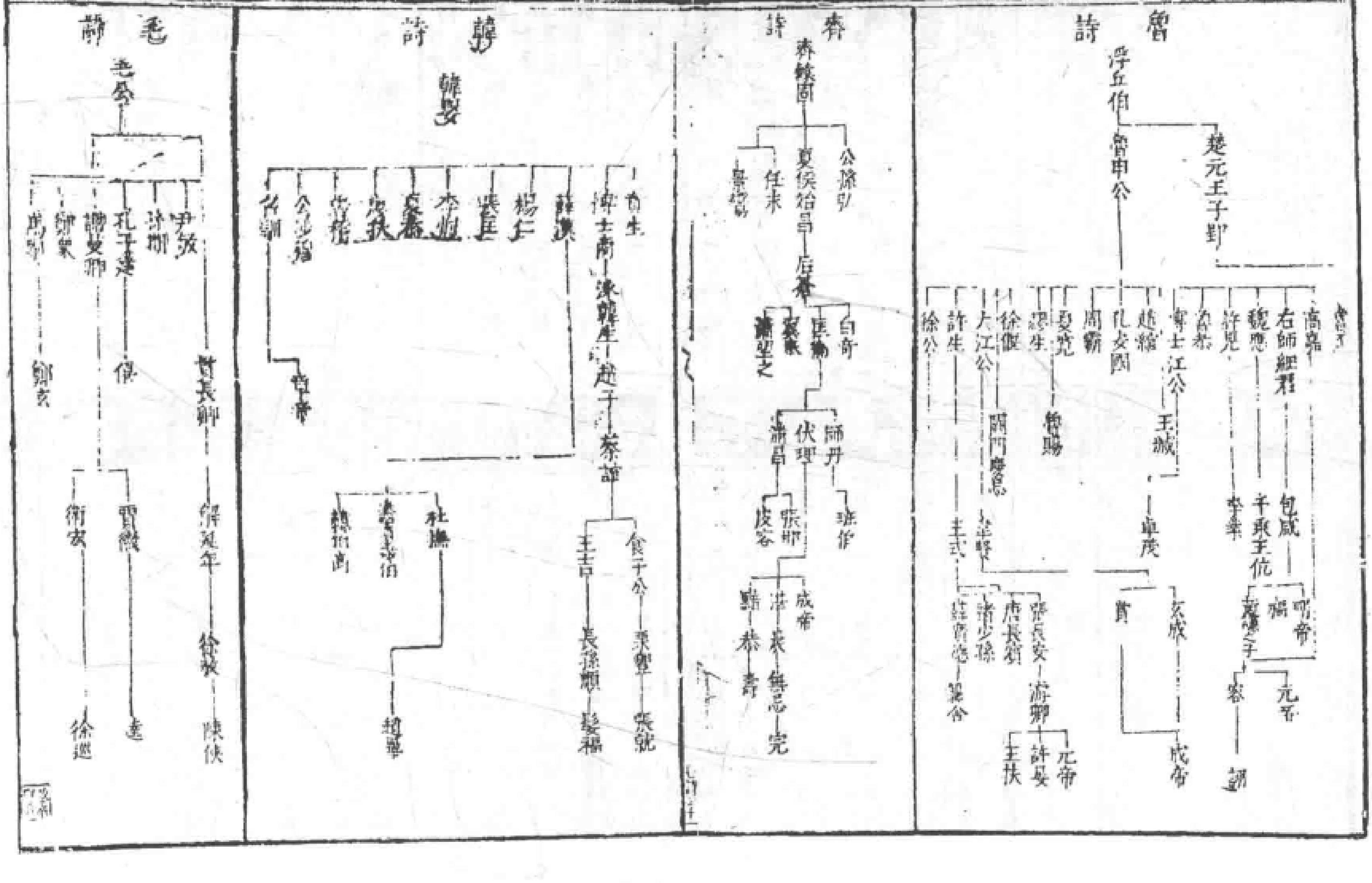
已上形制並見二禮圖

釋兵農器名

殳（長丈二而無刃）　祋（殳也）　干（盾）
戈（句矛戟）　戚（斧）　揚（鉞）
鉤援（鉤梯也援以攻城）　臨衝（臨車衝車）
敦弓（畫弓）　朱英（矛飾）　綠縢（繩）
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以象骨爲之）
魚服（矢服魚皮爲之）　決（鉤弦）
拾（遂也）　櫜（韜）　彤弓（朱弓）
錢（銚）　鎛（鎒器）　鉊

形制並見二禮圖

四詩傳授圖


魯詩
浮丘伯
楚元王子郢
魯申公
孔安國
周霸
夏寬
魯賜
徐偃
闕門慶忌
大江公
許生
徐公
王式
唐長賓
褚少孫
張長安
游卿
許晏
王扶
元帝
瑕丘江公
王臧
韋賢
玄成
成帝
許晃
韋玄成
趙綰
魯賜
魏應
右師細君
高嘉
包咸
千乘王伉
高容
元帝
齊詩
轅固
夏侯始昌
后蒼
公孫弘
任夫
翼奉
匡衡
蕭望之
白奇
伏理
師丹
滿昌
張邯
皮容
成帝
韓詩
韓嬰
賁生
趙子
蔡誼
王吉
食子公
長孫順
栗豐
髮福
張就
淮南賁生
杜撫
毛詩
毛萇
孔子建
貫長卿
解延年
徐敖
陳俠
鄭玄
衛宏
賈徽
徐巡

周禮文物大全圖目錄

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
秋官司寇
冬官考工記
王宮制圖
營國制圖
經涂九軌圖
朝位寢廟社稷圖
宗廟圖
社稷圖
治朝圖
燕朝圖
外朝圖
夏世室
商重屋
周明堂
宮寢制圖
次扆制圖
几筵制圖
王畿千里圖
王畿鄉遂采地圖
井田之法圖
四井爲邑圖
四邑爲丘圖
四丘爲甸圖
四甸爲縣圖
四縣爲都圖
四都爲同圖
六鄉圖
六遂圖
五等采地圖
六鄉之地圖
職方氏九服圖
職方九州圖
行人六服朝貢圖
王公侯卿士冕服圖
后服制圖
圭璧璋瓚繅藉制圖
圜丘樂圖
方丘樂圖
宗廟樂圖
分舞樂圖
筍簴鍾磬制圖
鳧氏爲鍾
木鐸金鐸
鼓人四金圖
舞師樂師舞制圖
鼓制圖
樂器制圖
祭器制圖
六尊制圖
六彝制圖
掌客器圖
鬯人制圖
巾車玉輅制圖
墨車制度圖
厭翟車制圖
輪人爲葢圖
九旗制圖
射侯制圖
馮相太歲圖
龜人圖
簭人圖
土圭測日圖
水地法圖
傳授圖

周禮文物大全圖目錄終

周禮文物大全圖

天官冢宰 冢宰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内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内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内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内宰 内小臣 閽人 寺人 内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内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地官師徒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

春官宗伯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内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太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華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内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夏官司馬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秋官司寇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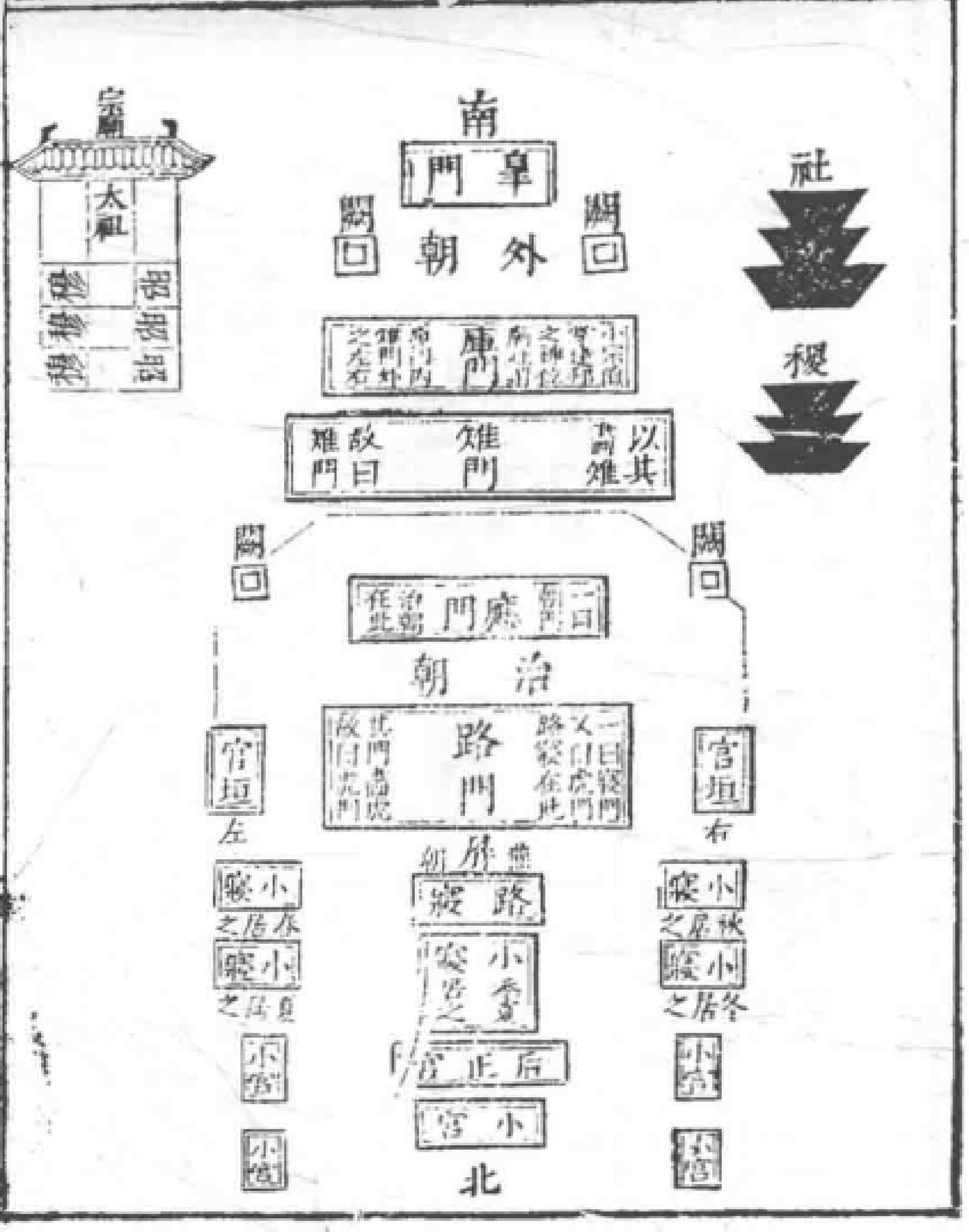
冬官考工記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韗人 韋氏 裘氏 鍾氏 筐人 㡛氏 玉人 楖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旊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得左禮獻之初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求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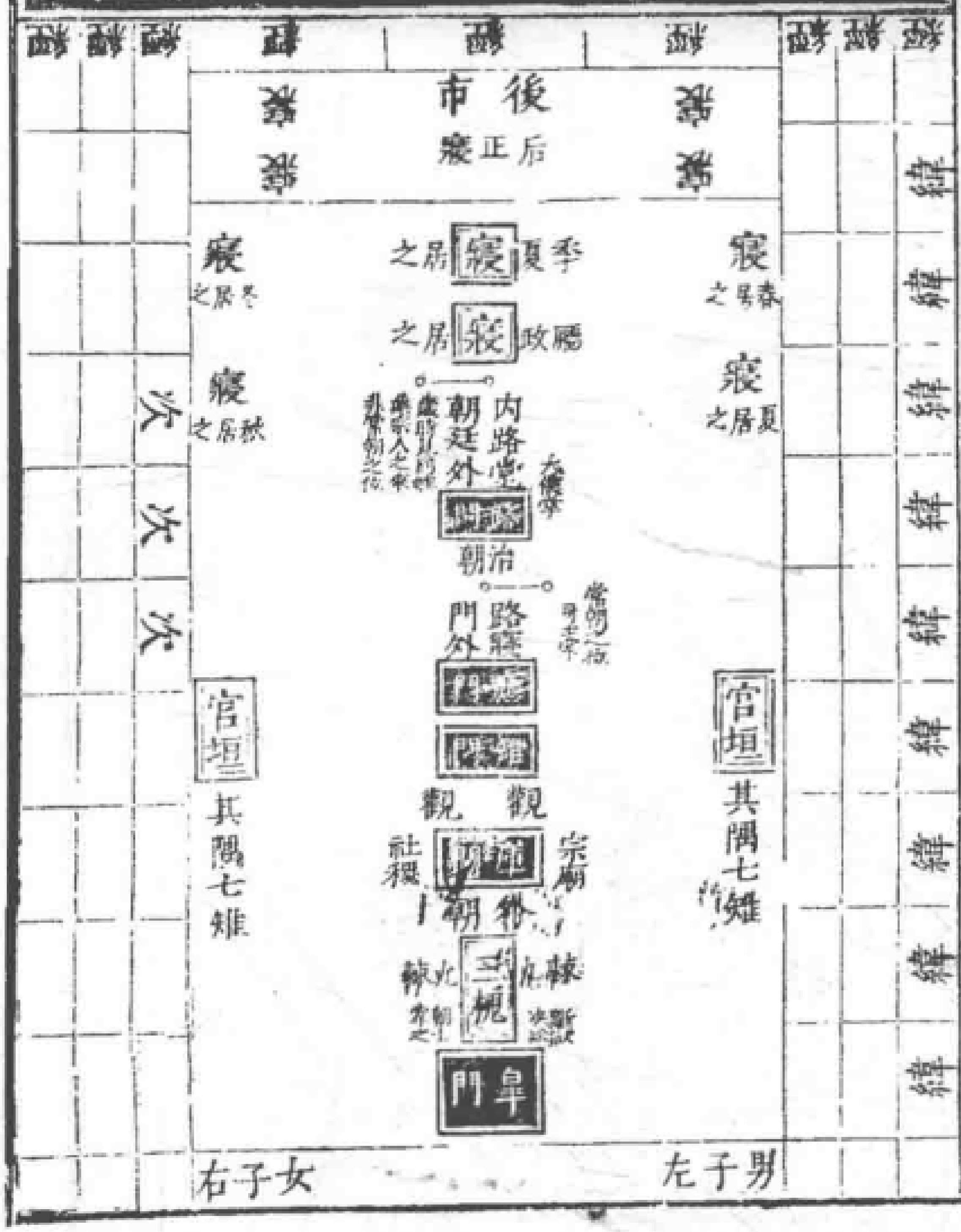
六官之屬三百七十七

經文四萬五千一百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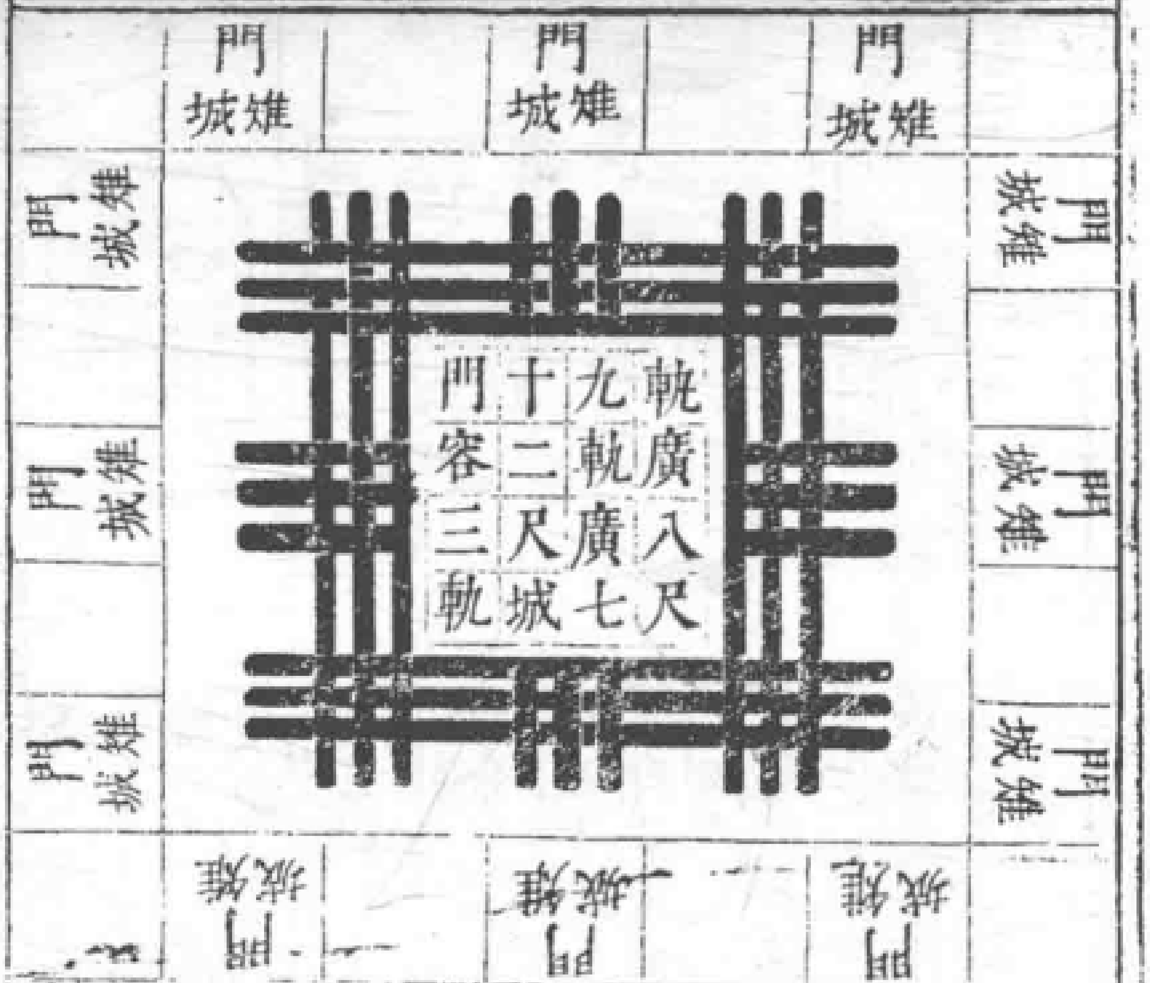
王宮制圖


南
皐門
闕
外朝
庫門
以其雉門
雉門
故曰雉門
治朝
路門
路寢
小寢
宮垣
左
右
后正宮
小宮
北
社
稷
宗廟
太祖
昭
穆

營國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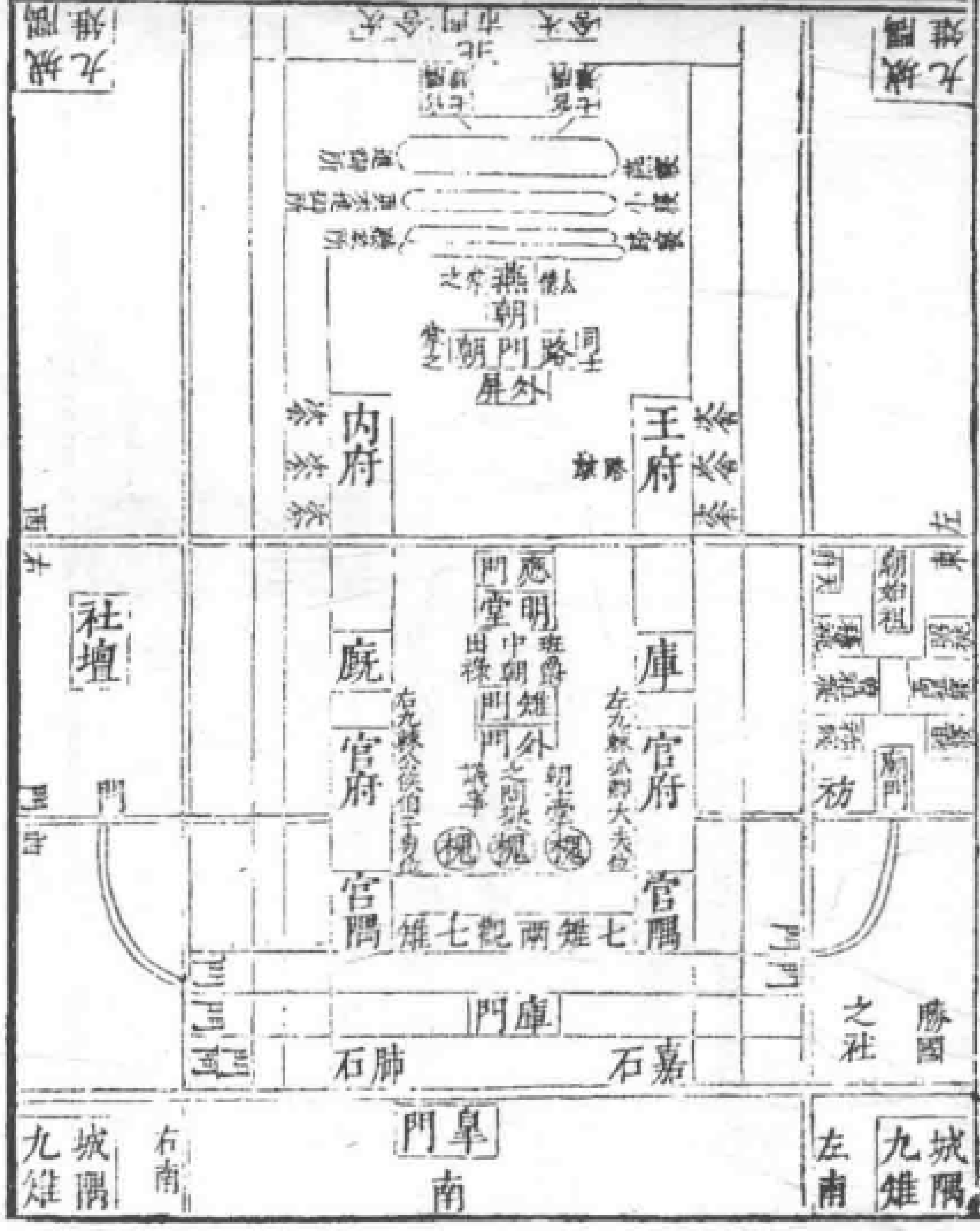

後市
后正寢
寢
內路寢
外朝
治朝
路門
雉門
觀
宗廟
社稷
皐門
宮垣
其隅七雉
次
男子左
女子右

經涂九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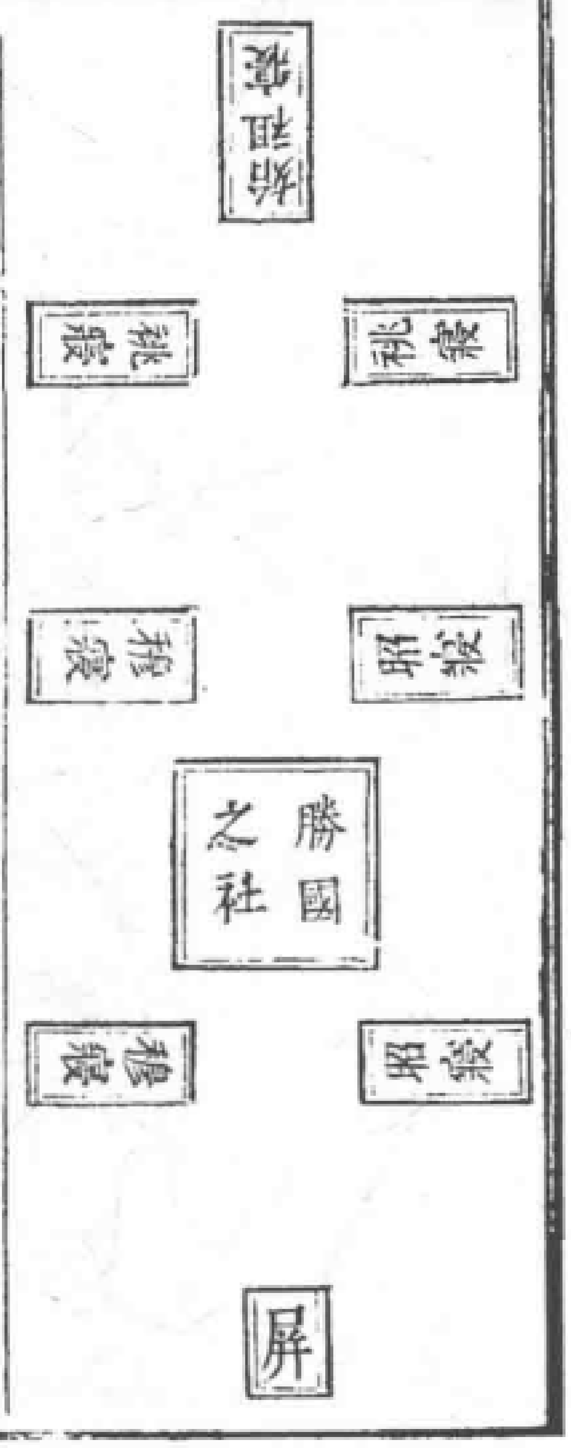

雉門城
軌廣八尺九軌廣七十二尺城門容三軌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天子十二門城內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也乘車六尺六旁加七寸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王城面有三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由左車由中央南北經東西緯王宮當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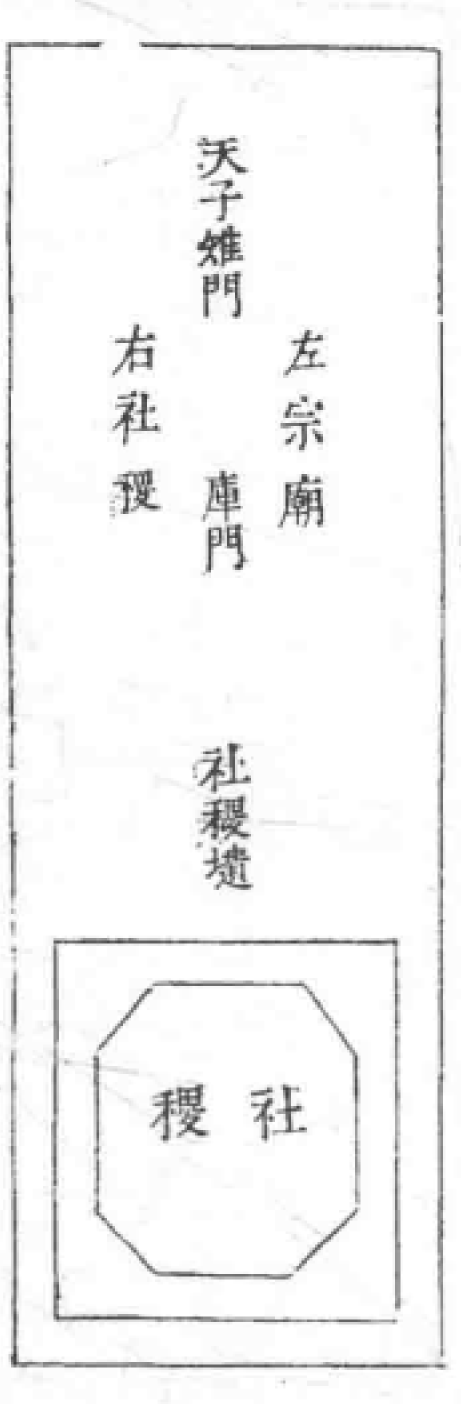
朝位寢廟社稷圖


內府
王府
外朝
路門
應門
庫
廐
官府
社壇
宮隅七雉
觀
庫門
嘉石
肺石
皐門
南
城隅九雉
右南
左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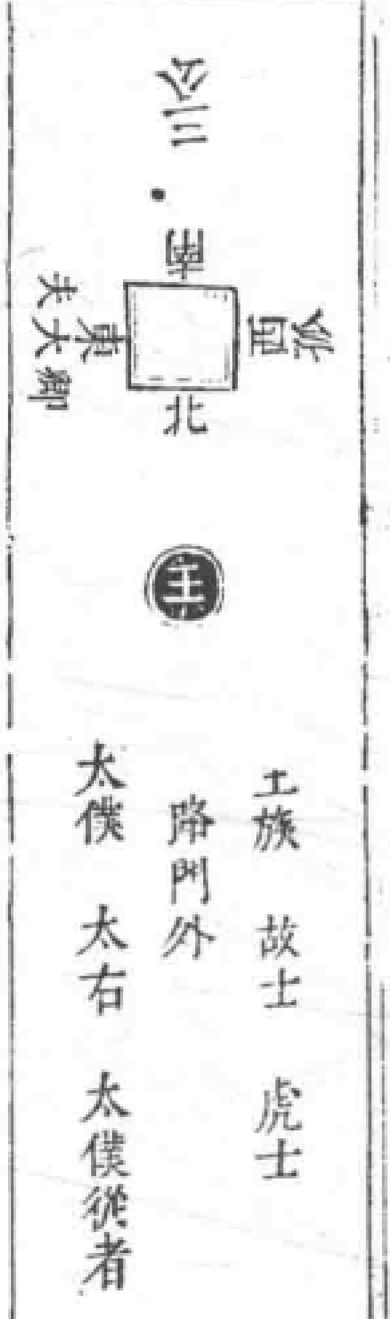
宗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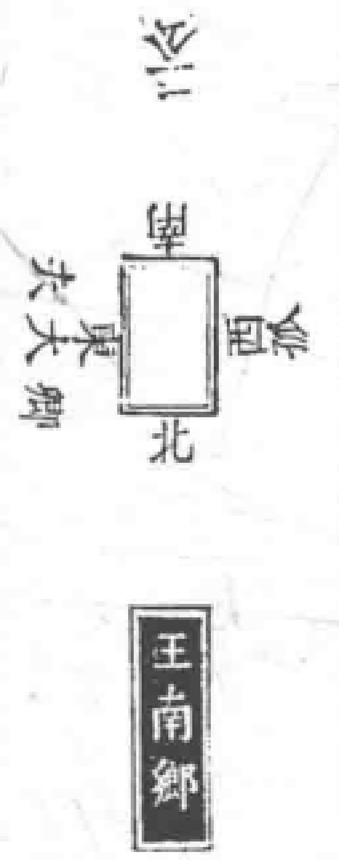
社稷圖


天子雉門
左宗廟
右社稷
庫門
社稷壝
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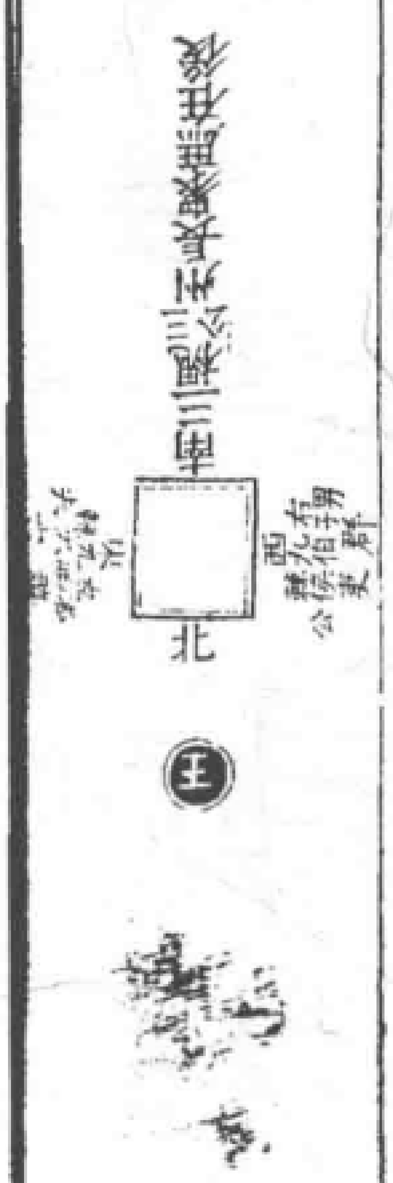
治朝圖


北
王
士旅　故士　虎士
路門外
太僕　太右　太僕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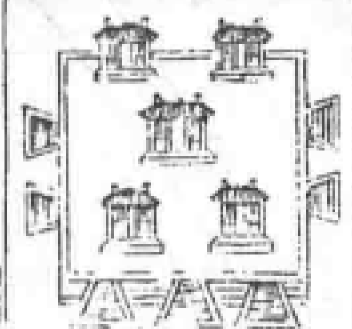
燕朝圖



外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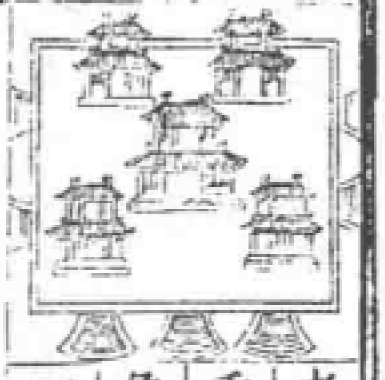


夏世室周明堂宮寢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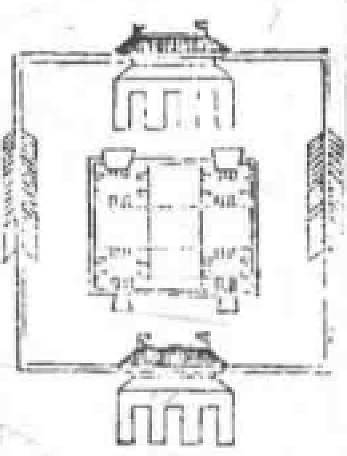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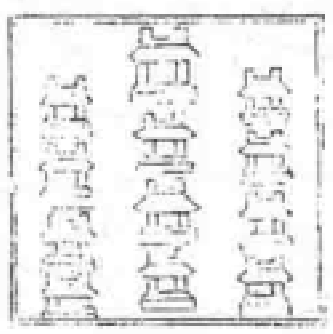
考工記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商重屋



考工記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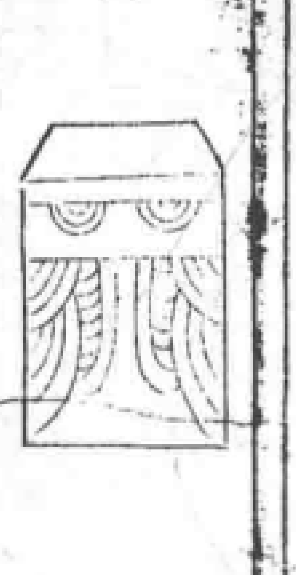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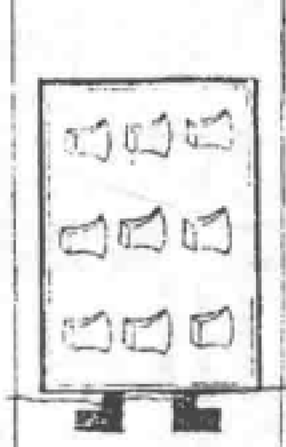
王六寢路寢在前爲正寢五在後通名燕寢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中央季夏居之三夫人以下分居后六宮

次扆制圖

次



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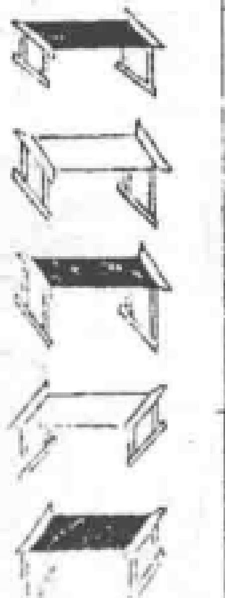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合諸侯諸侯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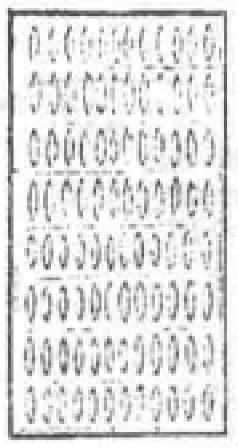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設黼依（亦作扆）

几筵制圖

几



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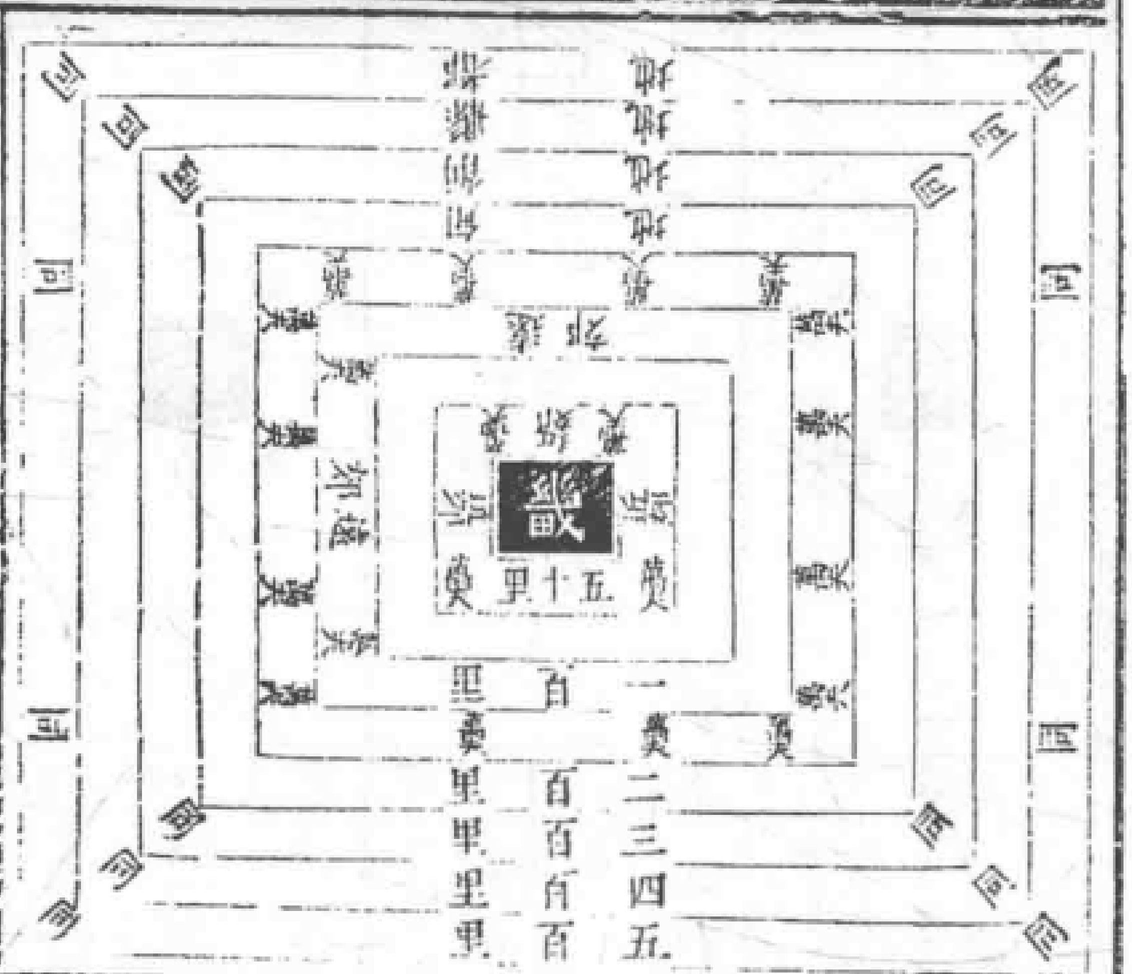


司几筵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

阮氏圖凡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兩端赤中央黑漆馬融以爲長三尺無兩端赤中央黑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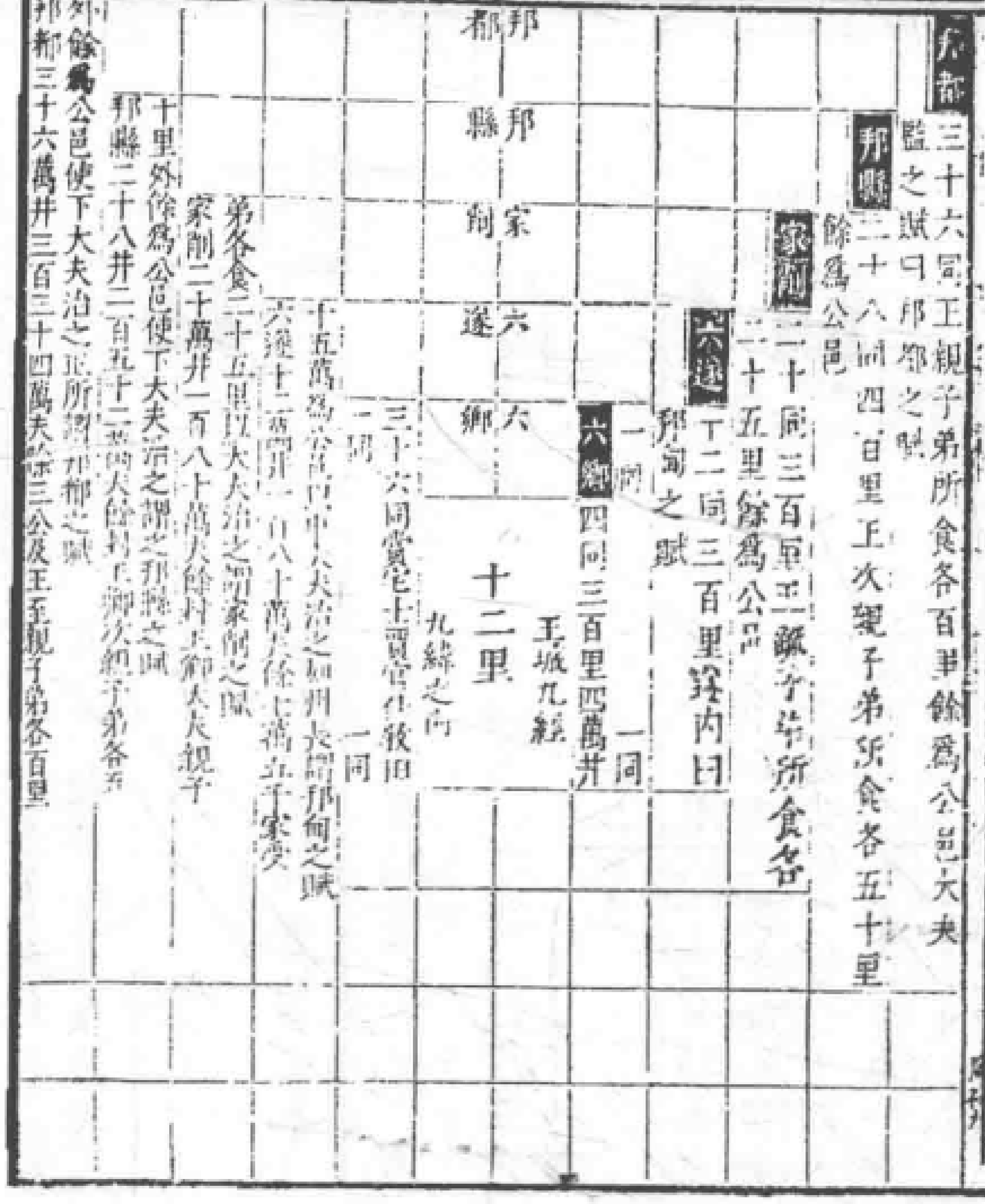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次席皆有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甸役則設熊席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繅席

王畿千里圖


畿
五十里
一百里
二百里
三百里
四百里
五百里
近郊
遠郊
萬夫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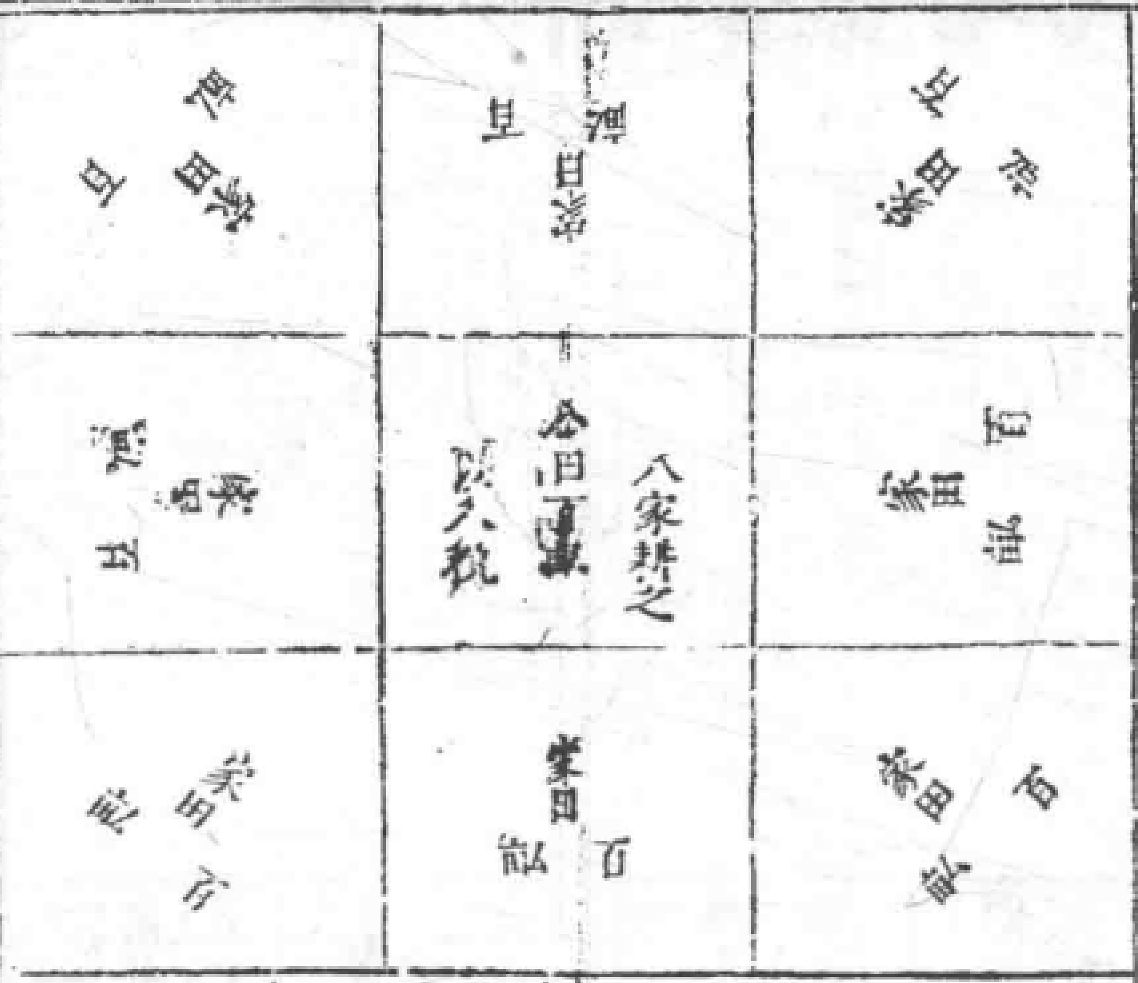
周王城者謂之環涂環涂環淢之道直出者謂之野涂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甸地七十二萬夫稍十二同縣二十八同彊十六同萬夫之四面後橫謂之川川上謂之路同之四面縱橫謂之澮澮上謂之道近郊至甸地惟方正然後可以爲井

王畿鄉遂采地圖


六都
三十六同王親子弟所食各百里餘爲公邑大夫監之賦曰邦都之賦
邦縣
二十八同四百里王次親子弟所食各五十里
餘爲公邑
家削
二十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
二十五里餘爲公邑
六遂
十二同三百里郊內曰
邦甸之賦
六鄉
四同三百里四萬井
一同
一同
王城九經
九緯之內
十二里
邦都
邦縣
家削
六遂
六鄉
三十六同當宅士賈官什稅田
十五萬爲公邑中大夫治之如州長謂邦甸之賦
六遂十二萬井一百八十萬夫除七萬五千家受
弟各食二十五里以大夫治之謂家削之賦
家削二十萬井一百八十萬夫除封大卿大夫親子
十里外餘爲公邑使下大夫治之謂之邦縣之賦
邦縣二十八井二百五十二萬夫除封王卿次親子弟各五
外餘爲公邑使下大夫治之所謂邦都之賦
邦都三十六萬井三百二十四萬夫除三公及王王親子弟各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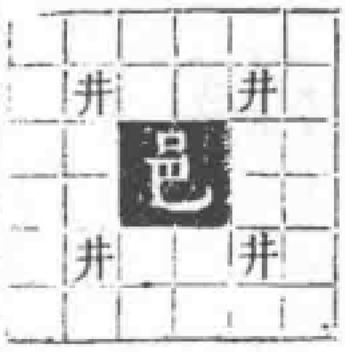
井田法圖

凡一井九夫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洫則方六十里折爲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爲一同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公田百畝
八家耕之
以入稅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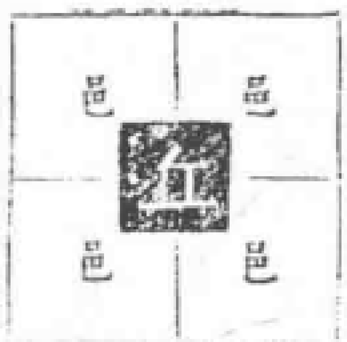
都計萬井九萬夫內取六十四箇六十四井計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六十箇下三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十六夫治洫又三十六箇萬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四井爲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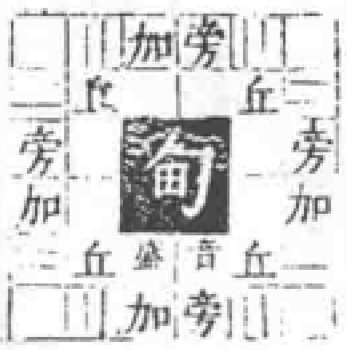
邑方二里積三十六夫采地之制井田之稅異於鄉遂謂之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

四邑爲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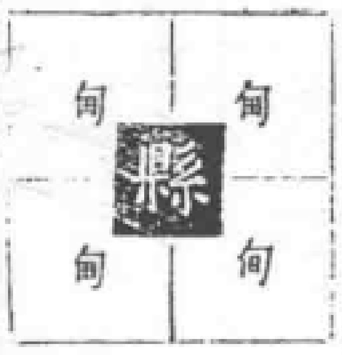
丘方四里積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謂之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

四丘爲甸圖


旁加
丘
丘
旁加
甸
旁加
丘
丘
旁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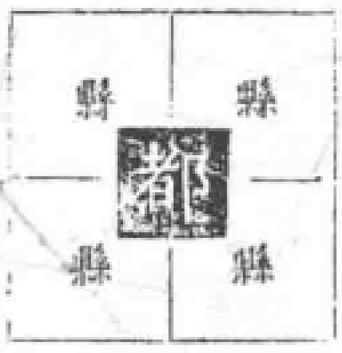
甸方八里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積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共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四甸爲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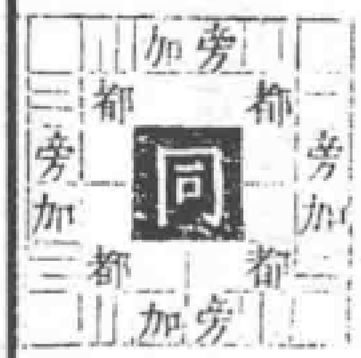
縣方二十里四百井積三千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一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葢大夫家邑也

四縣爲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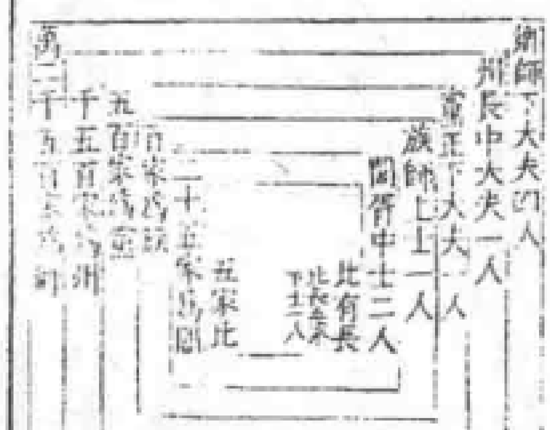
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葢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

四都爲同圖


旁加
都
都
旁加
同
旁加
都
都
旁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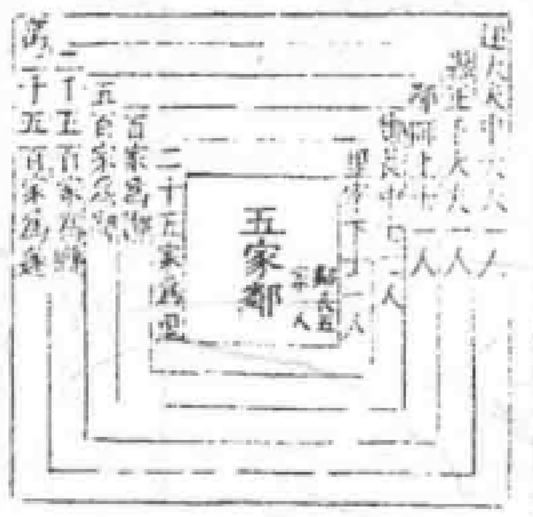
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內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illegible]）

六鄉圖


鄉師下大夫四人
州長中大夫一人
黨正下大夫一人
族師上士一人
閭胥中士二人
比有長
比長下士一人
五家比
二十五家爲閭
百家爲族
五百家爲黨
二千五百家爲州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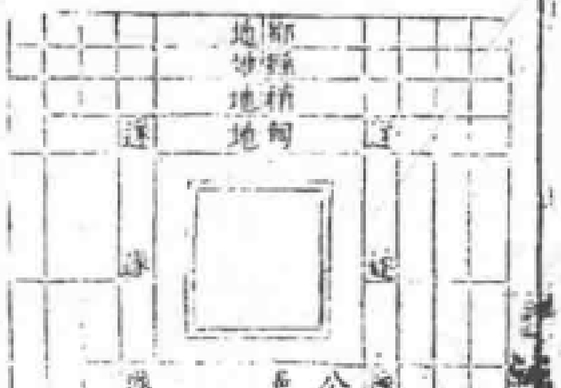
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百人鄉出萬二千五百人六鄉之地共四同計四萬井三十六萬夫也

六遂圖


遂大夫中大夫六人
縣正下大夫一人
鄙師上士一人
酇長中士一人
里宰下士一人
鄰長五家一人
五家鄰
二十五家爲里
百家爲酇
五百家爲鄙
二千五百家爲縣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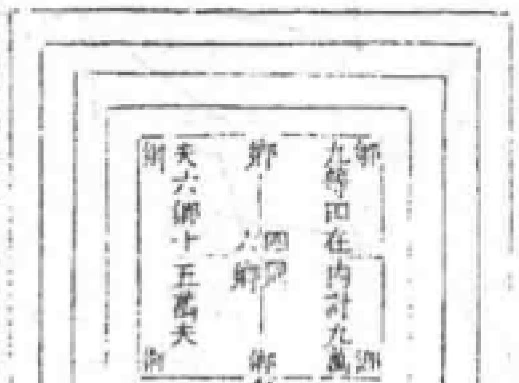
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三萬井百八十萬家除七萬五千家受田此野外六萬家受十二萬夫每三家六夫半六家十二夫爲削餘爲公邑

五等采地



遠郊之內居地四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甸地爲六遂餘爲公邑葢以賜者爲采地以不賜者爲公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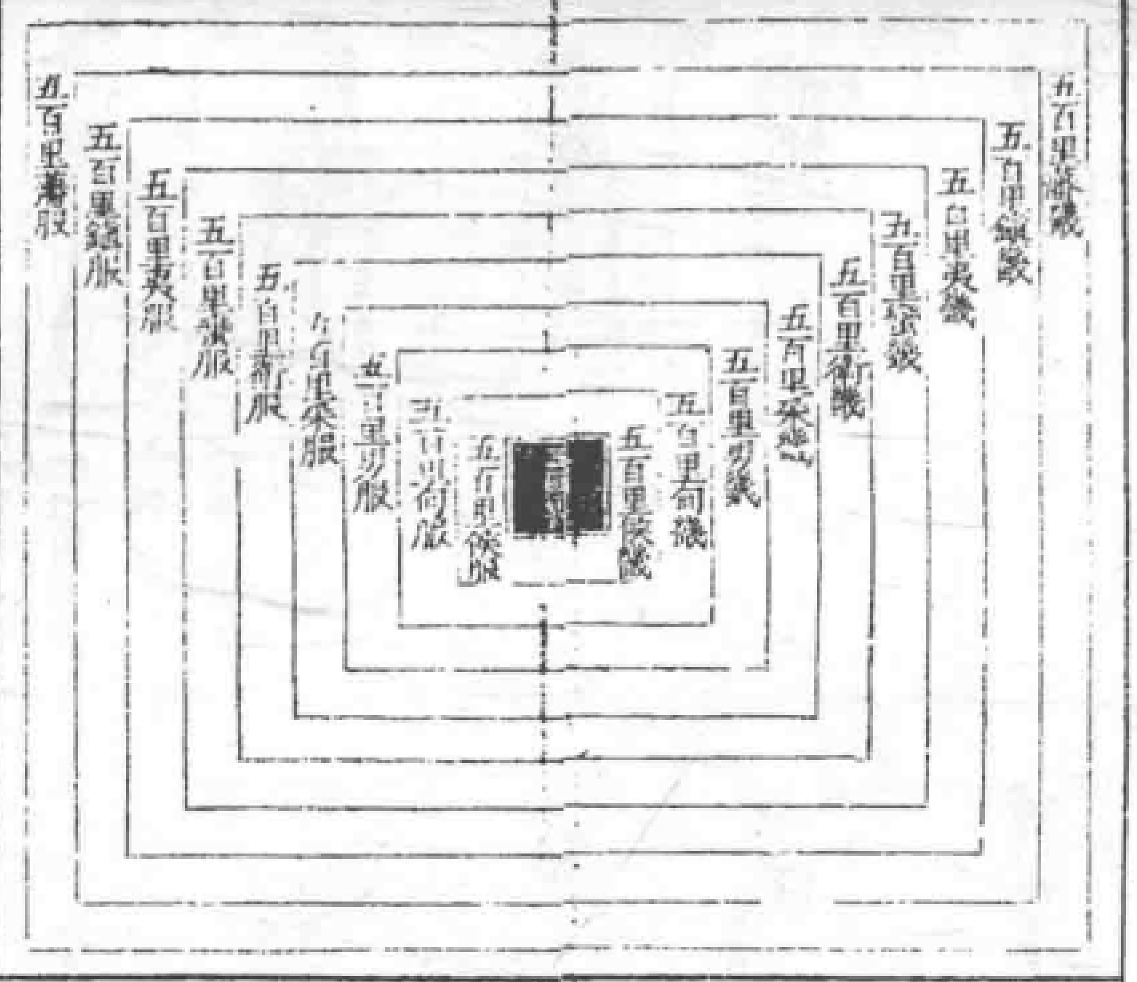
六鄉之地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之地居四同積四萬井三十六萬夫有山林川澤溝池城郭塗巷宮室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

職方氏九服圖

大司馬之職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五百里蕃畿
五百里鎮畿
五百里夷畿
五百里蠻畿
五百里衛畿
五百里采畿
五百里男畿
五百里甸畿
五百里侯畿
五百里藩服
五百里鎮服
五百里夷服
五百里蠻服
五百里衛服
五百里采服
五百里男服
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侯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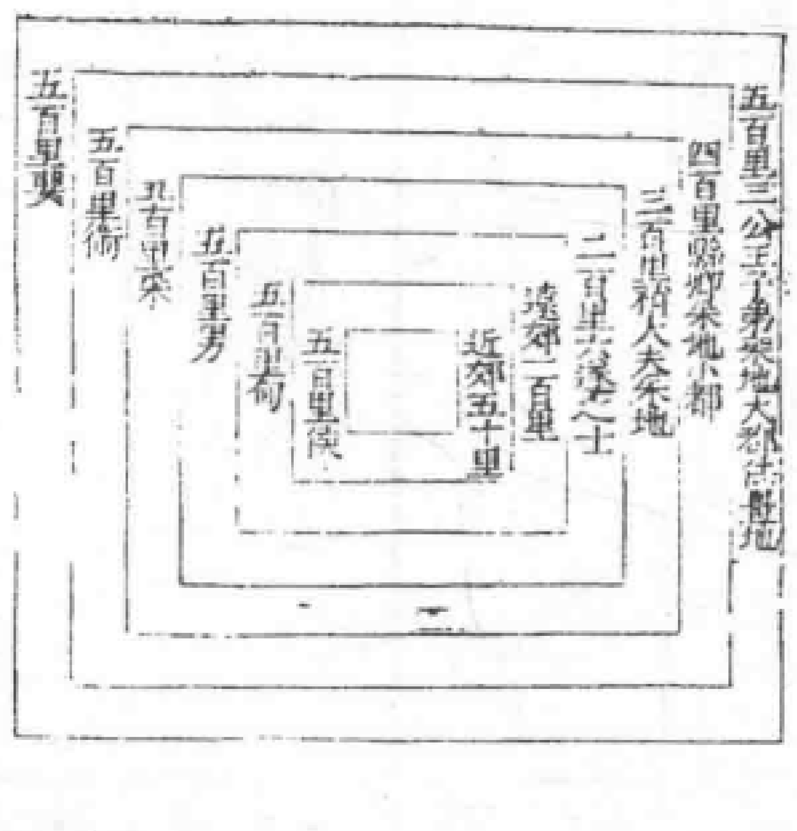
大司馬分畿限施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　職方氏辨九服服事天子者也其職雖異地里則同今以左右列爲一圖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職方九州圖

	揚（東南）	荆（正南）	豫（河南）	青（正東）	兗（河東）	雍（正西）	幽（東北）	冀（河內）	并（正北）
山鎮	會稽	衡山	華山	沂山	岱山	嶽山	醫無閭	霍山	常山
澤藪	具區	雲夢	圃田	望諸	大野	弦蒲	貕養	楊紆	昭餘祁
川	三江	江漢	熒雒	淮泗	河泲	涇汭	河泲	漳	虖池 嘔夷
浸	五湖	潁湛	波溠	沂沭	盧維	渭洛	菑時	汾潞	淶易
民	二男五女	一男二女	二男三女	二男二女	二男三女	三男二女	一男三女	五男三女	二男二女
畜	鳥獸	鳥獸	六擾	雞狗	六擾	牛馬	四擾	牛羊	五擾
穀	稻	稻	五種	稻麥	四種	黍稷	三種	黍稷	五種
利	金錫竹箭	丹銀齒革	林漆絲枲	蒲魚	蒲魚	玉石	魚鹽	松柏	布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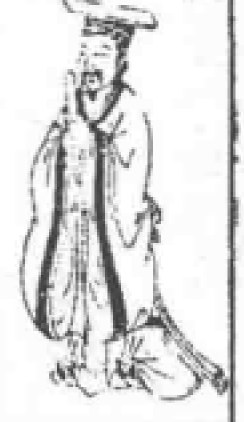
行人六服朝貢圖


五百里三公王子弟采地大都亦曰疆地
四百里縣卿采地小都
三百里稍大夫采地
二百里六遂六士
遠郊一百里
近郊五十里
五百里侯
五百里甸
五百里男
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
五百里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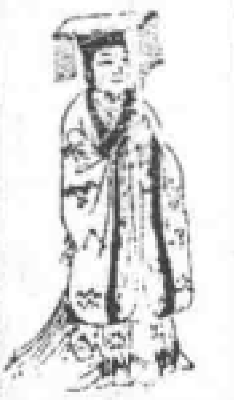
侯服歲壹見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貢貨物此外各以所貴寶爲摯

王公侯卿士冕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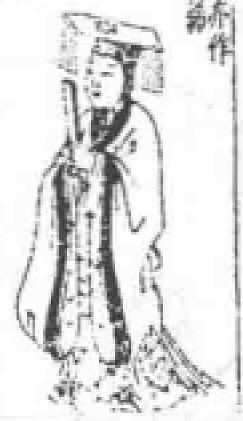
大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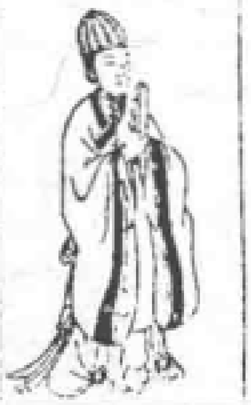
鷩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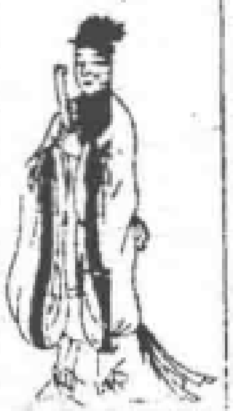
希（亦作絺）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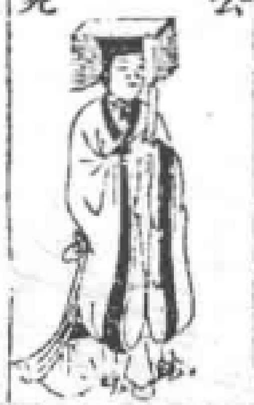
韋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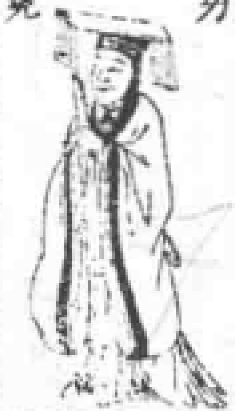
冠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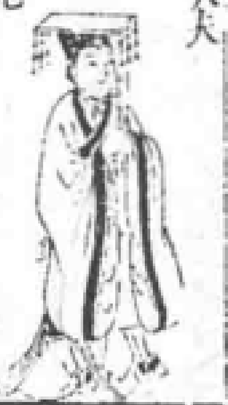
上公　袞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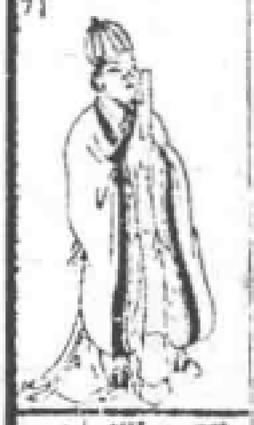
子男　毳冕



卿大夫　玄冕



士　皮弁



司服祀昊天上帝及五帝服大裘而冕黑羔裘也其冕無旒玄衣纁裳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雉名七章之服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三章之服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

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冠也一曰玄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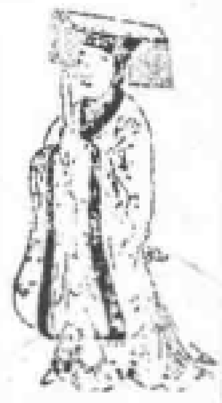
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

司服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王之孤卿亦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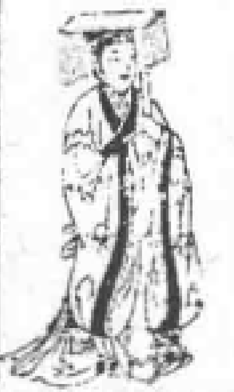
司服云卿大夫服自玄冕而下諸侯之卿大夫亦服之

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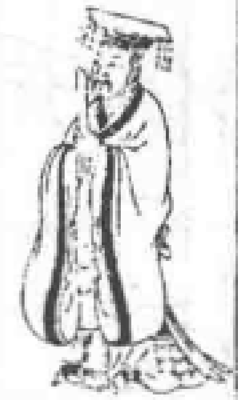
袞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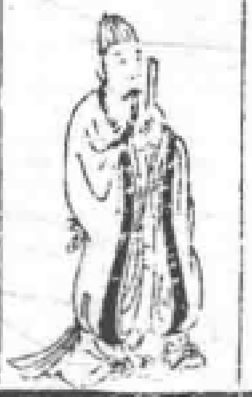
毳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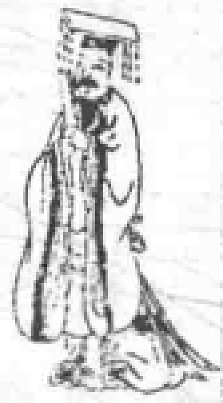
玄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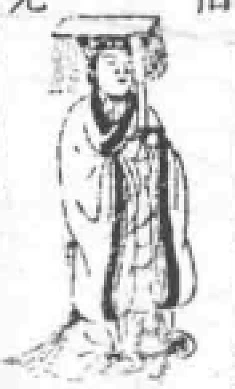
皮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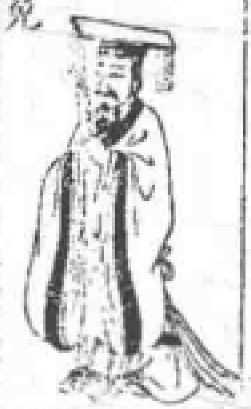
玄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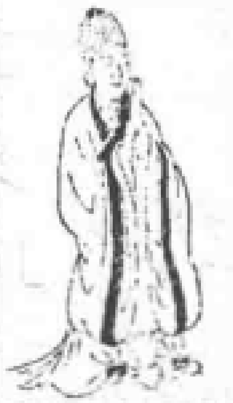
侯伯　鷩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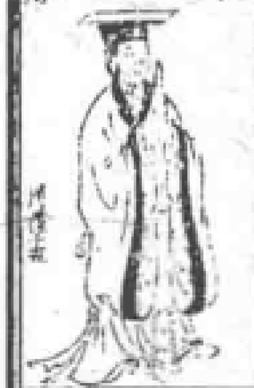
孤　希冕



爵弁



諸侯　朝服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延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後共二十四旒每旒各十二玉

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之服

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一章之服

司服云眡朝皮弁服白鹿皮爲冠也

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玉藻云天子玄端朝日於東門之外卒食玄端而居

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王之三公亦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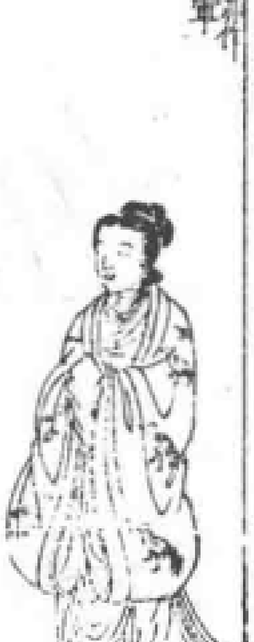
司服云孤之服自絺冕而下王之大夫諸侯之孤亦服之

爵弁制如冕無旒爲其同稱有韋弁無爵弁禮記有爵弁無韋弁一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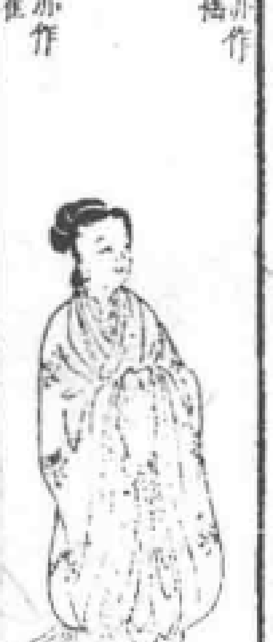
天子爲服爲諸侯朝服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后服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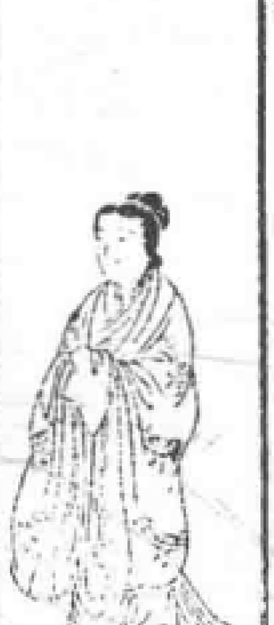
褘（亦作翬）衣



揄（亦作搖）狄（亦作翟）



闕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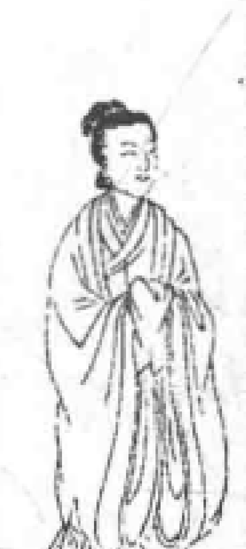
褘衣翬雉衣也色玄后從王祭先王之服

揄狄色青后從王祭先公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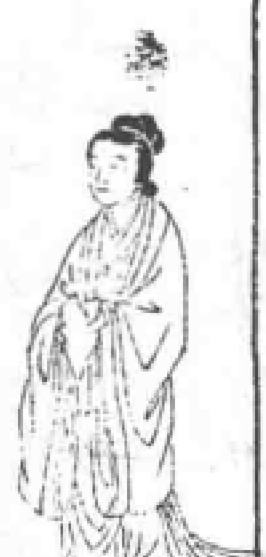
闕狄衣色赤從王祭羣小祀之服

鄭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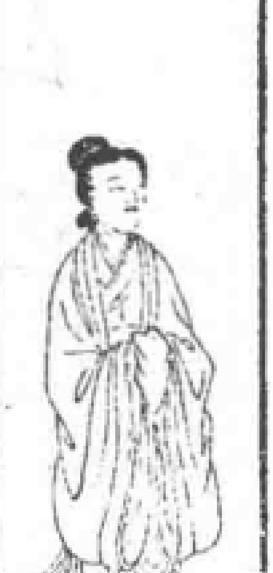
鞠衣



展衣



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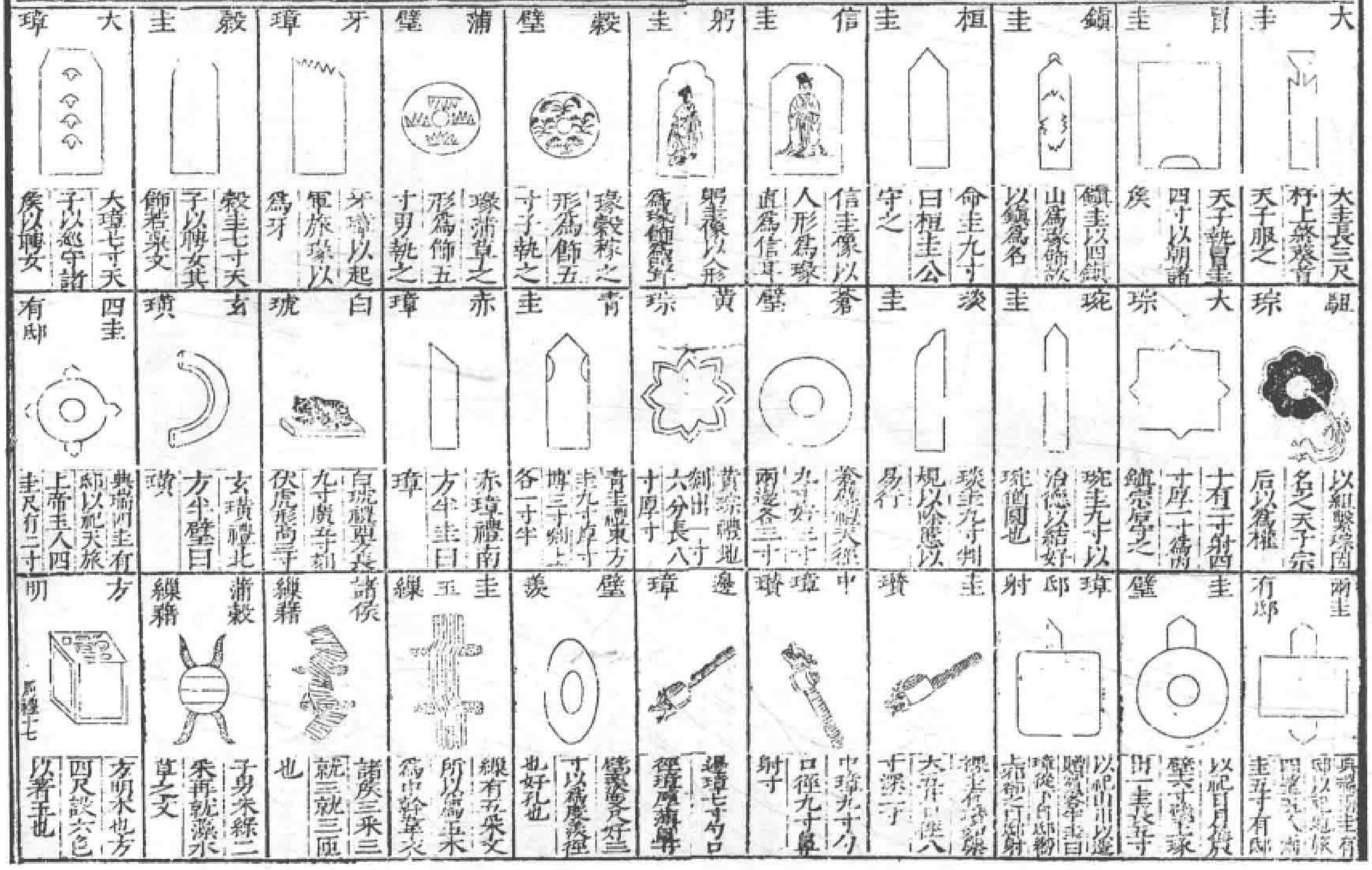
鞠衣后告桑之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

褖衣色黑后接御見王之服

后之首服禮經不載其詳故禮書舊圖不畫考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君子偕老之詩曰副笄六珈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近圖所畫非古也今刪去

圭璧璋瓚藻藉制圖



大圭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冒圭 天子執冒圭大四寸以朝諸侯

鎮圭 鎮圭以四鎮山爲瑑飾故以鎮爲名

桓圭 命圭九寸曰桓圭公守之

信圭 信圭像以人形爲瑑直爲信耳

躬圭 躬圭像以人形爲瑑飾爲躬

穀璧 瑑穀稼之形爲飾五寸子執之

蒲璧 瑑蒲草之形爲飾五寸男執之

牙璋 牙璋以起軍旅瑑以爲牙

穀圭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其飾若粟文

大璋 大璋七寸天子以巡守諸侯以聘女

駔琮 以組繫琮因名之天子宗后以爲權

大琮 十有二寸射四寸厚一寸爲內鎮宗后守之

琬圭 琬圭九寸以治德以結好琬猶圓也

琰圭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蒼璧 蒼璧以禮天徑九寸好三寸兩邊各三寸

黃琮 黃琮禮地剡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

青圭 青圭禮東方圭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各一寸半

赤璋 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

白琥 白琥禮西方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

玄璜 玄璜禮北方半璧曰璜

四圭有邸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圭八四圭尺有二寸

兩圭有邸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云兩圭五寸有邸

圭璧 以祀日月星辰璧[illegible]寸瑑出一圭長五寸

璋邸射 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注曰璋從下向邸鋤亦有邸而射

圭瓚 祼圭有瓚勺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

中璋瓚 中璋九寸勺口徑九寸鼻射寸

邊璋 邊璋七寸勺口徑璋厲瀨鼻

璧羨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羨徑也好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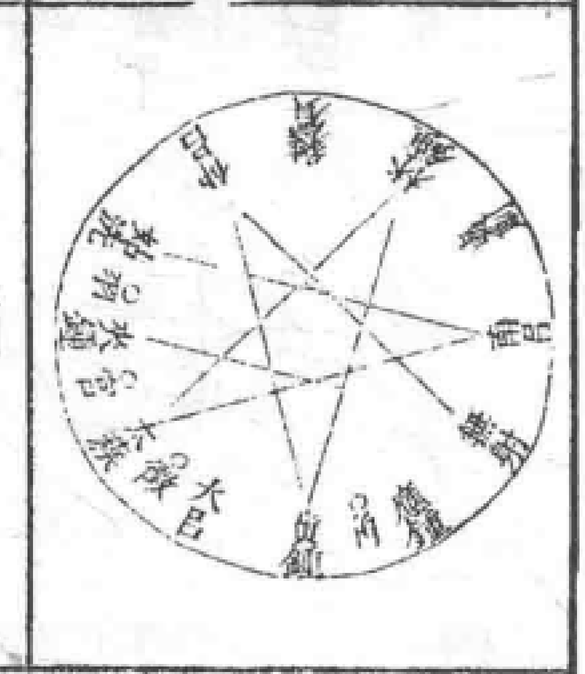
圭玉繅 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韋衣

諸侯繅藉 諸侯三采三就三就三匝也

瑑穀繅藉 子男采繅二采再就藻木草之文

方明 方明木也方四尺設六色以著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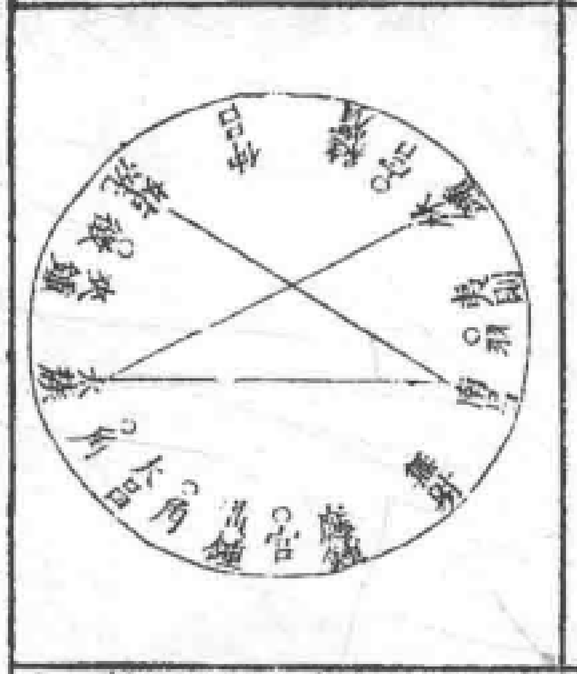
圜丘樂圖



[illegible]

大司樂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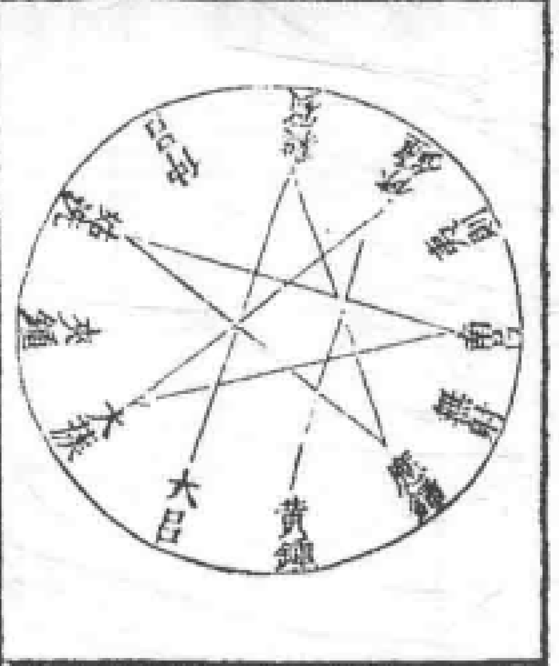
方丘樂圖



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族太族爲角下生南呂南呂爲羽是先生後用也南呂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也祭地四聲足矣

大司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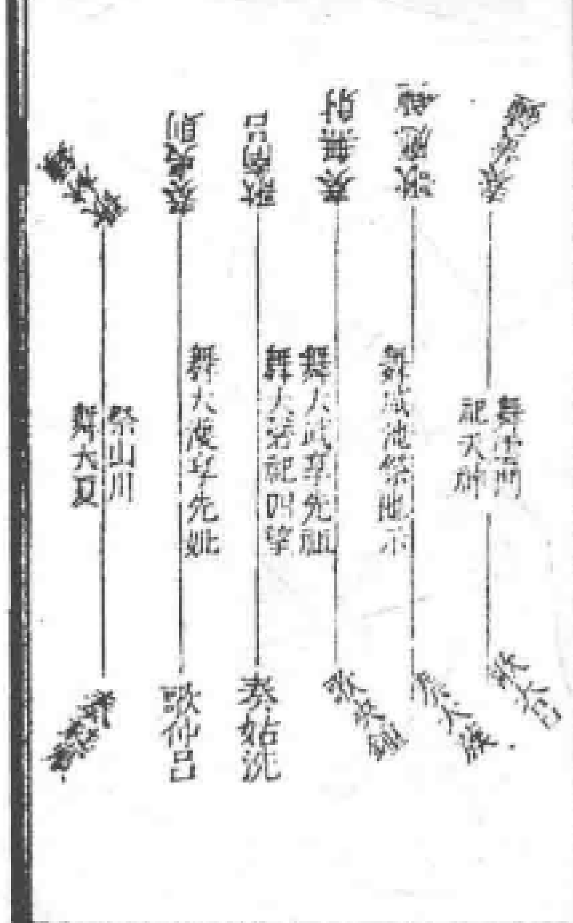
宗廟樂圖



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爲地宮又避之不取[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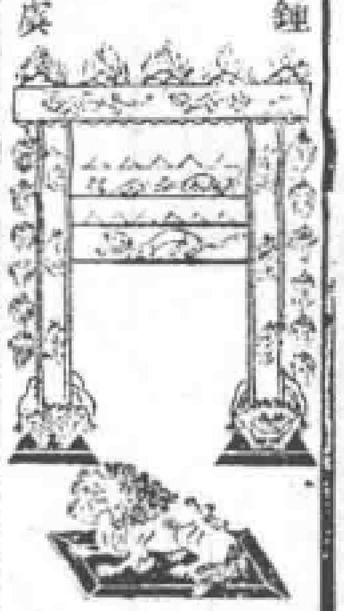
大司樂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宗廟之中奏之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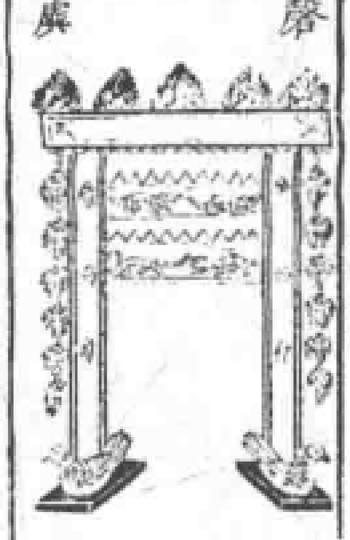
分舞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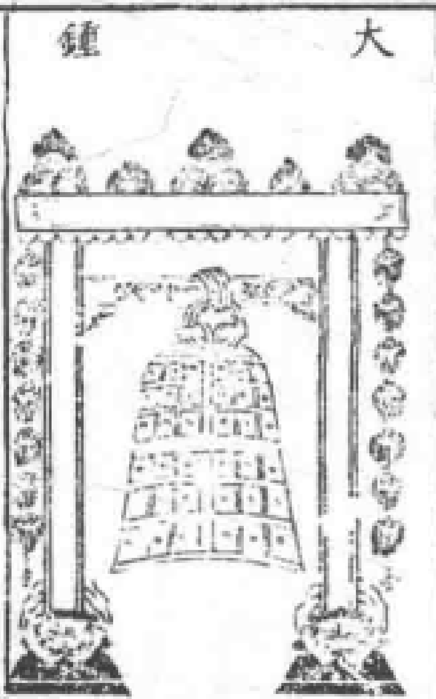
黃鍾陽聲之首大呂與之合大蔟陽聲二應鍾合姑洗陽聲三南呂合蕤賓陽聲四林鍾合夷則陽聲五仲呂合無射陽聲六夾鍾合

筍虡鍾磬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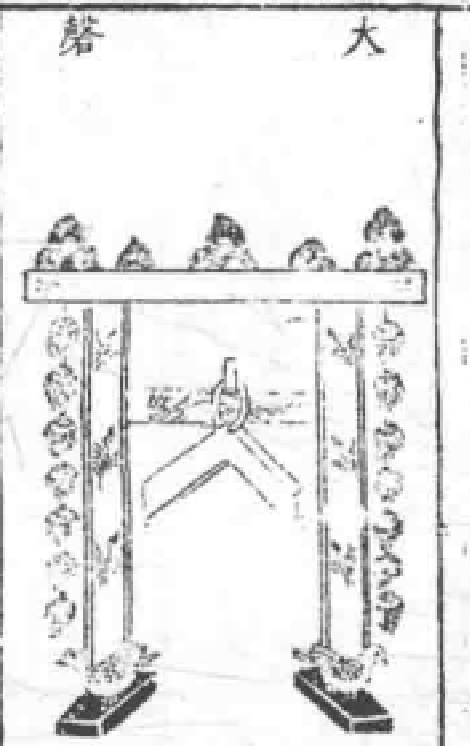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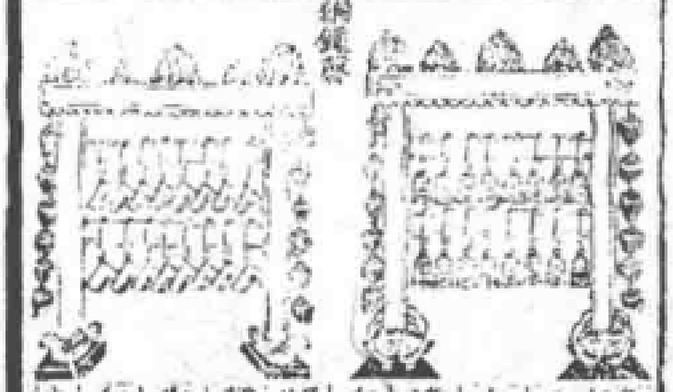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梓人為筍虡[illegible]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以為筍 植者為虡橫者為筍筍之上有崇牙[illegible]之上[illegible]業之上樹羽而有璧翣者鍾虡飾以羸屬磬虡飾以羽屬而筍皆飾以鱗屬文然後謂之筍其所植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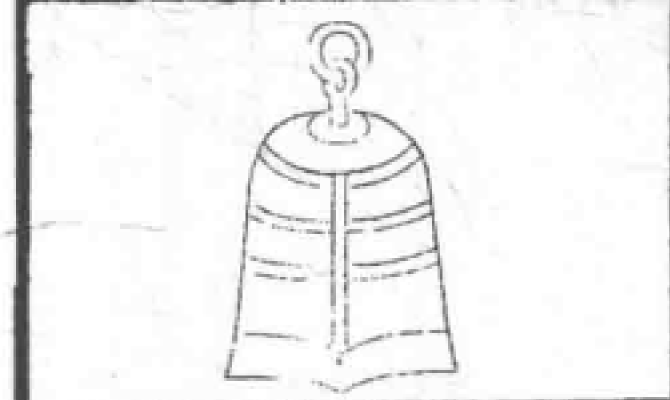
大鍾特縣鎛也 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量聲以先王之制[illegible]大不出鈞重不過石[illegible]律度又律鍾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縣[illegible]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鍾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鍾是也



大磬特縣磬也 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 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 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小大長短雖殊其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餘推此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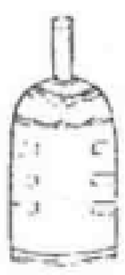
編鍾十六枚在一簨虡[illegible]十六枚在一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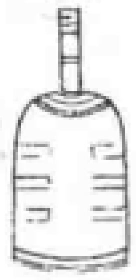
鎛師掌金奏之鼓祭祀鼓其金奏之樂[illegible]鉦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鐘[illegible]為小鐘[illegible]

鼓人四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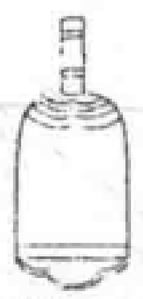
鼓人以金錞和鼓錞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鼓人以金鐲節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則鳴之以為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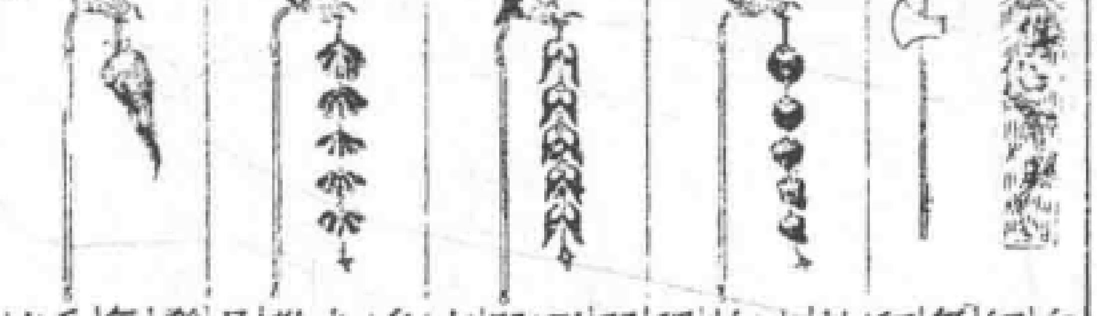


鼓人以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



鼓人以金鐸通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

舞師樂師舞制圖



兵謂干戚也舞師教兵舞帥而舞山川祭祀樂師有干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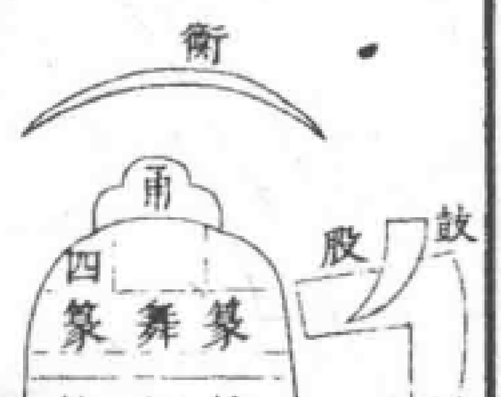
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illegible]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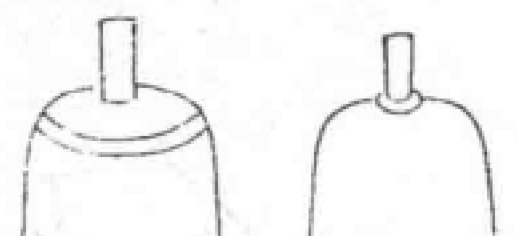
皇謂雜五采羽如鳳皇色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樂師教小舞又有旄舞人舞旄舞以犛牛毛為之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

鳧氏為鍾木鐸金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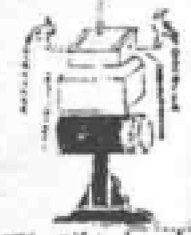
兩欒曰銑銑間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鉦鉦上曰舞舞上曰甬甬上曰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曰篆篆間曰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曰隧



六官之貳正歲各帥其屬以觀象法徇以木鐸大司馬之誡曰兩司馬執鐸又曰三鼓摝鐸三鼓振鐸鄭康成許慎皆曰鐸大鈴也蓋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木鐸振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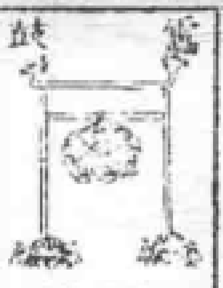
鼓制圖

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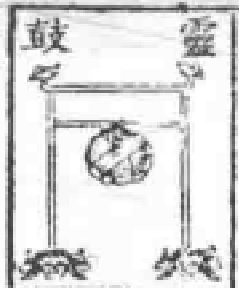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建猶樹也以木貫而樹之

雷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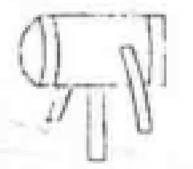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八面鼓也 神祀祀天神也

靈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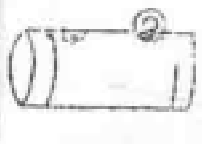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六面鼓也 社祭祭地祇也

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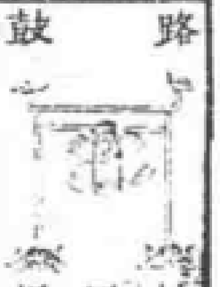
小師掌教鼓鼗[illegible] 鼗○鄭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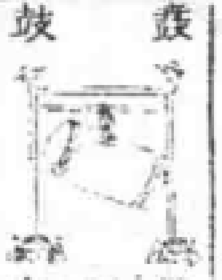
太師登歌令奏擊拊鄭玄謂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illegible]搏拊是也

路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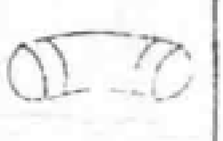
鼓人以路鼓鼓鬼享 四面鼓也 鬼享宗廟也

鼖鼓



鼓人以鼖鼓鼓軍事 大鼓謂之鼖 鼖長八尺

鼛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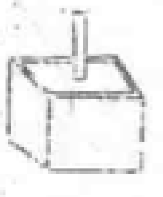


鼓人以鼛鼓鼓役事 役事鼛長丈二尺

朄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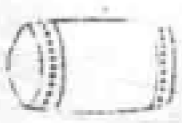
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小祭祀小樂事鼓朄鄭司農云朄小鼓名[illegible]鼓先儒以田為朄朄小鼓應鼙也大射有朔鼙[illegible]以應朔鼙及朔為三鼓

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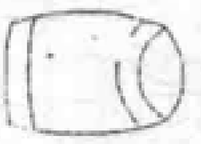
小師掌教[illegible]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illegible]令左右擊

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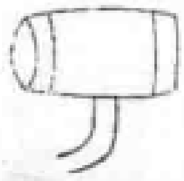
鼓人以晉鼓鼓金奏 晉鼓長六尺六寸

鼓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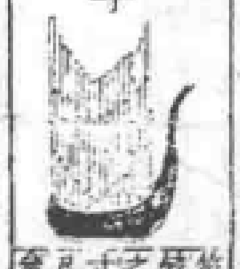
鼓人凡軍旅夜鼓鼜 鼜夜戒守鼓也 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 又曰發鼓

提鼓



大司馬中軍以鼙令鼓師帥執提○鄭云提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曰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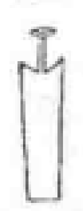
竽



笙師掌教龡竽笙[illegible]之長竽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竹為之形象鳳鳥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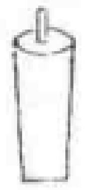
樂器制圖

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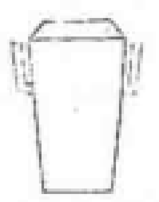
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鄭司農曰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

應



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illegible]尺虛中有椎以築[illegible]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

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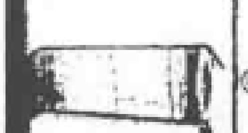


笙師掌教雅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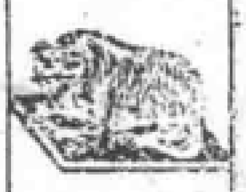
大司樂有雲和之琴[illegible]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文王武王加二弦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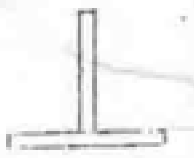
庖犧氏作瑟五十弦黃帝破為二十五弦[illegible]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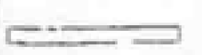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所以止樂

止



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

籈



爾雅曰所以鼓敔謂之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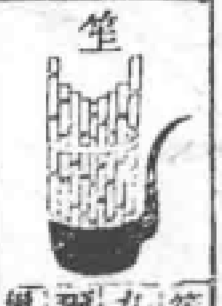
塤

笙師掌教塤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凡六孔

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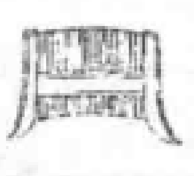
笙師掌教篪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illegible]一孔上出[illegible]凡八孔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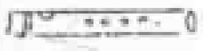
笙長四尺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簫



小師掌教簫簫編小竹為之[illegible]爾雅曰大簫謂之言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

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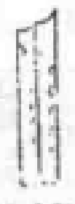


笙師掌教篴杜子春云篴五孔 篴一作笛

籥

笙師掌教籥 籥如篴三孔

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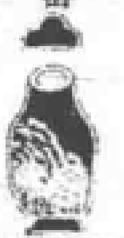


笙師掌教管 大司樂有孤竹之管孫竹之管 狀如篪六孔

祭器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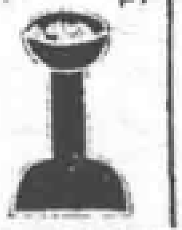
棜禁鼎冪匜角觶散瓚俎椇俎房俎梡俎並見禮記器用制圖

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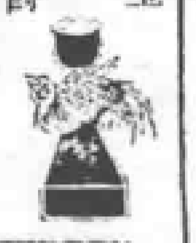
形似壺大者一斛刻木為之畫為山雲之形

爵坫



坫以致爵漆赤中畫赤雲氣亦隨所飾

玉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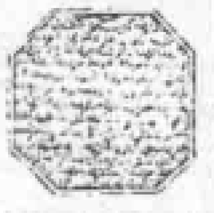


玉爵受一升口徑四寸底二寸上下徑二寸二分

龍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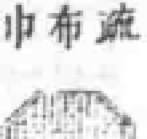
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為龍頭

畫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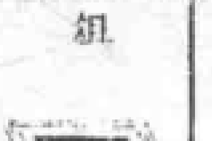
畫五色雲氣冪六彝二尺二寸之幅而圓

疏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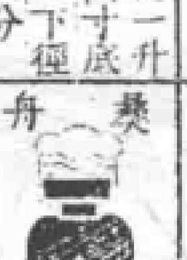
祭天地以疏布巾冪八尊用二尺二寸

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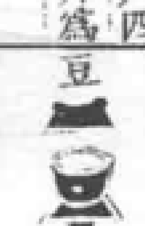
周制房俎漆南端赤中央黑

舟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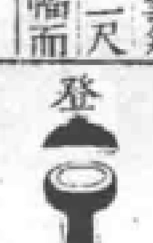
彝下臺若今承槃外漆朱中足隨舟刻畫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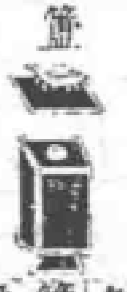
豆高尺二寸漆赤中畫飾不同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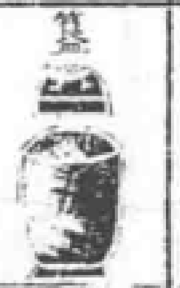
詩云于豆于登形象與豆同畫飾異耳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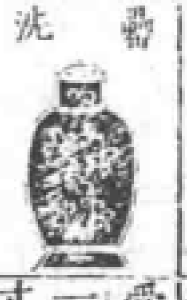
外方內圓曰簠漆赤中稻粱器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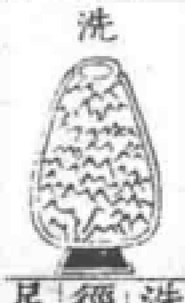
內方外圓曰簋足高二寸漆赤中盛黍稷

罍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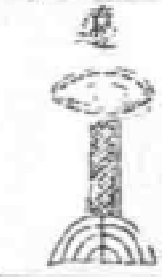
受一斛口徑一尺脰高五寸後旁一寸

洗



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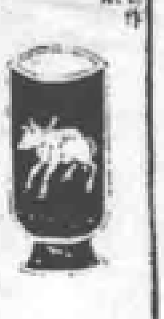
籩



籩以竹為之口以縢緣形如豆亦受四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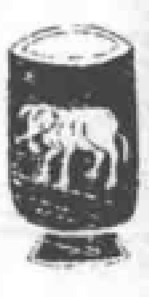
六尊制圖

獻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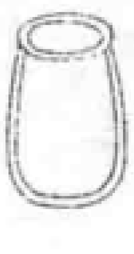
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並刻全牛之形鑿背為尊

象尊



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以象骨飾尊

著尊



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著地無足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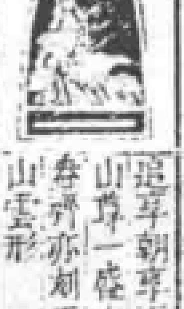
壺尊

秋嘗冬烝饋獻用兩壺尊一盛元酒二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受五斗漆赤中

大尊

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太古之瓦尊也與瓦甒形制容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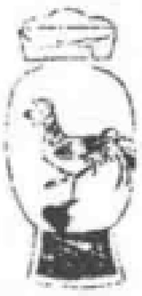
山尊



追享朝享再獻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亦刻而畫之為山雲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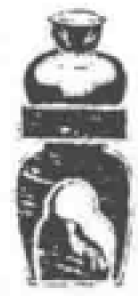
六彝制圖

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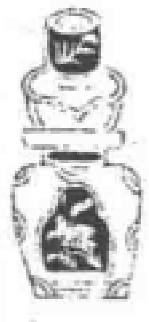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著於尊上受三升盛用水

鳥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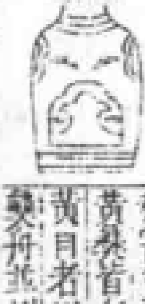
制度容受一同雞彝用盛鬱鬯鳥即謂畫鳳皇形於尊上鳴鳥謂之鳳皇故也

斝彝



斝彝盛明水先儒讀斝為稼謂畫禾稼於尊因為尊名彝與斝並漆赤中其局足內亦畫禾稼

黃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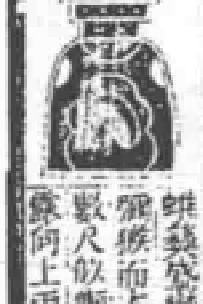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盛鬱鬯黃目者以黃金為目彝并舟以金漆

虎彝

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虎彝盛明水彝舟並漆赤中其局足內亦畫及畫虎為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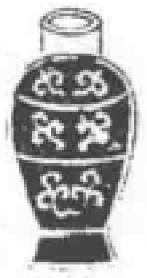
蜼彝



蜼彝盛鬱鬯蜼印鼻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以尾塞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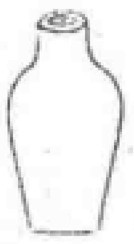
掌客器圖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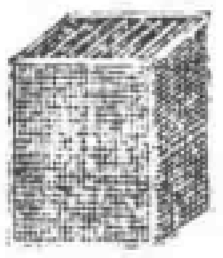
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有畫飾

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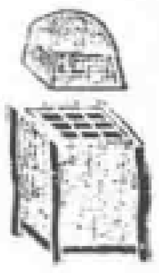
罋盛醯醢高一尺受三斛醢人云王舉供醢五十罋醢五十罋

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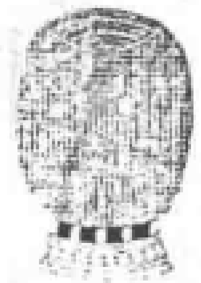
以竹爲之受五斛以盛米國君致饔餼於聘賢雖筥用之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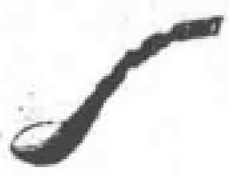
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

筥



圓曰筥受半斛主君致饔餼於賓與大夫上介皆以筥盛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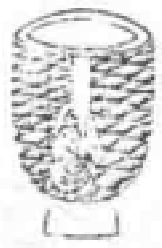
柶



醴有柶用角爲之鉶有柶用木爲之柶長一尺櫬博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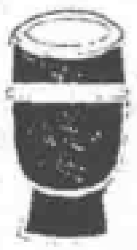
鬯人制圖

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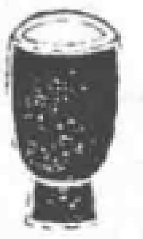
山川四方用蜃漆尊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也容五斗

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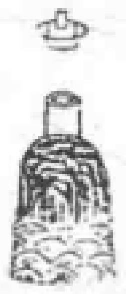
祼用槩黑漆爲尊以朱絡腹形制容受如蜃等

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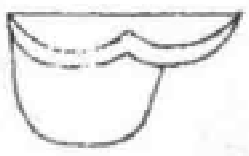
漆尊無飾曰散疈事用散疈磔牲體者形制容受如概尊

大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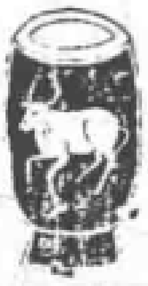
祭祀社稷用大罍卽瓦罍也取質略之意

瓢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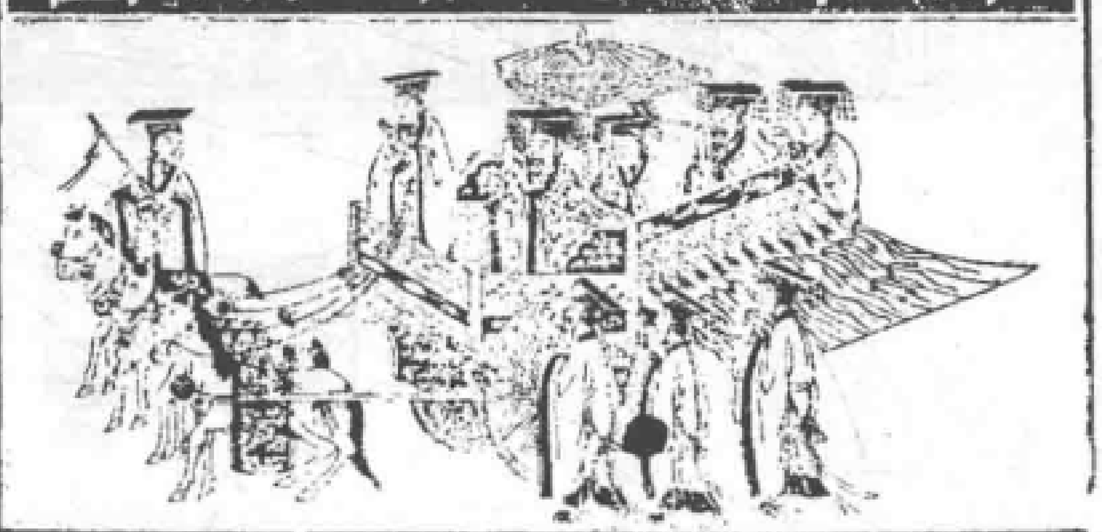
禜門用瓢齎禜祭名門國門取甘瓠割去柢以爲尊

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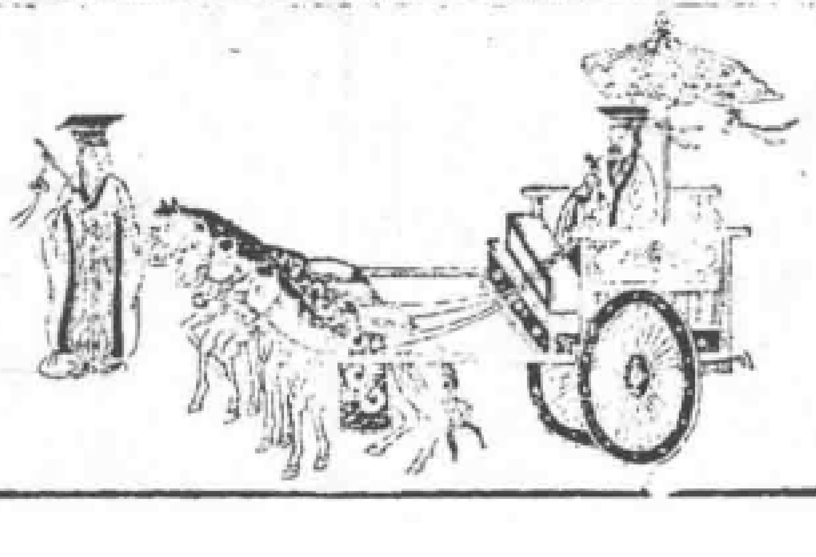
廟用修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獻亦讀作犧）之屬

巾車玉輅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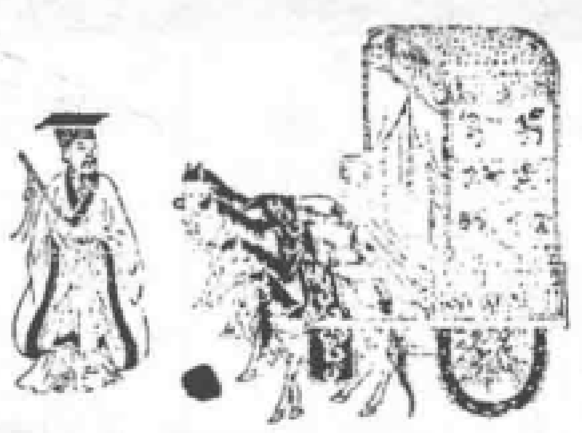


巾車玉輅金木象革四輅其飾雖異制則同今特圖玉輅之一乘太常之旂以備祭祀所乘其餘車式皆具考工記則諸路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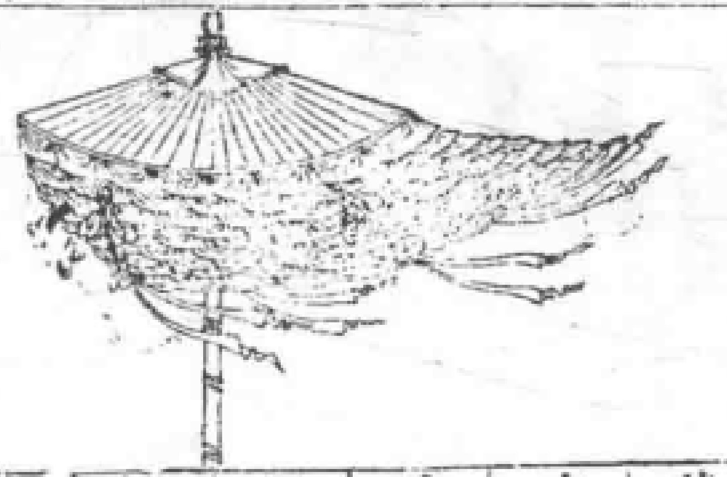
墨車制度圖



厭翟車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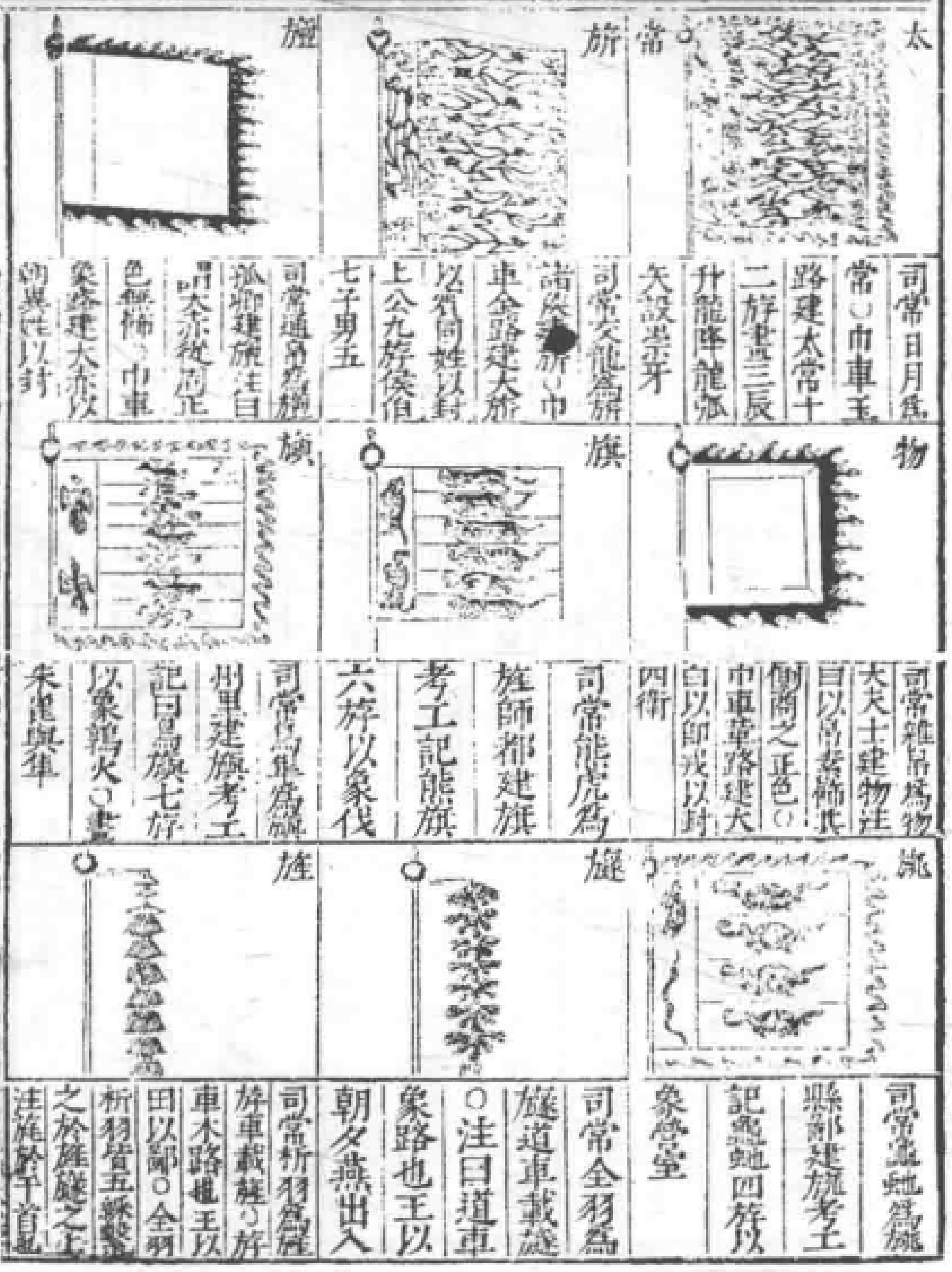


輪人爲蓋



蓋斗曰部部徑六寸厚一寸上隆一分斗下達常長二尺徑一寸達常下入杠杠長八尺徑二寸足以含達常桯用弓二十有八每弓長六尺廣四分

九旗制圖



太常：司常日月為常○巾車王路建太常十二斿畫三辰升龍降龍弧矢設崇牙

旂：司常交龍為旂諸侯●旂○巾車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上公九斿侯伯七子男五

旜：司常通帛為旜孤卿建旜注白明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物：司常雜帛為物大夫士建物注曰以帛素飾其側兩之正色○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旗：司常熊虎為旗師都建旗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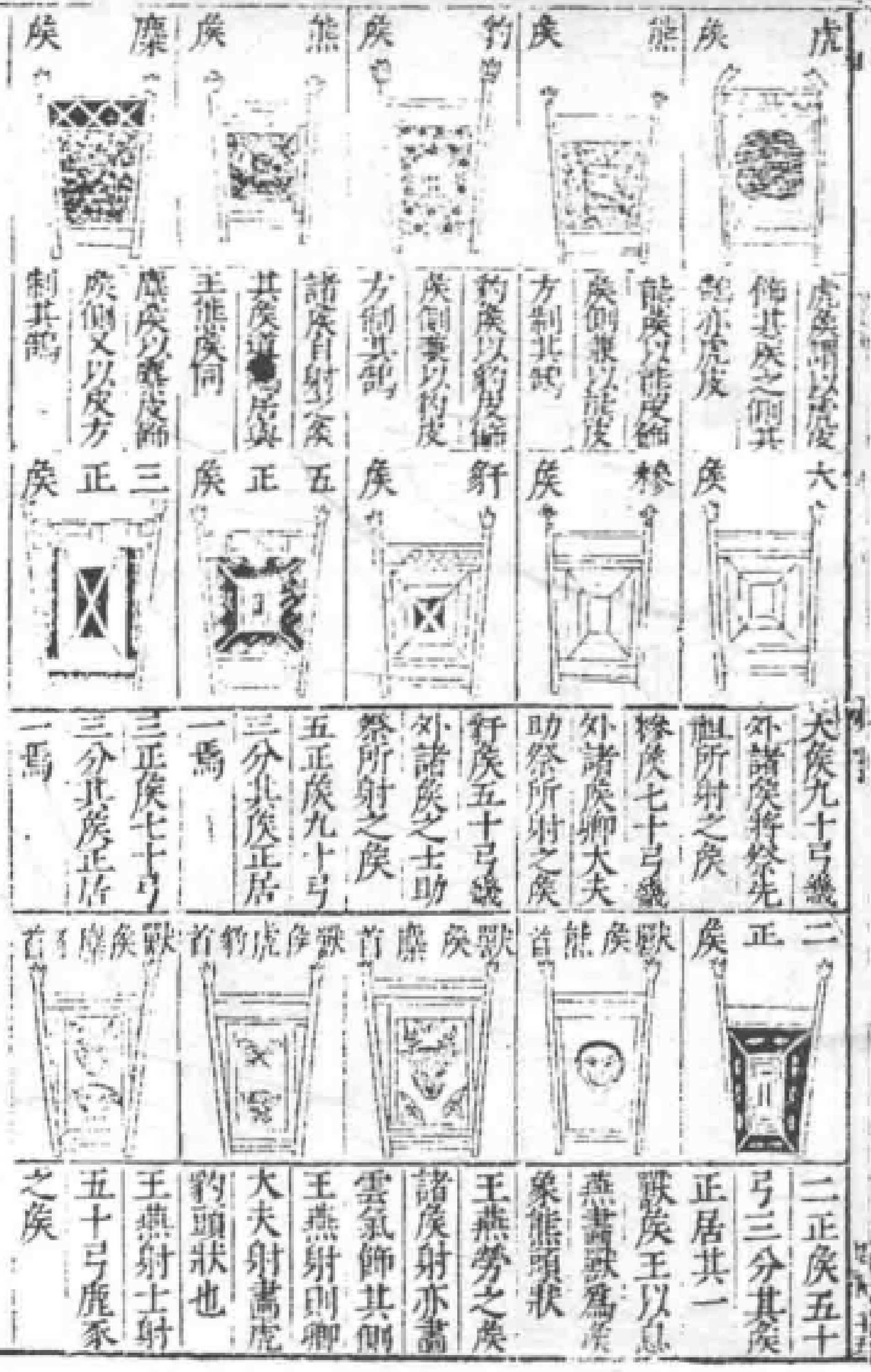
旟：司常鳥隼為旟州里建旟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

旐：司常龜蛇為旐縣鄙建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

旞：司常全羽為旞道車載旞○注曰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

旌：司常析羽為旌斿車載旌○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皆五綵繫之於旞旌之上注旄於干首

射侯制圖



虎侯：虎侯謂以虎皮飾其侯之側其鵠亦虎皮

熊侯：熊侯以熊皮飾侯側兼以熊皮方制其鵠

豹侯：豹侯以豹皮飾侯側兼以豹皮方制其鵠

熊侯：諸侯自射之侯其侯[illegible]以虎與王熊侯同

麋侯：麋侯以麋皮飾侯側又以皮方制其鵠

大侯：大侯九十弓幾外諸侯將祭先習所射之侯

糝侯：糝侯七十弓幾外諸侯卿大夫助祭所射之侯

豻侯：豻侯五十弓幾外諸侯之士助祭所射之侯

五正侯：五正侯九十弓三分其侯正居一焉

三正侯：三正侯七十弓三分其侯正居一焉

二正侯：二正侯五十弓三分其侯正居其一

獸侯熊首：獸侯王以息燕畫獸為侯象熊頭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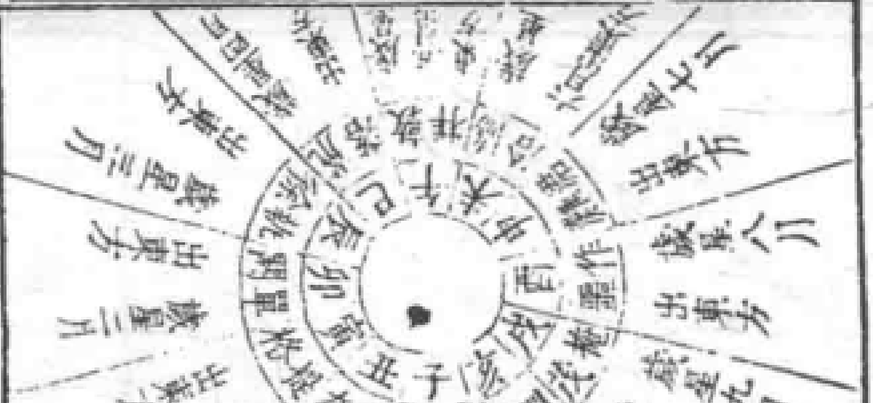
獸侯麋首：王燕勞之侯諸侯射亦畫雲氣飾其側

獸侯虎豹首：王燕射則卿大夫射畫虎豹頭狀也

獸侯麋豕首：王燕射士射五十弓麋豕之侯

經曰飾中舍筭射於榭用虎中大夫射於庠用兕中國君國中射用皮樹中諸侯立學於郊行大射用閭中諸侯與鄰國射于境用虎中并弓制樂節備見禮記習射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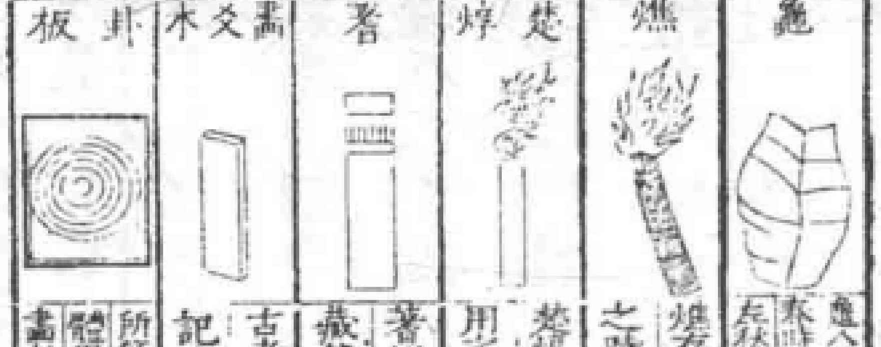
馮相太歲圖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困敦
赤奮若
攝提格
單閼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涒灘
作噩
閹茂
大淵獻
歲星正月出東方
歲星二月出東方
歲星三月出東方
歲星八月出東方
歲星九月出東方
歲星十月出東方
歲星十一月出東方
歲星十二月出東方

馮相氏掌十二歲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

龜人圖

簭人圖


龜
燋
楚焞
蓍
畫爻木
卦板

龜：龜人取龜用秋攻龜用春[illegible]

燋：焌者火之炬灼龜之時用燋契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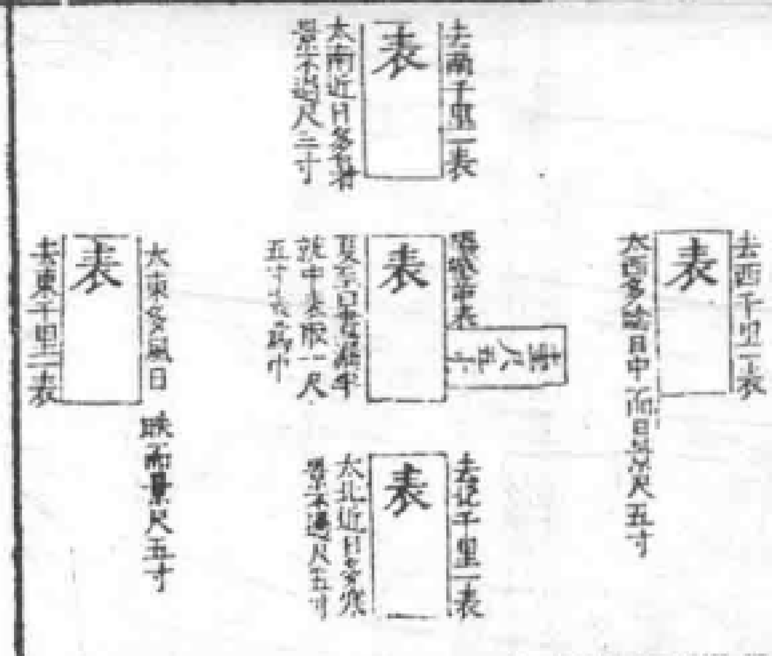
楚焞：楚焞者謂荊為楚用之焞龜開兆

蓍：蓍以為筮策精藏筮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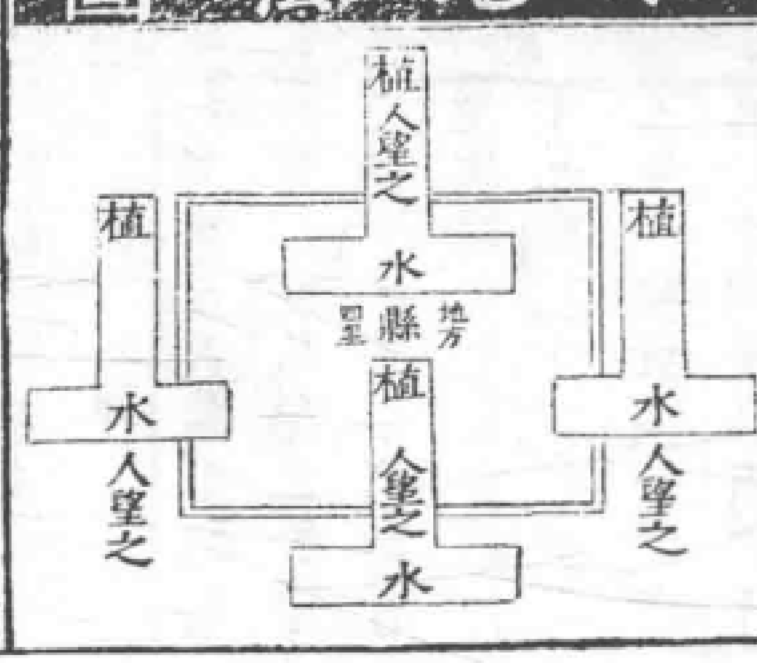
畫爻木：古者用木畫地記爻今以錢

卦板：所筮六爻俱了卦體得成更以方版畫卦體示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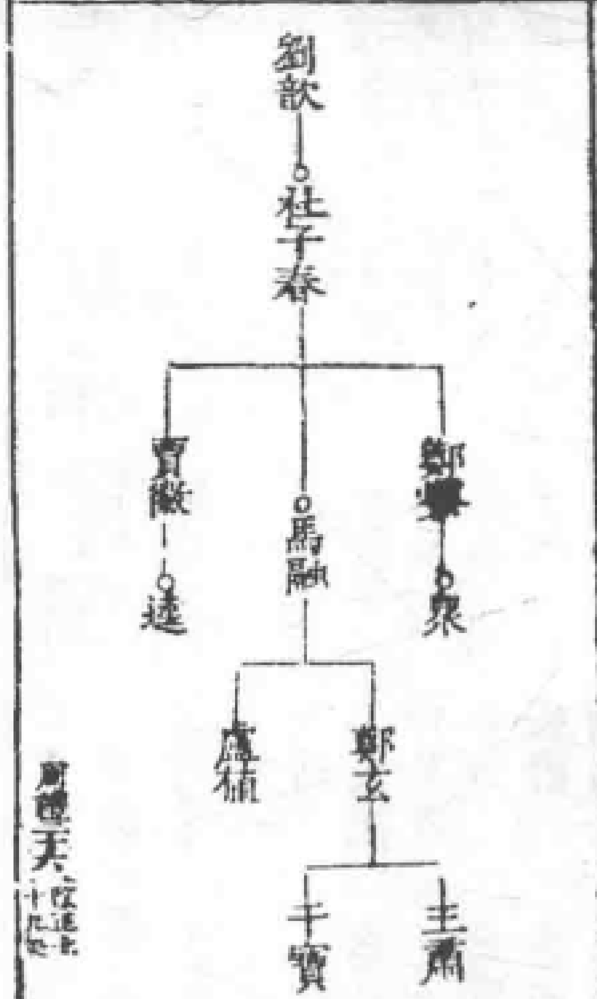
土圭測日圖


去南千里一表
表
太南近日多暑
景不過尺二寸
測景中表
表
土圭尺五寸
夏至日景與土圭等
謂中表陰一尺
五寸表為中
去東千里一表
表
太東多風日
昳而景尺五寸
去西千里一表
表
太西多陰日中而日昃景尺五寸
去北千里一表
表
太北近日多寒
景不過尺五寸

水地法圖


植
人望之
水
植
水
人望之
縣
地方
四望
植
人望之
水
植
水
人望之
水

傳授圖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馬融
賈徽
鄭衆
賈逵
鄭玄
盧植
王肅
干寶
周禮天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興衆並作周禮解詁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馬融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禮注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又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

禮記制度示掌圖目錄

四十九篇數
二十四氣圖
七十二候圖
月令中星圖
月令明堂圖
月令所屬圖
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
十二律還相爲宮圖
月令仲春昏星圖
月令仲夏昏星圖
月令仲秋昏星圖
月令仲冬昏星圖
五社制度圖
五帝坐位圖
王制商建國圖
王制周建國圖
王制公卿大夫士圖
天子縣內圖
周公明堂圖
武舞表位圖
冠冕制圖
器用制圖
七廟制圖
祫廟制圖
五廟三廟圖
別子祖宗圖
郊禘宗祖圖
堂上昭穆圖
室中昭穆圖
燕禮圖
投壺禮圖
鄉飲禮圖
養老禮圖
冠禮器圖
昏禮器圖
習射禮圖
饗禮圖
內外用事之日圖
祭祀用樽之數圖
禮記名數圖
禮記傳授圖

目錄終

禮記制度示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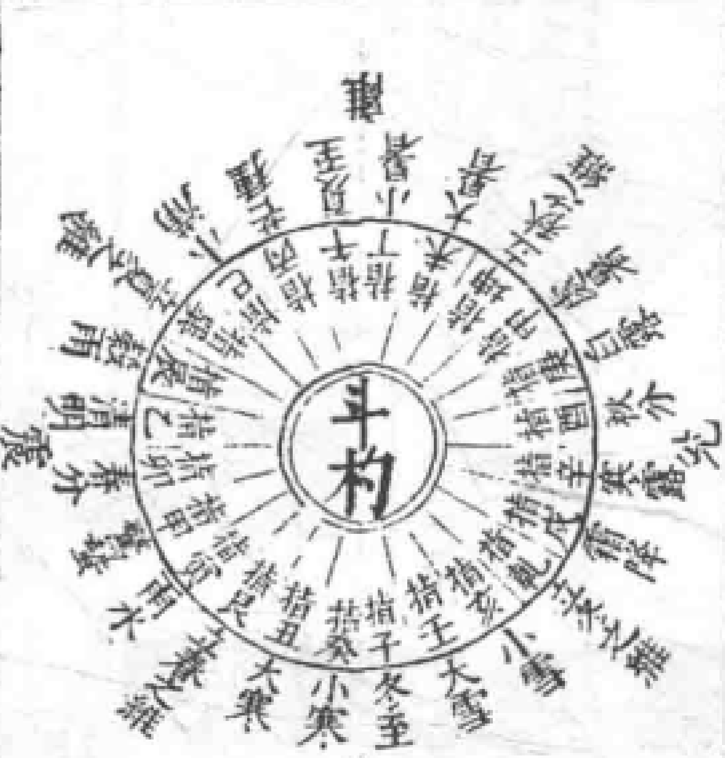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之通儒各有損益

四十九篇數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漢博士所爲）　月令（呂不韋撰）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儀　學記
樂記　雜記上　雜記下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中庸（子思所撰）　表記　緇衣（公孫尼子所撰）　奔喪　問喪　服問
問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大學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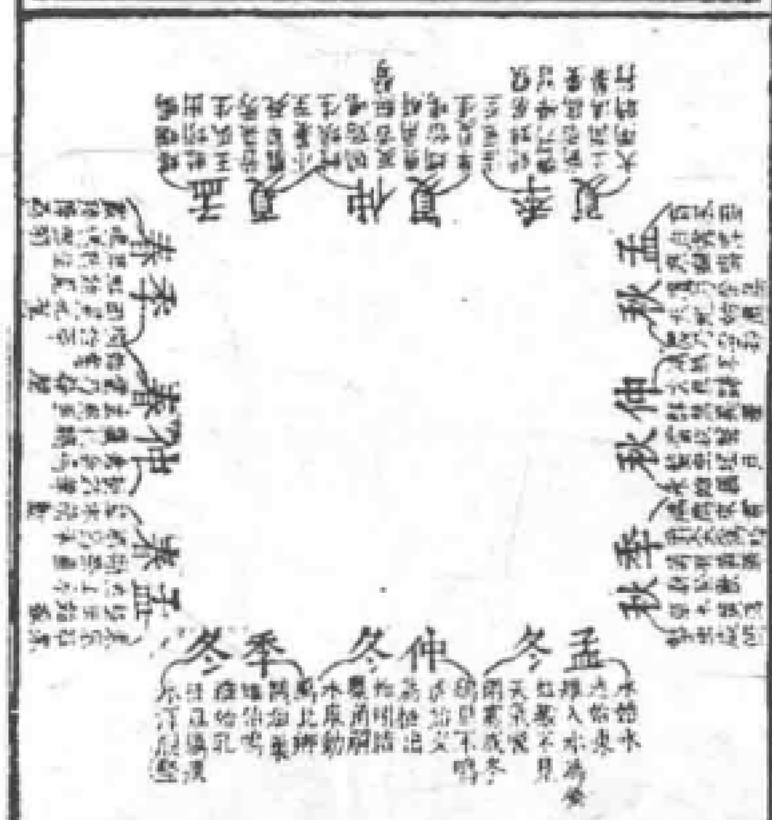
經文九萬九千一十字

二十四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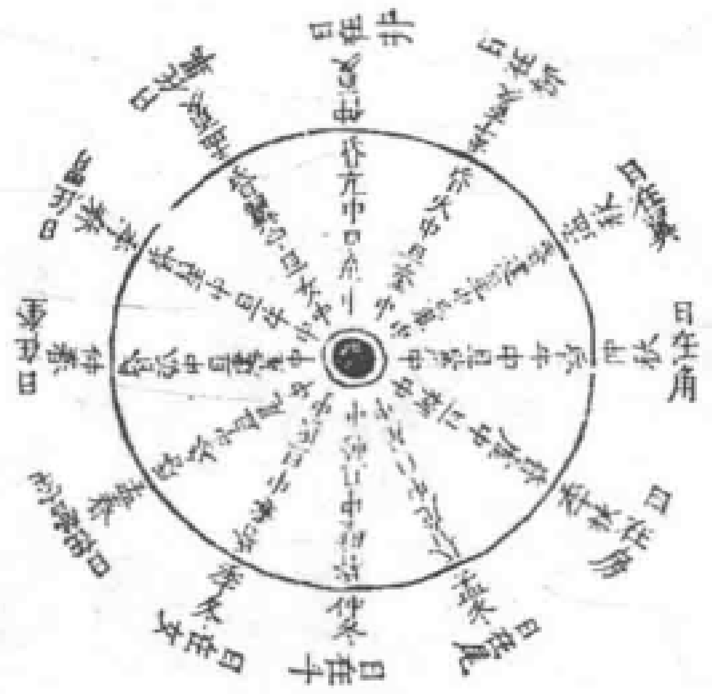
節者言至此氣度之時節氣一變故謂之節中者謂一次之中氣更有變故謂之中日月之行十五度三十二分度之七氣一變故成一氣之名二十四變故有二十四氣之目也

七十二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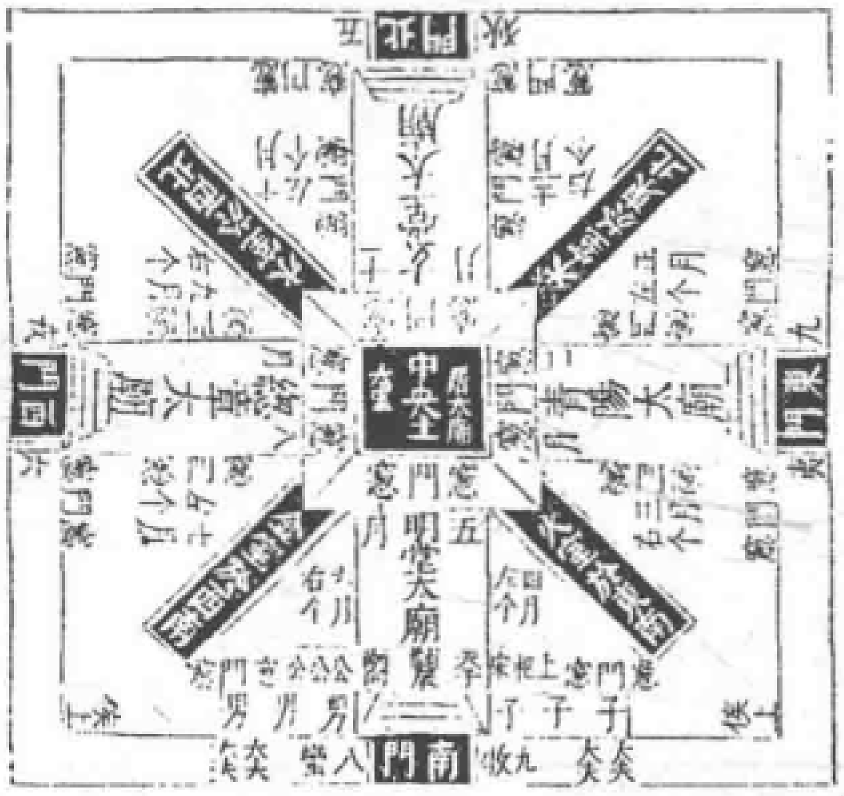
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一歲有二十四氣爲七十二候皆律呂統之記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故百物不失謂此也

月令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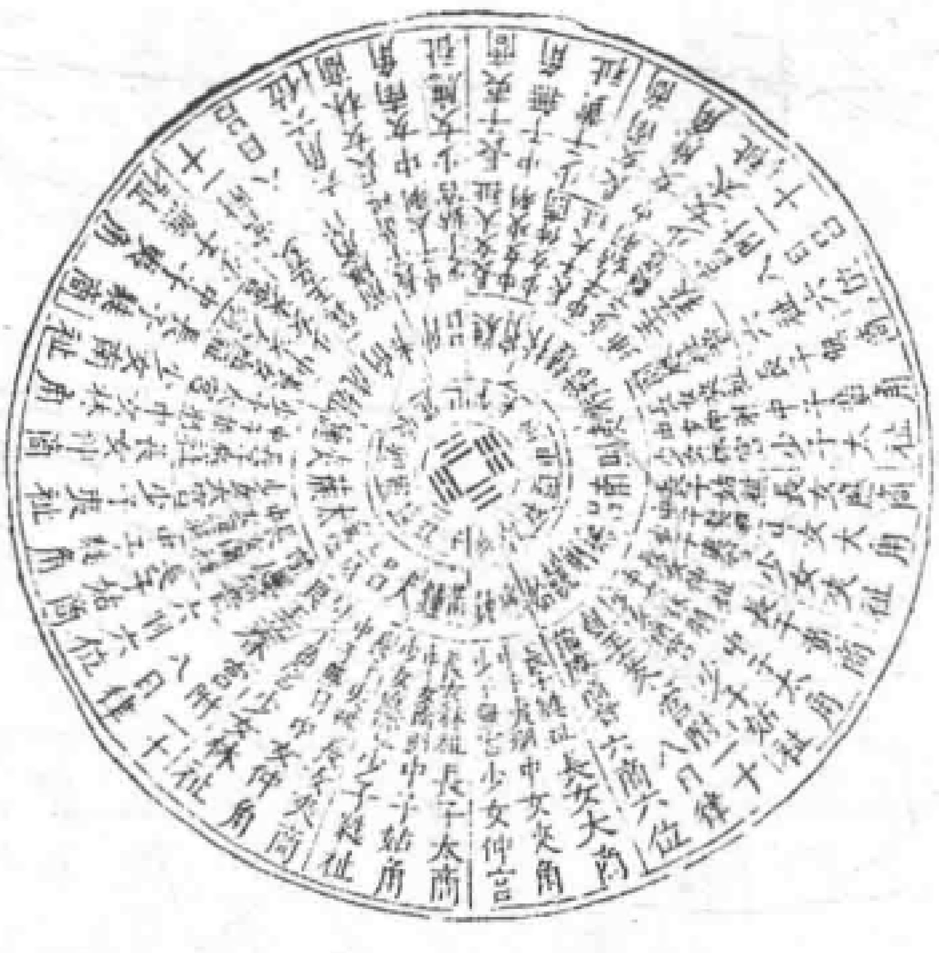
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中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正月在營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畢五月井六月柳七月翼八月角九月房十月尾十一月斗十二月女則奎井角以三仲月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

月令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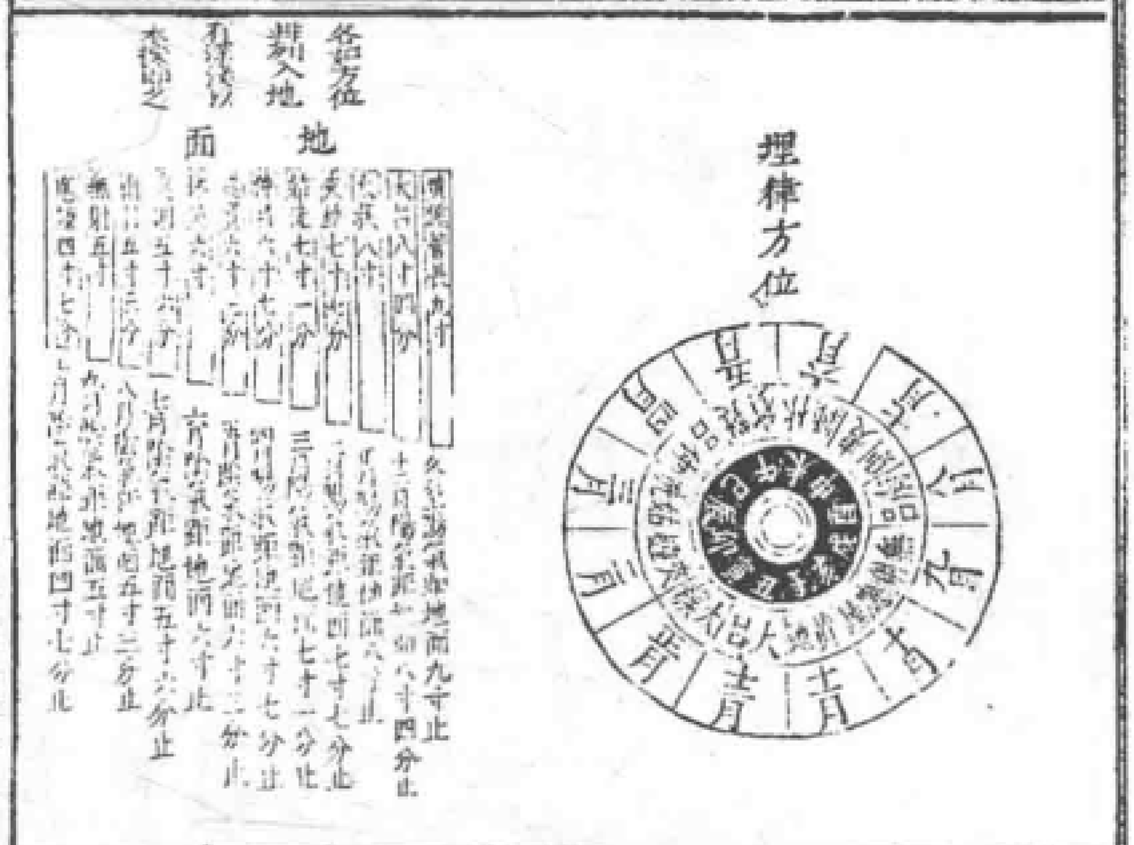
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大廟季冬居玄堂右个

十二律還相爲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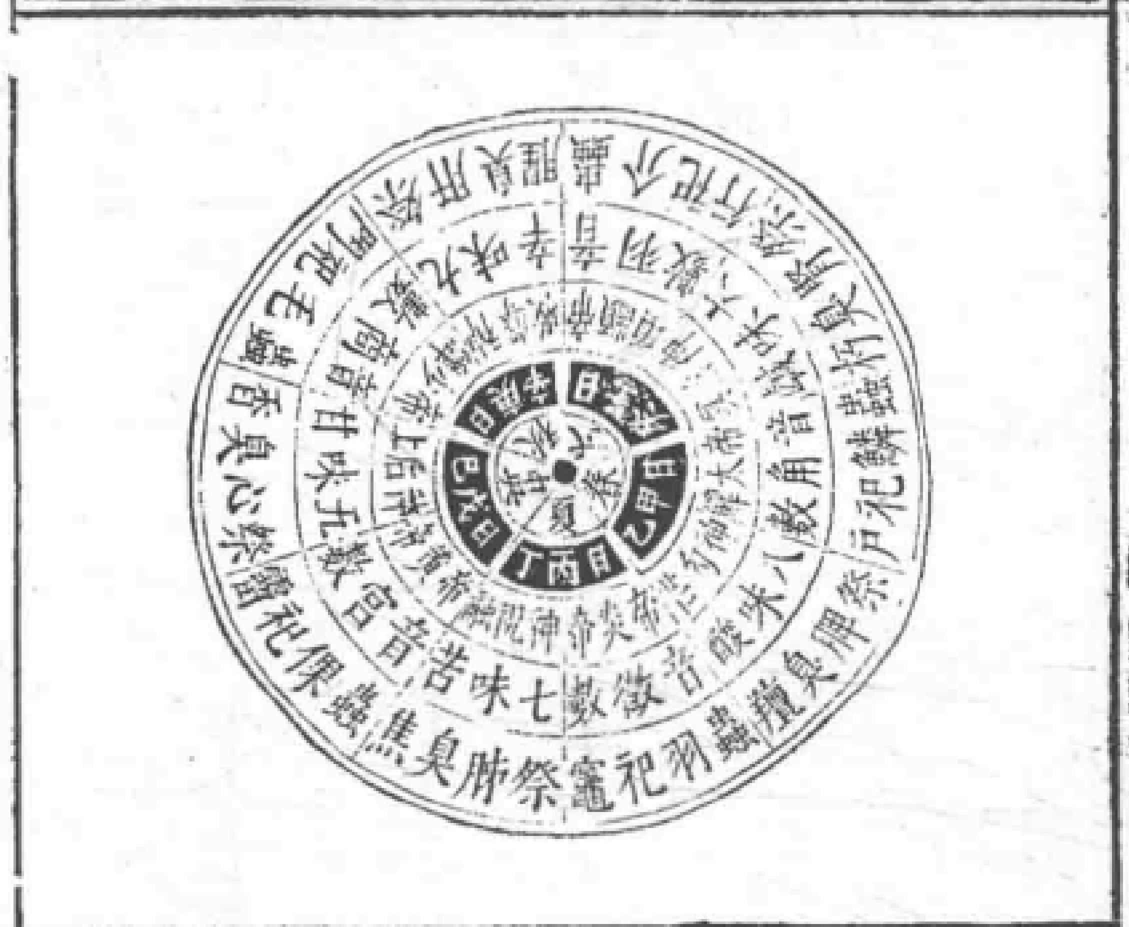
	宮	商	角	徵	羽	變宮	變徵
十一月	黃鍾	太蔟	姑洗	林鍾	南呂	應鍾	蕤賓
十二月	大呂	夾鍾	仲呂	夷則	無射	黃鍾半	林鍾半
正月	太蔟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鍾	大呂半	夷則半
二月	夾鍾	仲呂	林鍾	無射	黃鍾	太蔟半	南呂
三月	姑洗	蕤賓	夷則	應鍾	大呂半	夾鍾	無射
四月	仲呂	林鍾	南呂	黃鍾半	太蔟半	姑洗半	應鍾
五月	蕤賓	夷則	無射	大呂半	夾鍾半	仲呂半	黃鍾半
六月	林鍾	南呂	應鍾	太蔟半	姑洗半	蕤賓半	大呂半
七月	夷則	無射	黃鍾	夾鍾半	仲呂半	林鍾半	太蔟
八月	南呂	應鍾	大呂	姑洗半	蕤賓半	夷則半	夾鍾半
九月	無射	黃鍾	太蔟	仲呂半	林鍾半	南呂半	姑洗半
十月	應鍾	大呂	夾鍾	蕤賓半	夷則半	無射半	仲呂半

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內庳外高各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其爲氣所動者灰散其人及風所動者灰聚地有疎密不能無差忒故以木案試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又隋志論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深淺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皆巳虛故惟太蔟一律飛灰

月令所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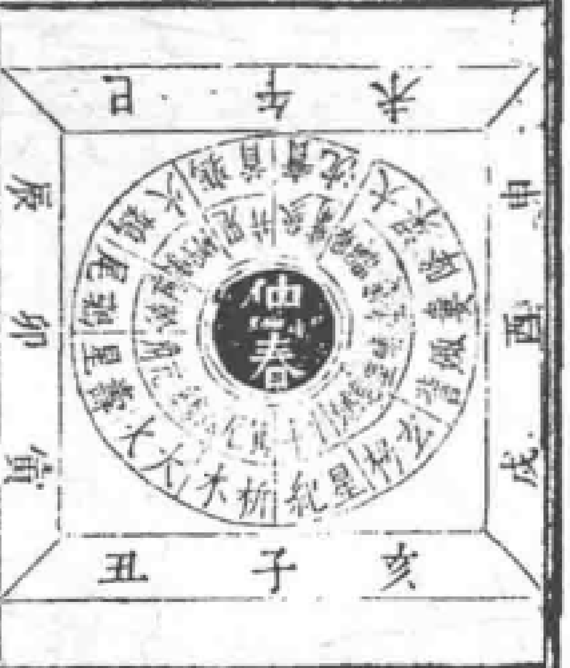
仲春盛德在木故所主皆木屬

仲夏盛德在火故所主皆火屬

仲秋盛德在金故所主皆金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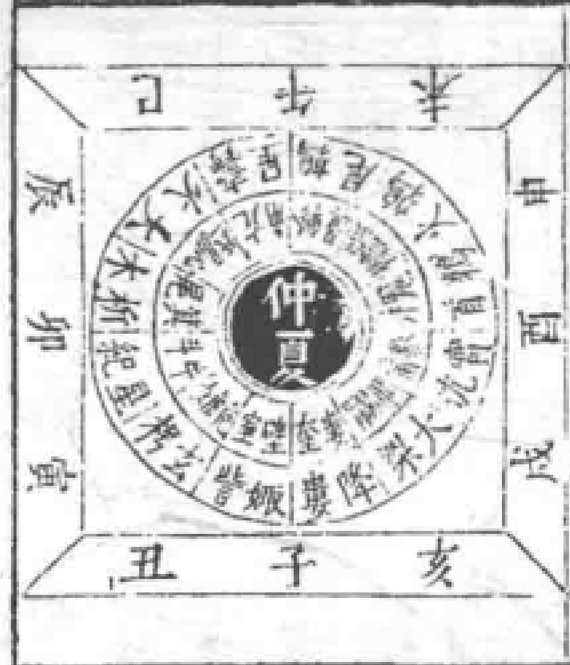
仲冬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水屬

月令仲春昏星


仲春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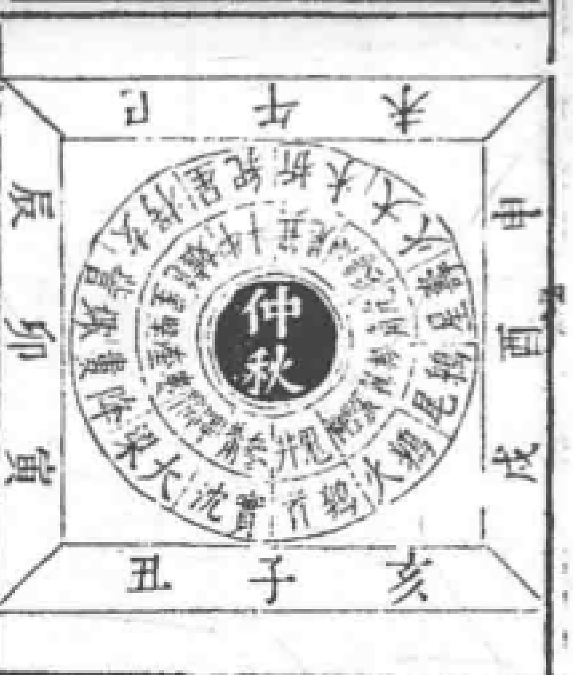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婁戌之位也疏云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即奎婁加酉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

月令仲夏昏星


仲夏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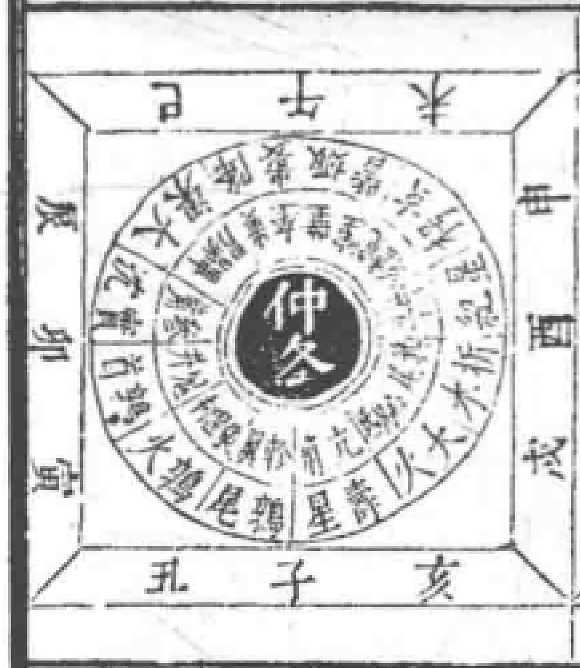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日月會于鶉首未之位也疏云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東井加酉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

月令仲秋昏星


仲秋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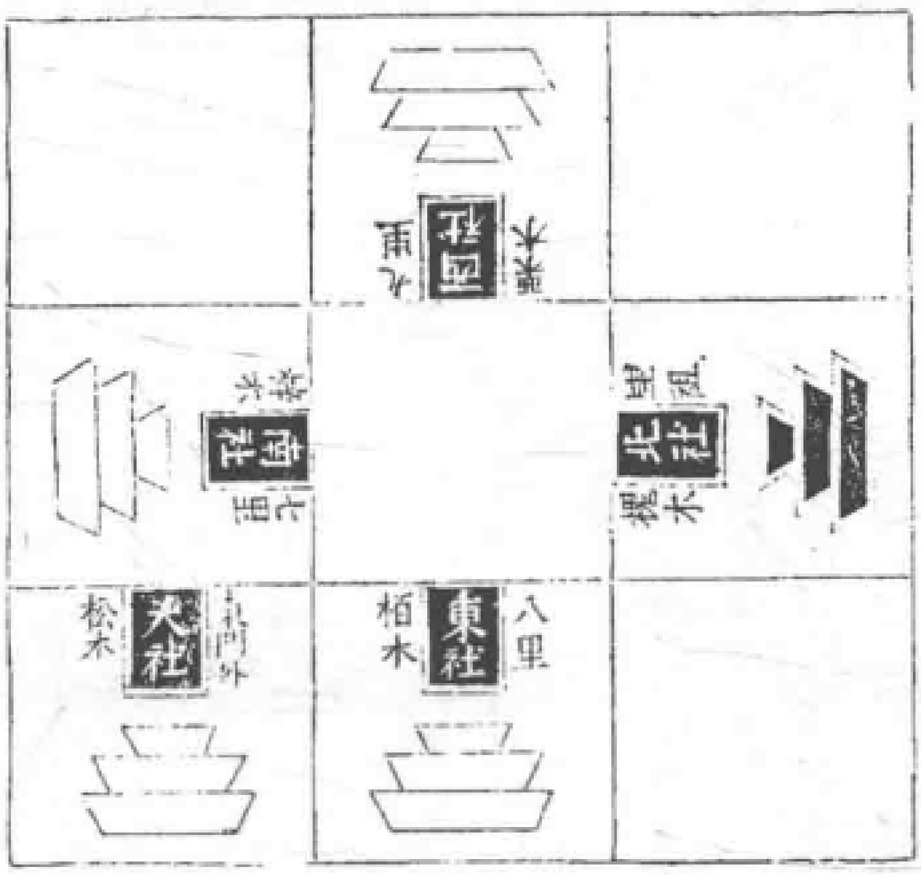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日月會于壽星辰之位也疏云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即角亢加酉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

月令仲冬昏星


仲冬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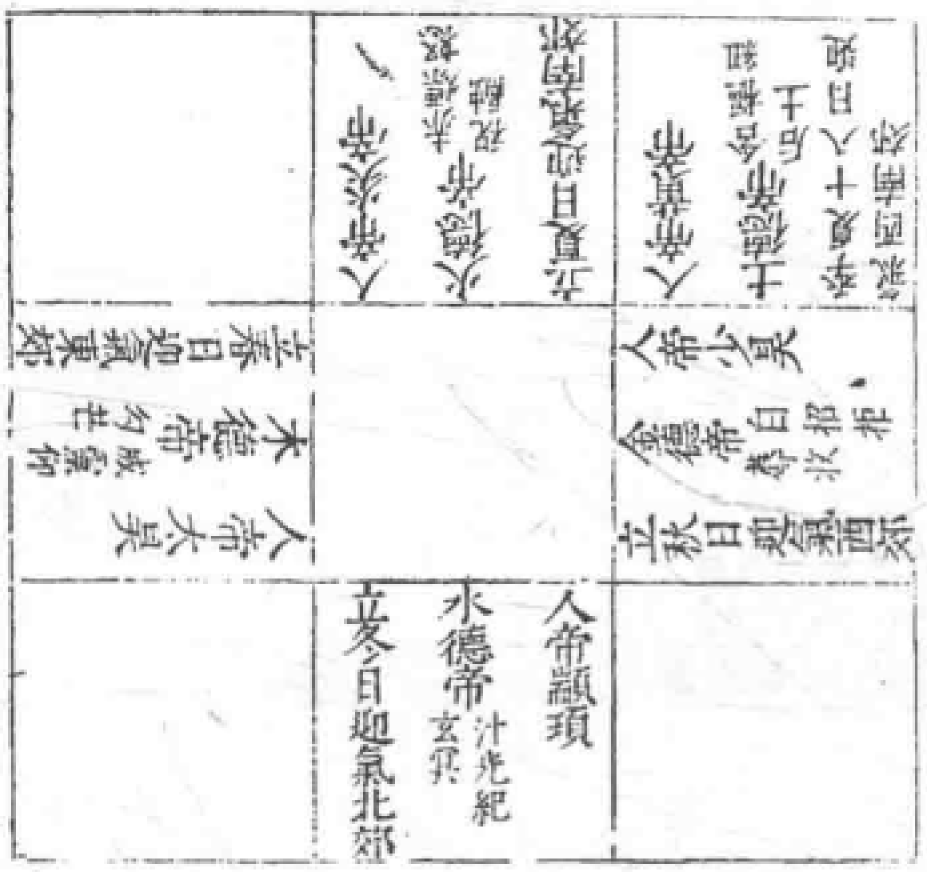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日月會于星紀丑之位也疏云仲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即斗牛加酉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

五社制度圖


西社
九里
栗木
南社
七里
梓木
北社
六里
槐木
東社
八里
柏木
大社
門外
松木

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五方之社其土各象其方之色各植其所宜之木封諸侯則各分其方之土冒之以黃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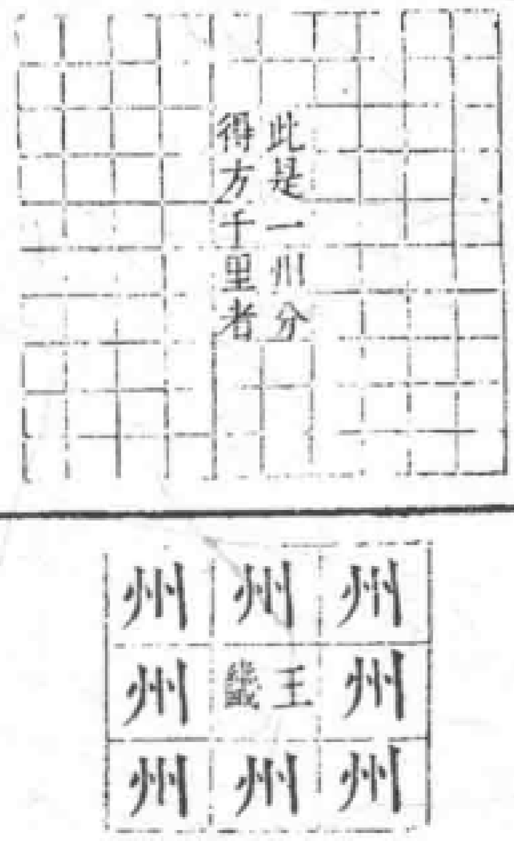
五帝坐位圖


人帝炎帝
火德帝 赤熛怒 祝融
立夏日迎氣南郊
人帝黃帝
土德帝 含樞紐 后土
季夏十八日迎氣西南郊
人帝少昊
金德帝 白招拒 蓐收
立秋日迎氣西郊
立春日迎氣東郊
木德帝 靈威仰 句芒
人帝太昊
人帝顓頊
水德帝 汁光紀 玄冥
立冬日迎氣北郊

五時迎氣祭五行之人帝太昊之屬梁崔靈恩云明堂及郊坐位依五行相向一行解云五精帝南面人帝北面共牲天人各一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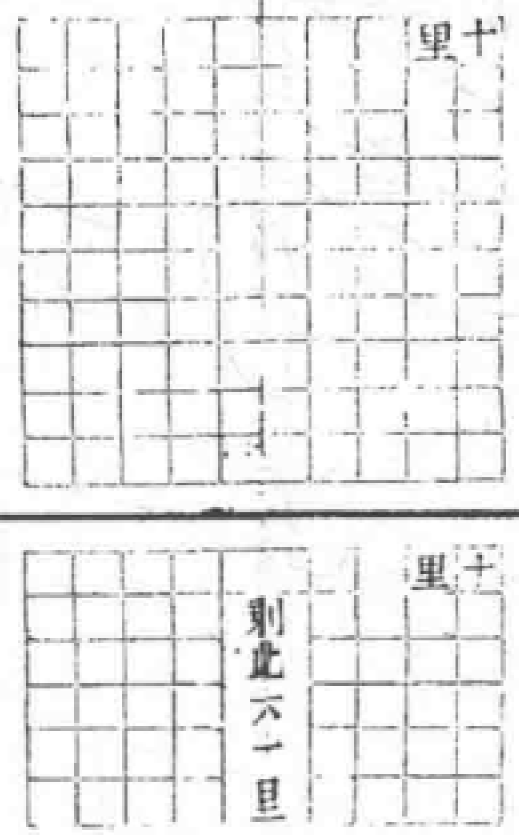
王制商建國圖

王畿九州圖


此是一州分得方千里者
州
州
州
州
王畿
州
州
州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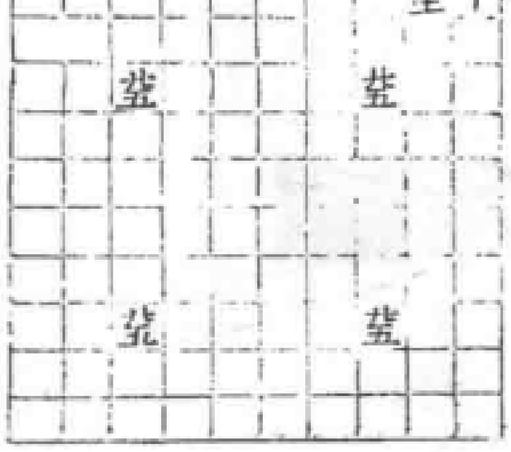
商有天下地方三千里三三而九千里者九也一千里爲王畿其餘八千里分爲八州各有方千里者每州大小國共建一百二十○一箇千里分爲一百箇方百里內除三十箇百里爲大國二十箇商時地狹大國不過百里其餘七十箇百里存在

百里十里圖



更將三十箇百里爲方十里建六十里之國六十箇七七四十九每一國用四十九箇十里十國四百九十箇四十國一千九百六十箇六十國二千九百四十箇猶剩方十里者六十箇七十箇百里除却三十尚有四十存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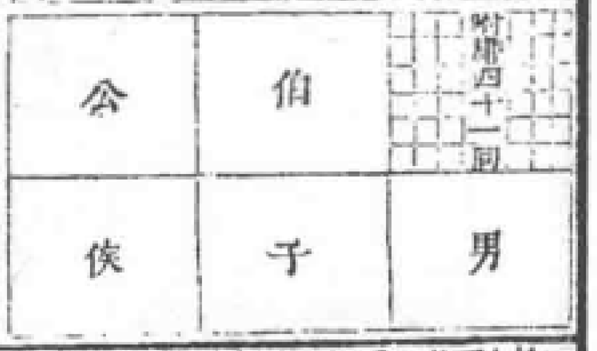
百里之國圖


十里
五十里
五十里
五十里
五十里

又將三十箇百里爲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箇一箇百里爲五十里之國凡四箇五五二十五每國計二十五箇十里十箇百里制得四十箇三十箇百里制得一百二十箇也猶剩方百里者十箇方十里者六十箇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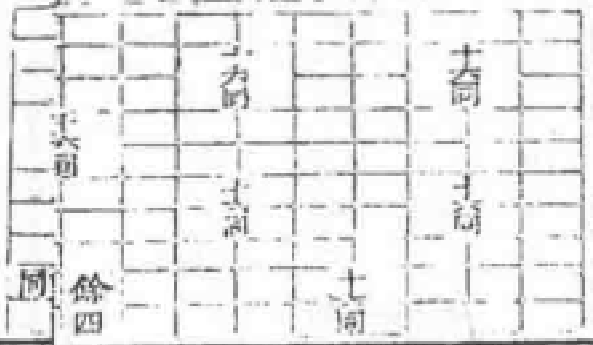
王制周建國圖

五等侯國圖


附庸四十一同
公
伯
侯
子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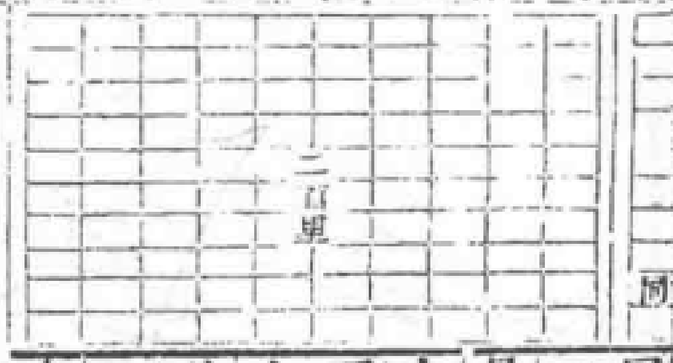
一州之地方千里者六以五千里封五等之國各一百四十六又侯伯二國餘方千里五合百五十一周因商制州建國二百一十則尚少五十九今以此千里內封方百里者五十九以足之餘四十一同爲附庸田

侯四百里之國六爲次國


十六同
十六同
十六同
十六同
十六同
十六同
餘四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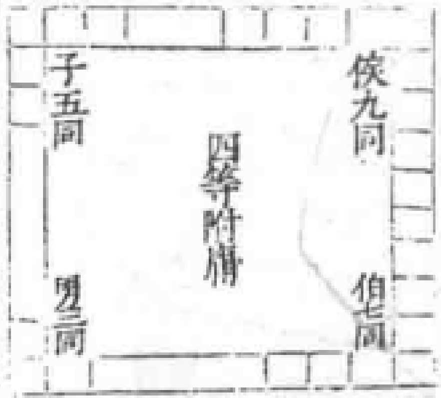
四百里地居十六同此千里百同之地封侯國外餘四同職方氏方四百里則六侯每國十六同合六侯國約九十六同尚餘四同

子二百里之國二十五爲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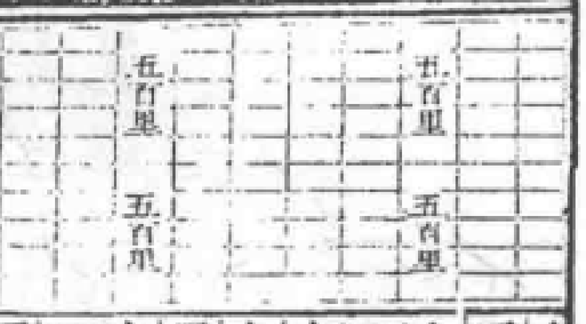
二百里國居四同職方氏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國此爲盈上四等之數合四十六

四等附庸國


侯九同
伯七同
子五同
男三同
四等附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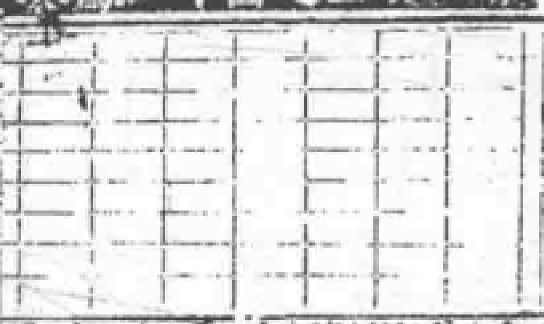
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諸侯不爲正長但有德者取閒田爲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進則取之退則歸之上公地方五百里積二十五同地極故無附庸侯地本十六同有功進受九同爲二十五與公等伯地本九同有功進受七同爲十六同與侯等子地本四同有功進受五同爲九同與伯等男地本一同有功進受三同爲四同與子等四等附庸合二十四同

公五百里之國四爲大國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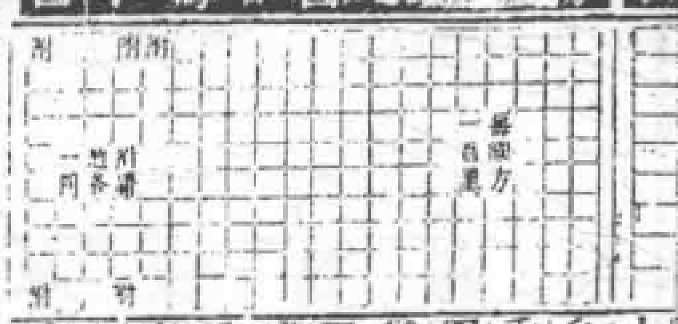
凡邦國千里周公設法封之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

伯三百里之國十一爲次國



凡方千里者一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職方氏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合伯國之十一於方千里[illegible]十九同餘一同

男百里之國百爲小國


附
附庸
附庸
附庸各一同
男國方一百里
附
附

凡州方千里者以五千里封五等國合百四十六又侯伯二國餘方百里者五合百五十一殷周之制州建國二百一十尚少五十九以此千里之內封方百里者五十九以足之餘四十一同爲附庸閒田

王制公卿大夫士圖

天子

三公

九卿

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

大國

上卿 中卿 下卿（皆命於天子）

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

上卿 中卿 下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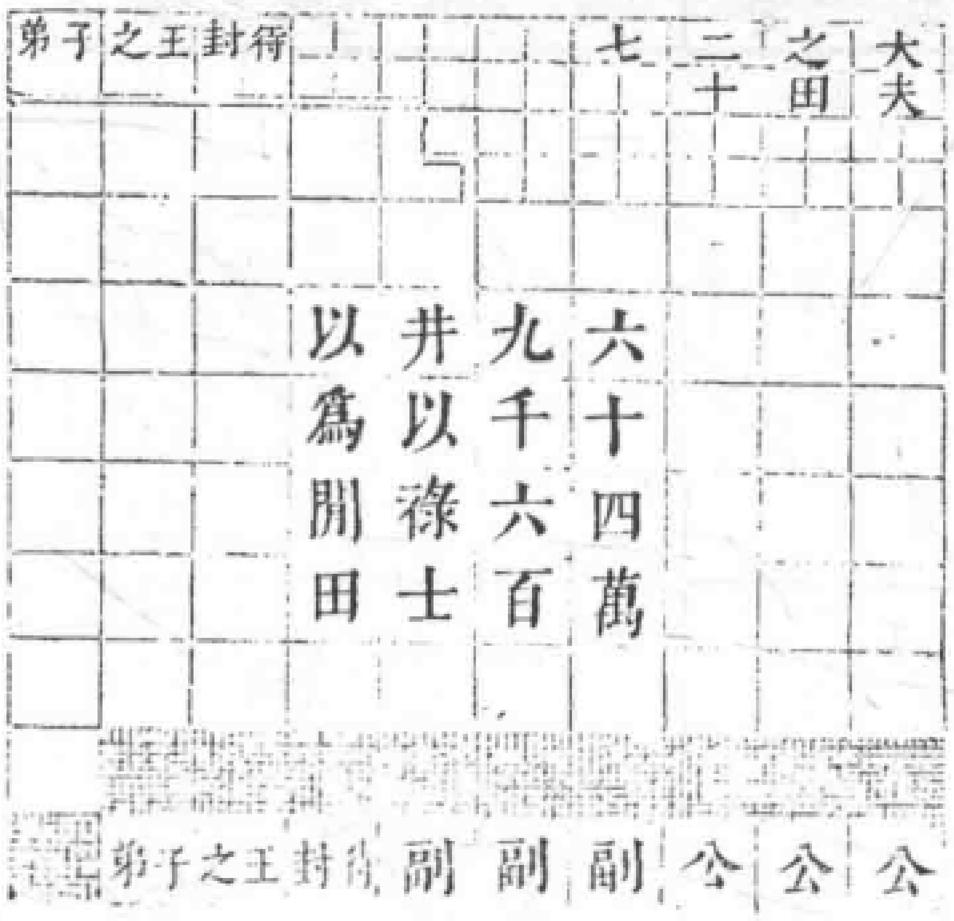
小國

二卿（皆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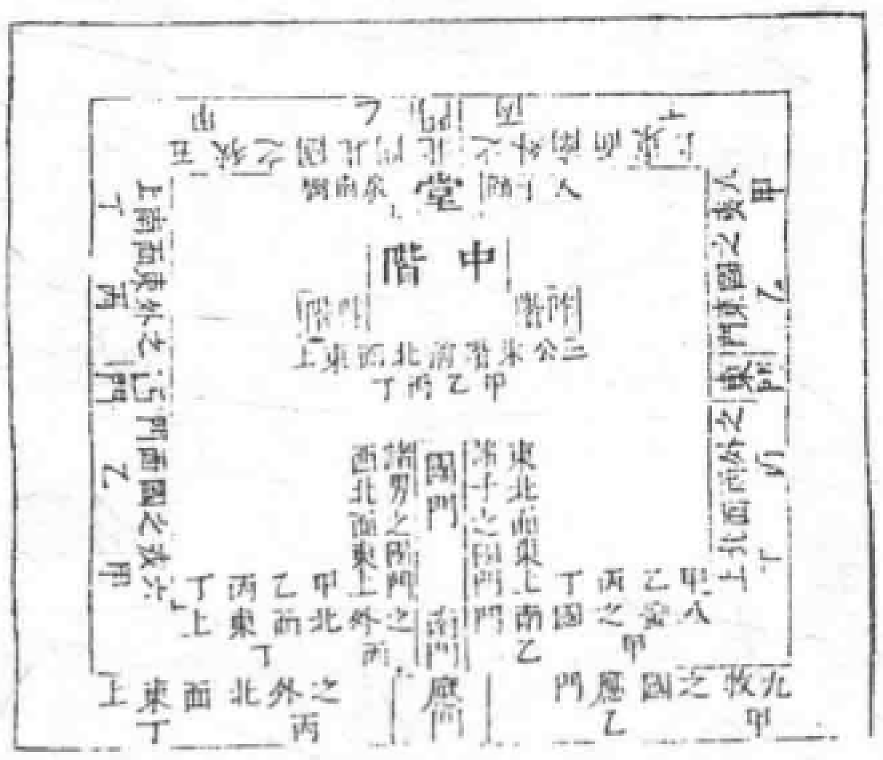
天子縣内圖


大夫之田二十七
待封王之子弟
公
公
公
副
副
副
待封王之子弟

六十四萬九千六百井以祿士以爲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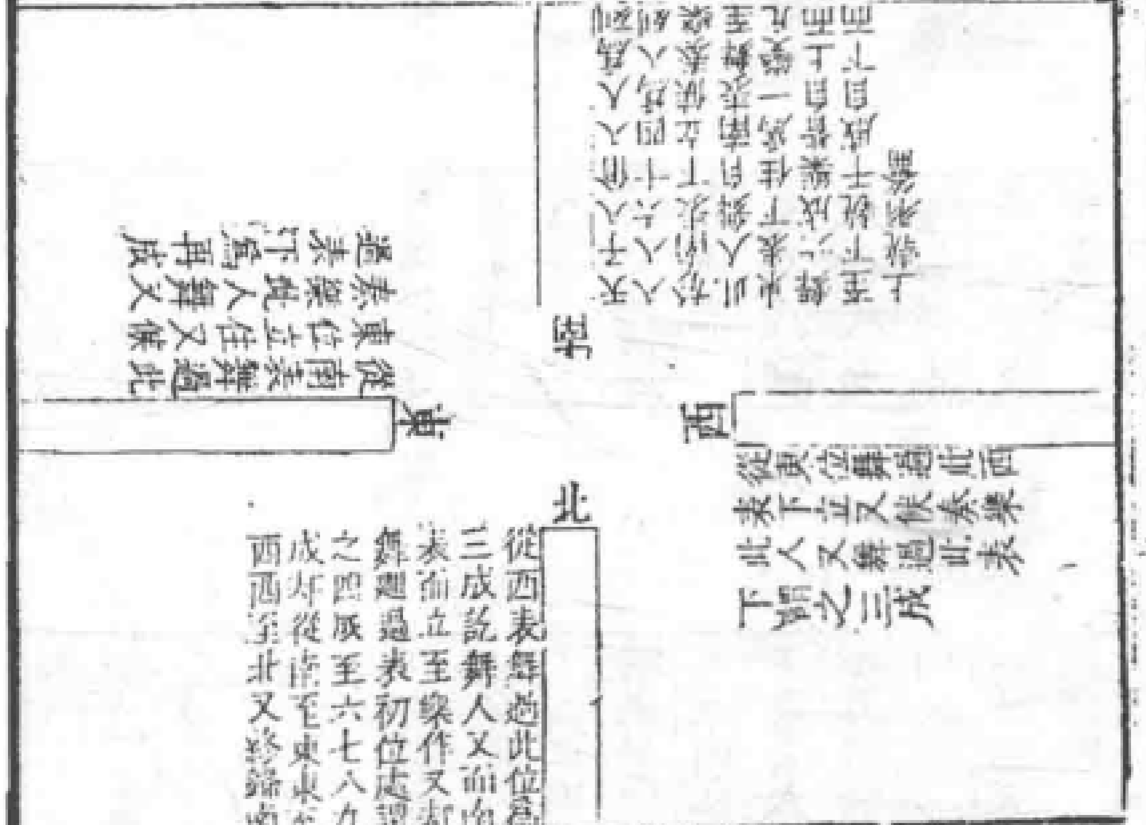
天子之縣内立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餘以祿士爲閒田

周公明堂圖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九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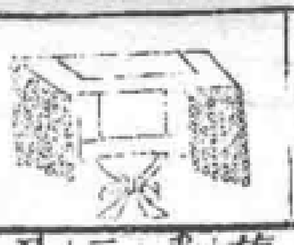
武舞表位圖


東
西
南
北
從西表舞過此位爲三成說舞人又而向表而立至象作又却舞迴過表初位處謂之四成至六七八九成亦從南至東東至西西至北又終歸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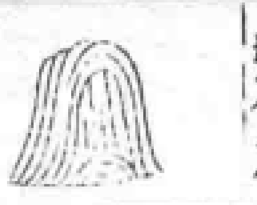
武始而北出[illegible]初舞位從南舞者從南位漸北至次位也再成而滅商謂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伐紂三成而南者謂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又南反象武王伐紂南還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教化行於南方五成而分爲左右謂從第二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召公居二伯左右六成復綴以崇謂南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言北上却反至南上立也

冠冕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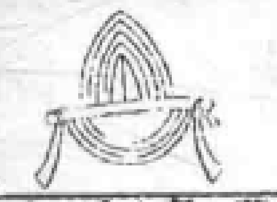
冕旒



緇布冠



皮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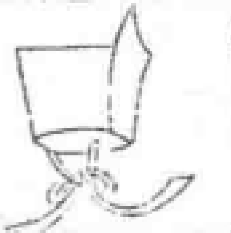


冕至周始加旒藻玉皆五采前後各十二廣八寸長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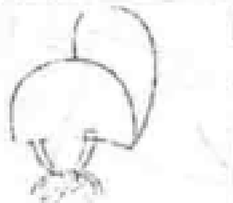
緇布冠始冠之冠也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諸侯孤卿大夫士皆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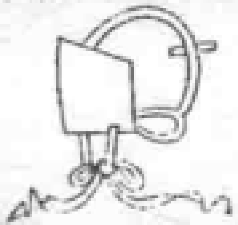
委貌



毋追



章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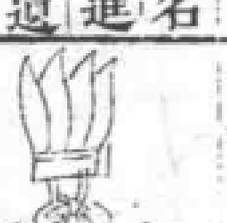


周之冠曰委貌一名玄冠今進賢冠其遺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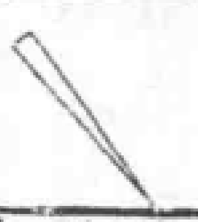
夏之冠曰毋追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三寸

殷之冠曰章甫制與委貌毋追俱用緇布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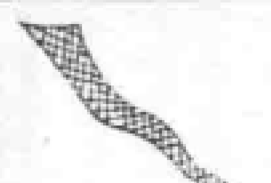
委貌圖制



笄



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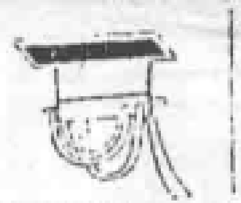


諸侯朝服之玄冠士玄冠諸侯冠弁形制皆委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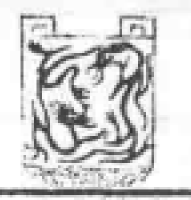
皮弁笄爵弁笄今之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

弁有笄故設紘先以組一頭於左笄上繫定乃上屬笄屈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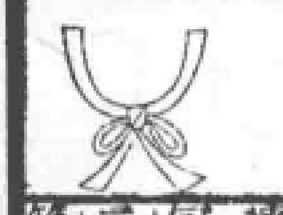
爵弁



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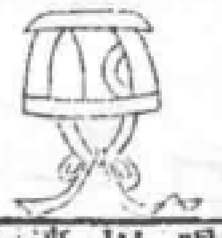
組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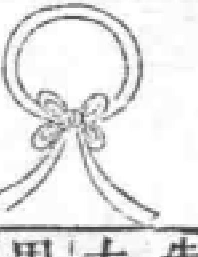
爵弁冕之次也色赤而微黑如爵頭前圓後方無旒天子以山火龍爲飾諸侯火卿大夫士韎韋而已

青組纓屬於頍此謂緇布冠無笄乃以二條之組兩[illegible]屬於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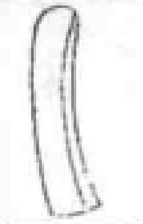
周弁



大帶



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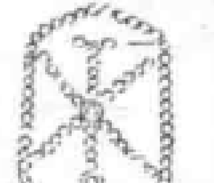


周曰弁殷曰哻夏曰收俱以三十升布漆爲之制相似而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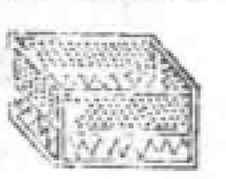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以上用素皆廣四寸

玉藻云笏度二尺六寸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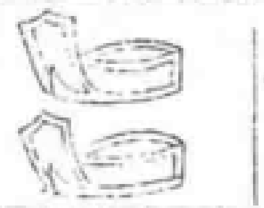
佩玉



匰



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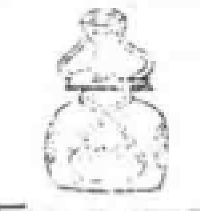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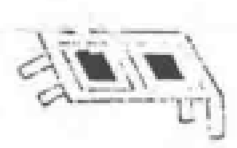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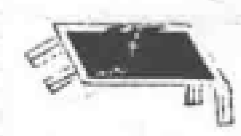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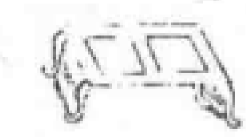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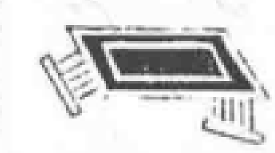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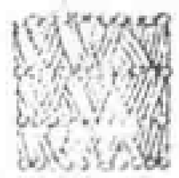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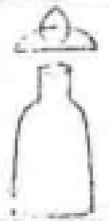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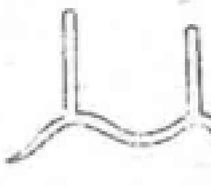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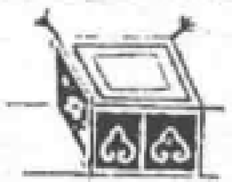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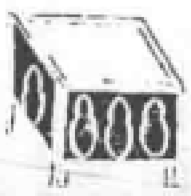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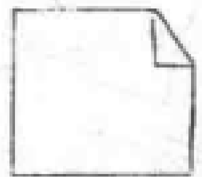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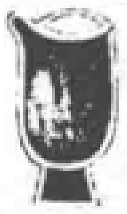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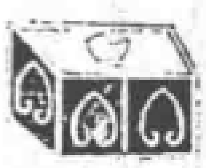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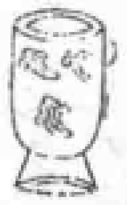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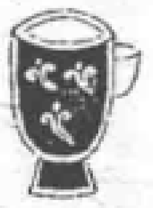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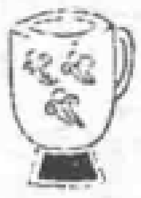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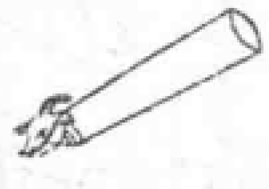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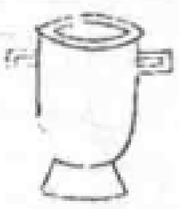


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佩於革帶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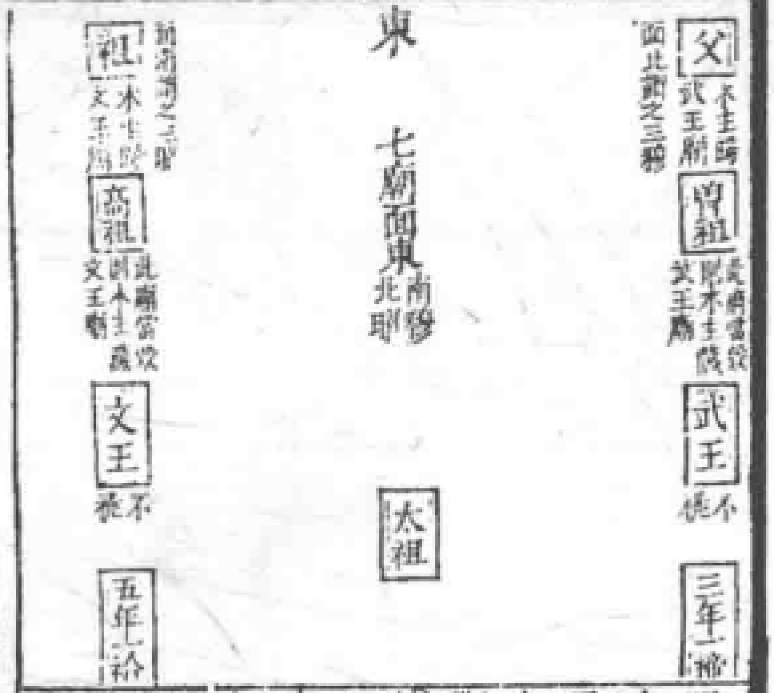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匰執以待於西坫南今之冠箱也

複下曰舄單下曰屨舄屨有絇有繶繶牙底相接之縫

器用制圖

名	圖	說
黃目		黃目以黃金為目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也酌於中清明於外
梡俎		有虞氏梡俎足四如案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尺漆兩端赤中央黑
蕨俎		夏后氏蕨俎似梡而增以橫木為距於足中也
椇俎		殷俎曰椇讀曰矩曲橈其足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殷俎足似之
房俎		周以房俎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也
鼎冪		冪者若束若編九鼎冪蓋以茅為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
瓦甒		祭天用瓦甒盛五齊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高二寸
畢		郊特牲云宗人執畢先入主人舉肉之時舉畢助主人舉肉也
棜		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以陳饌
禁		禮云大夫用棜士用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
冪饌巾		冪饌巾士大夫以緇布纁裏諸侯天子以玄帛纁裏
匜		匜者盥手澆水之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沃盥澆手也
相		樂記云治亂以相即柎也亦節樂以韋為表裝之以糠
觶		禮器曰尊者舉觶三升曰觶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底徑三寸
角		禮器曰卑者舉角四升曰角口徑五寸中深五寸四分底徑三寸
散		散似觚五升曰散口徑六寸中深五寸一分強底徑四寸
觥		兕觥角爵也觥罰爵也兕似牛一角青色無兕者用木也
佘		九鼎牛羊豕三鼎各象其形象腊鮮腊物之細[illegible]用當[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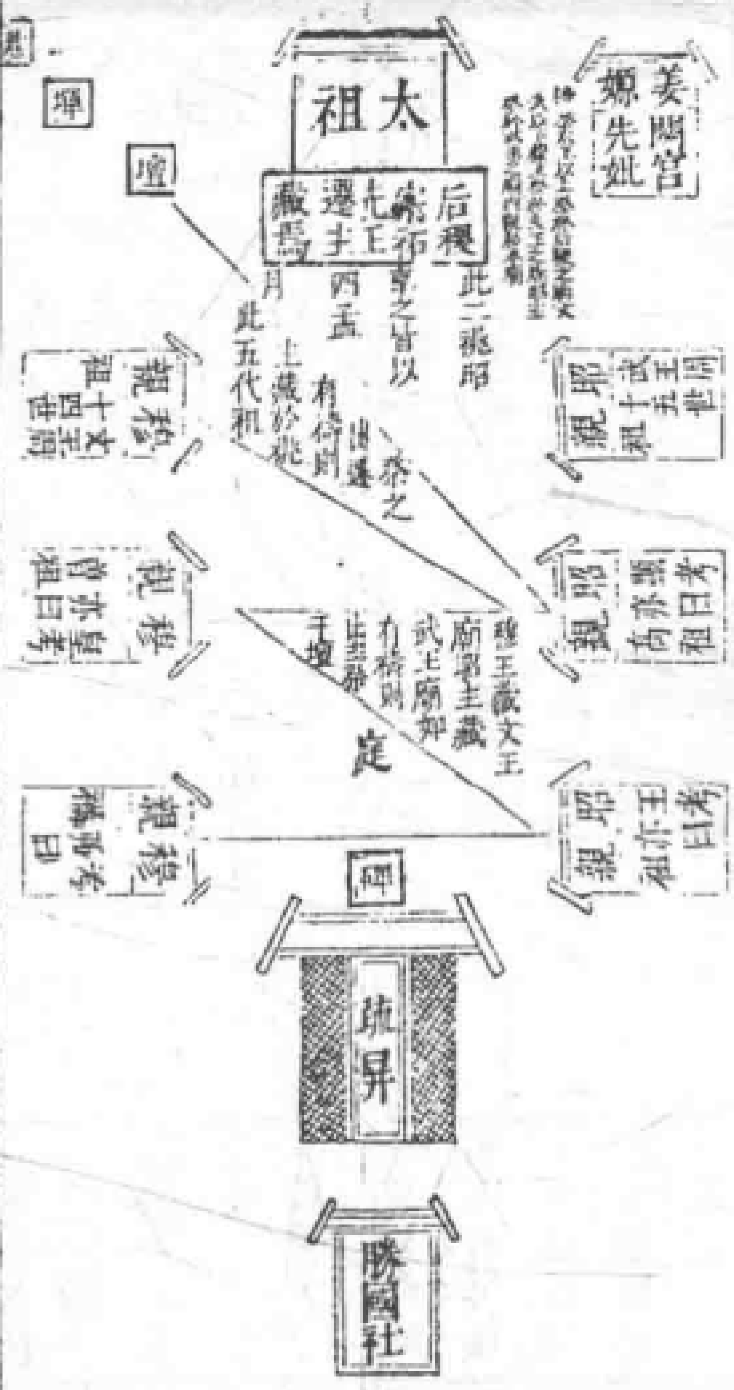
七廟制圖


東
七廟面東 南穆 北昭
太祖
父 木主藏武王廟
曾祖 此廟當毀則木主藏武王廟
武王 不祧
三年一禘
祖 木主藏文王廟
高祖 此廟當毀則木主藏文王廟
文王 不祧
五年一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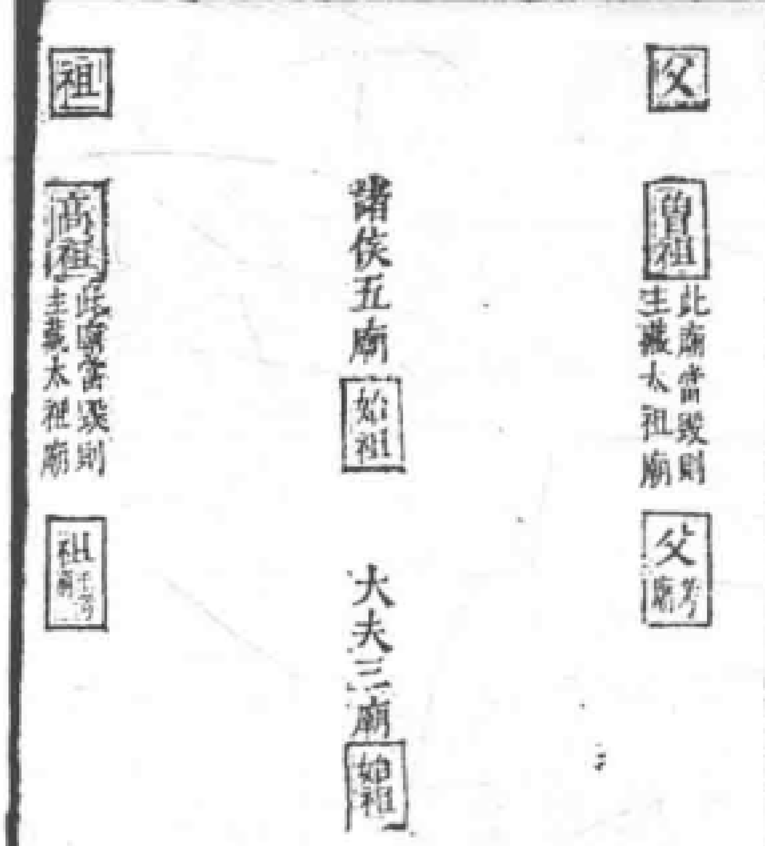
昭廟與穆廟木主皆取武王廟內列祭太祖廟序公劉大王王季諸王祭於太祖廟王季文武昭穆皆木主皆入祖廟列序祭謂之大祫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辨昭穆者昭以察下為義穆以敬上為義也

祫廟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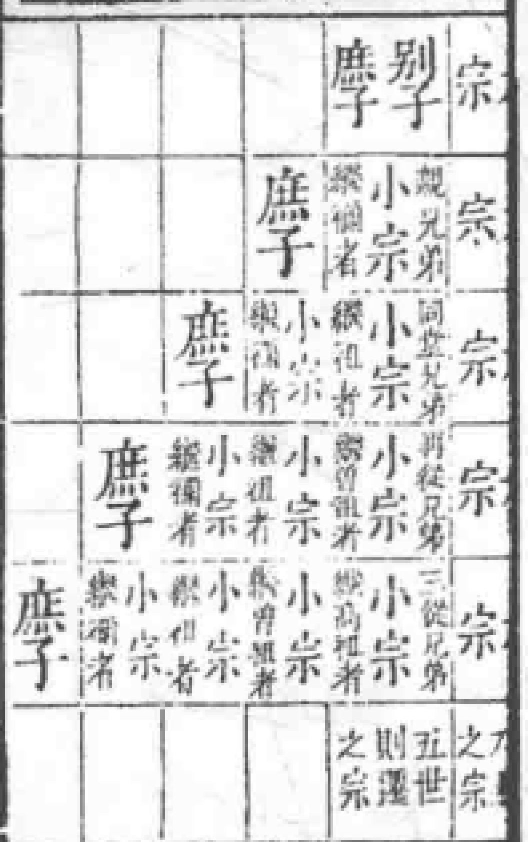

墠
壇
太祖
后稷
姜嫄宮
姜嫄先妣
親穆
親昭
庭
門
疏屏
勝國社

五廟三廟


父
曾祖 此廟當毀則主藏太祖廟
父廟
諸侯五廟
始祖
大夫三廟
始祖
祖
高祖 此廟當毀則主藏太祖廟
祖廟

王制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

別子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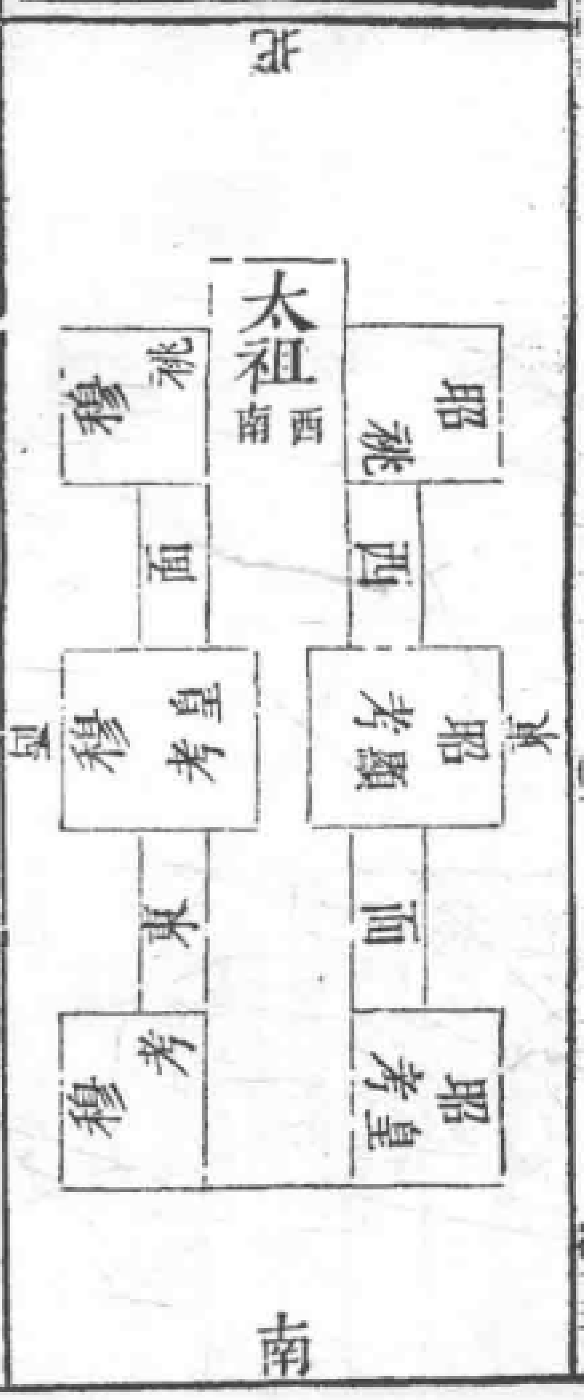

宗
別子
庶子
宗
小宗（親兄弟）
繼禰者
庶子
宗
小宗（同堂兄弟）
繼祖者
小宗
繼禰者
庶子
宗
小宗（再從兄弟）
繼曾祖者
小宗
繼祖者
小宗
繼禰者
庶子
宗
小宗（三從兄弟）
繼高祖者
小宗
繼曾祖者
小宗
繼祖者
小宗
繼禰者
庶子
之宗
五世則遷之宗

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一身凡四小宗并大宗爲五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百世不遷之宗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所出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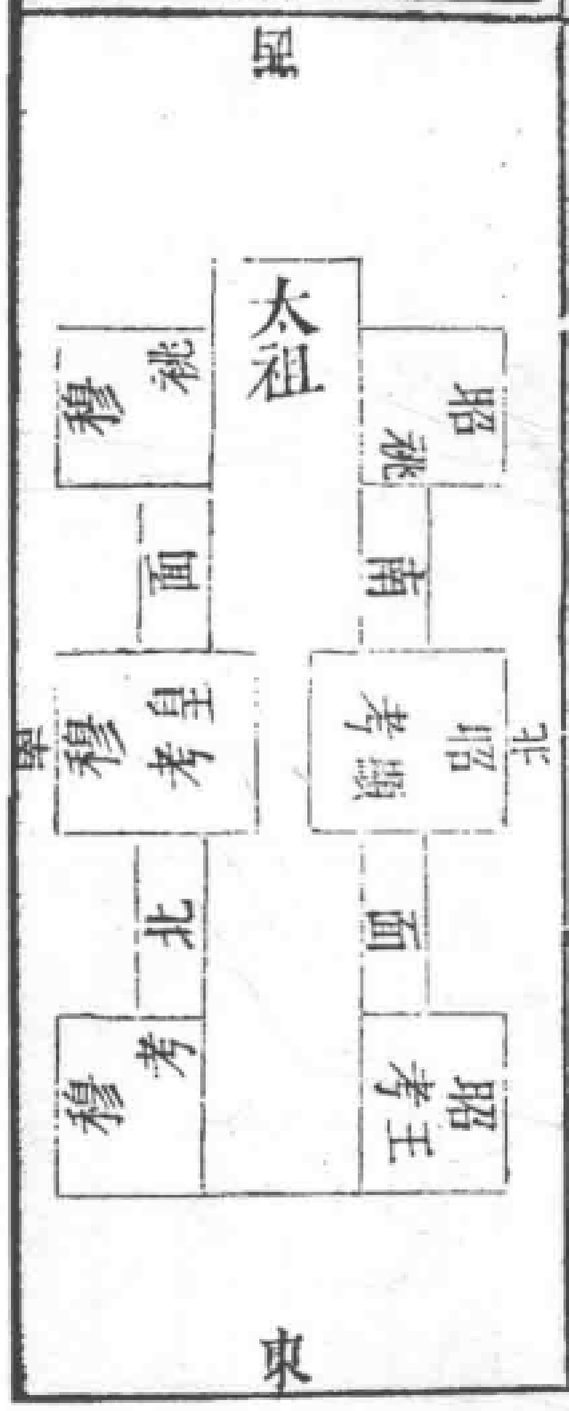
郊禘宗祖

虞	夏	商	周
禘黃帝（文祖）	禘黃帝（文祖）	禘帝嚳（文祖）	禘帝嚳（文祖）
祖顓頊（配文祖太祖）	祖顓頊（配文祖太祖）	祖契（配文祖太祖）	祖文王
郊嚳（配太祖）	郊鯀（配太祖）	郊冥（配太祖）	郊稷（配天亦配文祖太祖）
宗堯（配文祖）	宗禹（父）	宗湯（父）	宗武王（父）
舜	啓	太甲	成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嚳嚳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鯀鯀而後禹黃帝亦禹所自出故禘之	嚳而後契契而後冥冥而後湯帝嚳商之所自出故禘之	嚳而後稷稷而後文王文王而後武王帝嚳亦周所自出故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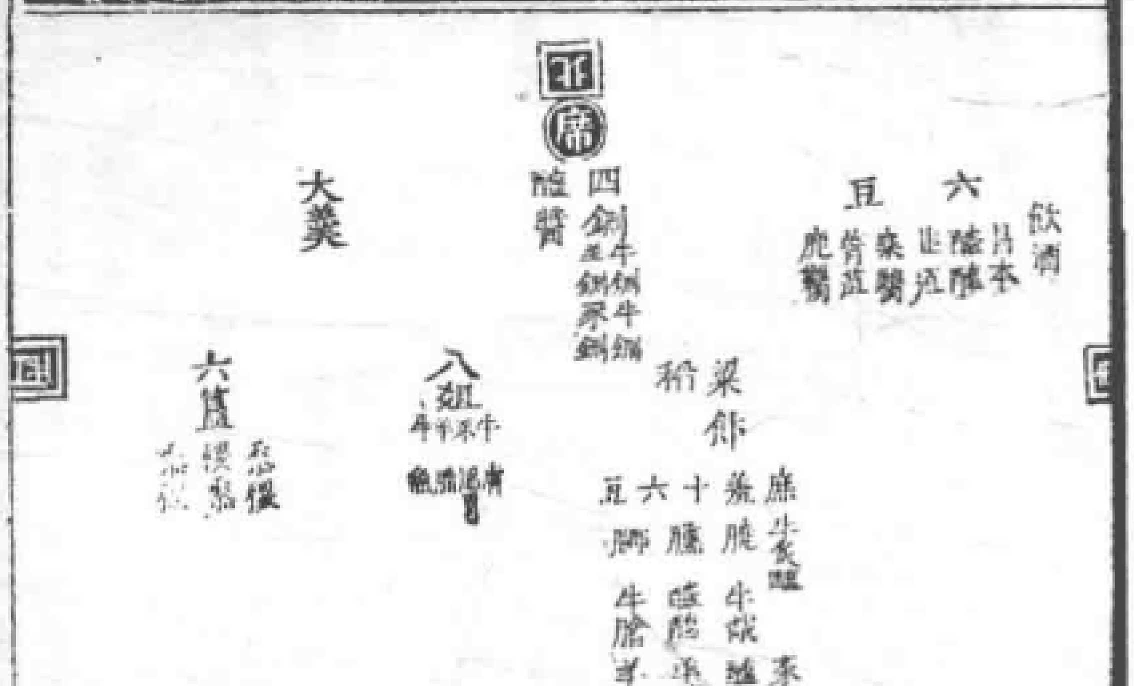
堂上昭穆


北
太祖
西面
穆
祧
昭
祧
面
西
東
穆
皇考
昭
考顯
西
面
東
面
穆
考
昭
考皇
南

室中昭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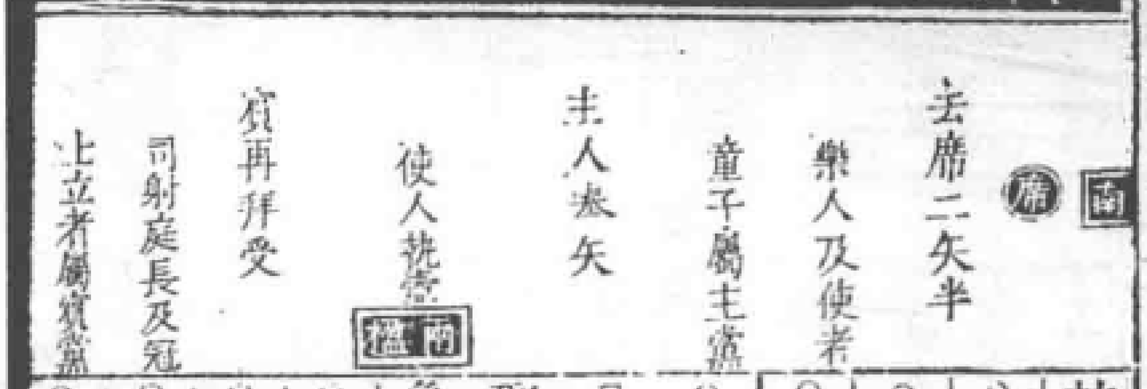

西
太祖
穆
祧
昭
祧
面
南
南
穆
皇考
昭
考顯
北
北
面
穆
考
昭
考王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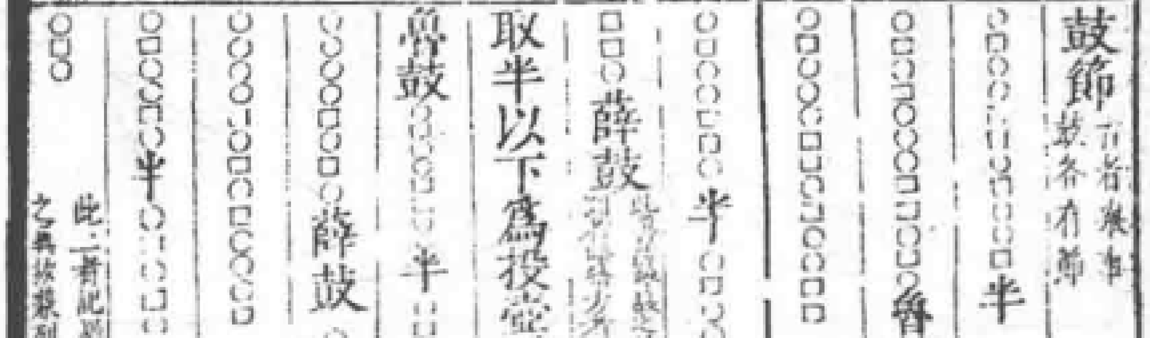
燕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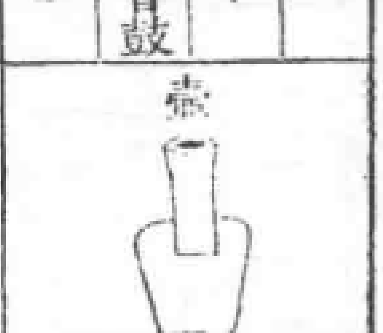

飲酒
六
豆
昌本
醓醢
韭菹
菁菹
鹿臡
席
四
鉶
牛鉶
羊鉶
豕鉶
牛鉶
醯
醬
大羹
八
俎
牛
羊
豕
魚
腊
腸胃
膚
六
簋
粱
稻
飴
庶
羞
十
六
豆
膷
臐
膮
牛炙
醢
牛胾
醢
牛膾
羊炙
羊胾
醢
豕炙
醢
豕胾
芥醬
魚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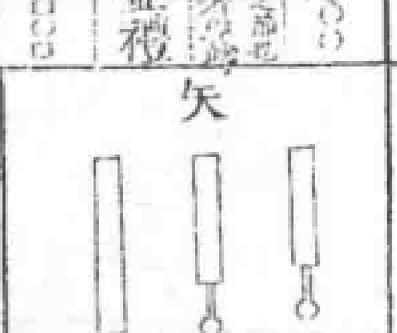
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麋臡以西菁菹鹿臡設韭菹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於俎西黍黍當牛俎西俎西稷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爲兩行大羹在醬西鉶四設於豆西牛鉶在東牛西羊羊南豕豕東牛飲酒設於豆東粱飴設於菹西稻設于粱西庶羞十六豆設於稻南屈折而陳凡爲四行腳東膷膷東膮膮東牛炙炙東醢醢西牛胾胾西醢醢西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胾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西豕胾胾西芥醬醬西魚膾此公食下大夫禮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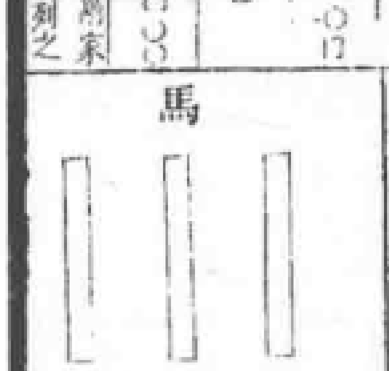
投壺禮圖


南
席
去席二矢半
樂人及使者
童子屬主黨
主人奉矢
使人執壺
南
楹
賓再拜受
司射庭長及冠
士立者屬賓黨


鼓節
古者投壺擊鼓各有節
半
魯鼓
薛鼓
半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
魯鼓
半
薛鼓
半
此二者記所家之異故兼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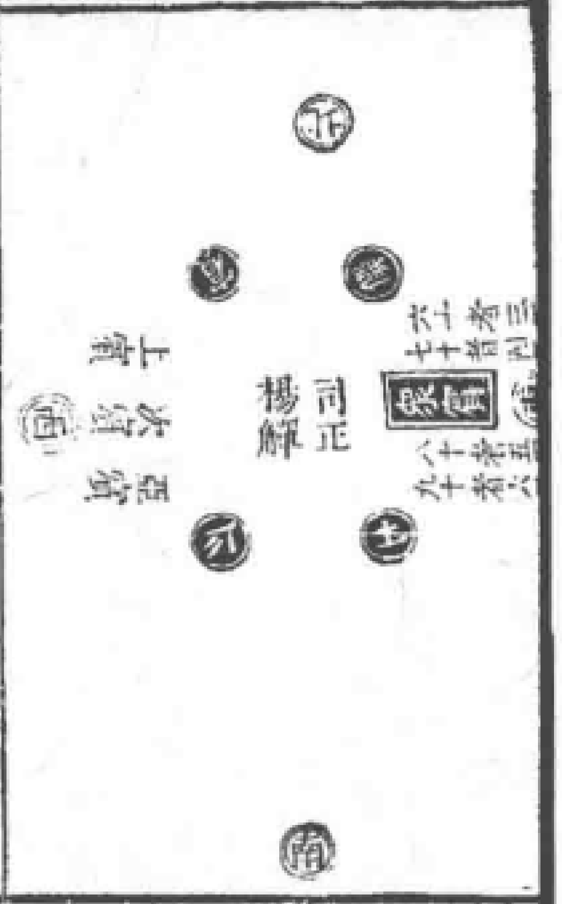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

矢以柘若棘毋去皮取其堅重室中最狹矢長五扶堂中差寬矢長七扶庭中又寬矢長九扶

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一馬從二馬共三馬馬即勝筭也

鄉飲禮圖



賓主象天地（主坐東南賓坐西北）

介僎象陰陽（介坐西南僎坐東北）

三賓象三光

三讓象月之三日而成魄

四面坐象四時

歌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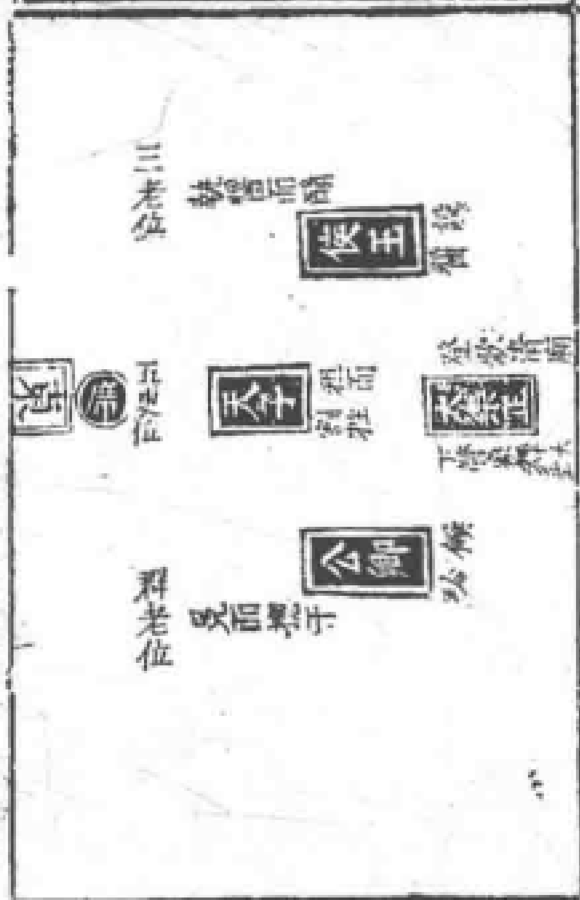
工入升歌三終

閒歌三終

笙歌三終

合樂三終

養老禮圖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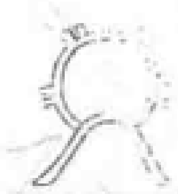
夏后氏燕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

商人縞衣而養老（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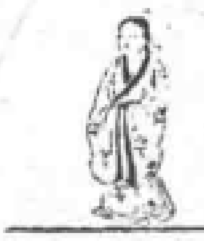
周人玄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膠　養庶老於虞庠）

冠禮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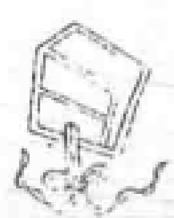
頍項



童子服



緇布冠



緇布冠無笄者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以頍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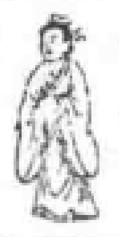
童子采衣紒冠禮將冠者采衣紒采衣未冠者所服紒結髮也總角之丱是也

緇布冠始冠之冠也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其頍項青組纓則與士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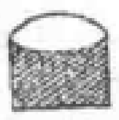
昏禮器圖

纚

宵衣



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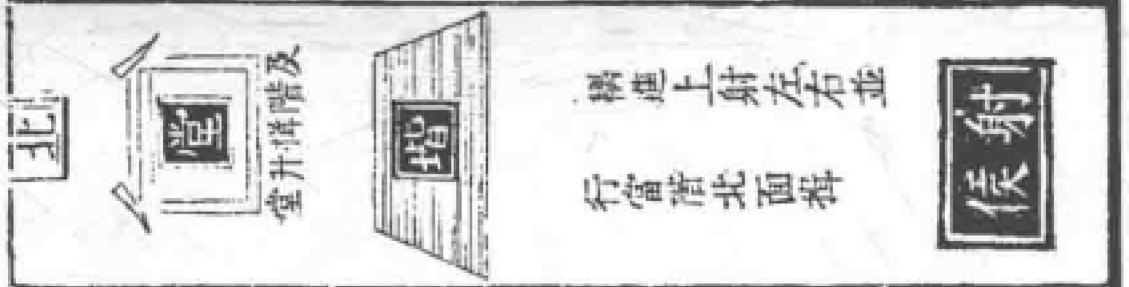


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而結之謂用纚韜髮訖乃爲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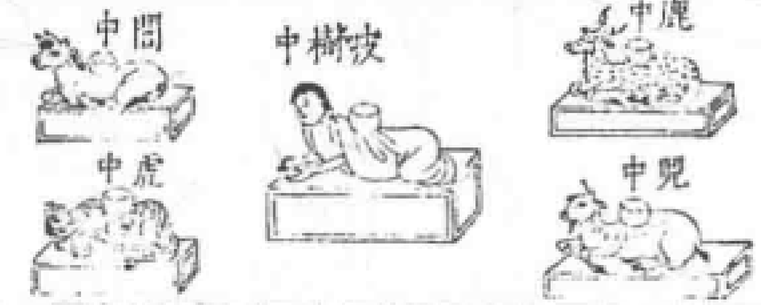
女師姆所著之衣也姆婦人年五十無子而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

笲竹器昏禮質明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舅席之

習射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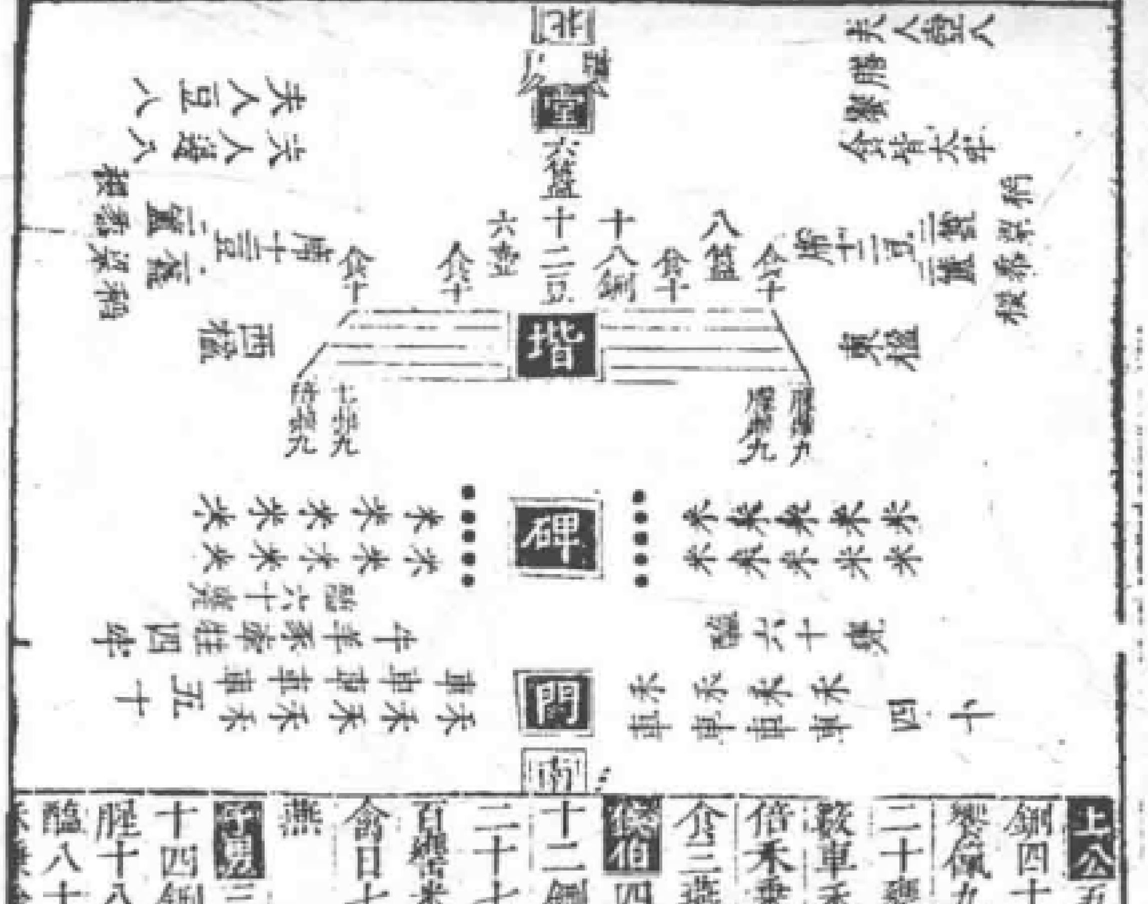


樂節	
	天子以騶虞爲節
	諸侯以貍首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
	士以采蘩爲節
射侯	
	王大射則虎侯熊侯豹侯
	諸侯射則熊侯豹侯
	卿大夫射則麋侯
弓制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諸侯合七而成規
	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



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筭長尺二寸容八筭射於榭用鹿中大夫射於庠用兕中君國中射則皮樹中皮樹獸名諸侯立太學於郊若行大射則閭中諸侯與鄰國射于境則虎中

饗禮圖



上公五積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二壺四十鼎簋十二牲三十六饗餼九牢牽四牢米百二十筥醯醢百二十甕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秉七籔芻薪倍禾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三饗三食三燕

侯伯四積飧四牢食三十二簠八豆三十二鉶二十八壺三十二鼎簋十二腥二十七饗餼七牢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再饗再食再燕

子男三積飧三牢食二十四簠六豆二十四鉶十八壺二十有四鼎俎十有二腥十八饗餼五牢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米二十車米三十車芻薪倍禾乘禽日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

內外用事之日

外事以剛日	內事以柔日
甲子 丙寅 戊辰 庚午	乙丑 丁卯 己巳 辛未
壬申 甲戌 丙子 戊寅	癸酉 乙亥 丁丑 己卯
庚辰 壬午 甲申 丙戌	辛巳 癸未 乙酉 丁亥
戊子 庚寅 壬辰 甲午	己丑 辛卯 癸巳 乙未
丙申 戊戌 庚子 壬寅	丁酉 己亥 辛丑 癸卯
甲辰 丙午 戊申 庚戌	乙巳 丁未 己酉 辛亥
壬子 甲寅 丙辰 戊午	癸丑 乙卯 丁巳 己未
庚申 壬戌	辛酉 癸亥

祭祀用樽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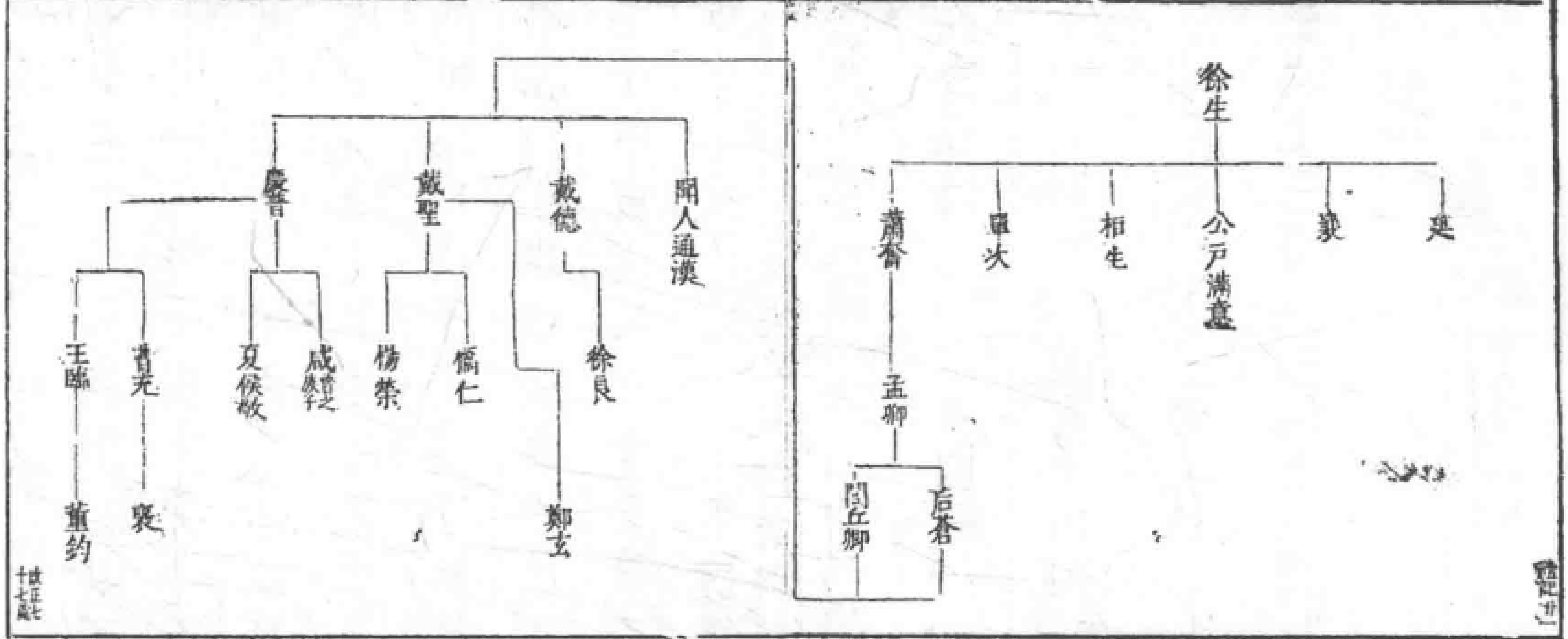
祭宗廟十八樽	五齊五樽	五齊上五樽（盛明水）	三酒三樽	三酒上三樽（盛玄酒）	罍彝一（盛明水）	黃彝一（盛鬱鬯）
禘祭十六樽	四齊四樽	四齊上四樽（明水）	三酒三樽	三酒上三樽（玄酒）	罍彝一（明水）	黃彝一（鬱鬯）
時祭十二樽	二齊二樽	二齊上二樽（明水）	三酒三樽	三酒上三樽（玄酒）	罍彝一（明水）	黃彝一（鬱鬯）

禮記名數

五禮
吉禮數十二 凶禮數五 賓禮數八
軍禮數五 嘉禮數六
六禮
冠 昏 喪 祭 鄉 相見
七教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長幼 朋友 賓客
八政
飲食 衣服 事爲 異制
度 量 數 制
四代車
虞鸞 夏鉤 商大路 周乘路
四代旗
虞旂 夏綏 商大白 周大赤
四代樽
虞泰 夏山罍 商著 周犧象
四代器
虞兩敦 夏四璉 商六瑚 周八簋
四代服
虞韍 夏山 商火 周龍章
四代官
虞五十 夏百 商二百 周三百
六音
鞉 鼓 柷 楬 塤 箎
武樂六成
一成北出 再成滅商 三成而南
四成南國是疆 五成分周召左右 六成復綴以崇
六大
大宰 大宗 大史 大祝 大士 大卜
六府
司土 司木 司水 司草 司器 司貨
六工
土工 金工 石工 木工 獸工 草工

四遠
西不盡流沙 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 北不盡常山
九經
脩身 尊賢 親親 敬大臣 體群臣
子庶民 來百工 柔遠人 懷諸侯
達道五
君臣 父子 夫婦 昆弟 朋友
達德三
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
六經教
溫柔敦厚詩（不愚） 疏通知遠書（不誣）
廣博易良樂（不奢） 絜淨精微易（不賊）
恭儉莊敬禮（不煩） 屬辭比事春秋（不亂）
五官
司徒 司馬 司空 司士 司寇
巡狩制
五年一巡狩 歲二月東巡狩 五月南巡狩
八月西巡狩 十有一月北巡狩
朝聘制
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
十義
父慈 子孝 兄良 弟悌 夫義
婦聽 長惠 幼順 君仁 臣忠
六宗
泰昭祭時 坎壇祭寒暑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幽禜祭星 雩宗祭水旱（[illegible]）
七祀（諸侯五 大夫三 士二 庶人一）
司命 中霤 門 行 泰厲（諸侯公厲 大夫族厲） 戶 竈
八蜡
貓虎 坊 水庸 先嗇
司嗇 農 郵表畷

禮記傳授圖



禮記出於戴氏按河間獻王所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入禮家）至劉向第而叙之向又得陰陽明堂記三十三篇（入禮家今月令明堂是也）王史氏記二十一篇（入禮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入論語家今大戴記存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樂記二十三篇（入樂家此劉向校書所得非王禹所獻二十四卷者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今亦不傳此二十三篇記比錄其十一篇爲一篇餘十一篇但有其名存耳）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記删其煩重合爲八十一篇戴聖又删八十一篇爲四十三篇及馬融爲之傳乃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鄭康成又爲之注孔穎達疏焉即今所謂禮記也或曰先儒謂戴聖删戴德八十五篇爲四十六篇馬融又取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附益之乃成四十九篇余謂四十九篇蓋衍數也戴聖删取其實四十三篇并馬融所附益三篇止四十六又分曲禮檀弓雜記上下三篇爲六則成四十九而此三篇不當分

春秋筆削發微圖目錄

春秋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二十一國世次圖（周魯齊晉衛宋秦楚蔡鄭滕杞薛吳虞許邾莒曹陳燕）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五霸
齊盟
與盟之國
春秋諸國地理圖
地名所屬
諸國地理
周地
魯地
陳地
齊地
晉地
宋地
衛地
鄭地
楚地
邾地
莒地
杞地
諸國地
闕地
周王族諸氏
魯公族諸氏
齊公族諸氏
楚公族諸氏
晉公族諸氏
宋公族諸氏
衛公族諸氏
鄭公族諸氏
陳公族
蔡公族
吳公族
莒官族
曹公族
虞公族
獮公族
諸侯興廢
春秋始終
春秋總例數
春秋三傳傳授圖

春秋筆削發微圖目錄終

春秋筆削發微圖

隱

始元年己未終十一年

己巳不尸其位曰隱

周（平王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桓王元年至八年）

齊釐公九年至十九年

晉（鄂侯二年至六年哀侯元年至六年）

秦（文公四十四年至五十年寧公元年至四年）

楚武王十九年至二十九年

宋（穆公七年至九年殤公元年至八年）

衛（桓公十三年至十六年宣公元年至七年）

陳桓公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

蔡（宣侯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桓侯元年至三年）

曹桓公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

桓

始元年庚午終十八年

丁亥辟土服遠曰桓

周（桓王九年至二十三年莊王元年至三年）

齊（釐公二十年至三十三年襄公元年至四年）

晉（哀侯七年至八年小子元年至三年湣侯元年至十三年）

秦（寧公五年至十二年出公元年至六年武公元年至四年）

楚武王三十年至四十七年

宋（殤公九年至十年 郎 莊公元年至十七年）

衛（宣公八年至十九年惠公元年至三年黔牟元年至三年）

陳（桓公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厲公元年至七年莊公元年至六年）

蔡（桓侯四年至二十年哀侯元年）

曹（桓公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莊公元年至八年）

莊

始元年戊子終三十二年己未勝敵克亂曰莊

鄭莊公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

燕穆侯七年至十七年

周（莊王四年至十五年釐王五年惠王元年至十五年）

齊（襄公五年至十二年桓公元年至二十四年）

晉（湣侯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武公并晉因其元為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獻公元年至十年史記少一年）

秦（武公五年至二十年德公二年宣公十二年成公元年至二年）

楚（武王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文王十三年堵敖五年成王元年至十年）

宋（莊公馮十八年至十九年湣公元年至十年桓公元年至二十年）

衛（黔牟四年至十一年惠公復入通前年為惠公十四年至三十一年懿公元年至七年）

陳（莊公七年宣公元年至三十一年）

蔡（哀侯二年至二十年穆侯元年至十三年）

曹（莊公九年至三十一年釐公元年至九年）

鄭（子嬰元年至十四年厲公復入元年至七年文公元年至十一年）

閔

始元年庚申終二年辛酉在國遭難曰閔

鄭（莊公四十三年厲公元年至四年昭公元年至二年子亹元年）

燕（穆侯十八年宣侯元年至十三年桓侯元年至四年）

周惠王十六年至十七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晉獻公十六年十七年

秦成公三年四年

楚成王十一年十二年

宋桓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衛懿公八年戴公元年

陳宣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蔡穆侯十四年十五年

曹昭公元年二年

鄭文公十二年十三年

僖

始元年壬戌終三十三年甲午小心畏忌曰僖

燕（桓侯五年至七年莊公元年至二十九年）

周（惠王十八年至二十六年襄王元年至二十五年）

齊（桓公二十七年至四十三年孝公十年昭公六年）

晉（獻公十八年至二十六年惠公十四年懷公一年文公九年襄公元年）

秦（穆公元年至三十三年）

楚（成王十三年至四十五年）

宋（桓公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襄公十四年成公元年至十年）

衛（文公元年至二十五年成公元年至八年）

陳（宣公三十四年至四十五年穆公元年至十六年共公元年至五年）

蔡（穆侯十六年至二十九年莊公元年至十九年）

曹（昭公三年至九年共公元年至二十六年）

鄭（文公十四年至四十五年穆公元年）

燕（莊公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襄公元年至三十一年）

文

始元年乙未終十八年壬子忠信接禮曰文

燕莊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周（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元年至四年）

齊（昭公七年至二十年懿公元年至四年）

晉（襄公二年至七年靈公元年至十二年）

秦（穆公三十四年至三十九年康公元年至十二年）

楚（成王四十六年穆王元年至十二年莊王元年至五年）

宋（成公十一年至十七年昭公九年文公二年）

衛（成公九年至二十六年）

陳（共公六年至十八年靈公元年至五年）

蔡（莊侯二十年至三十四年文侯元年至三年）

曹（共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文公元年至九年）

鄭（穆公二年至十九年）

燕（襄公三十二年至四十年桓公元年至九年）

宣

始元年癸丑終十八年庚午善問周達曰宣

周（匡王五年至六年定王元年至十六年）

齊（惠公元年至十年頃公元年至八年）

晉（靈公十三年至十四年成公七年景公九年）

秦（共公元年至五年桓公元年至十三年）

楚（莊王六年至二十三年）

宋（文公三年至二十年）

衛（成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穆公元年至九年）

陳（靈公六年至十五年成公元年至八年）

蔡（文公四年至二十年景侯元年）

曹（文公十年至二十三年宣公元年至四年）

鄭（穆公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靈公一年襄公元年至十四年）

燕（桓公十年至十六年宣公元年至十一年）

成

始元年辛未終十八年戊子安民立政曰成

周（定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簡王元年至十三年）

齊（頃公九年至十七年靈公元年至九年）

晉（景公十年至十九年厲公元年至八年）

秦（桓公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景公元年至四年）

楚（共王元年至十八年）

宋（文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共公元年至十三年平公元年至三年）

衛（穆公十年至十一年定公元年至十二年獻公元年至四年）

陳（成公九年至二十六年）

蔡（景侯二年至十九年）

曹（宣公五年至十七年成公元年至五年）

鄭（襄公十五年至十八年悼公二年成公十二年）

燕（宣公十二年至十五年昭公十三年武公元年）

吳壽夢元年至十二年（壽夢元年成六年）

襄

始元年己丑終三十一年己未因事有功曰襄

周	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三年
齊	靈公十年至二十八年莊公六年景公元年至六年
晉	悼公元年至十五年平公元年至十六年
秦	景公五年至三十五年
楚	共王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康王十五年郟敖三年
宋	平公四年至三十四年
衛	獻公五年至十八年殤公十二年獻公復入三年襄公元年至二年
陳	成公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
蔡	景侯二十年至四十九年靈侯元年
曹	成公六年至二十三年武公十三年
鄭	成公十三年至十四年釐公五年簡公二十四年
燕	武公二年至十九年文公六年懿公四年惠公元年至三年
吳	壽夢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諸樊十三年餘祭六年

昭

始元年庚申終三十二年辛卯威儀恭明曰昭

周	景王四年至二十五年敬王元年至十年
齊	景公七年至三十八年
晉	平公十七年至二十六年昭公六年頃公十四年定公元年至二年
秦	景公三十六年至四十年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
楚	郟敖四年靈王十二年平王十三年昭王六年
宋	平公三十五年至四十四年元公十五年景公七年
衛	襄公三年至九年靈公二十五年
陳	哀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惠公元年至二十四年
蔡	靈侯二年至十二年平侯九年悼侯三年昭侯元年至九年
曹	武公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平公四年悼公九年襄公五年
鄭	簡公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定公十六年獻公四年
燕	惠公四年至九年悼公七年共公五年平公十四年
吳	餘祭七年至十七年餘眛四年王僚十二年闔閭五年

定

始元年壬辰終十五年丙午安民大慮曰定

周	敬王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齊	景公三十九年至五十三年
晉	定公三年至十七年
秦	哀公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惠公六年
楚	昭王七年至二十一年
宋	景公八年至二十二年
衛	靈公二十六年至四十年
陳	惠公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懷公四年湣公七年
蔡	昭侯十年至二十四年
曹	隱公元年至四年靖公四年伯陽七年
鄭	獻公五年至十三年聲公元年至六年
燕	平公十五年至十九年簡公元年至十年
吳	闔閭六年至十九年夫差元年

哀

始元年丁未終二十七年經止十六年壬戌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
齊	景公五十四年至五十八年孺子一年悼公四年簡公四年平公二年
晉	定公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秦	惠公七年至十年悼公十二年
楚	昭王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惠王元年至十年
宋	景公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
衛	靈公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出公十二年莊公二年
陳	湣公八年至二十三年楚滅陳殺湣公
蔡	昭侯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成侯元年至十二年
曹	伯陽八年至十五年宋滅曹亡伯陽實哀八年
鄭	聲公七年至二十二年
燕	簡公十一年至十二年獻公元年至十四年
吳	夫差二年至十七年

周世次

平王—太子洩父（蚤卒不立）—桓王（平王孫）—莊王—僖王

惠王—襄王—頃王—匡王

定王（匡王弟）—簡王

靈王—景王—悼王（史不入數）—敬王（悼王弟）三十九年卽獲麟之歲

武王得天下十二世至平王東遷平王至敬王十二世（[illegible]）平王末年當魯隱元年故周八百六十七年四百年在春秋前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中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後

魯世次

隱公（惠公子名息姑）—桓公（隱公弟名允）—莊公（名同）—閔公（名開）

僖公（莊公子名申）—文公（名興）—宣公（名倭）—成公（名黑肱）

襄公（名午）—昭公（名裯）—定公（昭公弟名宋）—哀公（名將）

姬姓文王子公旦之後伯禽封于曲阜爲魯侯自伯禽至隱公十四世自隱公至哀公十二世哀公終二十七年卒十六年孔丘卒經止十六年

齊世次

僖公祿甫—襄公諸兒—桓公小白（僖公子）—孝公昭—昭公潘（孝公弟）

懿公商人（桓公子）—惠公元（桓公子）—頃公無野—靈公環—莊公光

景公杵臼（莊公弟）—晏孺子荼—悼公陽生（景公子）—簡公壬—平公驁（簡公弟）

太公望之後姜姓武王封太公于齊營丘太公至僖公十三世僖公九年魯隱公攝政

晉世次

鄂侯郄（孝侯弟）—哀侯光—小子侯—侯緡（哀侯弟）

曲沃武公并晉滅之爲晉侯　武公稱（莊伯子）

獻公詭諸—惠公夷吾—懷公圉—文公重耳（獻公子）—襄公驩—靈公夷皋

成公黑臀（襄公弟）—景公據—厲公壽曼—悼公周（襄公曾孫）—平公彪—昭公夷—頃公去疾—定公午

唐叔虞之後武王滅唐而封之至燮父改爲晉自唐叔至鄂侯十四世鄂侯二年春秋始焉

衛世次

桓公完—宣公晉（桓公弟）—惠公朔—黔牟（宣公子）—懿公赤（惠公子）—戴公申（宣公孫）

文公燬（戴公弟）—成公鄭—穆公遬—定公臧—獻公衎—殤公剽（定公孫）

襄公惡（獻公子）—靈公元—出公輒（靈公孫）—莊公蒯聵（出公父）

康叔封之後武王之弟封于衛至桓公十三年春秋始焉自康叔至桓十三世

宋世次

穆公和—殤公與夷（宣公子）—莊公馮（穆公子）—閔公捷—桓公御說（閔公弟）—襄公茲父

成公王臣—昭公杵臼—文公鮑（昭公弟）—共公固—平公成—元公佐—景公頭曼

其先契封於商武王伏商封武庚後武庚亂更封微子自微子至穆公十四世

秦世次

文公（襄公子）—寧公—出子—武公（寧公子）—德公（武公弟）—宣公
成公（宣公弟）—穆公（任好 成公弟）—康公（罃 穆公子）—共公（稻）—桓公（榮）
景公—哀公—惠公（哀公孫）—悼公

伯益末孫曰非子周孝王邑之秦號曰秦嬴至襄公爲周平王伐犬戎封爲侯自秦嬴至秦仲三世至襄公五世至穆公十三世

楚世次

武王（熊通 蚡冒弟）—文王（熊貲）—杜敖（熊囏）—成王（熊惲 杜敖弟）—穆王（商臣）
莊王（旅）—共王（審）—康王（招）—郟敖（麇）—靈王（圍）
初王比（共王子）—平王（棄疾 共王子）—昭王（軫）—惠王（章）

顓頊高陽之後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熊繹成王時封於楚以子男之田姓芊氏自熊繹至武王十七世

蔡世次

宣侯考父—桓侯封人—哀侯獻舞—繆侯肸
莊侯甲午—文侯申—景侯固—靈侯般
平侯廬—悼侯東國—昭侯申—成侯朔

文王子蔡叔度之後武王封於蔡蔡叔以罪放蔡仲繼爲自蔡仲至戴侯九世宣侯戴侯子

鄭世次

莊公（寤生）—厲公（突）—昭公（忽 莊公子）—子亹（莊公子）—子嬰（昭公弟）—厲公（自櫟入復立）
文公（捷）—繆公（蘭）—靈公（夷）—襄公（堅 靈公弟）—悼公（費）
成公（睔 悼公弟）—釐公（髡頑）—簡公（嘉）—定公（寧）—獻公（蠆）—聲公（勝）

鄭桓公友厲王少子宣王庶弟宣王封於鄭犬戎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武公武公子莊公

滕

滕侯（叔）—宣侯（嬰齊）—孝侯（郊）—昭侯（元）—文侯（宿）
成公（原）—悼侯（寧）—頃公（結）—隱公（虞）

滕姬姓文王之子繡之後武王封之自叔繡以下九世莊公始見卬後也

杞

成公—德公—桓公（德公弟）—孝公（匄）—文公（孝公弟）
平公（鬱 文公弟）—悼公（成）—隱公（乞）—僖公（過 隱公弟）

夏禹之後東樓公周武王封于杞以奉夏后氏祀自東樓公八世至成公見于春秋

薛

薛侯穀—襄公定—薛伯比—惠公夷宜

任姓奚仲封薛後遷于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小國無紀不可知

吳

壽夢—諸樊—餘祭（壽夢子）—餘眛（壽夢子）
王僚—闔閭（諸樊子）—夫差

吳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武王封其後于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始稱王

虞

虞公（爲晉所滅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出自太王姬姓自虞仲至虞公十二世

許

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寧）—悼公（買）—許男（斯）—元公（成）

姜姓與齊同族武王封文叔於許自文叔至穆公凡十三世始見於春秋

邾

儀父（克）—邾子（瑣）—文公（蘧篨）—定公（貜且）—宣公（牼）
悼公（華）—莊公（穿）—隱公（益）—桓公（革）

邾姓顓頊苗裔陸終生六子弟五曰安朝武王封其苗裔挾爲附庸十一世儀父始見春秋

莒

茲丕公—紀公（庶其）—渠丘公（朱）—犁比公（密州）—展輿（犁比公子）
著丘公（去疾）—庚輿（著丘公弟）—郊公（著丘公子）—莒子狂—共公（買）

紀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其于莒自紀公已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也十二世茲丕公始見春秋

曹世次

桓公（終生）—莊公（射姑）—僖公（夷）—昭公（班）—共公（襄）
文公（壽）—宣公（廬）—成公（負芻）—武公（勝）—平公（須）
悼公（午）—襄公（野）—隱公（通）—靖公（露）—伯陽

文王子曹叔振鐸之後武王封之於商振鐸至桓公十一世

陳世次

桓公（鮑 文公子）—陳佗（桓公弟）—厲公（躍 桓公子）—莊公（林 桓公子）—宣公（杵臼 桓公子）
穆公（款）—共公（朔）—靈公（平國）—成公（午）—哀公（弱）
惠公（吳 悼太子之子）—懷公（柳）—閔公（越）

舜之後媯姓堯妻舜女居媯汭因爲姓周時虞遏父爲周陶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封之陳胡媯滿即遏父子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

燕世次

繆侯—宣侯—桓侯—莊公—襄公—桓公
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
悼公—共公—平公—簡公—獻公

燕有南有北南燕姞姓北燕姬姓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至簡公二十九世始見春秋今從年表敘繆侯以下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爵姓具者四十九國

魯（侯姬） 秦（伯嬴） 衛（侯姬） 杞（公姒） 曹（伯姬） 息（侯姬） 鄧（侯曼） 北燕（伯姬） 晉（侯姬） 吳（子姬） 鄭（伯姬） 邾（子曹）

滕（侯姬） 虞（公姬） 紀（侯姜） 楚（子芈） 徐（子嬴） 越（子姒） 蔡（侯姬） 許（男姜） 薛（侯任） 蓮（侯姬） 巴（子姬） 鄅（子妘）

齊（侯姜） 宋（公子） 陳（侯嬀） 小邾（子曹） 莒（子己） 虢（公姬） 郕（子姬） 芮（伯姬） 胡（子姬） 州（公姜） 燕（伯姞） 梁（伯嬴）

荀（侯姬） 賈（伯姬） 凡（伯姬） 宿（男風） 祭（伯姬） 鄅（子妘） 原（伯姬） 夔（子芈） 滑（伯姬） 郯（子己） 鄶（子妘） 偪陽（子妘）

邢（侯姬）

有爵無姓者一十六國

萊（子） 弦（子或云姬姓） 路（子或潞） 頓（子） 沈（子或姬姓） 譚（子或云姬姓） 宗（子） 鄀（子） 白狄（子） 賴（子） 肥（子） 戎蠻（子）

麇（子或芈姓） 鼓（子或姬姓） 穀（伯或嬴姓） 唐（侯） 舒（子）

有姓無爵者一十八國

黃（嬴） 羅（熊或偃姓） 魏（姬） 耿（姬） 霍（姬） 郜（姬） 韓（姬或侯爵） 焦（姬） 楊（姬） 夷（妘） 淮（姬） 申（姜）

密（姬） 向（姜） 鄋瞞（漆） 舒庸（偃）

爵姓皆亡者三十三國

江（或嬴姓） 鄍 權（或偃姓） 道 栢 貳 軫 絞 六（或偃姓） 遂 崇 戴（或子姓）

無終 蔣 牧 冀 溫 於餘丘 厲 項（或姬姓） 英氏 蓼（或偃姓） 巢 庸 根牟

鮮虞 姒 介 陸渾 邿 厹 桐（或偃姓） 鄅 狄

附庸九國

顓臾（風姓） 須句（風姓） 葛（嬴姓） 任（風姓） 牟 極 蕭（或子姓） 郭 章

五霸

齊桓公	周僖王元年	魯莊公十三年稱霸
宋襄公	周襄王十三年	魯僖公十九年稱霸
晉文公	周襄王二十年	魯僖公二十八年稱霸
秦穆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魯文公三年稱霸
楚莊王	周定王九年	魯宣公十一年稱霸

齊盟

齊桓公

宋襄公

晉文公 平公 悼公

楚靈王 康王 平王 昭王

吳王闔閭 夫差

越王句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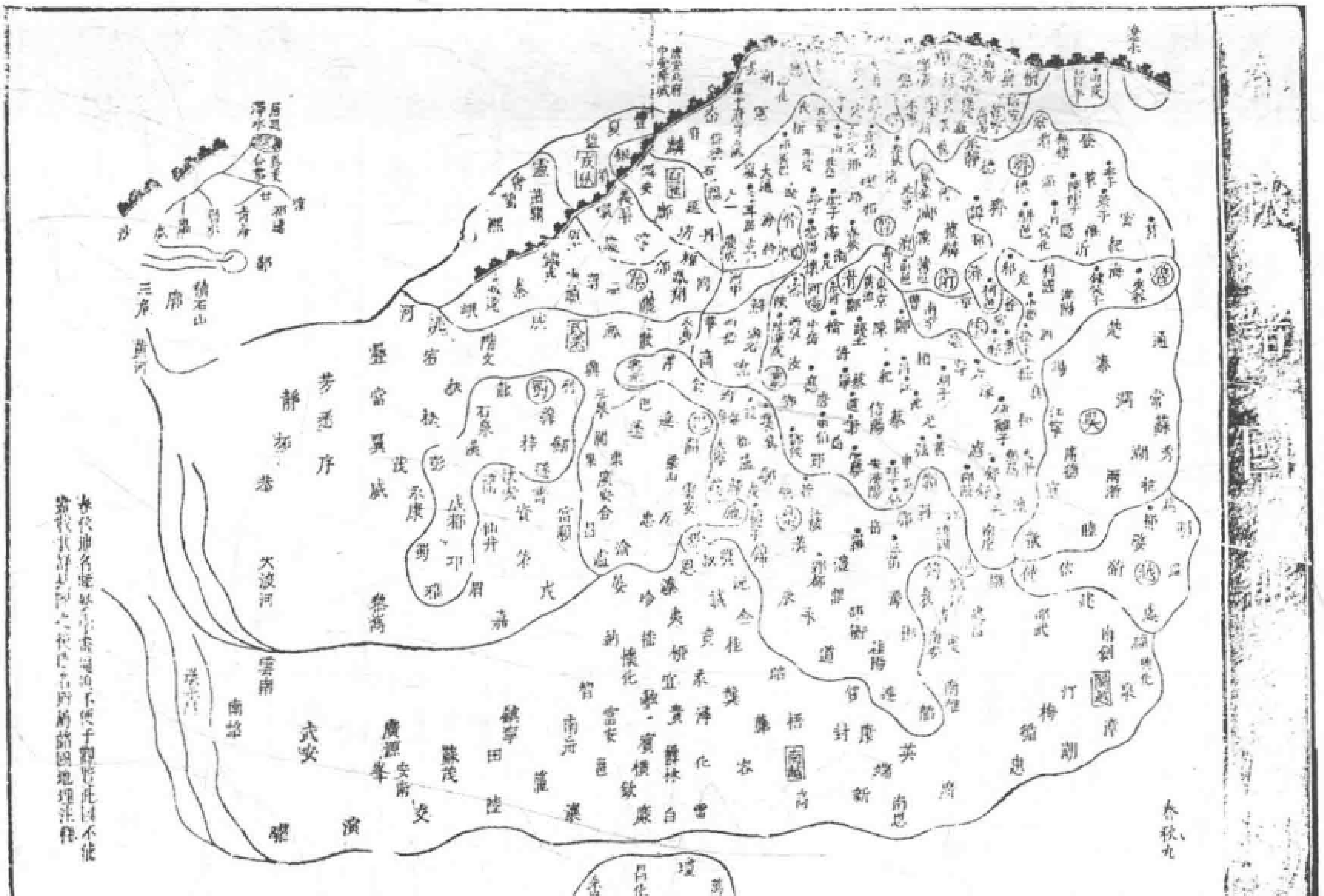
與盟之國

王周 魯 晉 齊 楚 秦 鄭 衛 宋

陳 蔡 鄭 曹 滕 邾 許 杞 紀

莒 吳 越 江 黃 滑 徐 邢 薛

沈 頓 胡 北燕 小邾 淮夷 白狄



地名所屬

東京 首止 大棘 㢮濮 蒲 平丘 城棣 蟲牢 武父 黃 鼉

承筐 鳴雁 **南京** 黍丘 鴻口 横 魚門 陽梁 孟諸 棠澤 貫

彭城 沙隨 盧門 **西京** 翟泉 唐 褚氏 圉 解 乾祭 蒯

霍 垂隴 敖 熒 修澤 扈 北林 清 逢澤 棐林 制田

皇 郊 鄩 氾 郫 新城 **北京** 柯 沙亭 曲梁 雞澤

沙鹿 馬陵 **青州** 棘邑 牟婁 鄑 夷 紀 郚 **密州** 渠丘

郜 **濟州** 祝阿 譚 鮑 **淄州** 祝丘 穆陵 堂阜 枋

登州 萊 **兗州** 菟裘 龜陰 紅 成 防 東陽 武城

曹州 楚丘 廩丘 郈 垂 **濮州** 灉 夾谷 中城 紀郚

博州 清丘 瓦 洮丘 阿澤 清 泰 戚 鐵 穀 鄟

鄆州 郈 鄣 郰 陽穀 郚 邾瑕 密 **揚州** 蒲 良

齊州 盧 左右 防門 清亭 遂 譴 棘地 **泗州** 梁丘 防

緡 咸丘 長岸 郎 闞丘 唐 棠 寗母 重館 **并州** 千畝

中都 錦上

趙州 鄗邑 **邢州** 宛 許 棘 犬丘 鄍 向城 澶淵 **陳州**

檉 鳴鹿 兔園 辰陵 **潁州** 邑衍 牛首 鍾 狐口 郾 蔑

桃 曲洧 **蔡州** 鄵 野井 **棣州** 貝丘 乾時 **濮州** 隰郕 河陽

向 原 溴梁 鄇 南陽 陽樊 攢茅 隤 雍榆 **河南府** 馬陵

河曲 茅津 顛軨 郇 桑泉 解 瑕 耿 冀 清原 黃父

稷 涑水 箕 瞿 狐丘 采桑 蒲城 **絳州** 桑田 桃林 虢略

華山 **永興** 少梁 彭衙 蒼野 **同州** 王城 新里 **原州** 鄭宮 岐陽

許州 鈞臺 鄢氏 雍氏 皐鼬 汾丘 湛坂 狼淵 桐丘 匡 曲洧

潁城 長葛 向 **蔡州** 項 房 堂谿 櫟 桑隧 鄍 冥

繁陽 鹿上 乾谿 **濠州** 魯陽 方城 **萊州** 介根 **密州** 郱 **郢州**

卷 鄤 楚 白羽 豐析 **襄州** 津 菟谷 冶父 郢 陳鄉

湫 **鄂州** 蒲騷 **滁州** 棠阜 州來 **滁州** 鳩茲 **廬州** 鵲岸 潛

雞父 **蘇州** 衡山 **洪州** 艾陵 **興元** 錫穴 **潞州** 壺口 曲梁 **邢州**

曲沃 **廣德** 桐 **常州** 夫椒

諸國地理

魯（今兗州仙源縣）　齊（今青州臨淄縣）　晉（平陽絳邑縣）　秦（今秦州隴城縣）　楚（今江陵北紀南城）　宋（梁國睢陽縣）

衛（汲郡朝歌縣）　陳（陳國陳縣）　蔡（汝南上蔡縣）　曹（今濟陰定陶縣）　鄭（滎陽宛陵縣西南）　燕（北燕今薊縣南東郡）

吳（今吳郡）　越（會稽山陰縣）　滕（沛國公丘縣東南）　邾（魯國鄒縣）　向（譙國龍亢縣東南）　紀（東莞劇縣）

杞（陳留雍丘縣）　凡（汲郡共縣東南）　許（潁川許昌縣）　薛（魯國薛縣）　宿（東平無鹽縣）　郜（濟陰城武縣東南）

鄧（潁川召陵縣西南）　戎（陳留濟陽縣）　芮（在馮翊臨晉縣）　極（附庸）　魏（在河東河北縣）　穀（南陽郡筑陽縣北）

牟（今泰山牟縣）　葛（梁國寧陵縣東北）　郳（附庸東海昌慮縣東北）　譚（濟南平陵縣西南）　遂（濟北蛇丘縣東北）　滑（河南緱氏縣）

郕（東平無鹽縣東）　邢（廣平襄國縣）　江（汝南安陽縣）　冀（平陽皮氏縣東北）　徐（下邳僮縣東南）　舒（今廬江舒縣）

弦（弋陽軑縣東南）　鄅（今瑯琊鄅縣）　厲（義陽隨縣北）　項（汝陰項縣）　英（楚與國）　申（南陽宛縣）

共（汲郡共縣）　夷（城陽莊武縣）　虢（弘農陝縣東南）　郕（東平剛父縣西南）　息（汝南新息縣）　州（南郡華陽縣東南）

道（汝南安陽縣南）　柏（汝南西平縣）　霍（永安縣東北）　耿（平陽皮氏縣東南）　陽　權（南郡當陽縣東南）

羅（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　賴（在義陽隨縣）　蓼（義陽棘陽縣東南）　絞　鄖（江夏雲杜縣東南）　黃（今弋陽縣）

巴（巴郡江州縣）　梁（馮翊夏陽縣）　虞（河東大陽縣）　隨（今義陽隨縣）　邘　萊（東萊黃縣）

根牟（東夷國城陽陽都縣）　管（滎陽京縣東北）　黎（上黨壺關縣）　茅戎　徐吾氏（茅戎別種）　郇瑕（河東解縣東北）

巢　焦（在陝縣）　鄟　任（今任城縣）　無終（山戎）　偪陽（彭城傅陽縣）

胡（汝陰縣西北）　郜（在任城亢父縣）　肥（白狄陽縣西北）　鍾（今北燕在縣所治）　舒鳩（楚屬）　鼓（白狄別種鉅鹿下曲陽）

鄅（今琅邪開陽縣）　桐（廬江舒縣西南）　莒（今城陽莒縣）

周地

瓦屋（地）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後改狄泉）
劉
皇（[illegible]縣西南）
王城（今河南河南縣）
京師

魯地

蔑（魯國卞縣南）
濟（魯地）
防（在琅邪華縣東南）
讙（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
成（[illegible]縣[illegible]南）
郚（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郚鄉）
咸丘（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龜陰（汶陽田）
闡（在東平剛縣北）
曲池（魯國汶陽縣北）

趡（地）
奚（地）
祝丘（地）
洙水（魯城北下合泗）
長勺（地）
乘丘（地）
郱（地）
洮（地）
根牟（[illegible]）
郈（[illegible]）

諸（今城陽諸縣）
魯濟
鄟
汶陽田
卞（縣）
外[illegible]
郰（[illegible]）
[illegible]
蜀（泰山博縣西北）
棘（[illegible]）

台（琅邪費縣南）
遇（地）
漷水
蚡泉（地）
紅（沛國蕭縣西）
比蒲
野井（濟南祝阿縣東）
中城
郈（東平無鹽縣東南）
費（邑）

成（孟氏邑）
莒父（邑）
蒲（邑）
毗（邑）
負瑕（邑）
郎（高平方與縣東南）
闞（東平須昌縣東南）
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棠（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
寗毋（高平方與縣泥母亭）

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
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
[illegible]陽（[illegible]）
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陳地

濮
召陵（潁川召陵縣）
辰陵（潁川長平縣東南）

齊地

石門（濟北盧縣西南濟水之門）
艾（泰山牟縣東南）
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禚（地）
嬴（今泰山嬴縣北）
乾時（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
柯（今濟北東阿）
北杏（地）
小穀（濟北穀城縣城中）
落姑（地）

葵丘
陽穀（東平須昌縣北）
酅
鄑丘
平州（泰山牟縣西）
夾谷（祝其縣）
鞌（[illegible]五百里）
袁婁（[illegible]）
重丘（[illegible]北）
陽州（齊魯境上邑）

垂
祝柯（今濟南祝阿縣）
艾陵（地）

晉地

[illegible]（[illegible]縣北）
沙鹿山
河陽（[illegible]）
箕（太原陽邑縣南）
令狐（在河東）
斷道（一名卷楚）
赤棘
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梁山（[illegible]）
苦丘

雍榆（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曲沃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
適歷
五氏
晉陽（太原晉陽縣）
大鹵（太原晉陽縣）
溴梁（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北）
柯（魏郡內黃縣東北）
沙（陽平元城縣東南）

宋地

管
穀丘
沙隨（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龜
[illegible]（在梁國[illegible]縣[illegible]南）
幽
檉（陳國陳縣西北）
貫（梁國蒙縣西北）
鹿上（汝陰原鹿縣）
盂（[illegible]）

緡（地）
泓水
鄖（廣陵海陵縣東南）
承匡（在陳留襄邑縣西）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魚石（地）
彭城（今彭城縣）
南里（城內里名）
曲棘（在陳留外黃縣城中）
蕭（宋附庸）

渠蒢（近宋地）
[illegible]（[illegible]）
虛

衛地

清（在濟北東阿縣）
垂（在濟陰句陽縣東北）
越（近垂地）
蒲（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桃丘（在濟北東阿縣東南）
鄄（今東郡鄄城）
城濮
楚丘（[illegible]）
匡（在長垣縣西南）

帝丘（今東郡濮陽縣）
戚（在頓丘衛縣西）
清丘（今濮陽縣東南）
新築
馬陵（在陽平元城縣東南）
澶淵（在頓丘縣南）
瓦（在東郡燕縣）
曲濮（地）
朝歌（[illegible]）
平陽（[illegible]）

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牽（[illegible]）
黃池（在陳留封丘縣南）
垂葭（[illegible]）

鄭地

鄢（今潁川鄢陵縣）
長葛（潁川長社縣北）
[illegible]田（[illegible]）
武父（陳留濟陽縣東北）
櫟（[illegible]）
滑（[illegible]）
氾（[illegible]）
新城（今滎陽密縣）
垂隴（滎陽卷縣東）
暴

棐
棐林（[illegible]縣東南）
大棘（陳留襄邑縣南）
衡雍（今滎陽卷縣）
邲（[illegible]）
虫牢（陳留封丘縣[illegible]）
柯陵（鄭西地）
鄇
虎牢（[illegible]）
鄔

鄭
戲
[illegible]
蕭魚
向（[illegible]）
[illegible]
踐土
鐵（在戚城南）

楚地

陘（潁川召陵縣南）
鍾離（邑名[illegible]縣）
柤（地）
申（縣）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州來（淮南下蔡縣）
長岸（地）
雞父（安豐縣南）
巢（邑名）
柏舉

邾地

偃（地）
沂西（沂水出東莞縣入泗）
訾婁
繹（魯國鄒縣）
濫（東海昌慮縣）
漷東
句繹（邑）
漆（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
閭丘（在高平南平陽縣西北）

莒地

密（城陽淳于縣東北）
鄆（城陽姑幕縣南）
向（東海承縣東南）
鄫（琅邪鄫縣）
茲（姑幕縣東北）
防（城陽平昌縣西南）

杞地

浮來（東莞縣北）
郱（東莞臨朐縣東南）
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郚（[illegible]東南）
酅（在齊國東安平縣）

諸國地

莘（蔡地）
洮（曹地）
[illegible]
大鍾（鄭地）
陽（北燕地在中山）
殽（[illegible]弘農澠池縣西）
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鄅（[illegible]）
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
彭衙（秦邑馮翊郃陽縣西北）

[illegible]
容城（許地）
聶北（邢地）
夷儀（邢地衛滅之為衛邑）
攢函（狄地）
檇李（吳地吳郡嘉興縣南）
雩婁（吳地[illegible]縣東南）
鄖（吳地廣陵海陵縣東南）
牟婁（杞地城陽諸縣東北）
無婁（杞邑）

緣陵（杞邑）

闕地

惡曹
牡丘
薄
女栗
厥貉
析（羽即白羽）
黑壤
瑣澤
交剛
虛朾

貍脤
沓
善道
長樗
邢丘
商任
拔
祲祥
厥慭
鄟陵

昌間

周王族諸氏

王族 王子黨 王子狐（平王子） 王子稠 王子定 王子弱 王子延 王子瑕 王子猷
王子姑 王子克（莊王子） 王叔桓公 佞夫（靈王之子） 王子朝（景王庶子） 王叔陳生 王子處甫 王子札 王子捷（札之子）
子頹（莊王子） 王孫沒 王孫蘇 王孫滿 劉氏 劉康公（王子） 定公（康公之子） 獻公（定公之子） 文公（名卷 伯蚡 獻公庶子）
桓公（文公子） 劉佗 劉毅 召氏 召伯 召伯 盈 召伯奐 召戴公 召襄
甘氏 成公 甘昭公 景公（成公子） 簡公 悼公 莊公 昭公（武之） 單氏 穆公
武公（穆公子） 平公（武公子） 單伯 襄公 頃公 靖公 獻公 成公 單蔑 原氏
莊公 伯貫 襄公 伯絞 跪尋 原伯魯 原壽過 詹氏 詹父 詹桓伯 周公氏 黑肩
諸姓內史氏 內史過 叔服 叔興 南宮氏 南宮極 嚚
忌父（桓公子） 宰孔 周公閱 周公楚 富氏 富辰 富辛
鄩氏 鄩肸 鄩羅 儋氏 儋季 儋括 儋翩 鞏氏 鞏成 鞏簡
賓氏 賓滑 起 毛伯氏 毛伯衛 過 得 尹氏 尹言多 尹武公
文公 成氏 成肅公 簡公 辛氏 辛有 蘇氏 蘇子 庾氏 庾過
庾皮 蔿氏 蔿成愆 蔿國 陰氏 陰忌 陰不佞 陰里 瑕氏 瑕辛
瑕廖 瑕禽 石氏 石尚 石速 石張 樊氏 樊皮 樊齊

魯公族諸氏

公子 公子豫 公子偃 公子益師 衆仲 公子牙 偃（成公弟） 公子魚 公子買 公子鉏
公子彄 公子憖 公子賁 公子野 公子衍 公子衛 施父 孝叔 子般 公子達
公爲 公子荆 子惡 子視
孟氏 仲孫慶父 公孫敖 孟孫穀 孟孫難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獲 仲孫何忌
仲孫羯 孺子秩 孟椒 南宮說 孟丙 子服何 子服回 子服椒 子服景伯 孟之反之族
叔孫氏 叔牙 公孫茲 叔孫得臣 叔孫僑如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舍 叔孫不敢 叔仲
仲壬 豎牛 叔仲小 叔仲帶 叔孫不敢 州仇 叔孫舒 叔孫輒 公若藐
季氏 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紇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公鉏 公彌
季孫斯 季公亥 公甫 季寤 意如 季公若 臧孫氏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臧賈 臧昭伯
爲 紇 昭伯 會 東門氏 公子遂 公孫歸父 子家羈 公孫嬰齊
子叔氏 公孫嬰齊 子叔聲伯 叔老 叔弓 叔輒 叔詣 還 青
展氏 無駭 展禽 展喜 展莊叔 王父 展瑕 秦氏 秦丕茲 秦堇父
泰遄 丕茲 梁氏 梁子 梁其踁 苫氏 苫夷 陽氏 陽州 陽虎
戭 冉氏 冉猛 會

齊公族諸氏

公族 公子雍 東仲年 東宮得臣 公孫傁 公孫蠆 公孫青 仲孫湫
叔仲還 公子鉏 公子買 公子牙 公子成 子王 公子無虧 公子雍 公子棧 公子角
公孫夏 公孫敖 國氏 國歸父 國佐 國勝 國弱 國夏 國書
國瓘 高氏 高傒 高固 無咎 厚 弱 止 堅 鄭
張 發 無丕 陳氏 公子完 須無 無宇 陳桓 陳乞
瓘 孫書 陳逆 子彊 豹 莊 慶氏 慶克 慶佐 封
合 嗣 纏 崔氏 崔夭 杼 成 彊 明 如
東郭氏 東郭偃 書 賈 申氏 申鮮虞 申蒯 棠氏 棠公
棠無咎 宛氏 宛茷 何忌 晏氏 晏弱 晏嬰 晏圉 晏父戎 晏氂
盧蒲氏 盧蒲嫳 盧蒲癸 管氏 管至父 鮑氏 叔牙 鮑牽
鮑國 牧 點 隰氏 隰朋 鉏 雍氏 聊歌 夏 意茲
師 欒氏 欒施 高氏 高豎 巂 工僂氏 工僂會
工僂灑 顏氏 顏涿聚 晉 閭丘氏 閭丘嬰 明 閭丘息 王氏 王申
王豹 王湫 王猛 王何 賈氏 賈舉 賈寅 召氏 召陽 召忽

楚公族諸氏

公子 郟敖 王子圍 王子午 子庚 公子元 囊師 朱 職 眼 棄疾 茷 公子黑肱
側 罷 薳罷 奰 展 成 齮 宜穀 王夫 罷戎
午 何忌 圍 罷敝 繁 比 爲 公孫朝 公孫明 罷敵 魴
牟 申 結 成 啓 寧 朝 太子建 勝 王孫燕
陽氏 匄 完 佗 南氏 追舒 去疾 公子貞 囊瓦 鬬氏
伯比 鬬榖於菟 子良 般 越椒 賁皇 棄疾 韋龜 成然 懷
巢 廉 丹 御彊 申公班 梧 章 緍 宜申 勃
成氏 成得臣 大心 成嘉 虎 薳氏 薳賈 艾獵 子馮 掩
罷 呂臣 啓疆 薳固 薳越 薳章 薳射 薳洩 薳居 屈氏
屈蕩 朱 子重 邢侯 孤庸 子蕩 子閱 清尹弗忌 蕩 建
生 申氏 申叔時 叔豫 叔展 無畏 申公壽餘 申包胥 觀氏 丁父
從 伍氏 伍舉 奢 叔鳩 沈氏 子高 潘氏 潘崇
廷 鬬 潘子臣 潘子 斯 蓮尹氏 蓮尹襄老 黑要 舟氏 文之鍇 舟屏

晉公族諸氏

公族 成師（穆侯子曲沃桓叔） 鱓（莊伯師子） 稱（鱓子武公後爲晉武侯） 雍（文公子） 樂（文公子） 太子申生（獻公子共子）
楊干（悼公弟） 荀氏（荀林父之後中行氏荀首之後爲智氏） 林父（荀伯謚桓子中行桓子） 荀庚（謚宣子） 首（知季謚莊子） 罃（知武子子羽） 偃（謚獻子字伯游） 朔（知朔）
盈（謚悼子字伯夙） 荀吳（中行穆子偃子） 躒（知躒曰文伯） 徐吳（文子子） 荀寅（中行寅） 荀瑤（謚襄子） 知起（中行起） 荀息（曾孫） 荀騅 荀家
荀賓 荀會 士氏 士蔿（字子輿） 士縠（蔿之子） 士會（謚武子） 士燮（謚文子） 士匄（燮之子） 士魴（會之子） 彘裘（魴之子）
士匄（子謚宣） 士鞅（子謚獻） 士渥濁（謚貞） 士弱（謚莊子） 文伯（渥濁之子） 彌牟（伯謚景） 吉射（子謚昭） 臾皋 魏氏 畢萬
魏犫（子謚武） 呂錡（魏錡） 魏顆 令狐文子（頡） 魏絳（謚莊子悼子） 呂相（錡子謚宣） 魏舒（子謚獻） 魏戊（獻庶子） 魏曼多（子謚襄） 壽餘（魏犫之後）
趙氏 趙夙 趙衰（成季夙子） 趙盾（子謚宣） 趙同（衰之子） 趙括（衰之子） 趙嬰（衰之子） 趙朔（謚莊子盾之孫） 趙穿（夙之庶孫） 趙旃（穿之子）
趙勝（旃之子） 趙朝（勝之曾孫） 趙武（子謚文） 趙成（子謚景） 趙鞅（子謚簡） 趙無恤（子謚襄） 趙午（邯鄲午） 趙稷（午之子） 欒氏 欒賓
共叔成（亦曰欒共） 欒枝（子謚貞） 欒盾（枝之子） 書（謚武子盾之子欒伯） 黶（子謚桓） 鍼（桓子弟） 盈（謚懷子黶子） 糾（亦欒糾） 樂 京盧
弗忌 魴（皆欒族） 郤氏 郤豹（字叔虎） 郤芮（豹之子） 郤缺（子謚成） 郤克（子謚獻） 步揚 步招 郤犨（子謚文）

郤錡（駒伯） 郤至（子謚昭） 毅（步毅） 郤溱 郤稱 郤乞 郤縠 韓氏 韓萬（曲沃桓叔子莊伯弟） 簡
厥（子謚獻） 無忌（厥之子） 起（子謚宣） 叔禽 叔椒 子羽（起之子） 伯音（子謚簡） 固（伯音之孫） 羊舌氏 羊舌職
羊舌赤（子容伯華） 羊舌肸（字叔向） 羊舌鮒（叔魚子） 羊舌虎（叔虎職子） 楊石（食我） 先氏 先丹 先軫 先友
先都 先且居（霍伯） 先穀（亦曰彘穀原穀） 狐氏 狐突 狐毛 狐偃（字子犯突之子） 狐溱 射姑（賈季偃子） 鞫居（伯謚簡）
張氏 張老（亦曰張孟） 張君臣（老之子） 張趯 張柳朔 解氏 解張（亦曰張侯） 解揚 解狐（揚之族） 董氏
董狐 董安于 董叔 賈氏 右行賈華 賈辛 右行詭（辛之後） 樂氏 樂王鮒（謚桓子） 丁
徵 宵 白氏 胥臣（季子亦臼季） 甲（胥臣之子） 克（甲之子） 胥氏 胥童（克之子） 胥午 胥梁帶
祁氏 祁舉 祁瞞 祁奚 午（奚之子） 盈（午之子） 丕氏 丕鄭（亦曰丕鄭父） 豹（鄭之子） 女叔氏
女叔齊（叔侯） 游（齊之子） 女寬（叔寬女叔） 督戎 籍氏 偃 談（偃之子） 秦（談之子） 邴氏 邴豫
邴師

宋公族諸氏

公族 目夷（襄公兄字子魚） 公子友（子魚之子） 魚石（子魚之孫） 魚府（石之弟） 公孫固（莊公孫） 公孫鍾離 公孫周 靈不緩 公子須（文公弟）
公子肥（文公之子） 公孫師（莊公孫） 仲幾（師之孫） 仲佗（幾之子） 公子成（桓公子） 成讙 公孫雎 孔叔（襄公弟） 公子卬（襄公弟） 鱗矔（桓公孫）
鱗朱（矔之孫） 公子成 褚師段（子石） 石彄（段之子） 公子無地 公子穀甥 公子朝（桓公弟） 老佐 孔父嘉 太子座（平公子）
[illegible]（平公子） 公孫丁 公子御戎 公子蕩（桓公子） 公孫壽 蕩意諸（之弟） 上陽澤 公子寅 公子朱
公子固 公孫忌 公子地 公孫拔 公孫周（字子高） 得（周之長子） 啓 公孫傅 向氏 向戌
向勝 向寧 向宜（孫） 向鄭 向巢（戌之孫） 向羅 向魋（巢弟） 子車 司馬牛 向爲人
向帶 華氏 華父督 華費遂 華椒 華弱（椒之孫） 華吳 華御事 華豹 臣（元子）
喜（華督之孫） 耦（華督曾孫） 貙（字子皮） 多僚（貙之弟） 登（多僚弟） 元（御事之子） 閱（元之弟） 華臣 合比（臣之弟） 亥（合比之弟）
定（亥之弟） 啓（定之子） 無感 皋比（閱之子） 華妵 華郡延 樂氏 樂呂（戴公之孫） 將鉏 樂得
樂豫 樂嬰齊 樂遄 樂喜（子罕） 合（喜之孫） 樂祁（祁犁子梁） 溷（子明） 輓（祁之弟） 朱鉏（輓之子） 茷（司城子罕）
嘗（子蕩） 裔 大心（右師）

衛公族諸氏

公族 子行 太子疾（靈公子） 子南（靈公子） 公孫彌牟（子南之子文子） 伋子（宣公子） 壽子（宣公子） 左公子洩（宣公子） 右公子職（宣公子）
公子頃（穆公子） 公子適（穆公子） 子儀 子叔黑背 公孫剽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叔武（成公弟） 公孟縶
公子歛夫 子蟜 子伯 子皮 孫氏 孫莊子 宣子（莊子之子） 桓子（名良夫） 文子（名林父桓子之子） 孫蒯（文子之子）
孫嘉（文子之子） 孫襄（字伯） 孔氏 孔達 孔成子（達之孫） 孔羈（成子之孫） 文子（名圉羈之孫） 孔悝（文子之子） 甯氏 跪
莊子（名速） 武子（名俞莊子之子） 相（武子之子） 惠子（名殖相之子） 悼子（名喜惠子之子） 北宮氏 北宮括 北宮遺（括之子） 文子（名佗括之子） 貞子（名喜文子之子）
結 石氏 石碏 石厚 石祁子 石成子 昭子（成子之子） 褚氏 褚師圃 定子（名師圃之子）
[illegible]（之子） 晏姑（之子） 魋（之子） 圉（之子） 大叔氏 大叔儀 申（儀之孫） 疾（謚悼子申之子） 遺（疾之弟）
史氏 史朝 王孫（朝之子） 高魴 史狗 鰌（字子魚） 齊氏 齊惡 豹 王孫氏
王孫賈 齊（賈子謚昭子） 趙氏 趙黶 陽（黶之孫） 元氏 元咺 角（咺之子） 夏氏 夏戊
期（戊之子）

鄭公族諸氏

公族　公子嘉（穆公之子子孔）　公孫洩（子孔之子）　孔張（洩之子）　公孫揮（字子羽）　羽頡（馬師頡）　然丹（子革）　子然（穆公子）　然明（鬷蔑）

公孫黑（字子晳）　共叔段（大叔）　公孫滑（大叔之子）　公父定叔　公孫閼（字子都）　公孫獲　公子呂（字子封）　公孫揮（字子羽行人）　公孫兗　公孫定

公孫僑（伯僑）　公孫登　公子閼　公子編　公子申（成公子）　公子元　公子喜（字子罕）　公子來（字子）　公子瑕（文公之子）　公子士（文公子）

公子騑（文公子）　叔詹　子印（穆公子）　印堇父（子印之孫）　印段（子石）　印癸（字子柳印段之孫）　國氏　公子發（字子國）　公孫僑（子國之子子產）　國參（字子思子產之子）

伯張氏　公孫黑肱（字子張）　公孫段（字子石）　游氏　公子偃（字子游）　公孫蠆（子蟜）　游眅（子明）　游吉（子大叔）　楚（子南公孫楚）　祝氏

祝聃　祝款　皇氏　皇武子　皇戌（武子之後）　耳（皇戌之子）　辰　頡　石氏　石楚

首　制（子服）　奐　石甲父　四姓　堵狗氏　王叟氏　須氏　須遂氏（已上四姓皆鄭大夫）

豐氏　子豐（穆公子）　公孫段（伯石）　豐卷（字子張）　施（字子旗段之子）

陳族諸氏

公族　芋尹蓋　公孫寧　逢滑　公子招（哀公弟）　公子過（哀公弟）　鍼子　鍼宜咎　公子御寇（宣公子）　公子完（字敬仲）

頵孫　女叔　原仲　公子勝（哀公子）　孔奐　賈獲　偃師（哀公大子）　公子黃（哀公弟）　公子留（哀公子）

蔡公族

公族　隱太子（靈公之子）　朝吳（聲子之子）　公孫歸生（字子家）　公子朝　公子侯　文之鍇　公孫翩　公子乾

公子駟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子燮（大夫）

吳公族

公族　太子友（夫差子）　王子地（夫差之子）　王孫彌庸　慶忌（夫差子）　季姑曹（夫差子）　公子黨　季札（延陵季子）　蹶由　公子苦雒

燭庸　掩餘　子山　大宰嚭

莒官族

莒挐（莒子弟）　莒慶　公子務婁　瞀胡　公子滅明　公子庚輿　太子僕　季佗（公子）　意恢　公子鐸

蒲餘侯（莒大夫）　苑羊牧之　烏存　昇我

曹

公子　公孫彊　公子欣時（字子臧）

虞

宮之奇　共伯　虞叔（虞公弟）

虢

文公　叉父　林父　虢公醜

諸侯興廢

魯滅一國　楚滅二十三國　邾滅一國

項　息　弦　黃　夔　須句

晉滅十四國　鄧　權　江　蓼（文五年）　莒滅一國

耿　霍　魏　虢（赤狄潞氏）　六　邶　庸　舒庸　鄫

虞　焦　楊　韓（赤狄甲氏）　陳　蔡　賴　舒鳩　狄滅一國

偪陽　肥　鼓　陸渾　唐　頓　胡　舒　溫

衛滅一國　隨　申　蓼（宣八年此云二國名）　鄭滅一國

邢　秦滅二國　許

宋滅一國　梁　滑　吳滅一國

曹　齊滅六國　徐

蔡滅一國　譚　遂　萊　紀　越滅一國

沈　郭　陽　吳

春秋始終

春秋始於隱公

左氏曰攝而不書即位　公羊曰賢其讓　穀梁曰讓非其正以行小惠

杜預曰平王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　范甯曰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

啖助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化變風移陵遲久矣不待以太平之政則比屋不可勝誅故斷自平王之遷而以隱公爲始

春秋終于獲麟

左氏杜預曰感嘉瑞之無應因所感而作所以爲終

公羊何休以麟爲漢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大國爭強秦項交戰劉氏乃立斷民罹苦感泣而作春秋文成致麟

穀梁范甯曰非狩而曰狩大其適也不曰來不外麟于中國也不言有不使麟不當于中國也

學左氏者曰麟生於火而游於土春秋禮也脩火德而致其子

又曰孔子作春秋麟爲之至四靈王者之瑞故有素王之說

陳欽以爲麟西方毛蟲金精孔子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至

劉向尹更始曰瑞應不虛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應孔子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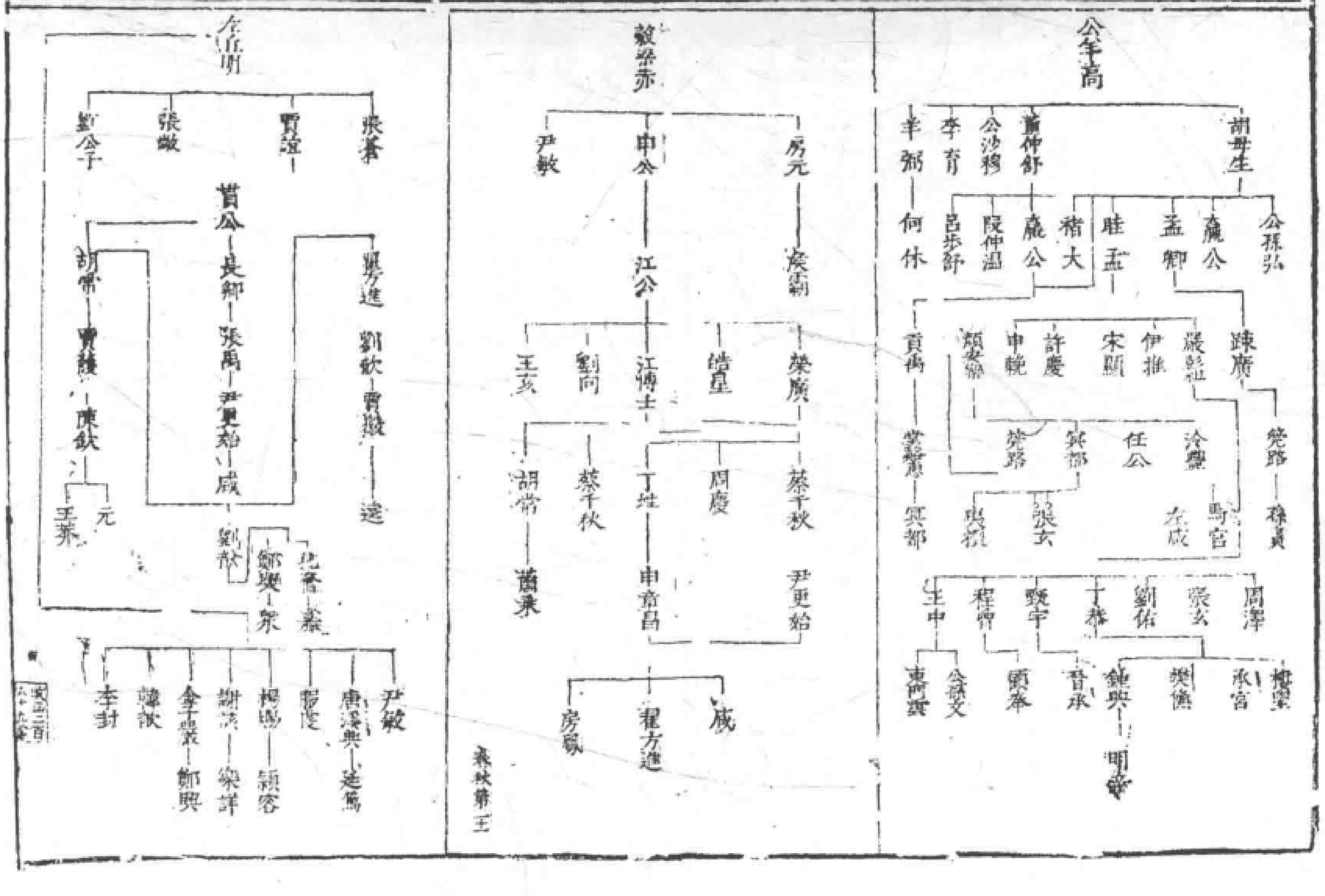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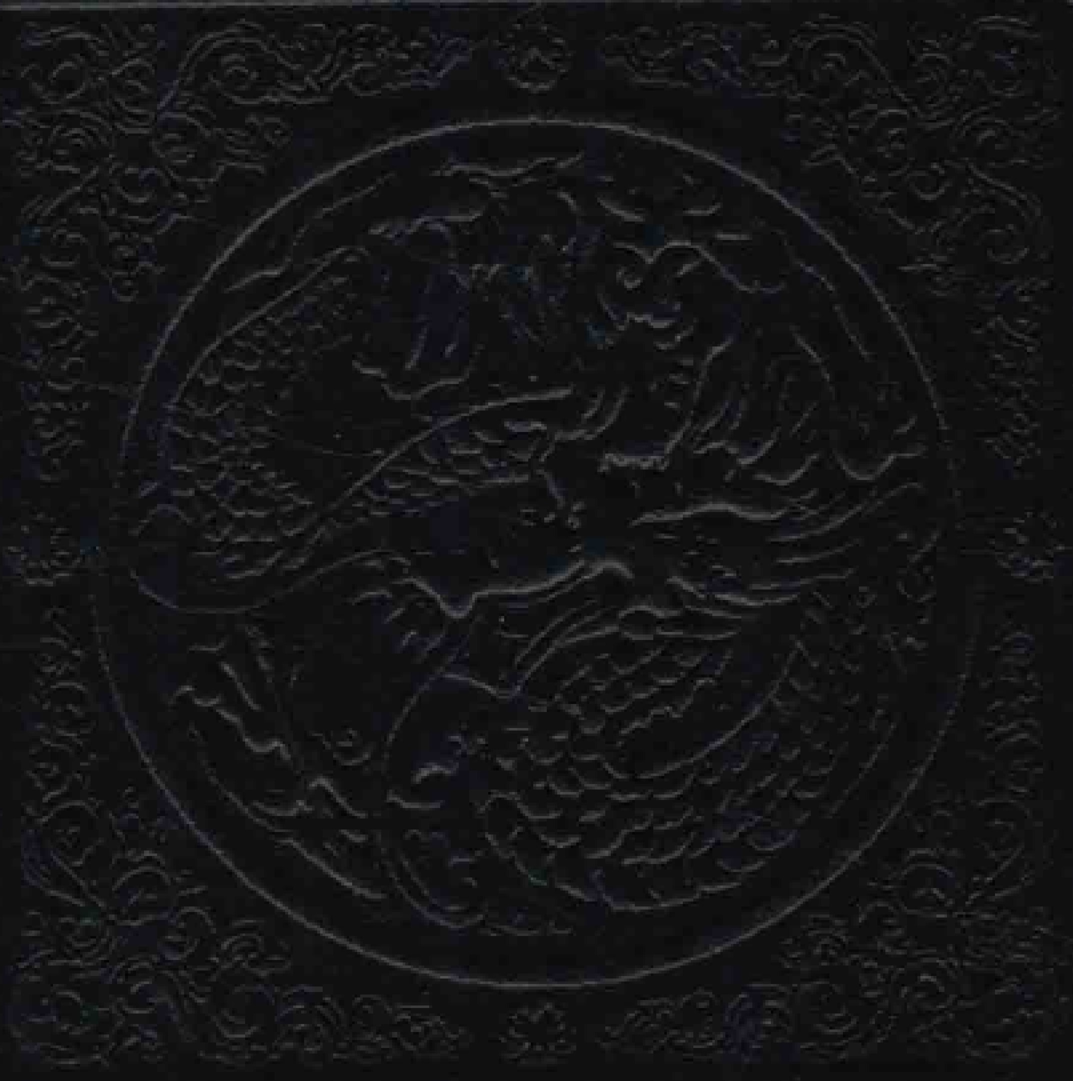
鄭衆賈逵服虔穎容曰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

楊士勛曰詩終于麟趾春秋終于獲麟

春秋總例數

書王一百四十六　不書王九十六　書正九十七　不書正一百四十五　盟例總九十六
會例總一百六十八　朝例總三十八　聘例三十三　如例一百二十三　出例一百八十二
公出而至八十九　公至例七十九　名例三十一　遂事例二十　天王出入居十三
兄弟例十四　時月總三百九十九　書時四百六十九　書月三百三十八　書日三百八十一
書天王崩九　諸侯卒一百三十四　魯夫人薨葬二十　世子內女大夫卒五十　遷國邑十
日食三十六　山崩震電各二　地震五　不雨七　雨雪大雨雹各三
內外大水九　無冰三　星災四　大旱二　大有年一有年一
凶年七　螽災總十八　宮廟總十四　烝嘗三　大雩十九
蒐狩大閱總九　還例潰例各四　放例三乙　獲例六　寶器例四
田邑例七　取例二十六　納例五　魯夫人如會歸十三　歸復歸十九
殺逆二十五　討弑君賊六　殺世子母弟九　城例總三十三　殺大夫例三十七
圍例總四十四　奔例總七十五　以歸例十二　兵入例二十七　執例三十一
伐例總二百十　次例總十六　救例二十五　侵例五十八　乞師五
戰例總二十三　內戰敗績六　來例九　外戰敗十二　逃例三
火例三　立例六　平例六　覲例二　盜例五
誘例二　獻捷例二　公追例二　錫例求例各三　遇例七
媵例四　內女歸來歸總十　內逆女五　外逆女四　王姬例五
稅賦例三　新作例三　築臺囿六　書朔二　不視朔不告朔各二
書晦書閏各二　書郊九　書即位八　不書即位四　書首時五十九
書非首時二　四時不具四　有月無時二　有日無月一

春秋三傳授圖


公羊高
胡毋生
董仲舒
公沙穆
李育
羊弼
公孫弘
嬴公
孟卿
眭孟
褚大
嬴公
段仲溫
呂步舒
何休
疏廣
嚴彭祖
伊推
宋顯
許慶
申輓
顏安樂
貢禹
筦路
孫寶
泠豐
任公
筦路
冥都
堂谿惠
冥都
馬宮
左咸
張玄
周澤
劉佑
丁恭
程曾
王中
樓望
承宮
樊儵
鍾興
明帝
顏奉
公孫文
東門雲
穀梁赤
房元
申公
尹敏
浮翻
江公
榮廣
皓星
江博士
劉向
王亥
蔡千秋
周慶
丁姓
蔡千秋
胡常
尹更始
申章昌
蕭秉
咸
翟方進
房鳳
左丘明
張蒼
賈誼
張敞
劉公子
貫公
長卿
張禹
尹更始
咸
劉歆
賈逵
劉歆
賈徽
逵
胡常
賈護
陳欽
元
王莽
鄭興
眾
孔奮
嘉
尹敏
唐溪典
延篤
服虔
潁容
謝該
樂詳
鄭興
韓歆
李封